#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1

河北教育出版社

6/

13. [illegible]

— 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 第一卷

## 长篇、中短篇小说集

陈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磊然 郭家申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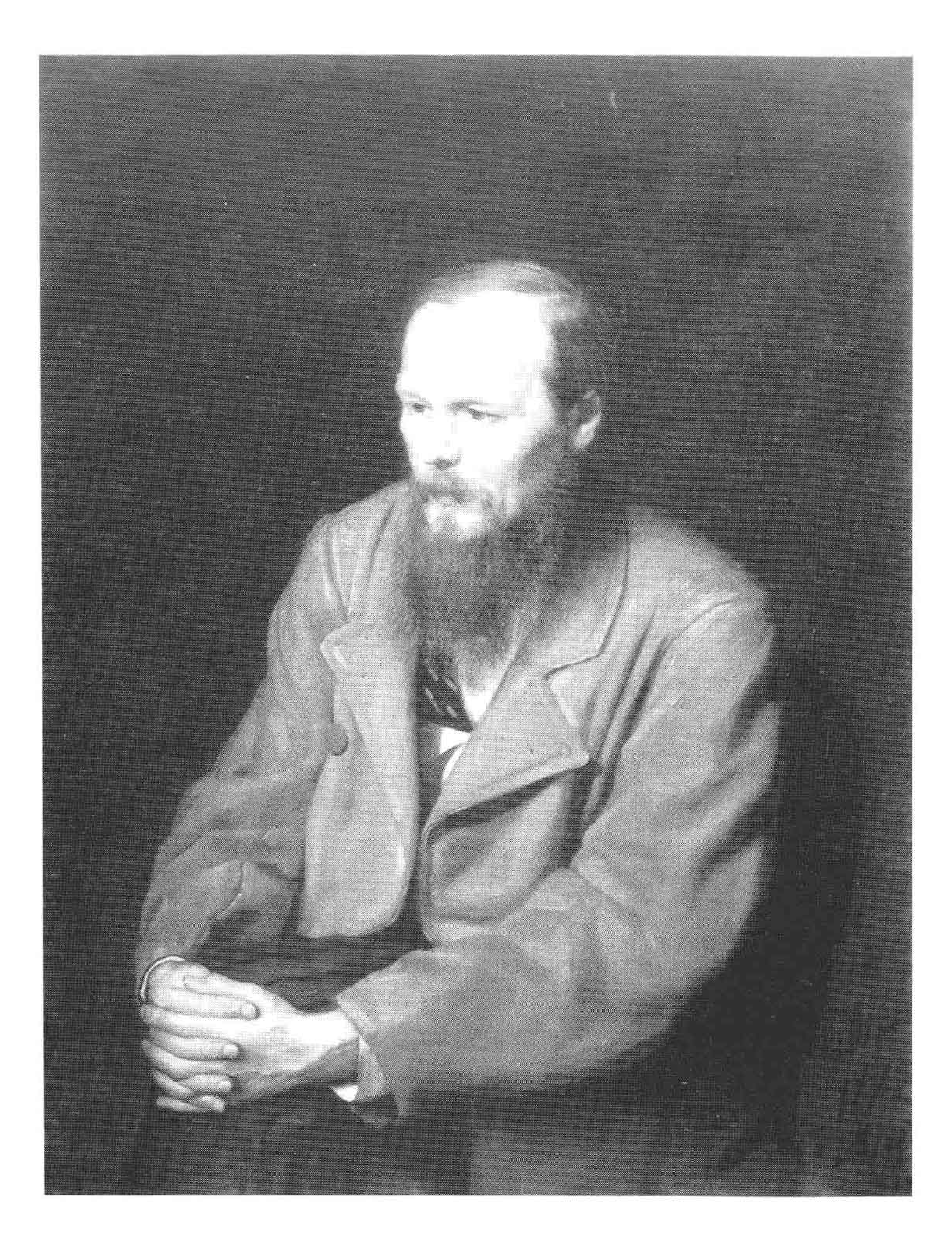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 陈燊主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0 （世界文豪书系）

ISBN 978-7-5434-6876-4

Ⅰ. 费… Ⅱ. 陈… Ⅲ. 陀思妥耶夫斯基,F.M.（1821-1881）-全集 Ⅳ. I5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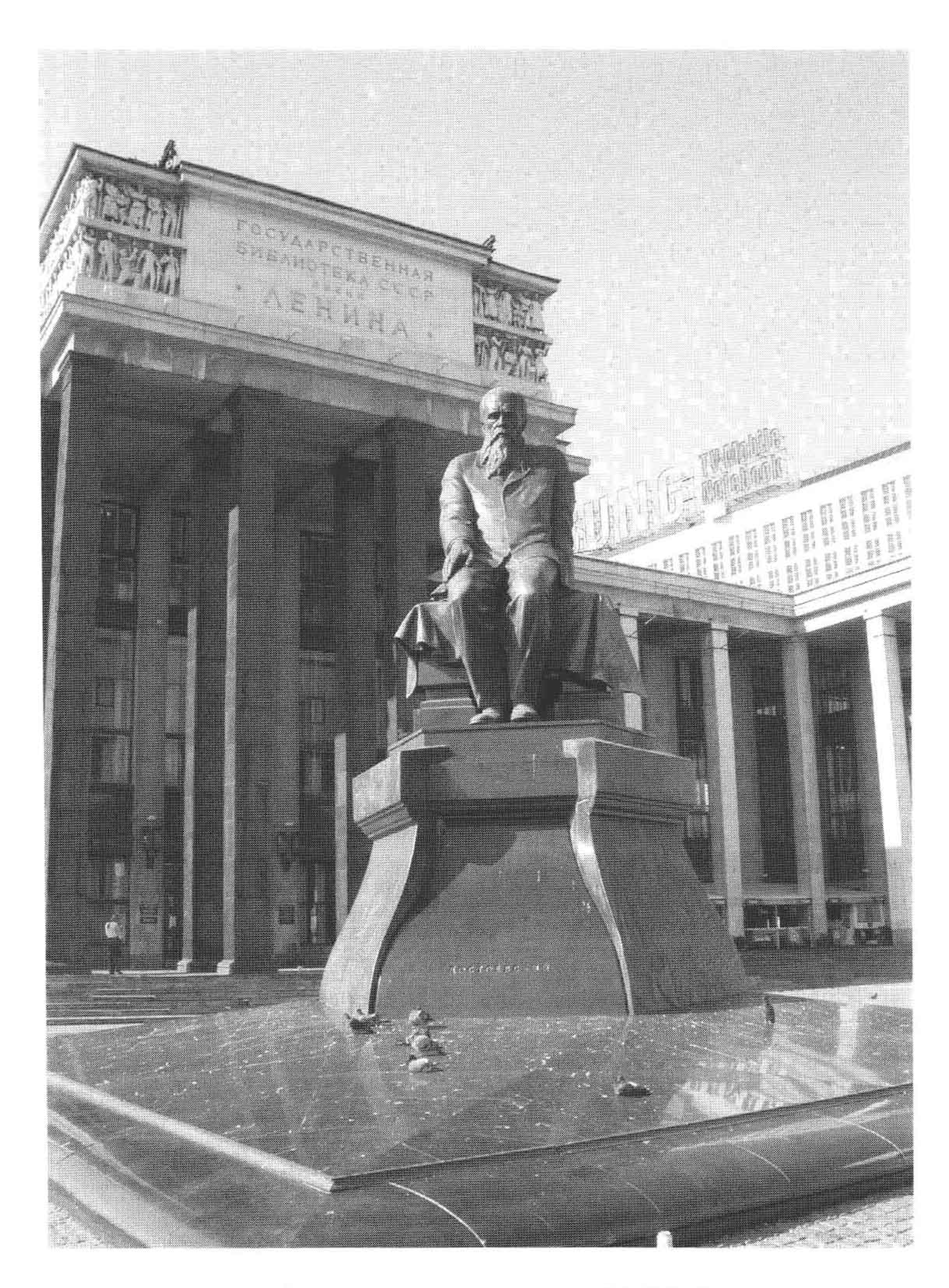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263 号

| | |
|---|---|
| 书　　名 |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
| 责任编辑 | 刘克琦　张福堂　高树海　王萍 |
| 特约责编 | 王曦 |
|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 www.hbep.com<br>(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050061) |
| 印　　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1168　1/32 |
| 印　　张 | 354.375 |
| 字　　数 | 8327 千字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34-6876-4 |
| 定　　价 | 2000.00 元 |



陀思妥耶夫斯基

（瓦·格·别洛夫作　1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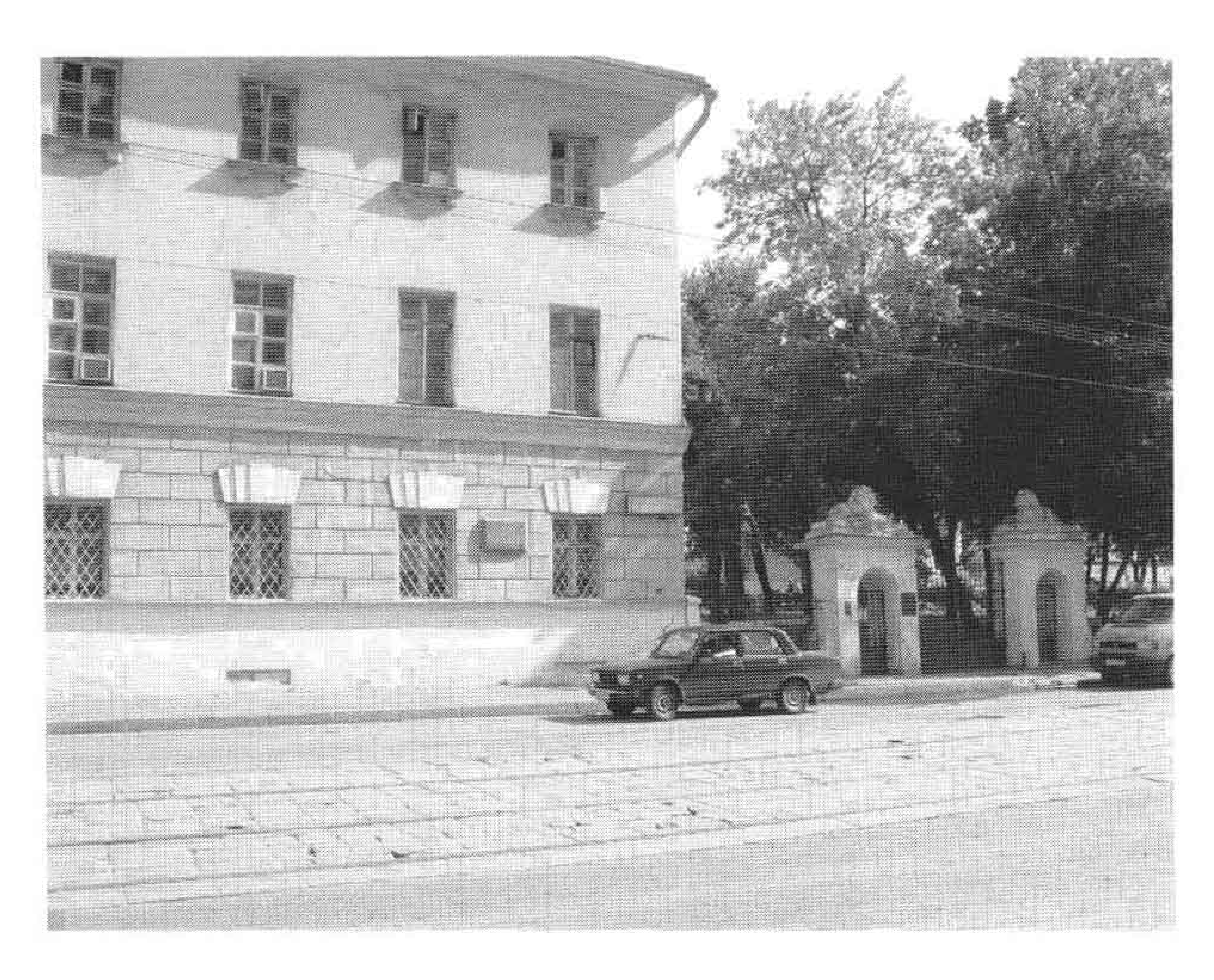

列宁图书馆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

（亚·卢卡维什尼科夫作　莫斯科）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

（柳博芙·霍里娜等作　彼得堡）



玛丽亚济贫医院（莫斯科）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此处
的厢房，现为作家博物馆）



莫斯科作家博物馆院内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
（С．Д．梅尔库洛夫作　1911—1913）



军事工程学院——米哈伊洛夫斯克城堡（彼得堡）

（作家曾在这里学习）




弗拉基米尔大街 11 号（莫斯科）

（1842—1845 年住所，作家在这里写作《穷人》）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家的父亲　波波夫作　1823）



**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涅恰耶娃**
（作家的母亲　波波夫作　1823）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家的长兄　1864）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伊凡诺娃**
（作家的侄女，《白痴》就是献给她的　1879年）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伊萨耶娃

（原姓孔斯坦　作家的第一位妻子　19 世纪 50 年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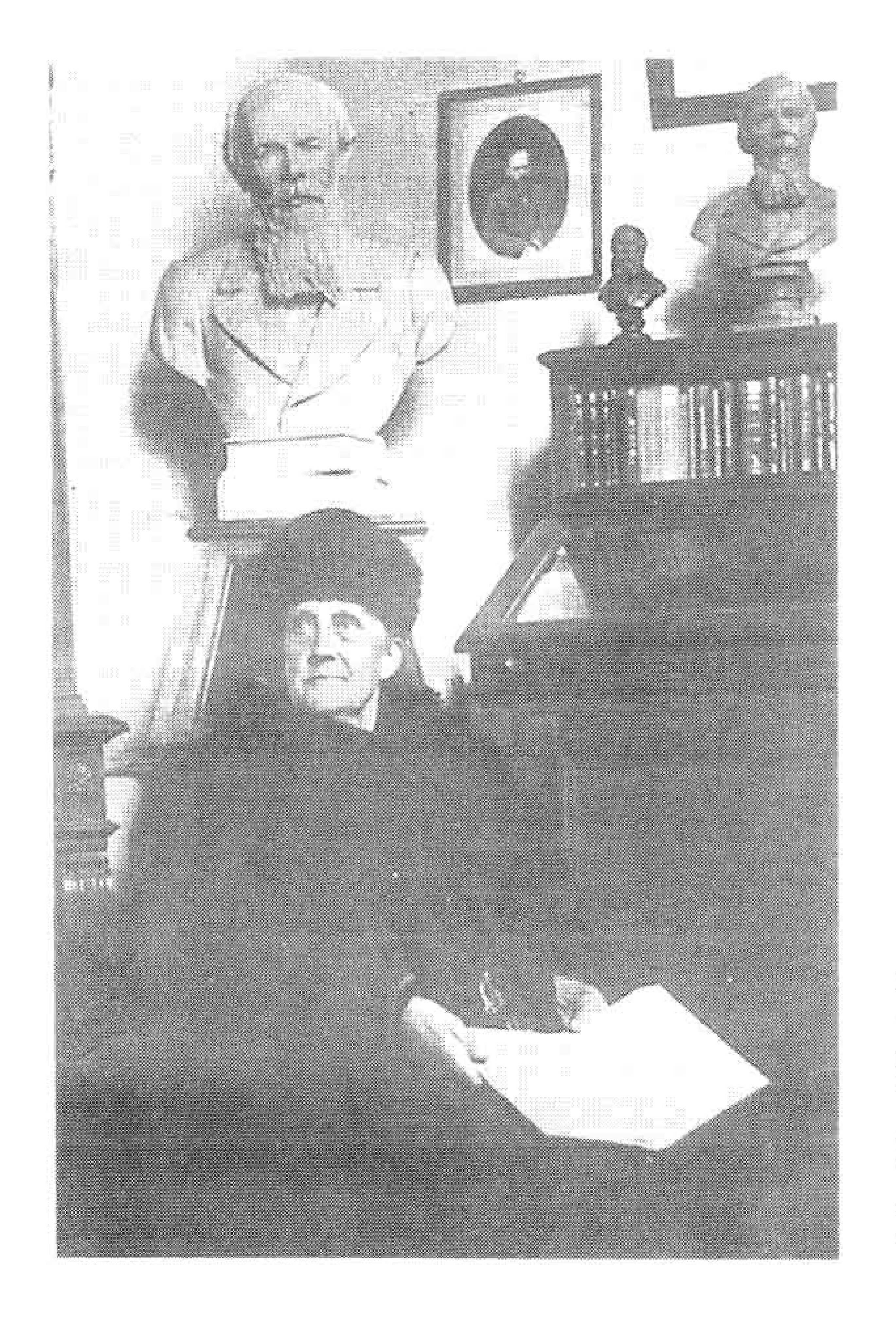


帕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伊萨耶夫

（作家的继子　19 世纪 70 年代）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原姓斯尼特金娜　作家的第二位妻子)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在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　1916)



阿波利纳里娅·普罗科
菲耶夫娜· 苏斯洛娃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女友)



安娜·瓦西里耶芙娜·科
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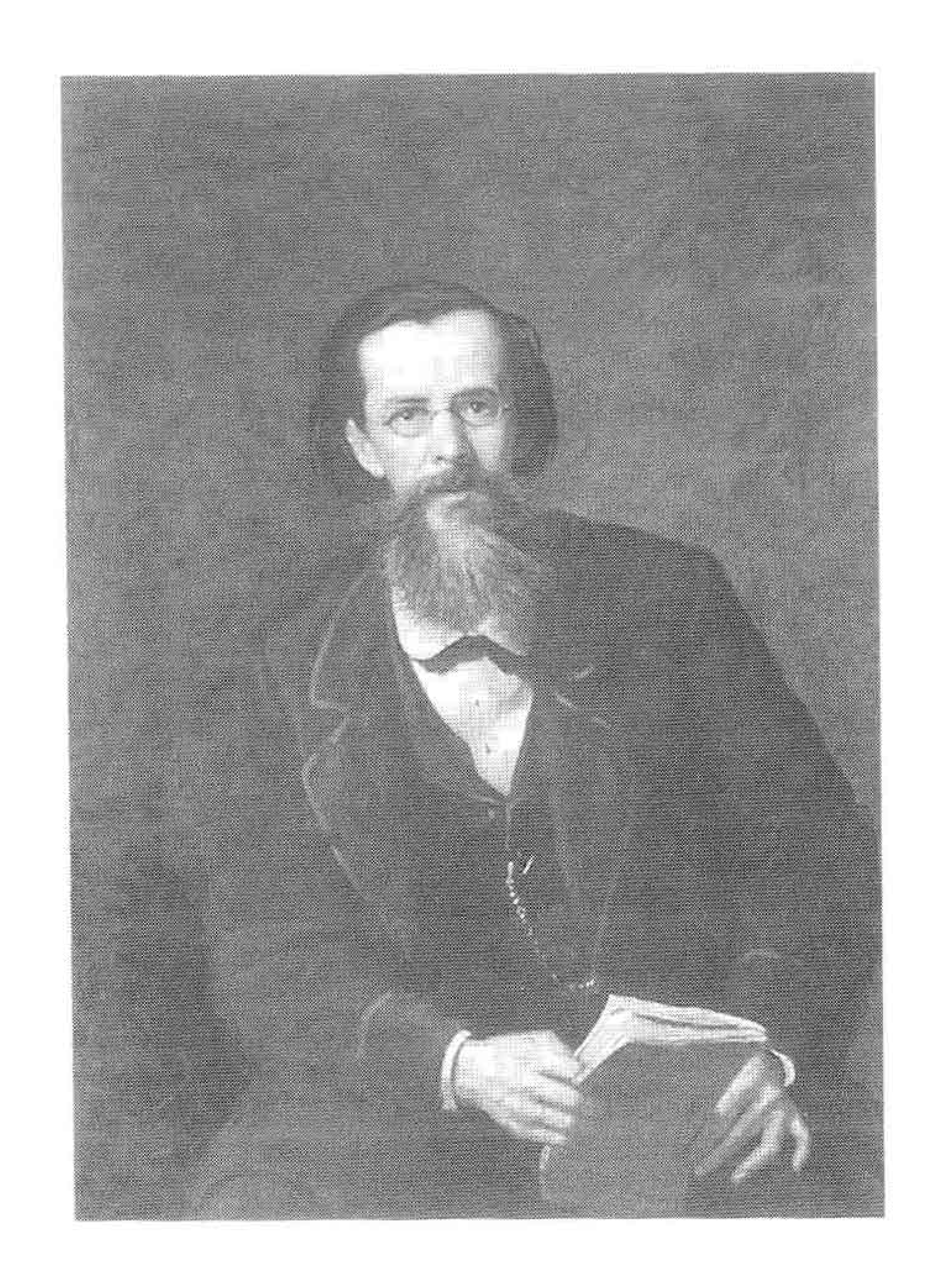


**维·格·别林斯基**

（И．阿斯塔菲耶夫作　1881）



**尼·阿·涅克拉索夫**



阿·尼·迈科夫
（В.别洛夫作　1872）



瓦·尼·迈科夫　19世纪40年代



斯·德·亚诺夫斯基
19世纪50年代



伊·谢·阿克萨科夫
19世纪80年代



**瓦莲卡**

（《穷人》插图　П.伯克列夫斯基作　1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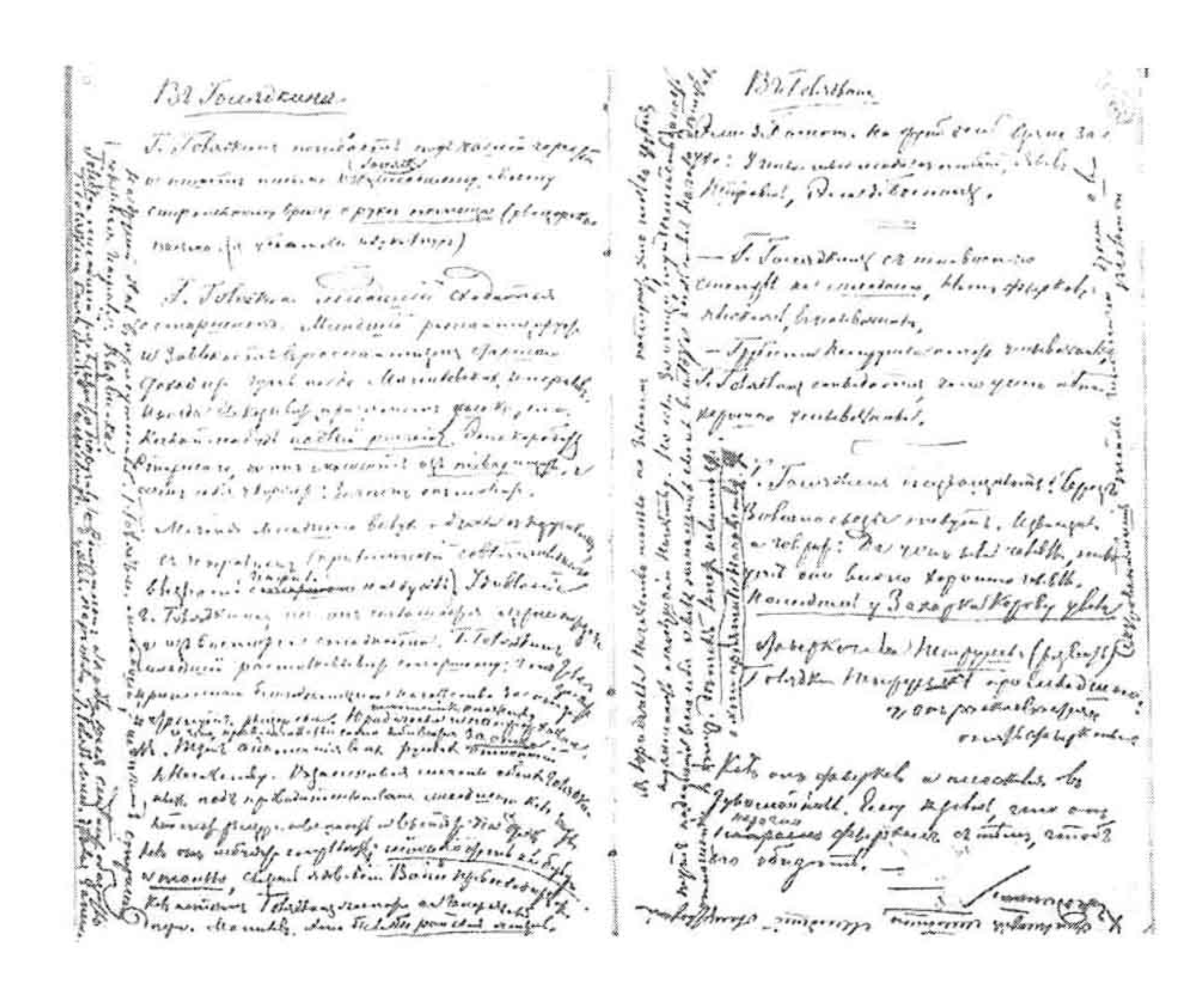
**马卡尔·杰武什金**

（《穷人》插图　П.伯克列夫斯基作　1881）



在晚会上

（《化身》插图　E．萨莫基什-苏德科夫斯卡娅作　1895）



《化身》的手稿

（《化身》插图）

# “世界文豪书系”出版说明

世界文豪的创作凝聚着人类文化精华，蕴含丰富的精神营养，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久远的研究价值。本书系不零散译介文豪著作，而以全集或文集形式，广泛收入其各种作品与文论、书信、日记等，力求集中地系统地展现其思想与创作全貌，以期更好地积累文化，传播名著，吸取人类优秀遗产，弘扬高雅艺术，促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

根据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从我国翻译出版的状况以及本社的实际出发，本书系列入东西方十多个国家、七大语种、二十位世界文豪的作品，包括：《新莎士比亚全集》、《雪莱全集》、《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海涅全集》、《卡夫卡全集》、《泰戈尔全集》、《纪伯伦全集》、《歌德文集》、《雨果文集》、《川端康成文集》、《莫泊桑小说全集》、《马克·吐温文集》、《勃朗特两姐妹全集》、《加缪全集》、《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果戈理全集》、《杰克·伦

敦文集》、《索尔·贝娄全集》，三百余卷、一亿多字。

本书系力图在译文与研究两方面体现我国翻译与学术界最新成果。每套书均争取有较全的选目、较好的译文与较详尽深入的序言、题解、注释及有关资料。

本书系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时做了校订。

本书系延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主编和翻译评介工作。

本书系自 1994 年开始出版，同出两种版本；精装本成套应市，平装本可成套或单册供应。

# "世界文豪书系"编辑委员会

# 总　序

陈　燊

在俄国的文学殿堂上，居于前列的诗人或者作家几乎都是殉道者。拉季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柯罗连科：他们的命运是自杀、遭杀害、囚禁、贬谪、流放、流亡。最幸运的（如别林斯基）也是以早死而免陷囹圄。列夫·托尔斯泰虽因其声望而幸免，但也受秘密监视，以至被革除教籍，列为教会定期诅咒的对象。在这部文祸史上，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显得十分突出。他和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才传来沙皇的赦免令——改处服苦役后再当列兵或流放。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忠贞不屈，成为“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普列汉诺夫语），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则不惜妥协，仍被秘密监视终身。政治上的这些迫害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以巨大震荡，人们称他为“残酷的天才”（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语）或“病态的天才”（卢那察尔斯基语），我认为他乃是被扭曲了的天才。

# 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父亲因晋升八级文官，获得贵族身份，并购置了两个小田庄。这是一个暴躁任性、专横冷酷的人。他的妻子玛·费·涅恰耶娃善良贤惠，因不堪他的妒忌和折磨，很早去世。而他自己，据说因虐待田庄上的农民，在田间被他们聚殴致死（一说可能是被殴打后死于中风[①]）。

费奥多尔虽然爱好文学，但因父命难违，于1838年1月进入军事工程学校念书。当时他就耽于思考，在那时致长兄米哈伊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已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他因为当时只能“无休止地过闲适的生活”，感到“活着而没有希望是可悲的”（XXⅧ—Ⅰ/54）[②]。这是一个早就向往冲霄高举的少年的烦恼。在信中他还表示向往自由：“我只有一个目标：自由。为了它我可以牺牲一切”。也就在此信中他还写到：“人是一个秘密，要识破它，如果我一生都在猜度这个秘密，那你也别说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要成为一个人。”（XXⅧ—Ⅰ/63）可见他当时就已在探索心灵的秘密，而从“人是一个秘密”一语可以知道他当时已是一个心灵复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好始终是文学。在幼时，他就间接直

---

① 参阅韦·斯·涅恰耶娃：《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49）》，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94页。

② 本文中引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2—1990）的引文，只于括号中标明其卷数和页数。

接地接触到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现在在学校里，于夜阑人静之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欧文学，同时开始写作。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工程绘图处”，对此工作他索然无味。他坚信自己“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翌年便呈准退役，专心致志于文学工作。他早期曾受感伤主义影响，但更醉心于浪漫主义，在工程学校写的两个悲剧片段，就是浪漫主义的习作（没有保留下来）。此时，即退役后，他翻译并发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意味着他转向现实主义。实际上，早在1838年8月9日他致长兄的信中，就谈到自己几乎读完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赞叹“巴尔扎克伟大”，说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是“全世界的理智的产物”。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是通过研究性格及其在“人的心灵”中的形成来研究“人和生活”。[①] 他转向现实主义，是他醉心于学习巴尔扎克的结果，而翻译《欧也妮·葛朗台》只是其表现之一罢了。此后不久，他就写出了处女作《穷人》。

《穷人》写成后，由他的同学、初露头角的作家德·格里戈罗维奇（当时与他居住在一起）把稿子送给出版家、诗人涅克拉索夫。后者十分赞赏，当天晚上他与格里戈罗维奇津津有味地轮流把这部长达七印张的小说稿一口气读完，拂晓时便一起去看望作者。随后涅克拉索夫又带稿子去见批评家别林斯基，并且说：“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也是一口气读完，赞许这位年方二十五岁的作家为“天才”，当这位作家翌日去拜访他时，他又预言作者会成为“伟大作家”。别林斯基是当

---

① 参阅韦·斯·涅恰耶娃：《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49）》，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104页。

时俄国批评界的权威，受到他的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受宠若惊。他晚年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颗新星就这样迅速而璀璨夺目地出现了。

当时的俄国文坛，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已去世，而包括像屠格涅夫那样的后起之秀，也才闪现微弱的光芒。果戈理则是文苑中的宿将和盟主，成为"另一个果戈理"，真是超逸群伦，大大出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意料："难道我真的如此伟大?"可是，面对一片赞扬声，他未免有些陶醉，未免自视过高，甚至说别林斯基等人发现"我远远超过果戈理"。据女作家阿·雅·巴纳耶娃说，他过分自负，以致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在闲谈中用带刺的话"来刺激他，其中屠格涅夫还写了冷嘲热讽的打油诗《赠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忍受他们前恭后倨的态度，时常与他们争论。加深这种裂痕的是他以创新自赏的小说《化身》(旧译《双重人格》或《同貌人》等)，没有得到别林斯基的应有评价。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文艺观的不同，他们对文学使命看法的不同。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矛盾，从而促进、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而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首先追求艺术上的创新——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发掘。这种倾向在《穷人》中已是他的着重点，而至《化身》，尤其是后来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则更为突出，因此别林斯基逐渐对他感到失望。往后的发展，更显出他和别林斯基在社会思想上的重大分歧：一个是基督教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另一个是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因此，他不久就和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以至批评家本人绝交了。

此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突转"——由顺境转入了逆境。

早在1846年春，他邂逅空想社会主义者米·尼·彼得拉舍夫斯基。从1847年春便开始参加后者组织的小组“星期五聚会”。小组中各个成员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信仰傅立叶学说，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的体系”，以“博爱”鼓舞人，限于“经济改革”，“不诉诸政治改革”。但他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左翼、激进派尼·亚·斯佩什涅夫的小组，参与后者创建宣传解放斗争的秘密印刷所及发动政变的计划。

不过，从事政治活动，似乎很少在他当时的艺术创作中得到反映。仅有《枞树晚会和婚礼》里表现出傅立叶的思想影响。而写女歌唱家生活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则几乎是冲淡以至回避社会矛盾，仿佛与当时赫尔岑写出身农奴的女演员遭受班主老公爵迫害的《偷东西的喜鹊》进行辩论。

1849年4月22日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该小组成员三十四人同时被沙皇政府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罪名是在“星期五”小组会上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信中提出“废除农奴制、废除肉刑”等主张。这封信是当时地下传抄的违禁品。据说，他在会上还附带读了果戈理的复信，可能以此说明他并非完全同意别林斯基的观点。在审讯过程中，他光明磊落，主动承担责任，竭力为同志们辩解。最后他被判处死刑。但这是假死刑。1849年12月22日清晨他和同案犯被押赴刑场——谢苗诺夫校场。临刑前刹那才宣读沙皇谕旨，免去其死刑，改处服苦役四年，之后再充当列兵五年。对于这次死刑，彼得拉舍夫斯基坦然处之，在刑场上甚至采取挑战性的嬉笑态度：他在穿上白布殓衣时纵声大笑说：“先生们……我们穿上这件又大又肥的长袍……一定会显得滑稽吧！”但这假死刑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到了沙皇所预

期的效果。自刑场归来的当天他写信给长兄，一方面说自己"决不灰心"——主要是说决心要继续从事创作："假如不能写作，我将会死去"；"只要手能执笔，宁愿监禁十五年"。另一方面则沉痛地声称：我们以前的"各种希望在这一瞬间已被从我内心挖出埋掉了"（XXⅧ—Ⅰ/163）！他的信念和理想开始动摇了。此后四年苦役的"炼狱的生活"，精神上的极度孤独，又使他"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并暗自发誓，"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和过失"，也就是说决计改"过"自新了。当然，这种转变极其痛苦、十分曲折而又充满矛盾：他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有如巨石底下的小草，总是不断地扭扭曲曲地冒出来。

服苦役期间，没有通信的自由，他当时的处境、所受的折磨和心灵上的痛苦，唯一并只是片断地见于他的《死屋手记》。在这孤独的生活里，他唯一的读物是一本圣经，而且每天早上要与其他苦役犯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据他后来在《作家日记》的《一篇当代的谎言》中说，是这段生活，与人民（罪犯与士兵——他们原来都是农民或城市下层劳动者）接触，使他幡然悔悟，认识到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信仰之间隔着的一条鸿沟，恢复了他因作为"欧洲自由派"而一度失去的对基督的信仰。这段话是难以令人相信的。须知正如他在《死屋手记》中写的，他在狱中看到人民与贵族的势不两立，看到受贵族和沙皇政府迫害的人民，看到严重的社会矛盾，也看到出身人民的囚犯的反抗。实际上，这是他在后期由于受到政府的压力，思想动摇，丧失了在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影响下形成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从而转向温顺、驯服的人民的东正教，也可以说是回归到并加强了出身于东正教家庭的他的原来的信仰。

苦役期满后当兵，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酷爱读书的他，

刚刚离开流放地，就写信给长兄，要求给他寄书。书单中除《祖国纪事》和宗教书籍（包括《古兰经》）外，还有康德、黑格尔以及基佐、梯叶里、梯也尔等的哲学和历史等方面的著作。他说："书籍是我的生命，我的粮食。"这些书籍虽然只收到一部分，但对他的思想颇有启发。加之他在服苦役时孤独和严酷的生活，使他沉入思考，像他自己说的："我赖以逃避痛苦现实的经常自我专注……带来了自己的'果实'"（ⅩⅩⅧ—Ⅰ/171）。阅读这些著作和自我专注的果实确实丰硕。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期作品与前期作品的明显差别。在其后期作品中除宗教思想（这是十分突出的，当然是消极的）外，具有哲理和社会思想的深度。文艺学家帕·尼·萨库林院士十分中肯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成熟的作品都溯源于苦役和流放的岁月。"①

文学事业现在成了他的生命。他不惜一切，谋求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他向生活伸出了橄榄枝。他先是按官方的调子写了一首《有感于1854年欧洲事件》的诗，博得他的上司步兵营长的青睐。命运之神也在此时开始向他微笑。当地一位新上任的省检察官亚·弗兰格尔，过去读过《穷人》等作品，并曾经满怀同情地目击了在刑场上的他，现在便屈尊与他这个列兵结识，也正由于弗兰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出入当地上流社会圈子，成为营长、法官以至总督家中的座上客。1855年夏他写了另一首诗《1855年7月1日》（尼古拉一世皇后生日），请求转呈皇后；1856年春又为新皇亚历山大二世行加冕礼与缔结巴黎和约写了颂诗。他还不顾军纪规定，致函现任皇

① 转引自谢·约·富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莫斯科：俄罗斯道路出版社，1998年，81页。

帝侍卫长爱·托特列边（他同学的兄长）表示悔过，说自己的思想、信仰以至整个人都在变化。但沙皇并未因此同意让他发表作品，虽然批准他晋升准尉，却还命令对他予以秘密监视，待查明他政治上是否可靠后再作定夺。不过，实际上他在次年4月就恢复了贵族身份，8月，他被捕时写于狱中的《小英雄》就由他的长兄米哈伊尔以M—ий为笔名在《祖国纪事》上刊出。

他的夙愿终于在1859年得以实现：先是获准以陆军少尉军衔退役，并恢复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年底又被批准移居彼得堡。重返文坛对他来说意味着生命的复苏，虽则仍受监视。

阔别十年，俄国文学界已面目一新：除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赫尔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阿·费·皮谢姆斯基以及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名作家和剧作家外，列夫·托尔斯泰作为后起之秀也已崭露头角。陀思妥耶夫斯基饶有兴趣地阅读屠格涅夫等人的新作，并满怀信心和豪情“要同所有人较量”。与此同时，由于新登基的亚历山大二世较为开明，他主张尽快废除农奴制，并准备实行一些社会改革，政治氛围已有显著变化。自由主义的倾向到处呈现，新刊物如雨后春笋，书刊检查有所放松，平民知识分子逐渐出现于社会前景，社会舆论也显出自己的面貌。但随着这些变化，文学界出现了新的分歧：围绕迫在眉睫的农奴制改革问题的论争，过去别林基斯的《现代人》杂志中的同人分裂为自由主义者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两个阵营，与斯拉夫派鼎足而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现代人》早就断绝了关系，虽然他自流放地回来之初，涅克拉索夫仍然对他表示欢迎，希望他为《现代人》撰稿。但现在他要走中间道路，并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根基论”。自1861年起，陀思

妥耶夫斯基先后主编以他长兄米哈伊尔名义[1]创办的《时代》(《Время》旧译《时报》，1861—1863）和《时世》(《Зпоха》，旧译《时代》，1864—1865）两个杂志。[2]这是他宣扬“根基论”的阵地，1860年10月为《时代》写的征订启事便是根基论的宣言。其主要思想是：人民是历史的“根基”，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知识界）应当在宗教伦理的基础上与人民——根基相结合。不过，他所谓的“人民”并不限于农民，也包括小市民以至部分贵族（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还主张包括商人），主要的大抵是那些忠于沙皇、笃信东正教的“老百姓”——那些谦恭温顺、逆来顺受的人（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群魔》中的跛女人玛丽娅），包括贵族的家奴（《少年》中的马卡尔是他的理想人物）。[3]这种理论“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形式……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沙皇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4]总之，《时代》杂志无视日渐激化的阶级矛盾，甚至否认俄国历史上有过阶级对抗，说历史上只有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和睦相处。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过去犯过罪，所以不能申请担任杂志主编。

② Время与Зпоха原为近义词，“时代”与“时世”也是近义词。《Время》是刊物，不是报纸，我国过去因为把《Зпоха》译为《时代》，只好把《Время》译为《时报》。有关材料均沿用《时报》名称，实际上是欠妥的。

③ 格·米·弗里德连杰尔认为，在《死屋手记》之后，作家“故意不看在他眼前发生的人民群众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因此在此后的作品中，来自民间的人物一成不变地扮演同一角色，亦即体现逆来顺受、默默地服从于命运，毫无怨言地在精神上顽强地忍受贫困和痛苦等品质的典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4年，108页。)

④ 列·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283～284页。

《时代》的主要合作者，如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和尼·尼·斯特拉霍夫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批评家。前者是根基派首倡者之一，后者则是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上发表了很多论文，部分是政论，部分是文论，大都贯串着论战。《时代》一般说还能持中间立场，它左右开弓，既批评曾是自由派、19世纪60年代后变为亲政府派的米·尼·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又与革命民主派的《现代人》论争。不过，他虽然在革命问题上与《现代人》分歧严重，但因为国内民主主义的高涨，他力求与社会进步力量同步，要找到与《现代人》的共同点，因此受到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非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间立场在艺术观上表现为：既不同意以诗人阿·阿·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又反对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虽然杜勃罗留波夫也是重视艺术性的）；既主张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听任各自的意图，又强调“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和有实际效用的”，并且坚定地断言：“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别的艺术”。应该指出，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他的确不愿为艺术而艺术，而且的确是“为当代服务”。但问题在于他是怎样为当代服务的，这一点在他后期信念变化后表现得十分突出。

《时代》的中间立场仍然不能为沙皇政府所容忍，终于因尼·斯特拉霍夫的一篇论波兰起义的文章《一个不祥的问题》而被迫于1863年5月停刊。继它于1864年1月创办的《时世》殷鉴前车，并迫于当时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严格按照当局的要求——“保持无可指摘的倾向”，整个地向右转。1864年，在长兄米哈伊尔逝世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发表了一个阐明《时世》新倾向的十分详细的启事：《谈谈由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主办的文学政治月刊〈时世〉的出版》（X

Ⅹ/399)，[①] 文中虽则谈到必须继承《时代》杂志的根基论传统，而有些地方则采取更保守的立场。如启事中说："如今真正的俄罗斯人的特征是——现在要知道，恰恰是现在，不应斥骂我们的罗斯。不应指摘，也不应谴责，而是要善于爱——这才是当前真正的俄罗斯人所应该做的。"（ⅩⅩ/27）下文还强调"根基论"，这种论点曾受到《现代人》"局外批评家"（革命民主派马·亚·安东诺维奇的化名）的批评（ⅩⅩ/400）。从此时起，《时世》的方针就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同《现代人》论战，也就是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他们所主张的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他有时直接通过文章，有时则以艺术作品作为论战的手段。如《时世》创刊号上发表的《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就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论争的；而第2期上的《鳄鱼》，则一般被认为是隐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当时这位批评家已被捕，这不啻落井下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中曾为自己辩解，否认自己有此意图）。此前，他在《时代》上还曾发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该作品的中心问题是"俄国和西方"，亦即俄国今后的发展是走西欧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或是采取独特发展的形式——继续保持君主制的国家，作家是倾向于后者的。他根据自己于1862年6—9月第一次出国，通过在德、法、英、意和瑞士等国走马观花式的见闻，写下这篇文章。对资产阶级的欧洲，完全持批评和讽刺的态度，这种反资产阶级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他所描述和批评的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消极面也是符合实际的。但与此同时，他却完

① 这篇启事由当时任《时世》名义上主编的A. У. 波列茨基署名。

全否定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及平等、博爱、自由等口号的进步意义（虽则它们有一定的虚伪性），“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①] 他没有、也不愿看到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较之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当然更不可能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俄国也要走（实际上当时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而陶醉于他理想化的俄国人民的宗法制的生活。他对“俄国与西方”的这种看法以不同形式见于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中。

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成长篇小说《罪与罚》，标志着他作为大作家在创作艺术上趋于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他最终转到新的思想立场——在创作中首次表现宗教思想和反对虚无主义——实即革命民主主义，而这两者此后以不同程度贯串于他的全部长篇小说。而且该小说发表于尼·米·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固然还有其他客观原因），不久以前他还同这位当时已转变为亲政府派的出版家论战，而且从该小说起，除《少年》外，全部长篇都发表在该刊物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虚无主义”的依据也是“根基论”。在他看来，革命民主主义者似乎脱离了“根基”，不信奉“人民”所信奉的东正教而宣扬无神论，不学习“人民”效忠于沙皇而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不过，也应该指出，在文学创作中反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1862）。但屠格涅夫对书中主人公巴扎罗夫还不是完全否定，而此后的阿·费·

① 对《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这个作品，俄苏批评界一般只肯定其批判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一般很少谈它的消极方面。弗·弗·叶尔米洛夫在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 年）一书中则对其反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积极意义的一面，作了充分的分析与批评（见该书 112～126 页）。

皮谢姆斯基和尼·谢·列斯科夫等人对虚无主义者则是恣意攻击。在这股浊流中，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其最激烈的《群魔》一书中，也没有达到极限。

这里要附带谈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他在1854年给娜·德·冯维辛娜的信中说："……我是时代的孩子，直到现在，甚至……直至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子……"（ⅩⅩⅧ—Ⅰ/176）直到1870年，他在致阿·迈科夫的信中谈到准备写作《大罪人传》时又说："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自觉或不自觉地终生为之苦恼的问题——上帝的存在"（ⅩⅩⅨ—Ⅰ/117）。但他在给上面冯维辛娜的信中却又说："……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在于真理之外，而且基督与真理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怀疑上帝的存在，而又坚决与基督在一起，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实际上贯串在他的终生思想中，也贯串于他的后期创作中。

《罪与罚》的问世提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声誉"，而正是在创作《罪与罚》的过程中，他迎来了迟到的爱情。说"迟到"，是因为此前他曾有过爱情，而且还不止一次，但都成了镜花水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次恋爱，颇能显示他的性格的一个侧面，同时也给他今后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妇女形象的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秉性孤僻、落落寡合的人，而内心却燃烧着炽烈的感情。可他"不习惯于和女人来往"，"甚至不知道怎样同她们交谈"。有人指出，他在主要作品中写的都是充满牺牲和痛苦的爱情，也许是他的某些自我经验的写照。他的"初恋"对象是秀外慧中的女作家阿·雅·巴纳耶娃。面对这位活跃开朗而又雍容华贵的上流社会贵妇人，初登文坛的他不敢有所表示，却曾为之神魂颠倒。她的妩媚外表和复杂性格后

来被赋予《白痴》的女主人公。此后，经历了四年苦役的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孤独，他憧憬家庭生活，渴望一个温暖的安乐窝。在当列兵的时候，爱上了小官吏亚·伊萨耶夫的妻子，据说是一位“相当漂亮”、“活泼敏感”、出身贵族、颇有教养的女性。伊萨耶夫因嗜酒而潦倒落魄，人虽善良，却很神经质，喜怒无常，而又体弱多病，不久患了肺结核。她和丈夫很像《罪与罚》中马尔梅拉多夫夫妇，有人认为，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她开始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爱得发疯，她却犹豫不决。不久伊萨耶夫去世，她曾另有所爱。当时的几封信反映出他焦急和痛苦的心情。几经周折，他还因狂热的爱发过一次癫痫病，最后因他当上了军官，又恢复了贵族身份，好梦终于成为现实。但这次婚姻，说不上什么幸福。她并不爱他，而且根本不了解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她动辄发怒，而又无端争风吃醋，夫妻间经常反目，她甚至骂他是“苦役犯”！这场并无真正爱情的婚姻，以她于1864年病逝而结束。

但就在她去世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过一些浪漫史。他于1859年冬至1860年曾恋上了他的医生斯·亚诺夫斯基的妻子——女演员舒伯特。后者出身农奴家庭，因而持有民主主义观点，但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结束了这次危险的恋爱。

1862年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上了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这是他较长期爱恋的对象。她也出身农奴家庭，却受过高等教育，天真烂漫，富于幻想。她最初十分崇拜这位因革命思想而受苦受难的有才华的作家，想给从“死屋”中逃生的他以温暖。但热恋不久就退潮了。据说她甚至认为，任何才华也不能弥补“性格的卑劣”，并认为自己蒙受了“屈辱和痛苦”，于是爱变成了恨。加之她从十六岁起就激烈否定“旧世界”及

其艺术、宗教、民族文化等等，这位女虚无主义者甚至准备参加反政府的恐怖活动。两个思想上十分矛盾的情侣激烈争论过许多问题，他们的紧张关系时断时续。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斯尼特金娜结婚两年后，她还经常来信。这位苏斯洛娃是《赌徒》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此外，在妻子玛·伊萨耶娃逝世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又有过两次短暂的恋爱，其对象一个是放荡不羁、个性很强、颇有文化教养、在国外漂泊过数年的马尔法·布劳恩；另一位是炮兵中将兼大地主的女儿，美艳而高傲，并且正在开始文学创作的安娜·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前者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留下身影；后者也是虚无主义者，她与他结识，只限于友谊，因思想分歧，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嫁给一位法国革命家。她是《白痴》中阿格拉娅的原型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有点像《白痴》中的梅什金），却一再追求热情奔放、美艳迷人的女性，作为虚无主义的敌人而一再与女虚无主义者谈爱，其间不乏浪漫情调，不断失意自在意中。他最后采取务实态度，当然也由于机缘，终于获得真正的爱情。这次爱情来得平静，却异常迅速。月下老人是他的《赌徒》。1866 年 9 月底他因此前同出版商费·斯捷洛夫斯基签订了十分苛刻的合同，必须在 11 月 1 日前交出一部篇幅在十二印张以上的小说稿，否则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位出版商可以无偿地、任意出版他此前的作品。但他当时正在写《罪与罚》，难以分身。听从友人亚·彼·米柳科夫的建议，他聘请了一位女速记员，记录他口授的作品。这位女速记员就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她自许为 19 世纪 60 年代进步青年，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并不喜欢“虚无主义”。她热情而又善于自持，看来是讲求实际的人。

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印象不佳，但不久她就以敏捷、准确的记录博得他的好感。他也渐渐注意到她“可爱的容貌、青春的魅力和独特的风韵”。在二十六天内他口授完了《赌徒》。二十多天的写作过程也酝酿了他们间的爱情。不久，他向她求婚。她当时二十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四岁，相差二十四岁，但她早就崇拜这位大作家，因此欣然应允，很快就结了婚。她真正给他带来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她不仅干练地安排好他的人口众多而又有点“偶合”色彩（他的寡嫂一家极难相处，他前妻带来的儿子又桀骜不驯）的家庭生活，多方设法偿还了他历年负下的巨额欠债，而且促使他幡然悔悟，抛弃了赌博狂热。此后不久他渐渐没有了后顾之忧，过着衣食无虞的写作生活，他的创作进入空前高产的时期。她和列夫·托尔斯泰夫人都是她们的丈夫——大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上的贤内助，都为丈夫写下回忆录，而安娜还苦心孤诣地为其丈夫身后蒙受的一些不洁名声作了洗雪。

从《罪与罚》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政治立场步步后撤，在1867年10月9日致知心友人阿·尼·迈科夫的信中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迹。信中谈到，他得知曾参与革命活动的瓦·伊·克利西耶夫从国外回来，主动向沙皇投诚、表示悔改而得到沙皇赦免的消息后，深为感动，说“这是正路，这是真理”（XXⅧ—Ⅱ/227）。此后，在1868年2月18日的信中说：“……我们国内也有许多敌视皇上改革措施的敌人。希望全寄托在皇上身上，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坚毅果断。愿上帝保佑他长久统治国家。”这里所谓的“敌人”，除了贵族和大臣（从右的方面反对）之外，则是多次的学生运动、农民反改革的风潮（仅1860年就有上千次）；而所谓“坚毅果断”，则是指亚历山大二世对外镇压1864年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

先后起义，对内镇压秘密革命团体、逮捕革命民主主义人士。此后3月间的信里他还坦率地说："我在此地，在国外（日内瓦）最终成为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了。如果说我国有人能建功立业，那当然是他一人（指亚历山大二世。——引用者），而且不只是因为这一点，干脆是因为他是俄国人民所热爱的沙皇，因为从个人来讲他是沙皇。"

此后，在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激烈反对虚无主义的小说《群魔》。继之，在1873年他接受极右翼政论家、作家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的聘请，担任后者主办的"保守的"刊物《公民报》（周刊）的主编。但因不能完全同意弗·彼·梅谢尔斯基的办刊主旨，于1874年4月辞去《公民报》主编职务。两年后他又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作家日记》（月刊），专门发表自己的作品，除少数中短篇小说外，主要是政论性文章，其中部分涉及文艺思想。这里只指出三点：一是在其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表现他对"黄金时代"的幻想，但他始终拒绝达到"黄金时代"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二是该刊物除多次宣扬东正教思想外，甚至提出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声称俄罗斯应成为斯拉夫民族各国的首领，从而把全人类联合为一个新的友爱的全世界的联盟；三是在《作家日记》1881年第1期上，他还公然宣扬沙皇与人们的亲若父子的关系："有谁没有见过他们（指人民。——引用者）在沙皇前后左右的情形呢？他们是沙皇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亲生的孩子，沙皇则是他们的父亲"。"……而农民改革则使沙皇不仅在思想中，也不仅在人们的期望中，而是实际上成了人民的父亲，人民对待沙皇如同对待父亲一样……"（ⅩⅩⅦ/21～22）固然，他早年的革命憧憬，在他心灵深处决不是荡然无存，例如，此前不久，在1878年3月底审讯女革命家韦·伊·查苏利

奇案[1] 时他的表现。他当时赶去坐在新闻记者席上，当听到宣判“她没有罪”时，他十分赞成，回家后心情振奋，激动不已。他感到心里又涌出一个对自己伟大的人民、对祖国的青年一代的爱慕之情。[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颇具异彩。

从《死屋手记》、《罪与罚》起，他的声誉日隆，至19世纪70年代，有些批评家开始把他的姓氏与莎士比亚并列。1877年底他当选科学院俄罗斯语文学部通讯院士。现在，他成了贵族沙龙倒屣相迎的贵宾，还成为当时反动权贵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是在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家中与其结识的）的座上客。早在1873年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谈到，波别多诺斯采夫曾邀请他去家中，从晚上九时一直坐到十二时，“一切都谈，告诉他许许多多事情……”（ⅩⅩⅨ—Ⅰ/284）足见当时就有亲密的关系。可能是由于这位权贵的推荐，他受到皇室青睐，沙皇还要他充任诸位皇子（大公）的精神导师，希望他通过交谈使他们获得教益。也正是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授意下，他先后把《作家日记》、《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书呈献皇储（未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批评家列·格罗斯曼在谈及这些情况时写道：

> 他年轻时曾置身其中的首都贫民区的寒伧环境，如今被皇家宫邸富丽堂皇的背景所代替。旧科洛姆纳区那座歪

---

① 韦·伊·查苏利奇（1844—1914），俄国女革命家，1868年加入民粹派，于1878年因刺杀彼得堡市长Φ. Φ. 特列波夫受到审讯。

② 列·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690～694页。

> 歪斜斜的小木房以及木房内烟气腾腾的油灯和绽开的沙发(青年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那儿研究和宣传过社会主义)，如今让位于大理石宫内的大厅以及阿尼奇科夫宫和冬宫内的接见大厅……如今虔敬地聆听这位被欺凌和被侮辱者的歌手的是帝国皇室的高级代表人物和权贵。①

这段话抚今追昔，意味深长，颇能发人深思。诚然，这些荣誉应归功于他的创作才华和成就。但也应想到，他同时代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仅没有博得皇室赐予的殊荣，反而被官方教会革出教门，列为定期诅咒的对象。原因只在于：一位对当时专制农奴制、私有制和教会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位在前期固然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在后期成为名重一时的大作家后，虽则在其优秀作品里也揭露社会生活的某些阴暗面，但却以《群魔》等作品赢得统治阶级的信任。而他本人又渐渐与统治阶级右翼接近，除了波别多诺斯采夫外，还在检察官叶·安·施塔肯施奈德和诗人阿·康·托尔斯泰的遗孀索·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的沙龙里受到"反动的影响"：这里的人们对革命风暴既指责又害怕，因此他们热烈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教"。施塔肯施奈德明确地说：俄国社会在二十年迷误之后，"落到没有食粮的荒漠之中而如饥如渴"，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给人们以精神食粮。"他作为导师的意义还是如此之新，以至他本人也尚未完全意识到。"② 总之他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旧制度的卫护者。

---

① 列·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705页。

② 米·谢·古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62年，441～442页。

不过，在这些贵族沙龙的灯火阑珊处，还可看到阴郁凄凉的一面。一方面，沙皇政府从未放松对他的秘密监视，因此他终生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委曲求全。无怪乎在1862年他于门口发现革命传单时，1866年得知德·弗·卡拉科佐夫谋刺沙皇（未遂）案和1880年与阿·谢·苏沃林谈到民粹派的冬宫爆炸案时，他都十分忐忑不安，迅速作出强烈反应，既恐受到牵连，也为表明心迹。另一方面，放弃信念，宣扬违心的迎合君主、贵族和教会的思想，接近声名狼藉的米·尼·卡特科夫、特别是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人，以求保全自己，并由此博得上流社会的欢迎，其清醒的良知不能不感到内疚和痛苦。他在遗嘱中要求不把遗体埋葬在别林斯基墓边，虽说因其是“论敌”，但他后期的思想变化，并且经常在文字中痛斥他青年时代的这位导师，恐怕也不无“九泉相见尚低头”的难言之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还有两件大事：

一是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据说，他以卓越的朗诵才能和演说艺术、特别是“追求”“全人类性、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等口号深深吸引和打动听众的心灵，以至受感动的听众“发出那么巨大的哭声”，使得整个贵族俱乐部大厅四壁“被震撼得摇摇欲坠”。他“赢得的不仅是欢呼，简直是偶像崇拜”。兴高采烈的大众把桂冠奉献给他。不过，这一光彩熠熠的场面也未免有些阴影。据有的目击者说，听众中的左翼青年“几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一开口时就立刻起而反对”。他们不喜欢他平时宣扬的斯拉夫主义和近似大国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以及“沙皇与人民联合”等说教，“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全部同情心转到了屠格涅夫身上”。当时在场的著名民主主义作家格·乌斯宾斯基在当天曾为其讲话深深感动，第二天就醒悟过来，对讲话中曲解普希金的《茨冈》和《叶甫盖尼·

奥涅金》的思想用以宣扬“顺从”（他提到《茨冈》中的阿乐哥，呼吁“高傲的人”“克制自己吧！”）等论调表示异议。

二是他的逝世原因及逝世前后的一些风波。他的直接死因，据他的女儿回忆，是由于他因遗产分配问题和妹妹争吵，导致呕血过多而死亡的。也有人说，他逝世前几天沙皇政府一再搜查与他毗邻的住宅，逮捕了两个民意党的领导人，他可能因此忧惧致死。此外，他生前万万不会料到的是，在他逝世后，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竟“在他住宅里进行了十分认真仔细的搜查”！与此同时，当局却恩宠有加：内政大臣发给他家一笔安葬费，一位大公出席追荐仪式，财政大臣让皇室侍从长带来亲笔信，“感谢”他“对俄国文学的功绩”，沙皇还决定拨给他的家属两千卢布赡养费。搜查和奖赏，黑白鲜明的对照，这已不止传奇成分，而是难以言喻的悲喜剧色彩！

不过，死神毕竟带来了和解。在多达数万人的送葬者间，“有属于各个不同的派别、具有极其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观点”的人，其中有老年、青年、作家、将军以至“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大家都把他当做“自己人”来埋葬。他真可谓生荣死哀，但这种荣哀里却蕴涵着难以言喻、万古难消的精神悲剧。

## 二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分期问题，研究者的看法颇有分歧。较为客观而可取的见解是分为三个时期，但其中期只是过渡性的。这三个时期创作上的变化，是同各个时期作家本人的处境和遭遇所决定的思想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客观上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处女作《穷人》为前期创作定下基调。《穷人》像果戈理的《外套》，以小人物（小官吏、城市贫民）为主人公，但有显著的差异。作者不只是从外部并且不是居高临下地表现他们的贫苦和卑微地位，对之表示怜悯和同情，而是深入地并以平等的态度展示他们情感丰富、情操高尚的内心世界。这种尊重人和爱他人的思想，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受别林斯基文章的影响，虽则他当时尚未认识别林斯基。《化身》（或译《双重人格》等）可能借鉴霍夫曼，但仍然有果戈理的影响。主人公的姓氏戈利亚德金一词源于“戈利”（голь），意为“穷人”。他的精神分裂又使人想起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虽则这是他因为痴心爱上上司女儿而不能如愿以偿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对这部颇多幻想色彩的小说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戈利亚德金被变成“破抹布”，仍有人性的残余。他的精神分裂了。他积聚起幻想出来的一切卑鄙而有效的手段，可又有点胆怯，心曲里点滴道德感情残余阻挠他采取所设想的一切阴谋诡计，于是他的幻想中出现了“化身”。小戈利亚德金只是他的胆怯和优柔的关于阴谋诡计的幻想的投影。[①] 这一分析揭示了这个怪诞故事的现实内涵。

前期创作的另一主题是幻想家，表现于《女房东》、《白夜》和《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前两个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脱离生活的青年，一个埋头于学术，一个沉溺于幻想，全都软弱无能，不能奋力争取垂手可得的爱情。不过，《白夜》主人公与前者有很大的差别。他有利他主义精神，在小说结尾处，他还祝愿对方“无限幸福”，庆幸自己度过“整整一段幸福的时

---

① 《俄国批评界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76页。

光”，而且整个作品带有明朗、乐观的气氛（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是唯一的）。这部小说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他正加入谢·杜罗夫与尼·亚·斯佩什涅夫小组，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按原来的构思是长篇小说，但因作者被捕而中断，未能写完。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继父穷乐师有艺术的天赋，却过于自负，不但不求深造，甚至放弃练习，酗酒放纵，浪掷自己的才华，一生沉湎于幻想和意志消沉的矛盾心理之中。女主人公自幼就幻想幸福，进入公爵家，特别是转到他女儿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家中后，孤独的生活养成她沉思幻想的习惯；狂热地读书有助于认识生活，却又使她远离生活而醉心于幻想。但她寄人篱下，难免与现实冲突。不过，她不再是“脆弱的心”，敢于面对现实中的矛盾。小说在她将进入现实世界时中断了，但她的发展趋势已可想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画廊中她第一个发出社会抗议的声音。

在彼得保罗要塞狱中他写了《小英雄》。服苦役时被迫停止写作。他创作的第二时期始于充当列兵的后期。其时俄国正值克里木战争失败，尼古拉一世自杀，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鉴于当时形势，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书刊审查制度也有所放松。作为惊弓之鸟，又受秘密监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书刊审查“害怕得要命”。他既渴望发表作品，又得考虑不触法网，在从事创作之初十分审慎，选择比较轻松的题材，后来在致米·帕·费多罗夫的信中说：“我当时是在西伯利亚写完这个作品的（指《舅舅的梦》）……唯一的目的是想重新开始文学生涯，极其害怕书刊审查（对一个过去的流放犯人），因此不由得写一个鸽子般温顺、极其洁白无辜的小玩意儿”（ⅩⅩⅨ—Ⅰ/303）。这就是“喜剧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

科沃的人们》。固然，两书中也不乏讽刺成分，前者也涉及小官吏命运，后者还成功地把福马这个形象塑造成“俄国的达尔杜弗”(达尔杜弗是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但后一作品写“理想的”地主和专横的管家以及该管家对农奴的无理取闹、倒行逆施，却回避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无视于当时各地经常发生的处于贫苦境地的农民的起义反抗和政府镇压，还以牧歌式的大团圆结局。涅克拉索夫因它而对作者感到失望。作家对《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曾寄予很大希望，想以此一举成名，但这一期望落空了。

此后他写成了构思已久的《死屋手记》(1861—1862)。虽然作者说他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实际上是由多篇特写构成的。这是由内容决定的，与当时广泛使用特写这种叙述形式似无必然联系。本书当然是自传性的。不过，代替作家本人、贯串全书的主人公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为了避开书刊检查官的纠缠，讲故事人是作为刑事犯出场的，但从第 2 章以后却不断让人看到他是政治犯。在书中艺术虚构主要让位于亲身经历和见闻，具有文献意义。“死屋”一词就形象地概括地指出监狱的阴森可怕和犯人的悲惨生活。这里充分展示作为苦役犯的人民的苦难和惨状：囚犯要在脸上打上烙印，戴上镣铐(甚至带着镣铐死去)，不分寒暑从事强制性地体力劳动，遭受树条鞭打等酷刑，还要受狱吏的恣意虐待和侮辱。他们大都本来是备受苦难的农奴和兵士，他们对贵族以至贵族政治犯都充满阶级仇恨，人民出身的犯人对主人公和贵族出身的狱友说：“就是你们这些铁嘴钢牙把我们啄吃光了。”书中写犯人方方面面的生活，也写到他们借以发泄苦恼心情的酗酒、斗殴以至淫乱等等。作家巧妙地通过写他们演戏，安排了戏中的一个高潮——魔鬼把老爷送入地狱，仆人（当然就是农奴）高兴地

说："好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老爷没有了……"在场的囚犯观众为此欣喜若狂，表达了他们的深仇大恨。所有这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俄国文学论丛》等论文中说什么俄国的贵族和人民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等论调刚好相反，固然这种论调在《死屋手记》中个别地方也有所反映。

作家展示了囚犯的人物画廊：这里既有思想纯洁、可爱可亲的鞑靼人阿列伊、宁静开朗而又嫉恶如仇的列兹金人努拉，也有勇猛而残酷的鞑靼人加津、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伊赛·福米奇、多次作案的杀人犯彼得罗夫，以及更为野蛮卑鄙、道德败坏的告密者贵族A——夫。据说作家曾拟写一个因妻子被老爷强奸而将他杀死的温顺的农奴的故事，后来由于害怕审查没有收入《死屋手记》，① 但书中还是写了一个性情温顺，却因不堪欺压而杀死军官的西罗特金。这些形形色色的犯人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道德和心理特征。与此同时，作家还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另一方面"在强盗中间可以看到存在着深沉的、坚强的、美好的人"；"在粗糙的外壳中发现金子"，在罪犯的野蛮、粗鲁外表下隐藏着淳朴、善良、智慧，尤其是与生俱来的东正教意识——承认自己有罪并且自觉地服罪。

作家十分克制，用冷静、平和的笔调叙述狱中生活（包括穿"绿街"受鞭刑的场面），并且说一切事情发生于"过去"，以拉开时间的距离，指出少校残暴，但要塞司令受人爱戴（据说这也是事实）等等，以缓和矛盾……这都是为了"符合审查

① 《同时代人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册，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90年，275～277页。

制度”。然而因作品中所真实反映的苦役劳动之繁重并未超过现实中农奴的劳役，甚至还较轻松，而且苦役犯在生活上反而比他们以往过得自由自在些，肚子还吃得饱些，以致审查官反而害怕书中描写的苦役生活对普通人民有“诱惑力”，将使他们蔑视法纪。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字里行间深深地浸透着苦役犯的痛苦和沙皇政府的残暴以及人民的愤怒，令人惊心动魄。赫尔岑将其比为但丁的《地狱篇》，并且说：它将永远赫然高悬于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犹如但丁写在地狱入口处的题词。

另一个作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社会小说，也是他第一部批判资产阶级的长篇小说。书中有两条线索：主要的一条是娜塔莎对阿廖沙的爱情，次要的则是内莉的遭际与抗争，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则是跨于两条线索的人物。娜塔莎敢于为了爱情而脱离家庭，似乎跨出了勇敢的一步，但她爱上的却是不值得爱的阿廖沙，甚至甘心做他的“奴隶”！这个形象体现了温顺和忍受苦难的基督教精神。阿廖沙看似天真无邪，实际上却是自私、轻浮、听任自己欲望而不讲道义的“孩子”。他毁了娜塔莎而视同等闲！他的怜悯与同情心其实是口头上的、虚伪的，虽则他自己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瓦尔科夫斯基是造成一切人物痛苦的罪魁祸首，他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是十足卑鄙无耻的利己主义者。为了金钱，他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伊万虽然是贯串全书的人物，实际上主要是全书故事的目击者和叙述者。他对娜塔莎的态度，有点近似《白夜》中的男主人公。

书中最鲜明的人物，除瓦尔科夫斯基外，是内莉。她至死也不饶恕瓦尔科夫斯基。瓦·雅·基尔波金认为，她有英国血统，因而虽然读过“圣经”，却不接受基督教而宽恕一切敌人，

重复她死去的母亲对瓦尔科夫斯基的诅咒，坚决不饶恕他。基尔波金还指出，本书受狄更斯的影响。我们认为，就是最后发现内莉是瓦尔科夫斯基的合法女儿这一细节，也肖似狄更斯的小说，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采取幸运结尾的模式而保持全书的悲剧气氛，恐怕这也出于他的反资产阶级立场。不过，这部颇为脍炙人口的小说，在艺术上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为了吸引读者，全书中各个章节都在情节急剧转变时突然中断，列·格罗斯曼因此称之为“随笔式”小说。

《死屋手记》在艺术成就上以至在思想上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过渡时期中的代表性杰作。他的主要成就是他后期的几部长篇小说。

后期转而写长篇小说，不止篇幅（容量）上的增加。这些长篇是内涵深广的多方面性、多主题的作品。有人认为它们是“悲剧小说”，有人称之为“社会哲理小说”，我认为两者可以并存不悖。“悲剧小说”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合适的，但得作具体分析。持“社会哲理小说”者论证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多为“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社会具体问题，而是沉思人类存在的实体性问题以及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道德伦理的基础问题。人物之间有社会哲理的冲突，有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这些概括是符合实际的。

后期作品十分复杂矛盾。其所以如此，客观原因是俄国农民改革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思想道德的蜕变，沙皇政府的加强镇压（在 1866 年 4 月德·费·卡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案后更加变本加厉）。作家的主观原因是：在认识上，当他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消极面时，却不承认其相对进步性及其在俄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并把它的灾难性后果全都看成西方的有害影响；在思想上，他慑于沙皇政府

的高压，不敢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况且他本人也畏惧社会革命(他反对西方，部分地也是慑于那儿的革命)，维护现存制度，希望贵族阶级恢复领导作用，从而把社会问题仅仅归结为社会道德思想问题，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道德的改善，而社会道德的改善则依赖东正教。因此，他把批判矛头主要指向源自西欧的革命民主主义，即所谓的“虚无主义”，实即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指责这些危险思想毒害青年知识分子，使其丧失宗教信仰，以至犯上作乱。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艺术家，他在后期创作中，还是深刻地反映了农民改革后资本主义急遽发展所导致的社会道德败坏，金钱万能思想对人们思想的腐蚀以至统治，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之间宗法制关系的瓦解和家庭的解体，以及贵族、地主官僚阶级的庸俗、腐化、荒淫和新兴资产者的贪婪卑鄙。而且尽管他回避社会阶级矛盾，他的创作还是写到城市底层的贫困、苦难以至不满、怨恨和反抗情绪（如马尔梅拉多娃和纳斯塔西娅），而在他逝世前几年的作品中更表现出反对统治阶级和亵渎上帝的“叛逆”思想，固然是通过虚无主义者之口来表达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创作，应以《地下室手记》为开端。这是他的第一部哲理小说（他后此的小说多为社会哲理小说)。作家正是在这部小说里重新审视过去的思想信念，一反过去，彻底改弦易辙。小说的矛头首先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及其“合理利己主义”。他认为，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必然导致宿命论，并否定了人的自由。人不是“琴键”，不会机械地受理性控制，而是听任感情、愿望、意志，不会根据利益而行动，并不本乎功利主义，但全书的内容不限于此。

小说的主人公是八品文官，智力发达，性格阴郁。他不仅

穷困孤独，而且命途多舛，他说自己被埋在地下室二十年，心中郁结万般屈辱和痛苦以及由此而来的无限怨恨。作为强烈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他认为人应该依照自己随心所欲的愿望、意志、欲念而行动，人应有无限制的自由。他否定理性，反对道德原则，甚至断言人喜欢破坏和混乱，鼓吹人可以任意妄为。不仅如此，他还嘲弄自己青年时代向往的理想，否定社会主义，讥笑空想社会主义和傅立叶等等。

这地下室人与作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俄苏的批评界有不同的看法。瓦·雅·基尔波金认为："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人物口中加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但这毕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独立的审美的存在物……"① 他同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处于"困难的、不安定的时期"：一方面因《时代》的停刊而在创办《时世》，要解决许多问题；另一方面，他的妻子玛丽娅正在病危时刻，他说自己"生活忧郁，身体很差"。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影响他的情绪，可能借此发泄，从而不顾分寸，不免过于偏激。这些说法应该说也是合理的。与他不同，列·格罗斯曼早在1928年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一书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在片刻间决定彻底和公开到厚颜无耻地说出二十年间郁结在心的折磨人的怀疑主义"。《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骨的篇章之一。在以后他没有如此充分和肆无忌惮地揭示自己心情中所有隐秘的不应表达的秘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利己主义和反道德的个人主义"。格罗斯曼并指出，陀思

① 《瓦·雅·基尔波金选集》（三卷集），第2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8年，407页。

妥耶夫斯基还以蔑视和亵渎的态度去践踏自己过去接近别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时期所崇拜的一切，似乎把自己受苦役考验的痛苦岁月归罪于自己青年时代的精神领袖，仿佛他们是自己蒙受巨大苦难的罪魁祸首，甚至加以攻击；他现在把青年时代所幻想和思考的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看做四十年间强烈地压在他后脑勺的“美和崇高”，以嘲笑口吻称空想社会主义的领袖为“人类的宠儿”，称他们的学说为“幸福的体系”，而且说他“重新以傅立叶主义与施蒂纳相对立，但这一次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① 胜利了”。② 三十多年后格罗斯曼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传》（1963）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种说法。他还说到：“作家宣称人的欲望应该有无限的自由，人的破坏热情和恣意妄为是合法的，一切个人主义的刁钻行为、独断专行和具有破坏性的古怪念头都是不可侵犯的。”③ 格罗斯曼的研究面较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则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期研究的总结，而且他在这部传记中多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给予很高评价，充分表现了一位批评家的公正态度，因此他的上述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与他的见解近似的还有米·谢·古斯。他说：在《地下室手记》中“显示出本人身上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地

① 施蒂纳（1805—1856），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是他的主要著作。在该书中他提出彻底的自我中心思想：唯一的实在，就是“我”个人。

② 列·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莫斯科：“现代问题”出版社，1928 年，169～170 页。

③ 参阅列·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年，391～392 页。

狱……”“散发出那样的精神上的臭味，那样的犬儒主义……”① 其实，这个作品最初构思时曾称之为《忏悔录》（当时要写成长篇小说，也准备分成三部分）。② 如所周知，《忏悔录》自奥古斯丁到卢梭、列夫·托尔斯泰都是自传性的。况且据他于1859年10月9日给他长兄的信中说：“我是在狱中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的。”“这将是，第一，十分动人的、热情的；其次，在这个长篇小说中我将放入我的整个带血的心。”（ⅩⅩⅧ—Ⅰ/351，仿体字为引用者所标）这些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虽则当时的构思未必与1862—1863年的构思完全相同（参阅Ⅴ/374）。后来，尼·斯特拉霍夫在1883年11月28日致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也说地下室人极其像作家本人（Ⅴ/378）。当然，我们应该有所保留：《地下室手记》作为艺术作品，其中的人物一般要典型化，必然加入不少虚构、夸张的成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上述基尔波金说的“独立的审美存在物”以及有关作家当时处境和情绪等见解，同时也不能忘记他在狱中构思时的痛苦心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当时受到阿·普·苏斯洛娃的谴责（说他不应写这种“下流的东西”）（Ⅴ/379）。小说发表后，只于次年收入作家的文集，此后直到作家逝世，没有再印行过。也许作家考虑到苏斯洛娃的意见。后来作家在为《少年》写的“前言稿”中称自己为“地下室诗人”，说自己头一个写了地下室人，因而地下室人乃是作者笔下的客体了。

继《地下室手记》之后是《罪与罚》。有的研究者认为：

① 米·谢·古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62年，242页。

② 《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十分复杂的作品，批评界的看法极其分歧。这里不允许我详加分析，有机会当另作较全面的评述。

"地下室人的痛苦思考和人生悲剧，体现生命活力的卖笑女郎，已显露出《罪与罚》男女主人公的轮廓。"阿·谢·多利宁也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完全吸收了'地下室人'的思想。"[1] 不过，应该看到，这两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之间在思想、性格等方面很少有共同点；而就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与思想而言，两部小说也是截然不同的。

《罪与罚》被阿·谢·多利宁称为"世界文学中最最天才的作品之一"。[2] 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一部社会哲理长篇小说，也是他最早的一部多层次多主题的长篇小说，这里也涉及小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主题。它多方面表现因俄国农奴制改革后道德浇漓、世风日下、社会混乱所导致的酗酒、卖淫和自杀、高利贷等现象。以马尔梅拉多夫一家为代表的城市底层的贫困境况，以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卑鄙、市侩心理和地主阶级的沉湎淫欲、阴险毒辣等情况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巨大的揭露力量。

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因贫困而退学的大学生。他聪明正直、品行端正，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性格忧郁孤僻。他杀死高利贷老太婆是为了挽救妹妹以至"杀富济贫"，在行凶之前他是一再犹豫不决的。而在行凶之后，他深受良心折磨，感到与他人隔绝和分离十分痛苦，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占了上风，"结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总之，他杀人的动机和他的人品是一清二楚的。在1865年9月作者给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中就是这么说的。他的拿破仑思想在书中是后来出现的。据批评家康·瓦·莫丘尔斯

①② 阿·谢·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作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89年，80页。

基的研究：在最初稿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为了拯救他人、出于爱而杀人的。但作者不满足于这个利他主义杀人犯的形象，他深入犯罪者心灵的深处，在善良心灵的迷误思想后面发现了另一思想，这就是拿破仑思想。基于这种思想，他把人类分为两类：大多数人是发抖的虫豸，而少数人则是高踞于法律之上的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打算摈弃拿破仑思想，并让主人公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可是这么写将导致小说构思贫乏化和简单化。作家选定了十分困难的一条出路：保留两种思想，使它们在同一心灵中并存，表现主人公的悲剧性的双重性的意识。”① 依我们看来，作家也可能出于另一种考虑：如果不加入这一思想，这部长篇就难以真正成为社会哲理小说。况且，小说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如果不加上拿破仑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虽然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其动机还是令人同情的，这也许是违反作者初衷的。作家还加给他以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姓氏，这一字的词根原意是“分裂派”，是与官方东正教为敌的异教徒。② 批评家一般因拿破仑思想而批判拉斯柯尔

---

① 康·瓦·莫丘尔斯基：《果戈理·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5 年，356～359 页。参阅米·古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82 年，270～275 页。但后一书中是依据小说中所叙述的时间，来说明拿破仑思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中出现，是先于他作案的。

② 据说，1865 年 1 月一个商人的儿子格·奇斯科夫也曾因抢劫杀死两个老妇人。他是分裂派教徒，作者写《罪与罚》可能以此为最初动机之一（Ⅶ/332）。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词根正好是分裂派教徒（раскольник）。作者以此作为主人公的姓氏是不无用意的。但也有研究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肯定分裂派，说它是“俄国生活”“美好未来的希望的最好保证”（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词》，莫斯科：字母出版社，2001 年， （转下页）

尼科夫。瓦·雅·基尔波金则对此作了自己独特的、中肯的分析，他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说："……为了做好事，首先要有权力。你这样沦落街头是好事吗？波列奇卡（索尼娅的妹妹。——引用者）也会走这条路。我不能无视于此而一声不吭。对大家要有法律，而对特等人物却不存在"。"……拉斯柯尔尼科夫需要权力，是为了拯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索尼娅、波列奇卡摆脱卢仁以及与他类似的人……"基尔波金由此作出结论说：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是"拿破仑和救世主的综合"，①应该说，这一论断是较为公允而符合实际的。

此外，作品中把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相联系，让后者一再说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他相近似，似乎是他的心理上的"伴侣"，有的研究者也据此断言前者和后两人在理论上有"共同点"或"实际逻辑关系"。②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唯一的一次作恶是为了行善，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作恶多端却是出于荒淫邪恶的本性；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为人同卢仁的市侩哲学也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不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说他们在理论或思想上的联系，都是出于任意的逻辑推理，着眼于一点而不考虑其主要方面，是片面的，是不公正也不能令人信服的。

《罪与罚》的中心思想是"东正教的观点：这就是温顺、爱他人、赎罪和承受苦难"。这一思想主要具体体现在索尼娅

---

（接上页）175页）。但这种说法是可疑的，例如，他对分裂派教徒K. E. 戈卢波夫后来改而信仰东正教，是表示肯定的。

① 《瓦·雅·基尔波金选集》（三卷集），第3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8年，105～106页、124页。

② 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4年，184～187页。

的形象上。这个善良的姑娘是当时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但她敢于牺牲自己以拯救亲人免于饿死，这种牺牲精神，这种勇气，像她的温顺性格一样，都来自宗教信仰，正如她初次与拉斯柯尔尼科夫会面时说的那样：只有信仰上帝才使她有勇气去当妓女，并赋予她生存的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在她的东正教思想感化下悔过自首、受苦赎罪、获得新生的。尽管如此，在本书尾声中我们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复活"来得突兀，是十分牵强的。

不过，《罪与罚》还有潜在的内容。批评家费·伊·叶夫宁详细地论述说，小说中多处以"理论"与"生活"对立。在19世纪60年代，反动的政论家在同革命民主派论战时是常常强调这种对立的。在《罪与罚》中，作者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是脱离生活的纯理性主义者，并以此影射革命民主派。而实际上，拉斯柯尔尼科夫骇人听闻的理论与革命民主派的观点并无共同之处：要知道，革命民主主义者绝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①

《罪与罚》以反虚无主义为主题，但在继它之后的《白痴》里作家则主要是从正面写自己的理想。不过，这也是几经构思上的变化而写成的。同时得指出：如果说《罪与罚》主要反映的是城市贫民的境遇，那么，《白痴》则广泛涉及农民改革后彼得堡官僚、贵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

《白痴》的中心思想是写"一个十分美好的人"。这是同当时俄国文学中出现一些正面人物、"新人"相抗衡，作家要借此说明：社会改造，不像革命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要通过革

---

①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9年，157～161页。

命，而是应依赖道德改善。主人公梅什金生长于瑞士农村，似乎是“自然人”。他是基督的化身（“基督公爵”），作家企图通过他所体现和宣扬的温和驯顺、宽恕一切和同情心，主要是基督式的爱，去劝导和帮助人们承受并克服一切苦难。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一筹莫展，他对周围任何人，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曾诉说塑造正面人物的困难，而将其写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虽则没有那样滑稽可笑，但也被人看做“白痴”——尽管依他看来，把梅什金看做“白痴”这一事实是有讽刺意义的）。这既说明了这个人物的实质，也表明了作家自己也知道，他的道德理想、社会理想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甚至也可以说，作家自己在这里也像堂吉诃德。

占据小说中心的还有另一位“主人公”纳斯塔西娅。梅什金同她几乎是“似曾相识”，他能在她美貌的后面看到她的心灵美，而且能不顾她的有玷清白的过去，愿意并决定与她结婚。但这种爱只是出于怜悯，出于为了拯救她而作的自我牺牲，而不是像他对阿格拉娅那样的真正的爱情，不像他与阿格拉娅幽会时表现的那样（虽然其中也含有禁欲主义成分），——实际上他早已向阿格拉娅求婚了。因此当纳斯塔西娅那次在家里同阿格拉娅发生冲突时，梅什金曾追着后者出去，只是由于纳斯塔西娅拉住他、悲痛得失去知觉，他才留了下来。这同样是出于怜悯。① 这正说明，他同情一切人，但却

① 在作家的手稿上曾写到，梅什金自己也感到这一点。他在结婚那天早上，因纳斯塔西娅说自己不配当他的妻子时，他“纯真并明白地对她说：他为什么爱上她，他不仅只是同情……而且也是爱情，让她平静下来”（Ⅸ/284）。但这段话没有写入定稿。而在定稿中，梅什金在婚前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我不过只是随便结一下婚；她愿意这样……”又因后者问他可能没有爱（她）时，他说：“不，我全心全意爱她！” （转下页）

并未完全摆脱社会偏见，对此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高傲而极其自尊的纳斯塔西娅自然宁死（她知道罗戈任会杀害她）也不愿接受这种出于牺牲、类似施舍的爱情，由此也可以看到梅什金的基督式的爱的致命弱点。

梅什金说"美能拯救世界"，似指纳斯塔西娅，但她的美甚至不能自救，遑论"拯救世界"？也可能是指道德美，或指基督，其体现者基督公爵梅什金也丝毫无所作为。这一切也证明了这种思想的完全不切实际。

在叶潘钦家最后一次晚会上，梅什金说他志在挽救贵族的一席话，格·米·弗里德连杰尔认为这是作家借他为自己的传声筒。[①] 挽救贵族的确是当时作家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断言梅什金本人不会有这种愿望。

纳斯塔西娅高傲而又坚强。她虽有屈辱的经历，但她是无辜的。可她不断地自我折磨，不能摆脱这种耻辱感。这既是由于她强烈的自尊心和由此而来的过分的自卑感，也是由于她无法摆脱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偏见，况且在梅什金这种出于怜悯和自我牺牲的爱中，她也不能不感到这种偏见。无怪乎她从婚礼上逃向罗戈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她的悲剧是深刻的社会性的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以"高傲"与"驯服"对立，这出于

(接上页) 但接着说："要知道这……是孩子，现在她是孩子，完全是个孩子！"而当后者问他"因此，您想同时爱两个人吗"时，他回答说"是的"，之后紧接着说："我（要是）没有阿格拉娅……我很快就会在睡觉中死去……"（Ⅷ/483～484）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同纳斯塔西娅结婚是出于同情与怜悯，而对阿格拉娅则是发自内心的爱。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59年，194页。

基督教的思想：高傲是一种罪过。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9章，第14节）中说："……我告诉你们……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纳斯塔西娅的毁灭在作家看来也由于她的"高傲"。梅什金初次看到她的相片时就说，这是"极其高傲的脸"。大家知道，在《罪与罚》中作家也以索尼娅的驯顺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高傲对立。然而，纳斯塔西娅如果没有这种高傲、这种自尊感，也就不能成为这么光彩照人的形象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这个以其"高傲"而导致自己毁灭的人物，《白痴》也就不能成为悲剧小说了。

《白痴》有力地反映了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急遽发展中社会道德和观念的蜕变，在这里的突出表现是金钱至上思想。叶潘钦、托茨基作为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都受这种思想支配，罗戈任则更是它的赤裸裸的直接体现者。纳斯塔西娅在其生日晚会上成为交易以至拍卖的对象。托茨基、加尼亚、叶潘钦、尤其是罗戈任是这场买卖中的主顾。纳斯塔西娅把十万卢布投入火炉是对官僚、地主阶级社会的极端鄙视和挑战，是对金钱力量的唾弃和最强烈的抗议，而加尼亚的晕倒和围观者的骚动不安都表明他们拜倒在金钱力量之前，这是当时社会心理的缩影。这个震撼人心的场面是世界文学中强烈抗议金钱万能力量的绝无仅有的篇章。

当然，在《白痴》中作家并不限于讽刺叶潘钦将军、退职的伊沃尔金将军以及托茨基等人，在叶潘钦家最后那场晚会上，其讽刺矛头还指向当时的上层贵族。

还得专门谈一下罗戈任、阿格拉娅以及伊波利特三个人

物。罗戈任具有直率、粗犷[①] 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确，他曾为了防止自己杀害“情敌”梅什金而与他交换十字架，但他还是因为纳斯塔西娅始终倾心于梅什金而对她下了毒手。恐怕不能说他的作为是私有者“阴暗本性和人性”的斗争，[②] 而只能说他身上体现出商人—资产阶级的病态的强烈的情欲、占有欲和凶残成性。[③] 阿格拉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刚毅而又高傲的性格。她近乎虚无主义者，她能坚决与官僚家庭决裂，嫁给波兰流亡的所谓“伯爵”，颇像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叶莲娜。作者并不喜欢这种人物，但对这个形象的刻画还是忠于艺术真实的。《白痴》中也写了几个据说不是虚无主义者的虚无主义者，当然是给漫画化了的。通过他们，作者影射、抨击革命民主派，其中佼佼者伊波利特是唯一例外。然而作者却把他写成一个面临死亡的痨病患者，使这个有思想抱负、聪明而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青年，首先看到疾病给他带来的不幸，痛恨的首先是大自然而不是社会，竟想以自杀对大自然表示抗议！作者之所以如此违反生活真实，看来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伊波利特应该像梅什金（他也是病人）那样，宽恕一切、忍受痛苦，驯顺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才是唯一的出路！

《白痴》中还写到“偶合家庭”，首先是伊沃尔金将军一家，此外还有列别杰夫一家和捷连季耶娃一家。这一主题在陀

---

① “粗犷”近似俄语中的 широкость 一词，后者有豁达不羁的含义。一般认为这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之一，就是老卡拉马佐夫等也具有这种“民族性格”。

② 见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4 年，239 页。

③ 不妨对比一下《少年》中的韦尔西洛夫：他曾想杀死阿赫姆科娃后自杀。关于罗戈任的性格，还有其他一些看法，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以后有机会当另作较详细的分析。

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是首次出现，由于伊沃尔金将军一家在书中占重要地位，这主题也显得相当突出。以后它在《少年》特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示。

如果说《白痴》有明显倾向，作者通过主人公甚至直接现身宣扬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但在该书中，反虚无主义的主题却退到不太显著的地位，而在此后写《群魔》时，他却公然声称，他为了倾向性而不惜牺牲艺术性。反虚无主义的主题在这部小说里几乎成了最强音。

《群魔》的情节以当时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为基础。谢·格·涅恰耶夫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受巴枯宁委托，在莫斯科组织秘密小组，从事地下活动。于1869年11月杀害了他认为有叛变嫌疑的小组成员、大学生伊·伊·伊凡诺夫，事后逃亡国外，1870年被引渡回国，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涅恰耶夫案件实际上只是一种触媒，并非他写作《群魔》的最初动机。① 他在1870年3月24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他在《群魔》中“很想把几点想法

① 据批评家费·伊·叶夫宁说，写作《群魔》的想法至少始于1861—1862年，作家在《时代》、《时世》的文章和《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小说中，不断与革命民主派论战，日益剧烈地抨击启蒙思想和社会主义、“对理性的信仰”。随着社会政治气氛的变化，他明显转向保守立场和宗教世界观；但绝非偶然的是，该书出现在1867—1871年在国外长期同西欧资产阶级文化接触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当时西欧文化基于卑鄙的、自私的、反道德的原则，似乎是“敌基督的王国”，而且他以其宗教狂的信仰举起俄罗斯的正教思想的旗帜——仿佛是极其道德的、具有深刻人民性的旗帜去反对它。他要以“光辉的基督形象”、“天主教所背叛的”“真正的”基督形象去对抗西方的“破坏性的影响”——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以“复兴”和“拯救”整个西方世界。（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59年，215页）

说出来，哪怕这么做会毁了我的作品的艺术性。但吸引我的是在我头脑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哪怕写出来是一部谤书……”（ⅩⅩⅨ—Ⅰ/112，仿体字为引用者所标）“头脑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显然不是一时来自外界的诱因。在当年10月9日致阿·尼·迈科夫的信中他又谈到：“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完全是这样。恶魔们从俄罗斯人的身上出来，进入猪群，即进入涅恰耶夫之流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等人的身上……谁失去了自己的人民和人民性，谁就丧失了对祖国和对上帝的信念……这也就是我的长篇小说的主题。”（ⅩⅩⅨ—Ⅰ/145）这段话是他对引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的《群魔》卷首题词的解说，足以说明这部小说针对的不只是涅恰耶夫，还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等人。后者兄弟两人，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此外，在该书结尾的手稿上还写道：“确实存在着一个”有计划动摇国家基础的“杀人放火的革命者、造反者的秘密团体”。这一切都表明，这部长篇小说抨击的对象原来主要是那些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家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即所谓“虚无主义者”。其实革命民主派虽然主张暴力革命，但与涅恰耶夫之流的“恐怖活动”宗旨截然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群魔》中涉及“父与子”两代人。子辈是19世纪60—70年代所谓的“虚无主义者”，其首领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是一个卑鄙恶毒、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他组织“五人小组”，肆意制造混乱，使用威胁、讹诈以及杀人、放火等手段，无恶不作，他不同于甚至远远超过其原型涅恰耶夫。[①] 他对斯塔夫罗金公然承认，自己是“骗子手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莫

① 参阅B. A. 特瓦尔多夫斯卡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社会生活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年，108～109页。

斯科成立五人小组，而且是他决定处死有叛变嫌疑的伊·伊凡诺夫的。在作家构思之初曾以他为该书的主人公。但以后作家意识到，像彼得这类喜剧角色不配充当小说的中心人物，他考虑过几种方案，终于决定以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为主人公。开头时还打算把他写成“新人”，继之感到书中缺乏悲剧因素，要在这个人物身上展示悲剧性，从而一再使这个形象复杂化，刻画他的双重性格。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一样的人物，他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激进派尼·亚·斯佩什涅夫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米·亚·巴枯宁为原型(当然也是变形了的。这两个人,特别是前者,在精神上、道德上绝不同于斯塔夫罗金)。他被彼得幻想为革命运动的首领,但他绝不是革命者,虽则他偶尔也参与了彼得的一些阴谋活动。他冷酷、阴森、近似恶魔,又具有高度的理智、富有魅力的外表,但内心空虚、冷漠,没有任何道德基础;据说善与恶对他有同等的吸引力,在他心中既有卑鄙的情欲、禽兽的本能,又有崇高的感情和高尚的憧憬。他说自己“我依然像往常一样会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而且也感到愉快”。不过，他这些说法是值得琢磨的。例如，他说自己“希望做好事”，但最多也只停留在自己的思想以至想象之中，几乎没有见诸他的具体行动，[①] 且

---

① 康·瓦·莫丘尔斯基在其《果戈理·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5 年，451～452 页）中谈到斯塔夫罗金的四次“义举”，但四次都变成作恶：一是沙托夫打他耳光，高傲的他忍受了侮辱；他曾预先告诫沙托夫有危险，但并不阻止彼得杀害沙托夫，善变成了恶。二是企图宣布与跛女人结婚，结果是杀了她（把钱扔给苦役犯费季卡）。三是在同加加诺夫决斗时朝天开枪，但又成了对对手的更大的侮辱。四是企图公布自己的忏悔书，——吉洪视之为魔鬼的诱惑，并导致最终脱离上帝。他还导致莉扎毁灭。最后，还有他的自杀（在基督教看来，自杀也是罪过）。

不谈那些刁钻古怪的作为以及杀人的罪行，作家一再强调他的“面具”，分明是指它后面隐藏恶的本质，作家还说到他与彼得同样是“恶棍”；实际上他的乖戾、阴险、毒辣，决不次于彼得，而贪淫好色，则是他独有的。他的这些作为应该是像彼得说的，都由于他是“娇纵坏了的大少爷”，作家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也一再说他是“少爷”。十分费解的是：作家却把他的悲剧归结为“高傲”、脱离根基、心中没有上帝。不仅如此，斯塔夫罗金自己也说过：他对善与恶有明确了解，有很高的判断能力。作恶时他完全明白自己在作恶，自己完全有能力克制，只是放任自己并从中得到乐趣；而作家却断言，离开宗教信仰，“任何时候，理智都不能确定善恶，甚至不能区分善恶”。在这些方面，作家刻意宣扬宗教信仰的意义，从而导致自相矛盾。作家通过“谒见吉洪”一章（见本书附录）似乎企图表现一个失去信仰的人最终要找到俄国的基督和俄国的上帝而没有成功。斯塔夫罗金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复活，终于自缢。这显然由于他作恶多端，但作家还归因于他的公式：在他的笔记本中说“脱离根基，因此不能信仰，不承认人民的道德。例如，信仰的伟大意义，在他看来是谎言，而关于全人类的仁慈的良心这一抽象概念则是没有根据的”。[①] 当然，作为双重性格的人物，作家还赋予斯塔夫罗金一些正面的、良好的因素。例如，他的姓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斯塔夫罗金的词根是希腊文中的“十字架”，意味着“崇高的使命”；[②] 作家还让他梦见克洛德·洛伦的画，并像作家自己一样，称之为“黄金时

① 见他的笔记本。转引自费·伊·叶夫宁的文章，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9 年，245 页。

② 见尼古拉·纳谢德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辞典》，莫斯科：算法出版社，2003 年，450 页。

代”，还因感到幸福而热泪横流；作家又把自己一个重要的思想：如果真理存在于基督之外，他也宁愿与基督在一起的思想都加到他这样的人物身上，似想以此说明他笃信基督。尽管如此，应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剧小说里的双重性格的主人公（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伊万等）中，斯塔夫罗金是恶占主导方面的最突出的一个。评论者 С. П. 格森认为，这个形象体现了“恶的悲剧”，在这个形象的描写上集中了“群魔”的特点。[1] 这个论断是确切的，但有的评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是：斯塔夫罗金的恶魔性质不应夸大。主要是：他的大量作为和各种思想，与其说是出于情欲，不如说是由于无聊和满不在乎，大都是由于毫无所谓，而不是善与恶的斗争。[2] 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说斯塔夫罗金不是“出于情欲”，未必符合事实，作家在一份创作提纲中就提到他的“可怕的情欲”；即使因“无聊”而作恶，就能说不是作恶吗?！退一步说，他奸污十四岁的女孩而导致她自杀（这是他最大的罪行）是出于“无聊”，那么杀死跛女人等，也是因为“无聊”吗?

从创作艺术的角度来说，斯塔夫罗金这一形象被研究者康·瓦·莫丘尔斯基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伟大的艺术创造物”；[3] 更重要的是：引进这个深奥莫测、而又十分复杂矛盾的双重人格悲剧人物以代替彼得为主人公，既使单纯的政治谤书《群魔》提高为悲剧小说（或者是悲剧小说兼政治谤书），

---

① С. П. 格森：《恶的悲剧》。转引自 Е. М. 梅列季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简论》，俄国国立人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118 页。

② Е. М. 梅列季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简论》，俄国国立人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118～119 页。

③ 康·瓦·莫丘尔斯基：《果戈理·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5 年，452 页。

又由此大大增加并深化了思想内涵。这一切显然有助于这部小说在艺术和思想上得以提高。当然，这不是说，因此它就不是反虚无主义的小说了。恐怕也不能同意有人说的，它似乎客观上反映了混入俄国革命运动的渣滓、败类，表现了作者对俄国前途的忧虑。而有的研究者甚至说：《群魔》这部小说有预言的功能，它"预言了革命运动中的危险倾向……"① 这些论点颇难令人赞同，须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头就是针对革命民主主义并加以漫画化，而他对俄国前途的"忧虑"就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并加以彻底否定。况且任何革命运动都会混入败类，都会有"危险倾向"，因此任何丑化革命运动的作品都有"客观"意义和"预言作用"，因而都值得肯定了吗？总之，对于这类作品应该作深入的、具体的分析。

《群魔》中的父辈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作家依据他的一贯看法，穷本溯源，认为当时——19世纪60—7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溯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西欧派，斯捷潘就是其代表人物。因此在小说中，他是彼得的父亲（血缘关系），又是斯塔夫罗金的老师（思想继承关系——精神父亲），这不止一般的象征意义，而是说明子辈的无神论、革命思想都是继承自"父辈"。斯捷潘的原型主要是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活动家季·费·格拉诺夫斯基，部分是别林斯基、赫尔岑以至彼得拉舍夫斯基。作家历来反对西欧派，说他们蔑视俄罗斯。他所认为的这种传统继承关系却也符合事实，只是这里把这种积极的、进步的传统说成是消极的、否定的。斯捷潘这个形象，尽管作者说是自己所敬爱的，

① 见B. A. 特瓦尔多夫斯卡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社会生活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年，123～124页。

在许多方面却显得滑稽可笑，是漫画化了的。固然，在情节进展中，作家对他的态度渐趋温和，在写到他漂泊各地以至死亡等章节时还流露出同情心。但作家却充分利用了这个形象，加给他以非他固有的思想：先是让他在去世前“攻击虚无主义者和新人”，并表示忏悔，谴责自己是“鬼魂附体的人”的带头人，说“从悬崖上跳进海中统统淹死是他们的一条出路”！还让他在弥留时刻表示皈依上帝！此外，书中还以卡尔马津诺夫形象丑化伊·屠格涅夫，因其也是自由主义者、西欧派。而写这个屠格涅夫化身同虚无主义者活动的联系，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有人认为，具有告密性质。屠格涅夫本人当时也不无痛心地说，通过这个形象“把我写成涅恰耶夫事件的秘密支持者”。①

沙托夫以被杀害的伊凡诺夫为原型。这个悲剧性人物为人诚实，宣扬东正教思想。但他是动摇的（他的姓氏Шатов，原意就是动摇），作家在笔记本中也说他“动摇”、“混乱”，“关于社会，或是无动于衷，或是动摇”。对宗教信仰，也只是开始探索，他说：“我信赖俄罗斯，我信仰它的正教，信仰基督；而对上帝？对上帝呢？我……我将要信仰上帝”。信仰正教，信仰基督，却未能信仰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如此）！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写的是尚未完全具有人民宗教思想的、动摇不定的青年。但在作品中他也是作家的一个代言人。

作品中其他重要人物有工程师基里洛夫，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物，却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最激烈的无神论者。他否定上帝，说自己必须“显示不驯服与新的极端自由”。他甚至认为：

---

① 转引自列·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600页。

"任何人，如果他想最大的自由，就应该敢于杀死自己。""谁敢杀死自己，谁就是神"。他决定自杀以成为"人神"，开辟人类生活的新纪元。作家认为他能为真理而牺牲，是"理想的俄国人"。他对一切毫无所谓，以至甘愿充当杀害沙托夫的罪犯的替罪羊。但他还是爱惜生命的，直到最后时刻迟迟下不了决心开枪。作者以很多笔墨使他与彼得对比，显示他们之间人格和行为的悬殊。

另一个是看似无足重轻的重要人物、跛女人玛丽亚·利比亚德金娜。这个傻里傻气的女人出身平民，宁静、天真、真诚，她信奉上帝—大地、圣母—大地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理智，而且从不怀疑与动摇，她似乎"直接与世界和上帝神秘地融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巴黎圣母院》俄译本写的前言中，曾谈到夸西莫多"代表了被压抑、受歧视，又聋又丑……的中世纪法国人民，他们内心的爱、对正义的渴望……"他给跛女人以这些特征时是否有同样的想法呢？

最后还有希加廖夫，他是"五人小组"中的理论家。他以当时俄国革命民主派瓦·亚·扎伊采夫为原型，却加上当时涅恰耶夫案中一些"虚无主义"理论家的特征。他的理论是作家对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卡贝主义，对关于世界和谐的乌托邦理论等的概括性的讽刺性模拟。通过他，作家抨击社会主义学说：似乎说社会主义许诺给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使他们处于奴役地位。

据阿·谢·多利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自1876年开始，一反过去激烈反对俄国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赫

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①] 实际上在此之前，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为自己主编的《祖国纪事》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组稿，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他写了《少年》，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从此逐渐恢复，表明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少年》近似“教育小说”。教育小说一般写某个少年开始进入生活时受到某些挫折或犯某些错误，并由此吸取教训，得到改正，趋于成熟的过程，而《少年》则限于由主人公在二十一岁，通过回忆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从十九岁到二十岁一年的生活经历、思想变化和开始成熟的过程。这是以“圣经”为依据，“圣经”中说二十岁是开始成熟的年龄。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曾拟以《混乱无序》作为书题。作家说：“小说的全部思想是要指明现在普遍的混乱无序，处处是混乱无序，在社会上，在社会的各种事情中，在各种指导思想上……在各种信念上……在家庭基础的瓦解中。如果说有强烈的信念——那也只是破坏性的（社会主义）。道德思想不存在了，它们突然间消失了，好像从来没有过似的……”（XVI/80～81）这里说的思想混乱，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而家庭基础的瓦解则正如韦尔西洛夫对阿尔卡季说的：“巴比伦塔似的一片乱糟糟。你看，我们的俄国家庭。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说话，彼此间完全不理解。社会化学般分解了。”这就是“偶合的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引手稿中还说：罗特希尔德的思想可以证明“道德上的混乱无序”。这两者在主人公阿尔卡季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

① 阿·谢·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63年，243页。

阿尔卡季是贵族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正是“偶合家庭”的偶然成员，他从年幼起就遭受过许多屈辱。但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可能因此萌生了一种奇特的“罗特希尔德思想”，即要成为像法国大银行家詹姆斯·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大富豪。他倒不是为金钱而追求金钱，而是要凭借金钱这种“实力”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且能自由自在、离群索居而又感到“实力”，高傲地面对一切而漠然处之。阿尔卡季还说：“……我之所以需要这种不道德的愿望……唯一的原因是向自己证明，我能够拒绝它”，即使“成为穷汉，却能突然比罗特希尔德双倍地富有”。总之，他只是为了能够“为所欲为”，只是为得到“自由”，而不是出于发财欲。① 在这点上，他接近自己同代的优秀代表人物。

阿尔卡季怀着“罗特希尔德思想”来到当时因资本主义急遽发展而变得混乱无序的彼得堡，接连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其中主要的是：他遇到他要寻找并想与之亲近的生父韦尔西洛夫，他渴求获得父爱，但由于生父性格复杂，“无限自爱”，他对这种时冷时热的父爱捉摸不透，有时还怀疑其真诚性；他遇到杰尔加乔夫革命小组，据书中“少年”的监护人说：他因罗特希尔德思想而拒绝了社会主义；而最重要的是，他偶然得到一封信，这是能左右一位将军遗孀阿赫马科娃能否继承她公爵父亲遗产的一个重要文件，阿尔卡季因此卷入她家

① 据阿·谢·多利宁说，诗人涅克拉索夫的童年生活以及要成为百万富翁的想法与阿尔卡季有类似之处，因此似乎是阿尔卡季的原型。见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63 年，62～74 页）。但另一研究者叶·伊·谢苗诺夫不同意这一见解，对此作了详尽的辨析（见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9 年，102～113 页）。

财产争夺的纠葛中，而且他还像卢梭在《忏悔录》中那样幻想追逐这位社会地位悬殊、而且年龄不同的美貌的贵妇人……此外，他在彼得堡还遇到好几件要为金钱付出以人的尊严和名誉为代价的事情，特别是小公爵谢尔盖误会他以其妹妹的贞操换取金钱而鄙视他。这些显然都促使他感到并厌恶金钱的统治力量，这一切可能逐渐消解了他的“罗特希尔德思想”，但全书中一直没有具体明确地写到他的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只有当他开始奢侈，向谢尔盖借钱挥霍时（这与他的积蓄财富的“罗特希尔德思想”背道而驰），表明他已把这“思想”抛到了脑后。此后，在小说的结尾中，阿尔卡季才直接谈到：“我的读者也许想知道我的思想到哪里去了……”可他也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他现在有了“新生活”、“新道路”，也没有具体交代它们是什么。

有的批评家认为：阿尔卡季要实现其“思想”，是为了肯定自我，而这种“思想”却与他的道德探索相冲突，这种冲突是情节的结构因素，因此情节的进展，也就是“思想”消解的过程。

作者最初构思中的主人公是韦尔西洛夫，后虽让位于阿尔卡季，但在小说中仍居重要地位。他认为自己是当时俄国一千个优秀贵族之一，并说自己“生为贵族，并且要作为贵族而死”。这是个复杂人物，“心中似乎常常存在着某种秘密”。他会“同时感到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他爱俄罗斯却因此完全否定它（他是“俄国的欧洲人”），他信仰宗教同时又是无神论者……总之，他是双重人格，但他身上没有那种恶魔的成分，并曾暗中做好事。作家让他谈到克洛德·洛伦的画——他在梦中看到这幅画和它所体现的“黄金时代”，从而憧憬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是作家自己所喜爱的并且是他的理想。作家还让他

直接做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例如，他说："最崇高的俄罗斯思想是全面和解的思想"，而他则是这种思想的"先驱"；又如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经过多次失败后，穷人将消灭股票持有者，此后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股票持有者。当时俄国有人主张恢复以前贵族的权利，有人则认为"贵族的思想只能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而存在。韦尔西洛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表示过这种想法，只是他还希求恢复和加强贵族在俄国改革中的作用。

小说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阿尔卡季名义上的父亲马卡尔。

马卡尔原是韦尔西洛夫的家奴、园丁，后来成为云游全国各地修道院的香客。他的言行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笃信基督教的俄罗斯人民的理想。他的思想主要是基督教思想：把自己的一切财富分给人家，做他人的仆人；他所提出的"好人品"（благообразие），① 意思是"爱生活，不作孽，为他人效劳"。阿尔卡季认为这些是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东正教的社会主义思想。阿尔卡季很赞赏这种思想，这对消解他的"罗特希尔德思想"也起了作用，但他并没有接受马卡尔的这种思想。

最后阿尔卡季决定上大学求学。这样，经过一年的探索，他终于走上正路。他的"无辜的灵魂"在各种严峻考验中保持其纯洁性，没有为坏思想所腐蚀（虽然也曾受过兰伯特的某些

① 此词来自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词的原意是"优雅的风度"，但卡拉塔耶夫也不是用在此词的原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加入自己的内容，批评家叶·伊·谢苗诺夫对此作过细致的分析。此处的解释据米·谢·古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62 年，403 页），姑且译为"好人品"。

坏影响)。

作家在一则札记中说:少年“寻找指导行为、区分善恶的准绳,这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存在,而他却十分渴望,以感觉来寻找,这就是小说的主旨”(ⅩⅥ/51)。但这一主旨在全书中没有得到认真的展示。阿尔卡季曾向生父韦尔西洛夫询问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但没有得到切实、中肯的回答。他的名义上的父亲马卡尔的东正教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并不能成为他们青年一代指导行为、区分善恶的指南。在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里,他确实也很难从任何人、任何地方获得这种指南。但从另一角度看,他在这一年的生活及各种遭遇中,在与周围的人们的接触中,得到了磨炼,得到了启发,辨别出善恶,知道该如何做人,捉摸到了“新生活”、“新道路”。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说,他的“探索”达到了目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像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综合了作家一生思想和创作领域的所有探索,集作家一生创作的主题、题材以至艺术技巧之大成,是他的创作顶峰,是他的天鹅之歌。研究者还指出,此书反映了作家在逝世前几年间思想上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思想上的矛盾,是他思想矛盾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部作品。

上文谈到,《白痴》中已涉及“偶合家庭”。在《少年》中则首次提到“偶合家庭”这个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准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致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中说:“在当前现实中最重要的任务”除“年轻一代”外,就是“当代的俄国家庭”,他说“他预感到这甚至远远不是二十年前那样”(ⅩⅩⅨ—Ⅱ/78)。显然,《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写的是最典型的“偶合家庭”。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首先突出表现的是卡拉马佐夫一家这个“偶合的家庭”（此外，还有霍赫拉科娃一家、斯涅吉廖夫一家），这个家庭没有和睦与和谐，谈不上什么骨肉之亲：父与子两代间互相敌视，甚至为争夺女人和财产而导致蓄意逆伦弑父。弑父一事，作家是以他在监狱中的难友伊林斯基的遭遇为基础的。伊林斯基的弟弟弑父，而他却被指控为凶手而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后来，他的弟弟因不堪良心的折磨而自首，他才得到昭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采用了这个弑父故事，更加深了这个“偶合家庭”的悲剧性。

小说中德米特里是直接以伊林斯基为原型的（伊林斯基的名字也叫德米特里）。他们的遭遇几乎完全一致，他们的为人也颇多类似之处。作者在这里写这个人物，既实现了他早就要写伊林斯基这一人物的构思，也以他的不白之冤来抨击当时的法庭、司法制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品行不端而又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此不为自己辩白、甘愿承受苦难、洗涤自己和社会上的罪恶，并求得精神上的新生——作家表达了自己的宗教思想。

不仅如此，他要表现的宗教思想还蕴涵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偶合家庭”的背后。我们看到：德米特里因与父亲争夺格鲁申卡和财产而发誓杀父，已动手而没有得逞；伊万并无杀父的动机与预谋，却成为思想上弑父的罪人。因此偶合家庭、金钱美色并非造成这一家庭悲剧的决定性原因。关键在于德米特里心中有上帝，虽然行为放荡，多次动念杀父，但结果没有犯罪并得到精神复活；伊万虽然为人正直，却因无神论而成为思想上的弑父者，最终神经错乱。

不过，这“偶合家庭”尚非本书最主要的思想。其主要思想则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给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

谈到的，是“亵渎上帝和反驳亵渎上帝思想”（ⅩⅩⅩ—Ⅰ/66)。对此，批评家米·谢·古斯则更明确、更充分地申明，本书的“思想核心”是“信仰和无信仰、社会主义与东正教之间的斗争”。[①] 因此本书的中心人物是伊万，书中的高潮是与他直接有关的，亦即表现这种思想的“赞成和反对”一卷中的“离经叛道”与“宗教大法官”两章。

在“离经叛道”中，伊万对阿廖沙说：他“不是不接受上帝，而是不接受他所创造的世界”。这里先要指出，作为“无神论者”，却说自己“不是不接受上帝”，并非有所保留，这是因为作家直接针对当时青年的思想。据上引作家致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说，目前“俄国整个上层……尤其是青年中……已经放弃从科学上和哲学上否定上帝的存在”，“如今实干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改而“全力否定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世界及其意义”(ⅩⅩⅩ—Ⅰ/66)。

伊万为了阐明他为什么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举了许多事例，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19世纪初期一位将军放出一群狼犬，撕碎农家一个八岁孩子的悲惨故事，[②] 并且说：“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在下文伊万还进一步说：“关于从里到外浸透于整个地球的其他人间血泪，我片语不谈。”这样反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然是亵渎上帝，是叛逆思想。

不过，我们还应该仔细琢磨这里更深广的内涵——伊万说

---

① 米·谢·古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62年，447页。

② 这则故事曾见于米·尼·卡特科夫的刊物以及其他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利用这则故事时，还加上“农民解放者万岁”一语，似乎借此说明，在亚历山大二世实行农民改革后，已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的“关于从里到外渗透于整个地球的其他人间血泪，我片语不谈……”这段话的内涵，实际上超过孩子的悲惨故事本身。必须注意到，虽然伊万在上文绕了许多弯子，谈到土耳其等各地，但接着话题一转，说“我们也有我国的东西，并不比他们差”，很巧妙地转到俄国，因此所谓“渗透于整个地球（仿体字为引用者所标）的人间血泪”，实际上是指、至少是着重指的整个俄国人民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所承受的水深火热的万般苦难。伊万还说：“我只知道苦痛是有的，应该对此负责的人却没有……光是知道没有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是不能叫我心安的。我需要报复，要不然我宁肯毁了自己……”（仿体字为引用者所标）是谁该对此负责呢？这里的矛头当是直接针对俄国统治阶级。而且他不仅要知道“应该对此负责”的人，还要对他们“报复”，誓死要报复（“要不然我宁肯毁了自己”）。

可是，伊万接着却说：“我不愿有和谐，因为出于对人类的爱而不愿。我宁愿停留于我不作报复的痛苦和无法消除的愤怒，即使我是不对的。”这是由于他认为，报复又会造成他人的痛苦：“假使要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但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而且难免要残害……比如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那么也不应在他无法补偿的眼泪上建造这所大厦……”这等于说，不管折磨者如何残忍凶恶，也不能通过报复使其受苦。这里的潜台词是，不能革命，革命即使是建立造福人类的大厦，但必须要使用暴力，而暴力则必然使人（即使是折磨他人的人）受苦。因此他说，和谐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他马上要把“入场券”退还。这样，叛逆、报复也只停留在口头上了。这里正表现伊万（实际上是作家）的思想矛盾。这也正是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内在矛盾。

紧接着的伊万的叙事诗“宗教大法官”一章是颇为费解

的。宗教大法官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反对基督，又怎么会宣扬给人们以面包而剥夺其自由；而这一章又意味着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历来是反对罗马的天主教的。在《白痴》中他曾让梅什金说，天主教歪曲了基督，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就是从那里产生的。后此在《作家日记》（1877 年，1 月号）的“三种思想”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进一步断言：“法兰西是完全彻底的一个天主教民族”，它“用自己最最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者的嘴巴喊出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①] 这些字眼的法兰西——也就是说，教皇本人也会分毫不差地喊出这些字眼的”，而且即使现在激烈反对天主教的法国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天主教思想最忠实和坚定不移的延续”，因为法国社会主义“是强制的人类团结……这正是采用了天主教的精神核心，它的词语、它的唯物主义、它的独裁专断、它的道德情操”（ⅩⅩⅤ/7）。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把法国与天主教绑在一起，而且认为法国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及其“强制的人类团结”都源自天主教的精神核心。他在 1879 年 12 月 30 日为资助彼得堡大学生而举行的、朗诵“宗教大法官”的文艺早会开场白里还径直说：宗教大法官是无神论者。因此，天主教的宗教大法官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为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化身，他所说的，只要给人们以食物，人们会驯服地交出自由，就是说，社会主义给人们以食物而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不仅如此，宗教大法官还断言：“人是软弱和卑鄙的”，人们既不能获得自由，也不能生活在自由和幸福的社会之中，必须以强制的力量才能治理人类。这强制的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这也是他说的社会主义给人们以食物而

① 以仿体字标出的这几个字原文为法文。

剥夺其自由的理由。

在1879年6月11日致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的那个社会主义者（伊万·卡拉马佐夫）是真诚的人，他坦率地承认他赞同'宗教大法官'对人类的看法，而基督教（仿佛）是把人提高到超乎实际。"因此"他们（当指社会主义者。——引用者）说：基督教的教义太严厉、太抽象，弱者难以承受，因此不给弱者以自由和文明的教义，而给予枷锁和受粮食奴役的教义。"（ⅩⅩⅩ—Ⅰ/68）这段话可以说是作家直接对"宗教大法官"的含意的概括性说明。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伊万尽管是无神论者，可他出于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不能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他的长诗"宗教大法官"说的只是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认为，这里作家通过他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伊万在这篇长诗中通过宗教大法官指责基督只是抽象地许诺给人们天国中的幸福和自由，认为人"不单单靠粮食"，并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从而没有解决、而且事实上是忽视了大地上人类赖以生存的问题。而宗教大法官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化身，他要改变社会制度，剥夺了人的自由，却给予粮食，使人们得以生存。[①] 自由与粮食，如果二者不可得兼，人们当会选择后者。这与"离经叛道"一章一样，又是伊万亵渎上帝、亵渎基督的叛逆思想。

如果把这一章与上一章"离经叛道"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信仰、君主主义和无神论、社会主义之间产生动摇，在他一生的作品中从未如此直接

---

① 参阅阿·谢·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63年，299页。

# 总　目

第四卷　长篇小说　艾　腾　译　冯江南　校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

第五卷　长篇小说　臧仲伦　译

死屋手记（1861—1862）

第六卷　中短篇小说　刘逢祺　刘文飞　刘宗次　臧仲伦　译

一件糟糕的事（1862）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

地下室手记（1864）

鳄鱼（1865）

赌徒（1866）

永远的丈夫（1870）

第七卷　长篇小说　力　冈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罪与罚（上）（1866）

第八卷　长篇小说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罪与罚（下）（1866）

第九卷　长篇小说　张　捷　郭奇格　译

白痴（上）（1868）

第十卷　长篇小说　张　捷　郭奇格　译

白痴（下）（1868）

第十一卷　长篇小说　冯昭玙　译

群魔（上）（1871—1872）

第十二卷　长篇小说　冯昭玙　译

群魔（下）（1871—1872）

第十三卷　长篇小说　陆肇明　译

少年（上）（1875）

第十四卷　长篇小说　陆肇明　译

少年（下）（1875）

第十五卷　长篇小说　臧仲伦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1879—1880）

第十六卷　长篇小说　臧仲伦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下）（1879—1880）

第十七卷　白春仁　译

文论（上）（1845—1861）

第十八卷　白春仁　译

文论（下）（1862—1865）

第十九卷　张　羽　译

作家日记（上）（1873—1876）

第二十卷　张　羽　张有福　译

作家日记（下）（1877—1881）

第二十一卷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书信集（上）（1834—1868）

第二十二卷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书信集（下）（1869—1881）

附录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创作年表　陈思红　编

# 目　录

# 穷人

（长篇小说）

唉，这些讲故事的人哪！他们不去写点儿有益的、愉快的、让人快活的东西，反而把过去的全部底蕴都挖掘出来！……我真要禁止他们写作！咳，这太不像话：你一边读……一边不由得思考起来，——这时脑子里就会胡思乱想；真的，我真要禁止他们写作，简直要完全禁止他们写作。

弗·费·奥多耶夫斯基公爵[①]

我珍贵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昨天我是幸福的，非常幸福，极其幸福！在您的一生中，您这个脾气固执的人，总算有一次听了我的话。晚上八点钟光景我醒来（您知道，小宝贝，我下班回来喜欢睡上一两个小时），拿出蜡烛，准备好纸张，在削笔。忽然，我无意之中抬起眼睛，真的，我的心就猛烈地跳了起来！这么说，您终于懂

---

① 弗·费·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俄国作家、哲学家、教育家。这段话引自他的短篇小说《活死人》（1839）。——俄编注

得我要什么，懂得我的心要什么了！我看见您的窗帘的一角卷了起来，挂在凤仙花的花盆上，完完全全照我那次向您暗示的那样；这时我觉得，您的小脸好像在窗户那边闪露了一下，好像您也在从您的小屋里看我，您也在想我。我亲爱的，我没能好好地看清楚您那可爱的小脸，我是感到多么遗憾哪！有一个时期我们是能看清楚的，小宝贝。人老了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的亲人！就像现在，眼睛看什么都模模糊糊；晚上稍微干点儿活，抄写点儿什么，第二天早上眼睛就发红，不住地流眼泪，甚至不好意思见生人。然而在我的想象中，我的小天使，您的微笑，您的那善良、和蔼的微笑开始在放射光芒，使我心中有一种感觉，就像我当时吻您的感觉一样，瓦连卡[1]，小天使，您记得吗？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我甚至觉得您好像在那里伸出一根小指头在吓唬我呢？是这样吗，小淘气？您下次写信，一定要详细地把这些都描写一下。

好吧，关于您的窗帘，我们想出来的这个小点子您认为怎么样啊，瓦连卡？非常可爱，是吗？我不管是坐着工作也好，躺下睡觉也好，睡醒了也好，我总知道您在那儿想我，记住我，知道您自己身体健康，开心。您放下窗帘——那就表示，再见，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该睡觉了！您拉起窗帘——那就表示，早上好，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睡得好吗，或是：您身体好吗，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至于我，感谢上帝，我身体健康，平安无事！您看，我的心肝宝贝，这个点子想得多妙；连信都不用写了！很妙，不是吗？这个点子可是我想出来的呀！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您看我在这种事情上怎么样啊？

---

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

我要告诉您，我的小宝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昨天夜里我睡得非常好，好得出乎我的意料，这使我非常满意，尽管搬了个新地方，住在新居，总会睡不踏实，总有些不对劲！今天早上我起来精神抖擞，好快活！今天早上天气好极了，小宝贝！我们的小窗户打开了，阳光灿烂，小鸟啾鸣，空气中散发着春天的芳香，整个大自然都复苏了——其他的一切也都相得益彰，无懈可击，真是一派大好春光。今天我甚至相当愉快地幻想了一阵，而我幻想的全都和您有关，瓦连卡。我把您比做天上的小鸟，是为了给人安慰，为了点缀大自然而创造出来的。这时我就想到，瓦连卡，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忧患焦虑之中的人，也应该羡慕天上的小鸟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天真的幸福，——是啊，其他的想法也都是相类似的，就是说，我尽在做这种生搬硬套的比喻。我这儿有一本小书，瓦连卡，里面也有同样的想法，一切也都描写得详详细细。我写这些，是因为幻想是有各种各样的，小宝贝。现在是春临大地，所以人的思想都是那么愉快、机智、奇妙，所以温柔的幻想就来了，一切都蒙上玫瑰的色彩。我是因此才写下了这些；然而，这一切我都是从那本小书里得来的。作者在小诗里表明了同样的愿望，他写道：

为什么我不是小鸟儿，不是猛禽！

等等。那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不过不去管它！可是今天早上您到哪儿去了，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我还没有打算去上班，您就从屋里飞出来，真像一只春天的小鸟，那么欢快地在院子里走过去。我看着您，心里是多么快活呀！啊，瓦连卡，瓦连卡！您别发愁，用眼泪消愁是不可能的；这我是知

道的，我的小宝贝，这我是凭经验知道的。现在您是那么舒适，您的身体也稍微好些。哎，您的费奥多拉怎么样？啊，她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人！瓦连卡，您要写信告诉我，现在您跟她一块儿生活得怎么样，您对一切都满意吗？这个费奥多拉有些爱啰唆，不过您别在意，瓦连卡。上帝保佑她！她是那么善良！

我在信里已经讲了关于这里的捷列扎——她也是一个善良而又忠实可靠的女人。本来为了我们的信件我是多么担心哪！这些信件怎么来传递呢？现在上帝赐福给我们，派来了捷列扎。她是一个善良温和的女人，沉默寡言。可是我们的女房东简直是狠心肠。她逼着她干活，把她当做破抹布似的。

唉，我落到一个什么样的贫民窟里来了，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唉，这也称是个住人的地方。以前我的生活像个隐士，您自己知道，安定、清静，屋子里要是有个苍蝇在飞都听得见。可这里却尽是吵嚷、叫喊，嘈杂！不过，您还不知道，这里的布局是怎样的。您可以大致想象一下：一条长过道，黑魆魆的，又很肮脏。过道的右边是一堵没有门窗的墙，左边是门挨着门，完全像旅馆里的客房，连成一排。这些就是出租的房间，每个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一个房间里住两个或三个人。至于秩序嘛，您就别问啦——简直是挪亚的方舟①！不过，住的似乎都是好人，都是那么有教养，有学问。有一个文官（他不知在哪个文学部门里工作），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谈到荷马，谈到布拉姆别乌斯②，还谈到形形色色的作家，什么都谈，真是个聪明人！这儿还住着两个军官，他们总在打

① 典出《旧约全书·创世记》，第6～7章。洪水时挪亚为了救他的一家和许多动物而造的大木船。这里比喻寓所的秩序杂乱。

② 布拉姆别乌斯（1800—1858），俄国作家奥·伊·先科夫斯基的笔名。19世纪30—40年代《读者文库》的编辑。

牌。还住着一个海军准尉，一个英国教师。别忙，我要让您乐一乐，小宝贝，下次写信我要用讽刺的语调描写他们，也就是详详细细地描写他们本来的面目。我们的女房东是个非常矮小的、邋遢的小老太婆，整天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整天大声训斥捷列扎。我住在厨房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这样：厨房旁边有一间屋子（需要告诉您，我们的厨房又干净，又亮堂，非常好），一间不大的小屋，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角落……还不如说，厨房很大，有三扇窗，顺着厨房的墙我有一道隔板，这样就又隔出一间屋子，一间额外的屋子，一切都宽敞舒适，还有一扇窗，样样俱全，总之，一切都很方便。您看，这就是我的小窝。是啊，小宝贝，您别以为这里面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您会说，哦，原来是个厨房！——是啊，我的确是住在这间厨房里的隔断后面，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我单独生活，跟谁都不沾边，对对付付地生活，悄悄地生活。我给自己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五斗橱，两把椅子，还挂了圣像。的确，有更好的寓所，也许有的要好得多，不过主要的是方便，要知道这一切我都是图个方便，您别以为我是为了什么别的原因。您的小窗户就在对面，隔一个院子，而且院子又窄，您走过的时候我就能看见您——这一切使我这个苦命人觉得快活些，而且花的钱也少些。我们这儿最末等的房间，包括伙食在内，要收三十五个纸卢布，我可出不起！而我住的地方只收七个纸卢布，伙食五个银卢布：一共二十四个半纸卢布①，而以前都要付整整三十个卢布，因此我就要节衣缩食，以前我不能总喝茶，而现在我可以省下钱来又喝茶又放糖了。您知道吗，我的亲人，

① 在当时，一个纸卢布等于二十七个银戈比，一个银卢布等于三个半纸卢布。

不喝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这儿的人个个都很宽裕，所以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您喝茶是为了别人，瓦连卡，为了面子，为了派头；其实对我都一个样，我不在乎这些。您想，零用钱总要有些——比方，买双靴子啦，添件衣服啦——还能剩下许多吗？我的薪水就都花光了。我并不是抱怨，我很知足。薪水是够花的。几年来一直够花，有时还有奖金。好啦，再见吧，我的小天使。我买了两盆凤仙花和天竺葵，不贵。您或许也喜欢木犀草吧？木犀草也有，您写信告诉我好了；您知道吗，一切都要写得尽量地详细。可是，您别瞎想，小宝贝，也别怀疑我为什么租下这么一间屋子。不，这完全是图方便，只是为了方便我才这么做的。要知道，小宝贝，我在存钱，我把钱积蓄起来；我已经有些钱了。您别看我这个人那么纤弱，好像苍蝇一扇翅膀就能把我拍倒似的。不，小宝贝，我这个人很精明。我的性格完全像一个极其坚强、坦然自若的人所有的那样。再见吧，我的小天使！我没完没了地差不多给您写了两张纸，可是我早就该去上班了。我吻您的小手指，小宝贝。

永远是您的最诚挚的仆人和最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4月8日

我请求您一件事：尽量详尽地给我写回信，我的小天使。随信给您送上一磅糖果，瓦连卡，您就随便吃点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对我有意见。好吧，那就再见吧，小宝贝。

又及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您知道吗，看来我非得跟您大吵一架不可了。我向您发誓，善良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接受您的礼物甚至使我难受。我知道这些礼物要花您多少钱，您自己要节衣缩食，备受艰苦。我对您说过多少次，我什么也不需要，绝对不需要，就连以前您给我的许许多多的恩惠我都无法报答。那为什么还要送我这些盆花呢？好吧，凤仙花倒还没有什么，何必要买天竺葵？我只是不留意随便说了一句，比方说，谈到天竺葵，您马上就去买来了，这一定很贵吧？这花是多么美呀！大红的小十字花瓣。这么漂亮的天竺葵您是在哪里买到的？我把它放在窗台当中最显眼的地方，我在地上放了一条长凳，长凳上还放了些别的花；但愿有一天我自己能有好多钱就好了！费奥多拉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我们屋子里简直像天堂，又干净，又明亮！那么，送糖果又是为什么呢？真的，从您的信里我马上猜到您的心情有些不正常，又是天堂，又是春天，又是飘着香味，又是小鸟啾鸣。"这是什么，"我心里想，"这不就是诗吗？"真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信里就差没有做诗了！又是温柔的感受，又是玫瑰色的幻想——里面样样都有！关于窗帘，我根本没有去想过，大概是在我搬花盆的时候它自己挂上去的；您看就是这样！

唉，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不管您怎么说，不管您怎么计算您的进项来骗我，来证明您的收入完完全全都花在您一个人身上，但是您瞒不了我，丝毫也瞒不了。显然，您为我省吃俭用。比方说，您怎么会忽然想出来租这样的寓所？是啊，他们吵得您不得安宁；您住得又挤又不舒服。您喜欢安静，可是您那儿四周什么样的声音没有啊！照您的薪水来说，您是蛮可以住得好得多的。费奥多拉说，您以前住的地方跟现在住的

好得没法比。难道您就愿意这样在陌生人当中租一个小角落，在孤独和贫困中，没有欢乐，听不到亲切友好的话，度过终生吗？唉，好朋友，我是多么怜惜您哪！您至少要爱护自己的身体，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说您的视力不好，那就别在烛光下写字了；何必还要抄写呢？您不这么做，您的长官一定也知道您是工作勤恳的。

我再一次恳求您，别为我花那么多的钱。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自己也并不宽裕……今天早上我起来也很开心。我觉得心情舒畅，费奥多拉早已在干活，她还给我也找到了活干。我非常高兴；我只出去买了丝线，回来就干起活来。整个早上我心里是那么轻松，我是那么开心！可是现在又尽是阴郁的念头和忧伤，心里苦闷极了。

唉，我的前途如何，我的命运将是怎样的！痛苦的是我处在这样一种一切都情况不明的处境，我没有前途，我根本无法预测我将来会怎么样。回首往日也是可怕的。那全是些令人伤心的事，一回忆起来我的心就碎成两半。我永远要怨恨那些毁了我的恶人！

天渐渐黑了。该干活了。我本来有好多事要写信告诉您，可是没有工夫，我该干活了。需要快些写。当然，写信是一件好事，心里就不那么憋闷。可是您自己为什么从来不到我们这儿来呢？这是为什么，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要知道，现在您住得那么近，况且有时您总能抽出点儿空来。请来吧！我见到你们的捷列扎了。她好像是那么病病歪歪的；我可怜她，给了她二十个戈比。是啊，我差点儿忘记，您写信一定要尽量详细地把您的生活情况通通告诉我。您周围都是些什么人，您跟他们和睦相处吗？我非常想要知道这一切。记住，一定要写！今天我要特地把窗帘的一角卷起来。您要早些睡；昨晚直

到半夜我都看见您屋里有灯光。好啦，再见吧。今天我又是苦闷，又是寂寞，又是烦恼。看来这一天就是这样！再见。

您的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4月8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是啊，小宝贝，是啊，我的亲人，没想到我不幸的命运竟会碰上这一天！是啊，您拿我这个老头子开玩笑，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不过，这怪我自己，完全怪我。不该到了老年只剩下一绺头发还来谈什么爱情和叫人费解的话……我还要说，小宝贝，有时候人是奇怪的，非常奇怪。唉，我的圣徒哇！你开始在讲什么，马上就不知扯到哪里去了！那会怎么样呢，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根本什么结论也不会有，只会弄得废话连篇，使我只好求老天保佑了！小宝贝，我没有生气，只是回想起这一切心里很懊恼，因为我给您写的信是那么含糊、愚蠢而又令人懊恼。今天我穿着整齐，得意扬扬地去上班，满心高兴。心里无缘无故地感到像过节似的，真是快活！我尽心地动手抄起文件来——可是结果如何呢？后来我朝四周看了一眼，发现一切还是依旧——还是那么灰暗，还是那些墨水渍，还是那些桌子和公文，我还是原来的我，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那我怎么会写起诗来的呢？这一切是怎么搞的？这是因为太阳一露脸，天空就变成湛蓝的！是因为这个吗？可是那是什么香味，其实我们院子里窗底下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想来这都是我一时迷糊才觉得如此的，要知道一个人有时在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会迷失方向，会胡言乱语起来。这无非是因为

他心里愚蠢的热情太多，而不是由于别的什么。我不是走回家的，而是一步一挨地回去的；我的脑袋无缘无故地痛得要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概是我的背部受了风)。春天的来临使我满心喜悦，我像个傻瓜似的穿着单薄的大衣出去。可是您误解了我的感情，我的亲人！您把我的真情的流露完全理解到另一方面去了。鼓舞着我的是父爱，那完全是纯洁的父爱，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看到您的令人心酸的孤苦无告的处境，所以我才代替了您亲爹的地位；这话我是从心坎里，从一颗纯洁的心里，像亲属那样说出来的。不管怎样，我虽说只是您的一个远亲，照俗语所说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可总算是个亲戚，而现在就是您最近的亲戚和保护人，因为在您最有权利去寻求庇护和援助的地方，您找到的却是不讲信义和欺侮。至于写诗的事我要对您说，小宝贝，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再来练习写诗，未免太不自量力了。诗是胡说八道！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们还为了写诗而挨鞭子抽呢……就是这么回事，我的亲人。

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您给我的信里为什么要说到舒适啦，安静啦，各种各样的事呢？我的小宝贝，我不是个好抱怨的人，也不是个爱挑剔的人，我从来没有住过比现在更好的地方，为什么老都老了反而会挑剔起来？我吃饱穿暖，也有鞋穿；我们怎么还能有什么奢望呢？我不是伯爵世家！我父亲不是贵族出身。按收入，他和他全家过的日子比我还穷。我为人并不娇气！不过，如果说老实话，那我原来住的地方一切都比这儿好得没法比：比较自由自在，小宝贝。当然。现在我住的地方也不错，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较快活，还可以说，多些变化。我对这些毫无意见，不过我还是舍不得原来的地方。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上了岁数的人，习惯了旧的东西，就像习惯

亲近的东西一样。您知道，原来的住处是那么小；墙嘛……那有什么可说的！墙就跟所有的墙一样，问题不在于墙，而是回忆我的一切往事总是勾起我的愁肠……真是怪事，过去是痛苦的，然而回忆往事似乎又是愉快的。甚至那坏的事，有时使我不愉快的事，在回忆中不知怎么坏的方面消失了，以诱人的形象呈现在我的想象之中。那时候，我们，我和我的女房东，一位故去的老太太，过着平静的生活，瓦连卡。甚至现在想起我的那位老太太心里还很难受。她是个好人，收我的房租不贵。她总是用一尺长的织针把各种碎布条织成被子，她专干这个。我跟她共用灯火，所以我们就在一张桌子上干活。她有个小孙女叫玛莎——我记得她还是个娃娃——现在该是十三岁左右的小姑娘了。她是个淘气包，高高兴兴的，总是逗我们笑；我们三个就这样生活。在漫长的冬天夜晚，我们常常围着圆桌坐下来喝茶，然后就动手工作。老太太为了给玛莎解闷，也为了不让淘气包淘气，常常就讲起故事来。那些故事多么好听啊！不光是孩子，就连明白事理的聪明人也会听得出神。可不是吗！我自己常常就抽起烟斗听出了神，把工作都忘了。那个孩子，我们的小淘气呢，就思考起来，用小手托着粉红色的小脸蛋，张开漂亮的小嘴巴；故事要是有些可怕，她就蜷缩起来，紧紧地靠在老太太身上。我们真喜欢瞧着她，竟然看不到蜡烛结了烛花，也听不见外面有时暴风雪肆虐，狂风怒号了。我们生活得真好，瓦连卡；我们就这样在一块儿差不多度过了二十个年头。可是我在这儿啰啰唆唆说些什么呀！您也许不喜欢这样的话题，而我回忆起来也并不那么轻松，特别是现在：天渐渐暗下来，捷列扎忙着干什么，我头痛，背也微微有些痛，而且我的思想也那么怪，仿佛它们也在痛似的，今天我心里闷闷不乐，瓦连卡！我的亲人，您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到您那

里去？我的亲人，人们会说什么？这要穿过院子，我们这里的人会注意，会打听——会议论纷纷，说三道四，把原来的意思完全误会了。不，我的小天使，我还是明天做晚祷的时候跟您见面的好：这样比较合适，对我们俩都没有坏处。小宝贝，不要因为我给您写了这样一封信而见怪；我重读了一遍，看出来一切都写得乱七八糟。瓦连卡，我是个没有学问的老人，从年轻时候起就没有把书念好，即使现在再从头学起，脑子里什么也学不进去了。我承认，小宝贝，我不善于描写；无须别人指出来、嘲笑我，我也知道。如果我想写点儿什么别出心裁的东西，就会废话连篇。今天我看见您在窗前，看见您在放窗帘。再见，再见，上帝保佑您！再见，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您的无私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4月8日

我的亲人，我现在不打算写讽刺任何人的东西了。小宝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我太老了，不该再无缘无故地咧着嘴去挖苦别人了！而且人们也会笑话我的，俄国有句谚语：谁给别人挖坑，他自己……也会掉进去。

又及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唉，我的朋友和恩人，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那么忧伤，那么任性，难道您不觉得难为情吗？难道您见怪了吗？

唉，我常常说话不谨慎，但是没有料到您竟把我的话当做讽刺的玩笑。请您放心，我决不敢拿您的年龄和您的性格开玩笑。这一切都怪我的轻率，尤其是因为我非常寂寞，由于寂寞什么事不会发生呢。我还以为您自己想在信里说说笑笑呢。当我看到您对我不满，我心里非常难受。不，我的好朋友和恩人，假如您怀疑我对您没有感情，不知感激，那您就错了。您为我做的一切，您保护我不受恶人欺侮，不受他们迫害和仇恨，我心里都是感激不尽的。我要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如果我的祷告能得到上帝垂听，您就会幸福了。

今天我觉得身体很不好。我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冷。费奥多拉非常为我担心。您不该不好意思到我们这里来，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这关别人的什么事。咱们是熟人，这不就完了吗！……再见，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现在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而且也不能写了：我不舒服得厉害。再一次请求您不要生我的气，请您相信，我是永远尊敬您、热爱您的。

有幸做您最忠实和最恭顺的仆人

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4月9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啊，我的小宝贝，您这是怎么啦！要知道，每一次您都把我吓得要死。我每封信里都要您保重身体，衣服要穿暖和，天气不好不要出门，各方面都要多加小心，可是您呢，我的小天使，就是不听我的话。唉，我亲爱的，您简直就像个小娃娃！要知道您身体虚弱，弱得像一根麦秆，这我是知道的。稍微刮

点儿小风，您就病了。所以您要小心，自己尽量照顾自己，避免发生危险，别让您的朋友们痛苦和忧伤。

小宝贝，您表示愿意知道我的生活情况和我周围一切的详细情况。我乐意赶快来满足您的愿望，我的亲人。我先从头讲起，小宝贝，这样可以有条不紊。首先，在我们这所房子里，前门进口的那些楼梯都平平常常，而正门的楼梯却特别清洁、明亮、宽阔，全部是生铁和红木做的。可是后楼梯那就请您别问了：螺旋形的，潮湿、肮脏，楼梯板都裂了缝，墙上都是油腻，手一碰上去就粘住了。每个楼梯口的平台上都放着箱子、椅子和破橱，到处挂着破布，窗玻璃都打破了，还有小钵头里盛着不干不净的脏东西，垃圾啦、蛋壳啦、鱼泡啦；气味难闻……总之是不好。

我已经给您描写过房间的布局，这个布局，没得可说，很方便，这是真的，可是待在里面感到憋气，就是说，并不是有臭味，如果可以这么说，是有一股腐烂的、强烈的甜味。第一次闻到，给人的印象不好，不过这倒没有什么，你只要在我们这儿待上两分钟，味道就没有了，你也不觉得它是怎么会没有的，因为你自己身上似乎也有些难闻的气味，衣服上有气味，手上有气味，样样东西上都有气味，——于是，你渐渐就闻惯了。我们这儿养的黄雀总养不活。海军准尉已经买第五只了——鸟儿在我们的空气里活不下去，就是这样。我们的厨房很大，宽敞、明亮。每天早上的确有些烟气腾腾，大伙儿煎鱼啦，煎牛肉啦，而且到处泼水，弄得湿漉漉的，而到了晚上这儿却成了天堂。我们厨房里的绳子上永远挂满了旧的内衣，我的房间离得不远，几乎就连着厨房，所以内衣上发出来的气味使我感到有些不舒服；不过这没有关系，过过就会习惯的。

从一清早起，瓦连卡，我们这里就开始乱哄哄的，人们起

床，来回走动，发出咚咚的响声——这是该起床的都起来了，有的要去上班或是要办自己的事；大伙儿都开始喝茶。我们这儿的茶炊大部分是女房东的，不多，所以我们大伙都轮流着用，谁要是不按次序拿去沏茶，他马上就要挨训。像我第一次就拿错了，就……不过，去写它干嘛！我马上跟所有的人都认识了。跟海军准尉第一个认识。他为人非常坦率，什么都讲给我听：讲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讲他的嫁给图拉省的一个陪审员的妹妹，还讲喀琅施塔得[①]。他答应在各方面照顾我，并且立刻邀请我到他那儿去喝茶。我在我们这儿平时人们打牌的那间屋子里找到了他。在那里他们给我茶喝，一定要我跟他们一起赌钱。他们是不是取笑我，我不知道；不过他们自己是通宵达旦地赌，我进去时他们也在打牌。粉笔、纸牌，满屋里烟雾腾腾，刺激眼睛。我没有打牌，他们立刻就说我是在发空论。在这之后就一直没有人理我；不过老实说，这倒使我高兴。现在我不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是在狂赌，纯粹是狂赌！在文学部门工作的那个文官那里，晚上也常有聚会。是啊，他那里很好，简单，质朴，循规蹈矩，一切都很高雅。

好吧，瓦连卡，我顺便再告诉您，我们的女房东是个坏透了的女人，而且是个地道的恶婆娘。捷列扎您是见过的。实际上她像个什么？她瘦得像一只褪了毛的、皮包骨头的小鸡。这所房子里一共只有两个仆人：捷列扎和女房东的男仆

---

①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位于芬兰湾科特林岛。彼得一世时为彼得堡的海防要塞，建于1703年。18世纪20年代起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

法尔多尼[①]。我不知道，也许他还有别的什么名字，不过人家叫他这个名字他就答应，大伙儿也都这样叫他。他红头发，是个什么芬兰人，独眼，翘鼻子，是个大老粗，成天跟捷列扎吵架，差点儿没打起来。总之，我在这里过得并不太好……夜里要想大伙儿一下子全都入睡，安静下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总是坐在什么地方打牌，有时还干那种说起来都丢人的事。现在我总算习惯了，可是我奇怪，有家室的人在这种乌七八糟的地方怎么住得下去。有一家穷人，全家向我们女房东租了一间屋子，只是跟别的房间不挨在一起，而是在另一边，在单另的角落里。这是些多么老实的人哪！任何人都没有听到一点儿有关他们的事。他们住一间小屋，里面用隔断隔开。他是一个失业的文官，七年前不知为什么被开除。他姓戈尔什科夫，满头灰白头发，个子矮小，穿的衣服上那么多的油腻，那么褴褛，叫人看着都难受，比我穿的要差多了！他是那么可怜，那么瘦弱（我们有时在过道里遇见）；他的膝盖发抖，双手发抖，头也发抖，大概是有病，至于是什么病，那只有天晓得。他胆小怕羞，怕所有的人，走路老挨着边。我有时也怕羞，可是此人比我更厉害。他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跟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也是那么瘦弱。妻子当年一定非常漂亮。现在也还看得出来；可怜她，穿得破烂不堪。我听说，他们欠女房东的钱，她对他们也不太客气。我还听说，戈尔什科夫本人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因此而丢掉了职位……是不是打官司，有没有受审判，还是受过什么侦讯，我已经无

---

① 捷列扎和法尔多尼是法国作家莱昂纳尔（1744—1793）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流行的感伤主义小说《捷列扎和法尔多尼，又名两个恋人的书信》(1783）中一对不幸的恋人的名字。——俄编注

法准确地告诉您。他们穷，主啊，我的上帝，是真穷！他们屋里永远是静悄悄的，安安静静的，就像里面没有人住似的。就连孩子们的声音也听不见。至于孩子们蹦蹦跳跳、游耍玩乐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其实是一种不好的征兆。有一天晚上我碰巧走过他们房门口，这时整座房子似乎有些异乎寻常地安静。我听见一阵啜泣声，接着是低语声，接着又是啜泣声，好像他们在哭，可是声音是那么轻，那么悲伤，我的心都碎了。后来，我整夜都念念不忘这些可怜的人，使我没能睡好。

好吧，再见吧，我最亲爱的好朋友，瓦连卡！我尽我所能给您描写了一切。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您。为了您，我的亲人，我的心情苦恼极了。因为，我的宝贝，我知道您没有御寒的大衣。彼得堡的春天哪，又是刮风，又是小雨夹雪，真是要我的命，瓦连卡！这么令人心旷神怡的天气①，但愿老天保佑我不受它影响。宝贝儿，我写得这样，您可别见笑，没有文采，一点儿文采都没有，瓦连卡。哪怕有一点儿也好！我是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无非是想写点儿什么让您高兴高兴。是啊，要是我以前学过点儿什么，情况就不同了；可是我学了些什么呀？穷得只能勉强学一点儿。

您永久的、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4月12日

① 原意是指寂静、美好的天气，这里用做反话。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今天我遇到了我的表妹萨莎！真可怕！可怜的她也快毁了！我也听别人说过，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一直在打听我。她似乎要永远不停地跟踪我。她说她要饶恕我，忘掉过去的一切，还说一定要亲自来看望我。她说您压根不是我的亲戚，说她才是我更近的亲戚，说您根本没有资格跟我们攀上亲戚关系，说我靠您的周济，靠您养活是可耻的，丢脸的……她说我忘记了她的慷慨款待，说她把我和妈妈或许是从快要饿死的情况下救出来，说她供给我们吃喝，两年半以上的时间在我们身上花费了许多钱，这还不算，而且不要我们还她的债。就连妈妈她都不肯宽恕！要是可怜的妈妈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我就好啦！上帝看见的！……安娜·费奥多罗芙娜说，我因为太笨，才不会保住自己的幸福，说是她亲自把我引上幸福的道路，其他的事情一概怨不得她，是我自己不会、或许是不愿意维护自己的名誉。那么，这到底怨谁呢，伟大的上帝！她说贝科夫先生是完全对的，他不肯随便娶一个女人，她……何必去写它！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真叫人难受，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怎么啦。我哆嗦，流泪，痛哭；我写这封信给您花了两个小时。我原来想，她至少会意识到她对不起我的地方，可是现在瞧她这副模样！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别担心，我的朋友，唯一关心我的人！费奥多拉总爱夸大，其实我没有病。我只是昨天到沃尔科沃① 去给妈妈做安魂礼拜的时候有些着凉。您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我不是一个劲儿请求您的吗？唉，可怜的，我可怜的妈妈，如果你能从棺材里站起来，

---

① 彼得堡城内的墓地。

如果你能知道，如果你能看到他们是如何待我就好了！……

瓦·多·

4月25日

我亲爱的瓦连卡！

给您送去一点儿葡萄，我的心肝；据说病体正在恢复的人吃了有好处，而且医生也推荐说吃了可以解渴，那就单为解渴吃吧。前几天您想要点儿玫瑰花，小宝贝，所以我这就给您送去。您的胃口好吗，我的心肝？这是主要的。不过，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我们的倒霉的事情也要完全结束。我们真感谢上苍！至于书，我目前无处去找。据说这儿有一本好书，写得文体极为典雅；据说很好，我自己没有读过，可是这儿的人都极口称赞。我要借来给自己看看；他们答应给送来。只是不知您要不要看？您在这方面很挑剔，很难配您的口味，这我是了解您的，我亲爱的。您大概需要的都是诗啦、叹息啦、爱情啦，——好吧，我要弄些诗来，样样都弄来；那儿有一个手抄本。

我的日子过得很好。小宝贝，请不要为我担心。至于费奥多拉对您说我怎么怎么不好，那都是瞎说；您得跟她说，她尽撒谎，一定得跟她说，这个搬弄是非的女人！……我根本没有卖掉我的新制服，而且为什么，您自己想想看，我为什么要卖呢？这不，听说就要给我发四十个银卢布的奖金了，那我为什么要卖呢？小宝贝，您别担心；她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这个费奥多拉，她老是疑神疑鬼。我亲爱的，我们的日子要好过了。只要您，小天使，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

一天天好起来，别让我这个老头子心里难受。是谁对您说我瘦了？造谣，又是造谣！我身体健康，发胖了，胖得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吃得饱饱的，心满意足，但愿您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再见吧，我的小天使；我吻您的每个小手指。

您永远的、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5月20日

唉，我的宝贝，您怎么又写起这种话来？……您瞎说些什么呀！我怎么能常上您那儿去，小宝贝，怎么能呢？我倒要问您，除非趁天黑的时候去，可是现在这种时候，几乎没有黑夜。[1] 我的宝贝，小天使，其实，在您生病，在您昏迷不醒的时候，我差不多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可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这些事我是怎么办得到的，但是后来我就不再去了；因为有人开始好奇，问长问短了。即使我不再去，这儿已经有些流言飞语。我信任捷列扎，她是不爱多嘴的。可是您自己想想看，小宝贝，要是我们的事都被他们知道，那会怎么样？那时候他们会怎么想，怎么说呢？因此您要克制自己，小宝贝，等您身体好了再说；然后我们再到外面找个рандеву[2] 的地方。

又及

---

① 5月底在彼得堡是白夜的时期。——俄编注

② 法语 rendez-vous 的音译，意为：约会。

最亲爱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为了报答您对我的种种关切和操心，为了报答您对我的种种爱护，我非常想做一点儿让您中意、让您高兴的事，最后我决定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翻我的五斗橱，找出了我的笔记本，现在我就把它送给您。这还是我从我一生中幸福的时候开始写的。您常常怀着好奇心询问我以前的生活，问起我的妈妈，问起波克罗夫斯基[①]，问起我寄居在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家里的情况，最后，还问起我不久前的不幸遭遇。您是那么迫切地希望读到这个笔记本，上帝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出在那上面记下我生活中的某些瞬间，我不怀疑我送给您的这件东西会给您带来极大的快乐。重读它不知怎么使我感到有些忧伤。我觉得，从我在这个本子上写完最后一行的那时起，我已经老了一倍。这一切是在不同的时候写成的。再见，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现在我感到非常寂寞无聊，常常失眠。要恢复健康是非常寂寞难熬的！

瓦·多·

6月1日

## I

我爸爸去世的那年我才十四岁。我的童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它不是在这儿开始，而是在离这儿很远的一个省里，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的。爸爸是T省П公爵的大庄园

① 指下文即将谈到的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

上的管家。我们住在公爵的一个村子里，过着安静的、悄悄的、幸福的生活……那时我是个那么爱欢蹦乱跳的小不点儿，成天什么也不干，尽在田野上、小树林里、花园里乱跑，谁也不来管我。爸爸不停地忙着工作，妈妈忙于家务，没有人教我识字念书，这倒使我很高兴。常常，一清早我就跑到池塘那里去，或是跑到小树林里，或是跑到割草场上，或是跑到割麦人那里去——太阳晒也好，自己跑到村外我不认得的地方去也好，身上被灌木剐伤，衣服被撕破也好，都没有关系，——事后回到家里挨骂，我根本无所谓。

我觉得，如果我能一辈子不离开那个村子，在一个地方住下去，我一定会十分幸福。然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我们迁居到彼得堡时我才十二岁。唉，回想起我们凄凄惨惨地准备上路的情景，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当我向跟我是那么亲切的一切告别的时候，我哭得多么伤心。我记得我扑上去搂住爸爸的脖子，含泪恳求他在村里哪怕稍微再多待几天也好。爸爸大声骂我，妈妈直流泪；她说需要这么做，迫于形势非走不可。П老公爵死了。他的继承人把爸爸解雇。爸爸有一点儿钱放在彼得堡的某些私人手里周转。他希望使自己的境况有所好转，认为必须亲自到这儿来。这些都是后来我从妈妈那里知道的。在这儿我们定居在彼得堡城郊，在一个地方一直住到爸爸去世。

要我习惯新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哪！我们是秋天搬到彼得堡的。我们离开村子的那天，天气是那么晴朗、温暖、明亮；农活都干完了；打谷场上大垛大垛的庄稼堆积如山，聚集了成群的唧唧喳喳的鸟儿；一切都是那么明朗欢快。而在这里，我们一进城就碰上下雨，秋天潮湿的迷雾，天气恶劣，泥泞不堪，一群陌生的新面孔，都是些不好客的、不满的、怒气冲冲的。

我们凑合着安顿下来。我记得，我们大伙儿都是乱哄哄的，忙忙碌碌地安顿好新家。爸爸老不在家，妈妈没有一刻安闲的时候——大伙儿完全把我忘了。在我们的新居里过了第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哇！我们的窗户对着一道黄栅栏。街上总是到处泥泞，行人稀少，大伙儿都把衣服裹得严严实实，都那么怕冷。

我们家里成天都非常忧伤寂寞。我们几乎没有亲友。爸爸跟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不来往（他欠她钱），经常上门的都是来办交涉的。他们来了照例要争吵、叫骂、大喊大叫。每次这些人来访之后爸爸就变得那么爱发牢骚、发脾气，总是一连几个钟头在屋里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跟谁一句话也不说。碰到这种时候，妈妈也不敢跟他说话，只好一声不吭。我就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书，乖乖地、静悄悄地，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来到彼得堡三个月之后，我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起初待在生人中间我是多么忧伤啊！一切都是那么冷漠阴沉，女教师们那么爱大声叫嚷，姑娘们那么爱嘲笑人，而我却是那么腼腆。多么严格，多么苛求！样样事情都有规定的钟点，公共的伙食、枯燥乏味的教师，开头这一切使我痛苦到极点。我在那儿夜里不能入睡。我常常整夜流泪，那寂寞的、寒冷的长夜。常常，晚上大家都在温习功课或是学习，我却在埋头读法语会话或是念俄语生字，一动都不敢动，心里却总是在思念我们的家，想爸爸，想妈妈，想我的老保姆，想保姆讲的故事……唉，真叫人伤心！就连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东西，我回忆起来都是愉快的。我不住地想啊想啊：想我现在要是待在家里有多么好哇！我会坐在我们的小屋里，跟我的亲人坐在茶炊旁边，那么温暖，那么亲切，那么熟悉。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搂抱妈妈！我想啊想啊，不禁伤心得悄悄地哭起

来，我硬把眼泪往肚里咽，生字也就记不住了。因为我没有把明天的功课背熟，就整夜梦见老师、外语女教师和同学们，整夜做梦背功课，可是到了第二天还是什么都不会。她们罚我跪，一天只给我吃一顿饭。我是那么闷闷不乐，孤单寂寞。起初，我一念功课，同学们就都嘲笑我，逗弄我，跟我打岔，我们排队去吃饭或是喝茶的时候，她们就拧我，平白无故地就向女教师告我的状。可是星期六晚上保姆来接我的时候，我总是欣喜欲狂地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给我穿好衣服，把我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她总跟不上我，我呢，老是跟她讲个没完，把什么都讲给她听。回到家里我是那么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紧紧搂抱我的亲人，好像有十年没有见面似的。接着就谈啊，讲啊，瞎聊啊；向所有的人问好，我又是笑，又是乐，又是跑，又是蹦蹦跳跳。然后跟爸爸谈起正经事儿，谈到学习，谈到我们的老师，谈到法语，谈到洛蒙德的语法[①]，——我们大家都是那么开心，那么惬意。就连现在回忆起这些时刻来我都感到快活。我拼命用功学习来让爸爸高兴。我看得出，他把最后一文钱都花在我身上，上帝知道，他自己是在怎样挣扎。他一天一天的变得越来越忧郁、不满、爱发火。他的脾气完全变坏了：事情不顺手，欠了一大堆的债。妈妈常常连哭都不敢哭，话也不敢说，生怕惹爸爸生气；她变得那么病病歪歪，一天天瘦下去，还咳嗽得厉害。我从寄宿学校回来，看到的总是那些愁眉苦脸。妈妈悄悄地流泪，爸爸发脾气，开始了指责和非难。爸爸开始说我没有给他丝毫快乐和丝毫安慰，说他们罄其所有都花在我身上，可是我直到如今还不会讲法语。总而言

① 洛蒙德编的《法语语法全书》，1831年出版。有早期的几种俄文版。——俄编注

之，一切失败、一切不幸，一切的一切，全都怪罪我和妈妈。可是他怎么能折磨可怜的妈妈呢？我常常看着她，我的心都要碎了：她的面颊凹下去，眼睛眍进去，脸上泛着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潮红。我挨的骂最多。开头总是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弄到后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我常常都弄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什么都怪罪到了！……真是一无是处！又是提到法语，又说我是个大笨蛋，又说我们寄宿学校的校长是个懒惰的蠢婆娘；说她不关心我们的道德品质，说爸爸至今没有能给自己找到工作，说洛蒙德的语法书糟透了，扎波尔斯基①的要好得多，说在我身上白扔了好多钱，说我显然是个冷酷无情的姑娘。总而言之，可怜的我尽管拼命努力复习法语会话和生字。可是什么事都怪我，什么事都要由我负责！这根本不是因为爸爸不爱我，其实他是非常疼爱我和妈妈的。只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操心、忧虑、失败把可怜的爸爸的身体折磨得快垮了：他变得多疑、容易发火，常常近于绝望，他开始不在意自己的健康，着了凉，突然就病倒了，他没有痛苦多久就死去了，那么突如其来，那么猝然。这个打击让我们一连几天精神恍惚。妈妈整天发呆，我甚至怕她会发疯。爸爸刚死，债主们就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抵了债。我们把彼得堡城郊的那所小屋也卖了，那是爸爸在搬到彼得堡半年之后买的。我不知道其余的事是怎么解决的，可是我们自己落到了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安身之所、没有吃饭的地步。妈妈得了极为消耗体力的病，我们不能养活自己，没法

---

① 指 B. 扎波尔斯基 1817 年出版的《法语新教科书》。——俄编注

生活，面前是死路一条。那时我刚满十四岁。正当这时，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来看望我们。她总说她是个女地主，跟我们沾点亲。妈妈也说，她跟我们是亲戚，不过是远亲。爸爸生前她从来没有上我们家来过。她来时含着眼泪，说她非常同情我们，慰唁我们的损失和我们的贫困境遇。她还说，这都怪爸爸自己不好：说他过日子不是量力而行，好高骛远，过于自负。她表示愿意跟我们更亲近些，建议忘掉彼此之间不愉快的事；当妈妈声称从来没有对她怀有恶感的时候，她竟感动得落下泪来，领妈妈到教堂去追荐亲爱的（她这样称呼爸爸）。在这之后她就郑重其事地跟妈妈和好了。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先说了一大套开场白和事先声明，把我们的穷困处境、孤苦无告、没有希望、束手无策的情况大肆描绘一番之后，然后邀请我们，照她的说法，到她家里去安身。妈妈向她表示感谢，可是好半天做不出决定，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又决不可能做出别的安排，最后只好对安娜·费奥多罗芙娜说，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她的建议。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从彼得堡城郊搬到瓦西里耶夫岛[①] 的那个早晨。那是秋天一个晴朗、干燥、寒冷的早晨。妈妈哭了，我也非常伤心；我的心要碎了，心灵受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可怕的苦闷的折磨……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时刻呀。

…………

① 彼得堡的一个区。

## Ⅱ

起初，我们，就是我和妈妈，在我们的新居还没有住惯的时候，我们俩不知怎么觉得，住在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家里不知怎么又可怕又陌生。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住在六号大街她自己的房子里。这所房子里总共有五间正房。其中三间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和我的表妹萨莎住的，萨莎是个父母双亡的小孤女，从小由她抚养。再一间归我们住。最后，挨着我们还有一间屋子，住着一个穷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房客。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生活养尊处优，比想象的更为优裕；可是她的财产却令人无法猜测，她的事务也是如此。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总在操心劳神，一天乘车出出进进好几次。可是她在干些什么，惦记什么，为什么操心，这我怎么也猜不出来。她交游甚广，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总有客人来找她，天晓得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总是来办什么事，待上片刻就走。只要门铃一响，妈妈总带我回到我们的屋里去。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为此非常生妈妈的气，一再地强调说我们太傲慢，说我们傲慢得太过分，说我们还有什么可傲慢的，她一唠叨起来就是几个钟头。这些责备我们傲慢的话那时候我并不懂得。事实上我直到现在才晓得或是至少猜得出，当初妈妈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住到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家里来。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是个恶婆娘，她不断地折磨我们。她到底为什么要请我们住到她家里来，直到如今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起初她对我们还相当和气，可是她渐渐地看透了，我们实在是孤苦无告，无处可去，她真正的品格就暴露无遗了。后来她对我非常亲

热，亲热得简直太露骨了，甚至是讨好，而起初我跟妈妈却同样受苦。她时时刻刻数落我们，反反复复地大讲她对我们的恩惠。她把我们介绍给外人时，说是她的穷亲戚，是孤苦无告的孤儿寡母，而她是出于一片善心，出于基督的爱才收留了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每夹一口菜她都用眼睛盯着；要是我们不吃，那就又是麻烦：她说我们挑剔，叫我们别嫌弃，将就吃点吧，说比我们自己家里总要好些。她不断地骂爸爸，说他想出人头地，结果反而更糟，说他撇下妻子女儿去讨饭，说要不是有一位行善的、有基督精神和有怜悯心的亲戚，那只有上帝知道，或许我们会饿死在街头。她有什么说不出的！听她说这些话，与其说是痛苦，还不如说是反感。妈妈不住地哭，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糟，眼见得她憔悴下去，而且我们还要从早到晚干活，我们接一点儿针线活来做，这事让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很不高兴。她时时刻刻说，她家不开时装店。可是我们要穿衣服，要攒点儿钱以备不时之需，手里一定要有点儿钱。我们要存点儿钱以防万一，希望有一天能搬到别处去。可是妈妈为干活耗尽了最后的体力：她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疾病像虫子似的明显地在蛀蚀她的生命，把她拖进坟墓。这一切我都看到、感到，受尽痛苦，这一切都是在我眼前发生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每一天都跟前一天一样。我们过着静悄悄的日子，仿佛不是住在城里。安娜·费奥多罗芙娜逐渐充分地意识到她的威力，也就逐渐安静下来。其实，从来就没有人想要冒犯她。我们住的那间屋子跟她那半边中间隔着条过道，和我们并排的屋子里，我已经提到过，住着波克罗夫斯基。他教萨莎法语、德语、历史、地理——像安娜·费奥多罗芙娜说的那样，教各门学科，为此她为他提供膳宿。萨莎虽然调皮捣蛋，却是个很聪明伶俐的小姑娘，那时她十三岁。安

娜·费奥多罗芙娜跟妈妈说，如果我也能念书倒不错，因为我在寄宿学校里没有念完。妈妈欣然同意，于是我就跟萨莎一同在波克罗夫斯基那里读了整整一年的书。

波克罗夫斯基是个很穷、很穷的年轻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总去求学，我们只是由于习惯才叫他大学生。他过着俭朴、安定、安静的生活，那么静悄悄的，在我们屋里从来听不到他的声息。从外表上看，他的样子是那么怪，走路是那么不灵活，跟人寒暄是那么笨拙；说话古里古怪，起初我一看着他就忍不住要笑。萨莎不断地跟他搞恶作剧，特别是在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尤其因为他容易激动，总喜欢生气，为了一丁点儿小事就大发雷霆，训斥我们，对我们不满，常常课没有上完就怒冲冲地回自己的屋里去。他常常整天整天地坐在自己屋里看书。他藏书很多，全是些名贵的珍本。他还在别处教课，收一点儿学费，只要手里一有钱，他马上就去买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更了解,更接近了。他是个最善良、最可尊敬的人,是我遇见的人里面最好的一个人。妈妈十分尊敬他。后来他成了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当然,比不上妈妈。

起初，我这么个大姑娘，总跟着萨莎一块儿淘气，我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挖空心思地琢磨怎样惹他生气，让他发火。他生气的样子非常可笑，让我们觉得好玩极了（我现在连想起来都感到惭愧)。有一次我们差点儿把他气哭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轻声地说：“恶毒的孩子们”。我突然感到不好意思；我感到惭愧、痛苦，又觉得他可怜。我记得，我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眼睛里几乎是含着眼泪请求他不要激动，不要因为我们愚蠢的淘气而生气，可是他把书一合，没有给我们上完课就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整整一天我因为悔恨而痛苦。一想到我们这两个孩子竟用自己残酷的行为气得他几乎流泪，我简直无地自

容。足见我们是希望他流泪的，足见我们是要他流泪，足见是我们把他惹得万分恼火，足见我们是逼得他这个不幸的可怜的人想起他的苦命！懊伤、难受、悔恨使我整夜没有睡。据说，悔过能使人心情轻松，结果恰恰相反。我不知道，在我的痛苦之中怎么会又掺杂着自尊心。我不愿意他把我当做小孩子看待。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

打那天起我开始苦苦思索，千方百计要让波克罗夫斯基立刻改变他对我的看法。可是有时候我胆小怕羞。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什么事都下不了决心去做，只是一味地幻想（而且天晓得是什么样的幻想啊）。我只是不再跟萨莎一块儿淘气；他也不再对我们发脾气；但是我的自尊心觉得这还嫌不够。

现在，关于我所遇到的人里面一个最古怪、最有趣、最可怜的人我要说上几句。现在，恰恰在我的笔记本里的这个地方所以要讲到他，是因为直到这时候为止，我几乎从未注意过他。而现在有关波克罗夫斯基的一切突然对我变得有趣起来！

我们这所房子里有时出现一个小老头儿、穿得又脏又破，身材矮小，花白头发，行动笨拙蹒跚，总之，样子怪到极点。第一眼看见他，可能以为他似乎为了什么事情而感到不好意思，好像他在自惭形秽。因此他总是有些畏畏缩缩，有些装模作样、扭扭捏捏，看了他的那些举动和表情，人们几乎可以正确无误地得出结论，此人神经失常。他到我们这里来，总是站在穿堂的玻璃门边，不敢进屋。要是我们有谁——我或是萨莎，或是他知道的对他比较和气的仆人——他马上就招手让那人过去，还做出种种手势，直到你向他点头，叫他——这是暗号，表示家里没有外人，他要是愿意，可以进来，——这时老头儿才轻轻地把门打开，高兴地微笑着，愉快地搓着手，踮起脚尖一直走进波克罗夫斯基的屋里。这是他的父亲。

后来我才详细知道这个可怜的老头儿的全部身世。他曾在什么地方供过职，毫无能力，在机关里占一个最低下、最不足道的位置。他的第一个妻子（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母亲）死后，他动了再娶的念头，就娶了一个小市民。有了个新老婆，家里简直闹翻了天，谁也休想过安生日子；人人都得听她管。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那时还是个孩子，十岁光景。后妈对他恨之入骨。可是小波克罗夫斯基交上了好运。地主贝科夫认识文官波克罗夫斯基，曾是他的恩人，把孩子接过去抚养，还送他进了学校。他之所以关心他，是因为认识他故去的母亲。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受过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恩惠，由她做主嫁给了文官波克罗夫斯基。贝科夫先生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知己和好友，出于慷慨，他送给新娘五千卢布做陪嫁。这笔钱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这都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对我这么讲的。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本人从来不爱讲自己的家庭情况。听说他母亲长得非常好看，因此我觉得奇怪，她的婚姻怎么会那么不幸，嫁给个那么微不足道的人……她死的时候还很年轻，结婚后只过了四年。

小波克罗夫斯基从小学升入一所中学，后来又进了大学。贝科夫先生经常来彼得堡，继续接济他。波克罗夫斯基因为体弱多病不能继续上大学。贝科夫先生就把他介绍给安娜·费奥多罗芙娜，还亲自推荐他，这样，年轻的波克罗夫斯基就住在她家，由她管伙食，条件是教授萨莎她所需要的各门功课。

老波克罗夫斯基由于娶了个泼妇，痛苦得染上了不良的嗜好，几乎总是醉醺醺的。妻子老打他，把他赶到厨房里去睡，弄到后来，他对于挨打受气已经完全习惯，毫无怨言了。他还不太老，可是不良的嗜好几乎使他变糊涂了。只有对儿子的无限的爱才是人类高尚的感情留在他身上唯一的征状。据说，小

波克罗夫斯基长得跟死去的母亲一模一样。是不是对善良的前妻的回忆使这个垮掉的老人心里产生了对他的无限的爱？老人除了讲儿子以外，别的什么话都不会讲，每星期总要来看他两次。他不敢来得太勤，因为小波克罗夫斯基讨厌父亲的来访。在他所有的缺点之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缺点无疑是他不敬重父亲。不过老头儿有时也的确是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人。首先，他非常非常喜欢问这问那，其次，他尽说些最最无关紧要、最没有条理的话妨碍儿子工作，最后，他有时竟喝得醉醺醺的跑来。儿子渐渐地劝老头儿戒掉恶习，别再喜欢打听，别再唠叨个没完。最后弄得他样样都听儿子的话，把它奉做神谕，不经儿子的许可连口都不敢开。

可怜的老人对他的彼坚卡[①]（他这样叫他的儿子）总是赞不绝口，不知怎样喜欢才好。他来看儿子的时候，几乎总是带着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大概是由于不知道儿子会怎样接待他，平时他总是久久犹豫不决，不敢进去，如果碰上我在那儿，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向我问上二十分钟：彼坚卡怎么样？他身体好吗？他的心情到底怎么样？他是不是在做什么重要工作？他到底在忙什么？是在写作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就一个劲儿地鼓励他、安慰他，老人这才下决心进去，轻轻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先把头探进去，要是看见儿子没有生气，向他点头，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脱下大衣和帽子（他的帽子永远是皱皱巴巴，全是窟窿，帽檐脱落），全挂在钩子上。这一切他都做得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儿声音；然后小心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希望猜出他的彼坚卡的心情。要是老人看出儿子的心情稍

① 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名字彼得的小名。

微有些不好，他马上就从座位上站起身，解释说："我是顺路过来的，彼坚卡，我只待一分钟。我走了很远的路，路过这里，进来歇一会儿。"说完就默默地、温顺地拿了大衣和帽子，又悄悄地把门打开走出去，脸上还带着勉强的微笑，为了忍住心头沸腾的痛苦，不对儿子流露出来。

可是有时候儿子和颜悦色地接待父亲，老人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脸色，他的手势，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无一不流露出高兴。要是儿子开口跟他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微微欠起身子，轻轻地、诚惶诚恐地，几乎带着崇敬的神情来回答，总是极力说些最文雅的、也就是最可笑的话。可是他天生不善于辞令：他总是发慌、胆怯，不知道把手往哪里放，自己往哪里躲，说完之后，还要把回答过的话嘀咕好久，好像要纠正说过的话。要是碰上回答得很得体，老人就把身上收拾一下，整理整理背心、领带和燕尾服，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有时候，他鼓足勇气，放开胆子，居然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书架跟前，随便取下一本小书，甚至当场就读起来，也不管那是一本什么书。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装出一副毫不在乎和冷静的样子，似乎他一向可以擅自翻他儿子的书，好像他并不稀罕儿子的亲切似的。可是有一次却被我看到波克罗夫斯基不让他动书，这个可怜的人吓坏了。他手足无措，慌乱之中把书放倒了，后来他想纠正错误，把书倒过来，却又把切口朝外放了，他涨红了脸微笑着，不知道该怎样来纠正自己的过错。波克罗夫斯基的劝告使老人逐渐戒掉不良的嗜好，只要接连三次看见他来的时候神志清醒，下次他再来就在临走的时候给他二十五个戈比、五十个戈比或是更多些。有时还给他买双靴子、一条领带或是一件背心。老人穿上新添置的东西就骄傲得像只公鸡。有时他也来看我们，他带些做成公鸡形状的蜜糖

饼干和苹果给我和萨莎，老跟我们谈彼坚卡。他请求我们要用功学习，要听话，他说彼坚卡是个好儿子，模范儿子，还是个有学问的儿子。遇到这种时候他常常那么可笑地向我们眨眨左眼，那么滑稽地把嘴一撇，弄得我们忍不住要笑，开怀地哈哈大笑起来。妈妈非常喜欢他。可是老人恨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尽管在她面前他比水还安静，比草还要低下。

不久我就不再跟波克罗夫斯基上课。他仍旧把我看做是个小孩，是个爱蹦爱跳的小姑娘，跟萨莎一样。这使我非常苦恼，因为我已经在尽力痛改前非了。可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这让我越来越生气。除了上课，我几乎从来不跟波克罗夫斯基说话，而且也没法说。我总是脸红、发窘，然后懊恼得跑到一个角落里去流泪。

假如不是一个出奇的情况促使我们接近起来，我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有一天晚上，妈妈坐在安娜·费奥多罗芙娜那儿，我悄悄地走进了波克罗夫斯基的屋子。我知道他不在家，真的，我也不明白我怎么会忽然动了要到他屋里去的念头。直到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朝他屋里瞧过一眼，尽管我们住在他隔壁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一次我的心跳得厉害极了，简直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我怀着一种特别好奇的心情环顾四周。波克罗夫斯基的屋里陈设得极为简陋、凌乱。墙上钉着五条摆书的长搁板。桌上和几把椅子上都放着书。到处是书和纸！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怪念头，同时还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懊丧之感压倒了我。我觉得我的友情、我的一片爱心在他心目中都微不足道。他有学问，而我是愚蠢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书都没有读过，一本都没有读过……这时我羡慕地望了望快被书压断的长隔板。懊丧、烦恼和一种疯狂的心情控制了我。我要、而且立刻下决心要遍读他的书，一本不漏，还要尽快地读

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我想，要是我学会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才配得上做他的朋友。我跑到第一块隔板跟前，我没有停下来，就不假思索地随手抓起一本满是灰尘的旧书，我的脸又红又白，由于激动和害怕而发抖，我把这本偷来的书拿回去，决定夜里等妈妈睡着了在小灯下读它。

可是等我回到我们屋里，急忙把书翻开时，看到的却是一本很旧的、朽烂的、全被虫蛀了的拉丁文著作，这时我心里是多么懊丧啊！我抓紧时间回去。我刚要把书放回到隔板上，就听到走廊里有响声和不知什么人走近的脚步声。我着急了，心慌了，这本讨厌的书本来是紧紧地放在那排书当中，等我抽出一本，其余的就都自然而然地挤做一块儿，紧紧地靠拢来，现在再没有余地留给它们原先的伙伴了。我没有劲儿把书塞进去。可是我拼命地推那些书。支撑隔板的生锈的钉子竟然断了,好像故意等着这一刹那来断掉似的。隔板的一头很快地掉了下来。那些书带着响声撒了满地。门开了,波克罗夫斯基走了进来。

应当交代一下，他一向最恨别人乱动他的东西。谁要是碰他的书，那就活该倒霉！当那些大的、小的、各种开本、各种大小厚薄的书都从隔板上冲下来，飞到、跳到桌底下，椅子底下，弄得满屋子都是书的时候，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害怕。我想逃走，可是已经晚了。“完了，”我心里想，“完了！我完蛋了，我毁了！我胡闹，捣乱，像个十岁的孩子；我是个愚蠢的小女孩，我是个大笨蛋!!”波克罗夫斯基大发脾气。“唉，这几时才能算完!”他大嚷起来，“唉，您这么胡来不觉得丢脸吗？……您什么时候才能放老实些?”说着自己就跑过去捡书。我也弯下腰来帮他捡。“不用，不用，”他又嚷起来，“没有请您来的地方，您最好别来。”可是我的温顺的举动使他的气稍

微消了一些，他使用不久前身为我的老师的权利，用不久前老师的口吻，已经比较平静地接着说：“唉，您什么时候才能变老成些，什么时候才能懂事？您看看您自己，要知道您已经不是个娃娃，不是个小女孩，您已经十五岁啦！”这时，他大概想证实一下，说我已经不是个小姑娘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就瞅了我一眼，结果却把脸一直涨红到耳朵根。我被弄得摸不着头脑，只是站在他面前，惊讶地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欠起身来，窘态毕露地走到我跟前，他慌乱得厉害，说了句什么，好像是为什么而道歉，也许是说他直到现在才看出来我是这么个大姑娘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啦；我心慌意乱，张皇失措，脸涨得比波克罗夫斯基还红，双手捂着脸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羞愧得无地自容。单是他在自己屋里碰到我这件事，就够我难受的！整整三天我不敢看他。我脸红得要哭出来。各种最奇怪、最可笑的想法在我的头脑里萦绕，其中一个最荒谬的想法是：我要去他那儿，向他解释，向他承认一切，坦白地向他讲述一切，让他相信，我的举动并不是像一个愚蠢的小姑娘，而是好心好意。我已经完全下定决心要去了，可是，感谢上帝，我的勇气不够。可以想象，我那样一来将会惹出多少麻烦来呀！直到现在我回想起这一切还感到难为情呢。

过了几天，妈妈突然病得很厉害。她已经两天没有起床，第三天夜里又是发烧又是说胡话。我已经一夜没有睡，服侍妈妈，坐在她的床边，端水给她喝，按时给她服药。第二天夜里我实在累极了。我老想打盹，眼睛模糊，头脑发昏，疲倦得随时都要昏倒，但是母亲的微弱的呻吟声惊醒了我，我猛地一惊，清醒了一瞬，可是后来睡魔又控制了我。我痛苦，我不知

道是怎么回事，我记不起来了。但是一个可怕的梦，一个吓人的幻象，在我和睡与不睡之间挣扎的痛苦瞬间来到我混乱的头脑里。我在恐怖中醒来。屋里一片漆黑，小灯快熄了，忽然有一道道亮光照亮了整个屋子，一会儿微微在墙上闪动，一会儿完全消失。不知为什么我害怕起来，突然感到一种恐惧；可怕的梦境刺激了我的想象，忧愁使我的心透不出气来……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一种令人痛苦的、非常沉重的感觉使我不由得大喊了一声。这时候门打开了，波克罗夫斯基走进我们屋里来。

我只记得，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是靠在他的怀中。他小心地扶我在圈椅上坐下，端给我一杯水，不断地问长问短。我不记得我回答了些什么。“您病了，您自己也病得厉害，”他握住我的一只手说，“您发烧，您毁了您自己，您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您要安下心来，躺下，睡一会儿。过两个钟头我来叫醒您，您稍微安心一会儿……您躺下，躺下吧！”他接着说，不让我说一句话反驳他。疲劳使我精疲力竭；虚弱使我的眼睛不断地合拢。我靠在圈椅上，本想只睡半小时，结果却一觉睡到早上。直到该给妈妈吃药的时候波克罗夫斯基才来把我叫醒。

第二天白天我稍稍休息了一下，打算再坐在妈妈床边的圈椅上，下决心这一回决不再睡着。波克罗夫斯基在十一点钟光景来敲我们的房门。我把门打开。“您一个人坐着怪闷的，”他对我说，“这儿给您一本书，您拿去看吧，就不会觉得那么无聊了。”我接了过来。我不记得这是一本什么书，尽管我整夜没有睡，当时恐怕也没有去翻阅一下。一种奇怪的内心激动使我不能入睡；我不能老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我几次从圈椅上站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走着。一种内心的满足充溢着我的整个身心。波克罗夫斯基的关注使我喜不自胜。他对我的关怀和操心使我感到骄傲。我整夜寻思和幻想。波克罗夫斯基没有再

来，我也知道他不会来，便预测着明晚的事。

第二天晚上，等这座房子里所有的人全都睡下之后，波克罗夫斯基打开他的房门，站在他的房门口和我谈起来。当时我们彼此之间说了些什么话，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记得；我只记得我羞怯、慌乱，生自己的气，焦急地盼着谈话结束，尽管我自己满心期待这次谈话，整天想着它，心里想好了我要问的话和回答……从这天晚上起，开始了我们友谊的开端。在妈妈生病的整个期间，我们每天夜里都一同度过几个小时。我渐渐克服了自己的腼腆，虽然在我们的每次谈话之后，我还是为了什么而埋怨自己。可是，我怀着暗暗的喜悦和骄傲的高兴看出来，为了我，他忘记了他那些令人讨厌的书。有一次说笑话偶然谈起书从搁板上掉下来的事。那是奇怪的一瞬，我不知怎么是过分地坦率和老实了。热情和异样的兴奋吸引着我，我老老实实地向他承认了一切……承认我是想读书，求得知识，说人们把我当做一个小姑娘，当做一个小孩，使我很懊恼……我再说一遍，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奇怪，我的心发软，眼睛里噙着泪水，我一点儿都没有隐瞒，把一切统统说了出来——讲到我对他的友情，讲到我希望爱他，希望一心一意地和他一起生活，给他解忧，安慰他。他似乎有些奇怪地看了看我，有些局促不安，又有些诧异，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我突然感到非常苦恼和忧伤。我觉得他并不了解我，也许他在笑我。我忽然哭起来，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自己忍也忍不住，好像是什么毛病发作了。他抓住我的双手吻着，把我的手紧贴在他的胸口，劝我，安慰我，他感动得厉害。我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又哭又笑，接着又哭，涨红了脸，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可是，尽管我很激动，我仍旧看得出波克罗夫斯基的态度还是有些窘迫和不自然。似乎我的迷恋，我的狂热，那么突如其来

的、热烈的、火热的友情令他非常惊讶。也许，起初他只是觉得好奇，后来他的犹豫消失了，他也像我一样，以同样单纯质朴的感情接受我对他的依恋、我的亲切的话语、我的关怀，并且以同样的关怀、同样的友爱和亲切来回答这一切，就像是我的真诚的好友，像我的亲哥哥一样。我心里感到那么温暖，那么美好！……我什么都说了出来，什么也没有隐瞒，这一切他都看出来了，一天比一天依恋我了。

真的，在我们夜间相聚的时候，在那些既痛苦的、又甜蜜的时刻，在一盏摇曳的孤灯的灯光下，几乎紧挨着我的可怜的、生病的妈妈的病榻，我不记得我们有什么话没有交谈过……凡是脑子里想到的、从心里迸发出来的而要一吐为快的话，统统都说了出来，我们几乎是幸福的……啊，这又是忧伤又是喜悦的时刻——一切都混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感到又是忧伤，又是喜悦。回忆，不管它是喜悦的也罢，痛苦的也罢，总是令人难受的；至少在我是如此，但是就连这种痛苦也是甜蜜的。所以每当我心头变得沉重、痛苦、压抑、忧伤的时刻，回忆就使我的心振奋，使它复苏，就像经过炎热的白天，在湿润的夜晚，露水使一朵可怜的、被白天的酷热晒干了的、蔫了的小花得到滋润和复苏一样。

妈妈的身体渐渐恢复，但我每天夜里还是继续坐在她的床边。波克罗夫斯基常给我拿书来。我看书，起初只是为了不打瞌睡，后来就看得比较仔细，再后来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在我面前突然展现了许多新的、以前我所不知道的、陌生的事情。新的思想、新的印象像奔腾的洪流猛地涌到我的心里。我接受那些新印象时心里愈是激动，愈是慌乱和费劲，它们对于我就愈是亲近，愈是甜蜜地震撼我的灵魂。突然间，它们一下子涌进我的心灵，使我安不下心来。一种奇异的混乱开始搅乱

我的整个身心。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压力既不能、也没有力量使我心力交瘁。我这个人太好幻想，这倒救了我。

等妈妈的病好了，我们晚间的会面和长谈也停止了。我们有时只能交谈三言两语，常常是空泛的、没有意义的话，可是我喜欢使这一切含有意义，赋予它特殊的、意在言外的价值。我的生活很充实，我是幸福的，平静地、安定地幸福。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

有一回老波克罗夫斯基来看望我们。他久久地跟我们东拉西扯，他那天异常地快活，精神饱满，很爱说话；他又是笑，又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说俏皮话，最后，他道破了他所以这么高兴的谜，他对我们宣称，再过整整一个星期将是彼坚卡的生日，他一定要来给儿子祝寿；说他要穿一件新背心，他妻子答应给他买一双新靴子。总之，老人感到幸福极了，脑子里想到什么统统要没完没了地说出来。

他的生日！这个生日使我日夜不得安宁。我决定要送波克罗夫斯基一样东西让他记住我的友情。可是送什么呢？最后我想出来要送他书。我知道，他想要一套最新出版的《普希金全集》[①]，我就决定买一套《普希金全集》。我自己手里一共有三十个卢布，是我做针线活挣来的。我攒这笔钱是预备做一件新衣服的。我当即派我们的厨娘老太婆马特廖娜去打听《普希金全集》的价钱。真糟糕！全部十一本书，加上装帧费，至少要六十个卢布。到哪儿去弄钱？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愿意开口去向妈妈要钱。当然，妈妈肯定会帮我的忙。可是这么一来，整座房子里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礼物；而且这份

① 当时指的是普希金逝世后第一次出版的《普希金全集》，圣彼得堡：1838—1841 年，共十一卷。——俄编注

礼物就会变成谢忱，变成波克罗夫斯基为我付出的整整一年的劳动的报酬。我要单独一个人送礼，不让大伙儿知道。至于他为教我功课付出的劳动，我宁愿永远欠他的情，除了我的友谊之外，不付任何报酬。最后被我想出了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知道，在中心商场的旧书商那里，只要经过讨价还价，有时按半价就可以买到书，常常是没怎么看过的、差不多是崭新的书。我拿定主意要上商场去。事也凑巧：第二天我们和安娜·费奥多罗芙娜都要去买点东西。妈妈不大舒服，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碰巧又懒得动，于是这个差事只好都交给了我，我就跟马特廖娜一同出发了。

我的运气真好，很快就找到一套《普希金全集》，而且装帧非常漂亮。我开始讲价钱。起初他们要的价比书铺里还贵；后来，虽然费了一番口舌，我还走开好几次，总算让卖书的减了价，他只要十个银卢布了。我是多么高兴把价钱讲妥了啊！……可怜的马特廖娜不明白我是怎么啦，我为什么忽发奇想要买这许多书。可是真要命！我总共只有三十个纸卢布，而卖书的怎么也不肯再便宜了。最后我只好请求他，求了又求，最后总算得到他的同意。他让价了，可是只肯让两个半纸卢布，还对天发誓说，他只是看我的面子才肯让价的，因为我是一位那么漂亮的小姐，换了别人他是绝不让价的。还差两个半纸卢布！我难受得简直要哭。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使我摆脱了困境。

离我不远，在另外一个书摊上，我看到了老波克罗夫斯基。他周围围着四五个旧书商，他们完全把他闹糊涂了，弄得他无法应付。他们每人都把自己的东西塞给他，他们把什么都塞给他，他也统统想买！可怜的老人站在他们当中，好像备受

欺负似的，在他们塞给他的那些书里面不知要哪一本好。我走到他跟前，问他在这儿干什么。老人看见我非常高兴，平时他对我喜欢得要命，也许，不下于喜欢彼坚卡。“我在这儿买书，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他回答我说，“我要给彼坚卡买书。他快过生日了，他喜欢书，所以，您看，我是在给他买书……”老人一向说话很可笑，现在更是窘态毕露。不管他问哪本书的价钱，都要一个银卢布、两个银卢布、三个银卢布；他已经不去问大部头的价钱，只是羡慕地看着那些书，用手指翻着书页，拿在手里掂掂，再放回原处。“不，不，这书太贵，”他低声说，“可是这儿也许能找到一本什么，”说了，他开始去翻那些小薄本、歌曲和丛刊；这些书都非常便宜。“可是您买这些书干吗？”我问他，“这些都不值得一读”。“啊，不对，”他回答说，“不对，您只要看看，这儿有多么好的小册子；很好很好的小册子！”他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伤心地拖长声调，使我感到他因为好书这么贵而难受得要哭，眼泪马上就要从他的苍白的面颊流到红鼻子上来了。我问他的钱多不多。“您看，都在这里，”这时这个可怜的人把他用一小块脏兮兮的报纸包着的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这儿是半个银卢布、二十个银戈比、二十个铜戈比。”我马上把他拉到我去的卖旧书的那里。“这全套十一本书总共值三十二个半纸卢布；我有三十，您加上两个半，我们就把这套书买下来，一同送给他。”老人高兴得要发狂，把他的钱全倒出来，卖旧书的就把我们共有的这套书全堆到他怀里。我的老人就把书放进所有的口袋里，两只手里拿着，胳肢窝里也夹着，答应我第二天悄悄地把全部书都带到我那儿，就把书拿回家去了。

第二天老人来看望儿子，照例在他那儿坐上个把钟头，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带着非常滑稽的神秘的神情坐到我跟

前。起初，他因为心里怀有一桩秘密，感到得意而又高兴地搓着手，带着微笑对我说，所有的书都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搬到我们这儿来，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由马特廖娜保管。后来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期待中的生日上去。然后老人就大谈特谈我们要怎样送礼。这个话题他谈得越深入，话说得越多，我就越看得出，他心里有什么事，他不能说，不敢说，甚至怕说出来。我一直等待着，不吭声。本来我在他那奇怪的姿态、做鬼脸、眨左眼的举动中很容易看出来他的隐隐的高兴、隐隐的得意，现在全都消失了。他变得越来越是不安和苦恼；最后他实在憋不住了。

“您听我说，”他开始胆怯地低声说，“您听我说，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您知道吗，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老人非常局促不安，“您瞧，等他生日那天，您拿十本书亲自送给他，就是以您的名义，由您出面送的。我呢，那时就单拿那第11卷，也以我的名义送给他，由我出面。这样一来，您看，您有礼物送给他，我也有礼物送给他；我们俩都有礼物送给他。”说到这里老人发窘了，不做声了。我看了他一眼，他胆怯地期待着我的决定。“您干吗不愿意我们一块儿送呢，查哈尔·彼得罗维奇？”“是这样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是这样的……其实我，那个……”总之，老人发窘了，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也说不下去了。

“您看，”最后他解释说，“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有时候我要解解闷，也就是说，我要告诉您，我几乎总要借酒解闷，一向都借酒解闷……我有个嗜好，很不好……也就是，您知道，有时候外面是那么冷，有时候还有种种不愉快的事，或是出了什么伤心的事，或是出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我有时难免

就要喝上两口，有时就喝过了量。彼得鲁沙[1]因此非常不高兴。您看，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他生气了，骂我，对我讲种种道理开导我。所以现在我要用我的礼物向他证明我现在改邪归正了，做好人了。表示我为了买书而攒钱，攒了好久，因为我几乎总是没有钱，除非彼得鲁沙有时给我一点。这他是知道的。所以，他就会看出我的钱是怎么花的，会知道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一个人。"

我心里非常可怜老人。我想了不多一会儿。老人惴惴不安地望着我。"您听我说，查哈尔·彼得罗维奇，"我说，"您把整套书统统送给他吧！""怎么叫统统？就是说一整套书吗？""是啊，整套书。""都算我送的？""都算您送的，""都算我一个人送的？就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啊，用您自己的名义。"我觉得我讲得非常清楚了，可是老人很久不能领会我的意思。

"啊，是啊，"他想了想说，"是啊！这主意非常好，好极了，只是您怎么办呢？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那我就什么也不送。""什么！"老人几乎吓了一跳，叫了起来，"这么说，您什么都不送给彼坚卡了，那您什么也不打算送他啦？"老人吓坏了；这时他似乎准备放弃自己的建议，让我也能送他儿子一点儿礼物。这个老人真是好心肠！我向他保证说，我很想送点儿礼物，只是我不愿意夺去他的快乐。"如果您的儿子满意，"我补充说，"您高兴，那我也会高兴，因为我心里会暗暗地觉得，事实上跟我送的一样。"这一番话使老人完全安心了。他在我们这儿又待了两个小时，可是一刻也坐不住，老是站起身来，瞎忙乱嚷，跟萨莎闹着玩，偷偷地吻我，捏我的手，悄悄地对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做鬼脸。最后，安娜·费奥多

---

① 也是彼得的小名。

罗芙娜把他赶了出去。总之，老人高兴得忘乎所以，也许他从来还没有这么高兴过呢。

在那隆重的日子，准十一点，他做完祷告直接来了，穿着件织补得很好的燕尾服，果然穿着新背心和新靴子。他双手抱着两捆书。那时我们都坐在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客厅里喝咖啡（那天是星期天）。老人好像是从普希金是一位最优秀的诗人讲起，后来，他又是困惑，又是慌乱，话题忽然转到一个人必须规规矩矩地做人，一个人要是不规规矩矩地做人，那就会胡作非为，又说不良的嗜好会把人害了，把人毁掉；他甚至还举出几个因酗酒无度而送命的例子，最后说，这段时期以来，他完全痛改前非，现在的行为好得可以做模范了。他说他以前就认为儿子的劝告是正确的，全都铭记在心，现在则在实际行动中把酒戒了。他用长期节攒下来的钱买书送给儿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听着可怜的老人的这些话，忍不住又要哭又想笑；需要的时候，他撒谎是撒得多么巧妙啊！书都被搬到波克罗夫斯基的屋里，放在隔板上。波克罗夫斯基立刻就猜出了真相。老人被邀请留下吃午饭。这一天我们全都那么开心。午饭后我们玩方特①，打牌。萨莎欢蹦乱跳，我跟她也差不多。波克罗夫斯基对我态度殷勤，总要找机会跟我单独谈话，可是我总不肯。这是我一生整整四年以来最美好的一天。

而现在有的全是悲伤沉痛的回忆；我的艰苦岁月的故事要开始了。也许就是因此我的笔才动得慢起来，好像不愿往下写似的。也许，就是因此，我才那么恋恋不舍地、怀着那样的爱回忆起我幸福的日子里我那微不足道的生活中最小的细节。这些幸福的日子是那么短暂，随之而来的是只有上帝知道几时才

① 一种游戏，参加者抓阄，并按阄上的要求做一件逗乐的事。

能了结的痛苦，沉重的痛苦。

我的不幸是从波克罗夫斯基生病和死去开始的。

在我上面描述的最后那件事之后两个月，他病了。在这两个月里，他为了生计而不知疲倦地奔走，因为直到这时他还没有固定的职务。像所有肺结核病患者一样，他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他能够活得很久的希望。在一处他谋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但是他厌恶这种职业。他因为身体差不能在公家供职。而且，在公家供职要等很久才能领到第一次薪水。简短地说，波克罗夫斯基四处碰壁；他的脾气变坏了。他的健康一天天坏下来；他并不以为意。秋天来了，他每天只穿一件单薄的大衣外出为工作奔走，求人、谋事——这使他内心很痛苦；他常常弄湿了脚，身上被雨淋湿，最后，他躺倒了，从此再没有起来……在深秋，10月底，他死了。

在他卧病的整个期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屋子，我照顾他，服侍他。我常常彻夜不眠。他难得有清醒的时候，常常说谵语；只有上帝知道他说些什么：他讲到他的职位，讲到他的书，讲到我，讲到他父亲……就在这时我听到许多他的情况，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甚至猜想不到的。在他生病的初期，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直是摇头。可是我正视着他们的脸，他们就不再非难我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同情了——至少妈妈是如此。

有时波克罗夫斯基能认出我，不过这是少有的。他几乎一直昏迷不醒。有时他整夜整夜地用含糊不清、不可理解的话跟什么人说上很久很久，他的嘶哑的声音在他那间狭小的屋子里发出低沉的回声，好像是在棺材里似的，这时我就感到害怕起来。特别是在最后一夜，他就像疯了似的；他非常痛苦，非常难过，他的呻吟令我心碎。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人都有些惊慌。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一直在祷告，求上帝快些把他接走。请来了医生。医生说，病人明天早上一定会死去。

老波克罗夫斯基整夜待在走廊里，紧靠儿子的房门口；在那儿给他铺了一条蒲席。他不住地走进屋里，看着他都觉得可怕。他伤心欲绝，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和理智。他害怕得头直摇晃。他浑身哆嗦，不住地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争论着什么。我觉得他痛苦得要发疯了。

黎明之前，老人由于内心的悲痛疲惫不堪，躺在那条蒲席上像死人似的睡着了。七点多钟儿子要死了，我叫醒了他父亲。波克罗夫斯基神志完全清醒了，跟我们大伙儿一一告别。真奇怪！我哭不出来；可是我的心碎了。

但是最使我受折磨，最使我痛苦的是他的临终时刻。他老是用他那僵硬的舌头久久地请求什么，可是他的话我一点儿也听不清楚。我的心痛苦得要炸开了！整整一个钟头他烦躁不安，老是惦记着什么事，拼命用他的变冷的双手做什么手势，然后又用嘶哑低沉的声音开始哀求；但是他的话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我仍旧什么也听不明白。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他跟前，我端水给他喝，可是他总是忧伤地摇头。最后我懂得他要什么了。他要求拉开窗帘，打开护窗板。他大概是要最后一次看看白昼，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太阳。我把窗帘拉开，可是最初的白昼是阴森森的，凄凉的，就像垂死的人渐渐熄灭的可怜的生命一样。没有太阳。云层像一块雾幕遮住天空，雨下个不停，天空是那么阴沉，那么凄惨。细雨打在窗玻璃上，窗玻璃就被一道道冰冷肮脏的细流冲洗着。天色灰暗阴沉。白天暗淡的光线略微有一点儿照进室内，勉强盖过圣像前长明灯的摇曳的灯光。垂死的人十分伤心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一分钟后他就死了。

丧事由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亲自料理。她买了一口极为普通的棺材，租了一辆运货马车。为了偿付这些开销，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强占了死者全部的书籍和所有的东西。老人跟她争吵，大吵大嚷，尽量把书从她那里抢回去，把书塞满他所有的口袋，放在帽子里，凡是能装的地方都装，整整三天他都带着这些书，甚至需要去教堂的时候都不放下。这三天他好像失去了记忆力，像个傻子似的，带着一种异样的关心老围着棺材忙忙碌碌，一会儿整理整理死者额上的缘带，一会儿点上蜡烛又把蜡烛拿开。显然他的思想不能好好地停留在一件事情上。妈妈和安娜·费奥多罗芙娜都没有去教堂参加安魂祈祷。妈妈病了，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本来完全准备好要去，可是跟老波克罗夫斯基吵了一架，就赌气不去了。去的只有我和老人。祈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惧——好像是对未来的预感。在教堂里我几乎支持不住。最后棺材盖上了，钉了钉，装上大车运走了。我只送它走到街的尽头。马车夫赶着车小跑走了。老人跟在大车后面跑，放声大哭，他的哭声由于奔跑而颤抖，上气不接下气。可怜他帽子掉了，也不停下来去拾。雨打湿了他的头，又刮起了风，细雨打在他脸上，刺痛了他的脸。老人似乎没有感到恶劣的天气，边哭边从大车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他的破旧的常礼服的前襟像一对翅膀似的随风飘动。所有的口袋里都有书冒出来，他两手紧紧地抓住一本大书。过路的人脱帽画十字。有的人停下来，看着可怜的老人感到惊讶。书不断地从他的口袋里掉到污泥里。有人叫他停下，指给他看丢了东西；他就把书拾起来，又去追赶灵柩。在拐角的地方，一个讨饭的老太婆缠着他要跟他一同去送葬。最后大车拐了弯，我就看不见了。我回家了。我万分悲痛地扑在妈妈怀里。我用胳膊紧紧地、紧紧地搂住她，吻她，号啕大哭，担心地紧贴着她，

好像极力要把我最后的朋友搂住，不把她交给死神……但是死神已经站在可怜的妈妈面前了！……

6月11日

为了昨天在岛上[①]的散步，我是多么感激您哪，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那里是那么清新，那么好，那里是一片翠绿！我有好久没有见到苍翠的树木；我生病的时候老觉得我要死了，一定会死；所以您可以想象，昨天我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该有什么样的感受。您不要因为我昨天是那么闷闷不乐而生我的气；我感觉良好，非常轻松，可是在我最好的时刻，我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忧愁。至于我哭，那不算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老要落泪。我多愁善感，我的感受是病态的。晴朗的、淡淡的天空，落日，黄昏的寂静，所有这些景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昨天我接受这种种印象时的心情却是沉重而痛苦的，因此我内心苦闷到极点，不得不一哭为快。可是我干吗要给您写这些呢？心里要弄明白这一切都很困难，要表达出来就更困难了。可是您也许能了解我。又是忧伤，又是欢笑！真的，您是多么善良啊，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昨天您那么看着我的眼睛，要从那里面看出我的感受，看到我欢喜您就高兴。这时不管您走过一小丛灌木，一条林阴道，还是一泓流水，您都站了下来，您都这样站在我面前，整整衣服，老看着我的眼睛，好像是在让我参观您自己的领地。这证明您有一颗善良的心，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就是为了这个才爱您的。好了，再见了。今天我又病了，昨天我弄湿了

① 彼得堡的小岛很多，好像公园。

脚，因此着了凉；费奥多拉不知怎么也病了，所以我们俩现在都病了。别忘了我，请常来。

您的瓦·多·

6月11日

我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小宝贝，我本来以为您会用真正的诗来描写昨天的一切，哪知道您总共只写了一小张简简单单的信纸。我这样说，是因为您在那张小纸上虽然给我写得很少，却写得非常好，非常亲切。又是大自然，又是乡村的各种景色，还有其他关于感情的一切，总之，这一切您都写得很好。可是我就没有这种才能。哪怕是胡乱写上十张纸，结果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什么也描写不出来。我已经尝试过了。我的亲人，您给我的信上说我为人善良、宽厚，不会伤害别人，能领会大自然中表现出来的上帝的仁慈，最后，还给我种种表扬。这一切都是真的，小宝贝，这一切完全是真的：我的确是像您所说的那样，这我自己知道；可是一读到您写的话，我的心就不由得深受感动，接着种种令人不快的思绪都来了。现在您就听我说吧，小宝贝，我要讲一些事情给您听，我的亲人。

我要从我才十七岁就去任职那时说起，我的机关生涯很快就要满三十个年头了。是啊，不用说，我不知穿破了多少套文官制服，我长大成人了，变聪明了，见过世面了；我生活过了，可以说，我在世上有过快活的日子，因此，甚至有一次还要呈请授予我十字勋章呢。您也许不相信，可是真的，我没有对您撒谎。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宝贝，到处都有恶人在捣

鬼！我告诉您，我的亲人，就算我是个无知无识的人，愚蠢的人，也许是这样的，可是我也有一颗跟别人一样的心哪！您可知道，瓦连卡，恶人是怎样对待我的？他的做法叫人都说不出口；您会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就因为我为人老实，因为我脾气温顺，因为我心眼好！我不合他们的脾胃，因此我就该倒霉了。起初是这样开始的，他们说："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这个，您那个，"后来就成了："什么事都不必去问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而现在的结论就成了："当然，这准是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干的！"您看，小宝贝，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样样都是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的错，他们专门在我们整个机关里把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当做笑柄。把我的名字当做笑柄这还不够，几乎还要当做骂人的用语，——他们嫌我的靴子不好，制服不好，头发不好，身材不好；样样都不中他们的意，一切都得改！这一切不知从何时起每天都要重复好几遍。我习惯了，因为我对一切都能习惯，因为我脾气好，因为我是个小人物；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伤害过谁吗？我抢过谁的官衔吗？我在上级面前给谁抹过黑吗？我强求过奖金吗？我污蔑过谁吗？这种事您连想一想都是罪过，小宝贝！这些事我哪能做呢？您只要看看我，我的亲人，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搞阴谋，野心勃勃呢？那么，求上帝饶恕，我怎么会碰到这种倒霉事呢？您不是认为我是个可尊敬的人吗？而您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好得没法比，小宝贝。公民最大的美德是什么呢？前两天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说，公民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捞钱。他们开玩笑教训人说（我知道是开玩笑），道德就是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包袱；而我并没有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哇！我的这块面包是我自己的；虽然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有时甚至是又干又硬，然而它是靠劳

动得来的，我吃它是合法的，是问心无愧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自己也知道，我做的事情不多，无非是抄抄写写；可我还是因此而自豪：我是在工作，我在流汗。事实上，抄抄写写又有什么不好！怎么，难道不应该抄写吗？他们说，“瞧，他在抄写！”他们说：“这个耗子似的小官吏在抄写！”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光彩呢？我的字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好，看着就那么叫人高兴，大人也满意，我给他老人家抄写最重要的文件。是啊，我的文笔不好，这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这该死的文采，所以，我才总是提升不上去，就连现在给您写信，我的亲人，也是写得简简单单，平铺直叙，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如果人人都去写作，那么，抄写的事有谁来做呢？现在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您来答复，小宝贝。是啊，由此我现在意识到我是有用的，我是必需的，不必让别人的胡说八道来把自己搞糊涂。好吧，如果他们觉得我像只耗子，耗子就耗子吧！可是这只耗子是需要的，这只耗子是有益的，要保住这只耗子，这只耗子能获得奖赏，——它就是这样一只耗子！不过，这个话题讲得够了，我的亲人；我本来并不想讲这些，可是我心里有些发火。有时候为自己说上几句公道话出出气毕竟是让人高兴的。再见吧，我的亲人，我亲爱的，您是我的善良的安慰者！我要去，我一定要去看您，我的心肝。暂时您可不要烦闷。我要带本书给您。好了，再见吧，瓦连卡。

热诚关怀您的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12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我匆匆地给您写信，我忙着要把手里的活在限期内赶完。您看，是这么回事：您可以买到一样好东西了。费奥多拉说，她的一个熟人要卖一套制服，是崭新的，还有内衣、背心和制帽，据说都非常便宜；您就该买下来。因为现在您并不穷，您手里有钱；是您亲口说的，您有钱。得啦，请您别舍不得花钱了；要知道这些都是必需的。您看看您自己，您穿的衣服都旧成什么样了。真丢人！满是补丁。您没有新衣服，这我知道，尽管您一再说您有。只有上帝知道您把衣服卖到哪里去了。您就听我的话，请您买下来吧。为了我，您就这么做吧，您要是爱我，那就买下来吧。

您送给我几件衬衫；可是，您听我说，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这样一来，您要破产了。您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多得吓人，这难道是闹着玩的吗！唉，您真喜欢乱花钱！我不需要：这一切完全是多余的。我知道，我相信您爱我，真的，用礼物来向我提醒这个是多余的；接受您的礼物让我心里不安；我知道，那些礼物要花您多少钱。就到此为止吧，以后再也别送了，您听见吗？我求您，我恳求您。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要我把我的笔记的续篇送给您，您希望我把它写完。我不知道，就连我以前写的那些我是怎么写出来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力量讲我的过去；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它；这些回忆使我感到可怕。至于要讲我可怜的妈妈，讲她撇下自己可怜的孩子，让她落到这些恶人的魔掌里，对此我感到极其痛苦。一回忆起这些，我就心如刀割。这一切至今还历历在目，我还没有来得及醒悟过来，平静下来，虽然这一切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可是这些您是都知道的。

我已经对您讲过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现在的想法；她责备我没有良心，对于她伙同贝科夫先生干的坏事一概否认！她叫我上她家里去，她说我是在乞讨，说我走上了邪路。她说要是我回到她那里，她会主动去办妥跟贝科夫先生的一切问题，一定要让他改正他种种对不起我的地方。她说贝科夫先生要给我一份妆奁。去他们的吧！我在这儿跟您，跟我的善良的费奥多拉待在一起挺好，她对我的依恋使我想起我死去的保姆。您虽然是我的远亲，可是您自己出面来保护我。我不认他们，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忘掉他们。看他们还想把我怎么样？费奥多拉说，这一切全是流言飞语，说最后他们会放过我的。愿上帝保佑！

瓦·多·

6月20日

我亲爱的小宝贝！

我要写信，可是又不知道从何写起。小宝贝，我现在竟然和您生活在一起，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活地度过我的日子。是啊，好像上帝赐给我一个小家，赐给我一个家庭似的！您是我的漂亮的小女儿！可是您何必去提我送给您的四件衬衫。要知道，您需要这些衣服，我这是听费奥多拉说的。对我来说，小宝贝，满足您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的幸福。这是我的乐趣，您就别管我，小宝贝，别招惹我，别反驳我吧。我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小宝贝。现在我要过好日子了。第一，我的生活是好上加好，因为您住得离我非常近，成为我的安慰。第二，一个住户，我的邻居拉塔贾耶

夫，就是常在家里举行作家晚会的那个文官，今天请我去喝茶。今天有聚会；我们要朗读文学作品。您看，现在我们过得怎么样，小宝贝！好啦，再见吧。我写这些毫无明显的目的，无非是要告诉您我一切顺遂罢了。我的心肝，您让捷列扎告诉我，您要刺绣用的彩色丝线；我去买，小宝贝，我就去买，我去把丝线买来。明天我会让您十分满意，我也就能快活了。我也知道到哪里去买。我现在仍旧是

您的忠诚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6 月 21 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我要告诉您，我的亲人，我们的寓所里出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一件真正值得怜悯的事！今天凌晨四点多钟，戈尔什科夫的一个小孩死了。只是我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也许是猩红热之类的病，也许是别的什么病，只有上帝知道！我去看望了戈尔什科夫一家。唉，小宝贝，他们是多么穷啊！家里乱七八糟！而且这并不奇怪：全家住在一间屋子里，只是为了体面才用屏风隔开。他们屋里已经放着一口小棺材——一口极其普通、然而相当漂亮的小棺材；是买现成的，小男孩大约九岁模样，据说是个很有希望的孩子。看着他们真是可怜，瓦连卡！母亲没有哭，可是那么伤心，那么可怜。现在肩上卸掉一个负担，他们也许会感到轻松些，可是他们还剩下两个孩子，一个吃奶的娃娃和一个小女孩，大约六岁多一点儿。眼看着孩子——而且是自己亲生的——受苦，自己又一筹莫展，实在不

是愉快的事！父亲穿着满是油污的旧燕尾服坐在一张破椅子上。他在流泪，也许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出于习惯，眼睛在化脓。他这个人真怪！你跟他一说话，他就涨红了脸，发慌。不知怎么回答是好。那个小女孩，他们的女儿，倚靠棺材站着，这可怜的孩子是那么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瓦连卡，小宝贝，我可不喜欢看见小孩子想心事，瞧着就让人难受！她身旁的地上躺着一个破布做的娃娃，她也不玩。她把一个小指头放在嘴唇上，自管站着，动也不动。女房东给她一块糖，她接过来，可是没吃。真叫人伤心，瓦连卡，是吗？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22日

最亲爱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把您的书送还给您。这是一本毫无价值的小书！——碰都碰不得。您是从哪里找出这么件宝贝来的？不是开玩笑，难道您会喜欢这种书，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前两天有人答应给我弄本书来。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一起看。现在再见吧。真的，我没有工夫再多写了。

瓦·多·

6月25日

亲爱的瓦连卡！

问题是，我的的确确没有读过这本蹩脚的书，小宝贝。说

实话，我读了一点儿，我看出那是胡闹，纯粹是为了逗乐写的，为了让人发笑，所以我想，这的确是给人逗乐的，也许瓦连卡会喜欢看，我就给您送去了。

现在拉塔贾耶夫答应给我读一本真正的文学作品，好了，小宝贝，您这就会有书看啦。这个拉塔贾耶夫很在行，是个能手；他自己就在写作，写得真棒！他的文笔流畅，有文采，真是字字珠玑，——在最空洞的，就连在最普通、最粗俗的话里，像我有时跟法尔多尼或是捷列扎说的话里，到了他的笔下也有文采。我也常参加他的晚会。我们抽烟，他给我们朗读，朗读五个来钟头，我们就一直听着。这是山珍海味，而不是文学！太妙了，是鲜花，简直是鲜花；从每一页上都可以采到一束鲜花！他是那么彬彬有礼、善良、亲切。是啊，我在他面前算得了什么，算得了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他是个有名气的人，而我呢？我简直不存在；可是他待我很好。我给他抄写一点儿东西。只是，瓦连卡，您别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别以为因为我替他抄写，他才对我好。您可别相信那些流言飞语，小宝贝，别相信那些卑鄙的流言飞语！不，这是我主动的，自己情愿，为了让他高兴才这么做的，至于他对我好，也是为了让我高兴。待人接物的道理我懂。他是一个善良的、非常善良的人，还是一个出色的作家。

文学是好东西，瓦连卡，非常好的东西；这是前天我从他们那里知道的。文学是深奥的东西！它能使人的心坚强起来，是教导人的，关于这个，在他们的小书里还描写了种种不同的事情。描写得非常好！文学是一幅图画，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图画，是镜子，它表达激情，是那么含蓄的批评，是含有教训意义的训诫和文献。这都是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我老实对您说，小宝贝，您要是坐在他们中间，听着（大概也跟他

们一样，抽着烟斗），可是等到他们开始争论和辩论各种事情的时候，我只好敬谢不敏了，每逢这种时候，小宝贝，咱们只好敬谢不敏了。这时我简直成了个大傻瓜，为自己害臊，因此我整个晚上都想找话说，哪怕在一般的话题里插上只言片语也好，可是好像成心似的，连半句话也说不出！于是只好埋怨自己，瓦连卡，怪自己没出息，就像俗语说的，人长大了，可是没变聪明。现在我空下来做什么呢？我像个傻瓜似的睡大觉。其实我不应该睡懒觉，而是该做点儿令人愉快的事；可以坐下来写点儿什么。这样对自己有益，对别人也好。小宝贝，您只要看看他们拿多少钱吧，上帝宽恕他们！就拿拉塔贾耶夫来说，他拿多少钱哪！写一个印张在他算得了什么？有时他一天写五个印张，他说写一个印张可以拿三百卢布。写一个什么小笑话或是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五百卢布，给不给随你的便，说什么也得给！要是不给，下次我就要往口袋里装一千卢布了！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您觉得怎么样？真是不得了！他手头有一小本诗集，诗都不长，要七千卢布，小宝贝，您想想看，他要七千卢布。要知道这是一笔不动产，是一所很像样的房子。他说他们给他五千，他还不答应呢。我就劝他说："您就收下吧，老兄，收下他们的这五千吧，管它呢，这到底是五千哪！""不行，"他说，"他们会出七千的，这些骗子。"真的，他这个人可真精明！

好吧，小宝贝，既然这样，我就从《意大利的激情》[①] 里摘录一小段给您看。这是他的一本作品的名字。您就读一读，

① 这是作者借虚构的拉塔贾耶夫的作品，对马尔林斯基（1897—1937）和尼·波列伏依（1796—1846）等当时俄国作家的浪漫主义文体做讽刺性模仿。

瓦连卡，自己判断一下吧。

……符拉基米尔颤抖了一下，激情在他体内疯狂地翻滚，血在沸腾……

“伯爵夫人，”他讲道，“伯爵夫人！您知道，这种激情是有多么可怕，这种疯狂是多么漫无边际的吗？不，我的梦想没有欺骗我！我爱您，热烈地、疯狂地、丧失理智地爱您！你丈夫全身的血液也扑灭不了我灵魂里疯狂地沸腾着的狂热！那些微不足道的障碍阻拦不住那焚毁一切、使我那疲惫不堪的胸膛伤痕累累的可怕的火焰。啊，季娜伊达，季娜伊达！……”

“符拉基米尔！……”伯爵夫人靠在他的肩上，忘情地低声唤道。

“季娜伊达！”充满激情的斯梅利斯基叫道。

从他的胸膛里发出一声叹息。烈火在爱情的祭坛上突然喷出耀眼的火焰，把两个不幸受难者的胸膛烧得伤痕累累。

“符拉基米尔！……”伯爵夫人狂喜地低声唤道。她的胸部挺着，她的面颊涨得通红，眼亮发光……

一个新的、可怕的婚姻完成了……

半小时后，老伯爵走进他妻子的小客厅。

“怎么，小宝贝，你不吩咐人摆上茶炊来招待贵宾吗？”他轻轻地拍拍妻子的腮颊，说道。

好吧，我来问您，小宝贝，看了这个以后，您觉得怎么样？的确，有些过火，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还是好的。好的东西就是好！现在，对不起，我还要从中篇小说《叶尔马克和

久列伊卡》[1] 里摘一段给您看。

您想象一下，小宝贝，哥萨克叶尔马克，野蛮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伯利亚的征服者，爱上了西伯利亚皇帝库丘姆的女儿、被他俘虏来的久列伊卡。您可以看得出，这是直接取材于伊凡雷帝[2] 时代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叶尔马克和久列伊卡的谈话。

"你爱我，久列伊卡！啊，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我爱你，叶尔马克，"久列伊卡低声说。

"上有天，下有地，我感谢您！我是幸福的！……您给了我一切，给了我那骚动的灵魂从少年时代就渴望得到的一切。就是因为这个你才领我到这儿来的，我的指路明星，就是因为这个你才领我越过石带[3] 到这儿来的！我要让全世界看我的久列伊卡，而人们，这些疯狂的恶魔，都不敢来责备我！啊，如果他们能懂得她那颗温柔的心中的这些隐隐的苦楚，如果他们能在我的久列伊卡的一小滴眼泪里看到整整一首诗就好了！啊，让我用亲吻来拭去这一小滴眼泪，让我喝掉它，这滴从天降下的泪珠……不是地上的泪珠！"

"叶尔马克，"久列伊卡说，"人世是险恶的，人们是不公正的！他们会迫害我们，给我们定罪，我亲爱的叶尔马克！一个在西伯利亚故乡的冰天雪地之中，在父亲的帐幕里长大的可怜的姑娘，来到你们的冷冰冰的、无情的、自私自利的世界里可怎么办呢？人们不

---

① 这里虚构的中篇小说《叶尔马克和久列伊卡》，也是戏拟1830—1840年间广泛流行的伪历史小说的文体，对这种文体别林斯基在他的评论中曾巧妙地予以批评和讥笑。

② 即伊凡四世(1530—1584)，1533年起为"全罗斯"大公，1547年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号称"雷帝"。

③ 乌拉岭的支脉。

会了解我，我的情人，我的心上人！”

“到那时哥萨克的马刀就会高举在他们头上发出呼呼的响声！”叶尔马克叫道，疯狂地转动着眼睛。

瓦连卡，现在，当叶尔马克知道他的久列伊卡被人杀死，他变得怎么样了。瞎眼老人库丘姆趁叶尔马克不在，借着夜色偷偷钻进他的帐幕，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希望给那褫夺他的权杖和皇冠的叶尔马克一记致命的打击。

“我喜欢在石头上霍霍地磨铁器！”叶尔马克暴怒欲狂地大叫，一面在巫师的石头上磨他的宝刀。“我要他们的血，他们的血！我要砍死他们，砍死他们，砍死他们！！！”

在这一切之后，叶尔马克因他的久列伊卡的死而痛不欲生，投进了额尔齐斯河①，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呐，比方说，这里有一小段，是用逗趣的笔法写来让人发笑的：

您认识伊万·普罗科菲耶维奇·热尔托普兹吗？就是咬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的腿的那个人。伊万·普罗科菲耶维奇为人脾气专横，然而又有着罕见的美德；另一方面，普罗科菲·伊万诺维奇特别爱吃蜜饯萝卜。这还是在佩拉盖·安东诺芙娜认识他的时候……您知道佩拉盖·安东诺芙娜吗？呐，就是那个总是把裙子反穿的女人。

① 在哈萨克斯坦。

这不是非常滑稽的吗，瓦连卡，简直滑稽极了！当他给我们念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笑得直打滚。他可真逗，求上帝宽恕他！不过，小宝贝，这一段尽管有些别出心裁，玩笑却开得太过分，然而却无可非议，没有一丁点儿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观点[①]。我应该说，小宝贝，拉塔贾耶夫为人品行端正，因此他是个出色的作家，跟其他作家不同。

真的，有时我脑子里会转一个念头……要是我来写点什么会怎么样，那时候会怎么样呢？比方说，假定，突然平白无故地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马卡尔·杰武什金诗集》的小册子！那时您会说什么呢，我的小天使？您对这件事会怎么看，会怎么想？至于我自己嘛，我要对您说，小宝贝，我的小册子一出版，我就决不敢在涅瓦大街上露面了。人人都会说，瞧，这就是文学家和诗人杰武什金来了，瞧，他们会说，这就是杰武什金本人，那时我可怎么办！比方说，那时候该怎么处置我的靴子呢？我顺便对您说，小宝贝，我的靴子差不多总是打满补丁，而且老实说，靴掌有时脱落，简直不像话。要是大伙儿都知道作家杰武什金的靴子打满了补丁，那可怎么办！要是被一位伯爵夫人或是公爵夫人知道了，宝贝，她会说什么呢？也许，她不会注意这个，因为照我猜想，伯爵夫人是不会关心靴子，特别是小官的靴子（要知道，靴子跟靴子是不同的），但是人们会把这些都告诉她，我的朋友们就会出我的洋相。像拉塔贾耶夫首先就会把我的丑事说出去。他常到 B 伯爵夫人那儿去，他说她每次请客他都去，平时没事儿也去。他说她是个挺漂亮的女人，他说她是个才女。这个拉塔贾耶夫真够机

① 指当时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批评、怀疑或否定正统的宗教思想、政治观点等。

灵的！

不过，这个话题讲得够了；其实我写这些只是为了解解闷，为了让您开心。再见吧，我亲爱的！我在这儿匆匆地给您写了好多，要知道这是因为我今天心情非常愉快。今天我们大伙儿一起在拉塔贾耶夫家里吃的午饭（小宝贝，他们真胡来），居然喝起了罗马涅酒① ……可是我何必给您写这些呢！您只要随便看看，别以为我这是怎么啦，瓦连卡。我都是随便写写的。我要送给您一本小书，我一定送去……这儿大家正在传阅保尔·德·科克② 的一部作品，不过，小宝贝，保尔·德·科克的作品您不能看……不行，不行！保尔·德·科克不适合您看。人们谈到他，小宝贝，说他激起了全体彼得堡批评家的义愤。我送给您一磅糖果，特地为您买的。您吃吧，心肝，您吃每一块糖时都想到我吧。不过水果糖您可别嚼，只是含在嘴里，不然牙齿会痛得厉害。您也许也爱吃果脯吧？您就写信告诉我。好吧，那就再见吧，再见。基督保佑您，我亲爱的。我永远是

您最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26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费奥多拉说，如果我愿意，就有人会对我的处境表示同

---

① 一种甜葡萄酒。

②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其作品主要描写日常生活，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保守批评家们指责他的作品是“肮脏”的。

情。替我谋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去一个人家里当家庭女教师。您看怎么样，我的朋友，我去还是不去？当然，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成为您的负担，而且这个位置似乎还合适，但是另一方面，到一个陌生人家里去心里总有些害怕。他们是地主。他们会打听我的事，出于好奇问这问那，那可叫我怎么说呢？况且我生性那么孤僻，怕见生人，我喜欢住在我长期住惯的角落里。住惯了的地方似乎总好一些：尽管我有一半时间是在痛苦中度过，可还是这儿好些。而且还要离开这里，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个什么职务，也许，只是叫我照管照管孩子。再说，他们又是那样的人：两年间已经换了第三个家庭女教师。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出出主意吧，去还是不去？您自己怎么总不来看我，您很少露面。我们几乎只有在星期天做祷告的时候才见得着。您这个人是多么孤僻啊！完全跟我一样！要知道我差不多就是您的亲人。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不爱我，有时候我一个人非常忧伤。有时候，特别是在黄昏，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着。费奥多拉出去了。我坐在那里左思右想，回想一切往事，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一切都在眼前掠过，一切都像透过迷雾一闪而过。浮现了熟悉的面孔（我几乎开始真的看见了），妈妈是我最常看见的……我做的梦形形色色的都有！我觉得我的身体垮了；我是那么虚弱；就像今天，早上一起床就觉得不好，而且我还咳嗽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知道，我快死了。有谁来埋葬我？有谁来给我送殡？有谁来可怜我？……也许，我会落得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死在陌生人家里，死在一个陌生的角落里！……我的上帝，活在世上是多么难受啊，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的朋友，您怎么老买糖果给我吃？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您从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钱。唉，我的朋友，要节约，看在上帝的分上，

要节约。费奥多拉把我绣的那条毯子卖了，卖了五十个纸卢布。这个价钱很好，我还以为卖不到这么多钱呢。我要给费奥多拉三个银卢布，给自己添一件衣服，普普通通的，比较暖和的。给您做一件背心，我要亲手做，选上好的料子。

费奥多拉给我弄到一本书——《别尔金小说集》，您要是想看，我给您送去。只是请别把书弄脏，别耽误太久，书是别人的，是普希金的作品。两年前我和妈妈一起读过这些故事，现在重读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如果您有什么书，也请送给我看看，只要您不是从拉塔贾耶夫那儿拿来的。他要是出版了什么书，一定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您。您怎么会喜欢他的作品呢，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是那么不值一读的东西……好啦，再见吧！我瞎聊得太久了！我心里忧愁的时候，就爱瞎聊，东拉西扯。这好像是药，使我心里马上就觉得轻快一些，特别是把憋在心里的话统统都说出来。再见，再见吧，我的朋友！

您的瓦·多·

6月27日

小宝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别再发愁了！您怎么不觉得难为情！得啦，我的小天使！您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您没有病，我的心肝，根本没有病；您像盛开的鲜花一样，真的像盛开的鲜花一样，脸色有一点儿苍白，不过还是像盛开的鲜花。您这是做了什么样的梦，看见了什么样的幻影啦！您该觉得难为情，我亲爱的，得了吧，您别去理睬那些梦，干脆别去理睬它。为什么我就睡得好？为什么

我什么事也没有？您就瞧瞧我吧，小宝贝。我自管自过日子，睡得踏实，身体非常健康，像个棒小伙子，瞧着都高兴。得啦，得啦，宝贝儿，您该觉得难为情。您的脾气得改。您的小脑袋瓜我是知道的，稍微有点儿什么，您就会胡思乱想、为什么事发愁了。为了我的缘故别再这样了，宝贝儿。出去谋生？——绝对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怎么会想到这种事，脑子里怎么会转起这种念头？而且还要离开这里！不行，小宝贝，我不许您去，我要用全力来反对这种打算。我要卖掉我的旧礼服，哪怕单穿一件衬衫出去，也不能让您短缺什么。不行，瓦连卡，不行，我是了解您的！这是异想天开，纯粹是异想天开！这一定全怪费奥多拉一个人，看来，她是个愚蠢的娘儿们，这都是她给您出的馊主意。小宝贝，您可别相信她。您大概还不知道全部真相吧，宝贝儿？她是个愚蠢的娘儿们，爱跟人争吵，爱唠叨，她的丈夫就是被她气死的。或许是她惹您生气了吧？不行，不行，小宝贝，说什么也不行！您要是走了，我会怎么样，可叫我怎么办呢？不行，瓦连卡，宝贝儿，您把这个念头从您的小脑袋里赶出去吧。您在我们这儿还缺什么呢？我们对您喜欢个没够，您也爱我们，所以您就乖乖地在这儿过下去吧，做做针线活或是看看书，或者不做活也一样，只要跟我们一块儿生活。要不然您自己想想看，您要是走了这会像什么样？……现在我就要给您弄到书了，然后，我们又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散散步。只是您别再要走，小宝贝，别再要走，您要放聪明些，不要为一点儿小事胡闹！我要去看您，最近就去，不过您要接受我的直爽坦率的意见：您这样不好，宝贝儿，非常不好！我，当然，是个没有学问的人，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学问，我穷得只能勉强受了点教育。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此，问题不在我身上，随便您爱听不听，可是我要替拉塔贾

耶夫辩护。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为他辩护。他写得好，非常非常好，我还是要说，他写得非常好。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说什么也不能同意。他写得很有文采，不连贯，人物众多，各种思想都有；非常之好！也许，您没有带着感情去读，瓦连卡，或是您读的时候情绪不高，为了什么事在跟费奥多拉怄气，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不称心的事。不，您要带着感情去读，最好在您感到满意、快活、心情愉快的时候去读，比方说，嘴里含一块糖，这时候您就读吧。我并不来争辩（谁会反对这个呢），比拉塔贾耶夫好的作家有的是，甚至有的比他好得多，可是他们好，拉塔贾耶夫也好；他们写得好，他写得也好。他有特色，他有时写点东西，写得还不错；他常写点东西，这样做很好。好啦，再见吧，小宝贝；我不能再写了，我得赶快去工作。您要注意，小宝贝，我最心爱的心肝，您要安下心来，愿上帝保佑您。我仍旧是

您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6月28日

谢谢您的书，我的亲人，我们也要读普希金的作品了；今天傍晚我一定去您那儿。

又及

我亲爱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不，我的朋友，不行，我不能在你们这儿生活下去。我经

过周密考虑，认为拒绝这么好的一个位置是非常愚蠢的。在那里我至少拿得稳可以有一块面包；我要努力干，我要博得别人的欢心，如果需要的话，我甚至努力改变我的脾气。生活在陌生人当中，讨陌生人的欢喜，隐瞒自己的想法和勉强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是痛苦和艰难的，不过上帝会帮助我。我总不能一辈子老是一个人待着。过去我也常常有过那种情况。我记得，我还是个小姑娘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到了星期天我在家里就欢蹦乱跳，有时妈妈骂我，我也无所谓，我心里高兴，心情愉快。天快黑的时候，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因为九点钟就得返回寄宿学校，那里的一切都是陌生、冷漠、严厉的，女教师们每逢星期一都那么爱发脾气，叫人心里难受，想哭，我躲到角落里孤孤单单地哭上一阵，又不能让人看见，——人家会说我懒，其实有时我哭根本不是为了必须念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渐渐习惯了，后来我离开寄宿学校，跟同学们告别的时候，我还不是哭了吗。再说，我在这儿生活做你们俩的累赘，这样做不好。这个想法使我痛苦。我坦率地向您说出这一切，是因为我跟您一向坦率惯了。难道我没有看见费奥多拉每天大清早一起来就忙着洗衣服，一直干到深夜吗？可是老骨头是喜欢安闲的。难道我没有看见，您为我要破产了，连最后一个戈比都花在我身上了吗？这不符合您的经济条件，我的朋友！您信里说，您就是卖掉最后的东西，也不让我短缺什么。这我相信，我的朋友，我相信您的好心——然而这是您现在这么说的。现在您有额外的收入，您拿到了奖金；可是以后怎么样，以后呢？您自己知道，我老是病病歪歪，我不能像您那样工作，尽管我满心情愿，再说，活儿也不是总有。那叫我怎么办呢？我只能眼看着你们两个心爱的人，痛苦得心碎。我有什么地方能给您哪怕一点儿好处呢？您为什么这么需要我呢，我

的朋友？我对您有过什么好处呢？我只是用整个心灵依恋着您，坚定地、强烈地、全心全意地爱您，可是，我的命好苦！——我善于爱，我能够爱，可是仅仅如此而已，却不能有什么好处，不能报答您的恩德。不要再留我了，您想一想，把您最后的意见告诉我。等候回音。

爱您的瓦·多·

7月1日

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瓦连卡，纯粹是胡思乱想！让您一个人待着，您的小脑袋里就什么都会想出来。这也不对劲，那也不对劲！现在我看出来，这完全是胡思乱想。您在我们这里还缺什么呢，小宝贝，您倒说说看。大伙都爱您，您爱我们，我们大家都满意和幸福，还要怎么样呢？是啊，可是您到了陌生人当中怎么办呢？您大概还不知道陌生人是什么样的……不，就请您详详细细地问问我吧，我会告诉您陌生人是什么样的。我可了解他们，小宝贝，了解得很清楚，我吃过他们的面包。他们是凶恶的，瓦连卡，凶恶的，凶恶到您那颗小小的心无法承受，他们会用指责、数落和可恶的目光折磨您的心。您在我们这儿又温暖，又舒服，就像躲在一个小窝里一样。您撇下我们，我们就像丢了脑袋一样。没有了您，我们可怎么办；我这个老头子，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我们不需要您吗？您没用吗？怎么会没用处？不，小宝贝，您自己想想看，您怎么会没用呢？您对我非常有用，瓦连卡。您对我有那么好的影

啊……就像现在，我一想起您心里就快活……有时我写信给您，在信中倾诉我的种种感受，并且得到您详细的答复。我给您买件衣服，做顶帽子，有时您托我办点什么事，我就去办……不，您怎么会没用呢？而且等我老了，一个人可怎么办，我还有什么用？您也许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点，瓦连卡；不，您恰恰应该想想这一点，就是说："没有了我，他还有什么用？"我习惯了您，我的亲人。否则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只好去投涅瓦河，事情就此了结。是啊，真的会这样，瓦连卡，没有了您，我还能干什么！唉，我的宝贝，瓦连卡！显然，您是想让运货的马车夫把我送到沃尔科沃墓地上去，只有一个讨厌的要饭的老婆子送我的灵柩，在那边让人给我的墓穴填上土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罪过啊，罪过，小宝贝！真是罪过，真正是罪过！我把您的书送还给您，我亲爱的朋友，瓦连卡，如果您，我亲爱的朋友，问我对您这本书的意见，我就要说，我一辈子没有读过这么好的好书。现在我扪心自问，我怎么能跟个傻瓜似的一直活到现在，上帝饶恕我。我都做了些什么？我是从什么森林里钻出来的吗？要知道，我什么都不懂，小宝贝，简直什么都不懂！压根儿什么都不懂！瓦连卡，我老实对您说吧，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直到现在我读的书很少，非常少，几乎什么书都没有读过。我读过《一个人的画像》①，这是一篇深奥的作品；我读过《用小铃铛奏出各

① 亚·加利奇作，1834年在彼得堡出版。亚·加利奇（1783—1848），普希金在皇村中学时的教师，心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在《一个人的画像》中叙述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俄编注

种小调的男孩》[1]和《伊壁库斯的鹤》[2]，总共只读过这些，此外从来没有读过别的。现在我读了您那本书里的《驿站长》；我要对您说，竟然有这样的事，一个人活在世上，竟不知道你身边有这么一本书，里面把你的一生都详详细细地写了出来。而且是自己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事，现在一读到这样的书，自己就一点一点都想起来，找出来，看出来了。最后，为什么喜欢您的这本书我还有一个原因：有的作品，不管它里面写什么，你读啊读啊，有时煞费脑筋——它写得那么深奥，好像根本就看不懂。拿我来说吧，我头脑迟钝，我天生头脑迟钝，所以我读不懂十分重要的作品；可是我读这本书，就像是我自己写的一样，比方说，好像这就是我自己的心，就照它原来的样子，拿来向人们翻过来，详详细细地描写它——就是这样！而且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的上帝，可不是吗！真的，我就该这么写的；那我为什么没有写呢？要知道，我有同样的感受，跟书里写的完全一样，有时我的境遇也是如此，比方说，跟那个可怜的萨姆松·维林[3]一样。而且我们中有多少跟萨姆松·维林一样可怜的苦命人哪！这一切写得多么妙哇！书中写道，他这个罪人成了酒鬼，醉得失去记忆力，痛苦万分，整天盖着羊皮袄睡觉，喝潘趣酒浇愁，想起他的迷途的羔羊，他的女儿杜尼娅霞，就伤心流泪，用肮脏的下摆擦眼泪，读到这里，我的眼泪几乎也夺眶而出。不，这很自然！您读一读吧，这很自然！这

① 法国作家迪克雷-迪米尼（1761—1819）的长篇小说，描述一个在贫困中成长的男孩的不幸遭遇。俄译本于1809年在俄国出版。——俄编注

② 德国诗人席勒的叙事诗（1797），1813年由瓦·安·茹科夫斯基译成俄文。

③ 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里《驿站长》中的人物。

是活生生的！我就亲眼见过，这一些都生活在我身边；就拿捷列扎来说吧，何必去扯远呢！就拿我们的穷文官来说吧——他也许跟萨姆松·维林一样，只是他的姓不同，姓戈尔什科夫。这种事情很普通，您和我都会碰到。就连住在涅瓦大街或是沿岸街的伯爵，也会这样，这种事看起来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样样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格调比较高，然而他也会这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我也会碰到。事情就是这样，小宝贝，可是您还要离开我们走掉；这真是罪过，瓦连卡，这种事竟会让我碰上。我的亲人，您会毁了您自己，也毁了我。唉，我的心肝，看在上帝的分上，把这些胡思乱想统统从您的小脑袋里赶出去，不要无缘无故地折磨我了。您是我的没有长羽毛的、柔弱的小鸟，您哪能养活您自己，不让别人毁掉自己，保护自己不被坏人欺负呢！得啦，瓦连卡，您就改了吧，别听那些胡说八道的劝告和诽谤，再把您的书读一遍，要用心读：这会对您有好处。

我向拉塔贾耶夫说起《驿站长》，他对我说这都是过去的，现在出的书都带有插图和各种注解；说实在的，我琢磨不透他说的话。最后他说，普希金好，为神圣的俄罗斯增光，关于普希金他还对我说了许多。是啊，很好，瓦连卡，非常之好；您再把这本书认真读一遍，听我的劝告，让我这个老人因为您听从我的劝告而深感幸福。那时候上帝会亲自奖赏您，我的亲人，一定会奖赏您。

您真诚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1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费奥多拉今天给我带来十五个银卢布。我给了她三个卢布，可怜的她是多么高兴啊！我赶紧给您写信。我正在给您裁背心，——这料子真好看——浅黄色带小花。我给您送去一本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读了几篇，您读一读其中叫《外套》的那一篇吧①。您约我跟您去戏院；这是不是太破费？要不就买最便宜的楼座票。我已经很久没有上过戏院，而且，真的，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去过。不过我还是担心，看这一趟戏会不会花钱太多？费奥多拉直摇头。她说，您变得花钱太大手大脚了；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得出，您在我一个人身上花了多少钱哪！小心，我的朋友，别弄得没法收拾。费奥多拉还告诉我，她听说您好像因为付不出房钱跟您的女房东发生了争吵，我替您担心死了。好吧，再见吧，我忙着呢。事情是一件小事：我要换帽子上的缎带。

瓦·多·

7月6日

您要知道，如果我们去戏院，我就要戴上我的新帽子，肩上披黑色大披肩。这样好吗？

又及

① 这里指的是出版于1843年的《果戈理文集》第3卷，《外套》第一次在该书中发表。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我一直在想昨天的事。是啊，小宝贝，很久前有一个时候我们也曾荒唐过。我发疯似的爱上过那个女演员，可这倒没有什么，最可怪的是我几乎根本没有见过她，戏院总共只去过一次，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上了她。当时我隔壁住着五个会惹是生非的年轻人。我跟他们交上了朋友，不由自主地交上了朋友，尽管我跟他们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是啊，为了不甘落后，我在种种方面都主动去迁就他们。他们对我讲了许许多多有关这个女演员的事。每天晚上，只要戏院一上演，他们全体——他们从来不花一个钱在必需品上——就动身上戏院去，坐在楼座上，一个劲儿地鼓掌，哄这个女演员出场，简直像发疯似的！回来后他们也不让你睡觉，通宵不停地讲她，个个都管她叫自己的格拉莎，人人都爱上了她，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一只金丝雀。他们也激起了我这个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的激情，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跟他们一起进了戏院，坐在楼座的四层。我只能看到舞台帷幕的一角，可是听倒全听得见。这位女演员的嗓子的确好得很——响亮，甜蜜，跟夜莺一样！我们大伙儿鼓掌把手都拍痛了，大声叫嚷，总之，弄得人家几乎要来惩治我们，有一个人真的被赶出去了。我回到家里，好像醉醺醺的！我口袋里只剩下一个银卢布，可是离发薪还有整整十天。小宝贝，您猜怎么样？第二天上班之前，我先拐弯到一个卖化妆品的法国人那儿，罄我所有买了一瓶香水和一块香皂，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买这些玩意儿。而且我没有回家吃午饭，老是在她的窗前走来走去。她住在涅瓦大街一幢房子的四层楼上。我回到家里，歇了个把钟头，就又到涅瓦大街去，只是为了走过她的窗前。我

就这样走了一个半月，追踪她，我常常雇一辆漂亮的马车，没完没了地在她窗前走过，我完全陷入了困境，负债累累，后来我也不再爱她了，我厌倦了！您看，小宝贝，一个女演员能把一个正派人坑害到什么地步！不过，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轻，还是个小青年呢！……

马·杰

7月7日

我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本月6日我收到您的那本书，我忙着还给您，同时在我的这封信里急于要向您解释一下。这可不好，小宝贝，您把我逼得陷入这样的绝境，这可不好。请允许我说，一个人命运中的任何一个地位都是由至高无上的神安排的。那个人被安排佩戴将军的肩带，这个人被安排做九级文官；这个人要发号施令，那个人要逆来顺受，战战兢兢，唯唯诺诺。这已经是根据人的能力来决定的，有的人能够干这件事，另一个人能做另一件事，而人的能力是由上帝亲自安排的。我任职已经将近三十年，我无可指摘地工作，循规蹈矩，从来没有胡作非为过。作为一个公民，我根据自己的认识，认为我有自己的缺点，但同时也有美德。我受到上级的重视，大人自己对我也很满意，尽管他老人家至今没有对我表示过特别的赏识，但是我知道他老人家是满意的。我活到头发都白了，我不知道自己曾犯过什么大的过错。当然，谁能不犯点小错呢？每个人都有过错，连您也有过错，小宝贝！可是我从来没有犯过大错，也没有什么鲁莽的行为，以至违反什么命令或是破坏公共的安宁，这种事我

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没有过，我甚至还得过一个小十字章呢——还提它干什么!这一切您凭良心都应该知道，小宝贝，他也应该知道，要是他着手描述，他就应该知道一切。不，我没有料到您会这样，小宝贝，不，瓦连卡!我根本没有料到您竟会这样。

怎么！从此您就不能安安逸逸地再在自己的小窝里——不管是什么样的小窝——生活了吗？像俗语所说，不惹是生非，敬畏上帝，安分守己，不让别人来触犯你，不让别人钻进你的陋室，不让他偷看你自己在家里怎样生活，比方说，看你有没有一件好的背心，有没有像样的内衣；有没有靴子，而且钉的是什么后跟；你吃什么，喝什么，抄写些什么……小宝贝，即使遇到马路坑坑洼洼的地方，为了爱惜靴子，有时我踮着脚走过去，那又有什么呢！为什么要写别人有时缺这少那，写他不喝茶呢？好像人人都非得喝茶似的！难道我要去看每个人的嘴巴，瞧他在嚼什么？我曾这样侮辱过什么人吗？不，小宝贝，人家不来招惹你，你为什么要去侮辱别人呢！好吧，我来给您举个例子，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您看这是什么意思：你干了又干，勤恳卖力，上级本人也重视你（不管怎样，他总是重视你的），可是居然有人就当着你的面，没有一点儿明显的理由，无缘无故地往你脸上抹黑。当然，的确，有时你给自己做了一样新东西，你就高兴得睡不着，比方说，你美滋滋地穿上一双新靴子，你就满心高兴，这是真的，我深有体会，因为看到自己脚上穿着讲究漂亮的靴子是很愉快的——这描写得很真实！不过我还是觉得奇怪，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怎么能毫不在意地把这样一本书放过，不为自己辩护呢。的确，他还是个年轻的高级文官，有时喜欢大声叫嚷；可是他又为什么不能大声叫嚷呢？要是我们这些人需要挨训斥，那他为什么不能训斥呢？就算这样，比方说，为了官派而训斥——为了官派

是可以这么做的；须要训导人，须要严加训斥，因为，我们私下说说，瓦连卡，我们这批人不挨训斥就什么也不干，人人只想在什么地方挂个名，于是他说我的编制在某某机关，结果就把工作扔下不管。因为官的等级不同，每个等级的官都需要一种完全适合于这一级官员的训斥，所以很自然，这样一来，训斥的口吻也就等级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要知道，世上的事就是如此，小宝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管另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训斥另一个。没有这种预防的办法，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秩序也就荡然无存了。我真奇怪，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怎么会把这样的侮辱轻易放过了呢！

而且何必要写这种事？写它干什么？难道读者之中有人看了这个会给我做件外套吗？会给我买双新靴子吗？不会的，瓦连卡，他读了还会要求你再写下去。有时候你躲起来，藏起来，随便找个地方隐藏起来，有时候都不敢露面，因为你非常害怕流言飞语，因为他们会拿世上的任何事情来诋毁你，结果你的公私生活统统被写到书里去，印出来，让大家传阅，挖苦，纷纷议论！那时你就不能在街上露面了，因为这一切都可以证明，现在单看走路的模样就可以认出我们这种人来。是啊，他要是在结尾的地方哪怕改动一下，写得温和一些，比方说，哪怕在往他头上撒碎纸片那一段[①]后面加上一句，说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个有美德的人，是个好公民，不该受他的同事们那样的对待，他服从上级（这一点就可以作为模范），没有对任何人怀有恶意，信仰上帝，死后（假如作者一定要他死

① 这是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的情节。其中说到主人公的房东太太把碎纸片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这下面所说都是有关《外套》。

掉）受人哀悼。最好是别让他这个可怜的人死去，而是写成他的外套被找到了，那位将军详详细细地了解他的美德后，请求把他调到自己的部门，给他提级，给他加了优厚的薪金，这样一来，您看，就成了：恶有恶报，美德占了上风，办公室的同事们则一无所获。换了我，我就会这么做，而像他这样写，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呢？这无非是平凡的、下贱的日常生活中一个无聊的例子而已。您怎么会决定送这样一本书给我看，我的亲人。要知道，这是一本居心不良的书，瓦连卡；这简直是不真实的，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官。读了这本书就得提出控诉，瓦连卡，我要正式提出控诉。

您最恭顺的仆人

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8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您最近发生的事和来信让我害怕，令我震惊，使我困惑，但是费奥多拉讲的话向我说明了一切。可是您为什么感到那么绝望，突然陷进了您所陷进的那样的深渊呢，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的解释根本不能使我满意。您看，上次我坚持接受人家给我推荐的那个好位置，我的主张还是对的吧？而且，我最近的意外遭遇也把我吓得不轻。您说，您因为爱我才对我隐瞒真相。当初您使我相信，您花在我身上的钱只是您的存款，像您所说的，是存放在抵押银行里以备不时之需的，当时我就已经看出来，我受您的恩惠太多。现在我才知道，您根本没有什么钱，您是偶然知道我的贫苦的处境而受了感动，决定

预支自己的薪水花在我身上，我生病的时候您甚至卖掉自己的衣服，现在我发现的这一切使我落入如此痛苦的境地，我至今还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承担这一切，对这件事该怎么想。唉，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由于恻隐之心和亲戚之爱而做出的善举，应当做到第一步为止，后来不应把钱瞎花在不需要的东西上。您有负我们的友谊，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因为您没有对我以诚相见，现在我才明白您把最后一文钱都为我花在服装、糖果、散步、看戏和买书上——现在我为这一切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悔恨自己的不可饶恕的轻率（因为我接受您的一切，却没有替您设想过）。以前您要使我快乐的一切，现在对我都成为痛苦，只留下与事无补的懊悔。我发觉您最近很苦恼，尽管我自己也苦恼地预料会出什么事，可是现在发生的事，是我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的。这是怎么啦！您竟然会沮丧到这种地步，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可是现在所有认识您的人对您会有什么想法，现在他们会怎么议论您呢？您是我和大伙儿所尊重的人，因为您心地善良、谦虚、慎重，现在您竟突然染上这样令人讨厌的恶习，以前似乎是从来没有过的。费奥多拉告诉我，人们发现您醉倒在大街上，被警察送回寓所，我听了真不知如何是好！我惊讶得发呆，虽然我也预料到会出什么异常的事，因为已经有四天不见您的踪影了。您有没有想到过，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要是您的长官们知道了您旷职的真正原因，他们会说什么？您说，大伙儿都嘲笑您，大伙儿都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您的邻居们在开玩笑的时候还提到我。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别去理会这些，看在上帝的分上，您放心吧。还有您和那些军官们闹的事也把我吓坏了；关于这件事我隐隐听到一些。请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一切是什么

意思？您信中说，您不敢对我坦白，您怕您承认了一切会失去我的友谊，说您在我生病的时候感到很绝望，不知道该怎样帮助我，说您变卖了一切是为了接济我，不让我进医院，说您拼命地借债，还每天跟女房东闹矛盾，——可是您把这一切都瞒着我，您这是选择了下策。然而现在我却统统都知道了。您不好意思让我承认我是造成您的不幸处境的根源，而您的做法反而给我带来双倍的痛苦。这一切都使我震惊，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啊，我的朋友！不幸是一种传染病。不幸的人和穷人应该彼此躲开，免得传染得更厉害。我给您带来那样的不幸，是您从前在您的俭朴孤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经受过的。这一切折磨着我，使我痛不欲生。

现在请您把一切都老老实实地写信告诉我,您究竟出了什么事,您怎么会横下心走这一步的。如果可能,请让我放下心来。现在使我写到让我放心的,并不是我的自私,而是出于我对您的友情和爱,这是任什么都不能从我心里磨灭掉的。再见。我焦急地等待您的答复。您把我想得太坏了,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真诚爱您的

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7月27日

我珍贵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好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在逐渐恢复原状，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小宝贝：您在担心人们对我会有什么想法，对此我急于要向您说明,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我的自

尊心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我要告诉您，由于这个原因以及传到您耳朵里有关我的不幸和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上级中还没有人知道，而且也不会知道，所以他们全都会照以前那样看重我。我怕的只是一样：我怕流言飞语。女房东在家里吵吵嚷嚷，现在我用您接济我的十个卢布还了欠她的一部分债，所以她只是唠叨几句，不再吵嚷了。至于别的人，他们倒没有什么，只要不向他们借钱，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在结束我的解释时，我要对您说，小宝贝，我把您对我的尊敬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它在我目前混乱的状态中给了我安慰。感谢上帝，最初的打击和最初伤脑筋的事总算过去了，您对此事的态度很好：您并没有因为我不能和您分开，把您当做我的小天使那样爱您，把您留在我的身边，把真相瞒着您，就把我当做不忠实的朋友和自私的人。现在我又努力工作，开始很好地履行我的职责了。昨天我走过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一句话也没有说。不瞒您说，小宝贝，我的债务要把我逼死了，我的衣服都破破烂烂，可是这也没有什么，我恳求您也别为此感到绝望，小宝贝。再给我送半个卢布来吧，瓦连卡，这半个卢布也使我伤心。现在事情居然到了这种地步，到了这种地步！就是说，不是我这个老傻瓜去帮助您这个小天使，而是我可怜的小孤儿来帮助我！费奥多拉弄到了钱，她做得好。目前我毫无希望弄到钱，小宝贝，如果以后有一线希望，我一定会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您。可是流言飞语，最使我不安的是流言飞语。再见，我的小天使。我吻您的小手，但求您早日恢复健康。信写得不详细，因为我急于要去上班，因为我要努力勤奋，以赎我在工作中犯下的一切过错；关于我的一切遭遇以

及和军官们所发生的事，只好放在晚上再写了。

尊敬您和真心爱您的

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28日

唉，瓦连卡，瓦连卡！现在这一回可是您的错，该由您来负责了。您的来信把我完全弄糊涂了，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到现在我空闲下来，看清楚我的内心深处，我才看出来我是正确的、完全是正确的。我不是说我闹酒的事（去它的吧，小宝贝，去它的吧），我是说我爱您这件事，我爱您完全不是不明智的，完全不是不明智的。小宝贝，您什么都不明白，只要您明白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应该爱您，您就不会这么说了。所有这些道理您不过是说说而已，我确信您心里根本不是那样。

我的小宝贝，我跟军官们发生的那全部事件，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记不清了。应该告诉您，我的小天使，在那以前，我是心烦意乱。您想想看，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我可说是一贫如洗。我的情况糟到极点。我一直瞒着您，也瞒着这所房子里的人，可是我的女房东整天大声叫嚷。这对我本来也没有什么。随这个坏婆娘去嚷嚷好了，可是第一，这是丢人的事；第二，她不知从哪儿听说了我们的关系，上帝知道她是怎么打听出来的，她就大叫大嚷，闹得整座房子的人都知道，我吓呆了，把我的耳朵堵起来。问题是别人并不把耳朵堵上，反而竖起耳朵来听。现在，小宝贝，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躲才好……

所以您看，我的小天使，所有这一切，所有这种种灾难凑

在一块儿简直要我的命。忽然我从费奥多拉那里听到一件怪事，她说有一个想占便宜的卑鄙家伙到您家去，用卑鄙的求婚侮辱了您。照我看，他是侮辱了您，使您深受侮辱，小宝贝，因为我自己也深深地受了侮辱。就在那时候，我的小天使，我快疯了，我失去了自制力，我完全没有活路了。我的朋友瓦连卡，我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中跑出去，我要去找那个好色之徒；我已经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让人欺侮您，我的小天使！是啊，多么悲伤！那时候下着雨，雨雪泥泞，我心里痛苦极了！……我已经打算回去……就在这时候我堕落了，小宝贝。我遇到了叶梅利亚，叶梅利亚·伊利奇，他是个文官，就是说，他曾经是个文官，现在已经不是文官，因为他被我们那儿革职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怎么受穷受苦，于是我就跟他去了。这时您觉得怎么样，瓦连卡，您在信里读到您朋友的不幸，他的灾难、他受诱惑的故事，您能开心吗？第三天晚上，这个叶梅利亚就来怂恿我，我就到他那儿去，上那个军官那里去了。他的地址是我向我们打扫院子的人打听得到的。小宝贝，话既说到这里，我索性就说了吧，我早就注意到这个棒小伙子，他住在我们这座房子里的时候我就注意他了。现在我才发觉，我做得有失体面，因为我被带去见他的时候，头脑已经不清醒。瓦连卡，老实说，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他那里有好多军官，还是我的眼睛看花了，把一个人看成两个——这只有上帝知道。我也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义愤填膺地大发议论。是啊，这时他们就把我赶走，把我从楼梯上扔下来，就是说，并不完全是扔下来，只是把我推了下去。您已经知道，瓦连卡，我是怎么回来的，这就是全部经过。当然，我辱没了自己，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可这件事外人谁也不知道，除了您谁都不知道；是啊，既然如此，这件

事就等于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也许，事情就是这样，瓦连卡，您以为如何？只是我确实知道有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我们这儿的阿克先季·奥西波维奇也这样大着胆子去跟彼得·彼得罗维奇找麻烦，不过是秘密地，他秘密地做了这件事。他把他叫到守卫室，这都是我从门缝里看到的；他在那里按照需要，然而很体面地把事情处理了，因为除了我谁也没瞧见，而我却不要紧，就是说，我要说的是，我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好吧，在这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和阿克先季·奥西波维奇都像若无其事似的。您知道，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对任何人都没提起过这事，所以他们现在见面还是点点头，握握手。我不来争辩，瓦连卡，我不敢跟您争辩，我是深深地堕落了，最为可怕的是，我在自己的心目中是名誉扫地了，然而，这一定是命中注定的，这一定是命运，而您自己知道，对命运是逃不掉的。是啊，这就是我的不幸和灾难的详细的说明，瓦连卡，一切都是这样，这种事情不去谈它也罢。我有些不舒服，我的小宝贝，一点开玩笑的情绪都没有。谨向您表明我的眷恋、爱和敬意，我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我是您最恭顺的仆人

马卡尔·杰武什金

7月28日

仁慈的先生，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我读了您的两封信，直是唉声叹气！请听我说，我的朋友，您要么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只写了您全部不愉快事情中

的一部分，要么是……真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的信写得还是有些凌乱……请您到我这儿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今天就来，您听我说，您知道，您就直接到我们这儿来吃午饭吧。我真不知道，您是怎样生活，您跟您的女房东是怎样和好的。关于这一切您一点儿都没有写，好像是故意避而不谈。那么先再见，我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来；您要是总到我们这儿来吃午饭，那就更好了，费奥多拉做菜做得很好。再见。

您的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

7月29日

小宝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您高兴了，小宝贝，上帝赐给您机会，轮到您以德报德，来酬报我了。这一点我是相信的，瓦连卡，我相信您的天使般的心是善良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责备您，只是您也别像上次那样责怪我，说我这一把年纪还瞎花钱了。如果您一定要认为那是过错的话，那么过错已经犯下了，有什么办法呢！只是听您说这种话，我的朋友，我心里很难受！我说这话您听了可别生我的气，我整个的心都痛苦极了。穷人们总是任性的，——这是生来如此。这一点我先前就感觉到了，现在更是深有体会。他，一个穷人，总喜欢挑剔，他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世界，他对每一个过路的人都侧目而视，他用惶恐不安的目光望着自己周围，倾听别人的每一句话——听人家是不是在说他什么？是不是在说他怎么长得那么难看？他是不是正有这种感觉？比方说，从这边看他是个什么样，从那边看他又是个什么样？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瓦连卡，穷人比一块破布都不如，得不到任何

人的尊重，不管他们怎么写！他们这批蹩脚的作家，不管他们怎么写都是一个样！穷人身上的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那么，为什么还是原来的模样呢？这是因为照他们看，穷人的一切一定都露在外面，心里一定不会秘藏任何东西，至于什么自尊心就绝对不该有！前些时叶梅利亚说，某个地方人家为他募捐，每给他十个戈比都要对他做一番正式审查。他们认为他们是白给了他十个戈比，其实非也，他们出钱，是因为让他们看到了穷人。现在，小宝贝，慈善事业搞得有些奇怪……也许是历来如此，有谁知道呢！要么是他们不会办事，要么是他们十分内行——两者必居其一。这一点您也许不知道，我就来对您说吧。对别的事情我们只好保持缄默，但是对这种事情我们是知道的。穷人为什么知道这一切，总是考虑这种事呢？为什么？哦，这是凭经验嘛！这是因为，比方说，他知道，在他身边有那么一位老爷，这位老爷要到什么地方的一家餐馆去吃饭，一面自言自语：这个穷光蛋文官今天吃些什么？我要吃炸肉卷加浇汁，而他呢，也许吃没有一星儿油的粥。可是我吃没有油星儿的粥与他有什么相干？是有这样的人，瓦连卡，有这样的人，他尽想这种事。还有那些下流的、专写诽谤文章的人，他们一边走路，一边看你走路是放平了脚踩在石头上呢还是踮着脚尖。这儿有某一个机关的某一个文官、一个九级文官，他的光脚趾头从靴子里露出来了，他衣服的胳膊肘那儿磨破了——然后他们就在家里把这些统统都写出来，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印出来……我衣服的胳膊肘磨破了与你有什么相干？如果您能原谅我说句粗话，瓦连卡，我就要对您说，在这方面穷人跟你们同样害臊，打个比方说，跟处女一样害臊。您总不会在大伙儿面前——请原谅我说粗话——脱光衣服吧。同样，穷人也不喜欢人家偷看他的陋室，看他的家庭情况怎样——就是这

样。既然如此，瓦连卡，您又为什么跟我的敌人，跟那些破坏一个正派人的名誉和自尊心的人一起来欺负我呢！

而且今天我坐在机关里像一只孤单单的小熊，像一只拔了毛的麻雀，我为自己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我真是惭愧啊，瓦连卡！要是你的衣服上透露出光胳膊肘，你的扣子都挂在线上晃荡，你自然会感到害臊。而且，好像存心跟你作对似的，浑身上下都是乱七八糟！你就不由得要垂头丧气。可不是吗！……今天斯捷潘·卡尔洛维奇亲自跟我谈起公事，他说着说着，好像无意似的插了一句："唉，您哪，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老兄！"他并没有把他想说的其余的话说完，可是我自己已经全都猜到了，我的脸涨得通红，连我的秃头都涨红了。实际上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过毕竟令人不安，引起沉重的深思。他们别是听到什么了！上帝保佑，可别让他们听到什么！我承认我在怀疑一个人，十分怀疑！要知道，这些坏蛋什么都不在乎！他们会出卖你！为了半个戈比会去泄露你的全部私生活，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一点儿神圣的东西。

现在我知道这是谁干的勾当：这是拉塔贾耶夫干的好事。他跟我们部门里的一个人认识，一定是在谈话之中把一切都添油加醋地告诉了那个人；要不，也许是在他自己的部门里讲过，后来就渐渐传到我们部门里来。在我们的寓所里，事无巨细人人都知道，他们朝您的窗户指指戳戳；这我知道，他们是在指。昨天我去您那里吃午饭的时候，他们都从窗口探出头来，女房东还说，"瞧，魔鬼跟婴孩儿搞在一块儿了，"后来她还用不堪入耳的名字称呼您。可是这一切跟拉塔贾耶夫的丑恶意图比起来又是微不足道了，他要把我跟您写进他的作品里去，用含蓄的讽刺笔调描写我们。这是他亲口说的，是我们这儿的好心人转告我的。我已经什么事都不能想了，小宝贝，也不知道如

何是好。什么罪过也不必隐瞒，我们触怒了上帝，我的小天使。您，小宝贝，要送一本什么书来给我解闷。可是书，去它的吧，小宝贝！书是什么？那上面尽是无稽之谈！小说是一派胡言，它所以写一派胡言，是写给闲着没事干的人读的；请相信我，小宝贝，相信我多年的经验。要是他们向您提起什么莎士比亚，说什么你看，文学界就有莎士比亚，那么，莎士比亚也是一派胡言，这一切是地道的一派胡言，一切只是写来诽谤人的！

您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1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您别再为什么事担心了，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得到妥善解决。费奥多拉为她自己和我拿到一大堆针线活儿，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干起来，也许，一切都会好转。她怀疑我最近发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都和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有关，可是现在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我今天不知怎么特别开心。您要去借钱——千万别借！到将来该还钱的时候就该倒霉了。您还是跟我们接近些好，常到我们这儿来，别理您的女房东说什么，至于您其他的仇人和不友好的人，我相信您是在自寻烦恼，胡乱猜疑，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要注意，上次我已经对您说过，您的文体太不流畅。好啦，再见，再见吧。盼望您务必来我这里。

您的瓦·多·

8月2日

我的小天使，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我急于要告诉您，我的命根子，我又有一线希望了。可是对不起，我的小闺女，您信里不是写，我的小天使，叫我不要借钱的吗？我亲爱的，不借钱哪能行；我的情况已经够糟的，而且您那里恐怕万一也会出什么事！要知道您身体虚弱，所以我说钱是一定要借的。好吧，我就接着说吧。

我要告诉您，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在机关里我坐在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旁边。这不是您知道的那个叶梅利扬。此人跟我一样，是个九级文官，在我们整个机关里，我们俩差不多是年纪最大的职员，资格最老。他心肠好，不自私，而且那么不爱说话，看上去永远像是头真正的熊。可是他工作细致，他的书法是纯粹英国式的，如果说老实话，他写的字并不比我差，是一个可尊敬的人！我和他一向只是泛泛之交，只是照例在见面和分手时打个招呼。如果有时候我要用削笔刀，我就请求他：“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请把削笔刀借我用一下。”总之，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时候才说上两句。今天他竟然对我说：“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怎么老是心事重重？”我看得出人家是希望我好，我就老实对他，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如此这般地说了，也就是说，没有统统说出来，老天不容，我永远不会全说出来，因为我没有勇气说，我只是老实对他说了一点儿，说我手头拮据之类的话。“老兄，您就该，”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说，“您就该去借钱，哪怕跟彼得·彼得罗维奇去借也成，他放债收利，我借过，他要的利息适当，不高。”啊，瓦连卡，我的心跳了起来，我想来想去，也许上帝会让彼得·彼得罗维奇发发善心借钱给我。我自己已经在考虑，

这一来我就可以付钱给女房东，还可以帮助您，再把自己全身上下收拾干净，要不然真是丢人：我甚至怕坐在位子上，这还不算，我们那批爱嘲笑人的家伙还取笑我，去他们的！有时候大人经过我们的桌旁，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他瞧我一下，发现我穿得这么不成体统！他老人家最注重的是穿着整洁。他老人家大概什么都不会说，可是我却要惭愧死了——这就会这样。结果我发了狠了，把自己的羞耻之心揣到破衣袋里，心里满怀希望去找彼得·彼得罗维奇，又急得要命地期待着——一切都凑在一起。是啊，瓦连卡，哪知道竟是毫无结果！他正好有事，在跟费多谢伊·伊万诺维奇说话。我从旁边走到他跟前，拉了拉他的衣袖，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彼得罗维奇！"他回头一看，我就接着说，是这么回事，三十个卢布等等。起初他没有听懂我的话，后来我向他解释了一切，他就笑了起来，什么也没有说。我又把那些话对他说了一遍。他却问我："您有抵押品吗？"说了就自顾自埋头写他的公文，不再瞧我。我有些发慌。"没有，"我说，"彼得·彼得罗维奇，抵押品我没有，"我就向他解释，等一领到薪水，我就还，一定要还，首先要还这笔债。这时有人把他叫走。我等着他，他回来了，就开始修笔，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似的。我仍旧讲我的那一套，我说："彼得·彼得罗维奇，能不能想点办法？"他不做声，好像没听见似的，我站了半天，好吧，我心里想，我再试最后一次，于是我又拉了他的衣袖。他哪怕吭一声也好，可是他削好了笔，又写起来；我就走开了。小宝贝，您看见了吗，他们也许都是可尊敬的人，但是很骄傲，非常骄傲——这对我倒没有什么！我们哪能跟他们打交道呢，瓦连卡！我把这一切告诉您，就是为了这一点。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也笑起来，直摇头，可是他鼓励我，这个热心人。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是个

可尊敬的人。他答应给我介绍一个人；瓦连卡，这个人住在维堡区，也放债收利，是个什么十四级文官[①]。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说，此人一定肯借；小天使，我明天就去，好吗？您认为怎么样？要知道不借钱就糟糕了！女房东差点儿把我赶出寓所，不愿意供我伙食了。而且我的靴子破得不成样子，小宝贝，连扣子也都没有了……我真是一无所有了！要是长官之中有人看见我穿得这么不成体统，那可怎么办？糟糕哇，瓦连卡，糟糕，真是糟糕透顶！

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3日

亲爱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设法尽快借些钱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本来是决不会请您帮忙的，可是如果您知道我的境况就好了！在这个寓所里我们是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我遇到了一些极不愉快的事，要是您能知道我现在心里是多么烦乱和激动就好了！请想象一下，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陌生人，上了年纪，差不多是个老头儿，佩着勋章。我很惊讶，不明白他上我们这儿来干什么？费奥多拉这时上小铺去了，他开始向我问长问短，问我生活如何，我在做什么，不等我回答，他就向我声称，他是那个军官的叔叔，他说他很生他侄子的气，因为他侄子品行恶劣，向整所屋子的人破坏我们的名誉。他说他侄子是个淘气的孩子，为人轻浮，他说他准备保护

① 帝俄时代最低级的文官。

我，劝我别听那些年轻人说的话，还说他像父亲那样同情我，对我怀有慈父般的感情，打算在种种方面给我帮助。我涨红了脸，不知道该怎么想，但是并没有急于向他表示感谢。他硬拉着我的手，拍拍我的腮，说我长得美极了，说他非常满意我脸上有小酒窝，（上帝知道，他在胡说些什么！）最后，他说他已经是个老头儿，他要吻吻我。（他真可恶！）这时候费奥多拉走了进来。他有些窘，又说他因为我温文尔雅，品行端正而尊重我，很希望我不要把他当做外人。后来他把费奥多拉叫到一旁，用一种奇怪的借口要给她一些钱。费奥多拉当然不要。最后他准备回家了，又把他的全部保证的话重说了一遍，说他还要来看我，要带耳环来送我（似乎他自己也很窘）。他劝我搬家，说要给我介绍一个他所看中的极好的寓所，又不要我花什么钱；他说他非常喜欢我，因为我是一个正直而懂事的姑娘，他劝我要警惕那些荒淫的年轻人，最后说他认识安娜·费奥多罗芙娜，说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托他转告我，她要亲自来看望我。这一来我全都明白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啦；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境遇；我发火了，我把他数落得羞愧难当。费奥多拉来帮我的忙，几乎把他从寓所里赶了出去。我们断定，这都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干的事；要不然他是从哪里知道我们的呢？

现在我要来求您，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求您帮忙。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把我撇在这样的处境里！请借点钱来，不论多少，要不然我们搬不了家，可是在这里无论如何再也待不下去了：这是费奥多拉出的主意。我们至少需要二十五个卢布；这笔钱我会还您；我会挣来；费奥多拉这两天里还会拿活儿来做，所以如果他们一定要高利，您也随它，一切都同意。我都会还给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拒绝帮助我。照您目

前的处境我再来麻烦您，心里真是十分不安，可是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一个人身上！再见，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想着我，愿上帝使您成功！

瓦·多·

8月4日

我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这种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我也十分震惊！这么骇人的灾难使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批形形色色献殷勤的人和老色鬼非但要把您，我的小天使，折磨得病倒，这还不算，他们这些拍马的人还要把我折磨死。把我也折磨死，我敢发誓，他们会把我折磨死的！现在我要是不帮您忙，还不如死掉的好！要是我不帮您忙，那我一定会死掉，瓦连卡，干脆真正地死掉，但要是帮您忙，您就会从我这里飞走，像小鸟从窝里飞出去一样，而那些猫头鹰和猛禽都准备来啄它。使我非常苦恼的就是这一点，小宝贝。而且您，瓦连卡，也未免太狠心了！您怎么能这样？他们折磨您，欺负您，我的小鸟，您在受苦，可是您还要因为麻烦我而难受，您还答应要挣钱来还债，也就是，老实说，您为了在限期之内还我的债而要把身体虚弱的您累死。是啊，瓦连卡，您只要想一想，您说的是什么话！您为什么要做针线活儿，为什么要干活儿，费尽苦心地来折磨自己可怜的小脑袋，损害您的美丽的眼睛，搞垮您的身体呢？唉，瓦连卡，瓦连卡，您看，我亲爱的，我这个人什么用处也没有，我自己也知道我毫无用处，可是我要设法做到我能派上用场！我要克服一切困难，我自己会去找到分外的工作，我要给各种各

样的作家抄写各种不同的稿件，我要去找他们，亲自去找，死气白赖地跟他们讨活儿干，因为他们在找好的抄写的人，我知道他们在找，我不能让您把自己累垮，不能让您去实现那种极其有害的主意。我的小天使，我一定要去借钱，要是不去借钱还不如死掉的好。您信上说，我亲爱的，叫我不要怕出高利，我不怕，小宝贝，我不怕，现在我什么都不怕。小宝贝，我要去向人家借四十个纸卢布，其实这并不多，瓦连卡，您以为怎么样？我一开口就借四十个卢布，人家能相信我吗？就是说，我想说，您认为人家第一眼看见我能不能就相信我，对我放心呢？根据我的长相，第一眼能不能使人产生好印象？您想想看，小天使，我能不能使人产生好印象？您是怎么想的？您知道吗，我感到那么害怕，那么痛苦，说真的，很痛苦！从四十个卢布里我要分二十五个卢布给您，瓦连卡，两个银卢布给女房东，余下的留给我自己开销。您看，本来应该多给女房东一些，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您要通盘考虑一下，小宝贝，算一算我的全部需要，您就会看出来，决不能再多给了，因此关于这件事就不必再说，提也不必提了。我要花一个银卢布买一双靴子，我都不知道明天我能不能穿这双旧靴子去上班。围巾也是必需的，因为那条旧的已经用了快一年了。可是您答应用您的旧围裙不但可以裁出一条围巾，还可以裁出一块胸衣，那么关于围巾我就不必去多想了。这样一来，靴子和围巾都有了。现在还有扣子，我的朋友！我的小不点儿，您也会同意，我不能没有扣子，可是我的衣襟上的扣子差不多有一半都掉了！我一想到大人会注意到我这么不像样子，他会说话的，而且会说些什么，这么一想，我心里就战战兢兢！小宝贝，我不会听到他说些什么，因为我会死掉，死掉，当场死掉，由于惭愧，心里只要这样一想，就会死掉。唉，小宝贝！买了这些必需品就

还剩下三个卢布；那就要靠这些来度日，买半磅烟叶；因为，我的小天使，没有烟叶我就活不下去，烟斗已经是第九天没有进过嘴巴了。凭良心说，我可以买烟叶而不告诉您，可是我于心有愧。您遭到不幸，您已经一无所有，而我在这里却大肆享受，为了这个我才把一切都对您说，免得受良心的谴责。我老实向您承认，瓦连卡，现在我的处境极端困难，就是说，以前我绝对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女房东瞧不起我，谁也不尊重我；我样样都缺，还欠了债；在办公室里，我的那批文官从前就没有让我舒服自在过，小宝贝，现在更是别说了。我隐瞒着，小心地向大伙儿隐瞒一切，我自己也总躲躲闪闪，侧着身子走进办公室，躲开所有的人。只有对您我才有勇气来承认这些……可是，要是借不到钱可怎么办！好啦，不，瓦连卡，最好别想这个，别事先让这种想法使我泄气。我所以这么写，是为了提醒您，您自己别去想它，不要自寻烦恼，唉，我的上帝，要是借不到钱，您可怎么办呢！当然，那样您就不会搬出这个寓所，我还能跟您在一起，——可是，不，要是借不到我就不回来了，随便找个地方一死了事。现在我在这儿唠唠叨叨地给您写信，其实我应该去刮脸了。人刮了脸样子总好看些，样子好看总会得到人家另眼看待。好了，愿上帝保佑！我要祷告一会儿，然后上路！

马·杰武什金

8月4日

最亲爱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请您千万不要绝望！本来已经够痛苦的。我给您送去三十

个银戈比；再多无论如何不行了。给您自己买点最需要的东西，凑合着挨到明天。我们自己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不知道明天怎么办。真愁死人，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不过，您别发愁了；借不到，那有什么办法！费奥多拉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暂时还可以在这个寓所里待下去，即使我们搬了家，也未必会有多大的好处，如果他们想找的话，不管搬到哪里他们都找得到我们。不过现在留在这儿总有些不太好。要是我的心情不那么忧伤，我还要告诉您一些事情。

您的性格真古怪，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把无论什么事都过分放在心上了；因此您永远将是个最最不幸的人。我仔细读了您全部来信，看出您在每一封信里都在为了我那么苦恼和担忧，却从不为自己操心。当然，大伙儿都会说您有一颗善良的心，可是我要说，它也未免太善良了。我要给您一个友好的忠告，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感激您，十分感激您为我做的一切，使我刻骨铭心。那么请您判断一下，我看见即使到了现在，在我无意之中给您造成的全部灾难之后，即使到了现在，您还只是为我活着：为了我的喜悦、我的忧伤、我的心灵而活着，——这会使我心里做何感想！假如您对别人的事情这么关切，对一切人怀着极度的同情，那么，您因此就会成为一个最最不幸的人。今天您下了班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看见您，不禁大吃一惊。您是那么苍白，那么惊慌，那么绝望：真是面无人色——这都因为您怕告诉我您没有得手，怕使我伤心，使我受惊，可是当您看到我几乎要笑出来的时候，您才放下心来。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不要发愁，不要绝望，您要把心放宽些，我请求您，恳求您做到这一点。您瞧着吧，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转，否则您老是为别人的痛苦而苦恼担心，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再见，我的朋友，恳求

您别太为我担心。

瓦·多·

8月5日

我亲爱的瓦连卡!

啊，好了，我的小天使，这就好了！您断定要是我弄不到钱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嗨，这就好了，我放心了，我因为您而感到幸福。我甚至高兴，因为您不抛开我这个老人，仍旧在这个寓所里留下来。如果我把话全部倾吐出来，那就是：我心里充满喜悦，因为我看到您在信里把我写得那么好，对我的感情给予应有的赞扬。我这么说并不是由于骄傲，而是由于我看出来您是多么爱我，才会为我的心那么担忧。是啊，好了，现在何必再来讲我的心，心就随它去吧。现在您嘱咐我，不要畏畏缩缩；是啊，我的小天使，我自己也要说，不要畏畏缩缩。尽管如此，您自己倒决定一下，我的小宝贝，明天我穿什么靴子去上班！问题就在这里，小宝贝，要知道这种念头会把一个人压垮，彻底压垮的。主要的是，我的亲人，我不是为自己悲伤，也不是为我自己痛苦。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哪怕要我不穿大衣，不穿靴子在砭骨的严寒中走来走去，我都能挺住，都能忍受，我什么都无所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可是别人会怎么说呢？要是我不穿大衣，我的仇人，这些恶毒的舌头会说些什么？要知道，大衣是穿给别人看的，靴子恐怕也是穿给别人看的。在这种情况下，小宝贝，我的心肝，我需要靴子是为了维护名誉和好名声，穿窟窿连天的靴子会使我两者全都丢光。请相信我，小宝贝，相信我多年的经验，请听我这个饱

经世故的老人的话，别去听那些信口开河的拙劣作家的话。

可是我还没有告诉您，小宝贝，今天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和我今天饱受的痛苦呢。我饱受了痛苦，我一个早上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比别人整整一年所受到的还要多。事情是这样的：首先，为了要遇到他，我一清早就去了，然后赶去上班。今天是倾盆大雨，再加雨雪泥泞！我的心肝，我紧裹大衣，走哇走哇，心里一直在想："上帝啊，饶恕我的罪孽，让我能够如愿以偿吧。"我走过一座教堂，画了个十字，忏悔我的一切罪过，这时我想起来我不配跟上帝商量什么事情。我一心在想心事，什么都不想看，只是不辨道路地一直往前走。街上空空荡荡，遇到的人都是那么匆匆忙忙，心事重重，这也难怪：有谁会在这么大清早，这样的天气出来散步呢！我碰到一群肮里肮脏的工人，这些乡巴佬把我推来搡去！我不禁胆怯，感到可怕，老实说，钱的事我已经不愿意去想，——既然要碰运气，那就去碰碰看吧！刚走到沃斯克列先斯基桥边，我的靴底脱落了，所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脚底下踩的是什么。这时我碰到我们的文书叶尔莫拉耶夫，他挺直身子站着，目送着我，好像要我请他喝伏特卡，"唉，老兄，"我心里想，"喝伏特卡，这时候还顾得上喝伏特卡！"我累极了，我停下来，歇了一会儿，再慢慢地往前挪。我故意东张西望，想找点什么东西吸引住我的思想，给我解解闷，使我振作起精神：可是不成，没有什么能吸引我的思想，而且我浑身都脏得要命，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最后我看到远远的有一所黄色的木头房子，有个像望楼似的阁楼，"好，"我心里想，"就是它，这就是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说的马尔科夫的房子（小宝贝，他就是放债收利的马尔科夫）。这时我自己都糊涂了。我明明知道，这是马尔科夫的房子，我还要去问一个岗警——我说，"老兄，这是谁的房子？"

这个岗警态度非常粗暴，不愿意开口，好像在跟谁生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说，这就是马尔科夫的房子。这些岗警都是那么冷淡，可是岗警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一切都给人不愉快的恶劣印象，总之，一件件事都跟踪而来，从每一件事情里都可以看出和自己的境况肖似之处，事情总是如此。我在这所房子面前来回走过三次，每次都走到街的尽头，我越走越觉得事情不妙，“不，”我想，“他不会借钱给我，决不会借给我！再说我是个陌生人，我的事情很难办，我这副长相又不讨人喜欢。”“算啦，”我想，“只好听天由命，只是免得后来后悔，我要去试试，反正他们不会把我吃掉，”于是我就轻轻地推开了边门。这时又碰到一件倒霉的事：一只可恶的、愚蠢的看家小狗缠住我不放，拼命地吠叫！就是这种讨厌的小事总要逼人发疯，小宝贝，使人胆怯，把事先下定的全部决心完全丧失。所以我就半死不活地走进屋子，哪知道又碰上一件倒霉事——在黑暗中我没有看清楚门槛下面有什么东西，一脚就绊在一个娘儿们身上，那娘儿们正提着一桶牛奶往罐子里倒，结果牛奶全洒了。这个蠢娘儿们尖叫起来，唠唠叨叨地说：“你往哪里闯啊，我的爹，你要干什么？”说着就数落着大哭起她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来。小宝贝，我说这件事，是因为在类似的情形下我总碰到这种倒霉事；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我永远要被不相干的事情缠住。一个老妖婆，芬兰籍的女房东听到吵闹声探出头来，我就径直走到她跟前，说：“马尔科夫是住在这里吗？”“不是，”她说，她站了一会儿，仔仔细细打量了我。“您找他有什么事？”我向她解释说，是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叫我来的等等，等等，还说了别的事。我说有一笔小生意。老太婆就叫她的女儿，女儿出来了，是个年纪不轻的姑娘，赤着脚。“去叫你父亲，他在楼上房客那里。您请进。”我进去了。屋里还

不错，墙上挂着画，都是些将军的画像，屋里放着一张长沙发，一张圆桌，一盆木犀草还有几盆凤仙花。我心里盘算，算了，我不如趁早一走了事，小宝贝，我真想一走了事！我心里想："我不如明天再来，明天天气会好些，我可以等晚些来，今天碰上牛奶洒了，那些将军们又都是怒气冲冲的样子……"我已经走到门口，可是他进来了，他长得相貌平常，花白头发，一双贼眼，身穿油污的长袍，腰里束一根绳子。他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对他如此这般地说，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四十个卢布，我说，事情是这样的，可是我没有把话说完。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事情办不成了。"不行，"他说，"我没有钱；您有什么抵押品吗？"我开始解释说，我没有东西做抵押，可是那个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总之，我把需要解释的都解释了。他听完我的话，说："不行，什么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我没有钱。""好吧，"我心里想，"果然如此，果然不出我所料。"瓦连卡，我真巴不得脚底下裂开一条缝才好。我冷得脚都冻僵了，背上一阵阵的寒战。我望着他，他望着我，他差点儿要说出来："你走吧，老兄，这儿没有你的事了，"换了别的情况，我就要羞死了。"您怎么啦，您需要钱干什么？（他就是这么问的，小宝贝！）我张开嘴巴想说话，只是为了免得傻站着，可是他连听都不听。"不行，"他说，"我没有钱，否则我倒愿意借。"我一再向他提出。我说："要知道我借得不多，我说，我会还您的，到期一定归还，我还能在限期前归还，利息随您要，真的，我一定还。"小宝贝，我在这一瞬间想起了您，想起您的种种不幸和贫困，想起您的半个小银卢布。"可是不行，"他说，"利息倒无所谓，只是要有抵押！否则我没有钱，真的没有，否则我倒愿意借的，"他还赌咒发誓呢，这个强盗！

是啊，我的亲人，我根本不记得我是怎么出来，怎么经过维堡区，怎么来到沃斯克列先斯克桥的。我累得要命，冻得发抖，直到十点钟我才赶到办公室。我想把身上的泥刷干净，可是看门的斯涅吉廖夫说不行，你会把刷子弄坏的，他说："老爷，刷子是公家的。"小宝贝，他们现在是多么放肆，在这些先生们眼里，我几乎连他们擦脚的破布都不如。要知道，瓦连卡，毁掉我的是什么？毁掉我的不是金钱，而是所有这些日常的惊惶不安，这些窃窃私语、微笑、笑谑。大人可能无意中听到有关我的事，唉，小宝贝，我的好日子过去了！今天我把您的全部来信读了一遍；伤心哪，小宝贝！再见，我的亲人，上帝保佑您！

马·杰武什金

8月5日

瓦连卡，我本来打算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向您描述我的不幸，只是看来我办不到。我是想让您开心的。我要到您那里去，小宝贝，一定要去，明天就去。

又及

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芙娜！

我亲爱的，小宝贝，我完蛋了，我们俩都完蛋了，我们俩一起无可挽回地完蛋了。我的名誉，我的自尊心统统丢光了！我毁了，您也毁了，小宝贝，您跟我一起不可挽回地毁了！是我，是我把您引向毁灭的！他们随意支使我，小宝贝，他们瞧

不起我，拿我开玩笑，女房东竟然骂起我来，今天她对我大喊大嚷，不断地骂我，把我看得一钱不值。晚上，在拉塔贾耶夫那里，他们之中有人大声朗读我写给您的一封信的底稿，是我无意中从口袋里掉出来的。我的小宝贝，他们拿我们大开玩笑！他们先是一再赞扬我们，然后拼命地哈哈大笑，这些不讲信义的人！我走到他们跟前，揭穿拉塔贾耶夫不讲信义，说他是个背弃朋友的人！可是拉塔贾耶夫回答我说，我自己才是个背弃朋友的人，说我尽搞女人，无往不利。他说："您瞒着我们，您这个勒夫列斯①。"现在大家都叫我勒夫列斯，我没有别的名字了！您听见了吗，我的小宝贝，您听见没有？现在他们统统都知道了，一切都知道了，关于您的事，我的亲人，他们都知道，凡是您那儿的事他们都知道，统统都知道！这还不算！连法尔多尼也是，他也跟着一起瞎起哄。今天我差他去腊肠店去买点东西，他非但不去，还说他有事！"要知道，这是你的责任，"我说。"才不是呢，"他说，"我没有责任，您不付我女主人钱，所以我对您也没有责任。"我受不了他这种没有教养的大老粗的侮辱，就说他是笨蛋，可他竟对我说："您才是笨蛋呢。"我想他是喝醉了才对我这样出言不逊，我就说："你喝醉了，您这个大老粗！"可是他对我说："是您请我喝的吗？您自己还没有钱买酒喝呢；您自己还跟人家讨十戈比银币呢，"他又添上一句："哼，还算是个老爷呢！"您看，小宝贝，事情居然闹到这种地步！瓦连卡，活在世上真是丢脸。我完全像疯了似的，比没有身份证的流浪汉还不如。多重的灾难啊！

① 英国小说家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克拉丽莎》（1748）中的男主人公。后成为勾引妇女的好色之徒的通用名词。理查逊的这部小说，于18—19世纪初在俄国十分流行。

我完蛋了，简直是完蛋了！不可挽回地完蛋了。

马·杰·

8月11日

亲爱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我们遇到的真是灾难重重，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现在您那里不知怎么样，对我也不能抱什么希望了。今天我被熨斗烫伤了左手；我不小心碰倒了熨斗，又是碰痛又是烫伤，真是祸不单行。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干活儿了，费奥多拉已经病了三天。我处于痛苦不安之中。送上三十个银戈比，这几乎是我们最后剩下的钱了，可是上帝看见，目前在您需要钱的时候，我是多么愿意帮您的忙。我难受得几乎掉眼泪！再见，我的朋友！您要是今天上我们这儿来，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

瓦·多·

8月13日

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您怎么啦！您想必是不敬畏上帝了。您简直要把我逼疯了。您不觉得惭愧吗？您毁了自己，您只消考虑一下自己的名誉就够了！您是个正直的人，高尚，有自尊心——是啊，要是大伙儿都知道您的事可怎么办！您简直应该羞死！莫非您不怜惜您的满头白发了？是啊，您不敬畏上帝了！费奥多拉说，现

在她再也不帮您的忙，而且我也不再给您钱了。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可把我害苦了！您一定以为您这样做坏事与我无关，您还不知道，我为您吃足了苦头！我连我们的楼梯都不敢走：大伙儿都看我，用指头对我点点戳戳，说的话那么难听；是的，他们居然说我跟一个酒鬼勾搭上了。这种话是多么难听！他们把您送回来的时候，所有同住的人都带着鄙视的神气指着您说："瞧，他们用车子把那个文官送回来了。"我真替您惭愧死了。我向您发誓，我要从这里搬走。我随便到哪儿去，当女仆也好，当洗衣女工也好，反正这儿待不下去了。我曾写信给您，要您到我这儿来，可是您不来。可见我的眼泪和请求在您心目里都算不了什么，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再说，钱您是从哪儿弄来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要保重身体。不然您就要毁了，平白无故地毁了！这是多么可耻，多么丢人啊！昨天女房东不肯放您进屋，您就在过道里过了一夜；这我都知道。要是您能知道当我听到这一切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就好了。到我这儿来吧，在我们这儿您会开心的：我们要一同看书，一同怀旧，费奥多拉还要给我们讲她去长途跋涉朝圣的故事。为了我的缘故，我亲爱的，别毁了您自己，也别毁了我。要知道，我只是为您一个人活着，为了您我才留下来和您在一起的。现在您却是这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吧，在患难中要坚强；您要记住，贫穷不是罪过。而且，何必要绝望呢：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现在您要自我克制。送给您二十个银戈比，您给自己买烟叶或是您想要的一切，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瞎花。到我们这儿来吧，一定要来。您也许会像从前那样不好意思，可是您别不好意思，这种不好意思不是真的。只要您真心诚意地悔改就好了。您指

望上帝吧，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瓦·多·

8月14日

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宝贝！

我惭愧，我的心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我感到惭愧极了。不过，小宝贝，这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心欢快起来呢？我不再去想我的靴底了，因为靴底是不值一提的，永远是普通的、蹩脚的、满是泥泞的靴底而已。而且靴子也是不值一提的！希腊的哲人走路就不穿靴子，那么我们这批人又何必为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过分劳心呢？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要欺侮我，瞧不起我呢？唉，小宝贝，小宝贝，您居然会写出这种话来！您去对费奥多拉说，她是个爱争吵的、让人不得安宁的、蛮横的娘儿们，而且又愚蠢，说不出的愚蠢！至于说到我的白发，在这一点上您可错了，我的亲人，因为我根本不是您所想的那么老。叶梅利扬向您问好。您信上说，您非常伤心，您哭了；那我要告诉您，我也非常伤心，我也哭了。最后我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至于我，我也健康如意，而且永远是您——我的小天使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19日

仁慈的小姐和亲爱的朋友，
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我感到我错了，我感到我很对不起您，可是，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一点儿好处，小宝贝，不管您怎么说，这一切我都感觉得到，甚至在我犯下这个大错之前就感觉到了，然而我竟灰心丧气，明知故犯地堕落了。小宝贝，我为人并不凶狠，也不是残酷无情；要撕碎您那颗小小的心，我亲爱的，除非是一头地道的嗜血成性的老虎才行，可是我有的却是绵羊般的心肠，您是知道的，我并不想喝血，所以，我的小天使，尽管我犯下大错却不能完全怪我，因为不论是我的心，还是我的思想都没有罪，我真不知道错在哪里。事情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小宝贝！您送给我三十个银戈比，后来又送来二十个银戈比，看着您这孤苦伶仃的人送来的钱，我心里不知有多么痛苦。您自己烫伤了小手，很快就要挨饿，可是您还写信叫我买烟叶。唉，在这种情况下叫我怎么办呢？还是就照这样，昧着良心，像强盗似的开始掠夺您这个孤苦无依的人吗？这时候我灰心丧气了，小宝贝，也就是，我开始不由得觉得我这个人毫无用处，觉得我本人比我的靴底好不了多少，我认为妄自尊大是有失体面的，恰恰相反，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个不体面的、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派的人了。是啊，我既然不知自尊自重，全盘否定了我的好品质和我的人格，那就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就堕落了！这已经是命中注定的，我并没有错。起初我只是出去透透新鲜空气。接着事情就一件件地跟踪而来：大自然在哭泣，雨在下着，天气又冷。这时候我偏偏碰到了叶梅利扬。瓦连卡，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当得精光，他已经一无所有。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两天两夜一点东西都没有进嘴了，他要拿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当的东西去当，而且也从没有那样的抵押品。这

时，我的心软了，与其说是出于我个人的心意，还不如说是出于我对人的同情。这桩罪过就这样发生了，小宝贝！我们俩一起哭得好伤心啊！我们想起了您。他非常善良，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又是极其多情善感的人。小宝贝，我亲身感受到这一切，我所以会发生那样的事，就是因为我对这一切深有体会。我知道，我亲爱的，我欠了您多少情啊！自从认识您之后，我首先开始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也就爱上了您；在认识您之前，我的小天使，我孤孤单单，我像是在世上睡着，而不是在世上活着，那些恶人说，甚至我的外貌都不像样，他们嫌弃我，于是我也开始嫌弃我自己；他们说我笨拙，我也真的认为我笨拙。可是当您在我面前一出现，您就照亮了我整个黑暗的生活，连我的心和我的灵魂都发亮了，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平静，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我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我没有气派，没有风度，然而我仍然是一个人，在心灵和思想上来说，我是一个人。可是现在我感到我受命运的压迫，受它的侮辱，否定了自己的好品质，我的灾难惹我苦恼，使我心灰意懒。现在既然您一切都知道了，小宝贝，我就含着眼泪求您对这件事别再深究了，因为我的心要碎了，我又痛苦又难受。

小宝贝，我向您致以敬意。

始终是您忠实的

马卡尔·杰武什金

8月21日

上一封信我没有写完，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因为我实在难以下笔。有时候我愿意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发愁，一个

人伤心，没有人来和我分忧，这样的时刻在我是越来越多了。在我的回忆中有些对我是那么无法解释的东西，那么不知不觉地、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一连几个小时对我周围的一切毫无感觉，忘记了一切现状。我现在生活中的一切印象，愉快的也罢，沉痛的、忧伤的也罢，没有一样不使我想起我过去生活中类似的情景，最常想起的是我的童年，我的幸福的童年！可是在这样的时刻之后我总感到难受。我不知怎么很虚弱，我的梦想使我极度疲乏，我的健康状况本来已经是每况愈下了。

可是今天早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在这儿的秋天这是罕见的，它使我精神振奋，我高高兴兴地迎接它。这样，我们这里已经是秋天了！在农村的时候我是多么喜欢秋天哪！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已经能感受到很多了。我喜欢秋天的黄昏胜于秋天的早晨。我记得，离我们家几步远的地方，山脚下有一个湖。这个湖——我仿佛现在还看见它，——这个湖是那么宽阔、清澈、明净，像水晶一般！有时候，如果傍晚没有风，湖水就很平静，岸上的树木纹丝不动，水面一平如镜。多么清新！多么凉意袭人！露水滴在草上，岸上的小木屋里亮起了灯光，人们把牲口赶回家去。这时我悄悄地从家里溜出来，去看看我的湖，常常一看就看出了神。渔夫们紧挨水边点起一捆枯枝，火光就远远地、远远地映在水面。天空是那么寒冷、蔚蓝，整个天边都燃起一道道通红的火光，这火光变得越来越淡；月亮出来了，空气中的回声是那么响，不论是一只受惊的小鸟振翅起飞，是微风吹动一根芦苇，还是鱼儿在击水——统统都听得见。蓝色的水面上升起一层薄薄的、透明的白色水气。远方渐渐暗下来，一切都像隐没在迷雾之中，而近处的小船、河岸、小岛却都轮廓分明，好像用刀刻出来的。一只被扔掉、被遗忘在岸边的水桶在水上微微漂动，一枝叶子发黄的柳

枝和芦苇缠在一起，一只晚归的海鸥振翅起飞，时而扎进冷水，时而又振翅起飞，消失在雾里。我看出了神，听入了迷，我心里开心极了！可是那时我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小孩呢！……

我是那么喜欢秋天——喜欢深秋，那时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所有的农活都干完了，晚上小木屋里已经开始小伙子们的聚会，大伙儿都在等待冬天的来临。那时候一切都显得比较阴暗，天空乌云满布，光秃秃的树林边缘的小径上黄叶遍地，而树林却变青发黑，特别是在晚上湿雾降落的时候，树木在迷雾中隐隐出现，像巨人，像形状丑陋的、可怕的幽灵。有时你在外面玩得耽误了时间，落在别人后面，一个人就拼命地赶，真是可怕！你自己像树叶似的发抖；你以为眼看就会有个可怕的人从这个树洞里伸出头来；这时一阵风在树林里刮过去，呜呜作响，喧哗起来，哀号得好不凄惨；从枯枝上刮下的一大堆树叶在空中飞旋，后面是一大片闹嚷嚷的鸟儿，发出刺耳的狂叫飞过，天空全被它们遮黑。你心里害怕起来，这时好像听到有人声，仿佛有人在低声说："跑吧，跑吧，孩子，别耽搁了，这儿马上就要变得可怕了，跑吧，孩子！"你心里恐怖起来，就拼命地跑哇跑哇，跑得喘不过气来。你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家里；家里又热闹又快乐；给我们孩子们都分了活儿干：剥豌豆或是剥罂粟花籽；炉子里的潮木柴噼啪作响；妈妈高兴地看着我们高高兴兴地干活；老保姆乌里扬娜在讲旧时的事或是讲魔法师和死人的吓人的故事。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互相紧挨着，可是大伙儿的嘴唇上都带着微笑。突然间我们一下子都安静下来……你听！有响声！好像有人在敲门！结果什么都没有，这是老弗罗洛芙娜的纺车在嗡嗡地响，大伙都笑坏了！可是后来到了夜里我们都害怕得睡不着，做了那么可怕的噩梦。有时

候，醒来之后连动也不敢动，在被窝里一直发抖到天亮。早上起来你鲜艳得像朵小花。你朝窗外一看：整个田野上都笼罩着严寒；光秃秃的树枝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秋霜，湖上结了纸一般的薄冰，湖面上升起白色的水汽，快活的鸟儿在啼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周围的一切，晒化了玻璃般的薄冰。光辉，鲜明，快活！炉火又噼啪地响起来；大伙儿围着茶炊坐下，夜里被冻得发抖的我们的黑狗波尔康，不时朝窗内张望，亲切地摇着尾巴。一个农民骑着一匹精神饱满的小马跑过窗前，到树林里去打柴。大伙儿都是那么满意，那么快活！……啊，我的童年是多么幸福美好哇！……

现在，我沉醉在回忆之中，不禁像孩子似的大哭起来。我那么栩栩如生地、栩栩如生地回忆起一切，过去的一切是那么鲜明地展现在我眼前，而现在的一切却是那么黯淡，那么阴暗！……事情将会怎样结束，这一切会怎样了结呢？您知道吗，我有一种信念，确信今年秋天我一定会死去。我病得非常非常厉害。我常常想到我必定死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就这样死去——躺在这里的泥土里。也许，我又要卧床不起，像春天那次一样，而我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呢。就连现在我也非常难受。费奥多拉今天一整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就留我一个人待着。从某个时候起我害怕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总觉得，屋子里还有人和我在一起，有人在跟我说话，特别是我在沉思着什么，突然从沉思中醒悟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毛骨悚然，所以我才给您写这么一封长信，我写信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再见，我的信要结束了，因为我没有纸，也没有时间了。我卖我的衣服和帽子的钱只剩一个银卢布了。您给了女房东两个银卢布，这很好；现在她暂时会安静了。

您要设法修补一下您的衣服。再见，我累极了；我不懂得

我怎么会变得这么虚弱，做一点儿事就吃力得要命。万一有了工作，可怎么去干呢？就是这个念头使我心烦欲死。

瓦·多·

9月3日

我亲爱的瓦连卡！

我的小天使，我今天感触很多。第一，我整天头痛。为了透透新鲜空气，我出去沿着丰坦卡[1] 走走。傍晚是那么黑暗潮湿。刚六点钟天色已经暗下来，就像现在这样！没有雨，可是有雾，跟真的下雨也差不多。天空飘过一条条又长又宽的乌云。堤岸上过往的行人多得不得了，人们好像故意似的，一个个都脸色可怕，令人沮丧。有喝得醉醺醺的农民，有穿着长靴、不包头巾的翘鼻子的芬兰妇女，有搬运工人，有马车夫，有我们这种因为某种需要出来的人；有顽童，有一个钳工的徒弟，身穿带条纹的长衣，面黄肌瘦，脸好像在烟油里洗过似的，手里拿着一把锁；还有一个退伍的兵士，身高有一丈[2]，——就是这样一些人。看来，在这种时候不可能有别种人。丰坦卡是一条通航的运河！木驳船多极了，叫你真不明白怎么能全容得下。桥上坐着一些卖潮湿的蜜糖饼干和烂苹果的妇女，都是些那么肮里肮脏、身上湿漉漉的娘儿们。沿着丰坦卡散步真没劲！脚底下是潮湿的花岗石，两旁是高大、乌黑、被烟熏的房屋；脚底下是雾，头顶上也是雾。今天的傍晚是那么凄凉，

---

① 穿过彼得堡的一条运河。
② 指俄丈，一俄丈等于二点一三四米。

那么阴暗。

等我拐进豌豆街，天色已经全黑，开始点起煤气灯了。我有很久没有去豌豆街了，没有机会去。多么热闹的街道！多么豪华的铺子和商店；衣料啦，玻璃罩里的鲜花啦，形形色色带飘带的女帽啦，无不光彩夺目。你会以为，这一切陈列出来是为了装潢，其实不是，真是有人买这些东西送给自己的妻子。多么豪华的街道！有许多德国面包师住在豌豆街，他们一定也是非常富有的人。时刻有那么多的轿式马车驰过，马路怎能承受得起这份重量啊！那么豪华的轻便马车，车上的玻璃亮得像镜子，车厢里是天鹅绒和绸缎，贵族气派的听差戴着肩章，佩着剑。我朝所有的马车里瞅上一眼，里面坐的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淑女们，也许是公爵小姐和伯爵夫人。这种时候她们一定是赶去赴舞会和晚会的。要是能从近处看见公爵夫人和一般的贵妇人一定很有趣，一定很好，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过，朝马车里张望过。这时我想起了您。唉，我亲爱的，我的亲人！现在我一想起您，我整个的心都痛了！瓦连卡，您为什么这样不幸？我的小天使！您哪一点儿比不上她们所有这些人？在我看来，您善良、美丽、有学问，您为什么要遭受到这样凶恶的命运？这一切是怎么搞的，好人举目无亲，而另一个人幸福却不招自来？我知道，我知道，小宝贝，这样想是不好的，这是自由思想。不过凭良心说，说真心话，为什么一个人还在娘胎里，命运就像老鸦似的呱呱一叫向他预报吉兆，而另一个人却注定要在育婴堂里出生呢？要知道，事情往往如此，小傻瓜伊万努什卡[①] 往往交好运。你，小傻瓜伊万努什卡，尽管在祖上传下来的钱袋里掏钱吧，你尽管吃喝玩乐吧，而你

①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幸运儿。

这个没出息的呢，却只能干看着咽唾沫，你只配这样，老兄，你就是这种人！罪过呀，小宝贝，这样想是有罪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有罪的念头就会油然而生。您就该也乘坐这样的马车，我的亲人，我的心肝。得到您的美目一盼的应该是将军们，而不是我们这批家伙，您穿的不应该是粗麻布的旧衣服，而是绫罗绸缎，戴着金首饰。您不会像现在这样憔悴瘦弱，而是像小糖人似的那么鲜艳、红润、丰腴。到那时候，我只要能从大街上往您的灯光明亮的窗口看您一眼，只要能望见您的影子，我就会幸福了。只要想到您，我的美丽的小鸟，在那儿过着幸福快活的日子，我就快活了。可是现在呢！这些坏人害了您还不够，又来了一个为非作歹的坏蛋来欺负您。他穿着燕尾服大模大样，他可以透过金边眼镜瞧着您，这个无耻之徒，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对他的低级下流的话人家都得洗耳恭听！得啦，是这样吗，亲爱的老爷们！可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您孤苦无依，因为没有人保护您，您没有一个有势力的朋友能给您适当的支持。其实，那算是什么人，那些毫不在乎地侮辱孤苦无依的人算是什么人？这是坏蛋，而不是人，简直是坏蛋。他们只是把自己算是人，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人，这一点我是确实相信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照我看，我的亲人，就连今天我在豌豆街上碰到的那个摇手风琴的流浪乐师也比他们更能得到人的尊敬。尽管他整天走来走去，受尽辛苦，等待别人给他们一个存放已久的、用不着的小钱来度日，然而他是个独立自主的人，他自己养活自己。他不愿意乞讨，可是他为了使别人快活而劳动，就像一架开动的机器，他说：“你看，我尽量给人带来快乐。”乞丐，他是个乞丐，不错，说什么他也是个乞丐，然而他是个高尚的乞丐；他受累挨冻，但是还在劳动，虽然是照自己的方式，但总是在劳动。小宝贝，有

许多正派人，按他们的劳动量和效益来说，尽管赚的钱不多，可是他们不向任何人低三下四，不向人乞讨面包。你看，我完全跟这个流浪乐师一样，也就是说，我并不是那样，完全跟他不一样，可是就我这方面来说，在为人高尚和正派方面来说，完全跟他一样，我劳动，而且尽力而为。再不能要我做得更多了，是啊，俗语说，没有也就没法说了。

我所以讲到这个流浪乐师，小宝贝，是因为今天我遇到一件事使我倍加感到我的贫穷。我站下来望望那个流浪乐师。一些那样的念头钻进我的头脑，于是我站下来分散一下注意力。我站在那里，有两个马车夫，一个姑娘，还有一个浑身肮脏的小女孩，也都站在那里。那个流浪乐师在一家窗前站下。我注意到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大约十来岁的男孩，他本来大概长得很好看，可是现在看上去是那么病歪歪的，那么瘦弱，他只穿一件衬衫，还披些什么，几乎是光着脚站着，张开嘴巴在听音乐——他还是个孩子嘛！他看德国人的洋娃娃跳舞看出了神，可是他自己的手脚都冻僵了，他在发抖，不住咬他的袖口。我发觉他手里拿着一张什么小纸。一位老爷走过，扔给流浪乐师一枚小钱，小钱直接落进那只上面画着一个法国人和太太们跳舞的箱子里。小钱刚一响，我那男孩儿就猛地一惊，胆怯地朝四周望了望，显然，他以为钱是我给的。他跑到我跟前，他的小手在发抖，他的声音也在发抖，他把纸条递给我，说：“字条！”我打开字条一看，上面写的是大家都知道的话：“我的恩人，孩子们的母亲要死了，三个孩子在挨饿，您现在帮助帮助我们吧，为了您现在不忘记我的娃娃，我就是死了，到了阴间，我的恩人，我也不会忘记您。”是啊，事情就是如此，事情很明白，是平平常常的事，可我拿什么给他们呢？是啊，我什么也没有给他。可是多么遗憾！孩子可怜巴巴的，冻得发

青，也许还在挨饿，他没有撒谎，真没有撒谎；这种事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些可恶的母亲为什么不爱惜孩子，在这样的大冷天打发他们半光着身子拿着字条出来，这未免太恶劣了。她也许是个没有主意的傻娘儿们，也许没有人照顾她，她就只好盘起腿坐着，也许她真的有病。是啊，她总应该找个地方去请求救济；可是，也许她只是个骗子，故意把挨饿的病孩子支使出去骗人，使他生病。这可怜的孩子拿着这种字条能学到什么呢？这只能使他的心肠变硬；他来回走动，奔跑，乞讨。人们来来往往，没有工夫理他。他们是铁石心肠，他们的话是冷酷的。“走开！滚！不行！”这就是他听到所有的人说的话，这使孩子的心肠变硬了，这个可怜的、受惊的男孩儿就在严寒中白白地哆嗦着，像一只从破巢中跌落下来的小鸟。他的手脚冻僵了，他喘不过气来。你一看，他已经在咳嗽，要不了多久，疾病就会像一条肮脏的爬虫爬进他的胸膛，再一看，死神已经在一个发臭的角落里站在他的头上，他逃不了，也没有救——这就是他整整的一生！人生往往就是如此！唉，瓦连卡，听着“看在基督的分上”而走过去，一个钱也不给，只对他说：“上帝会帮助你的”，心里真是难受。有的“看在基督的分上”听起来还没有什么（因为“看在基督的分上”说法各有不同，小宝贝），有的声音拖得很长，说惯了，脱口而出，简直像叫花子的腔调；这种人不给他钱还不怎么难受，这是讨饭的老手，职业的乞丐，你会想，这个人已经习惯了，他能熬过去，并且知道怎样熬过去。可是有的“看在基督的分上”就说得不习惯，生硬、可怕，就像今天我从那个男孩儿手里拿过字条时听到的那样。这时在篱笆旁边站着一个人，他没有向所有的人要钱，而是对我说：“老爷，看在基督的分上，给我半个戈比吧！”他的声音是那么短促生硬，叫人听了毛发悚然，我不禁

哆嗦了一下，可是一个钱也没有给：因为我没有钱。而且有钱的人们不喜欢穷人大声埋怨他们的命运不好，说什么："他们打扰了我们，他们真是纠缠不休!"是啊，穷人总是纠缠不休的——也许，他们的饥饿的呻吟会打扰了有钱人的睡眠吧!

我坦白地对您说，我的亲人，我开始向您描述这一切，部分是为了排遣忧思，而更多地是为了让您看看我的文章的优美文体。因为您自己大概也会承认，小宝贝，不久前，我渐渐形成了我的文章的风格。可是现在我却非常苦恼，因为我的灵魂深处都开始同情我的想法，尽管我自己也知道，这种同情丝毫不起作用，不过它至少可以给自己以应有的公正的评价。真的，我的亲人，一个人往往毫无理由地妄自菲薄，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比一片木屑都差。打个比方来说，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备受折磨，吓破了胆，就像向我乞讨的那个可怜的男孩儿一样。现在我要含蓄地对您说，小宝贝，您就听我说吧：一清早我总忙着去上班，有时看看城市的情景，看它怎样苏醒、起来、生火、喧腾和热闹——有时在这样的情景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变得渺不足道了，好像有人弹了一下你那爱管闲事的鼻子，你就把手一摆，慢慢走你自己的路，比水还平静，比小草还低微。现在，您再来仔细瞧瞧，在这些被烟熏黑的高大坚固的楼房里都在干些什么，您深入地研究一下，自己再来判断判断：毫无道理地妄自菲薄，使自己置身于不体面的尴尬处境，这样做公平吗？您要注意，瓦连卡，我是譬喻地说，不是按字面的意义。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些房子里都在干些什么？在那边一个烟雾腾腾的角落里，在一间潮湿的、因为穷困而用来做住房的破破烂烂的小屋里，一个手艺人从睡梦中醒来。比方说，他整夜梦见他昨天无意中剪坏了的一双靴子，好像一个人正是应该梦见这种破玩意儿似的！因为要知道他是个手艺人，是个

靴匠；他心心念念地想着他干的那一行是情有可原的。他的孩子们在尖声哭叫，妻子在挨饿。有时候早上这样起床的不光是靴匠。我的亲人。这本来没有什么，本来不值得一写，可是这儿出现了一种这样的情况，小宝贝：就在这里，就在这幢房子里，在楼上或是楼下，在一所金碧辉煌的宅子里，一个大富翁夜里也许也梦见了这样一双靴子，就是说另外一种式样，另一种剪裁的靴子，不过仍旧还是靴子，因为照我在这里所指的这个字的意义来说，我的小宝贝，我们大伙儿都有些像靴匠。这一切本来都没有什么，然而糟糕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大富翁旁边凑着他的耳朵低声说："行啦，别再去想那些事，别再只想你自己，为自己一个人活着了，你又不是靴匠，你的孩子们身体健康，你的妻子没有去讨饭；你看看你的周围，你就没有看到有比你的靴子更为高贵、更值得关心的东西了吗?"这就是我要委婉地向您说的话，瓦连卡。这也许是过分的自由思想，我的亲人，但是这种思想往往是会萌生的，有时候它自己会冒出来，那时激烈的话就不禁从心里涌了出来。因此没有理由把自己估计得一文不值，一听见嚷嚷和轰响声就吓坏了。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小宝贝，您也许以为我是在对您诽谤别人，或是我因为心情抑郁这么说，再不然是我从什么小书上抄来的吧？不是的，小宝贝，您别这么想，不是那样，我讨厌诽谤别人，我心情并没有抑郁，我一点不是从什么小书上抄来的，——就是这样！

我心情抑郁地回到家里，坐在桌旁，烧起茶壶，打算喝上一两杯茶。忽然，我们的穷住户戈尔什科夫来看我了。今天早上我就注意到，他老是在别的住户身边转来转去，也想到我跟前来。顺便说一句，小宝贝，他们的生活比我差得没法比。真是没法比！又有老婆，又有孩子！因此，如果我是戈尔什科

夫，我处在他的地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我的那位戈尔什科夫走了进来，他鞠着躬，他的烂眼边上像平时一样挂着一滴眼泪，他的脚蹭着地面，可是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请他在椅子上坐下，虽然是把破椅子，可是别的椅子我没有。我请他喝茶，他推辞了，推辞了半天，可是最后总算拿起杯子。他要不放糖喝茶，我劝他加糖，他又推辞，争了好久，推辞了半天，最后总算在自己的杯子里放了一块最小的糖，还一再说，茶甜极了。唉，真是人穷志短哪！“喂，老兄，有什么事情?”我对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恩人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请您像上帝大发慈悲，请您帮帮一个不幸的家庭的忙；我的孩子们和妻子没有东西吃，我这个做父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刚要开口，可是他打断了我：“我见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害怕，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其实并不是害怕，而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些自高自大的人。”他说，“我的老兄和恩人，本来我也不想来麻烦您：我知道，您自己也有伤脑筋的事，我知道，您不能给我很多钱，不过哪怕能借给我一点儿也好，”他说，“我胆敢来求您，因为我知道您的心肠好，我知道您自己也缺钱，您自己现在也在受穷，因此您的心才会同情我。”最后他说，“请原谅我的鲁莽和失礼，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回答他说，我真心愿意帮他忙，可是我一无所有，真的一无所有。“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老兄，”他对我说，“我要的并不多，可是您看（这时他的脸涨得通红），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挨饿，哪怕借给我一枚十戈比银币也好，”唉，这时我自己的心都揪起来了。我想，他们真的比我还穷！可是我总共只剩下二十个戈比，而且已经派了用处：明天要花在最迫切的需要上。“不行，我亲爱的，我办不到，是这么回事，”我说。“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老兄，您要是愿意，”他说，“哪

怕借给我十个戈比也成。”好吧，我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二十个戈比都给了他，小宝贝，这是一件好事啊！唉，真是一贫如洗！我就跟他聊了起来。我问他，您老兄手头这么紧，这么缺钱，怎么还花五个银卢布租一个房间？他向我解释说，这是半年前租下的，预付三个月的租金，可是后来形势搞成这样，他这个可怜的人就一筹莫展了。他原本指望他的案件到这时候可以了结。可是他的案件很棘手。您看，瓦连卡，为了一件事他必须出庭受审。他跟一个商人打官司，那商人在包工中欺骗了公家，骗局被揭发了，商人受了审判，可是那人在自己干的盗窃案里把戈尔什科夫也牵连进去，说他似乎在这里面也做了手脚。其实戈尔什科夫的过错只是玩忽职守，不谨慎，不可宽恕地忽视了公家的利益。这个案件已经拖了几年：戈尔什科夫遇到了种种阻挠。“在这强加在我头上的耻辱中，”戈尔什科夫对我说，“我是无辜的，一点罪都没有，在欺骗和盗窃案里我都没有罪。”这桩案件有点败坏了他的名誉，他被革职了，虽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罪，可是在他没有彻底辩明自己是清白的以前，他不能从商人那里拿到他应该得到的一大笔钱，也就是在法庭上有争议的那笔款子。我是相信他的，可是法庭不相信他的话。这桩案子是那么错综复杂，叫人一百年也弄不清楚。他们刚查出一点眉目，商人又来节外生枝。我真心地同情戈尔什科夫，我的亲人，我对他深表同情。他是个失业的人，人家因为他不可信赖，哪儿都不要他。他坐吃山空；案件难以解决，但人总要活下去；偏偏又完全不合时宜地生了个婴儿，这是一笔开销，儿子病了，是一笔开销，儿子死了，又是一笔开销；他的妻子有病，他也患有慢性病，总之，他在受苦，苦不堪言。不过他说，日内他的案子可望得到有利的判决，现在这一点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可怜，可怜，他真是可怜，小宝贝！

我亲切地对待他。他是个被人遗忘的受牵连的人,他是来寻求帮助的,所以我亲切地对待他。好啦,再见。基督与您同在,祝您健康。我亲爱的!我一想到您,正像在我的有病的灵魂上抹上药一样,虽然我在为您受苦,可是为您受苦对我来说也是轻快的。

您真正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5日

小宝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我现在给您写信,神经几乎有些失常。一件可怕的事使我非常激动。我的头眩晕,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唉,我的亲人,现在我要讲给您听的是件什么事啊!你看,我们再也不会预料到会有这种事。不,我不相信我会没有预料到;这一切我都预料到了,这一切我的心似乎事先已经感觉到了。前不久我甚至梦见过类似这样的事。

这就是发生的事!我要不加修饰地讲给您听,照上帝吩咐的那样。今天我去上班。我到了那里,坐下抄写。您要知道,小宝贝,我昨天也在抄写。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季莫费·伊万诺维奇走到我跟前,亲自吩咐说:“这是等着要用的急件,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他说:“您要抄得整洁些,快些,仔细些:今天要送去签字。”我要告诉您,小天使,昨天我就精神恍惚,什么东西都不想瞧,那么忧伤,那么苦闷!心里发冷,心情阴暗,一心总在想您,我可怜的心肝。于是我就动手抄起来,我抄得清楚整齐,可是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您说得更准确些,我不知道是被鬼迷了心窍呢,是什么神秘的命运注定

的呢，还是冥冥之中应该如此呢——我竟漏抄了整整一行，结果上帝知道它成了什么意思，简直是不知所云了。昨天公文被耽误了，到今天才送给大人签字。而我今天却若无其事地按平时的钟点去上班，在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旁边坐下。应该告诉您，我的亲人，近来我变得比以前加倍地害羞和感到惭愧。最近我什么人都不敢看。只要什么人的椅子吱的一响，我就吓掉了魂。今天也是这样，我安静下来，身子笔挺地坐在那里，这时叶菲姆·阿基莫维奇（世上没有一个比他更爱挑剌的人）大声说得让大家都能听见："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您怎么这样坐着，哦——哦——哦？"说着他还扮了一个鬼脸，使他和我周围的人个个都哈哈大笑，当然都是在笑我。他们笑啊，笑啊！我捂住耳朵，眯起眼睛，动也不动。我一向都这样做，让他们可以快些平息下来。忽然我听到喧哗声、奔跑声和忙忙乱乱的声音；我听见——我的耳朵没有听错吧？是在叫我，呼唤我，在叫杰武什金。我的心在胸膛里颤抖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怕什么，我只知道，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害怕过。我牢牢地坐在椅子上——好像没事人似的，好像叫的不是我。可是现在又叫起来，声音越来越近，现在已经叫到我的耳朵上面："杰武什金！杰武什金！杰武什金在哪儿？"我抬起眼睛一看，是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站在我面前，说："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去见大人，快些！您抄的公文惹了乱子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可是已经够了，小宝贝，只说一句就够了，不是吗？我好像死了似的，手足冰凉，失去了知觉。我去了，简直是半死不活地去了。他们领我穿过一间屋子，穿过第二间屋子，穿过第三间屋子，到了大人的办公室，来到大人面前！当时我在想些什么，我不能向您具体地说明。我看见大人站在那里，他们都站在他周围。我好像没有给他行礼，我

忘了。我惊慌得嘴唇发抖，两腿也发抖。这是因为，小宝贝，第一，我惭愧;我朝右边的镜子里看了一眼,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那副模样,简直把我吓坏了。第二,我一向总做得好像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似的。因此大人未必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也许,他耳闻他的机关里有个杰武什金,可是跟此人从未有过最短暂的接触。

大人生气地开口说：“您这是怎么搞的，先生！您的眼睛瞧到哪里去了？这是等着急用的公文，是急件，您却把它搞糟了。您这是怎么搞的?”这时大人对着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说。我只听到耳朵里传来几句话：“做事马虎！不仔细。您给我们造成了麻烦！”我张开嘴巴想说什么。我本来想请求宽恕，可是又说不出，想走开，又不敢，这时候……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直到现在我都惭愧得拿不住笔。我的一粒纽扣——见它的鬼去！——本来只连在我身上的一根线上，这时忽然脱落了，又蹦又跳（显然是我无意之中碰了它），当的一响一直朝前滚，该死的，一直滚到大人脚前，这时候大伙儿正是肃静无声！这就成了我全部辩白，我的全部道歉，全部回答，是我准备对大人说的一切！后果是可怕的！大人立刻注意到了我的外貌和我的衣着。我想起了我在镜子里看到的那副模样：我就连忙跑过去抓扣子。这时候我犯糊涂啦！我弯下腰想去拾扣子，可是它又滚又转，我抓不住它，总之，我太不灵活，出了大丑。这时我觉得，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一切的一切都丧失了！我的好名誉丧失了，我整个的人全完了。这时我的耳朵里无缘无故地一再响起了捷列扎和法尔多尼的声音。最后，扣子总算被我抓住了，我站起来，挺直身子，我哪怕是个傻瓜，也该垂着双手毕恭毕敬地站着才是。可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开始把扣子穿到断线上去，好像这样就可以结牢似的，

而且我还在微笑，我居然还在微笑。大人起初转过脸去，后来又瞅了我一眼，我听见，他老人家对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说："这是怎么回事？……您瞧瞧他这副模样！……他是怎么啦！……他是个什么人？"唉，我的亲人，居然是这样的话——"他是怎么啦？他是个什么人？"我的脸都丢尽了！我听见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说："平时倒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过有什么不体面的行为，他为人规矩，薪水是按薪额十足发给他的……""好吧，想办法减轻他的困难，"大人说，"给他预支……""他预支过了，听说预支过了，早就预支过了。他的境况一定很困难，可是他的品行端正，从没有发现过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我的小天使，我好像是在燃烧，我像是在地狱的烈火中燃烧！我要死了！"好啦，"大人大声说，"赶快去重抄一遍，杰武什金，过来，再去重抄一遍，不要出错。你们听着……"这时大人转身朝着其余的人发出不同的命令，大伙儿便都散去。他们刚散，大人就连忙掏出一个钱夹子[1]，从里面取出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喏，"他老人家说，"我只能尽力而为，随您把它算作什么都行……"说了就把钱塞在我手里，我的天使，我颤抖了一下，我整个灵魂都激动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想抓起大人的手来吻一下。可是他涨红了脸，我的亲人，我一点儿没有扯谎，我的亲人；他抓起我的卑贱的手来握了握，真的抓起来握了握，好像我跟他是平等的人，好像我是跟他同样的将军一样。"您走吧，"他说，"我只能尽我的力量……别再出错，现在这事就由我们分担吧。"

现在，小宝贝，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请求您和费奥多

① 这里原文是 книжник，是古老的字，当时的意思是"钱夹子"。——俄编注

拉祷告上帝，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也要吩咐他们这样：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亲爹祷告，可是为他大人每天都要祷告，永远祷告！我还要说，小宝贝，而且是庄严地说，您要好好地听着，小宝贝，我发誓，尽管在我们的充满厄运、难以忍受的日子里，我看着您，看着您的贫苦，看着我自己，看着我的低劣无能，精神上的不幸使我痛不欲生；尽管如此，我向您发誓，对我来说，这一百卢布还不如大人亲自握了像我这样一根干草，一个酒鬼的卑贱的手那么可贵。他的这番举动使我恢复了原来的我。他的这个举动使我的精神复活了，使我的生活永远变得更加美满了。我坚信，尽管我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有罪，但是我为大人的幸福和平安所做的祈祷是会达到他的宝座的！……

小宝贝！我现在心里很乱，万分激动！我的心在跳，简直要从胸膛里跳出去。我自己不知怎么浑身乏力。我给您四十五个纸卢布，给女房东二十个卢布，自己留三十五个卢布：用二十个卢布修补衣服，十五个卢布留做生活费用。可是直到此刻，早上的这一切印象还在震撼我的整个身心。我要躺一会儿。可是我很平静，非常平静。只是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我可以听见，我的心在胸膛深处哆嗦，颤抖，骚动。我要来看您，可是现在这一切感受简直使我陶醉……上帝会看到一切，我的小宝贝，您是我最宝贵的心爱的人！

您的值得尊敬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9日

我亲爱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我的朋友，我为您的好运说不出地高兴，我能珍视您的长官的高尚品德。这样一来，您可以休息休息，不必发愁了。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瞎花钱。要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尽量节省一些，从今天起，您要开始多少攒一点儿钱，免得重又突然遇上不幸的事。关于我们，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不必操心，我和费奥多拉凑合着能过下去。您何必送给我们这么多钱，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的钱已经够我们花的。的确，我们不久从这儿搬出去要花钱，不过费奥多拉希望能从某人那里收回一笔拖欠了很久的旧账。可是我还是给自己留下二十个卢布以备不时之需。下余的送还给您。钱请您省着用，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再见。现在安心地生活吧，祝您健康快活。我本来还要给您多写几句，可是我感到累得要命，昨天我整天都没有起床。您答应来看我，很好。请来看我吧，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瓦·多·

9 月 10 日

我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我恳求您，我的亲人，现在，正当我是无比幸福、对一切都称心满意的时候，现在不要离开我。我亲爱的！您别听费奥多拉的话，凡是您要的事，我都照办，我要好好地做人，单是出于对大人的尊重，我也要循规蹈矩地做人；我们又可以互相写幸福的信，互相倾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喜悦、我们的忧愁，假如还会有忧愁的话，我们的生活将会加倍地和谐幸福。

我们要读点文学……我的小天使！我命运中的一切都转变了，一切都变好了。女房东变得比较通情达理，捷列扎变聪明了，连法尔多尼也变得勤快些了。我跟拉塔贾耶夫和好了。我心里一高兴就主动去找他。他真是个好人，小宝贝，人家说他的坏话，那全是胡说八道，现在我发现那全是无耻的诬蔑。他压根没有想要描述我们：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他给我念了一篇他的新作。至于那时候他叫我勒夫列斯，那根本不是骂人的话或是什么丢人的称呼；他向我解释了。这是一字不差地从外文引来的，意思是机灵的小伙子，如果说得漂亮些，更有文学味道，那就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小伙子——就是这样，他并没有那种意思。这是无伤大雅的玩笑，我的小天使。可是我没有学问，一时糊涂竟生起气来。现在我已经向他道了歉……今天的天气是那么美好，瓦连卡，是那么好。的确，早上是有一层薄霜，好像是从筛子里筛下来的。可是没关系！空气反而变得更清新些。我出去买靴子，买了一双好极了的靴子。我顺着涅瓦大街走过去，我读了《蜜蜂》[①]，是啊！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忘了告诉您了。

您看是这么回事：

今天一清早我跟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和阿克先季·米哈伊洛维奇谈到大人。是啊，瓦连卡，大人他不光是对我一个人那么宽厚，大人他不光是对我一个人施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心肠好。在许多地方，人们为了对他表示尊敬而赞扬他，还感激得热泪直流。他老人家抚养了一个孤女，安排她出了嫁；把她嫁给一个有名的人，在大人手下办理特殊事务的一个文官。他

---

① 指《北方蜜蜂》报，1825—1864年在彼得堡发行。该刊由新闻工作者与作家法·韦·布尔加林创办并任编辑（至1859年止）。它从30—40年代后成为反动刊物。果戈理在《狂人日记》(1835)中就讽刺地称该报为小官吏的“经典”读物。——俄编注

把一个寡妇的儿子安插在一个机关里，还对他照顾备至。小宝贝，这时我认为我有义务加上我一点微薄的奉献，我就大声向大家讲述他老人家所做的事，向他们都讲了，毫无隐讳。我把害羞的心藏到口袋里。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怕羞，还顾得上什么自尊心呢！我便大声讲述，但愿大人所做的事情得到称赞！我引人入胜地讲着，热烈地讲着，并没有脸红，相反，我还因为有这样的事可讲而感到骄傲呢。我把什么都讲了（只是关于您我很有分寸地没有讲，小宝贝），讲到我的女房东，讲到法尔多尼，讲到拉塔贾耶夫，讲到靴子，讲到马尔科夫——统统都讲了。有人在那里相视而笑，是啊，他们都在相视而笑。不过，他们大概是发现我的外貌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或者是笑我的靴子——一定是笑我的靴子。他们这么做不可能是怀有什么坏心眼。这只是因为他们年轻，或是因为他们都有钱。至于说他们是心怀叵测，怀着恶意讥笑我的话，也就是说，讥笑关于大人的话，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您说对吗，瓦连卡？

直到现在我似乎还不能冷静下来，小宝贝。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我心里乱糟糟的！您有木柴吗？您可别着凉，瓦连卡；您是容易着凉的。唉，我的小宝贝，您的那些苦恼的想法使我十分伤心。我祷告上帝，我是怎样为您向他祷告啊，小宝贝！比方说，您有没有长统的毛线袜，或是有没有比较厚的衣服。您可要注意，我亲爱的。如果您有什么需要，那您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让我这个老人心里难受。您就直接来找我好了。现在坏时辰已经过去。您就别为我担心了。将来的一切都是那么光明，美好！

可是那一段时间是悲惨的，瓦连卡！不过反正它已经过去了！岁月流逝，我们只能为这段时间叹息。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说它干吗？有时我连一个戈比也没有。我又冷又饿，可我却高高兴兴，就是这样。早上我在涅瓦大街上遛遛，看到一张

漂亮的小脸，我就整天感到幸福。那是美好的、美好的时光，小宝贝！活在世上是美好的，瓦连卡！特别是在彼得堡。昨天我含着眼泪在上帝面前忏悔，求主饶恕我在那段愁苦时期犯下的一切罪过：我的抱怨、我的自由思想、我的吵闹和激动。在祷告时我非常感动地想起了您。小天使，只有您一个人使我坚强，只有您一个人安慰我，给我忠告和启迪。小宝贝，这个我终身难忘。今天我吻遍了您所有的来信，我亲爱的！好吧，再见吧，小宝贝。听说离这儿不远有卖衣服的，因此我要去看看。再见吧，小天使，再见。

您忠心耿耿的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11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我是异常地激动。请您听听我们这儿发生的事情吧。我预感到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请您自己判断一下。我珍贵的朋友——贝科夫先生在彼得堡，费奥多拉遇到他了。他乘着车子，吩咐车子停下，他亲自走到费奥多拉跟前，问她住在哪儿。她先不说。后来他冷笑着说，他知道谁住在她那儿（显然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都对他说了）。当时费奥多拉忍不住了，当场就在街上数落他、责备他，说他是个不道德的人，说他是造成我的一切不幸的祸根。他回答说，一个人身无分文的时候当然是不幸的。费奥多拉对他说，我本来可以靠干活儿养活自己，可以嫁人，再不然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可是现在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幸福，而且我又有病，活不长了。听了这些，

他说我还太年轻，我脑子里还在胡思乱想，说我们的美德黯然失色了（他的原话）。我和费奥多拉都以为他不知道我们的住处，不料昨天我刚出去到中心商场去买东西，他突然走进我们的屋里；他好像特意趁我不在家才来的。他向费奥多拉久久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仔细看了我们的一切，看了我做的针线活儿，最后问道："你们认识的那个文官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时您正巧穿过院子；费奥多拉就把您指给他看。他看了一眼，冷笑了一声。费奥多拉请求他离开，对他说，我非常伤心，身体已经很不好，要是看见他在我们这儿会非常不高兴的。他先没有做声，后来说，他是因为闲着没事干才顺便过来看看的，他要给费奥多拉二十五个卢布，她当然没有要。这算是什么意思？他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我不明白，我们的事他都是从哪里知道的？我猜不准。费奥多拉说，她的大姑子阿克西尼娅常到我们这儿来，她认识洗衣服的纳斯塔西娅，而纳斯塔西娅的表弟在一个部里做看门的，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侄子有个熟人就在那个部里工作，这些闲话是不是就这样传过去的？不过很可能是费奥多拉弄错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想。难道他还要到我们这儿来！单是这个想法就把我吓坏了！昨天费奥多拉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简直吓得要死，险些把我吓晕过去。他还要怎么样？我现在不愿理会他！他跟我这个可怜的人有什么相干！啊，我现在是多么胆战心惊；我总觉得贝科夫此时此刻会走进来。我将来会怎么样？命运还要给我做什么安排？看在基督的分上，您现在就来看我吧，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来吧。

瓦·多·

9月15日

小宝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今天我们寓所里出了一件极其悲哀、怎么也无法解释的出人意外的大事。我们可怜的戈尔什科夫（我必须告诉您，小宝贝）被证实完全是无罪的。判决早已下来，今天他去听了最后的判决。对他来说，案子是非常圆满地结束了。他原来的什么玩忽职守和不谨慎的罪名完全恕免了。判决他可以从商人那儿拿到一大笔钱，这样他的境况就大大好转了，他名誉上的污点也得到洗雪了，一切都变好了。总之，一切都如愿以偿了。今天他三点钟回到家里。他面无血色，白得像纸一样，他的嘴唇发抖，自己却在微笑，他拥抱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大伙儿一齐涌上去向他祝贺。我们的举动使他十分感动，他朝四面鞠躬，和我们每个人好几次握手。我甚至觉得他似乎长高了，身子挺直了，眼睛里的眼泪也没有了。可怜的人，竟激动成这样。他在一个地方不能站定两分钟，碰到什么他都拿在手里，然后又扔下，他不停地微笑和鞠躬，他坐下，站起来，又坐下，上帝才知道他嘴里说些什么，他说："我的名誉，名誉，好名声，我的孩子们，"他就这样说着！他甚至哭了起来。我们大部分人也都流下泪来。拉塔贾耶夫显然是要勉励他，说："老兄，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名誉算得了什么，钱，老兄，钱才是主要的，您应该为此而感谢上帝！"说着还拍拍他的肩膀。我觉得戈尔什科夫似乎生气了，就是说，并没有公然显露出不满，只是有些异样地看了看拉塔贾耶夫，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推开。这种事以前是没有过的，小宝贝！然而，人各有各的性格。就拿我来说吧，遇到这种高兴的时候就不会流露出傲慢的神气。要知道，我的亲人，有时候你过分地

点头哈腰、低声下气，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心地善良、心肠太软……不过，这事和我没有关系！“是啊，”他说，“钱也是好东西，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后来我们在他屋里的时候，他还一再地说：“感谢上帝！……”他妻子定做了一顿比较精致丰盛的午餐。我们的女房东亲自给他们做菜。我的女房东多少也算是个善良的人。午饭前戈尔什科夫在一个地方一会儿也坐不住，他到处去串门，不管人家有没有请他，他就自己走进去，笑嘻嘻地在椅子上坐下，说些什么，有时什么也不说就走了。到了海军准尉那里他甚至拿起牌来，人家就请他坐下打牌，当第四把手。他打呀，打呀，把牌乱打一阵，他打了三四局就不打了。“不，”他说，“我是随便来玩玩的，”他说，“只是随便来玩玩的，”说完就离开了他们。他在走廊里遇到我，抓起我的双手，直视着我的眼睛，只是样子非常怪。他握了握我的手就走了，他一直在微笑，只是笑得叫人有些难受，有些异样，像是个死人。他的妻子高兴得流泪，他们家一切都是那么高高兴兴，像过节似的。他们很快吃完午饭。饭后他对妻子说：“您听我说，心爱的，我要去躺一会儿。”说了他就上床去了。他把小女儿叫到跟前，把手放在她的小脑袋上，把孩子的小脑袋抚摸了好半天。然后他又转脸对妻子说：“彼坚卡怎么样了？我们的彼佳，”他说，“彼坚卡呢？”他的妻子画了个十字，回答说，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是啊，是啊，我知道，我都知道，现在彼坚卡在天堂里。”他妻子看他神情有些异样，以为发生的事情把他闹糊涂了，就对他说：“亲爱的，您该睡一会儿。”“是的，好吧，我马上就睡……我稍微睡一会儿，”说了他就转过身去躺了一会儿，后来又转过身来，想说什么。他妻子没有听清楚，问他：“什么，我的朋友？”可是他没有回答。她稍稍等了一会儿，“是啊，”她想，“他睡着了，”就出去

到女房东那里待了个把钟头。过了一个钟头她回来一看，丈夫还没有醒，一动不动地躺着。她以为他睡着了，就坐下，动手干了点活儿。她说，她干了半个钟头的活，一心在想心事，她甚至不记得她想了些什么，她只是说她把丈夫忘了。直到后来一种惊慌的感觉把她惊醒，首先使她吃惊的是屋里的死一般的沉寂。她朝床上看了看，看见丈夫还照原来的姿势躺着。她走到他跟前，把被子掀开，一看，他已经浑身冰凉——他死了。小宝贝，戈尔什科夫死了，他突然死了，就像被雷打死了！可是他怎么会死的——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件事吓得我魂不附体，瓦连卡，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清醒过来。简直叫人不能相信，一个人怎么会好端端地就死了。这个戈尔什科夫真是可怜的苦命的人！唉，真是命运哪，什么样的命运哪！他的妻子含着眼泪，惊慌失措。他的小女孩不知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了。他们家里乱成了一团糟，就要来验尸……我都无法确切地告诉您。真是可怜，唉，真是可怜！想起来真叫人痛心，事实上说不定何日何时……一个人竟会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掉……

您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18日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我急于要告诉您，我的朋友，拉塔贾耶夫给我在一位作家那里找到了工作。有一个人来找他，给他带来那么厚的一部手稿，感谢上帝，要干的活儿很多。只是字写得太乱，我都不知道从何着手；他们还要求抄得快些。稿子写的都是一回事，叫人似乎看不懂……讲好每抄一个印张付四十戈比。我所以写信

把这些都告诉您，我的亲人，因为现在我要有额外收入了。好啦，现在再见吧，小宝贝，我就要动手工作了。

您忠实的朋友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19日

我亲爱的朋友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我已经有三天什么都没有给您写了，我的朋友，我有许许多多操心的事，许多叫人惊慌不安的事。

前天贝科夫到我这儿来了。我一个人在家，费奥多拉出去了。我给他开了门，一看见是他我就吓得不能动弹。我觉得我的脸色变得煞白。他照他的习惯大声笑着走进来，拿了一把椅子坐下。我好一会儿不能镇静下来，最后我坐到角落里干起活来。他很快就不笑了，大概是我的样子使他吃惊。最近我瘦得厉害，面颊和眼睛都深陷下去，脸色白得像手帕……的确，一年前认识我的人现在很难认出我来了。他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又乐了起来。他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答复他的，他又笑了起来。他在我这儿足足坐了一个钟头，跟我说了好半天，问这问那。最后，临走之前，他握着我的手，说（我逐字逐句地告诉您）："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咱们私底下说说，您的亲戚，我亲密的熟人和朋友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是个非常下流的女人（这时他还用了一个很不体面的字眼称呼她），她勾引您的表妹走上邪路，把您也毁了。至于说到我，我在这件事上也有些卑鄙，不过这也不足为奇。"这时他就拼命地大笑起来。后来他说，他这个人不会花言巧语，凡是他必须解释

清楚的、高尚的责任感不让他避而不谈的最重要的话，他都说了，其余的话他只是三言两语地带过。这时他对我声称，他向我求婚，因为他认为他有责任恢复我的名誉，他说他有钱，结婚后他要带我到他草原上的村庄里去，他要在那里打野兔，他说他再也不来彼得堡了，因为彼得堡这个地方糟透了。他说在彼得堡这儿，照他自己的说法，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他发誓要取消他的继承权，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也就是他希望有合法的继承人才向我求婚的，这就是他求婚的主要原因。后来他说，我的生活太穷苦，住在这么又破又旧的小屋里，不生病才怪呢，又预言说，要是我在这儿再待上一个月，那会准死无疑。他说彼得堡的寓所都很糟糕，最后，他问我是否需要什么。

他的求婚把我吓坏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哭了起来。他以为我哭是由于感激，就对我说，他一向坚信我是一个善良的、富于感情的、有学问的姑娘，可是直到他把我现在的品行为人打听得清清楚楚之后，才下决心走这一步。这时他详详细细地问起您，他说他一切都听说了，说您是个品行端正的人，从他这方面来说，他不愿意欠您的债，问我五百卢布够不够偿还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向他解释说，您为我做的事是多少钱也报答不了的；他就对我说，这全是胡话，全是编出来的小说，说我还年轻，不应该读诗，说小说会毁了年轻的女孩子，书本只会使道德败坏，他对任何书都不能容忍，劝我等活到他那个年纪再来议论别人。“到那时候，”他又加了一句，“您才能够识人”。接着他说，希望我对他的求婚要好好地考虑，假如我不慎重考虑就采取这么重要的步骤，他是会非常不愉快的。他又补充说，草率从事和一时头脑发热会毁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从我这里得到肯定的答复。最后他说，否则的话，他只好娶一个莫斯科商人的女儿，因为他

说，“我已经发誓要取消那个不成器的侄子的继承权。”他硬留五百卢布放在我的绣架上，照他的说法，是给我买糖果吃的。他说，到了村子里我会发胖，像个小油饼似的，我在他那儿可以要啥有啥。现在他忙得不可开交，整天为了办事东奔西跑，现在是偷空儿跑来看我的。说完他就走了。我想了很久，我左思右想，我一边想心里一边痛苦，我的朋友，最后，我下了决心。我的朋友，我要嫁给他，我应该答应他的求婚。如果有人能使我摆脱我的耻辱，恢复我清白的名声，使我将来不再受到贫困匮乏和不幸的，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对未来我还能抱什么希望，我还能向命运要求什么呢？费奥多拉说，不应该坐失自己的幸福；她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叫幸福呢？至少我是走投无路了，我宝贵的朋友。我可怎么办呢？我老是这样干活儿把身体都搞垮了；我不能经常干活儿。去当用人吗？——那我会痛苦不堪的，而且我不使人家满意。我天生多病，因此我永远会成为别人的包袱。当然，我现在也并不是去天堂，可是叫我有什么办法，我的朋友，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并不征求您的劝告。我要独自思考。您此刻看到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我马上就要把这个决定通知贝科夫，他本来已经在催我做出最后的决定。他说他有事情不能等待，他必须离开，不能为这种小事耽误正事。我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神圣的、不可知的手里，只有上帝知道我会不会幸福，可是我决心下定了。据说贝科夫是个善良的人，他会尊重我，也许，我也会尊重他。对我们这样的婚姻还能抱什么奢望呢？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了，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相信您会了解我的一切苦闷。别劝我打消我的主意了。您的努力会是徒劳的。您在自己心里衡量衡量使我非如此不可的种种原因

吧。起初我非常惊慌，可是现在我比较平静了。前途如何，我不知道。只好听天由命，随便上帝安排吧！……

贝科夫来了；这封信只好搁下。我还有好多话要对您讲呢。贝科夫已经到这里了！

瓦·多·

9月23日

小宝贝，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小宝贝，我赶忙要给您复信；小宝贝，我急于要对您说，我感到惊讶。这一切好像不对头……昨天我们埋葬了戈尔什科夫。是的，事情是这样的，瓦连卡，事情是这样的。贝科夫的举动很体面，不过，您看，我的亲人，您也就同意了。当然，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是这样的，一定应该如此，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上帝的意旨一定应该如此，天上造物主的天意当然是既美好而又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一样。费奥多拉也对您表示同情。当然，小宝贝，如今您要幸福了，小宝贝，您会称心如意了，我亲爱的，我的小宝贝，我最心爱的，我的小天使。不过，您看，瓦连卡，这件事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呢？……是啊，有事……贝科夫先生有事，当然，谁没有事，他也可能有事……他从您那儿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甚至非常魁梧，很神气。不过这一切似乎总有些不对头，问题不在于他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而是我现在不知怎么心烦意乱。这样一来，现在我们将要怎么通信呢？至于我，我一个人留下来怎么办呢？我，我的小天使，我一切都考虑过，一切都考虑过了，把您信里写给我的一

切，我在心里统统考虑过，考虑过这些原因了。我已经抄完第二十印张，哪知就出了这件事！小宝贝，现在您就要走了，您还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各式各样的鞋子啦，衣服啦，我正好在豌豆街上有一家熟识的商店，您记得吗，我在信里还给您统统描写过呢。可是不行！您怎么能这样，小宝贝，您是怎么啦！要知道您现在不能出门，根本不能，绝对不能。要知道您需要买许许多多东西，还要添置一辆马车。而现在的天气是这么恶劣，您看，下着瓢泼大雨，湿淋淋的，而且……而且，您会冻着的，我的小天使，您的心坎都会觉得冷！要知道您怕见生人，可是您还要去。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儿去靠谁呢？费奥多拉还说什么有很大的幸福等待着您……其实她是个不懂道理的娘儿们，她要毁了我。小宝贝，今天您去做晚祷吗？我倒想去看看您。的确，小宝贝，您的的确确是个既有学问又有美德的多情善感的姑娘，只是，最好还是让他去娶个商人的女儿好！小宝贝，您以为怎么样，还是让他去娶个商人的女儿好！我要到您那里去,我的瓦连卡,天一黑,我就跑到您那儿去待上个把钟头。现在天黑得早,所以我就要跑过去了。小宝贝,今天我一定要到您那儿待上个把钟头。现在您是在等贝科夫吧,他一走,我就……您等着吧,小宝贝,我就要跑来了……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23日

我的朋友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贝科夫先生说，我一定要有三打荷兰亚麻布衬衫。因此需要赶紧找几个女裁缝来做两打，我们的时间很紧迫。贝科夫先

生发脾气说，为了这些破玩意儿麻烦太多。我们的婚礼过五天举行，婚后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贝科夫先生急于要走，他说不应该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许多时间。我忙得累坏了，几乎站不住了。事情一大堆，可是，真的，要是这些事一样都没有就好了。还有：我们缺少丝织花边和钩花织物，所以还要去买，因为贝科夫先生说，他不愿意让他的妻子穿得像个厨娘似的，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地主太太都比下去”。他是亲口这么说的。所以，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请去豌豆街找一下希丰太太，请她，第一，派几个女裁缝到我们这儿来，第二，劳她的驾亲自来一趟。今天我病了。我们的新居又冷又乱得厉害。贝科夫先生的姑母老得快咽气了。我担心她会在我们动身之前死去，可是贝科夫先生说，不要紧，她会清醒过来的。我们家里乱七八糟。贝科夫先生不跟我们住在一起，因此只有上帝知道他的那些仆人都跑到哪里去了。有时只有费奥多拉一个人服侍我们。给贝科夫先生照料一切的那个贴身仆人已经三天不见影踪。贝科夫先生每天早上来，老发脾气，昨天还打了这所房子的伙计，为此跟警察起了冲突……现在连给您送信的人都没有了，我写信只好邮寄。是啊！我差点儿把一件最重要的事忘了，请告诉希丰太太，要她务必把丝织花边换得跟昨天的花样相配，还要她亲自到我这儿来把新选的样子给我看。再告诉她，关于薄背心我改变了主意，要用钩针绣。还有手帕上的花字要用绷子来绣，您听到没有，要用绷子绣，不要用平绣，请记住别忘了，要用绷子绣！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儿忘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转告她，短披肩上的小叶子要绣得凸起来，要带细丝带做的卷须和刺，然后用花边或者用宽荷叶边在领子上

镶一圈。请您转告她，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您的瓦·多·

9月27日

我总是托您办这些事来麻烦您，感到很过意不去。前天您已经跑了整整一个早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房子里凌乱不堪，我自己身体又不好。您就别怨我了，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是多么苦闷哪！唉，将来会怎么样呢，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我善良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真怕瞥视一下我的未来。我总预感到要出什么事，人好像总是迷迷糊糊。

又及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朋友，方才我对您说的那些事，您可千万一样也不要忘记。我总在担心，怕您会弄错什么事。您要记住，要用绷子绣，不要用平绣。

瓦·多·

又及

仁慈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小姐！

您委托我办的事我全尽心办好了。希丰太太说，她自己也想用绷绣，这样会好看些，还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听明白。哦，还有您信里说到荷叶边，她也讲到荷叶边。

只是，小宝贝，我忘了关于荷叶边她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她说了一大套；这个娘儿们真讨厌！她倒是说了些什么来着？反正她自己都会对您说的。我的小宝贝，我简直累坏了。今天我连上班都没有去。只是您，我的亲人，不必感到绝望。为了让您放心，我准备跑遍所有的商店。您信里说您不敢看未来，反正今晚七点钟您都会知道了。希丰太太要亲自到您那里去，所以您不必那么绝望，您抱着希望吧，小宝贝；可能一切都会好转——就是这样。现在我老在想那该死的荷叶边——唉，这荷叶边，这荷叶边真要我的命！我本想跑到您那里去，小天使，我本来要跑去，一定要跑去，我已经两次走过您的大门口。可是贝科夫，我是要说，贝科夫先生总是那么生气的样子，叫人看了有点儿那个……是啊，何必去提它！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27日

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先生！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马上跑到钻石商那里去，对他说，镶珍珠和绿宝石的耳环不要做了。贝科夫先生说，那太贵，我们买不起。他发脾气说，我们是在掏他的口袋，是在抢他的钱。昨天他说，要是他事先知道和预见到要花这许多钱，他就不搞这一套了。他说，我们一举行婚礼，马上就动身，不请客，我也休想搞舞会什么的；现在离喜庆的日子还远着呢。他就是这么说的。可是上帝看见，我哪里要这些！什么东西都是贝科夫先生亲自订购的。我什么话都不敢回答他：他的性子是那么暴

躁。将来我会怎么样呢！

瓦·多·

9 月 28 日

我亲爱的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

我，也就是钻石商说，好吧。开始我本来想对您说说我自己，说我病了，不能起床。可是现在碰上这么忙碌紧要的时刻我偏偏着了凉，真见鬼！我还要告诉您，我是不幸之上又加上不幸，大人变得严厉起来，他对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大发雷霆，大叫大嚷，最后累得筋疲力尽，这个可怜的人。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了。本来我还要同您谈点什么，只是怕给您添麻烦。要知道，小宝贝，我这个人又笨头脑又简单，只会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因此，也许您会有什么——唉，提它干什么！

您的马卡尔·杰武什金

9 月 28 日

瓦尔瓦拉·阿历克谢耶芙娜，我的亲人！

我今天看见了费奥多拉，我亲爱的。她说你们明天就要结婚，后天就动身，还说贝科夫先生已经在租马车。关于大人的事我已经对您说了，小宝贝。还有，豌豆街那家商店的账单我都核对过了，一点儿没错，只是太贵。不过，贝科夫先生为什么要对您发脾气呢？是的，您是会幸福的，小宝贝！我高兴，是啊，只要您幸福，我就会快乐。我本来要去教堂，小宝贝，

可是我的腰痛，去不成了。因此现在我老是在想我们通信的事：今后有谁来给我们传递书信呢，小宝贝？是啊！您慷慨地给了费奥多拉许多钱，是做了一件好事，我亲爱的！您是做了一件好事，我的朋友，这件事您做得非常好。好事情！为了每一件好事上帝都会赐福给您。做好事不会没有好报，善行永远会受到上帝的公正的嘉奖，不过或早或晚而已，小宝贝！我本来有许多话要对您说，就这样每个钟头、每分钟不停地写下去，不停地写下去！您还有一本《别尔金小说集》留在我这里，您看，小宝贝，您就别从我这儿拿走了，把它送给我吧，我亲爱的。这倒不是因为我十分想读它；可是您自己知道，冬天快来了，黄昏是漫长的，令人百无聊赖，我就可以读读它。小宝贝，我就要从我住的地方搬到您原来的旧居，我要向费奥多拉把它租下。现在我不会无缘无故地离开这个老实的女人，何况她又是那么勤快。昨天我去仔细看了您的空寓所。那里有您的小绣花绷子，上面有您绣的东西，都留在那里没动，放在屋角里。我仔细看了您的刺绣。那儿还留着各种各样的碎布头。您用我的一封短信绕了线。在小桌上我找到一小张纸，上面写着："仁慈的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我急于"——就是这些。看来，在最有趣的地方有人来打断了您。屏风后面的角落里放着您的小床……我心爱的人哪!!! 好啦，再见了，再见；看在上帝的分上，接信后快些给我回信。

马卡尔·杰武什金

9月29日

我最亲爱的朋友，马卡尔·阿历克谢耶维奇！

一切都办妥了！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不知道命运如何，可是我只能听从上帝的意旨。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最后一次和您告别，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亲人！不要为我伤心，幸福地活下去吧，要记住我，愿上帝祝福您！在我的思想里，在我的祷告里，我要常常记起您。这一段时间也就此了结！我过去的回忆中可以带到新生活里去的愉快的事情很少，因此关于您的记忆也就弥足珍贵，您在我的心里也弥足珍贵了。您是我唯一的朋友，这里只有您一个人爱我。要知道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知道您是多么爱我！我的一个微笑、我的一行信，都会使您幸福。现在您却不得不和我疏远了。您一个人留在这里可怎么办呢？您留在这里靠什么人呢，我的善良的、最亲爱的、唯一的朋友！我把那本书、绣花绷子和开了头的信都留给您。等您看到这已经开头的两行信，您就把希望从我这里听到或是读到的那些话，我本想写给您的以及我现在不能写的那些话，统统在头脑里想出来吧！请记住您的可怜的瓦连卡，她是那么强烈地爱您。您所有的信我都留在费奥多拉的五斗柜上面的抽屉里。您信里说您病了，可是贝科夫先生今天哪儿也不让我去。我会给您写信的，我的朋友，我答应您，但是只有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总之，现在我们要永别了，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我的亲人，永别了！……啊，要是现在我能拥抱您就好了！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再见！希望您生活幸福，身体健康。我将永远为您祈祷。啊！我多么忧伤，我整个心灵感到多么压抑呀。贝科夫先生在叫我。永远爱您的

瓦·

9月30日

现在我的心里堵得满满的，堵满了泪水……
泪水憋得我不能透气，撕碎了我的心。再见吧。
上帝啊！我是多么忧伤！
记住我，记住您可怜的瓦连卡！

又及

小宝贝，瓦连卡，我亲爱的，我珍贵的人！

他们正在把您带走，您要走了！现在他们就是把我的心从我的胸腔里剜出来，也比把您从我这里带走的好！您这是怎么搞的！瞧，您在哭，可是您还是走了?！我此刻刚接到您的信，满纸泪痕。这么说来，您并不愿意走，这么说来，您是硬被带走的，这么说来，您舍不得我，这么说来，您是爱我的！而且，今后您要跟什么人一同生活呀？在那边，您的心会感到忧伤、厌恶、冷冰冰的。痛苦会把您的心吸干，忧伤会把您的心撕成两半。您在那里会死去，他们会把您埋在潮湿的泥土里，在那里没有人会为您哭泣！贝科夫先生会老是去打野兔……啊，小宝贝，小宝贝！您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您怎么能下决心走这一步？您这是做什么，您这是做什么，您怎么对自己做出这种事来！要知道他们在那里会把您领上死路，他们在那里会把您折磨死，小天使。要知道，小宝贝，您虚弱得像根羽毛一样！而我呢，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这个傻瓜不知在看什么热闹！我明明看见孩子在瞎胡闹，孩子的脑袋简直有毛病！我本该老实不客气地跑上前去——可是偏不，我这个大傻瓜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看见，好像这件事很对，好像事

情与我无关似的，还要去为荷叶边奔走！……不行，瓦连卡，我要起床，也许到明天我的身体会好起来，我就能够起床了！……小宝贝，我要扑到车轮底下，我不让您走！啊，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凭什么权利这么做的？我要跟您走，如果你们不带我走，我就跟在你们的马车后面跑，我要拼命地跑，一直跑到我断气为止。只是您知不知道，您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吗，小宝贝？您也许不知道，那就问问我吧！那里是草原，一片光秃秃的草原，就像我的手掌一样光秃！那里有的是没有感情的农村妇女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乡巴佬和酒鬼。现在那里树上的叶子纷纷落下，那里又在下雨，又是寒冷——可是您却要到那里去！好吧，贝科夫先生到了那里倒有事可干：他可以在那里打野兔；可是您呢？您愿意去做地主太太吗，小宝贝？可是，我的小天使啊！您看看您自己，您哪里像个地主太太？……事情怎么会这样呢，瓦连卡！今后我将要给谁写信呢，小宝贝？是啊，小宝贝，您倒是考虑考虑，小宝贝，今后我将给谁写信呢？我要叫谁小宝贝，我要用这么亲热的称呼去叫谁呢？今后叫我到哪里去找您呢，我的小天使？我会死的，瓦连卡，一定会死，我的心承受不了这样的不幸！我爱您像爱上帝的光，我爱您像爱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我爱您的一切，小宝贝，我的亲人！我一向只是为您一个人活着！我工作也罢，抄写也罢，走路也罢，散步也罢，把我观察到的事情以亲切的书信的形式在纸上表达出来也罢，这一切都是因为您，小宝贝，就住在这儿对面，就在附近。这也许您原来都不知道，然而这一切正是这样！是啊，您听我说，小宝贝，您考虑考虑，我亲爱的宝贝，您要离开我们而去，这怎么行呢？我的亲人，要知道您不能走，这不行，这简直是绝对不行！要知道现在在下雨，您身体虚弱，您会着凉的。您的马车会被淋湿

透，一定会被淋湿透。您刚出城门，马车就会坏了；好像有意捣乱似的坏掉。要知道，在这个彼得堡，马车造得糟透了！这些造马车的工匠我都熟悉；他们只能造些小模型、小玩具什么的，可是不结实，我敢发誓，他们造不出结实的东西！小宝贝，我要跪倒在贝科夫先生跟前，我要向他说明，向他说明一切！小宝贝，您也要向他说明，跟他摆事实讲道理。您说您要留下，您不能走！……唉，他为什么不在莫斯科娶个商人的女儿呢？他就该娶她才是！商人的女儿对他来说要好一些，她对他更般配；其中的原因我是知道的！而我却要把您留在我身边。小宝贝，这个贝科夫算您的什么人呢？他凭哪一点儿忽然使您觉得他变得可爱了呢？也许，是因为他老给您买荷叶边吧，您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要知道荷叶边算什么？要荷叶边有什么用？要知道，小宝贝，那是废物！这里讲的是人的生死问题，要知道，小宝贝，荷叶边是破布，小宝贝，荷叶边只是破布而已。而且我自己就能给您买，只要我领到薪水，我就要买许许多多荷叶边，我要给您买许多，小宝贝；那边有一家我认识的小铺子，只是您要等我领到薪水，我的小天使，瓦连卡！啊，天哪，天哪！这么说来，您是一定要跟贝科夫先生到草原上去了，而且是一去就不回来了！啊，小宝贝！……不，您还要给我写信，您还要给我写一封信，把一切都告诉我；您走后，就从那儿写信给我。不然的话，我的美妙的天使，它岂不就成了最后的一封信了，可是要知道，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封信成为最后的一封。怎么会突然之间，的的确确成为最后的一封！这可不成，我要写，您也要写……否则的话，我的文笔现在刚有些像样……唉，我的亲人，文笔算什么！因为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也不

想再重读一遍，也顾不得修饰，我写只是为了要写，只是想多给您写一些……我亲爱的，我的亲人，我的小宝贝！

磊　然　译

# 化身

（彼得堡叙事诗）

# 第一章

快到上午八点钟的时候，九等文官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才从久久的睡梦中醒来；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最后才完全睁开眼睛。不过，他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又躺了约莫两分钟，好像拿不准他是真的睡醒了呢，还是依然在睡梦中；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是真有其事呢，还是他还在做颠三倒四的梦。但是很快，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感觉便变得清晰明确起来，开始认出他屡见不鲜的日常景象了。他斗室里那脏得有些发绿的烟熏尘封的四壁；那红木质地的五屉柜，仿红木坐椅，红漆桌子，浅红底淡绿花的漆布面土耳其沙发，最后，还有昨天匆匆脱下胡乱扔在沙发上的一团衣服，全都熟识地在向他张望。最后，那灰暗阴霾的秋日，透过昏暗的窗户，沉着脸，怪模怪样地窥探着房间里的他，使得戈利亚德金先生再也无法怀疑他眼下并不是处在什么异国他乡，而是身在彼得堡，身在京都；在六铺街[①] 一幢相当大的房子的四层楼上，在自己的住所里。有了如此重要的发现之后，戈利亚德金先生忽然将双目紧闭，好像对刚才的梦境非常惋惜，意欲重温片刻。但是不一

---

① 位于彼得堡铸造区，即现在的马雅科夫斯基大街。

会儿工夫，他便翻身下床，好像终于打定了主意，此前他那凌乱的、没有理清的想法一直在围绕着这个主意打转。跳下床，他立即奔到五屉柜上摆放的小圆镜子面前。尽管镜子里照出来的这个人看上去睡眼惺忪，几乎半瞎，而且严重谢顶，正属于那种貌不惊人之类，人们见后决不会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然而，这副模样的拥有者对镜中所见看上去却非常得意。“那才叫闹笑话呢，”戈利亚德金先生低声说，“要是我今天有什么疏漏，出点儿什么差错，比如说，哪里突然长出个小脓疮，或是生出点儿别的什么麻烦，那可就丢人了；不过眼下还不错，一切都还很好。”戈利亚德金先生为“一切都还很好”着实高兴一阵后，便把镜子放回到原处，而他自己则光着脚，穿着通常睡觉时才穿的那件衣服，跑到窗子前，睁大眼睛，认真仔细地在寓所窗子外面的院子里搜寻着什么。看来他对在院中搜寻到的东西非常满意，脸上露出十分得意的微笑。然后，他先是朝隔板后自己的侍仆彼得鲁什卡的小屋子瞥了一眼，看他确实不在屋内，——于是他才踮着脚尖，走到桌前，打开桌子的一个抽屉，在抽屉的最里面摸了一会儿，最后从一堆发黄的旧纸和其他破烂儿中摸出一个绿色的破钱包，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而且，带着一种珍爱有加、扬扬自得的神态朝钱包最里边的暗兜瞧了一眼。大概那一大沓绿、灰、蓝、红和其他五颜六色的钞票[①] 也在亲切和蔼地看着戈利亚德金先生；他笑容可掬地把已经打开的钱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用力地搓着双手，现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最后，他把这沓使他大为开心的通

① 当时通用的卢布纸币的票面价值，按其颜色分为四种：绿色的为三卢布，灰色的为五十卢布，蓝色的为五卢布，红色的为十卢布。

用纸币取了出来，用拇指和食指一张一张地数了又数，尽管从昨天起他已经数过上百遍了。“七百五十卢布！”他数完后终于小声说，“七百五十卢布……一笔可观的数目！真是可喜可贺，”由于兴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略显低沉，两只手紧紧攥住那沓钱，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这可是个十分可观的数目！谁都会怦然心动的！我现在倒是想看看有谁会认为这笔钱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这个数目可以使一个人大展宏图……”

“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戈利亚德金先生想道，“彼得鲁什卡到哪儿去了？”他仍然穿着那身衣服，再次朝隔板那边看了看，然而只有摆放在地板上的茶炊在那里生气、发火，不停地发出威胁，鼓动它那巧言如簧之舌，喋喋不休地说它要和烧开的水一起逃走啦，并且冲着戈利亚德金先生一个劲地发着嘶哑的咻咻声——好像是在说：“好心的人们，把我取走吧，我已经完全烧开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真见鬼！”戈利亚德金先生寻思道，“这懒鬼真能把人活活气死；他到哪儿游荡去了呢？”他满腔义愤地走进原是一个小走廊的前厅，前厅的尽端有一扇门通往外面，他稍微推开这道门，便看见自己的用人正被一群各式各样的仆役和闲杂人员围在中间。彼得鲁什卡正在讲说什么，其他人都在洗耳恭听。看来无论是所谈的话题，还是谈话本身，戈利亚德金先生都不喜欢。他当即冲彼得鲁什卡喊了一声，便转身回房去了。他心中非常不满，甚至情绪有些激动。“这滑头分文不要就出卖人，更何况出卖的是一位老爷，”他暗自寻思，“是出卖，一定是出卖，我敢打赌，一个子儿不要便出卖了。唉，是什么事呢？……”

“老爷，制服拿来了。”

“穿上到这儿来。”

彼得鲁什卡穿上制服，傻笑着走进老爷的房间。他穿着这套制服，样子古怪极了。他穿的是一件绿色的、已经很破旧的仆役的制服，周围镶滚的金边已经破损，而且看来这件制服原本是给一个比彼得鲁什卡高出一俄尺的人缝制的。他手里拿着一顶帽子，同样镶着金边，而且插着绿色的羽毛，臀部挂一把差役使用的皮鞘佩剑。

最后，为了使画面完整起见，彼得鲁什卡按照自己一向喜欢的家常打扮、随随便便的习惯，此时此刻他也是光着两只脚。戈利亚德金先生把彼得鲁什卡前后左右仔细打量一番，看起来甚是满意。显然，这套制服是为一个什么隆重场合专门租来的。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前后左右打量的时候，彼得鲁什卡一直以某种奇特的期待目光看着老爷，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好奇心关注着主子的一举一动，这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非常不自在。

“喂，马车怎么样了?”

“马车已经到了。”

“是全天吗?”

“全天。二十五个卢布。”

“靴子也送来了?”

“也送来了。”

“木头脑袋！就不会说一声‘是，老爷，送来啦！’把靴子拿过来。”

靴子穿着很合脚，戈利亚德金先生甚为满意，他要喝茶、洗面和刮脸。他的脸刮得非常仔细，脸洗得也同样地认真，他匆匆地呷了一口茶，便开始打点自己至关重要的总体着装：先是穿上几乎全新的裤子，然后又穿上带青铜纽扣的胸衣和一件十分鲜艳好看的碎花坎肩；脖子上打一条花丝绸领带，最后，

他穿起那件也是很新的并且经过仔细清洗的文官制服。在穿衣服的时候，他多次饱含深情地打量自己的靴子，一会儿抬起这只脚，一会儿又抬起那只脚，对靴子的样式十分欣赏，嘴里还一直在自言自语，偶尔对自己的想法挤眉弄眼地做一个富有表情的怪脸。其实，戈利亚德金先生这天上午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儿，因为他几乎没注意到帮他穿衣服的彼得鲁什卡冲他露出的微笑和做的鬼脸。终于，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穿戴整齐，将钱包装进自己的口袋，最后又看了彼得鲁什卡一眼，见他的靴子已经穿戴齐全，一切也都准备停当，可谓万事俱备，再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于是他匆匆忙忙地从楼梯上跑下去，心里有一种微微的颤动。一辆标有某种徽记的蓝色出租马车咯噔咯噔地驶到台阶旁边。彼得鲁什卡一面跟马车夫和某些围观的人交换着眼色，一面扶老爷坐上了马车；他强忍着傻笑，用一种非同一般的声调喊了声："走吧！"随即跳上马车的后踏板，于是，马车发出隆隆的响声，迅速向涅瓦大街驶去。蓝色马车刚一驶出大门，戈利亚德金先生便神经质地搓着双手，发出轻微的笑声，好像一个生性快乐的人成功地耍了一个小小的把戏，而他本人对这一把戏又感到十分得意。其实，一时的高兴过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笑声马上就打住了，脸上现出一种怪怪的忧伤的表情。尽管当时天气阴霾潮湿，他还是将马车两边的窗子打开，细心地左右观察路上的行人，一旦发现有人看他，便立刻摆出一副庄重体面的神态。从铸造街向涅瓦大街拐弯的时候，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忽然使他打了一个激灵，这时他皱起眉头，像被人无意中踩了鸡眼的倒霉者一样，急忙躲在马车里光线最暗的角落，甚至心里还有几分畏惧。原来，他遇见两个和他同在一个机关工作的年轻官员。戈利亚德金先生仿佛觉得，这两位官员此时此地看见自己同事的这副模

样也感到大为不解，其中一位甚至还对戈利亚德金先生指指点点。戈利亚德金先生甚至还觉得，另外一位竟然还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很显然，这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很不礼貌的。我们主人公躲在马车里，没有吱声。“不懂事的孩子！”他自己跟自己说，“喏，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一个人乘坐一下马车嘛；他需要乘坐，于是便叫了一辆。简直是废物！我了解他们，——简直还是些需要用鞭子抽的孩子！发薪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玩赌钱游戏，再不就是到什么地方去游荡，这就是他们的活计。本该说他们几句才是，只不过……”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话没有说完就打住了。一对戈利亚德金先生很熟悉的哈萨克快马，拉着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从右边迅速超过了他的马车。坐在轻便马车上的先生无意中看见了戈利亚德金先生不小心探出车窗外的那张脸；看来这位先生也为这种不期而遇感到十分惊讶，于是他尽量地弯下身子，怀着极其好奇与热切的心情仔细窥视我们的主人公急忙藏身其中的那个角落。轻便马车上的那位先生叫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是戈利亚德金先生任副股长的那个单位的处长。戈利亚德金先生见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完全认出了他，两只眼睛直盯住他，使他再也无处藏匿，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要不要表示个敬意呢？是否需要打个招呼？”我们的主人公寻思着，感到万般苦恼，“要么装作坐在马车上的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样子和我极其相似，相对而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就这样：不是我，不是我，只能够这样！”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着，在安德烈·菲利波维奇面前摘下帽子，直勾勾地看着他。“我嘛，我没有什么，”他小声嘟囔着，“我根本无所谓，这压根儿不是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完全不是我，不是我，而且只能够这样。”然而，很快，轻便马车便超过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马车，上司投过来的目光

的吸引力随即也消失了。然而他却依然红着脸，满面微笑，自言自语地在嘟囔着什么……“我真傻，竟然没打个招呼，”他终于想道，“本该大大方方的站出来，不卑不亢，光明磊落，就说：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事情是这样，我也正在应邀赴宴，如此这般而已！”后来他忽然想起来，他简直是弄巧成拙，于是我们的主人公顿时横眉竖眼，怒火中烧，他紧锁双眉，向马车靠前的角落投去可怕的恶狠狠的一眼，这一眼恨不得把他所有的敌人一下子全都烧成灰烬。最后，由于心血来潮，他冷不丁地拽了一下拴在马车夫胳膊上的绳子，让马车停了下来，吩咐返回铸造街。原来戈利亚德金先生为了使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大概有什么极其要紧的话必须立即去告诉他的医生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虽说他与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相识刚不久，只是上周有事才拜访过他一次，但是常言说，医生就是神父，——有事不告诉他是愚蠢的，而了解患者——则是他的责任。“不过，这事是否一定要这样呢，”我们的主人公继续想着，他让马车停在铸造街一幢五层楼房的门口旁，自己走下了马车。“事情就是这样办吗？好吗？好吗？合适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他继续想着，一面顺楼梯往上走，一面喘气，尽量控制住心跳，他有个一上别人家的楼梯就心跳的习惯。“有什么大不了的？要知道我是谈自己的事，这里丝毫没有可指摘的地方，无可非议……瞒着不说才叫愚蠢呢。我还是老样子，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只是顺便路过这里……他也能看得出，本来事情就该这样。”

戈利亚德金先生边上楼边琢磨，已经来到二楼，他走到五号房间门前，但见门上有一块漂亮的青铜小匾牌，上书：

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鲁滕施皮茨
内外科医生

我们的主人公站定脚步，急忙让自己的脸上露出礼貌周到、自然大方又不失亲切殷勤的神态，然后就准备去拉门铃。刚要去拉门铃的绳子，他马上又不失时机地想到是不是明天来更好一些，因为眼下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但是，由于戈利亚德金先生忽然听见楼梯上行人的脚步声，便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新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当机立断，坚决果敢地拉响了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门铃。

# 第 二 章

内外科医生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鲁滕施皮茨虽然已经上了点年纪，但是身体非常健康，他的两道浓眉和连鬓胡子已经花白，二目炯炯有神，看起来，单凭这一点就能够把所有的疾病驱除，而且，他还佩戴一枚非同凡响的勋章；这天上午，他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安乐椅上，品尝着他太太亲手为他煮的咖啡，抽着雪茄烟，时不时地给自己的病人开着处方。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最后给一个患痔疮的老头儿开了一小瓶药，把这位受痛苦折磨的老人从旁门送走，然后坐下来等待下一个来人。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走了进来。

看来，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戈利亚德金先生会出现在他面前，而且压根儿就不想看见他，因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一上来不觉一愣，有点儿发窘，脸上不禁现出某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高兴的样子。因为，从自己方面来说，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知为什么，几乎总是在他求人办事的时候不合时宜地自己先打退堂鼓，显得诚惶诚恐，六神无主，这时也是一样，他还没有想好要说的第一句话，——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成了一道真正的难关，——便心慌意乱起来，显得十分尴尬，嘴里在嘟囔着什么，大概是

对不起之类的话，而且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于是便搬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但是一想到他是不请自坐的，立刻又感到自己有失礼貌，赶紧想弥补自己对社交和良好风度缺乏知识之过，于是马上从那把不请自坐的位子上站了起来。随后又记起并隐隐约约地觉得他曾经一下子干了两件蠢事，于是决定立马再去干他的第三件，就是说，他想试图为自己辩解，嘴里嘟囔着什么，满面堆笑，涨红了脸，惭愧得无地自容，惴惴不安，最后他意味深长地不再往下说了，终于坐了下来，而且不再站起来了，只是用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在保护着自己，以防不测，这目光具有非同寻常的威力，能够在思想上摧枯拉朽，把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一切敌人化为灰烬。不仅如此，这目光还能够充分表现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独立自主精神，就是说，它清楚地说明，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个人从来都无所谓，就其本性而言，和大家一样，遇事退避三舍，与世无争。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咳嗽一声，清理一下嗓子，看上去是在对眼前的一切表示赞许和同意的意思，然后便把查询的、疑问的目光投向戈利亚德金先生。

“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戈利亚德金先生笑容可掬地说，“我已经是第二次打扰您了，现在我想再次冒昧地请您原谅……”戈利亚德金先生显然在措辞上遇到了困难。

“啊哈……是啊！”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说着，从嘴里吐出一缕烟雾，同时把雪茄放到桌子上。“不过您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嘱咐；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要想见效，您就得改变一下生活习惯……比如，搞点娱乐活动，出去走走，看看熟人、朋友，也不必与酒为敌；经常参加些活动，找点乐和。”

戈利亚德金先生一直在微笑，这时他赶紧说，他觉得他和大家一样，待在家里，也有所消遣，跟别人一样……他嘛，当

然，可以到剧场去看看戏，因为他也跟大伙儿一样有经济收入，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里他甚至顺便表示，他觉得他过得并不比别人差，他住在家里，待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且，再说了，他身边还有个彼得鲁什卡呢。谈到这里，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时语塞，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您的也完全不是这个。总起来说，我是想知道您是不是爱好交往，喜欢热闹，主张及时行乐……喏，这么说吧，您现在过的日子是郁郁寡欢呢，还是欢乐开怀？”

“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

“啊……我是说，”医生打断了他的话，“您必须对您的整个生活来一番彻底的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要重塑自己的性格（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特别强调“重塑”一词，而且在说到这个词时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不要拒绝过快活的日子；要常去看看戏。不能老坐在家里……您老是坐在家里绝对不行。”

“我，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喜欢清静，”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着，意味深长地朝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瞥了一眼，分明是在寻找词汇，想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家里只有我和彼得鲁什卡……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我的仆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在走我自己的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一条独特的道路。我觉得自己非常独特，我谁也不依靠。我，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也常出去玩。”

“是吗？真的！眼下出去可没什么好玩的：气候太糟糕了。”

“您说得对，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这个人哪，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虽说非常随和，这我好像已经有幸对您

说过了，但是我走的是一条单独的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生活的道路是宽广的……我是想……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是想以此来表明……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很抱歉，我不善辞令。”

“嗯……您说吧……”

“我是说，我要请求您原谅，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原谅我太不会说话，这我自己也能感觉得出来，”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语气中带有几分委屈，显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样子。“在这方面，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跟别人不一样，”他带着某种特殊的微笑补充说，“我不会长篇大论；我没学过修辞，不会花言巧语。但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在付诸行动，身体力行；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在付诸行动！”

“嗯……这是什么意思……您在付诸行动?”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回答说。然后，他停顿一下，接着便缄默不语了。医生不知为什么有点儿奇怪而且不相信地看了戈利亚德金先生一眼。戈利亚德金先生反过来向医生也投去一个显然缺乏信任的目光。

“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仍然用原来的语气说，由于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太过固执，他只是感到有些激动和困惑不解。“我这个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喜欢安静，不喜欢社交界的热闹场面。在他们那里，我是说，在大的社交场合，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必须得学会用皮靴打磨地板（说到这里，戈利亚德金先生用脚底在地板上轻轻蹭了几下）……那里需要这个，还得会说俏皮话……必须学会说人家爱听的恭维话……那里讲究这个。可我没有学会这些，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一套花招我都没有学过，没

有时间。我这个人朴实单纯，心眼儿不多，身上没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在这方面，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自愧不如，甘拜下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认输。”戈利亚德金说这些话，自然是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态，分明是在告诉人们，我们的主人公对于在这个意义上甘愿认输，没有学过这套花招，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而且甚至完全相反。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在听他说话的时候，两眼一直朝下看着，一脸的不高兴，看起来好像早就有什么预感似的。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一大段独白之后，接着就是一阵相当久的意味深长的哑场。

“您的话好像有些离题了，”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最后低声说，“我老实对您说吧，我完全不懂您的意思。”

“我不善于辞令，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已经有幸向您禀告过了，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说我不善于辞令。”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这次他的语气强烈而坚定。

“嗯哼……”

“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再次开口说，他的声音虽低但含义甚深，而且显得相当郑重其事，每说到尖锐处都要停顿一下，“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一进门，我就先行赔不是。现在我再一次重复我先前说过的话，并再次恳请您能够暂且宽大为怀。我这个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没什么可对您隐瞒的。我是个小人物，这您自己知道，但所幸的是我对我是个小人物这一点并不感到遗憾，甚至还相反，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说穿了吧，我甚至对自己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还感到自豪呢。不当阴谋家——我也为此感到自豪。为人做事，我从不偷偷摸摸，而是光明正大，不耍花招，虽然我也能够损人利己，而且很可能得手，我甚至还知道该对谁下手，怎样下手，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但是我不愿意

玷污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在洁身自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他的话说得既谦恭温和，又颇为动情。

“我这个人走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们的主人公接着说，“直来直去，正大光明，不绕弯子，因为我不屑于这样，让别人去做吧。我尽量不去贬损那些可能比你我更干净的人……我的意思是想说，比我和他们更干净的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是想说不包括您。我不喜欢欲言又止，说半截子话，也瞧不起势利小人，讨厌诬蔑别人，散布流言飞语。我只是在假面舞会上才戴面具，从不戴着它每天在人前招摇。我只想问您一句，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您是如何报复您认为是最凶恶的敌人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说完后，向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投去了挑战的目光。

尽管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信心十足，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字斟句酌，反复掂量，指望能产生最大的实际效果，但是现在他却怀着不安的心情，非常不安的心情，极其不安的心情，看着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现在他把自己全部的心思都贯注在他的目光之中了；他小心翼翼、愁眉苦脸、焦虑万状地期待着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答复。但是使戈利亚德金先生不胜惊讶和十分诧异的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只是小声嘟哝了几句，随后把椅子往桌边挪了挪，态度相当冷漠，但还算很有礼貌地对他宣布说，他的时间非常宝贵，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他的意思；要是能够帮忙的话，他一定效劳，尽力而为，不过今后一切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不管了。这时候，他拿起笔，取过纸来，从上面撕下一张医生常用的那种小纸片，并且说，他这就把该用的药开给他。

"不，不，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不必了！这完全没有必要！"说罢，戈利亚德金先生从座位上欠身站起来，一把抓住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右手说，"这个，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里完全不需要……"

就在这时，即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这话的时候，他身上发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变化。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不知为何奇怪地闪了一下，他的嘴唇开始哆嗦起来，他全身的肌肉，整个面孔的各个部位都抽搐起来，抖动起来。他整个人浑身都在颤抖。在他做出自己的第一个举动，抓住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右手之后，戈利亚德金先生现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只是期待着灵感到来，看下步该如何行动。

当时的场面相当奇怪。

有点儿难堪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一时间像是长在了椅子上，全然不知所措，两眼发呆，直勾勾地望着戈利亚德金先生，后者也瞪大眼睛，看着他发愣。最后，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轻轻地抓住戈利亚德金先生制服的翻领。他们就这样站了好几秒钟，两个人一动不动，面面相觑。不过，当时发生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第二个举动使事情非常奇怪地得到了解决。戈利亚德金先生嘴唇发抖，下巴不停地哆嗦，而且，我们这位主人公竟出人意料地哭了起来。他一面哭，一面连连点头，右手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左手也抓住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衣服领子；他好像要说什么，而且急着想把事情立刻说清楚，但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终于从惊愕中恢复了过来。

"好啦，请冷静一些，请坐下来！"他终于说，一面使劲地把戈利亚德金先生扶到椅子上坐下。

“我有仇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有仇人；他们非常凶狠，他们发誓要害我……”戈利亚德金先生小声回答说，显得非常害怕。

“好啦，好啦；什么仇人哪！不要去记仇！这完全没有必要，请坐下，请坐下。”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说着，把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扶到椅子上。

戈利亚德金先生终于坐了下来，眼睛一直盯着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神情极为不满，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不停地走动。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感谢您，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非常感谢现在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深为感动。我至死都不会忘记您的恩情，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说，样子十分委屈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好啦，好啦！跟您说，不要说了！”对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过头话，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相当严厉地说，同时再次扶他坐到椅子上。“喂，您怎么啦？告诉我，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继续说，“您说的是什么样的仇人？出什么事儿啦？”

“不，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事现在我们还是不说为佳，”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眼睛一直看着他。“最好将这些事放到一边去，等到……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换一个时候，等更方便的时候再说，到时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一些人的假面具被摘下来了，有些情况会披露出来的。而眼下这个时候，不用说，在我们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您自己，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也会同意的……请允许我向您道声早安，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这次，他果断而郑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抓起自己的帽子。

“好吧，随您的便……嗯……（接着是短暂的沉默）我，从自己这方面说，您是知道的，我可以……并衷心祝您一切顺利。”

“我明白您的意思，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很明白；现在我完全懂得您的意思了……不管怎么说，请原谅我来打扰您，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啊……不，我想对您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随您的便好了。药仍然得接着吃……”

“我会照您说的接着吃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会接着吃的，并且还去那家药房拿药……眼下当一名药剂师，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也很不得了哇……”

“怎么啦？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意思，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想说的是，现在的世道就这个样……”

“啊……”

“如今任何一个毛头小子，不光是药剂师，在老实正派人面前都会鼻孔朝天。”

“嗯……您这指的是什么呀？”

“我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一个你我都认识的人，比如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吧……”

“啊！……”

“是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而且我知道有些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他们有时为说实话，也不太顾忌普遍的看法了。”

“是吗！……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事；他们有时会把大麻籽和鸡蛋拌在一起。”

“什么？把大麻籽和鸡蛋拌在一起？”

“把大麻籽和鸡蛋拌在一起，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是一个俄国谚语①，他们有时候很会不失时机地，比如说，向什么人表示个祝贺；有这样的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表示祝贺？”

“是的，表示祝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就像日前我的一个很亲密朋友所做的那样……”

“您的一个亲密朋友……啊！这是怎么回事？”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说着，向戈利亚德金先生仔细地看了一眼。

“是的，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他向另一个也是很好的、可说是亲密无间的朋友道喜，祝贺他官运亨通，当上了一名陪审法官。他的措辞是这样的：‘我衷心地为此事感到高兴，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他这样说，‘鉴于您升任这一职务，谨向您表示我的祝贺，我的诚挚的祝贺。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世人皆知，如今走门子找靠山的事已经完全绝迹。’”这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冲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狡猾地点点头，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

“啊……他是这样说的……”

“是这样说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是这样说的，当时他还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我们那个心肝宝贝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的叔叔——瞥了一眼。他当陪审官，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对我又能怎么样？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句难听的话，乳臭还未干呢就想结婚了。他就是这样说的。我是指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现在我的话全说了，请让我走吧。”

“嗯……”

---

① 指出人意料或令人啼笑皆非的咄咄怪事。

“是啊，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是说，现在请让我走吧。为了一石二鸟，当时用走门子找靠山的话刺了那小子一下后，我就转向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那里去了（事情前天发生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她刚刚唱了一支非常动人的情歌，——我说，‘您的情歌唱得美妙动人，感人肺腑，只是听者的心灵并不那么清澈纯真。’您知道，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这是在明显地进行暗示，暗示人家现在追求的不是她，而是另有……”

“啊！那么他呢？……”

“就像谚语里说的，吃了个酸柠檬，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嗯……”

“是啊，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对老头子本人也说了，我说，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我知道我应该感谢您，我非常珍惜您几乎从我幼小的时候就关照我的那份大恩大德。但是，我说，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您睁开眼睛看看吧。好好看看。我办事一向清正廉洁，光明磊落，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

“啊，原来是这样！”

“是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本来就是……”

“那么他呢？”

“他就别提了，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死样活气，磨磨唧唧；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说什么我是了解你的，说阁下一向乐善好施，如此等等，没完没了……他能怎么样呢？俗话说，人老了，不中用了。”

“啊！现在成这样子了？”

“是啊，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们差不多都这个样，没办法！老了！俗话说，苟延残喘，来日无多了，然而女人们

传的流言飞语，他倒是非常爱听；少不了他……”

“您是说流言飞语？”

“对，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她们编造些谣言。我们那个笨蛋和他的侄子，就是我们那个心肝宝贝，也都在这里插了一手；不用说，他们和老太婆串通一气，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您以为怎么样？为了置人于死地，他们捏造了些什么？……”

“为了置人于死地？”

“对，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为了置人于死地，从精神上把人杀死。他们到处放风……我这都是在说我的一位亲密朋友……”

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点了点头。

“他们散布关于他的流言飞语……老实说，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提起这种事连我都觉得脸上发烧……”

“嗯……”

“他们造谣说，他已经登记结婚了，已经是另一家的女婿了……您怎么想，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跟谁结婚？”

“果真如此？”

“跟一个厨娘，一个不三不四的德国女人结婚，他在这个女人那里吃包饭，付不起伙食费，于是就向她求婚。”

“这话是他们说的？”

“您能够相信吗，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一个德国女人，一个卑鄙下流、厚颜无耻的德国女人卡罗琳娜·伊万诺芙娜，要是您知道……”

“我，说老实话，从我这个方面……”

“我明白您的意思，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明白，而且从我自己这个方面也感觉得到……”

“请告诉我您现在住在何处?”

“是说我现在住在哪里吗，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是的……我是想……以前好像您曾经居住过……”

“居住过，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居住过，以前也曾经居住过。怎么能不过日子呢!”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同时发出一阵轻微的笑声。他的回答使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感到有几分尴尬。

“不，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想从自己这个方面……”

“我也是想从自己这个方面，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也是想，”戈利亚德金先生笑着说，“不过，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在您这里坐得时间太长了。希望您现在能允许我……祝您早安……”

“嗯……”

“是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理解您，现在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我们的主人公说着，在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面前故意摆出一副姿态。“那么，请允许我向您道声早安……”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把两个脚后跟往中间一碰，转身走出了房间，把万分惊讶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留在了屋内。他从医生家的楼梯往下走的时候脸上笑嘻嘻的，高兴得直搓着双手。走上台阶，他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觉得非常自由自在，他甚至当真认为自己是最最幸福的人了，然后径直去机关里办公，——这时他的马车在门口发出一阵响声，他一看，这才全都想起来了。彼得鲁什卡已经把马车门打开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极其不快的感觉。刹那间他的脸似乎有些发红。他的心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正当他把一只脚踩在马车踏板上的时候，他忽然转过身来，朝克列斯季扬·伊

万诺维奇的窗口看了一眼。果不其然！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就站在窗口，右手捋着胡子，相当好奇地望着我们的主人公。

“这个医生真蠢，”戈利亚德金先生想道，一面向马车中钻去。“蠢极了。他也许给病人看病还不错，但是毕竟……很蠢，像块木头。”戈利亚德金先生坐定后，彼得鲁什卡吆喝一声：“走！”于是马车便又向涅瓦大街驶去。

# 第 三 章

这整个上午戈利亚德金先生都在紧张忙碌中奔波了。到了涅瓦大街，我们的主人公便吩咐在中央商场门口停车。他跳下马车，便直奔商场的拱形门廊，彼得鲁什卡紧随其后，他径直向金银制品店走去。单从戈利亚德金先生那副样子上便能看出，他的确是个大忙人，事情一大堆。他先是讲好一整套餐具和茶具的价钱——一千五百多卢布，又从这笔交易中想方设法为自己争来了一只雪茄烟盒，一套银质刮脸用具，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又问了几样既实用又好看的东西的价钱，末了答应第二天一定再来，或者今天就派人来取货，他要了这家店铺的牌号，在仔细听了店主要他留下订金的意思后，他答应到时候订金一定会给的。之后，他匆匆和那位迷惑不解的商人道了别，在沿途成群店伙计的追逐中连忙走开，时不时地还回头看一眼彼得鲁什卡，细心留意其他新的店铺。他顺道走进一家钱币兑换所把自己所有的大票都换成零钱，尽管在兑换中要吃点亏，但他还是兑换了，于是他的钱包明显地鼓了起来，看上去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在一家妇女衣料专卖店里停了下来，又跟人家谈了一笔数目可观的买卖，他在这里又答应商家说他一定会来取货的，并且要了这家商店

的店铺号，而当店家提出订金的问题时，他又说订金到时候会给的。后来他又去了几家商店，都和人家谈生意的事，对什么东西都要问问价钱，有时候和商家争论了很久，走了走了，又三番五次地返回来，——总之，劲头十足，忙得不可开交。从中心商场出来，我们的主人公去了一家著名的家具店，谈好了用于六个房间的家具的价钱，他很欣赏一台样式时髦且非常精巧、新潮的女梳妆台，对店家说，他一定会派人来取走全部货物；出了商店，依照惯例他又答应了人家关于订金的事，之后又驱车往什么地方订购别的什么东西去了。总之，一句话，看起来他忙活的事情没完没了。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自己对这些事情也好像感到非常厌烦了。天晓得什么原因，无缘无故，他甚至感到自己良心不安起来。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比如，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或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见面。终于，市里的时钟响了三下，已是下午三点钟了。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终于坐进了马车，半天来他采购的全部物品，实际上只有一副手套和一小瓶香水，花了一个半卢布。对于戈利亚德金先生来说，现在时间还相当早，于是他吩咐马车夫把马车停在涅瓦大街一家著名餐厅门旁；以前他对这家餐厅只是有所耳闻。这时他走下马车，进去打算吃点东西，休息休息，等待着某个时刻。

就像一个即将出席盛大宴会的人那样，戈利亚德金先生只是随便吃了点东西，像人们常说的，稍微垫垫肚子；他喝了一小杯伏特加酒，然后坐到椅子上，谦和地环顾一下四周，便悄无声息地看起一份内容空洞的本国小报①来了。他看了几行便

① 指1825—186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动报纸《北方蜜蜂》。——俄编注

站起来，对着镜子照了照，整了整衣服，梳理一下头发，然后走到窗子跟前，看看他的马车是否还在……之后又坐回去，拿起了报纸。看得出，我们主人公的心情非常焦急。他看了看时钟，见只有三点零一刻钟，就是说，还得等很长时间；这时，他一想，这样坐下去是很失体面的，于是戈利亚德金先生便要了一杯可可饮料，其实这时候他对喝饮料并没有多大兴趣。喝罢可可饮料，见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些，便走出去付款。这时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他转过身来，看见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两位同事，就是上午在铸造街遇见的那两个——就年龄和职务而言，两位小伙子还相当年轻。我们的主人公和他们的关系谈不上什么，既没交情，也不是公然的仇敌。自然，双方的关系大面上还说得过去，只是没有进一步密切起来，而且这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遇见他们，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非常不快。他稍微皱了皱眉头，一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两位登记员唧唧喳喳地喊道，"您在这儿呀？什么事……"

"啊，是你们两位呀！"戈利亚德金先生急忙打断了他们的话，这两位官员的惊讶神态，加上他们对他那种亲热的态度，使他感到颇为难堪，而且有失尊严，但他不得不装出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开小差出来的吧，先生们，哈哈！……"这时候，为了不失掉身份，把自己降到与这些年轻小职员为伍的地步，他一向和他们都保持着应有的分寸，——他竟然试着去拍了拍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但在这种场合下的一个很一般的举动，戈利亚德金先生做得却很不成功，他的动作不是显得亲切大方，而是完全走了样子。

"喂，怎么样，我们的大狗熊还坐在那儿吗？"

“谁呀，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噢，大狗熊呗，好像你们不知道谁叫大狗熊似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笑笑，转身从服务员手中接过找回的钱，“先生们，我是指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与服务员结清账后，他接着对两位官员说。这次他的神态可是相当认真的。两位登记员意味深长地相互递了个眼色。

“还在那里坐着，他还问到过您呢，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其中一位回答说。

“坐着，啊？这么说，先生们，那就让他坐着吧。还问起过我来，啊？”

“问起过，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您这是怎么回事儿，又洒香水，又抹头油，穿得这么讲究？……”

“没什么，先生们，没什么！好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他把目光转向一旁，神情紧张地微笑一下。看到戈利亚德金先生露出笑容，两位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有点儿生气了。

“先生们，我友好地告诉你们，”我们的主人公说完后，停顿了一下，好像（也真是这样）决定要向两位官员吐露一点什么似的。“先生们，你们全都了解我，但是直到现在，你们了解的只是一个方面。这件事不能怪别人，老实说，部分原因应该怪我自己。”

戈利亚德金先生紧闭双唇，意味深长地看了两位官员一眼。两位官员再次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先生们，你们至今都不了解我。现在要说清楚这一点，这里又不很方便。我只顺便告诉你们一点儿情况。先生们，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走绕远的路，他们只是在假面舞会上才把自己的真面目遮掩起来；有些人并不认为做人之道就在于巧妙地用

皮靴蹭地板。先生们，也有这样一些人，比如说，他们决不会因为有了一条合身的裤子就说他们生活得幸福，很满足。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喜欢到处钻营，瞎折腾，不喜欢吹吹拍拍，巴结逢迎；而主要的是，先生们，他们不喜欢削尖脑袋，管他们根本不该管的闲事……先生们，要说的我差不多都说了，现在我要告辞了……”

戈利亚德金先生停住了脚步。因为两位登记员先生现在感到心满意足了，他们两个很不礼貌地忽然放声大笑起来。戈利亚德金先生勃然大怒。

“笑吧，先生们，你们尽管笑吧！等着瞧——你们会看到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说，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拿起帽子，气急败坏地向门口溜去。

“但是我要再说一句，”他最后对两位登记员补充说，“我再说一句——你们两位和我可是当面鼓对面锣。请记住，先生们，我的原则是：不成功时要自强不息，成功时要把握好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给人使绊子。不做阴谋家——对此我很自豪。当外交家我又不是那块料。先生们，还有人说，鸟儿会自己撞到猎手的。不错，我赞同这个说法，可是这里谁是猎手，谁又是鸟儿？先生们，这还是个问题呢！”

戈利亚德金先生雄辩地停了下来，脸上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就是说，他扬起双眉，使劲闭住嘴唇，向那两位先生躬身一礼，然后扬长而去，使那两位感到万分惊讶。

“请吩咐到哪儿去？”彼得鲁什卡问道，态度相当严肃，想必他在寒冷中东奔西走，早就感到厌烦了。“要到什么地方去？”他问戈利亚德金先生。他遇到了先生那令人生畏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我们的主人公今天上午已经有两次用它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了，此刻下楼梯时，他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去伊斯梅洛夫桥。”

“去伊斯梅洛夫桥！走！”

“他们那里的午餐不会早于四点多，甚至五点钟才开始，”戈利亚德金先生想道，“现在是不是早了一点儿？其实，我也可以早一点儿去，何况又是家庭宴请。我这样做，就像有身份的人们常说的，也算是不拘小节吧。为什么我就不能不拘小节呢？我们的大狗熊也说过，什么都不要拘泥于小节，所以我也就……”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样想。可同时他却越来越感到心里不安。看得出，他是要去办一件相当棘手的事，为了不再多说话，他只是在喃喃自语，右手比比划划，不断地向马车窗外张望，所以说，要是现在有人看见戈利亚德金先生，准保谁都不会说他正要去好好地吃上一顿，无拘无束，况且在自家人的圈子里，——就像有身份的人们常说的，不拘小节。终于，到了伊斯梅洛夫桥的桥边，戈利亚德金先生指了指一幢房子，于是马车咯噔噔地驶进了大门，在台阶的右侧停了下来。戈利亚德金先生看见二楼窗口有一位女人的身影，马上给她来了一个飞吻。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是要干什么，因为此时此刻他绝对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从马车里下来时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走上台阶，他摘下帽子，下意识地理了理衣服，这时他只觉两个膝盖有点儿打颤，接着就上楼去了。

“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在家吗？”他向给他开门的人问道。

“在呀，我是说，不在，他不在家。”

“怎么会呢？你怎么了，我的老弟？我——我这是来赴宴的，小兄弟。你不是认得我吗？”

“哪能不认得呢！没有吩咐要接待您哪。”

“你……你，老弟……你肯定是弄错了，老弟。这是我呀。我，老弟，是应邀来赴午宴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着，把大

衣脱下来，而且显然就想往屋里走。

“很抱歉，您不能进去。没有吩咐要接待您，倒是吩咐了要谢绝您。就这么回事！”

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脸色变得煞白。正在这个时候，通往里屋的门打开了，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老管家格拉西莫维奇走了进来。

“您瞧他，叶梅利扬·格拉西莫维奇，他想进来，而我……”

“而你是个大笨蛋，阿列克谢依奇，滚回屋里去，把谢苗内奇[1] 那个浑蛋给我叫来。不行啊，”他彬彬有礼地对戈利亚德金先生说，但是态度非常坚决。“怎么也不行，请您能够谅解；恕不接待。”

“他们这样说了，说不能接待？”戈利亚德金先生犹疑不决地问道，“对不起，格拉西莫维奇。为什么就不能接待呢？”

“怎么也不行。我通报过了。上面说：非常抱歉。说不能接待。”

“为什么呀？怎么能这样？怎么……”

“对不起，对不起啦！……”

“可是怎么能够这样呢？不能这样啊！请通报一下……怎么能这样呢？我是来赴午宴……”

“对不起，对不起啦！……”

“不过，唉，既然他们请求原谅——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很抱歉，格拉西莫维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对不起！”格拉西莫维奇回绝了他的问题。他用手相当坚决地将戈利亚德金先生挡开，给这时正要走进门厅的

① 谢苗诺维奇在口语中的简称。

两位先生让开一条路。这两位先生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和他的侄子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他们俩看着戈利亚德金先生显得有些迷惑不解。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走出了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的门厅，他两眼低垂，面红耳赤，微笑着，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

"我回头再来，格拉西莫维奇；我会解释清楚的；希望这一切能够得到及时的说明。"他跨过门槛时说。这时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已经在楼梯上了。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身后传来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声音。

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已经走到楼梯的第一个拐弯处。他迅速转过身，面对着安德烈·菲利波维奇。

"您有什么事吗？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他语气相当坚定地问道。

"您这是怎么了，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怎么能？……"

"没什么，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我在这儿挺好的。这是我个人生活的事，安德烈·菲利波维奇。"

"什么意思？"

"我是说，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这是我个人生活的事，我觉得，关于我的公务，这里绝对无可指责。"

"是吗！关于公务……您这是怎么了，先生？"

"没什么，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绝对没什么，一个泼辣的小丫头，没别的……"

"什么！……什么？"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一下子被惊呆了。起先戈利亚德金先生一直是从楼梯下面跟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说话的，他向上仰望着，使人觉得仿佛要一下子跳进对方眼睛

里似的，——他见处长有点不知所措，便情不自禁地向前跨出了一步。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向后退去。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上一个台阶，又上了一个台阶，连跨了两级。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惊慌不安地向周围看了看。戈利亚德金先生突然快速地跑上楼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比他还快地急急跑回房间，随即在身后关上了门，留下了戈利亚德金先生。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完全没了主意，站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仿佛使他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形。“哎呀呀，哎呀呀！”他自言自语地小声说，勉强露出笑容。这时候楼下和楼梯上传来了说话和脚步的声音，想必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邀请的又一批客人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意识到这一点，赶紧把自己的貉皮领子竖起来，尽可能地把脸遮住，然后踉踉跄跄，一溜小跑，慌不择路地沿楼梯走下去。他感到自己有些无力与麻木。他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走到台阶后，他竟等不得让马车过来，便自行穿过泥泞的院子，直接向车子走去。当走到马车跟前，准备坐上去的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真想能够钻入地下或者哪怕找个老鼠洞连人带车一起躲藏起来。他觉得，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里的一切人等现在正在从各个窗口瞧着他呢。他知道，要是他回头看一眼，他会当场死去的。

“你笑什么，蠢货？”他连珠炮似的问彼得鲁什卡。后者正准备扶他坐上马车。

“我有什么好笑的？我没有笑；现在去哪里？”

“回家，走吧……”

“回家了！”彼得鲁什卡吆喝一声，站到了马车的后脚蹬上。

“一副乌鸦嗓子！”戈利亚德金先生想。这时马车驶过伊斯梅洛夫桥已经相当远了。突然，我们的主人公死命地拉住缰

绳，叫马车夫立即返回原路。马车夫调转马头，两分钟后马车又回到了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院子。“不对，傻瓜，不对；返回去！”戈利亚德金先生喊道。——马车夫好像等的就是这声吩咐，一句话没说，也没在台阶旁停下，在院子里绕了个圈子，又驶回到街上去了。

戈利亚德金先生没有回家，而是在马车过了谢苗诺夫桥后，他让马车拐进一条胡同，停在一家铺面相当一般的小酒店旁边。我们的主人公走下马车，和马车夫结了账，这样最后才算把马车打发走了；他吩咐彼得鲁什卡先回家，等着他回去，自己则走进小酒店，要了个雅座，吩咐给他备午饭。他觉得自己的情绪相当不好，脑子里糊里糊涂，一片混乱。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下来。最后，他坐到椅子上，双手撑着额头，就自己目前的处境，开始苦苦地思考，想找出个解决办法来……

# 第 四 章

这天是隆重庆祝的日子，是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生日，她是五等文官别连杰耶夫的独生女儿；而别连杰耶夫则曾有恩于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一天的庆祝宴会铺张扬厉，十分豪华；像这样的宴会，在伊斯梅洛夫桥附近一带的官宦人家已经是很久不见了。这天的宴会绝非一般的家宴，它更像是伯沙撒国王举办的盛大酒宴①，其奢华与隆重颇有点巴比伦的遗风，有叶利谢耶夫和米柳京②店铺里的克利歌牌香槟酒、牡蛎和水果，有保养得很好的各色人等和各种头衔的官员。用这么隆重的宴会来庆祝的这个隆重的日子，最后是以一场精彩的舞会结束的，虽说舞会是小型的、家庭的，亲人之间的，但在品味、教养和礼仪方面毕竟还是很精彩的。当然，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舞会还是有的，但是非常少见。这样的舞会更像是一种家庭喜庆宴会，它只能在诸如五等文官别连杰耶夫这样的家庭

① 据《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 5 章，第 1～4 节）：伯沙撒王设摆盛筵，与他的一千大臣纵饮。后来人们用伯沙撒筵席来形容铺张奢靡。

② 叶利谢耶夫和米柳京是当时彼得堡的富商，拥有最大的副食、水果商店。——俄编注

内举办。进一步说吧：我甚至怀疑是否所有的五等文官都能办得起这样的舞会。噢，我要是诗人那该多好！——当然，起码得像荷马或普希金那样的；本领小了可不能轻举妄动，——我一定能够向你们描绘出舞会的精彩场面，尺幅万里，妙笔生花。啊，读者们哪！我要把这整个极其隆重的一天全都描绘出来。对，我将从宴会入手，开始写我的史诗，特别是对于第一次为生日女皇举杯庆贺的那一动人而隆重的瞬间，我一定要大书特书一番。首先，我要向你们描绘那些默默地沉浸在虔诚期待中的客人们；他们的沉默与其说是沉默，还不如说更像是德摩斯梯尼式的雄辩①。然后我再向你们描绘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他是客人中的长者，甚至有坐首席的某种权利，他满头白发，佩戴着与这头白发非常般配的勋章；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把斟满光芒四射的葡萄酒的高脚杯举过头顶以示庆贺；而这酒是从一个遥远的王国② 特地运来的，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刻才派上用场，这种酒与其说是葡萄酒，还不如说它更像神仙所享用的琼浆玉液。我还要向你们描绘诸位宾客和生日女皇的幸福的父母；他们在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之后也举起了自己的杯子，望着他，眼里充满了期待的神情③。我会向你们描绘这位多次提到过的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怎样起初把眼泪掉进了酒杯，致过贺词和祝愿之后，又提出要干杯，而且自己一饮而尽……不过，我得承认，彻底地承认，我描绘不出那一时刻的整个隆重

① 德摩斯梯尼（约公元前 384—前 322），雅典著名雄辩家。反马其顿的民主派集团领袖。

② 指盛产勃艮第葡萄酒和香槟酒的法国。

③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句话，引用在这里带有讽刺意味。原话为："……为什么你身上的一切都使我眼里充满了期待的神情"。

场面。当时生日女皇本人——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宛若春天的玫瑰，满面通红，洋溢着幸福和羞答答的神色，由于感情激动，一下子投入了慈母的怀抱，以至母亲顿时热泪盈眶，父亲当场失声痛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五等文官——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在长期工作中积劳成疾，如今两腿行动已经不便，对于他能如此地恪尽职守，命运对他已经有所褒奖：赐给了他钱财、房子、庄园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此时此刻，他像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地称司长大人是个大好人。我向你们描绘不出，对，就是描绘不出，在这一刻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全体一致的仰慕之情——甚至一位年轻登记员（此刻他更像是一位五等文官）身上所明显表现出来的那种五体投地的举动——他热泪盈眶，凝视着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反过来，在这隆重的时刻，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全然不像国家机关的一位六等文官和处长，——是的，他好像是个别的什么人……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决不是六等文官。他的官职比这要高！最后……噢！为什么我就没有那种妙笔生花的写作秘诀，用雄浑有力、崇高凝重的笔触把人生所有这些美好的教诲人的时刻都描绘出来，这样的时刻仿佛有意在证明，美德往往是能够战胜歹意、邪念、恶习和忌妒的！我不想说什么了，但是我想默默地——它将胜过一切雄辩——向你们指出：那位正步入人生第二十六个春天的幸福青年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侄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提议大家干杯；这时生日女皇的父母那满含泪水的眼睛，安德烈·菲利波维奇那双充满自豪的眼睛，生日女皇本人羞答答的眼睛，客人们欣喜若狂的眼睛，甚至这位卓而不群的青年的几位年轻同事们十分得体的羡慕的眼光，都一齐注视着他。我无话可说，虽然我不能不指出，这位青年——说句对他有利

的话：他更像是一位长者——身上的一切，从红光满面的脸色到他的陪审官的头衔本身，所有这一切，在这庄严隆重的时刻，真是就差没有喊出声来：品德高尚能够使一个人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呀！最后，至于安东·安东诺维奇·谢托奇金，一个司的科长，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同事，和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也曾经共过事，同时还是这家人的老朋友，和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教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话像公鸡打鸣似的，他也提议干杯，还念了几句逗人开心的歪诗，他以这种不失体面而又忘记体面的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使大家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而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本人则根据父母的吩咐，为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欢乐与热情，去吻了一下老人，如此等等，我就不向你们一一描写了。最后，我只是想说，参加过这次午宴的各位宾客，散席后自然应该彼此感到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了；之后，老人们和上点年纪的人还要用一些时间去寒暄应酬，亲切交谈，甚至说些自然是非常客气和热情的心里话，然后再彬彬有礼地进入另一个房间，立刻不失时机地分成几局。在铺着绿呢子桌布的牌桌旁正襟危坐，颇为尊严；而那些在客厅里落座的女士们，忽然间大家变得异常热情起来，开始议论各种各样的衣服料子，最后，那位最令人尊敬的主人，即那位在工作中为信念和真理恪尽职守，双腿失去活动能力，并因此荣获上述各种嘉奖的那个人，亲自拄着拐杖，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和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搀扶下来到客人们中间，而且忽然也变得非常热情起来，决定不惜破费一笔钱也要举办一个小小的舞会，为此派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即席间那个更像是五等文官的青年）去请乐师，后来乐师们来了整整十一位，于是，八点半钟，法国卡德里尔舞曲和其他各种舞曲的诱人乐声终于响了起来……没什么可说

的了，要把白发主人殷勤好客临时安排的舞会好好描绘一番，我这支秃笔就显得太软弱无力和过于笨拙了。我倒是想问一句，我，一个普普通通讲述戈利亚德金先生颇为奇特的故事的人，怎么能够描绘得出这既异乎寻常又体面周到的复杂情景呢？这里汇集着美丽、豪华、礼仪与快乐，热情稳重与稳重热情，嬉闹与欢腾，以及所有这些官员太太们的所有的游戏与玩笑，——说句恭维话，——与其说她们是太太，还不如说她们更像是仙女，一个个花容月貌，纤手玉肩，她们都有轻盈飘逸的身姿和轻佻好动的，文雅点说，修长纤细的玉腿。最后，我怎么向你们描绘这些身为官员的出色的男舞伴呢；他们有性格欢快的和老成持重的，有青春年少的和年纪不轻的，有兴高采烈的和死气沉沉的，有舞间休息时到相距甚远的露天房间吸烟的和舞间休息时不吸烟的；这些男舞伴们都有从第一等到最末等体面的官衔和门第，都具有深刻的美的感受力和自尊心；他们和女士们交谈时大都讲法语，要是说俄语，那就用最高雅的词汇，说恭维语和寓意深刻的句子，——他们只有在吸烟室里才容许自己说一些偏离热情典雅语言的话，说一些亲切友好的心里话，比如："嘿，彼季卡，看来你小子真行啊，波兰舞跳得够意思。"要不就是："我说，瓦夏，你小子可以呀，把女舞伴抱得这么紧，可真有你的。"如此等等。啊，诸位读者！凡此种种，诚如我在前面已经有幸向你们说明的，我的这支秃笔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才三缄其口。最好我们还是讲讲戈利亚德金先生吧，他才是我们这个非常真实故事的唯一的真正主角。

问题是他现在处于一种至少是相当奇怪的境地。先生们，他也在这里，就是说，虽不在舞场上，但差不多也算是在舞会上；他，先生们，倒是没有什么；自己虽然自由自在，但此时

此刻却正在一条并非完全笔直的道路上；他现在正站在——说来甚至令人感到奇怪——他现在正站在过道里，站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住宅后门的楼梯上。不过他站在这里倒没有什么，站着就站着吧。先生们，他站在一个角落里，挤在一个并不暖和而且比较黑暗的狭窄地方，藏身于一只大衣柜和几扇旧屏风的后面，在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破烂东西之间；他要躲到一定的时候，眼下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注意着整个事情的发展。先生们，现在他只是在观察：他，先生们，他本来也是可以进去的……可为什么不进去呢？只用向前跨出一步，便进去了，而且非常便当。可是现在他只是站在一堆杂物和破旧家具中间，在寒冷中已经待了两个多小时了；他用已故法国内阁大臣维莱尔[①]的一句话来为自己辩解，即“凡事有定，待机而动”，这句话是戈利亚德金先生曾经在一本所谓完全不相干的书里看到的，不过现在他碰巧记了起来。这句话，第一，非常适合于他目前的处境；第二，对于一个在过道里，在又黑又冷的角落里苦苦等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指望有个幸运结果的人来说，他脑子里还有什么想法不会产生呢？戈利亚德金先生引用法国内阁大臣维莱尔的这句话，正如上面所说，完全是碰巧想起来了，但现在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土耳其前首相马尔泽米斯，还有漂亮的侯爵夫人路易丝，他们两个人的风流韵事他也是从过去一本什么书[②]里看到的。后来他又想起耶稣会的信徒

---

① 约瑟夫·维莱尔（1773—1854），伯爵，保皇派，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1821—1827 年领导过法国内阁，七月革命后退出政界。这里引用的话是他的政治上的座右铭。——俄编注

② 指俄国作家马·科马罗夫（18 世纪 30 年代—1812?）的通俗小说《英国乔治阁下历险记与勃兰登堡侯爵夫人路易丝的故事，以及土耳其前首相马尔泽米斯与撒丁公主莱齐雅的风流轶事》（1782）。——俄编注

们甚至定下规矩，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受这一历史的类似的启发，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不禁产生了希望，他自言自语地说：耶稣会信徒们算什么呀？他们一个个都是大傻瓜，他自己要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出一头，只要配餐室里没人（这里的门正对着过道，直通戈利亚德金先生现在所待的后楼梯），哪怕只有一会儿，这样，不管耶稣会所有的信徒们怎么样，他便可以当机立断，径直穿过去，先从配餐室进入饮茶室，然后再进入有人现在正在玩牌的那间屋子，而从这里便可直接进入现在正在跳波尔卡舞的大厅。而且也是能够进去的，一定能够进去的，无论如何也能够进去的，一溜就能溜进去，就这么简单，谁也看不见；溜进去后该做什么，他自己知道。先生们，我们这个完全真实的故事的主人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状况，虽然我们很难说清楚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问题在于过道、楼梯这种地方他都到了，据说理由是，既然大家都能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去；但是再往下他就不敢想了，分明是不敢迈出这一步……倒不是说他害怕什么，而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因为他更愿意不声不响地行动。于是，先生们，他现在就悄无声息地等着，而且已经等了整整两个半小时。为什么就不能等呢？维莱尔本人就曾经等待过。“这里何必扯维莱尔呢！”戈利亚德金先生想，“这和维莱尔有什么关系？问题是现在我该怎么办……当机立断，偷偷进去？……哎呀，你这个人，真是样子货！”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用冻木了的手拧了拧自己冻木了的脸，“你真是个大笨蛋，真是两手空空，身无长物，——你的姓氏就是这个意思！……”① 其实，现在他的这种自我宽慰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有任何明显的目的。

① 戈利亚德金这个姓源自“голяк”（穷光蛋、赤贫者）一词。

眼前他就要往里走了，身子已经向前倾了；时机终于到了；配餐室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这些情况都是戈利亚德金先生从小窗子里看到的；他跨出两步，来到门边，已经要动手推门了。“进不进去呢？唉，进不进去呢？进去……为什么不进去？勇敢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公便感到有了希望，可是他却忽然出人意料地躲到屏风后面去了。“不行，”他想，“要是有人进去呢？果不其然，有人进去了；没人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坐失良机呢？就这样，应该当机立断，硬往里进！……不行，怎么好硬往里进呢，一个人的性格生就是这个样子！要知道，这样的作风可是不好！我害怕了，像一只母鸡。害怕是我们的习性，就是这么回事！暗地里使坏从来都是我们的事：关于这一点，你们就不要多问了。你就像根木头站在这里吧，只能够这样！要是在家里，现在该是喝茶的时候了……一杯茶下肚，那该有多惬意呀。回去晚了，彼得鲁什卡恐怕会抱怨的。要么回家算啦？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说进去就进去，而且只能如此！”就这样，戈利亚德金先生摆脱了自己的处境，他的身子迅速向前倾去，好像有人触动了他身上的什么弹簧似的，三步两步他便来到了配餐室，然后脱掉外套，摘下自己的帽子，把这些东西急忙塞进一个角落，整理一下衣服和头发；然后……便向饮茶室走去，从饮茶室又溜进另一个房间，从玩得正欢的赌徒们中间，几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过去；然后……然后……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把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都忘了，他出人意料地，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在舞厅里出现了。

人们好像故意似的这个时候都不跳舞了。舞厅里女宾们三三两两地信步而行，一片诗情画意。男人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或者在房间里到处乱串，约请女舞伴。这一切戈利亚德

金先生都没有看见。他只看见了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和她身边的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然后是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还有两三个军官，再往后是两三个年轻人，他们也很招人喜欢，看上去颇有前途，或者已经在大展宏图了……他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人。或者是谁也没有看见；他已经对谁也看不见了，对谁都不屑一顾……而是被那根使他不请自来、跑到别人舞会上的弹簧推动着，一个劲地往前钻去，往前钻，再往前钻；他风风火火地撞到了一位高级文官，踩了人家的脚；碰巧又踩住了一位令人敬重的老太太的裙子下摆，而且把裙子给扯破了，接着又撞了一个端托盘的人，又推了另外一个什么人，这一切他都未曾发觉，或者不如说，发觉了，但是没有在意，对谁都视而不见，一个劲儿地往前挤，再往前挤，忽然间，挤到了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本人面前。毫无疑问，此时此刻，他会心满意足地一头钻到地底下去，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但是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因为怎么也挽回不了啦。那么怎么办呢？不成功时要自强不息，成功时要把握好自己。不言而喻，戈利亚德金先生不是阴谋家，也不是用皮靴磨地板的能手……但事情确实就这样发生了。何况那些耶稣会的信徒们不知怎么在这里也插上了一手……不过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会儿可顾不上他们了！所有的一切：走动的，喧闹的，说话的，嬉笑的，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人大手一挥，顿时肃静了下来，逐渐聚集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身边。而戈利亚德金先生则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也不能去看……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看；他垂下眼睛，看着地面，就那么站着；他曾一度为自己许下过诺言，说一定要在今夜想办法自杀。做了这一许诺后，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生死在此一举了！"——然而使他自己也大为惊讶的是，突然他完全出人意料地开口说话了。

戈利亚德金先生先是表示庆贺和良好的祝愿。贺词说得很顺利，而到表达祝愿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却有些结巴了。他感到，要是再结巴下去，那么一切都将完蛋。事情果然如此——他结巴得说不出话来，陷入了窘境……窘得他满面通红，脸一红便心慌意乱，心慌意乱，于是举目观看；他环视四周——一下子便呆住了……一切都停顿了下来，一切都保持着沉默，一切都在期待之中；稍远的地方，人们在窃窃私语，近处的人们开始哈哈大笑。戈利亚德金先生用温顺谦和、惶惶不安的目光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瞥了一眼。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以同样的目光回应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如果说我们的主人公还没有因此完全丧命的话，那么要是再来一次——只要有这种可能——他将必死无疑。沉寂的场面在继续下去。

"这多半属于家庭方面和我个人生活的事，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失魂落魄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这并非公务上的事，安德烈·菲利波维奇……"

"真不知羞耻，先生，不知廉耻！"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压低声音说，脸上露出难以名状的愤怒表情。说罢，他拉着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手，转身离开了戈利亚德金先生。

"我没什么可感到羞耻的，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同样压低声音回答说，一面愁眉苦脸地环视一下四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竭力想在这种情况下从迷惑不解的人群中寻找一个折中办法，以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

"啊，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先生们！啊，这能算什么事呢？任何人都会发生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喃喃道，一面稍微挪动着身子，尽量想从围观的人群中摆脱出来。大家给他让出一条路。我们的主人公总算从两排好奇而困惑不解的观众中走了出来。他这是鬼迷心窍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自己也感觉到

了这一点，真是鬼迷心窍了。当然，要是现在他能够站在过道上原来站的地方，在后门的楼梯旁边，能够保全面子，他情愿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因为这是决不可能的事，于是他便一心想悄悄溜到一个什么角落，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体体面面，独自一人，不招谁惹谁，不引人瞩目，同时却能博得客人和主人的好感。不过，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仿佛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冲击着他，使他感到有些摇摇晃晃，要倒下去似的。最后他终于来到了一个角落，在这里，他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相当冷漠的观察者，他把双手撑在椅子背上，紧紧地抓住它们，占为己有，尽量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朝几个聚集在他身边的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客人们看了一眼。站得离他最近的是一位军官，小伙子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在他的面前，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自己简直成了一条真正的毛毛虫。

"中尉，这两把椅子已经有人占了：一把是给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另一把是给正在这里跳舞的切夫切哈诺娃公爵小姐的；中尉，这两把椅子，我现在正为她们看着。"戈利亚德金先生气喘吁吁地说着，一面向中尉先生投去恳求的目光。中尉一句话没说，狞笑一声，转身就走了。在一个地方受挫后，我们的主人公又想从另一个方面试试自己的运气，于是他直接向一位脖子上赫然挂着一枚重要十字勋章的大员走去。但是这位大员用眼睛打量他一下，他那种冷若冰霜的目光，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明显地感觉到，仿佛他头上突然被浇了一大桶冷水。戈利亚德金先生安静了下来。他决定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不要说话，这样显得他这个人很随和，跟大家一样，至于他的境况，至少在他看来，也还说得过去。抱定这个目的，他把目光死死盯住自己制服的袖口，然后抬起眼睛，又把目光停留在一位外表令人肃然起敬的先生身上。"这位先生戴的是假发，"

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要是摘掉他的假发，肯定是个秃头，就像我的手掌那样光滑，绝对没错。”有了这个重大发现后，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时想起了阿拉伯的埃米尔[①]们，他们为了表明自己和先知穆罕默德是同宗同祖，头上都戴着绿色的缠头，如果把他们的缠头摘下来，那么露出来的同样也是一个没有头发的光头。后来，想必脑子里有关土耳其的一些想法被触发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忽然想到了土耳其人的鞋子，由此又想起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穿的靴子不像是靴子，更像是鞋子。看得出，戈利亚德金先生多少已经习惯于自己的处境了。“要是这只吊灯一旦，”戈利亚德金先生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要是这只吊灯一旦现在掉下来，砸着大家，我会立即跑过去搭救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把她救出来后，我会对她说：‘放心吧，小姐；这不算什么，而救您的人就是我。’接着……”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把眼睛转向一旁，去寻找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但却看见了格拉西莫维奇——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老管家。格拉西莫维奇表现出非常关怀的样子，郑重其事地直接向他走了过去。出于某种下意识的而且是最不愉快的感觉，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禁打了个哆嗦，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本能地向周围看了看：顿时想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避害趋利，顺势将身子一闪，一声不响地溜之大吉，就是说，事情要做得干净利落，仿佛一切都跟他没有干系。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刚想要付诸行动，格拉西莫维奇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看见了吗，格拉西莫维奇，”我们的主人公笑容可掬地对格拉西莫维奇说，“请费心去关照一声，您瞧，格拉西莫维奇，

① 指某些伊斯兰国家的军事首领、酋长、统治者、王公或国家元首。

那边烛台上的蜡烛眼看就要倒了，因此您知不知道应该叫人把它扶正了；确实它马上就要倒了，格拉西莫维奇……”

“蜡烛吗？不，它站得好好的，而外面倒是有人在找您。”

“谁在外面找我呀，格拉西莫维奇？”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到底是谁，是什么人派来的。他问：‘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在这儿吗？请劳驾叫他一下，有非常重要的急事找他……’就是这样。”

“不，格拉西莫维奇，您搞错了，这件事情，格拉西莫维奇，您搞错了。”

“不至于吧……”

“不，格拉西莫维奇，不是‘不至于’；这里，格拉西莫维奇，没有什么‘不至于’。谁也不会找我。格拉西莫维奇，没有人要找我。而我现在在这里很好，就是说，正是我自己要待的地方，格拉西莫维奇。”

戈利亚德金先生喘了口气，向周围看了看。就是这样！整个大厅和大厅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身上，处于某种郑重期待的状态。男人们挤靠得近一点儿，都在仔细地倾听。女士们在稍远的地方惶惑不安地窃窃私语。主人亲自出来了，他和戈利亚德金先生相隔的距离并不太远，而且，尽管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出他本人也在直接关注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状况，因为这一切进行得都非常委婉含蓄，但是这一切毕竟还是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关键时刻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明明白白地看到，大胆出击的时候到了，让敌人当众出丑的时候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激动不已。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受到了某种鼓舞，他用颤抖的、庄重的声音又开始说话了；他对等待着他的格拉西莫维奇说：

“不，我的朋友，没有人要找我。你搞错了。我还要说的

是，今天早上你也搞错了。你跟我说——竟敢要我相信你的话——告诉你吧（戈利亚德金先生提高了嗓门），从我还不懂事儿的时候起，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就是我的大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是我的父亲，——说他会在全家同欢同庆、对于他那颗做父亲的心最为隆重的时刻将我拒之门外（戈利亚德金先生扬扬自得但却很深情地环视一下周围。眼睛饱含着热泪）。我再说一遍，我的朋友，”我们的主人公最后说，“你弄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不可原谅地错了……”

这是个庄严的时刻。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极其有效。他站在那里，谦虚地垂下眼睛，期待着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过来拥抱他。客人们显然有些激动与惶惑；甚至一向说一不二、很难对付的格拉西莫维奇自己也在“不至于”这几个字上卡住了……正在这个时候，无情的乐队突然没头没脑地奏起波尔卡舞曲来了。全完了，一切都被大风吹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禁打了个哆嗦，格拉西莫维奇向后退了一步，大厅里的一切像大海一样涌动起来，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和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率先起舞，英俊的中尉则邀请了切夫切哈诺娃。看客们怀着好奇与兴奋的心情聚集在一起，看着这些跳波尔卡舞的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舞蹈，新颖、时髦，旋转起来令人头晕目眩。一时间戈利亚德金先生完全被人遗忘了。可是忽然间，一切又都涌动起来，熙来攘往，乱作一团；音乐停止了……出了一件怪事。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跳舞跳累了，累得她气喘吁吁，满脸通红，胸脯一起一伏的，精疲力竭，最后倒在了椅子上。所有的人都涌到这位令人销魂的美人身边，争先恐后地表示问候，感谢她给大家带来的快乐，——没料到的是，戈利亚德金先生忽然也来到她的面前。戈利亚德金先生脸色苍白，情绪极为激动；看来他也处于一种精疲力竭的状

态，勉强移动着脚步。他不知为什么面带微笑，带着恳求的神态，向她伸出手去。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惊讶中来不及将自己的手缩回，便机械地站了起来，接受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邀请。戈利亚德金先生身子往前一晃，先是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然后抬起一只脚，然后两只脚相互轻轻一碰，接着双脚又顿了一下，后来脚下一绊，险些摔倒……他也希望跟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跳一轮舞。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发出一声尖叫；大家急忙跑过去把她的手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中拽出来，然后我们的主人公一下子被众人推到差不多十步开外的地方。他身边也围上了一小群人。忽然传来两位老太太刺耳的尖叫声，原来戈利亚德金先生被推下场的时候险些将她们撞倒。这场惊慌真够吓人的；所有的人都在询问，都在喊叫，都在议论。乐队停止演奏了。我们的主人公在围着他的人群中直打转转，而且动作机械，可脸上却带着几分微笑；这时他自言自语起来，说："为什么不跳呢，这种波尔卡舞，看来至少是很新鲜的，相当有意思，是为女士们休闲解闷而编导的……然而，若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他也准备同意。"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人要征求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同意。我们的主人公觉得，忽然有谁的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胳膊，另一只手则轻轻顶着他的后背，特别关爱地把他向一旁推去。最后，他发现自己正在朝门口走去。戈利亚德金先生本来是有话想说，有事要做的……但是，不，他已经什么愿望都没有了。他只是漠然地一笑置之。最后，他感到有人在给他穿上外套，有人使劲把帽子往他头上一扣，连眼睛都遮住了。最后，他感到自己来到了过道，这里又黑又冷；他终于踏上了楼梯。最后，他绊了一跤，他觉得自己正在跌进无底深渊；他想大声喊叫，——忽然间，他已经置身在院子里了。新鲜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停下来站立了片刻；就

在这个瞬间，重新响起的乐声不断传进了他的耳朵。忽然，戈利亚德金先生什么都想起来了；他失掉的全部力量仿佛都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从他一直站立不动的地方拔腿就跑，一路狂奔，随便往哪里，尽情地跑，一直向前……

# 第 五 章

彼得堡所有钟楼上的大钟，能敲响的和不能敲响的，都会表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失魂落魄地跑到伊斯梅洛夫桥附近的方坦卡堤边，他要摆脱敌人，躲避迫害，躲开人们对他的种种羞辱，躲开情绪激动的老太太们的大声喊叫，躲开女人们的唉声叹气和大呼小叫，避开安德烈·菲利波维奇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戈利亚德金先生已经绝望了，——彻底绝望了，是真正意义上的绝望；至于说此时此刻他还能够跑动，那纯粹是一种奇迹，一种连他自己最后也无法相信的奇迹。11 月的夜晚是可怕的，它潮湿，多雾，阴雨，多雪，往往引起牙龈炎、鼻炎、寒热病、咽炎及各种各样的热症，总之，招来彼得堡 11 月的各种赐予。风，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肆虐，方坦卡河发黑的河水被掀起了高高的波涛，岸边微弱的路灯被大风刮得摇曳不定，它们发出尖细刺耳的吱吱声和大风的凄厉呼号声，融合一起，互为共鸣，形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声音尖利难听的音乐会，这是彼得堡每一个居民都非常熟悉的。雨在下着，雪也在下着。被大风拦腰刮断的一股股雨水，几乎是横着飞打过来，就像从消防水龙头里喷出来的一样，又像是成千上万的别针与发针，一齐朝倒霉的戈利亚德金

先生的脸上刺来。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只有远处的马车声、风的怒吼声和路灯发出的吱吱声才不时地打破这夜的宁静，耳边听到的只是雨水沿着各家屋顶、门廊、檐口流到石头路面上那烦人的哗哗声和潺潺声。远近各处一个人也没有，本来，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天气，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就这样，戈利亚德金先生独自一人，怀着绝望的心情，在这种时候，沿着方坦卡河边的人行道，迈着他惯常的小碎步，急急忙忙，一门心思地往六铺街赶路，想尽快回到他那四层楼的住所。

虽然这雪、这雨和一切甚至都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在彼得堡11月的天空乌云密布、狂风肆虐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向本来已经够绝望、倒霉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迎面袭来，没有一点儿怜悯之心，也不让他有丝毫的喘息，它们渗透进他的骨髓，模糊了他的眼睛，从四面八方一齐吹来，直吹得他道路难辨，方向不明；所有这一切，简直一下子全落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头上，好像故意和他的敌人串通好了似的，就是成心要在白天、晚上和夜里好好地收拾收拾他，——但是尽管如此，戈利亚德金先生对于这时乖命蹇的最新验证几乎毫不介意，因为几分钟前，他在五等文官别连杰耶夫先生家所经受的种种遭遇给他的震动刺激实在太大了！如果现在旁边有一位路人，一个毫无兴趣的旁观者从旁随意看上一眼，看见戈利亚德金先生愁眉苦脸一路奔跑的样子，此人肯定一下子就能体会到他所遭受的全部可怕灾难，一定会说，戈利亚德金先生现在的样子就像是要自己躲避开自己，藏匿起来，自己从自己身边逃离开去。是啊！事情的确是这样。我们不妨进一步说：戈利亚德金先生现在不仅想逃避开自己，他甚至都有心要自我毁灭，不愿活了，想化为灰烬。此时此刻，他对周围的一切全没放在心上，他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看东西的样子，就好像这风雨

交加之夜带来的种种不愉快，这漫长的路，这雨，这雪，这风，这整个变幻无常的天气所带来的不快，对于他来说，实际上全然都不存在。戈利亚德金先生右脚上那只套鞋从靴子上掉了下来，当即便被丢在了方坦卡河边人行道上泥泞的雪地里，戈利亚德金先生压根儿就没想把它捡回来，而且他也没有发现套鞋从脚上掉了。他感到非常困惑，以至有好几次，突然之间，也不管周围是什么情况，一想到不久前自己那副可怕的丑态，便停住脚步，像根木桩子似的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中间，一动不动；在这一霎间，他等于是死了，消失了；然后，突然间，他疯了似地撒腿就跑，一路跑去，连头也不回，仿佛在逃避什么人的追捕，逃避什么更可怕的灾难……的确，情况非常可怕！……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精疲力竭，停了下来，身子撑靠在河边的栏杆上，就像一个突然流鼻血的人那样，凝视着方坦卡河那浑浊、发黑的河水。不知他这样究竟待了多长时间。只知道戈利亚德金先生此时此刻已经悲痛欲绝——他是那样地历尽磨难，受尽煎熬，那样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连原来的那点精神劲儿几乎也已消耗殆尽——以至他什么都忘记了：伊斯梅洛夫桥，六铺街，他本人……全都忘记了。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对他已经无所谓了：事情已经发生，当然，判决书已经签字盖章了；他还能怎么样呢？……忽然，忽然他浑身打了个哆嗦，不由地往旁边跳了两步。于是，他环顾四周，心里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但是并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特殊情况，——可是就在这时……这时他觉得有个人就在眼前，此时此刻，就站在这里，站在他的身边，与他并肩而立，身子也撑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真是怪了！——这个人甚至对他还说了点什么，话说得很快，断断续续，听不太清楚，但是事情和他密切相关，跟他有牵连。“怎

么，这是我的错觉吗？”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着，再次向周围看了看，“我这是站在什么地方啊？……哎呀，哎呀！”他最后说，一面直摇头，同时惴惴不安地，带着苦恼甚至恐惧的感觉，向雾霭迷蒙的远处望去，他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尽量用自己近视的目光，想看清楚展现在他面前的潮湿地带。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东西戈利亚德金先生也没有看见。看来什么都很正常，一切如故，就是说，雪下得更大了，雪花也更大更密了；距离二十步已经伸手不见五指；路灯的吱吱声听起来比刚才更加刺耳，而且风声也似乎更加悲切，更令人断肠，像一个挥之不去的乞丐在苦苦哀求一枚活命钱似的，一直在诉说着自己伤心的故事。“哎呀，哎呀！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戈利亚德金先生重复说，一面又重新上路，并不时地向四周张望一下。而就在这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身上产生一种新的感觉：说苦恼不是苦恼，说恐惧不是恐惧……一个寒战流经了他全身的各个血管。这一瞬间他感到很不舒服，简直难以忍受！“喏，没什么，”他说，想给自己鼓气，“喏，没什么；也许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损害不了谁的名誉。也许事情就应该是这样，”他继续说，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也许当时这一切是一种好的安排，没有什么别的用意，说明大家都是对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就这样一边说着，用话语安慰着自己，一边稍稍抖动一下身子，把身上、帽子上、衣领上、外套上、领带上、靴子上以及其他一切地方落满的积雪抖落掉，——但是那种奇怪的感觉，那种莫名其妙的隐隐约约的烦恼，总是无法从自己的心头抹去，将它摆脱掉。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打炮的声音。“这种鬼天气，”我们的主人公寻思道，“哎呀！该不会发大水吧？显然水位涨得很厉害。”就在戈利亚德金先生刚刚说过这句话或者在加以考虑的时候，他看见前方

有一个人正迎面向他走来，大概也像他一样，因什么事情耽误了时间。这种事看似微不足道，纯属偶然，但不知为什么，戈利亚德金先生却感到很窘，甚至心里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觉。这倒不是因为他害怕遇到坏人，而是，或许……"可谁又了解他呢——这位夜晚迟归的人，"戈利亚德金先生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也许他也是那种人，也许他来到这里也有顶重要的事，并非无缘无故地闲逛，而是有备而来，要挡我的路，找我的碴儿。"实际上，也许戈利亚德金先生未曾想到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只不过是刹那间产生一种类似的很不愉快的感觉罢了。其实，思考和感觉当时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位走过来的人离他已经只有两步远的距离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按照自己通常的习惯，当即摆出一副极为特殊的神态，——明确表示：他戈利亚德金为人一向我行我素，与世无争；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因此，他戈利亚德金本人决不会招谁惹谁的。忽然，他站住不走了，一动不动，像遭了雷击似的，然后又迅速转回身，盯住那个刚刚和他擦肩而过的人，——他转身的样子就像是被人从后面猛地拽了一下似的，又像是被大风刮转了的风向标。那位路人很快便消失在暴风雪之中了。他走得也很快，也像戈利亚德金先生那样，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而且也像戈利亚德金先生那样，在方坦卡河边的人行道上踏着小碎步，急匆匆地一溜小跑。"这是怎么回事？"戈利亚德金先生小声说，同时不相信地露出微笑，然而他浑身都感到颤抖，一股寒气透过了他的脊背。这时候那位路人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他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可是戈利亚德金先生却仍然站在那里，一直注视着他离去的方向。然而他终于渐渐醒悟过来了。"这究竟算怎么回事儿，"他懊恼地想道，"我这是怎么了，真的疯了吗？"他转过身，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步子也越赶越紧，

尽量什么也不想。为此，最后他甚至连眼睛都闭上了。突然，他从狂风的怒吼和恶劣天气的嘈杂声中又听到不远处有人走路的声音。他打了个哆嗦，睁开了眼睛。在距他二十步远的地方，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又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正迅速地向他走过来。此人正在赶路，走得很急，显得很匆忙；距离迅速在缩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甚至已经能够看清楚这位新的走夜路的伙伴了，——他定睛一看，大为惊讶，吓得尖叫一声，两条腿都软了。原来此人就是他刚才见过的那一位，十分钟前刚从他的身边经过，现在却冷不丁地突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但令戈利亚德金先生大为吃惊的并非只有这件怪事，——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惊讶的是，他自己竟然停下来，喊了一声，有话想说，——而且随即便去追赶那位陌生人，甚至还冲他喊了句什么，大概是叫他赶快站住的意思。陌生人当真站住了，距戈利亚德金先生也就是十来步的样子；旁边那盏路灯的光线正好完全照着那个人的全身，——他停下来，转过身，面对戈利亚德金先生，焦急不安地等着戈利亚德金先生对他说什么。“对不起，也许是我搞错了，”我们的主人公用颤抖的声音说。陌生人一句话没说，只是遗憾地转过身去，快步赶路去了，好像急着想把戈利亚德金先生耽误的两秒钟时间赶回来似的。至于戈利亚德金先生，他只觉得浑身发抖，两腿发软，四肢无力，于是唉声叹气地在人行道旁的石礅上坐了下来。其实，事情弄得如此狼狈，的确也是事出有因。问题在于这位陌生人现在看来他有点儿认识。这还不算什么。戈利亚德金先生时常见到他，看见过这个人，曾经看见过，甚至就在不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呢？该不是昨天吧？不过，问题关键还不在于戈利亚德金先生能常常看到他；而且这个人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乍看上去，这个人决不会引起别人特别的注意。这么说吧，此

人和大家一样，老实正派，规规矩矩，自然，也和所有老实正派的人一样，身上也许还有一些甚至是相当大的优点，——总之，这个人本身不错。戈利亚德金先生对他无冤无仇，甚至连一点儿恶感也没有，看起来甚至恰恰相反，——可是（关键就在这里），可是不管送给他世界上的什么宝贝，他都不愿意和这个人见面，尤其是，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再说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完全了解这个人，他甚至知道这个人怎么称呼，姓甚名谁；可是无论如何，不管以世界上的任何宝贝为代价，他依然故我，决不肯叫出这个人的名字，决不会同意说出来；啊，他名字叫什么，父称是什么，姓什么。戈利亚德金先生困惑不解的时间是长是短，他在人行道旁石礅子上坐了多长时间——我都不好说，但是我却知道，最后他稍微有点儿清醒过来，便忽然撒腿就跑，连头也不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脚下被绊了两次，差一点儿摔倒在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戈利亚德金先生脚上的另一只靴子才成了单，也被它的套鞋给甩了。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为了能喘口气，稍微放慢了点步子；他急忙向周围看了看，发现自己不觉已经跑过了沿方坦卡河自己的那段路，过了阿尼奇科夫桥，绕开一段涅瓦大街，如今他已经站在去铸造街的拐弯处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转身向铸造街走去。此时此刻，他的处境就像是一个站在可怕悬崖上的人，脚下的泥土滑落，已经在摇晃松动，眼看就要发生那最后一次震颤，完全陷落下去，把他带进无底深渊，可此时这位倒霉的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转身向后跳去，不去看那洞开的深渊；然而深渊在吸引着他，于是他纵身跳去，最后，他终于置身其中，自己在加速自己毁灭时刻的来临。戈利亚德金先生知道，感觉到，而且完全相信，路上他肯定还要碰上什么倒霉的事，还会有不愉快的事在等待着他，比如，他

可能再次遇见那个陌生人；但是——事情怪了，他甚至希望这种见面，认为这种见面无可避免，但愿这一切尽快有个了结，他的处境好歹也有个解决，只求能够快一点儿。可与此同时，他却一个劲儿地在奔跑，仿佛有什么外力在推动着他，因为他全身直觉得软弱无力，四肢麻木；他什么也无法思考，尽管他的思想像一种多刺李，碰到什么就钩住什么。一条流落街头的小狗浑身湿淋淋的，冻得瑟瑟发抖，一直在戈利亚德金先生身边，夹着尾巴，耷拉着耳朵，一路紧跑，时而怯生生地但却很会察言观色地看看戈利亚德金先生。一个很久远的、早已被遗忘了的想法——关于很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回忆——现在浮现在他的脑海，它像一把小锤子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敲击着；这使他感到非常烦恼，却苦于无法摆脱。“哎呀，这条狗真讨厌!”戈利亚德金先生低声说，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终于，他在去意大利街的拐弯处看见了那个陌生人。只不过这位陌生人已经不是在向他迎面走来，而是像他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也在奔跑，在他前面几步远。最后，两人都进了六铺街。戈利亚德金先生已经有些喘不过气来了。陌生人走到戈利亚德金先生住的那幢房子前站住了。只听见门铃的响声，几乎就在同时，又听见铁门闩发出的吱吱声，铁门打开了，陌生人身子一弯，闪身就不见了。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戈利亚德金先生也赶到了，他一个箭步，也进了大门。也顾不得看门人的唠叨抱怨，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奔院内，一眼便看见了那位忽隐忽现的神秘的同路人。陌生人在通往戈利亚德金先生住处的那个楼梯口闪了一下。戈利亚德金先生紧跟着也奔了过去。楼梯很暗，又潮湿又脏。楼梯的所有拐弯处都堆满了各家乱七八糟的破烂，因此，一个没来过这里的外人在光线不好的时候来爬这种楼道，没有半个小时摸索着走恐怕是不行的，而且还得

冒着跌断腿的危险，嘴里不停地咒骂着这个楼梯，抱怨住在如此差的地方的友人。但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同路人对这里好像是熟门熟路，跟自家人似的；他往上跑时步履轻盈，毫无困难，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戈利亚德金先生差不多已经完全追上他了；那陌生人的外套的后下摆有两三次甚至都扫着了他的鼻子。他的心紧张得都要停止跳动了。那位神秘人物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房门口干脆停了下来。敲了敲门，这时候（要是换个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会惊讶不已的），彼得鲁什卡，好像专门守候着还没有躺下睡似的，立即打开了门，手里举着蜡烛，跟在来人身后。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惊魂未定，抢步跑进自己的住所，未曾脱下外套和帽子，便穿过了小过厅，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像遭雷击了似的，一动不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所有预感都完全应验了。他所担心和预料的种种情况眼下确确实实地出现了。他感到呼吸急促，头晕目眩。那陌生人就坐在他面前，身上也穿着外套，戴着帽子，就坐在他的床上，面带微笑，眯起双眼，友好地冲他点了点头。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喊叫，但是叫不出声，——应该以某种方式表示抗议——但又没有这个气力。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接着便瘫倒在地，吓昏了过去。其实，他这样是事出有因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完全认识自己这位夜遇的朋友。他这位夜间遇到的朋友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戈利亚德金先生自己，另一个戈利亚德金先生，但长得和他本人完全一样，——总之，如人们所说，是一对双胞胎，一模一样。

…………

# 第 六 章

第二天，八点整，戈利亚德金先生在自己的床上醒来。昨天一天所有的咄咄怪事和整个不可思议的可怕夜晚及其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奇遇，突然一下子浮现在他脑海里，唤起了他的记忆：光怪陆离，骇人听闻。他的敌人们如此心狠手毒，特别是他们这种歹毒用心的最新证据，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寒心透了。但与此同时，这一切显得又是那么奇怪、不可理解和荒诞不经，看来这种事根本不可能，确实令人无法相信；所幸戈利亚德金先生从痛苦的人生经验中知道仇恨有时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知道一心要复仇的敌人，其凶残能达到何种程度，否则戈利亚德金先生甚至已经打算承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天方夜谭，是思想上的一时错乱。何况戈利亚德金先生疲惫不堪的四肢，昏昏沉沉的脑袋，加上腰酸背痛和严重的伤风感冒，都说明昨夜出行的事——包括这次出行中所发生的种种怪事——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再说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早就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有什么人参与。但这又能如何呢？仔细考虑过后，戈利亚德金先生决定对此事保持沉默，权且认了，不到时候不提出抗议。“他们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我，要是看见我没什么反应，未表示抗议，逆来顺受，与世无争，这

样他们会罢手的，自己会罢手的，而且还是率先罢手。”

这就是戈利亚德金先生脑海里浮现出的一些想法，当时他在自己的床上一面伸着懒腰，舒展着酸痛的筋骨，一面等待着（这次是他等待了）彼得鲁什卡例行到自己的房间来。他已经等了差不多一刻钟了；他听见喜欢偷懒的彼得鲁什卡在隔壁那边收拾茶炊，可是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叫他过来。这么说吧，戈利亚德金先生现在甚至有点儿害怕和彼得鲁什卡单独面对面地待在一起。“因为天晓得，”他想，“因为天晓得彼得鲁什卡这个骗子现在是如何看待这整个事情的。他在一边不声不响，可心里明白着呢。”终于，门吱扭一声，彼得鲁什卡端着茶盘进来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有点儿不踏实，暗中斜了他一眼，焦急地等待着下一步，看他最后会不会对那件心照不宣的事情说点什么。但彼得鲁什卡什么都没有说，相反，不知怎么，他变得好像更沉默寡言了，比平常更阴郁易怒了，看什么都皱着眉头，斜着眼睛；总之，看得出来，他对什么事情都极为不满，对自己的老爷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顺便插一句，这可有点儿刺痛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心：他把端进来的东西放在桌上，一句话没说，转身又回到隔壁去了。“知道，知道，他全都知道，这个下三烂！”戈利亚德金先生抱怨说，一面开始喝茶。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压根儿没向自己的用人打听什么，虽然彼得鲁什卡后来因为有事好几次进入他的房间。戈利亚德金先生忧心如焚，愁肠百结。一想到还得去机关上班，他只觉得心惊肉跳，惶恐不安。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那里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现在要是去了，”他想，“碰上什么事情怎么办？他们想怎么样——随他们的便；我今天还是待在家里，休养精神，积蓄力量，把身体调理好，把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想周全了，然后看准时机，给他们来个迅雷不及掩耳，而我自己则不

动声色，漠然置之。”戈利亚德金先生如此这般考虑的时候，他的烟一袋接着一袋地抽，时间在飞逝，差不多已是九点半钟了。“要知道，已经九点半钟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就是去也已经晚了。何况我还有病，当然是有病，肯定是病了；谁能说我没病呢？我有什么可怕的，看到底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就觉得背疼，咳嗽，伤风感冒；而且，说到底，我不能够去上班，这样的天气我怎么都不能去；我会得病的，然后恐怕就是死亡，尤其目前死亡率就是这样……”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用这样一些理由让自己的良心完全得到了安慰。他估计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会斥责他玩忽职守，所以自己便预先为自己做了一番辩解。一般说来，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主人公极喜欢用自认为无法驳倒的种种理由为自己进行辩解，从而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充分安慰。现在也是这样，他充分安慰了自己的良心后，拿起烟斗，装上烟丝，刚想像模像样地吸上几口，——忽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扔掉烟斗，动作麻利地洗脸、刮胡子、梳头、穿好制服等等，然后抓起一些文件，风风火火地到单位上班去了。

戈利亚德金先生蹑手蹑脚地走进他那个处室，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这种等待虽说是无意识的，含糊不清的，但却是令人不快的。他小心翼翼地坐到安东·安东诺维奇·谢托奇金科长旁边自己的老位子上。他既不东张西望，也不管别的什么事，只一心埋头看自己面前摆放的文件。他打定主意，保证尽可能要避开一切麻烦，避开一切能严重损害他名誉的事情，诸如避开一些不合适的问题，回避有关昨晚情形的玩笑和过于露骨的暗示等，他甚至跟同事们平时说的寒暄问候的话都不说了。但是，同样明显的是，长此下去是不行的，也不可能。他对身边能伤及着自己的某种事情感到非常担

心，可他对此又一无所知，这使他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比伤害本身给他造成的痛苦还大。因此，尽管戈利亚德金先生做过保证，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一概不管不问，退避三舍，但他时不时地还是要偷偷地、不声不响地抬起头来，向左右两边张望一下，看看同事们的脸部表情，并尽量据此判断是否发生了与他有关的新的特殊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居心不良才瞒住不告诉他。他估计自己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跟现在他周围的人必然有联系。最后，苦恼之余，他只希望事情能够尽快地了结，随便怎么样都行，即使招来什么灾祸也在所不惜！正在这个时候，命运则跟戈利亚德金先生开了个玩笑：他的心愿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诸多疑点忽然迎刃而解，不过解决的方式是极为奇特和极其出人意料的。

另一个房间的门，忽然，吱扭一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被推开了，这似乎表明进来的人地位相当低微；只见一个什么人的身影——其实戈利亚德金先生相当熟悉——羞答答地来到我们的主人公的办公桌面前。我们主人公没有抬头，——不，他只是朝这个身影稍微扫了一眼，仅仅那么一瞥，然而这时他已经完全认出来了，全都明白了，包括最微小的细节。他只觉满脸发烧，羞愧难当，将自己可怜的脑袋扎进公文堆里；他这样做的目的和遭猎人追捕的鸵鸟把头埋进灼热沙堆的目的如出一辙。新来的人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躬身一礼，紧接着后者便讲了一通热情洋溢的官场话，这种客气话是所有机关的领导都要对新来的下属说的。“请坐到这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向新来的人指了指安东·安东诺维奇的办公桌，“就这里，跟戈利亚德金先生面对面，工作嘛，我们这就给您安排。”末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向新来的人做了一个麻利漂亮的告诫性的手势，然后便立即埋头于面前摆放的一大堆各种公文了。

戈利亚德金先生终于抬起了眼睛，他之所以没有一下子晕过去，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对整个这件事事先有了预感，思想上对此已经早有准备，心里猜到了来者是谁。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头一个动作，就是迅速向四周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办公室里有没有就此事编造出什么俏皮话，有没有人被吓得毛发倒竖，摇首咋舌，最后，有没有人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然而，令戈利亚德金先生大为惊讶的是，没有任何人发生这样的事。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各位同事诸公的表现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惊诧不已。这似乎有悖于人之常情。大家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默，甚至让戈利亚德金先生吃了一惊。事实本身说明：事情甚是蹊跷，反常，不合情理。其中必有缘故。所有这一切，当然，只不过是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头脑中一闪而过。他本人则忧心如焚，如坐针毡。不过这也是事出有因。现在坐在戈利亚德金先生对面的那个人，——正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惶恐所在，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奇耻大辱，是戈利亚德金先生昨日的梦魇，一句话，就是他自己，——不是那个现在呆坐在桌子边张着大嘴、手握羽毛笔的戈利亚德金先生；不是那个身为科长助理的戈利亚德金先生，不是那个喜欢悄悄溜号并在人群中销声匿迹的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也不是那个其走路的姿态就在明白地告诉别人“不要碰我，我也不会碰您”，或者“不要碰我，我可没碰着您”的戈利亚德金先生；——不，这是另一个戈利亚德金先生，完全是另外一位，但是和前一位又一模一样，个头、体格、穿着、秃顶完全一样。总之，相肖二君，浑然天成，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让他们并肩而立，那么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够指出哪一位是真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哪一位是假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哪一位是原先的，哪一位是新来的；哪一位是原版，哪一位是拷贝。

此时此刻，我们主人公的处境，如果可以打个比方的话，就好比一个淘气鬼，为了开玩笑，正在悄悄地把一面取火镜对准他照着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是在做梦吧，”他想，“这是真的这样呢，还是昨天事情的继续？怎么会这样呢？凭什么权利搞这些名堂？谁批准任命的这位官员，谁给的这种权利？我是不是在睡觉，是不是在做梦？”戈利亚德金先生试着在自己身上拧了一把，甚至还想去拧别人一把……不，不是在做梦，绝对不是。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自己已是大汗淋漓，感到自己遇上了从未有过而且迄今闻所未闻的事情，就这件倒霉事本身而言，到头来定会有伤面子，丢人现眼，因为戈利亚德金先生明白并且感到在这种被人中伤的事情上开创先例，自己是要吃大亏的。最后，他甚至怀疑起自己的存在了，尽管他事先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疑惑随便怎么解决都行，但是事情实质的本身，当然还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他万般苦恼。有时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和记忆。从这种瞬间状态醒悟过来后，他发现自己正用笔在公文上机械地、无意识地写些什么。他不相信自己，开始察看所写的东西——竟一点儿都看不明白。最后，另一位戈利亚德金先生，即一直老老实实、正襟危坐的那一位，站起身来，走进另一个处室的房门办什么事去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向周围一看——没什么，挺安静的；耳边只有奋笔疾书的嚓嚓声，翻阅公文的哗哗声和距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座位稍远一点的地方的说话声。戈利亚德金先生朝安东·安东诺维奇看了一眼，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公的面部表情完全反映出他眼下的实际情绪和事情的全部含义非常吻合，因而在某些方面就显得相当引人注意，于是好心的安东·安东诺维奇将手里的笔往旁边一放，怀着一种特别关切的心情，问起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健康状况来。

“我，安东·安东诺维奇，托上帝的福，”戈利亚德金先生结结巴巴地说，“我，安东·安东诺维奇，身体很健康；我，安东·安东诺维奇，现在没事儿。”他犹豫不决地补充了一句，对这位他常常提到的安东·安东诺维奇还不那么太相信。

“啊！我以为您不太舒服呢；其实，人吃五谷杂粮，有点儿毛病也不足为奇！尤其是眼下世风不正。您知道不……”

“是啊，安东·安东诺维奇，我知道有这种风气……我，安东·安东诺维奇，我不是因为，”戈利亚德金先生一面说，一面用眼睛盯住安东·安东诺维奇。“您瞧，安东·安东诺维奇，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讲，就是说，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想说，这件事情该从哪方面入手……”

“什么？您说的意思，我……知道吗……我得向您承认，我不太明白；您……要知道，请说得详细一些，您在哪个方面遇到了麻烦？”安东·安东诺维奇说。他见戈利亚德金先生甚至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自己也有点儿说不下去了。

“我，老实说……就在这儿，安东·安东诺维奇……在这里，有一位官员，安东·安东诺维奇……”

“噢——噢！还是没听明白。”

“我想说的是，安东·安东诺维奇，这里新来了一位官员。”

“对，是啊，和您同姓。”

“什么？”戈利亚德金先生叫了起来。

“我是说，和您同姓，也叫戈利亚德金。是不是您的兄弟呀？”

“不，安东·安东诺维奇，我……”

“啊！原来是这样，我还觉得可能是您的近亲呢。要知道，有这种事，一个家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长得很有些相像呢。”

戈利亚德金先生惊得目瞪口呆，一时连舌头都不听使唤

了。对于这样一件有失体面、闻所未闻的事情，一件就某一点来说着实极为罕见的事情，一件甚至会使最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也大为惊讶的事情，竟然能如此轻易地加以说明！两个人明明像镜子里照出来一模一样，却如此轻描淡写地说长得像一个家族的人！

“我，要知道，我劝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安东·安东诺维奇接着说，“您去找医生看看。知道吗，您的气色可不大好。您的眼神很特别……要知道，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神态。”

“不，安东·安东诺维奇，我，当然，感觉得到……就是说，我仍然想问的是，这位官员是怎么回事？”

“怎么啦？”

“我是说，安东·安东诺维奇，您没发现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太引人注意的地方吗？”

“您是说？”

“我想说的是，安东·安东诺维奇，他和有的人，举个例子，比如我吧，长得惊人地相像。您，安东·安东诺维奇，刚才说过，像一个家族的人，您已经顺带地表明了见解……您知不知道，有时候双胞胎也会这样的，就是说，长得一模一样，像两滴水一样，分都分不清？喏，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是啊，”安东·安东诺维奇说，他稍稍想了一下，好像头一次为这件事感到有些惊讶。“是啊，您的话是对的。确实是惊人地相像，而且您说得一点儿没错，的确能够把一个人当成另外一个人，”他继续说，眼睛越瞪越大。“您知道吗，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这甚至是一种绝妙的相像，就像人们有时候说的，是一种奇特的相像，就是说，和您完全一样……您注意到了吗，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自己甚至都想请您解释解释了，是啊，老实说，起初没有怎么在意。奇迹，的确是奇迹！

您知不知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是说，您肯定不是在本地生的吗？”

“不是。”

“他也不是本地人。也许跟您是同一个地方人。我斗胆问一句，您的老母亲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哪里？”

“您是说……安东·安东诺维奇，您是说，他不是本地人吗？”

“是的，他不是本地人。的确这件事也真够蹊跷的，”健谈的安东·安东诺维奇接着说，闲聊可是他的一大乐事。“确实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要知道，平时常从他身边经过，碰来碰去的，可是竟没有看出来。其实，您不用感到不好意思。这种事情常有。这种事，知道吗，——我这就告诉您——我姨妈就遇到过同样的事，她在临终前也看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不，我，对不起，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打断了您的话，我，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是想知道，这位官员怎么会，就是说，是根据什么到这里来的？”

“是接替已故的谢苗·伊万诺维奇的位置，补他的空缺；出现空缺，就得有人补上。要知道，也真是的，这位可怜的谢苗·伊万诺维奇，身后留下三个孩子，听说一个比一个小。死者的遗孀跪下来求大人开恩。其实，据说她隐瞒了实情：她有钱，她把钱藏了起来……”

“不，我，安东·安东诺维奇，我还是想问问那件事的情况。”

“哪件事？啊，对了！您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感兴趣呢？我告诉您：您不要感到不好意思，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这与您毫不相干；这是上帝一手安排的，是

上帝的旨意，因此牢骚不满可是有罪的。这里正显现出上帝超人的智慧。至于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这里，按我的理解，一点儿错也没有。世上的奇事轶闻还少吗！大自然母亲是非常慷慨的，这件事决不能要您负责。喏，作为例子，顺便说说，我想您也听说过，叫什么来着，啊，想起来了，叫暹罗双生子，两个人背靠背长在一起，就那么活着，吃饭、睡觉都在一块儿；据说可赚大钱了。"①

"对不起，安东·安东诺维奇……"

"我懂您的意思，我懂！是啊！那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是说，照我的理解，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有什么关系呢？他当他的官好了，看来他这个人很能干。他说自己姓戈利亚德金，不是本地人，九等文官，是他亲自向大人陈述的。"

"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没什么，据说情况介绍得非常仔细，提出了一些理由；这个那个的说了不少，还说：大人，我没有家产，可是我希望能够当差，特别是在您的领导下，不胜荣幸之至……喏，凡是在那种场合下该说的，知道吗，他都说了，而且说得非常巧妙。应该说，是个聪明人。喏，当然是带着推荐信来的，因为没有推荐信可不行……"

"那么会是谁……我是想说，是谁在这起丑闻中插了一手呢？"

"是啊，据说推荐信很有分量；听说大人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都笑了。"

"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一起笑了？"

---

① 这对暹罗双生子（1811—1874）曾经在欧美各国搞巡展，大赚其钱。——俄编注

“是的；只是那么微微一笑，并且说，那么好吧，想必他们那方面不会反对，但愿他能恪尽职守……”

“那么后来呢，您可算是救了我了，安东·安东诺维奇；求求您了——请说下去。”

“对不起，我对您又有些……喏，是啊；不过，也没有什么，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哪，对您说吧，不必感到难为情，而且这里没什么可怀疑的……”

“不。我，就是说，我想问您的是，安东·安东诺维奇，大人后来没有再说什么吗？……比如说，关于我，没有再说什么吗？”

“怎么可能呢！没有！什么都没有说；您尽可以放心。要知道，这件事，当然，不用说，起初相当令人吃惊……比如我吧，开头我几乎就没有看出来。确实，我也不知道在您指出前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看出来。不过实际上您完全可以放心，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人什么话都没说。”好心的安东·安东诺维奇补充说，一面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那么，我，安东·安东诺维奇……”

“哎呀，请您原谅。我已经聊得够多了，我还有重要事急着办呢，必须马上去办。”

“安东·安东诺维奇！”传来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客气的呼叫声，“大人在叫您呢。”

“来了，来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这就来。”安东·安东诺维奇于是抄起一摞公文，飞也似的先到安德烈·菲利波维奇那里，然后又向大人的办公室跑去。

“怎么能够这样呢？”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我们这是在搞的什么把戏！我们这里现在在刮什么风……这倒是不坏，这样事情也许就有了大好的转机，”我们的主人公心里说，他

揉搓着双手，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了。"这样一来，我们这件事显得就很平常了，充其量也不过是小事一桩，最后不了了之。实际上，没有谁在搞任何动作，也没有人吭哧一声，这些狗强盗们都坐在那里办公呢；太好了，太好了！我喜欢好心人，过去喜欢，今后一如既往，仍然予以尊重……其实，仔细一想，这个安东·安东诺维奇，办事也不那么地道……可不能信赖：满头的白发，老糊涂了。其实最棒和最重要的是，大人没有说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很好！我赞赏！只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这个人为什么要以讥笑的态度在这里掺和呢？这里关他什么事呢？居心不良！他总是在挡我的道，总是像一只黑猫在别人面前横蹿而过①，总想挡住人家的去路，从中作梗，刁难他人；从中作梗，刁难他人……"

戈利亚德金先生再一次环顾四周，再次为有了希望而兴奋不已。其实，有一个很遥远的想法，一种不祥的念头，仍然使他感到非常为难。他甚至想到要主动想办法去讨好那些官员们，像兔子似的赶在他们的前面，甚至（想办法在下班或装着有事情要办时）趁着谈话的间隙，暗示一下，就说，先生们，有这么一个情况，两个人如此相像，的确令人感到惊讶，事情确实很奇怪，是一出遭人非议的喜剧，——就是说，自己必须就此先对自己取笑几句，以探明危险的深度。要知道，"平静的水下鬼怪多。"——我们的主人公心里琢磨着。其实，戈利亚德金先生只不过是这样想想罢了；何况他已及时地改变了主意。他知道这样就走得太远了。"你的本性如此！"他心里想，伸手轻轻拍了下自己的额头，"你马上会玩过头的，高兴了吧！你是个实在人！我们最好还是忍一忍，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① 俄国人认为，有黑猫从眼前横蹿而过是不吉利的。

等一等，忍耐一下！”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已经是满怀希望，像死而复生一样。“没关系，”他想，“就像心头的一块巨石落了地！要知道，事情本该如此！小箱子[①] 本来是容易打开的。克雷洛夫是对的，克雷洛夫是对的……克雷洛夫这个人可是位行家，老道能干，是伟大的寓言家！至于那一位，就让他做他的官去吧，想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只要他不妨碍别人，不招惹别人；他当他的官吧，——我同意，我赞成！”

这时候，好几个钟头都过去了，飞逝了，不知不觉，时钟敲响了四下。下班的时间到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拿起帽子，像平时一样，大家都学着他的样子。戈利亚德金先生迟延了一会儿，有意晚一点儿，落在其他人的后面，所以他最后一个出来，这时其他人已经各自上路了。来到街上，他简直感到像进了天堂，以至于他情愿绕道走弯路也要到涅瓦大街逛一趟。“因为这才叫命运呐！”我们的主人公说，“整个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天气也放晴了，严寒也消退了，雪橇也都上路了。俄国人不怕寒冷，他们和严寒相处惯了，很合得来。我爱俄国人。无论是小雪，还是猎人们叫的初雪，若是这时有兔子在初雪上奔跑该有多好！嘿！没说的！”

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兴奋心情，真是溢于言表，可总还是有某种东西萦绕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说烦恼又不是烦恼，——可有时候心里又觉得非常难受，弄得戈利亚德金先生也不知怎样安慰自己才好。“不过等两天就会好的，到时候我们将皆大欢喜。可是说到底，这又算什么呢？好吧，我们说说看。现在就来议论议论，我年轻的朋友，现在就来议论一下。

---

① 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的寓言《小箱子》。

喏，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第一，长得和你一模一样。那这又怎么样呢？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必须得失声痛哭吗？这关我什么事？我是局外人；只管吹我的口哨，仅此而已！我走我的路，只能如此！他做他的官，随他的便！简直是无奇不有，咄咄怪事，说什么暹罗双胞胎……可为什么说他们是暹罗的呢？就算他们是双胞胎，那么有时候伟大人物看上去也是怪里怪气的。甚至历史上就有，著名的苏沃洛夫就学过公鸡打鸣[①]……当然，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有一些伟大的统帅……其实，统帅又怎么样？而现在我就是我，这就够了，而且我不想知道别人的事，我洁身自好，对敌人不屑一顾。我不是阴谋家，对此我感到自豪。我纯真，爽直，仪表整齐，与人为善，态度和蔼……”

突然，戈利亚德金先生沉默不语，说不下去了，全身抖得像一片树叶，一时间甚至连眼睛也闭上了。其实，他很希望他感到恐惧的对象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最后他睁开眼睛，小心翼翼地向右边斜了一眼。不，不是幻觉！……他早上认识的那个人正和他并排而行，迈着小碎步，露着微笑，一直在注视着他的脸，好像是在寻找机会跟他交谈。不过他们没有交谈。两个人就这样走了大约五十步的样子。戈利亚德金先生尽可能把衣服裹得严实一些，把脑袋缩进外套里，把帽子一直扣到快要遮住眼睛的程度。令人十分气恼的是，甚至他这位朋友的外套和帽子也好像刚刚从戈利亚德金先生身上脱下来的一样。

“先生，”我们的主人公终于说话了，他尽量压低声音，几

① 亚·瓦·苏沃洛夫（1729/30—1800），俄国元帅，战功卓著。关于他学过公鸡打鸣一说，见叶·福克斯出版的《伊塔利斯基公爵和苏沃洛夫-雷姆尼克斯基伯爵的趣闻》，圣彼得堡：1827 年，第 75、78 页。——俄编注

乎是在窃窃私语，而且眼睛不看自己这位朋友。“我们走的好像是不同的路……对此我甚至确信无疑，”他说，然后停了片刻。“我终于确信，您完全懂得我的意思。”最后他相当严厉地补上了一句。

“我希望，”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朋友终于说道，“我希望……但愿您能够宽大为怀，原谅我……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去找谁……我的情况，——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冒昧，——我甚至觉得，您出于同情，今天早上已经对我表示了关照。就我而言，我对您可是一见倾心，我……”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但愿自己这位新同事能钻进地缝里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大胆进上一言：请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能够屈尊听我一言……”

“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最好还是到我那里去，”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现在我们就到涅瓦大街对面去，我们在那里会感到方便一些，然后进入一条胡同……最好我们穿胡同走。”

“好，穿胡同就穿胡同吧，”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位性格温顺的同路人怯生生地说。他好像是在用这种答话的语气进行暗示，他这个人随便走哪里都成，就他的情况而言，穿胡同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至于说戈利亚德金先生，他完全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不相信自己。他自己还没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 第 七 章

他在回自己住所走上楼梯时才有些醒悟过来。“哎呀，瞧我这只领头羊！”他暗暗地在骂自己，“我这是把他往哪儿领呀？我这不是自己把脑袋往套索里钻吗。彼得鲁什卡看见我们在一起会怎么想呢？这个下流坯现在会想些什么呢？他可是个多疑的人……”但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敲了敲门，门开了。彼得鲁什卡开始帮客人和老爷脱下外套。戈利亚德金先生顺便看了看，只是匆匆向彼得鲁什卡瞥了一眼，想尽量从他脸上的表情中揣摩出他的心思。但是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发现他的仆人根本就不觉得惊奇，甚至相反，好像早已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似的。当然，即便是现在，他也像狼一样地窥视着，斜着眼睛向旁边察看，仿佛要把谁吃了似的。“莫非今天有人对他们都施了魔法，”我们的主人公想道，“真是有鬼了！今天大伙儿中肯定有什么异常现象存在。活见鬼了，真叫倒霉！”戈利亚德金先生如此这般地想，琢磨着，将客人领到自己的房间，恭恭敬敬地请他坐下。看来客人极其心神不定，畏首畏尾，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主人的一举一动，通过察言观色，似乎想极力猜测他都在想些什么。他的举手投足都表现出一种备受欺凌、饱经磨难、提心吊胆的神情，他现在的

这副神态，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倒很像这样一个人，因为自己没衣穿，就穿上了别人的衣服：袖口吊得老高，腰部几乎提到了后脑勺，而又不时地在整理身上穿的短坎肩，一会儿侧着身子扭动腰部，躲到一边去，一会儿又想把自己完全藏起来，再不就是直眉瞪眼地盯住人家的眼睛，仔细听听关于他的事大家在说些什么，是不是在取笑他，为他感到害臊，——于是这个人的脸红了，手足无措了，感到委屈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将自己的帽子放到窗台上，由于不小心，帽子掉落到地板上。这位客人立即跑过去把帽子捡起来，掸去上面的全部灰尘，小心翼翼地又放回到原处，而把自己的帽子却放在椅子旁的地板上，他本人则毕恭毕敬地坐在椅子的边缘上。这件小事多少使戈利亚德金先生睁开了眼睛；他明白此人非常需要他，因此在和这位客人打交道时就不再像当初那样踌躇再三，勉为其难，而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全由自己决定。客人那方面呢，也一直没有什么动静，不知是由于胆怯，还是有些难为情，抑或是出于礼貌，等主人先发话，——不得而知，很难说清楚。这时候彼得鲁什卡走了进来，他站在门口，眼睛望着别处——与客人和老爷所在处相反的方向。

“是要送两份饭吗？”他很随便地问道，声音有些嘶哑。

“我，我不知道……您——对了，老弟，送两份吧。”

彼得鲁什卡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朝自己的客人看了一眼。他的客人满脸通红。戈利亚德金先生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因此，出于好心，他当即想出一番道理：

“此人也怪可怜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到职总共才一天，以前想必吃过不少苦头；也许他这件像样的衣服就是他的全部家产了，他本人连饭还没地方吃呢。瞧他那副样子，一脸苦相！不过，没关系，这里多少要好一点……”

“请您原谅，我，”戈利亚德金先生开口说，“其实，我是想，请问，我怎么称呼您？”

“我……我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客人说话的声音几乎是在喁喁私语，仿佛既感到愧疚，又羞于启齿，似乎在请求别人原谅：他也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的主人公重复着说。他无法掩饰住自己的尴尬。

“是的，一字不差……和您完全同名，”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位温和的客人回答说。他竟然还微笑一下，说了句什么玩笑话。但一看到他的主人现在根本无心说笑，便立即打住话头，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不过显得有些狼狈。

“您……请问，我怎么会荣幸地……”

“久闻您宽厚仁慈，品德高尚，”客人急忙打断他的话，不过声音显得有些胆怯，同时从椅子上稍微欠起身子。“因此才冒昧前来打扰，希望能够与您结识……得到您的关照……”客人最后说。显然他在措辞上一时语塞，便选择了几个既不显得过分肉麻，又不辱没人格的词汇。这样一来，在自尊心方面也就既不至于有失尊严，也不显得太莽撞无礼，有强求平等之嫌。总而言之，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这位客人的言谈举止，很像是一个身穿补丁燕尾服、怀揣贵族身份证的贵族乞丐，还没有学会应该怎样伸手向人乞讨。

“您让我愧不敢当，”戈利亚德金先生说，一面看看自己，瞅了瞅墙壁，又打量一下客人。“我能够帮什么忙呢……我，就是说，我想说的是，究竟我能在什么方面为您效劳呢？”

“我，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对您真可谓是一见倾心，而且，请您多多包涵，我可就指望您了，——我冒昧地寄希望于您了，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我在此只身一人，举目无

亲，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因贫穷吃了不少的苦，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而且还是初来乍到。听说您生来心地善良，平易近人，而且还是我的本家……”

戈利亚德金先生皱起了眉头。

“是我的本家，而且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因此我才决定来找您，向您说说我的困境。”

“好吧，好吧；老实说，我真不知对您说什么好，”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道，声音里透出一种难言之隐。“这样吧，我们饭后再谈……”

客人躬身一礼;午饭送来了。彼得鲁什卡摆好饭桌,于是宾主开始吃起来。午饭吃的时间不长;他们两个都显得非常匆忙——主人由于心情不同于往常,况且又感到很过意不去,因为饭菜欠佳,——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本想让客人好好吃上一顿,另外也显示一下他过的日子跟乞丐可不一样。而客人这方面却感到极其尴尬与难堪。他拿了一次面包,吃下这片后已经不敢再伸手去拿第二片了,他不好意思去取较好的一片,而且一再声称,他根本不饿,饭菜丰盛极了,就他而言,他非常满意,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午餐后戈利亚德金先生点起了烟斗,而把另一只专门为友人准备的烟斗递给了客人,——两个人相对而坐,这时客人便开始叙述起自己非同寻常的经历来。

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叙述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他的非同寻常的经历，其实都是一些最空洞、最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种种情况。讲到在省法院某处任职的情况，讲了一些检察官和庭长们的事，讲了某些官场里的钩心斗角，讲了一个掌管诉讼程序的书记官的心灵堕落，讲了钦差大臣的事，讲了上面领导的突然变更，讲了他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或

戈利亚德金先生第二怎样无端受牵连；讲到他年迈的姨妈佩拉格娅·谢苗诺芙娜；讲了他如何因对手要阴谋而丢了差事，徒步来到彼得堡的事；讲到他如何在这里，在彼得堡，穷困潦倒，四处流浪，如何长时间地寻找工作而一无所获，花光了所有的钱，两手空空，几乎流落街头，靠啃食硬面包、就着自己的眼泪充饥，夜晚就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最后，终于有一位热心肠出来为他四处奔走，介绍引荐，好心地给他安排了个新的职位。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客人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他掏出一条跟油布差不多的蓝格子手绢擦拭着眼泪。最后他说，他向戈利亚德金先生说了掏心窝子的话，并且承认他眼下不仅食宿无着，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落脚，而且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无钱缝制；他最后说，所以，他甚至连买一双最便宜的皮靴的钱都难以凑齐，他身上的这件制服还是临时向别人借来的。

戈利亚德金先生百感交集，他真的被打动了。其实，他客人的故事尽管无聊透顶，但故事的字字句句还是像上天的甘露，沁润着他的心田。原因是，戈利亚德金先生把自己最近的疑虑给忘记了，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高兴起来，因此，到头来，他暗暗抱怨自己是个大傻瓜。这一切来得竟是如此的自然，天衣无缝！其实，以前哀痛欲绝，伤心惨目，惶惶不可终日，也是事出有因的！是的，确实存在一个十分微妙的情况，——不过它并没有多么糟糕：它不会玷污人，不伤他人自尊心，不断送别人的前程，因为这个人并没有罪，是自然本身的造化。况且，客人已经恳请庇护，人都哭了，还一个劲地抱怨命运不济，看上去是那样的朴实单纯，没有恶意，也不会要滑头；又是那样的可怜兮兮，低三下四；看来现在他本人也因自己的相貌长得跟主人出奇的相像而深感愧疚，尽管这里也许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他表现的态度极其诚恳，实在，处处看着

自己主人的脸色行事，很像是一个深感自己良心有愧的人，在别人面前时时都在赔着小心，总觉得自己有一种负罪感。比如，当谈到什么可疑之点时，客人立刻就会附和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意见，表示同意。要是无意间出现了差错，自己的意见有悖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看法，而且事后发现是他自己马失前蹄，他就会立即改口，进行解释，以便使人马上知道他的理解跟主人的一模一样，和主人的看法如出一辙，毫无二致。总之，为了“迎合”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位客人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认定他的客人在各方面应该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人。这时候茶端了上来；时间已经八点多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心情很好，一时高兴，便怡然自得地踱起方步来，不一会儿工夫，就已经和自己的客人谈得津津有味、非常活跃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有时高兴起来总喜欢讲些有趣的事，现在就是这样；他对客人讲了许多关于首都的事：首都的娱乐场所和风光美景，戏院和俱乐部，布留洛夫[①] 的画；讲有两个英国人专程从英国来到彼得堡，为的就是要看一看夏花园[②] 的围栏，看后便立刻走了；讲到他的差事，讲到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讲到俄国正日新月异，走向完美，这里

语文科学如今正在百花盛开；

---

① 卡·帕·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画家。这里指的是他的著名油画《庞贝城的末日》（1830—1833）。它作于意大利，1834年运回俄国。在国内外展出时获得很多好评。

② 1704 年开辟，位于彼得堡。花园中有彼得一世的夏宫，园内有大量石雕、亭馆，四周有设计精美的金属围栏。

还讲到他日前在《北方蜜蜂》报[1] 看到的一条奇闻，说印度有一种力大无比的蟒蛇；末了还谈到布拉姆别乌斯[2]男爵等人的事。总之，一句话，戈利亚德金先生非常满意，因为第一，他完全放心了；第二，他不仅不惧怕自己的敌人，而且现在甚至还打算向他们所有的人发出挑战，一决胜负；第三，他本人能够给人以庇护，终于也算有了一项善举。其实，此时此刻，他内心深处还不感到完全幸福，他身体内还有一条小虫子，一条很小很小的小虫子，甚至还在蛀啮他的心。一想起昨天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晚会，他心里就感到极其难受。要是能够让昨天的事情避免发生，现在他宁愿付出很高的代价。“其实这事也没什么！”我们的主人公终于说，并决心今后一定要谨言慎行，不再出此类纰漏。由于戈利亚德金先生此时正在兴头上，忽然觉得自己差不多成了最幸运的人，甚至想到要及时行乐一番。彼得鲁什卡送来了罗木酒，潘趣酒[3] 也已经调制好。宾主先同饮一杯，接着每人又喝了两杯。这时客人显得比原先更加亲切可爱了，他不仅表明自己是个憨厚爽直、性格温和的人，而且大大博得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欢心，好像他只以主人的乐事为乐事，把主人看成是自己真正的唯一大恩人。他拿起笔和纸，要求戈利亚德金先生先不要看他写什么，等他写完后

---

① 俄国的一份政治与文艺性报纸，1825—1864 年间在彼得堡出版，该报初期有自由主义思想色彩，十二月党人失败后，它长期充当君主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喉舌（1860 年前）。

② 布拉姆别乌斯，系俄国作家、东方学家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笔名，在 1834—1847 年编辑和出版《读书文库》杂志，是俄国东方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拥护“纯艺术”的理论，对果戈理及现实主义流派持否定态度。——俄编注

③ 罗木酒：甘蔗做的一种烈性酒；潘趣酒：用沸糖酒加糖水和果子露等制的混合饮料。

他会亲自把写的内容呈送给主人看的。原来他写的是一首四行诗，写得颇有感情，而且文笔优美，字迹漂亮，看得出，是这位热情客人的得意之作。原诗如下：

纵令君忘我，
我亦不忘君；
人生多变幻，
请君毋忘我！①

戈利亚德金先生满含热泪，拥抱了自己的客人，他彻底地被感动了，最后把自己的一些秘密与私情主动告诉了自己的客人，而且着重谈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和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二人。“喏，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知道，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我们的主人公对自己的客人说，“你和我，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会像亲兄弟那样，像鱼和水那样生活下去；我们，好朋友，我们得来点花招，这花招我们要一起耍；我们一定要点计谋，跟他们对着干……找他们的麻烦，施点计谋。对于他们，你可谁也不要相信。因为我了解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也知道你的性格；因为你一讲就是和盘托出，你的心地非常实在！你，老弟，离他们这些人可要远点儿。”客人听后完全同意，对戈利亚德金先生表示感谢，最后也流下了眼泪。“你知道吗，雅沙②，”戈利亚德金先生继续说，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而且有些微弱。“你呀，雅沙，就搬到我这里住上一段时

① 19世纪俄罗斯，特别是在女大学生中间流行的一种留言诗。——俄编注
② 雅科夫的小名，爱称。

间，或者干脆就住下算了。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你看怎么样，老弟，啊？你用不着不好意思，也不必抱怨说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有多么奇怪；老弟，怨天尤人是一种罪过；这是大自然的造化！而大自然母亲是非常慷慨的，这就是实际情况，雅沙老弟！我是说：我爱你，像兄弟一样地爱你。而我们俩，雅沙，得要点计谋，从我们这方面设下陷阱，要胜他们一筹。”最后，第三杯潘趣酒已经下肚，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时只觉着自己有两种感觉：一种是感到无比幸福，另一种是——脚下已经站不稳啦。不用说，客人被留下过夜了。床，是想办法用两排椅子搭成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说，在朋友家里即使睡在光板地上也是很惬意的，而他这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睡着，他能随遇而安，心怀感激，眼下他犹如置身天堂，最后还说他这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很多，什么不幸与痛苦都体验过，什么世面也都见过，一切都熬过来了，——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也许还得吃苦受累。戈利亚德金先生反对这种看法，他振振有词地说，必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客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且说，不言而喻，没有人能够像上帝那样。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指出，土耳其人在某些方面做得是对的，他们甚至梦里还在呼唤主的名字。其实，戈利亚德金先生后来表示，他不同意有些学者针对土耳其人的先圣穆罕默德的中伤，并认为后者是一位自有其独到之处的伟大的政治家①；接

① 戈利亚德金的这番议论，看来反映了当年报刊围绕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个人的那场争论。1841 年，英国哲学家托·卡莱尔（1795—1881）发表了《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行为》一文，强烈批评穆罕默德；1843 年，德国东方学家格·魏尔（1808—1889）出版了《预言家穆罕默德：生平与学说》一书。在这场关于宗教哲学问题的讨论中，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的黑格尔左派都参加了进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转下页）

着他把话题一转，又津津有味地描述起阿尔及利亚的理发店来了，说那是他在一本什么杂记书里看到的。宾主对土耳其人的头脑简单大加嘲笑了一番；不过，对他们由鸦片激起宗教狂热不能不感到一定的惊讶——客人终于开始要脱衣就寝了，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走到隔壁，部分是出于好意：也许他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没有，这样避开使他不至于感到尴尬，本来他已经够难堪了；另一方面原因是想乘机察看一下彼得鲁什卡，探探他的口气，如果可能，对他进行一番安抚，让他高兴高兴，使大家都满意，没有什么遗憾。应该指出，彼得鲁什卡总是让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有点儿不放心。

"你呀，彼得，你现在就睡吧，"戈利亚德金先生走进用人的小隔间，体贴地说，"你现在就睡，明天八点钟叫醒我。听清楚了吗，彼得鲁什卡？"

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话说得特别温和，亲切。但彼得鲁什卡一声不吭。这时他正在收拾自己的床铺，甚至连身子都没有向老爷转过来，而这本是他应该做到的，就算仅仅出于对他的尊重也应该这样做。

---

(接上页) 可能在40年代就读过《古兰经》，熟悉穆罕默德在麦加和麦地那传教时的记述、礼仪、法规、卜词、祷文、训诫故事、寓言等内容。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对《古兰经》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对穆罕默德个人的兴趣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多有表现。在《罪与罚》(1866) 中，穆罕默德和凯撒、拿破仑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流血和使用暴力的历史人物。长篇小说《少年》(1875) 中对穆罕默德也有类似的描写。另外，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了癫痫病后，关于穆罕默德的"神病"的故事引起了他很大兴趣，常常出现在他的梦幻和错觉中。在长篇小说《白痴》(1868)、《群魔》(1871—1872) 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 中都有"癫痫病患者穆罕默德"的描写。——俄编注

“你呀，彼得，我的话你听见了吗?”戈利亚德金先生继续说，“你现在就睡下，而明天，彼得鲁什卡，八点钟再叫醒我；听明白了吗?”

“哎呀，记住了，多大的事!”彼得鲁什卡嘟哝着说。

“喏，这就是了，彼得鲁什卡，我只不过是这么说一声，好让你放心，满意，瞧，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满意，你也应该放心，高兴。现在我向你道个晚安。睡吧，彼得鲁什卡，睡吧；我们都应该好好干活……你呀，老弟，要记住，可别胡思乱想……”

戈利亚德金先生刚想要说什么，却马上停住了。“是不是我说得太多了，”他想，“扯得太远了?我这个人总是这样，总是说过头。”我们的主人公从彼得鲁什卡那里出来时对自己感到非常不满。此外，彼得鲁什卡的粗鲁和倔犟也使他有些生气。“别人是在耍弄这个浑蛋，老爷却是在抬举这个浑蛋，可是他却感觉不出来，”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其实，这帮东西生来就是这种下贱坯!”他摇摇晃晃地回到房间，见他的客人已经完全躺下，便在他的床边坐了一会儿。“你可要老实交代，雅沙，”他摇晃着脑袋小声地说，“你知道你这个家伙在我面前是有罪的吗?因为你和我同名，你可知道……”他继续说着，和自己的客人亲切地逗着。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友好地和客人道了别，便睡觉去了。客人这时候已经开始打起鼾来。戈利亚德金先生自己开始往床上躺下，同时则小声自言自语地笑道：“要知道，我的宝贝，今天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可是喝醉了，你这个坏家伙，这么个叫花子，——就因为你姓这么个姓!!喂，你有什么可高兴的?要知道，明天有你哭的时候，你这个没用的家伙，要我拿你怎么办呢!”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有一种相当奇怪的感觉——有点儿像怀疑或是后悔。

"我有点儿忘乎所以了，"他想，"因为我现在脑袋里嗡嗡直响，我喝醉了，脚下站不稳了，你这个大傻瓜！胡诌八扯说了一大堆废话，还打算想要点计谋呢，你这个浑蛋！当然，宽恕别人，不计前嫌，是最大的美德，但是事情本身毕竟是不好的呀！是这么个理儿吧！"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翻身下床，端起蜡烛，踮着脚尖，又去看了看已经睡着了的客人。他在他身边伫立良久，陷入了沉思。"情况是令人不快的！诽谤，彻头彻尾的诽谤，而且事情到此已经结束了！"

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完全睡下了。他脑袋里一直在嗡嗡作响，噼里啪啦，乱成一团。他开始感到有些迷迷糊糊，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竭力想思考点什么，回想点什么有趣的事情，解决点什么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微妙的事情，——但是他无法做到。睡意向他那不幸的头脑袭来，他睡着了，像通常人们在朋友聚会时猛然一下子喝五杯潘趣酒后睡着了一样。

# 第八章

像平时一样，第二天戈利亚德金先生八点钟醒来；一睡醒，他立刻就想起了昨晚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想起来就直皱眉头。“哎呀，昨天我可是当了一次大傻瓜！”他想道，一面从床上坐起身，向自己客人的那张床看了一眼。但是事情太让他吃惊了：屋子里不仅客人不见了，连客人睡的那张床也没有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戈利亚德金先生几乎喊叫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眼前这新的情况又意味着什么呢？”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时醒不过闷儿来，张着大嘴，眼睁睁地看着空出来的地方；这时候，只听见门嘎吱一声，彼得鲁什卡端着茶盘进来了。“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我们的主人公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一面用手指指昨天给客人腾出的地方。彼得鲁什卡起初不理不睬，甚至对自家老爷连看都不看一眼，而是把眼睛向右边的角落看去，这样戈利亚德金先生本人也只好朝右边的角落看去。其实，彼得鲁什卡沉默一阵子后，便哑着他那粗嗓门儿回答说：“老爷不在家。”

“你这蠢东西；我就是你的老爷呀，彼得鲁什卡。”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话的声音非常着急，并且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仆人。

彼得鲁什卡什么也不回答，但是他看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那副神情，使老爷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那神情带有一种侮辱责备的意味，很像是一顿臭骂。戈利亚德金先生，像人们说的，一下子就泄了气。最后，彼得鲁什卡宣称，另一位走了已经一个半钟头，他不愿等了。当然，他的回答可能是真的，很合乎情理；看来彼得鲁什卡并没有撒谎，他那侮辱性的目光和他用的“另一位”这个词，都只能是那件令人尴尬的丑事的后果；但是他毕竟明白——尽管还有点模糊不清，这里事情总有点儿不大对劲儿，命运还要给他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一份不怎么令人愉快的礼物。“好吧，咱们走着瞧，”他暗自想道，“我们会清楚的，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一切弄个水落石出的……哎呀，我的上帝呀！”最后，他如怨如诉地说了这一句，声音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为什么要请他来呢，我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须知我这才是真正自己把脑袋往窃贼的圈套里钻，而且圈套还是我自己一手编织的。哎呀，你这个木头脑袋，木头脑袋！要知道，你这个人一点儿也沉不住气，肚子里装不住东西，像个毛头小子，小办事员，像个做不了官的废物，一块破抹布，一根朽木头，一个爱搬弄是非的家伙，一个傻老娘儿们！……您可是我心目中的圣人啊！这个浑蛋，还写诗给我，倾诉爱慕之情！应该想办法对他……要是这个浑蛋再回来，该怎么客客气气地让他滚蛋呢？当然，各种变通的方法很多。可以找个理由，就说我的薪俸有限……或者想办法吓唬他一下，就说这件事方方面面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不得不把丑话说在前头……就说必须支付一半的房租和伙食费，而且要说先付现金。哎呀！不行，真见鬼，这样不行！这样太让我丢面子了，而且也有失斯文！要不就这么办：索性授意彼得鲁什卡，让他故意跟他找碴儿，怠慢他，粗暴地对待他，这样不就可以把他

赶走了吗？使他们两个先打起来……不行，见鬼了，不行！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若是用这等眼光看，——喏，还是一样，完全不好！一点儿也不好！不过，要是他不来呢？这会不会很糟？昨天晚上我对他可是说走了嘴！……哎呀，糟糕，真糟糕！坏了，我们的事情有些不妙！嘿，瞧我这木头脑袋，真是该死！你这个人嘴上就是缺个把门的，不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埋在自己心里！喏，他要是来了，怎么好拒绝他呢？愿上帝保佑让他来吧！如果他能来我还是很高兴的；如果他能来，我愿付出很高的代价……”戈利亚德金先生一面思考，一面喝茶，并不时地看着墙上的挂钟。“现在是八点三刻；马上就该动身走了。可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有什么情况呢？我真想知道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目的，意图何在，施了什么花招。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他们第一步会怎么样，要是能打听出这些情况就太好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再也忍不住了，他撂下还没有吸完的烟斗，穿上衣服，动身上班去了；可能的话，他愿意化险为夷，并且要亲自到场，把一切搞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危险是存在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有危险。“然而我们现在就要将它……弄个水落石出，”戈利亚德金先生在前厅里一面说，一面脱去外套和脚上的套鞋。“现在我们就要深入了解这些事情的原委。”我们的主人公在决定这样行动之后，便整理一下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庄重体面，他想要进入隔壁的房间，就在门口处忽然遇见了他昨天的那位相识——他的朋友和良友。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好像没有看见戈利亚德金先生，尽管他们几乎面对面撞了个正着。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看上去很忙，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走得气喘吁吁的；样子看上去一本正经，认真实在，任何人一眼就能从他脸上看出来——“因公出差，有特殊任务……”

“哎哟，是您哪，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的主人公说着，一把拉住昨天客人的手。

“等会儿，等会儿，对不起，等会儿您再说吧。”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喊道，一个劲儿地向前奔去。

“不过，请原谅；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好像很想对那件事……”

“什么事？请快点说。”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昨天的客人停下脚步，仿佛有点勉强，而且不大情愿，他把自己的一只耳朵直接贴到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鼻子底下。

“告诉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您待人的态度令我感到惊讶……您这样待人，看来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凡事都有一定的规矩。请先去找大人的秘书，然后，按部就班，再去找办公室主任。有呈文吗？……”

“您哪，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真叫我弄不明白！您简直令我非常吃惊，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您显然没认出我来，要不就是在开玩笑，生来爱开玩笑的性格。”

“哎呀，是您哪！”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说，好像他刚刚才认出戈利亚德金先生似的。“这么说，是您哪！喏，怎么样，睡得好吗？”这时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微微一笑——官气十足、煞有介事地微微一笑，虽然完全不应该如此（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应该感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于是，在官气十足、煞有介事地微笑一下后，他补充说。他本人对戈利亚德金先生睡得很好感到非常高兴；随后，他稍微躬下身，在原地转了转，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眼睛看着地下，最后瞅准一个侧门，快速地小声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转眼间便溜进了旁边的一个房间，踪影全无。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的主人公低声说，一时间只

是呆呆地愣着。“原来如此啊！这里的情况原来如此啊！……”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知为什么，觉得浑身像有蚂蚁在爬似的不舒服。“其实，”他在回往自己科里时继续自言自语道，“其实，要知道，我早就谈到过这种情况了；我早就感觉到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昨天我就谈到过，此人一定是受了某人的特殊委托……”

“您昨天的公文都处理完了吗，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安东·安东诺维奇·谢托奇金向坐在旁边的戈利亚德金先生问道，“它在您这儿吗？”

“在这儿。”戈利亚德金先生小声说。他望着自己的科长，有点不知所措。

“那就好，那就好。我是说，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已经问起过两次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大人就会要的……”

“没关系，都处理完了……”

“那就好。”

“我呀，安东·安东诺维奇，可以说一向都是恪尽职守，对上级交办的事情我总是尽心尽力的。”

“是啊。不过您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别的意思，安东·安东诺维奇。我只不过是，安东·安东诺维奇，想说明一下，我……就是说，我想说，有时候恶意和妒忌对任何人都不会怜悯，总是在寻找其日常令人作呕的食物……”

“对不起，您的意思我没有完全弄懂。就是说，您在这里在暗指什么人？”

“其实我只是想说，安东·安东诺维奇，我走路直来直往，不屑于绕圈子；我不是阴谋家，历来如此，要我说的话，为此我理应感到自豪……”

"是的。您说的这些都对，至少根据我的了解，我认为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请允许我也来向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进上一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大容许有个性存在的；就说我吧，我就得忍受别人背后对我的说三道四，——因为哪个人背后不遭人骂呀！——但是当着面，我的先生，那就要看您的了，比如我，我就不允许别人对我出言不逊。我的先生，我在国家机关里干事，如今头发都白了，人也老了，我可不允许别人对我出言不逊……"

"不，我是说，安东·安东诺维奇，看来您，安东·安东诺维奇，似乎没有完全弄清楚我的意思。至于我，安东·安东诺维奇，请您不要误会，我这方面只能是深感荣幸了……"

"对于我们这些人，我也希望能够多加原谅。我们学的都是老派的东西。而学习你们新派的玩意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为时过晚。在为国效力方面，迄今为止，我们的心气好像还是够用的。诚如您所知道的，我的先生，我有一枚表彰我二十五年来服务称职的奖章呢……"

"我知道，安东·安东诺维奇，我从自己这方面完全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指的是面具，安东·安东诺维奇……"

"是面具?"

"就是说，您又……我担心现在您又把意思给听拧了，就是说，误解了我的话的意思，正如您自己所说的，安东·安东诺维奇。我的话题刚刚开始，就是说，还没有谈到要旨，安东·安东诺维奇，如今戴面具的人为数已经不少，透过面具认识一个人可难啦……"

"喏，要知道，这事也不是太难。有时候还相当容易，近在咫尺，用不着到别处寻找。"

“不，安东·安东诺维奇，要知道，我是说，我指我自己，比如说，我戴面具，只是在我非常需要的时候才戴，就是说，只是在狂欢节和娱乐集会上才戴，这是从直接意义上说的，但我并不是在大家面前天天戴着面具，这是从另外的、极为含蓄的意义上说的。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安东·安东诺维奇。”

“好了，我们暂且放下这一切不谈；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安东·安东诺维奇说，这时他欠起身子，整理着公文，打算去向大人汇报。“您的事情嘛，我看不会拖着不办，到时候自会有个交代的。在这件事上您该埋怨谁，该指责谁，您自己也看得出来，此外，我衷心恳请您以后不要再让我牵涉进个人的、有碍公务的说明与议论中来……”

“不，安东·安东诺维奇，我，”脸色有点儿发白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冲着正在离去的安东·安东诺维奇的背后开始说，“我，安东·安东诺维奇，那件事，我根本就没有去想。”“这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的主人公一个人留下来后，继续自言自语道，“这里到底在刮什么风呢？这种新的刁难又是什么意思呢？”正当我们的主人公心神不定、一筹莫展，准备解开这一新的疑问时，忽然听见隔壁房间里传出一阵喧闹声，那里好像正在忙活着什么；这时候门打开了，刚才有事到大人办公室去的安东·安东诺维奇，正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冲戈利亚德金先生喊了一声。戈利亚德金先生知道是为什么事，而且不愿让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老是等着，便从自己的座位上一跃而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忙活起来，将需要的表册整理准备齐全，自己也准备随表册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一同前往大人的办公室。这时候，突然，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几乎就从站在门口的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腋下一下子溜进了房间；他忙前忙后，工作上疲于奔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脸煞有介事、

一本正经的样子，直接向戈利亚德金先生奔去，而戈利亚德金先生则万万没有料到会遭到这一打击……

“公文，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公文……大人要看，您准备好了吗？”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朋友压低嗓门着急地说，“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在等着您哪……”

“您不说我也知道那里在立等着呢。”戈利亚德金先生也着急地小声说。

“不，我，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完全不是指那件事；我非常同情，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因此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求您千万不要管我的这件事。对不起，对不起了……”

“当然，您会把公文装进公文袋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不过请您在第3页的地方夹带一个纸条，对不起，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算了吧您，有完没完……”

“不过这里有一点儿墨迹，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您看见这点墨迹了吗？……”

这时候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第二次又喊了戈利亚德金先生一声。

“这就来，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我这里一会儿就好，马上就得……亲爱的先生，您懂不懂俄语？”

“最好用小刀把它刮掉，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这事您最好交给我来做；您最好不要亲自动手，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交给我办好了，——我呢，只须在这里用小刀……”

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第三次又在喊戈利亚德金先生了。

“请问，这里哪有什么墨迹？须知这里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墨迹呀！”

“这么大一块墨迹，瞧，这不是嘛！这里，对不起，我看见了，就在这里；喏，对不起……您只管交给我好了，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用小刀在这儿轻轻一刮，我只是出于热心，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诚心诚意地用小刀……这么一刮，问题就解决了……”

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他们这场短暂的斗争中，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莫名其妙突然压倒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至少是完全不顾他的意愿，把上司要的公文抓到自己手里，而且，他不是像假惺惺地对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的那样，诚心诚意地用小刀去刮墨迹，——而是急忙卷起公文，往腋下一夹，两个箭步便跳到了并没有看出他的任何花招的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身边，和他一起飞快地跑进了司长办公室。戈利亚德金先生待在那里，像被钉在原地似的，手里拿着小刀，仿佛要用它去刮什么东西……

我们的主人公还不完全明白自己新的境况。他还没有醒过闷儿来。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打击，但是心想还不就这么回事儿。最后，在万般苦恼中，他拔腿向司长办公室直接奔去，而且边跑边祈祷上天，希望事情能有所好转，平安无事……他跑到司长办公室前的一间屋子里，正好跟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和自己的同姓人面对面撞上了。他们两个正在往回走：戈利亚德金先生闪身站在一旁。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谈笑风生。和戈利亚德金先生同姓的那位先生也是满脸堆笑，跟在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左右，迈着小碎步，跑前跑后，又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示敬意；他一直在他的耳边小声说着什么，现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对此，安德烈·菲利波维奇频频点头，极为赏识。我们的主人公一下子全明白了事情的奥秘。原来他的工作（正如后来他知道的）几乎超出了大人之所望，果真如期、及时地完

成了任务。大人极为满意。甚至据说大人对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还道了谢，说非常感谢；说有机会一定会想到他，怎么也不会忘记……自然，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提出抗议，全力以赴地去进行抗争，要不遗余力。他几乎连自己都忘记了，脸色像死人一样煞白，直接跑去找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了。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一听说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事是个私事便不愿听了，而且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个人私事，他一分钟空闲的时间都没有。

语气之生硬，拒绝之坚决，使戈利亚德金先生大为吃惊。“最好能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想……还不如去找安东·安东诺维奇呢。”对戈利亚德金先生来说，不巧的是，安东·安东诺维奇当时人不在，他也到什么地方忙事儿去了。“他恳请我不要老跟他解释，大发议论，看来不是没有用心的！”我们的主人公想道，“已经暗示到这份儿上了——真是老奸巨猾！既然如此，我干脆直接去恳求大人好了。”

脸色仍然煞白、脑子混乱一团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实在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拿个什么主意，于是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如果这一切仅如此而已，那就再好没有了，”他心里不住地暗自想道，“的确，这种糟糕的事情简直完全不可思议。第一，它非常荒唐；第二，也不可能发生。它想必是当时的一种错觉，或者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而决不是确有其事；再不，一定就是我自己在走来走去……自己把自己一时完全当做他人了……总之，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戈利亚德金先生刚刚认定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突然，小戈利亚德金先生飞也似的闯进了屋子，他手里捧的、胳膊下夹的全是公文。他顺便对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说了两句必不可少的话，接着又跟这个交谈数语，对那个恭维几句，跟第

三个又套套近乎，眼看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没有富余的时间供他无谓的浪费了，看来他已经打算从房间里走出去了，但是，也是戈利亚德金先生该当走运，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在门口站住了，和两三个碰巧在那里遇上的年轻官员攀谈上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赶紧朝他直奔过去。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见他朝自己直奔过来，立即感到非常不安，环顾四周，想尽快找个地方，溜之大吉。可是我们的主人公已经拽住昨天的客人的袖子了。站在这新老两位九等文官身边的官员们急忙闪开，饶有兴趣地想看个究竟。那位老的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先生非常清楚，良好的口碑眼下并不在他这一边，他非常清楚有人正在暗中算计他：因此自己现在更需要得到支持。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你想怎么着?”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戈利亚德金先生。

戈利亚德金先生有点儿透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亲爱的先生，”他开口说，“现在您如何解释您对我的古怪行为呢。”

“说吧，接着说吧。”这时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向四周打量一下，对周围的官员们使了个眼色，好像在告诉大家，一场滑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您对我的蛮横无礼和耍弄的无耻手腕，我亲爱的先生，现在通过这件事更加有力地戳穿了您……不要再指望您耍的把戏了：它够蹩脚了……”

“好吧，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现在请您告诉我，你睡得究竟怎么样?”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眼睛直盯住戈利亚德金先生。

“您哪，亲爱的先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已经完全无所措手足的九等文官说道，他勉勉强强还感觉到脚下地板的存

在。“希望您改变一下说话的口气……”

“我的乖乖!!”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说，同时向戈利亚德金先生做了一个相当不雅的鬼脸，而且完全出人意料地，忽然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头在他那胖乎乎的右脸上拧了一下。我们的主人公怒不可遏，……他浑身发抖，气得说不出话来，脸红得跟大虾似的，最后被逼得忍无可忍，甚至可能发起真正的攻击了。他的朋友看到自己的对手这么动火，便当机立断，立即以最无耻的方式先发制人。他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脸上又胡噜了两下，胳肢胳肢他，如此这般地与表情木然、气得发疯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又闹了数秒钟，使围观的年轻人大为开心；最后，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用令人愤懑的无耻动作，在戈利亚德金先生滚圆的肚皮上弹了一下，带着最恶毒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对他说：“你这是在胡闹，老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是在胡闹！我会跟你斗心眼儿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会跟你斗下去的。”随后，当我们的主人公还没有从最近一次攻击中渐渐清醒过来，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突然（事先给围观者一个微笑）表现出一副非常繁忙、非常认真、非常郑重的样子，眼睛盯着地面，紧缩着身子，很快地说了声“我有特殊任务”，小短腿一迈，立刻钻进旁边房间里去了。我们的主人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迟迟不能醒悟过来……

最后他终于醒悟了。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完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给毁了，他辱没了自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在外人面前当众遭到嘲笑和侮辱，被昨天还认为是自己头号挚友的人背信弃义地骂了个狗血喷头，真是丢人现眼，出尽了洋相，——于是戈利亚德金先生奋起直追自己的敌手去了。此时此刻，对于那些曾亲眼目睹他遭受辱骂的目击者，他连想都不愿去想他们。“他们这帮人全都串通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相互狼狈为奸，合伙作践我。”然而，刚跑出了十来步，我们的主人公就清楚看到，一切追赶都毫无用处，等于白费气力，因此便转回来了。“你逃不了，”他想，“到时候会抓住你的，总有报应的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怒不可遏，但非常冷静，他坚决果断地走到椅子前坐了下来。“你逃不了！”他又说了一遍。现在事情已不是什么消极防御的问题了，很有点要坚决进攻的意味；要是谁这时候看见戈利亚德金先生怎样面红耳赤地强压心头怒火，把笔尖戳进墨水瓶里，又如何义愤填膺地在纸上奋笔疾书，那么他准能够事先断定，事情决不会就此罢休，也决不会像老娘儿们那样随随便便地拉倒。他在内心里已经做出一个决定，暗中发誓一定要实现。老实说，他还不太清楚自己应该怎么行动，或者还不如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反正都一样，无所谓！“而冒名顶替和寡廉鲜耻，我亲爱的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会使人上绞刑架的。格里什卡·奥特列比耶夫①也只是绝无仅有，只此一人，我的先生，只有他冒名顶替，欺骗了盲目的民众，但得逞时间也不久。”尽管有最近的这些情况，戈利亚德金先生还是认为应该等一等，等一些人脸上的面具掉下来，某些情况明朗后再说。为此必须：第一，办公时间要尽快地结束，而在此之前我们的主人公是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的。然后，办公时间一结束，他将采取一个措施。待这个措施一落实，届时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如何安排自己行动的整个计划，目的在于挫挫那个傲慢家伙的锐

① 格里什卡·奥特列比耶夫即伪德米特里一世（？—1606），据说他原系逃亡的修士。1601年在波兰自称是伊凡四世（雷帝）之子德米特里，1604年率军越过俄边界，受到部分市民、哥萨克、农民的拥护，1605年自立为俄国沙皇。后为贵族阴谋家和起义人民所杀。

气，踩死那条专门欺侮弱小、敲骨吸髓的毒蛇。就这样随便任人作践，像一块破布似的让人家在脏皮靴上擦来擦去，戈利亚德金先生是决不肯答应的。他不能认同这种情形，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是没有最近的那场羞辱，我们的主人公兴许会决心忍气吞声，说不定也就决定三缄其口，逆来顺受，不奋力抗争了；比如，争辩几句，提出一些要求，表明自己有权这样做，然后就做出一些让步，接着也许再做一点儿让步，再往后就表示完全同意，接下来，特别是当对方郑重其事地承认他有权利这样做，他甚至最后可能与人和解，甚至还会表现出有点于心不忍，甚至，——谁知道呢，——也许会结成新的友谊，牢固的、火热的友谊，比昨天的友谊更加深厚，这种友谊最后完全可能压过两人因面貌酷似而令人相当难堪的不快；因此，两位九等文官可能会感到极其欣慰，以至能长命百岁，如此等等。最后，我把话全都说了吧：戈利亚德金先生甚至开始有点儿后悔由于他维护了自己和自己的权利才招致了这份不愉快。"只要他低头认错，"戈利亚德金先生想，"说他是在开玩笑，——我就可以原谅他，甚至还不仅仅是原谅，——只要他能够公然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决不会让别人把我当做一块破布随意作践的。而且我也不许其他人随便作践我，更不能让一个道德败坏者得逞。我不是一块破布；我，我的先生，决不是一块破布！"总之，我们的主人公主意已定。"您哪，我的先生，是您自己的错误！"他决意要进行抗争，而且全力以赴，尽一切可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如何他不能咽下这口气，更何况让人把自己当做破布随意作践，最后甚至让一个十足的道德败坏者任意作践自己。其实我们不必争论，也用不着争论。或许，假如有谁愿意的话，比如，有谁一定要让戈利亚德金先生变成一块破布，那么他肯定会如愿以偿，不会遇到什么阻

力，也不会受到惩罚（戈利亚德金先生本人就曾经感受到这一点），届时会变出一块破布，而不是戈利亚德金先生，——那将是一块污秽不堪的破布，但这块破布可非同一般，这块破布会非常自尊，有灵性，而且有感情，虽然是得不到回应的自尊和得不到回应的感情，而且是深藏在这块破布的脏兮兮的折缝里，但毕竟是有感情的……

时间过得出奇得慢，终于敲响了四点钟。稍后，大家全都站起身，跟在科长身后，下班回家。戈利亚德金先生夹杂在人群里，睁大眼睛，不放过他要盯住的人。终于，我们的主人公看见他那位朋友正在朝为大家存放外套的大楼值勤人员那里跑去，而且看见他恶习未改，在等候外套时，一个劲儿地对值勤人员巴结逢迎。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戈利亚德金先生好不容易挤出了人群，他不甘落后，也争先恐后地去拿外套。但是外套却先递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朋友和好友手里，紧接着，这位朋友便不失时机地以其惯用的伎俩上前逢迎一番，套套近乎，咬咬耳朵，净干坏事。

披上外套，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讥讽地朝戈利亚德金先生看了一眼，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公然无礼地刺激后者，然后又以他素有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向四下打量一下，在官员们身边转了转，——大概是想给人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对这个人说上一句，对那个人嘀咕几声，和第三个人毕恭毕敬地亲吻一下，向第四个人送去一个微笑，而且把手伸给第五个人，兴高采烈地顺着楼梯溜下去。戈利亚德金先生紧随其后，使他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他在楼梯的最后一个阶梯上追上了他，于是一把抓住了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外套领子。看来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时有些张皇失措，四下张望，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您什么意思？”他压低声音小声对戈利亚德金先生说。

“亲爱的先生，您若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我希望您能回忆起我们昨天的友好关系。”我们的主人公说道。

“啊，是啊，喂，怎么样？您睡得好吗？”

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时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睡得倒是不错……但是请听我对您说一句，我亲爱的先生，您的把戏简直莫名其妙……”

“这话是谁说的？这是我的敌人们说的话。”自称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人语气生硬地回答说。话音刚落，他突然从真戈利亚德金先生一双无力的手中挣脱了出来。刚一脱身，他便急忙从楼梯边往外跑，环顾四周，看见一位马车夫，便径直跑去，坐进轻便马车，转瞬间，就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情绪绝望、只身一人的九等文官四下打量，但没有发现另外的马车夫。他本来想跑过去追的，但两条腿没有一点儿力气。他仰起脸，张着嘴，竭力不引人注意，将身子缩成一团，有气无力地倚靠在路灯的柱子上，就这样在人行道中央停留了数分钟之久。看来，对于戈利亚德金先生来说，好像是一切都完了……

# 第九章

看来，一切东西，甚至大自然本身，都在跟戈利亚德金先生作对；但是他还能顶住，没有被打败；他感觉到了自己没有被打败。他准备进行斗争。当他从最初的惊讶中醒悟过来后，他就怀着这样的感情和干劲，摩拳擦掌，打算一搏，只要看一看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神态，就足以断定他决不会退缩的。其实，危险就在眼前，显而可见；这一切戈利亚德金先生也感觉到了；可是如何对付它，如何对付这一危险呢？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脑子里甚至闪现过一个念头："要不这事就算了吧，干脆扔下不管了，行不行？喏，那会怎么样呢？喏，也没有什么。我独辟蹊径，仿佛我并不是我；"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对一切全视而不见："不是我了，也不过如此；他也来个别开生面，说不定他会知难而退；过来巴结巴结，这个无赖，曲意逢迎一番，走一走，转一转，就此退避三舍。事情就此拉倒！我将来软的一手。哪儿有什么危险可言哪？喏，有什么危险呢？但愿有谁能给我指点一下，这里有什么什么危险？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此时，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思路忽然中断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甚至责骂自己竟然生出这种念头；甚至因为有过这种念头而责备自己卑鄙与胆怯；不过

他的情况依然毫无进展。他觉得，当机立断是他的当务之急；他甚至觉得如果有谁能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一定会予以重谢的。哎，可是如何去猜测呢？实际也没有时间去猜测。为了不浪费时间，以防万一，他雇了辆马车，飞奔回家。“怎么样？你现在自我感觉如何？”他自己在心里想，“请问，你现在的自我感觉如何，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你打算怎么办？现在你想要干什么，你这个浑蛋，这个恶棍！你自己把自己搞得走投无路，现在只好去痛哭流涕、以泪洗面了！”马车一路不停地颠簸着，戈利亚德金先生坐在里面也是一摇三晃的，就这样他还一再地讽刺挖苦自己。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看来，此时此刻对自己进行嘲弄，这样刺激自己的伤痛，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甚至差不多是一件乐事。“喏，要是这会儿，”他想，“来了一位魔术师，或者在某个正式的场合对我说：戈利亚德金，把你右手的一个指头交出来，——你的事情从此一笔勾销；另外一个戈利亚德金也不会再出现了，你也可以福运长久了，只不过是少了一个手指头，——我可能真的会交出一个手指头，肯定会交出的，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把手指头交出去。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最后绝望已极的九等文官喊了起来，“喏，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喏，这一切都非常需要，必不可少，需要的恰恰正是这个，非它莫属，好像别的什么都不行！事情最初一切都很好，人人都感到满意和幸福；可是不行，非这样不成！其实，光嘴上说说一点用处也没有。需要行动。”

于是，戈利亚德金先生差不多在决定干什么之后，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毫不迟疑地拿起烟斗，拼命地吸起来，不时向左右两侧喷出一团团的烟雾，情绪异常激动，开始在屋内前前后后不停地来回走动。这时候彼得鲁什卡已经在开始收拾桌子开饭了。终于，戈利亚德金先生彻底下定了决心，他突然扔下烟

斗，披上外套，说不在家里吃午饭了，然后急急忙忙从屋里跑了出去。彼得鲁什卡手里拿着他忘记戴的帽子，气喘吁吁地在楼梯上追上了他。戈利亚德金先生接过帽子，本想顺便在彼得鲁什卡面前略为表白几句，以免彼得鲁什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比方说，事情紧急，所以帽子才忘记戴了，等等，——但因为彼得鲁什卡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立刻就走了，弄得戈利亚德金先生也没有解释下去，戴上自己的帽子，从楼梯上匆匆跑了下去，同时嘴里还在说，一切也许都会好起来的，事情总是会解决的，尽管这时候他觉得甚至自己的脚后跟儿都一阵阵发冷；他来到街上，雇了辆马车，飞也似的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家奔去。"其实，明天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戈利亚德金先生想，一面拉着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家门铃的绳子，"其实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说呢？什么特殊的事情也没有。事情非常之小，说穿了，确实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就是说，几乎无足轻重……就像现在这一切那样，有个情况……"戈利亚德金先生忽然拉响了门铃；门铃响起，只听见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这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直诅咒自己，责骂自己办事急躁和鲁莽。不久前的那场不愉快，戈利亚德金先生忙起来时差不多都已经完全忘到脑后了，可是现在，连同他与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摩擦，又都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但是要躲开为时已晚：门已经开了。不过还好，仆人告诉戈利亚德金，说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还没有从班上回来，而且他不在家里吃午饭。"我知道他在哪里吃午饭：他在伊斯梅洛夫桥附近吃午饭，"我们的主人公想，而且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对于仆人问他：该怎样向主人禀报您登门造访的事，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这个，我，我的朋友，好吧，就说，我，我的朋友，回头再说，甚至很精神地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到了街

上，他决定不雇用马车了，于是和马车夫结了账。当马车夫要求他再加点钱——说，先生，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为了老爷，我可没有心疼我的马呀——时，他又给了他一枚五戈比的硬币，甚至还表现得非常爽快；而他自己则步行走了。

“这件事情吗，的确，”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决不能就这样算了；不过，要是想一想，合情合理地分析一下，有什么必要在这里这么认真地折腾？不过，不行，话又说回来了，这事我还得要说下去，为什么我要来回折腾？为什么我要遭这份痛苦，拼命挣扎，备受折磨，自讨苦吃呢？第一，木已成舟，变也变不回去了……须知覆水难收呀！我们这样来分析一下：来了一个人，——介绍文件齐全，说他是个能干的官员，品行端正，只是穷了点儿，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麻烦，——经受的这份儿坎坷呀，——不过，要知道，穷非罪呀，因此我就没理会这件事。喏，实际上这算怎么回事儿呀？喏，事情巧了，来了一个人，想必是大自然亲自安排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像两滴水似的一模一样，完全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难道因此就可以不让他到司里工作吗?！如果说这就是命运，如果说这仅仅是命运使然，如果说这仅仅是盲目的命运女神之过，——那就随便把他当做一块破布擦来擦去好了，不用给他工作……但这样做哪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呢？他人的确很穷，孤立无援，饱受惊吓；这种情况看着就叫人心疼，把他收留下来的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是啊！如果上级都能像我这样大胆放手地考虑问题，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们准是好的领导。哎呀，瞧我这脑袋瓜子！傻起来有时一个人能顶十个！不，不！他们做得很对，要感谢他们收留了这个穷困苦命的人……就算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是一对双胞胎，生下来就是这样子，是孪生兄弟，仅此而已，——就这么回事！喏，那又能怎么样？没有

什么！可以让所有的官员们习以为常……至于外人到我们单位来，肯定也不会觉得这种情况有什么有失体面和令人难堪的地方。这甚至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别人会说，这主意真不错呀；会说，上帝旨在创造两个完全相像的人，而乐善好施的上司，体念天意，便收留了这对孪生子。这种事，当然，”戈利亚德金先生喘了一口气，把声音稍微压低一点儿继续说，“这种事，当然……这种事，当然，最好还是不要发生这种令人感动的事，任何孪生兄弟也不要出现……让这一切统统见鬼去吧！而且这一切有什么需要呢？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和迫不及待的急需呢?！我的天啊！这下子可是鬼使神差，惹出麻烦来了！瞧，他这个人又是这样一种性格，生性轻浮，心眼儿又坏，——整个一个卑鄙小人，调皮捣蛋，溜须拍马，巴结逢迎。他，戈利亚德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无赖，大概他还会干出些坏事来玷污我的名声。眼下我只好关注他，照应他！真是罪有应得，报应啊！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喏，也没有这个必要！喏，他是个无赖，就让他无赖去好了，而另一个戈利亚德金可是诚实正直的人。喏，他当他的地痞无赖，我做我的正人君子，——别人会说，瞧，这个戈利亚德金是个无赖，别去理他；而那一位可是诚实正直，品德高尚，为人谦和，待人厚道，工作认真可靠，前程无量；本来就是嘛！喏，好吧……可是万一……万一他们……把事情弄混了呢！他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呀！哎呀，我的天哪！……他准会把人调换一下，来个偷梁换柱，这个无赖，——把人像破布一样互相调换一下，也不想想人非破布的道理。哎呀，我的天哪！瞧这事儿有多倒霉！……”

戈利亚德金先生就这样边思考，边埋怨，边跑，既分不清道路，也几乎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跑到涅瓦大街上时才

醒过神来，这也只是因为他和一个过路人碰巧狠狠撞了个正着，撞得他两眼直冒金星。戈利亚德金先生也没有抬起头，只是喃喃地道了声对不起，一直等那过路人嘟囔了句不太礼貌的话，而且已经走出相当一段距离后，他才抬起头来，向周围看了看，看看他是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一看他才发现，他待的地方的旁边，正好就是他去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赴宴前曾进去休息过的那家饭店，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忽然觉得肚子里咕咕直叫，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地方请他去赴宴，因此，他便抓紧时间，沿着楼梯直奔饭店餐厅，想尽快地吃点什么，越快越好，不能耽搁。虽说这里的饭菜都有些贵，但这点儿小情况这次却难不倒戈利亚德金先生，何况他眼下也顾不上去计较这类区区小事了。在灯火通明的厅堂内，柜台上摆着大量供有钱人吃的各种东西，相当一大群顾客站在旁边。饭店掌柜倒酒、递酒、拿菜、收钱，忙个不停。戈利亚德金先生在一边排队等着，轮到他的时候，他谦逊地伸手接过一个油炸包子。他找了一个角落，背对着众人，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过后，他走到掌柜面前，把盘子放回到桌子上，问过价钱，掏出一个十戈比的银币，放在柜台上，一面寻找掌柜的目光，意思是对他说："瞧，我是说，钱放在这里了；一个油炸包子"，等等。

"您应该付一卢布十个戈比。"掌柜从牙缝里慢腾腾地挤出这句话。

戈利亚德金先生不胜惊讶。

"您是在跟我说话吗？……我……我，我好像只拿了一个油炸包子。"

"您拿了十一个，"掌柜信心十足地反驳说。

"您……我看……您好像是弄错了……我确实好像只拿了

一个油炸包子。”

“我数过了；您拿了十一个。既然拿了，就应该付钱；我们这里什么也不白送。”

戈利亚德金先生大为骇然。“这是怎么回事，莫不是在跟我变戏法?”他想道。这时候掌柜的还在等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回话呢；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被人们围了起来；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已经伸进口袋，准备掏出银卢布，立刻付清账款，远远离开这种是非之地。“好，十一个就十一个吧，”他满脸通红，心里在想，“哎呀，吃十一个油炸包子，这是怎么回事儿?喏，人饿了，一下吃了十一个油炸包子；那就让他好好地吃吧；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也没什么可笑的……”突然，戈利亚德金先生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他打眼一看，——一下子全明白了这里的奥秘，识破了这全部的戏法；一切难点迎刃而解……在隔壁房间的门口，几乎就在掌柜的背后，面对着戈利亚德金先生，——而我们的主人公此前一直把这个门口当做是一面镜子，——就在这个门口，站着一个人儿，——是他，是戈利亚德金先生本人，——不是原先的老的戈利亚德金先生，不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而是另外一个戈利亚德金先生，那位新来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这另外一位戈利亚德金先生看上去心情非常之好。他主动向戈利亚德金先生露出微笑，冲他点点头，眨眨眼，脚下挪动着小碎步，眼睛一直盯着他，看样子一有什么动静，——他便会立刻溜之大吉，躲进旁边的一个房间，也许再从那里溜出后门，至于那件事……所有的追查都将是徒劳的。他手里拿着第十个油炸包子的最后一块，当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面，将它送进嘴里，美得直咂巴嘴。“是他冒充我干的，这个无赖!”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臊得他脸上火烧火燎的。“当着众人也不觉得害臊！是不是大家都看见

他了？看来好像谁也没看见……”戈利亚德金先生甩出银卢布的样子，好像手指头被烫着了似的，他没有理会掌柜的肆无忌惮的讪笑——一种扬扬得意、泰然自若的微笑，努力从人群里挤出来，头也不回地跑开了。“真该感谢他还没有把人的脸面丢尽！”戈利亚德金先生想道，“真该谢谢这个强盗，谢谢他，也感谢命运，事情总算很好地了结了。只是那个掌柜有些出言不逊。不过那也算不了什么，本来就是他分内的事嘛！应该付一卢布十个戈比，因此他有这个权利。说不付钱我们任何人都不白送！话说得客气一点儿也好哇，这个无赖！……”

这些话是戈利亚德金先生从楼梯上下来往台阶上走去的时候说的。然而走到最后一级楼梯，他马上站住了，脚下像生了根似的；他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忽然满面通红，甚至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约有半分钟时间，突然果断地把脚一跺，一个箭步从台阶上跳到街上，气喘吁吁的，头也不回，也不觉得累，一个劲儿地向六铺街自己的家里跑去。到家后，他一反自己平时在家的习惯，连上衣都不脱，甚至也不先去拿烟斗，便立刻在沙发上坐下来，将墨水瓶摆在面前，取过笔，拿出一张信纸，用由于心情激动而颤抖的手，奋笔疾书，写出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先生！

若不是我的处境和您本人把我逼到这一步，亲爱的先生，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拿起笔来的。请相信，我实在是出于无奈才向您做这种解释的，因此，首先我请求您，亲爱的先生，千万不要把我的这一举动视为对您的有意的侮辱，而应看做是如今将你我联系在一起的情况的必然结果。

“看上去写得好像还不错，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虽然其中不乏绵里藏针、柔中有刚之处！……对此他恐怕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何况这是我自己的权利。”戈利亚德金先生重读一遍时心里想。

在我遭到我的敌人的粗暴无礼对待之后（我不屑于提及他们的名字），我亲爱的先生，您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突然奇怪地出现了，这是目前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所有误会的源头。亲爱的先生，您的一意孤行和强行闯入我的生存圈子和我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意愿，甚至超出了单纯的礼貌与一般交际所要求的范围。我想，亲爱的先生，这里用不着提及您强行取走我承办的公文，并盗用我个人的名义取悦上级的行为，——您根本不配得到上级的赏识。这里也不用提您处心积虑、无礼回避对此事必须做出的解释了。最后，都说了吧，这里我也不想提您最近在咖啡馆对我所做的稀奇古怪，可以说，简直莫名其妙的事情。对于我来说，这远不是抱怨白白丢了一个银卢布的问题；但是一想到您公然侵犯我的权利，损害我的名誉，仁慈的先生，我就无法不表示我极大的愤慨，何况在座的几位，我虽然不认识，可都是些风流文雅之士……

“我做得是不是太过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想道，“是不是话说重了；是否太伤人了——比如‘风流文雅之士’这样的暗示？……喏，没关系！应该对他表现出点个性。不过为了缓和一下语气，在结尾时对他不妨奉承一番，说几句讨好的话。请接着往下看。”

我亲爱的先生，要不是我坚信您的高尚真挚的情感和坦率秉直的性格，一定会向您本人指明亡羊补牢的办法，使一切恢复如初的

话，我是不会用我的信来打扰您的。我满怀希望地相信，您不会把我的信看成是对您的一种冒渎，而拒不回复；亲爱的先生，大札请交来人带回。恭候回音，不胜企盼之至。

我荣幸地永远甘为您最忠诚的仆人

雅·戈利亚德金

“好了，一切顺利，大功告成。事情弄到了书信来往的地步。但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是他自己的错：是他自己弄得别人非要文字说明不可。而我有这个权利……”

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又把信重看一遍，把它折叠起来，封好，叫彼得鲁什卡过来。彼得鲁什卡来了，跟往常一样睡眼惺忪，像刚醒来似的，而且总是为什么事显得气鼓鼓的。

“你呀，老弟，喏，拿上这封信……明白吗？”

彼得鲁什卡一声不吭。

“拿上信，把它送到司里；到那里后找值班的机关文书瓦赫拉梅耶夫，今天瓦赫拉梅耶夫当班。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你就不会说：是，我明白了。你去了就说要见瓦赫拉梅耶夫官员，一五一十地对他说，就说，老爷吩咐我向您表示敬意，恳请您查阅一下我们机关职员家庭住址花名册，——就说，想了解一下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彼得鲁什卡一直没有吭声，戈利亚德金先生仿佛觉得他笑了一下。

“我说，你呀，彼得，就这样，去向他们打听一下地址，问一问，就说，新来的官员戈利亚德金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是。”

“问清地址后，就按这个地址把这封信送去，明白吗？”

“明白了。”

“如果那里……就是你去送信的地方，——那位先生，你要把信交给他的那个人，即戈利亚德金先生……你笑什么，你这个木头脑袋？”

“我有什么好笑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无所谓。咱哥儿们没有什么好笑的……”

“喏，是这样……要是那位先生问起你，说，你家老爷怎么样，日子过得可好；说：他的那件事……喏，到时候会问起你什么的，——那样你就来他个一声不吭，只回答说，我家老爷挺好的，就说，他希望得到您的亲笔回复。明白吗？”

“是，明白了。”

“喏，这样就好，就说，我家老爷，就说，没什么，身体很好，就说，常出去做客，这不，现在又要出去了；就说，他希望得到您的书面回复。明白吗？”

“明白。”

“那好，去吧。”

“不得不对这个木头脑袋反复交代！随他笑去，就是这么回事。他到底笑什么呢？我真是时乖命蹇，活得这么倒霉！不过，也许事情会慢慢好起来的……这个骗子，现在他准会在外面逛上两个小时，还不知野到什么地方去了。哪儿也不能派他去。真是倒霉透了！……倒八辈子霉了！……”

于是，我们主人公在深感倒霉的同时，决定花上两小时等候彼得鲁什卡回来，扮演个消极等待的角色。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消磨了个把钟头，先是抽抽烟，后来撂下烟斗，坐下看一本什么书，然后躺在沙发上，后来又拿起烟斗，再后来又开

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本想考虑考虑事情，但是任何事情他都无法考虑。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消极等待状态达到了极点，于是他决定采取一项措施。“再过一个小时彼得鲁什卡才能够回来，”他想，“可以把钥匙交给看门人，而我趁这个机会，对那件事……查问一下，了解一下与自己有关的情况。”为节约时间，抓紧调查，戈利亚德金先生拿起帽子，走出房间，将房门上了锁，走到看门人跟前，把钥匙交给他，还给了他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不知为什么戈利亚德金先生变得非常慷慨——便去他该去的地方了。戈利亚德金先生一路上是步行去的，先是朝伊斯梅洛夫桥走去。路上走了约半个小时。到了自己出行的目的地，便朝五等文官别连捷耶夫家的窗口看了一眼。有三个窗口挂着红色的窗帘，其余窗口都是黑的。“今天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想必没有客人，”戈利亚德金先生想，“他们这时候肯定都在家里待着。”我们的主人公在院子里站了片刻，心里打好了主意。但是看来这个主意肯定不行。戈利亚德金先生转念一想，把手一挥，又回到了街上。“不，我不应该到这里来。我来这儿干什么呢？……眼下我最好还是对那件事……亲自做一番调查。”决心下定后，戈利亚德金先生便向司里奔去。路程不近，加之道路泥泞不堪，鹅毛大雪一个劲儿地下着。但是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来说，现在好像不存在什么困难。老实说，他浑身已经湿透，还溅了不少的泥巴。“不过，这样一来，目的可也就达到了。”的确，戈利亚德金先生已经很接近于自己的目标。黑压压的高大的官衙建筑在他面前远远已经现出了轮廓。“且慢！”他想，“我这是在上哪儿去，我来这里干什么？比如说，我打听到了他住在什么地方；可彼得鲁什卡这时想必也已经回来了，回信也给我带回来了。我这只不过是在白白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我的时间就是这样被浪费掉

了的。喏，没关系；这一切还可以补救。不过，说真的，是否真该到瓦赫拉梅耶夫家去一趟？噢，不！我还是以后再说……哎呀！根本就不应该出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不就是这样的性格嘛！就这么个能耐，不管需要不需要，总是永远冲在前头……嗯……几点钟了？想必已经是九点了。彼得鲁什卡可能已经回家，发现找不到我。我跑出来……真是干了一件愚蠢透顶的事。唉，说真的，烦死人了！”

在真正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愚蠢透顶的事之后，我们的主人公又开始往回奔，向六铺街跑去。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困惫不堪了。从看门人那里他就得知，彼得鲁什卡压根儿就没露面。“啊，是这样！其实我早已预感到了这一点，”我们的主人公想，“不过现在已经是九点了呀。唉，整个一个混账东西！总是没完没了地在外面喝酒。我的天哪！这种日子怎么会落到我这倒霉人的头上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样想着，抱怨着，打开了家门，点上蜡烛，完全脱去外衣，吸了一袋烟，然后躺到了沙发上，等候彼得鲁什卡回来。这时候的他是又累又饿，浑身乏力。蜡烛的光线很暗，烛影在墙壁上晃动着，摇曳不定……戈利亚德金先生看着看着，想着想着，最后像死了似的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蜡烛已经几乎快燃完了，它冒着黑烟，随时都可能完全熄灭。戈利亚德金先生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精神为之一振，过去的一切忽然都想起来了，全都想起来了。隔壁传来彼得鲁什卡深沉的打鼾声。戈利亚德金先生跑到窗口——到处都不见灯火。他打开气窗——万籁俱寂；整个城市都睡着了，好像荒无人烟似的。当时可能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样子；果不其然：隔壁的时钟用力地敲击了两下。戈利亚德金先生向隔壁跑了去。

经过一再努力，最后总算把彼得鲁什卡推醒了，而且把他扶起来坐在床上。这时候蜡烛已经完全熄灭了。等戈利亚德金先生找到另一支蜡烛，并把它点燃，大概过了有十来分钟的时间。这时候彼得鲁什卡又睡着了。“你这个无赖，混账东西!”戈利亚德金先生骂道，再次推醒他，“你起不起来，还没有睡够吗?”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总算把自己的仆人完全叫醒，并把他从隔壁房间里拖出来。只是这时候我们的主人公才发现，彼得鲁什卡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烂醉如泥，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

“你这个好吃懒做的无赖!”戈利亚德金先生破口大骂，“你这个强盗！这下你可要了我的命了！天哪，你把我的信究竟送到哪里去了？哎哟，我的主哇，喏，这封信……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因为当时我必须得写！我傻乎乎地干得十分起劲，认为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为了这个尊严便想出了这一招！现在可倒好，这就是那所谓的尊严，你这个无赖，这就是那所谓的尊严！……喏，你呀你！你把信送到哪儿去啦？你这个强盗！你把信究竟交给谁了？……”

“我没有交给谁任何信；我也没有什么信……就是这样!”

戈利亚德金先生搓着双手，完全绝望了。

“听我说，彼得……你听着，你听我说……”

“我听着呢……”

“你到哪里去了？——回答我……”

“到哪里去了……到好心人那里去了！我怎么啦!”

“哎呀，你，我的天哪！你起先到哪里去了？司里去过吗？……你听我说，彼得，是不是你喝醉了?”

“我喝醉了？要是这样，叫我立刻就死，我滴——滴——滴酒未沾，不信你闻闻……”

“不，不，你喝醉了也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是这么一问；你喝醉了，这很好；我无所谓，彼得鲁什卡，我没有什么……也许你只是一时忘记了，会想起来的。怎么，想想看，瓦赫拉梅耶夫官员家——你去没去过?”

“没去过，而且也没有这样一位官员。说瞎话叫我立刻……”

“不，不，彼得！用不着，彼得鲁什卡，要知道，我是无所谓的。你也看得出来，我没有什么……喏，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啊，外面又寒冷，又潮湿，喏，喝那么两口酒，能算个啥呀……我不会见怪的。我自己，老弟，今天也喝了……你就实话实说了吧，老弟，想想看：你去过瓦赫拉梅耶夫官员家吗?”

“喏，现在来看，事情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实话实说了吧，我是去过，说瞎话叫我立刻……”

“喏，很好，彼得鲁什卡，很好，你去过。你看，我没有怪你吧……好了，好了，”我们的主人公继续说着，对自己的仆人更加好言相待，拍着他的肩膀，一个劲儿地对他微笑。“喏，是有点儿喝醉了，你这个坏蛋……喝了十戈比的酒，是不是？你这个滑头！好了，这算不了什么，喏，你看，我没有怪你……我没有生气，老弟，我不生气……”

“不，我不是滑头，随您怎么说……我只是到好心人那里去了一趟，我可不是滑头，从来都没有做过滑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彼得鲁什卡！你听我说，彼得：我只是这么随口一说，我叫你滑头可不是在骂你。要知道，我这样说是在安慰你呢，是从好的意义上说的。要知道，彼得鲁什卡，这就等于是在恭维一个人，说他是个老手，机灵鬼，精明能干，从不吃亏上当。有的人喜欢这个……好了，好了，没

关系！现在你跟我说说，彼得鲁什卡，咱们就像朋友那样，坦诚相见，毫不隐瞒……喏，你去了瓦赫拉梅耶夫官员那里，而且他把地址给你了？”

“地址给了，地址也给了。是一位好官哪！他说，你家老爷可是个好人，一位很好的人哪，还说，我呀，请回去代我向你家老爷表示敬意和感谢，就说我非常喜欢他，就说我非常敬重你家老爷！因为，他说，你，你家老爷，彼得鲁什卡，是个好人，还说，你，彼得鲁沙，也是个好人，——瞧……”

“哎哟，我的天哪！那么地址呢，地址在哪儿，你这个该死的犹大？”这最后几个字戈利亚德金先生几乎是悄悄说的。

“还有地址……他地址也给了。”

“他给了地址？喏，那他究竟住在哪里，戈利亚德金，戈利亚德金官员，九等文官，他住在什么地方？”

“戈利亚德金你会看到的，他说，就住在六铺街上。他说，你往前走，到了六铺街，向右转，沿楼梯上到四层。他说，在那里你就能见到戈利亚德金……”

“你这个骗子！”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忍不住叫道，“强盗！这儿住的是我呀，你说的不就是我吗；可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戈利亚德金；我指的是另外一个，你这个骗子！”

“喏，随您怎么说！关我什么事！随您的便——这叫什么事儿！……”

“那么信呢，信……”

“什么信？压根儿就没什么信，我也没见过什么信。”

“你究竟把信送到哪里去了——你这混账东西?!”

“送出去了,信送出去了。他说,请代为致意,代为感谢;他说,你家老爷可是个好人。他说,请代我向您家老爷致意……”

“这话究竟是谁说的？是戈利亚德金说的吗？”

彼得鲁什卡沉默片刻，咧开大嘴嘿嘿一笑，眼睛直盯着自己的老爷。

“你听我说，你这个强盗！”戈利亚德金开始说，他气喘吁吁，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你给我办的什么事！你说：你给我办的什么事！你可把我给害苦了，你这个恶棍！你简直要了我的命，你这个犹大！”

“喏，现在您怎么说都行！我有什么办法！”彼得鲁什卡口气坚定地说，一面向隔壁退去。

“你过来，给我过来，你这个强盗！……”

“现在我可不到您那里去，坚决不去。关我什么事！好心人那里我去……而好心的人们都在堂堂正正地过日子，不弄虚作假，从来不成双成对地出现……”

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时候手脚冰凉，呼吸急促……

“是啊，”彼得鲁什卡接着说，“他们从来都不会成双成对地出现；上帝和诚实正直的人，他们都不欺侮……”

“你这个无赖，你喝醉了！现在你睡觉去，你这个强盗！等明天我再跟你算账，”戈利亚德金先生说，声音勉强能听得见。至于彼得鲁什卡，他又嘟囔了几句什么；后来只听见他上了床，床被压得吱吱作响；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伸了伸懒腰，最后像人们常说的，酣然入睡，鼾声大作。戈利亚德金先生在呆呆地发愣。彼得鲁什卡的举止行为，他的一些暗示——虽说隐隐约约，因而也不便发作，何况又是出自醉汉之口，但毕竟也相当古怪；最后还有整个事态的恶性循环，——所有这一切，都使戈利亚德金先生大为震动。“我简直是鬼迷了心窍，深更半夜里来斥责他，”我们的主人公说，由于某种病态的感觉，他浑身都在发抖。“怎么偏偏让我跟一个喝醉的人搞在了一起！一个醉汉，能指望他讲出什么道理呢！不管他讲什么，

都是胡说八道。不过他的话在暗指什么呢，这个强盗？我的天哪！为什么我要写这些信呢，我嘛，成了一个杀人者；我嘛，又成了一个自杀者！就不能把嘴闭上一会儿！非要说出来不可！要知道，这又何必呢！现在眼看你就要完了，就要变得像一块破抹布了，可是不能够这样呀，那样，尊严怎么办，再说了，我的名誉也会受到伤害，还有，你自己的名誉也得挽救呀！我这简直是在自杀！”

戈利亚德金先生坐在自己的沙发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就这样诉说着。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件东西上，那东西极大地引起了他的注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不会是幻觉吧，不会是那件引起他注意的东西造成的假象吧，——他的手向那东西伸了过去，心中充满了希望、胆怯和难以形容的好奇……不，不是假象！不是幻觉！是一封信，一封实实在在的信，千真万确，毋庸置疑，而且是写给他的……戈利亚德金先生从桌上取过信。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这肯定是那骗子带回来的，”他想，“顺手放在这里，过后给忘记了；事情肯定是这样；准是这么回事儿……”信是瓦赫拉梅耶夫官员写的，是位年轻的同事，曾经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朋友。“其实，这一切我早就有预感，”我们的主人公想道，“现在信中所说的一切，我也早有预感……”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先生！

您派来的人已醉，无法从他口中得知详情，故此以书信作答。谨向您通报：您托我办的事情，即要我转给您的熟人某君的信，自当照办，决无差迟。您熟悉的某君如今也是我的朋友（这里我姑且隐去他的名字，因为我不愿无端玷污一个完全无辜者的名誉），他现在和我同住在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的寓所，即您以前在我们这

里时从坦波夫来的步兵军官住过的那个房间。其实，在正直、诚恳的人群中您随时都能找到这位先生，关于另外一些人就不能这样说了。从即日起，我决意中止我和您的联系；昔日的友好情谊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和谐关系已经无法维持，因此，我恳求您，亲爱的先生，在接到我这封坦诚的信后，请立即将欠我的两个卢布寄来，那是我出售外国剃须刀片的钱，要是你还记得的话，那是七个月前您和我还住在我由衷敬重的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寓所时欠我的。我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据一些聪明人所言，您已经丧失了尊严和名誉，成了累及清白单纯和涉世不深者的危险人物，因为有些人并不诚实，另外，他们的话——充满了虚伪，那与人为善的外表，令人十分可疑。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一向品行端正，再说了，她为人诚实正直，还是个姑娘，虽说年纪已经不轻，但也是国外的名门闺秀，——能够为她鸣不平者不乏其人，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有人要我在这封信里以自己的名义顺便提及一下。如果现在您还不了解的话，无论如何，到时候一切您都会了解的；虽然您招致了许多流言飞语，据一些聪明者所说，从首都的各个角落，进而许许多多的地方，亲爱的先生，都能够得到和您有关的消息。在这封信即将结束的时候，亲爱的先生，我告诉您，您说的那个人（鉴于人所共知的正当原因，这里我就不提名字了）是颇受思想健全者的尊敬的；另外，此人性格开朗，人见人爱，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与一切思想健全者的交往中，都能言而有信，忠于友情，不会当面表示友好，背地里使坏。

在任何情况下都甘愿做您的忠诚仆人的

涅·瓦赫拉梅耶夫

请不要用您这个仆人：他是个酒鬼，肯定给您带来许多麻烦，

请用以前我们用过的叶夫斯塔菲吧，他现在正好还没有人雇用①。您眼下用的仆人不仅是个酒鬼，而且还是个小偷，因为就在上星期，他还向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低价卖了一磅零碎方糖，我认为他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得手，只能千方百计、一点一点、在不同时候偷您。我给您写这些事是出于好意，尽管有些人只会欺侮和蒙骗他人，尤其是欺骗那些为人正直、性格善良的人；此外他们还在背后骂人家，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唯一的原因就是出于忌妒，因为他们自己不能自称是正直善良的人。

瓦· 叉及

读罢瓦赫拉梅耶夫的信，我们的主人公还久久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道新光线穿透了两天来一直包围着他的模糊不清的团团迷雾。我们的主人公开始有点儿明白了……他试着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一两个来回，让自己清醒清醒，把凌乱的想法尽量集中起来，集中在那件尽人皆知的事情上，然后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深思熟虑地想一想自己的处境。但是他刚想站起来，马上就感到浑身无力，一下又跌坐到原来的位置上。“这，当然，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了；然而，他怎么会写信，而且这些话的直接含意又是什么呢？含意嘛，就算我知道，但是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不如直截了当地说：就说，应该如此这般，需要这个那个，我会照办不误的。可硬是要装腔作势，绕来绕去，结果闹得如此不愉快！哎呀，赶快到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人、医师斯·德·亚诺夫斯基（1826—1905）回忆，1846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那里做事的人中有一位退役士官名叫叶夫斯塔菲。——俄编注

明天吧，赶快转入事情本身吧！现在我可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说，如此这般，就说，道理我是同意的，人格我决不出卖，而那件事……好吧……其实，他呀，那位不言而喻的人物，那个令人讨厌的人，怎么竟也掺和到这里面来了呢？他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里插上一脚呢？哎呀，真希望明天能够快些到来！此前他们一直在散布关于我的流言飞语，耍阴谋诡计，故意进行刁难！最主要的是——不能耽误时间，而现在，比如说，即使写封信也好，只是透露一点儿风声，就说，如此这般，样样我都同意。而明日天一亮就送出去，我自己还得更早一些，以防不测……从另外一方面向他们发起反击，警告警告他们这帮宝贝……他们就知道散布我的流言飞语，别的什么都不会！”

戈利亚德金先生取过纸，拿起笔，写了下面的这封信，作为对瓦赫拉梅耶夫的信的回复：

亲爱的涅斯托尔·伊格纳季耶维奇先生！

读了您侮辱我的信，我深感痛心和诧异，因为我清楚地看到，您把我归入某些行为不端和假仁假义者名下了。我真正痛苦地发现，诬蔑诽谤是如何迅速地、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其根系又是多么的深远，它破坏了我幸福的生活，损害了我的人格和我良好的声誉。尤其令人痛心和感到侮辱的是，连那些为人正直、思维方式真正高尚的诚实人——主要是些生性率直、胸襟坦荡者——也在背弃品德高尚者的利益，以自己心地的良好品质紧紧依附于极其恶毒的卑鄙小人，——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艰难的、无道德可言的时代，这类小人却在迅猛地、居心不良地繁衍生殖。最后，我要说的是，您所提及的我的欠款——两个银卢布，我认为，如数归还乃是我的神圣责任。

亲爱的先生，至于您，关于那位女士的暗示，对她的意图、打

算及各种各样构想的暗示，我可以告诉您，亲爱的先生，对所有这些暗示，我都若明若暗，不甚了了。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保持我高尚的思想方式和诚实正直的名声不受玷污。无论如何，我准备屈尊俯就，当面进行解释，我认为面陈比通信要好，此外，我还打算进行各种各样平心静气的——自然是双方的——协商。在这一点上，亲爱的先生，我请求您向这位女士转告我随时准备当面进行协商的意思，此外，并代为请她指定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亲爱的先生，读了您的那些暗示，我感到非常痛苦：好像是我侮辱了您，背叛了我们当初的友谊，尽在背后说您的坏话。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误解和无耻诽谤，是忌妒和不良用心，是我公正地称之为我最凶恶的敌人的所为。但是他们想必还不知道，清白无辜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它本身是清白无辜的，有些人的寡廉鲜耻、蛮横无礼和令人愤慨的狎侮行为，早晚会受到人们普遍的唾弃，这些人必因其自身行为不端和心灵堕落而遭到毁灭，决不会有别的结果。最后，亲爱的先生，我请您转告这些人，他们的古怪追求和卑劣的狂想，即通过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把别人从其占有的圈子里排挤出去，并且取而代之，这卑劣的狂想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的诧异、蔑视和惋惜，此外，他们也只配被送进疯人院；再说了，这样的关系也是法律所严格禁止的。我认为这样做完全正确，因为任何人都应该安分守己，满足于自己的位置。凡事都有个限度，要是认为这是一个笑话，那么这笑话是非常失礼的，进一步说，是完全不道德的，因为我敢于说：请您相信，我亲爱的先生，我在上面所发挥的关于自己的位置的想法，是百分之百符合道德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荣幸地愿做

您的忠诚仆人的

雅·戈利亚德金

# 第十章

总的说来，昨天发生的事情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极大的震动。我们的主人公睡得非常不好，就是说，怎么也无法入睡，甚至连五分钟也没有完全睡着：好像通宵达旦有什么恶作剧者往他床上撒过碎鬃毛似的。整个夜里，他都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辗转反侧，长吁短叹，一会儿睡着，一会儿又醒过来，而和这一切紧密相伴的是某种莫名其妙的烦恼，一种模糊不清的回忆和乱七八糟的梦幻，——总之，一切令人不快的东西全都来了……有时候，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身影，在某种神秘古怪、半明半暗的光照下，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严峻、愤怒，用严厉的目光看他，用带点礼貌，但却生硬的话责备他……戈利亚德金先生刚要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走过去，打算设法在他面前如此这般地表白一番，向他说明自己完全不是他的敌人所描绘的样子，自己原来是怎样一个人，除一般的、与生俱来的品质外，甚至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特长；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忽然出现了，他采用某种令人极其愤慨的手腕，一下子破坏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先前的全部设想，就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就当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面，极尽恶意中伤之能事，败坏他的声誉，践踏他的自尊心，然后一

举占有他在机关里的位置和社会上的地位。又有的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头上有些痒痒，像是被什么人弹了一下；前不久，不是在公共场合，就是在他供职的地方，他就曾经被人这样捉弄过，有的是他自己招来的，有的是人家捉弄他的，对于这种恶作剧，很难提出什么抗议……与此同时，当戈利亚德金先生开始苦苦思考，为什么连对这种弹别人脑袋的行为也很难提出抗议的时候，这种关于弹脑袋的想法不知不觉就转变成为某种另外的形式——某种相对细小的或相当重大的卑劣行为的形式，这种行为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再不就是亲身经历过的，——而且这种卑劣行径甚至常常并非为了达到卑劣的目的，甚至也不是出于某种卑劣的动机，而是非常随便，——比如，有时候是遇上了机会，——出于礼貌，有时候则是因为自己完全没有防备，还有，最后，因为……因为，一句话，戈利亚德金先生很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时候在梦中脸都红了，他一面控制自己不要脸红，一面在自言自语地嘀咕，比如说，在这里，他本来可以表现一下坚强的性格，在此情况下本可以大大展示一下性格的坚强……可是最后他却说:“什么叫性格坚强呢！……说：为什么现在要提它呢！……”但是让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恼怒与激愤的是，恰恰在这个当口，不早不晚，那位臭名昭著、行为卑劣的家伙偏偏却出现了，尽管他的事情看来已经广为人知，——他带着令人讨厌的微笑，喃喃地说：“这里还有什么性格坚强可言！我和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能有什么坚强性格呢！……”有时，戈利亚德金先生又陷入梦幻之中，他处在一个美好的群体里面，这里的人个个能言善辩，气度高雅；戈利亚德金先生本人的长处是热情殷勤，谈锋甚健，大家都很喜欢他，甚至他原先的一些敌人也很喜欢他，这一点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非常得

意；大家都推举他为龙头老大；后来，戈利亚德金先生自己还喜不自胜地听见主人把一位客人拉到旁边当场对他倍加赞扬……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居心险恶、两面三刀的家伙，莫名其妙地忽然出现了，相貌就是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样子；这样一来，由于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出现，就完全破坏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得意心情和全部荣耀，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到场遮住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给戈利亚德金先生脸上抹了黑，最后，还清楚地表明，原先的戈利亚德金，即真正的戈利亚德金——根本不是真的，而是假的，而小戈利亚德金才是真的，末了，原先的戈利亚德金也完全不像他给人的印象那样，而是个没出息的废物，因此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混迹于品德高尚、风度高雅的一群人中间。而且这一切变化是如此之快，戈利亚德金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张口说话，大家已经全身心地倒向丑态百出的假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一边，并且以极其鄙视的态度拒绝接受真正的无辜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瞬息间，没有一个人的看法未被丑态百出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以自己的方式改变过来。没有一个人，甚至整个群体中最无足轻重的人也没有被落下，这位有害无益的假戈利亚德金先生都要以自己特有的、最肉麻方式过去巴结一下，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人家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在人家面前喷云吐雾，他吸的照例都是芳香扑鼻的好烟，使被动吸烟的人也受到些熏染，以至喷嚏不断，打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以示极大的满足。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瞬息之间做出来的：这位形迹可疑、不干好事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其手脚之麻利，实在令人惊异！比如说，他刚刚对一个人曲意逢迎，一个劲儿地巴结，博取该人的好感，——转眼间，他又转到另一个人身边了。他悄无声息地对这一位吹捧一下，灌几句迷魂汤，博得对方欢心的微笑，便立刻又迈起他那圆鼓

鼓的，其实相当粗笨的小短腿，又去跟第三位周旋去了；仍然是大献殷勤，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你刚要表示惊讶，嘴还没有张开，——他又跑到第四位身边了；对第四位，他施展的还是老一套，——真不得了：他简直是在施魔法，没说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很欣赏他，喜欢他，而且对他大加吹捧，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他表现出的热情周到和伶俐机智比真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热情和机智不知要高明多少，并以此来羞辱真正的、无辜的戈利亚德金先生，排斥实事求是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对以仁爱著称的真正的戈利亚德金先生指指戳戳，连推带搡地向外轰！……吃了不少苦头的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既苦恼，又恐惧，他疯了似的跑到大街上，要雇马车直接去找司长大人，即使这样不成，那至少也要去见见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然而——真是要命！马车夫怎么也不愿意拉戈利亚德金先生，他们说："老爷，（我）不能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还说，大人，好人总是想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不会耍什么花样，从来不会将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老实巴交的戈利亚德金先生顿时感到羞愧难当，他仔细地看了看周围，就自己亲眼所见，他确实相信马车夫们和与他串通一气的彼得鲁什卡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因为那个行为不端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确实就在这里，就在他旁边，距离他不远，而且仍然恶习不改，即使在这里，在这一关键时刻，他肯定还要做出点丢人现眼的事情，做出极其有失体面、丝毫不能显现出一般受教育者应有的特别高尚的品德的事情，——而这种品德，是令人厌恶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第二得着机会就要显摆一番的。走投无路、但真理在握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实在是羞愧难当，他深感绝望，无力自拔，便神情麻木地一通奔跑，不问方向，一任命运驱使，跑到哪里都无所谓；但是他每跑出一步，他的脚在人行道的石头路面上每踩一下，

就仿佛从地下跳出一个灵魂堕落、令人厌恶却和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模一样的人来。而且所有这些模样完全相同的人一出现便一个跟一个地奔跑起来，像排成一行的鹅，组成一长串，一摇三晃地跟在戈利亚德金先生身后，使他根本无法摆脱这些样子完全相同的人——结果，可怜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最后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样子完全相同的人，整个首都，到处都是清一色的模样相同的人，警察见这样有碍观瞻，只得将这些完全相同的人一个个揪住衣领，就近关入警察岗亭……我们的主人公被吓得四肢麻木，浑身冰凉，最后终于醒过来了，但麻木、冰冷的感觉使他觉得醒来后不见得时间就好过一些……心里非常憋闷，苦不堪言……这苦恼，就好像有人从胸中把心掏出来了似的……

最后，戈利亚德金先生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这样的事决不会发生！”他嚷了起来，同时果断地从床上坐起来，随着这一声叫喊，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

白昼看来早已经开始了。房间里显得特别明亮；阳光透过结满冰花的玻璃窗，洒满了整个房间；这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颇为惊奇，因为平常只有中午的时候阳光才照进他的屋子；天体运行的这种例外情况，至少在戈利亚德金先生本人的记忆中，以前几乎从未有过。我们的主人公正为这事感到奇怪，只听见隔壁墙上的时钟已经开始有点动静，准备鸣钟报时了。“马上就要响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同时焦急地屏息静听……但令戈利亚德金先生大为惊讶并诧为奇事的是，那时钟鼓足劲后，总共只敲响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主人公喊了一句，立刻从床上完全跳下来。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向隔壁跑去。时钟上指明的时间确实是一点钟。戈利亚德金先生朝彼得鲁什卡的床上瞥了一眼，但屋内根本不见彼得鲁

什卡的踪影：他的铺盖看来早已收拾停当，在那里放着；他的靴子也到处不见踪迹，——这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征兆：彼得鲁什卡确实不在家里。戈利亚德金先生跑到门口：门被锁上了。“彼得鲁什卡究竟上哪里去了呢？”——他非常不安，继续小声地说。他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明显地颤抖……这时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戈利亚德金先生跑到自己桌旁，将桌子仔细查看一番，四下搜了个遍，——果不其然：昨天他写给瓦赫拉梅耶夫的信不见了……彼得鲁什卡也根本不在隔壁；墙上的时钟指着一点，而瓦赫拉梅耶夫昨天信里所包含的某些新的要点，初看上去非常含糊不清，但是现在则完全清楚了。说到底，就连彼得鲁什卡——显然也是个被收买了的彼得鲁什卡！是的，没错，就是这样！

“这么说，问题的主要症结就在这里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猛地一拍脑门儿，喊道。他的眼睛越瞪越大，——这么说，这个惜钱如命的德国女人的家里，如今成了藏污纳垢的主要场所了！如此看来，她让我到伊斯梅洛夫桥去只是她施展的一次战略佯攻，——把我的视线移开，使我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这可恶的妖婆！)她竟然如此这般地设下陷阱!!!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只是从这个方面看问题，那么所有这一切恰恰正是这样！而且那个讨厌家伙的出现如今也完全能解释得通了：这全然是一环扣一环。他们早已把他掌握在手里了，一切准备就绪，备而不用，一直等到那黑色的一天。须知事情如今的样子跟原先所想象的一样！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过，没关系！时机还没有失去！……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忽然想起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心里不禁有点担心。“怎么，要是他们现在已经……”他从胸腔里发出一声呻吟……“还不至于，他们在胡说，他们来不及，——走着瞧吧……”他胡乱穿上衣

服，拿过纸笔，写了下面一张便条：

亲爱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先生！

有您无我，有我无您，我们势不两立！因此，现在我向您表明：您那奇怪、可笑且无法实现的愿望——做我的孪生兄弟，假冒我的名义，这决不会有别的结果，只能使您蒙受奇耻大辱，遭到彻底的失败。因此，为了您自身的利益，我请您要遇事礼让，退避三舍，给真正品德高尚和与人为善的人让路。否则，我甚至准备采取断然措施。就此搁笔，我期待着……其实，一切悉听尊便，——亦可兵戎相见。

雅·戈利亚德金

写好便条，我们的主人公使劲地搓了搓手。随后，他披上外套，戴上帽子，用另外一把备用钥匙打开住宅的门，动身到司里去了。他走到了司机关，但是没有进去，的确已经太晚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表已经指向两点半钟了。突然，看来一个很不重要的情况消除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某些疑虑：一个气喘吁吁、满面通红的人，突然闪了一下，他悄悄地，像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一下子溜上了台阶，然后立刻在门庭里就消失了。此人是戈利亚德金先生非常熟悉的录事奥斯塔菲耶夫，一个颇为有用、而且为了十个戈比的小钱什么都肯干的人。我们的主人公深知奥斯塔菲耶夫的心理弱点；估计在他离开一会儿，解决了自己的急需，肯定会比原先更加贪财，于是他决定不惜破费一些钱财，立刻溜到台阶上，接着进入前厅，紧随奥斯塔菲耶夫身后，冲他喊了一声，并且神秘兮兮地让他到旁边大铁炉后面的一个僻静角落。把他领到那里后，我们的主人公

便开始询问起来。

“喏，怎么样，我的朋友，事情到底如何，那件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啊，大人，祝大人康健。”

“很好，我的朋友，很好；我向你表示感谢，亲爱的朋友。喏，你都看得见，怎么样，我的朋友？”

“您要问什么呀？”这时奥斯塔菲耶夫用一只手稍微挡住不觉张开了的嘴。

“我嘛，你瞧，我的朋友，那件事……我，你可不要有别的想法……怎么，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在这儿吗？……”

“是的，在这里。”

“官员们都在这里吗？”

“是的，官员们也都在这里，和往常一样。”

“大人也在吗？”

“是的，大人也在。”这时候录事又一次用手捂住张开的嘴，不知为何有些好奇地、怪模怪样地看着戈利亚德金先生。至少我们的主人公有这种感觉。

“我的朋友，任何特别事情都没有吗？”

“是的，没有，一点儿都没有。”

“那么关于我呢，我的朋友，什么传闻也没有吗，真的一点儿都没有……啊？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我的朋友，你懂吗？”

“是的，没有，至今还没有听到过什么。”这时录事又用手遮住自己的嘴，再次怪兮兮地瞧着戈利亚德金先生。问题是我们的主人公现在直想从奥斯塔菲耶夫的脸上看出点什么，看他是不是隐瞒了什么秘密。而且果不其然，是好像隐瞒了什么；问题在于，不知什么原因，奥斯塔菲耶夫现在变得越来越粗

鲁，越来越淡漠，不像谈话开始时那么关心，那么替戈利亚德金的利益设身处地考虑了。“他有自己部分的道理，”戈利亚德金先生想道，“因为我对他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他从另外的方面已经有所得了，因此才离开一会儿，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而我现在也给来个……”戈利亚德金先生明白，花钱的时候到了。

“这是给你的，亲爱的朋友……”

“衷心感谢阁下。”

“我还会再给的。”

“是，阁下。”

“现在，一会儿我还会再给的，等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这么多。明白吗？”

录事一声不吭，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地望着戈利亚德金先生。

“喏，现在你就说吧：关于我，什么都没有听说？……”

“好像，有那么，眼下……是的，那件事……暂时什么都没有听说。”奥斯塔菲耶夫慢条斯理地回答说。他跟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样，同样显得神秘兮兮的样子，眉毛一皱一皱的，两眼望着地面，尽量把话说得中听一些，总之，千方百计要把他答应的那笔钱弄到手，因为他早已把它算到了自己的名下，志在必得了。

“什么都没听到？”

“是的，暂时还没听到。”

“你听着……那件事……也许以后会听到，是不是？”

“以后，自然，也许能够听到。”

“糟了！”我们的主人公想。

“听着，再给你一些，亲爱的。”

“衷心地感谢阁下。”

“瓦赫拉梅耶夫昨天来过这里吗？……”

“是的，来过。”

“有别的什么人来过吗？……好好回忆一下，老弟！”

录事回忆再三，什么有用的情况也没想起来。

“没有，任何别的人也没来过。”

“嗯！”然后是一阵沉默。

“听我说，老弟，我现在再给你一些；你就把全部底细都说了吧。”

“好的。”奥斯塔菲耶夫这时站在那里像个听话的孩子。戈利亚德金先生需要的也正是这样。

“告诉我，老弟，他现在的情况如何？”

“没什么，挺好的。”录事回答说，瞪大眼睛看着戈利亚德金先生。

“到底怎么个好法？”

“就那样呗。”这时奥斯塔菲耶夫意味深长地皱了一下眉头。其实，他完全走进死胡同了，不知道还得说些什么。“糟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想。

“他和瓦赫拉梅耶夫家，后来是否还有什么来往？”

“一切跟往常一样。”

“你好好想想。”

“据说，有的。”

“说说看，有什么情况？”

奥斯塔菲耶夫用一只手掩着自己的嘴。

“那里有没有给我的信？”

“今天看门人米赫耶夫到瓦赫拉梅耶夫家去过，是去找他们家那个德国女人，如果需要，我现在就去问一下。”

“那就劳你驾了，老弟，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只不过是这么一问……老弟，你可不要有别的什么想法，我只是这么一问；打听打听，老弟，了解一下，那里是不是有人在搞什么针对我的活动。他将如何行动？这就是我所需要知道的；现在你就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亲爱的朋友，过后我会答谢你的，亲爱的朋友……”

“是，阁下；伊万·谢苗诺维奇今天可是坐到您的位置上了。”

“伊万·谢苗诺维奇？啊！对！是吗？”

“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让他坐的……”

“不至于吧？凭什么这样？老弟，你去打听一下，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事一定要打听明白，老弟；把这一切要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会酬谢你的，亲爱的朋友；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你可不要有别的什么想法，老弟……”

“是，是，我马上就过来。那么，您，阁下，难道今天就不进去了吗？”

“不，我的朋友；我只不过是随便走走，仅此而已，我过来只是为了看看，亲爱的朋友，过后我会酬谢你的，亲爱的朋友。”

“是。”录事迅速而卖力地跑上了楼梯，戈利亚德金先生独自一人留在那里。

“糟了，”他想，“哎呀，糟了，糟了！哎呀，瞧我这事儿……如今真的有些不妙了！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这醉鬼的一些暗示究竟是何所指，比如说，这是谁搞的名堂？啊！我现在知道是谁搞的名堂了。原来是耍这么个把戏。他们想必是得知以后，就让他坐过去了……其实，坐过去又有什么呢？这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让他坐过去的，让伊万·谢苗诺维奇坐过去

的；是啊，其实，究竟他为什么要让他坐过去，让他坐过去的真正目的何在？想必他们已经知道……这准是瓦赫拉梅耶夫干的事，不，不是瓦赫拉梅耶夫，他这个人笨头笨脑，瓦赫拉梅耶夫这人像根普通的山杨树木头；这准是他们大伙儿替他干的，然后紧接着又把那个无赖弄来；而那个德国女人则大为不满，一直在抱怨；这个独眼婆娘！我一直在怀疑，这一切勾当并不那么简单，在所有这些老娘儿们婆婆妈妈的闲言碎语背后，肯定藏有什么名堂；这话我也对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说过；我说，他们信誓旦旦，一定要置人于死地——这是从道德意义上说的——于是就抓住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不放。不，很显然，这儿有行家里手！这里，我的先生，有高手在操作，而不是瓦赫拉梅耶夫。我已经说过，瓦赫拉梅耶夫笨头笨脑的，而这件事……如今我可知道是谁在这里为他们捉刀了：是那个无赖，那个冒名顶替者！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直在精心策划，这多少也说明他为什么能够在上流社会中大行其道。说真的，我真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他在他们那里干什么？只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要起用这个伊万·谢苗诺维奇？他们要伊万·谢苗诺维奇究竟有什么用？好像真的就找不到别人似的。其实，提拔谁还不是都一样；但我只知道一点，即他，伊万·谢苗诺维奇这个人，我早就有所怀疑了；关于他，我早就发现：这个可恶的老家伙可不是个东西啦，——人们说，他在放印子钱，像犹太人那样收取高额利息。而这一切大狗熊[①] 干起来可是得心应手，这件事大狗熊全都参加了。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是在伊斯梅洛夫桥旁边开始的；这就是开始的情况……”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紧皱眉头，像是吃了口柠檬似的，

① 指安德烈·菲利波维奇。

大概是想起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喏，其实也没什么!”他想，“只是我只顾想自己的事了。怎么这个奥斯塔菲耶夫还不来呢；想必是一坐下便忘了，或是那里有事给留下了。这样倒也不错，正好我可以巧施计谋，暗设圈套。只因给奥斯塔菲耶夫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他就会站在我这一边，把那件事……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确切的把握保证他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说不定他们从自己的方面也对他……而且从自己这方面跟他协商，搞鬼名堂。因为这个骗子看起来就像个强盗，一名十足的强盗！藏得很深呀，这个无赖！‘说，没有什么，还说，衷心地向您，阁下，表示感谢。’这个狗强盗!”

只听见一阵喧闹声……戈利亚德金先生一缩身，闪到了炉子后面。有人走下楼梯，到街上去了。“什么人现在会这么出去呢?”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不大一会儿，又听见有什么人的脚步声……这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忍不住了，便从护板那边探出一点鼻头，——刚伸出来，立刻就又缩了回去，仿佛有谁在他鼻尖上刺了一下似的。这次看清楚走过去的人是谁了，具体说，就是那个无赖、阴谋家、荒唐鬼，——他习惯地迈着他那令人讨厌的小碎步，两只脚像捣蒜似的，每迈出一步，就好像要踢谁一脚似的。“下流坯!”我们的主人公心里说。其实，戈利亚德金先生不可能不发现，这个下流坯胳膊下夹的是司长用的绿色大皮包。“他这又是在执行特殊使命。”戈利亚德金先生想。他气得满面通红，身子也比原先蜷缩得更厉害了。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一点儿也没有看见戈利亚德金先生，他刚从后者身边一闪而过，这时第三次传来了有人走来的脚步声，而且这一回戈利亚德金先生猜想是录事的脚步声。果不其然，一个经过修饰打扮、焕然一新的录事的身影来到火炉后边，出现在他的面前；其实这身影并不是奥斯塔菲耶夫的，而是一个绰号叫

小录事的另一个录事的身影。这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不胜惊讶。“他何必又把别人也牵扯进这桩秘密呢?”我们的主人公想,“真是些没有头脑的野蛮人!他们什么秘密都保守不住!”

“喏,有事情吗,我的朋友?”他转身对小录事说,“你,我的朋友,从谁那里来呀?……”

“是这样,是为您的事情来的。暂时还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一旦有消息,我们会通报的。”

“可是奥斯塔菲耶夫呢?……”

“他呀,大人阁下,实在抽不出身来。司长大人已经两次到处里来过,连我现在也没有时间。”

“谢谢,亲爱的,谢谢你了……只不过,请告诉我……”

“我实在抽不出时间……老是不断地找我们……就请您在这里再待一会儿,一旦有有关您的事情的消息,我们一定会通知您……”

“不,不,我的朋友,你说说……”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小录事说,一面从戈利亚德金先生抓住他衣襟的手中挣脱出来。“真的不行。请您在这里再站一会儿。我们会告诉您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朋友!马上就说完,我的朋友!现在只说一件事:这里有一封信,我的朋友;我会酬谢你的,亲爱的。”

“好的。”

“想办法把它转交给戈利亚德金先生,亲爱的。”

“转交给戈利亚德金先生?”

“没错,我的朋友,交给戈利亚德金先生。”

“好的,我这就带过去。您就请暂且在这里站一会儿。这里谁都看不见……”

“不，我的朋友，你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是为了不让人看见。我现在不再站在这里了，我的朋友……我到那边那个小胡同里去。那里有一家小咖啡店；我就在那里等着，而你，一旦有事，就详细告诉我，明白吗？”

“好了。请让我走吧；我明白……”

“我会酬谢你的，亲爱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在终于脱身的小录事的身后喊道……“浑蛋，好像最后变得非常不耐烦了，”我们的主人公想，一面悄悄从火炉背面走了出来。“这仍然是在故意拖延。很明显……起初还头头是道……不过他确实也很着急；也许他手头事情很多。而且司长大人两次到处里来……因为什么事呢？……哎呀，算了，没什么！其实，这事也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现在我们走着瞧吧……”

正当戈利亚德金先生想推开门、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就在这个当口，司长大人的马车咯当咯当地驶到台阶前。戈利亚德金先生还没有回过神来，马车门已经从里面打开了，车上的先生轻轻一跳，便上了台阶。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十来分钟前离开这里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戈利亚德金先生记起来了，司长的府上就在不远处。“他有特殊使命。”——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这时候，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从马车里拿起一个厚厚的绿色公文包和别的一些公文，然后对马车夫吩咐几句，就过来推门，被推开的门差一点儿就撞着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而且，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故意装作没看见他的样子，存心气气他，然后飞快地顺着大楼楼梯向上跑去。“糟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哎呀，我们的事情现在要出问题！也真是巧了，我的上帝！”约莫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的主人公站在那里一动未动；最后，他下定了决心。他不再进行长时间地考虑了，只觉得自己的心在嘣嘣的跳动，全身都在颤抖，他紧跟在自己朋友的身

后，也顺着楼梯跑了上去。“哼！管它呢；和我有什么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是个旁观者。”他想，一面在前厅内脱下帽子、外套和套鞋。

当戈利亚德金先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无论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还是安东·安东诺维奇，已经都不在房内。他们两个在司长办公室里汇报工作；而司长呢，据说，正急着去见部长大人。由于这种情况，加上天色已晚，下班的时间已到，一些年轻官员，主要是青年，在我们的主人公走进来时，正在那里闲着无事可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扎堆聊天，说长道短，嘻嘻哈哈，甚至有几个年纪最轻的，即最胆大妄为的官员，趁着大伙儿乱哄哄的时候，悄悄在窗边的角落里玩起硬币的游戏来。戈利亚德金先生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感到在目前情况下更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表现一下，于是便立刻走到几个与自己相处较好的人跟前，打算向他们问声好什么的。但不知为什么，同事们对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问候，反应却有些奇怪。他对他们普遍的冷淡、爱答不理，甚至可以说是某种严厉的态度深为惊讶，非常不快。他们谁都没有向他伸出手去。有的人简单地说了声“您好”便掉头而去；另外一些人只是冲他点点头，还有的人干脆转过身去，表示什么也没有看见；最后，还有一些人——这是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受不了的——他们是些最目无尊长的青年人，一些毛头小伙子——正如戈利亚德金先生公正地说他们的那样，他们一有机会只知道抛硬币玩儿，到什么地方去闲逛——这些人渐渐把戈利亚德金先生围了起来，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人，差不多堵住了他的去路。大家好奇地望着他，带着某种侮辱性的神情。

这是一种坏的兆头。戈利亚德金先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打算明智地处理：毫不介意。突然，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情

况，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完全断送和毁掉了戈利亚德金先生。

在这群围观的年轻同事们中间，突然，像故意跟人过不去似的，在戈利亚德金先生正万分苦恼的时候，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出现了；他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也像往常一样活跃敏捷。总之，他这个人调皮捣蛋，爱蹦爱跳，溜须拍马，放声大笑，嘴上和脚下伶俐机敏，反应快捷，像平时与往常一模一样，比如就说昨天吧，恰恰就在戈利亚德金先生很不愉快的时候他到场了。他咧着个嘴，迈着小碎步，笑嘻嘻地在人前不断地周旋应酬，他这种笑本身已经是在向大家道“晚上好”了；他挤进官员们中间，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拍拍肩，跟第三个轻轻拥抱一下，跟第四个解释说，司长大人正有一件事让他在办，他到哪儿去了，办了什么事，结果如何；第五个想必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着着实实地在人家嘴唇上亲了一个响吻，——总之一句话，所有这一切，跟戈利亚德金先生梦中出现的情形毫无二致。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按照自己的方式，也不管是否需要，跟每个人都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等他和大家周旋够了，跟每个人也都热乎过后，突然，想必是由于疏忽，他竟然还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老朋友戈利亚德金先生，于是随即把手伸向了他。大概同样是由于阴差阳错，我们的主人公明明看清了伸过手来的人是心怀鬼胎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但他还是巴不得赶紧握住忽然伸过来的手，而且握得最紧，也最为友好，同时还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突如其来的内心激动，带着一种热泪盈眶的感情。我们的主人公不知是被自己这位卑鄙敌手突如其来的举动所骗呢，还是一时张皇失措，没了主意，再不就是内心深处感到和意识到自己的全然无助状态，——这些很难说得清楚。但事实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神志

健全，自觉自愿，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郑重其事地握了他称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之手。但是，当他的对手和死敌——心怀鬼胎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发现备受迫害、清白无辜、被他大大欺骗了的人举止失当后，他便毫不知羞耻、无情无义，而且昧着良心，突然以令人难以容忍的无耻粗暴态度，将自己的手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中一下子抽了出来，这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多么的惊讶、气恼和狂怒，感到多么吃惊和羞愧呀；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手甩了又甩，好像自己触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弄脏了手似的；另外他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同时做了一个极富侮辱性的手势；更有甚者，——他掏出自己的手绢，当场以极其无礼的方式，把戈利亚德金先生握过的他的所有的手指头都擦拭一遍。在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样做的时候，他依然是流氓成性，积习难改，故意环顾左右，四下打量，好让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他的所作所为，还一再看着大家的眼睛，显然是竭力在向众人暗示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个人品格极差。看来，令人讨厌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举动激起了在场官员们的普遍愤慨，甚至轻狂浮躁的青年人也表现出愤愤不平的样子。人们的不满和议论此伏彼起。这种普遍的反应戈利亚德金先生不可能听不见；但是，突然，不早不晚，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脱口而出的一句玩笑话，粉碎和打破了我们主人公的最后一点希望，使局势变得再一次有利于他的不共戴天的死敌了。

“先生们，这位是我们俄国的福勃拉兹①；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这位年轻的福勃拉兹，”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尖声尖气地说，一脸厚颜无耻的神态，迈着小碎步，在官员们中间像泥鳅

① 一个阴险狡猾的骗子，法国作家卢维·德·库弗勒（1760—1797）的小说《福勃拉兹骑士的艳遇》中的主人公。

似的钻来钻去，把目瞪口呆而又怒气冲冲的真正的戈利亚德金先生指给他们看。“我们接个吻吧，心肝宝贝！”他接着说，同时带着令人难以容忍的亲昵态度向感到奇耻大辱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走来。百无一是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这句玩笑，似乎自有它的效应，何况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居心叵测的暗示，看来是针对一件已经公开的、尽人皆知的事情。我们的主人公感觉到敌人的手已经落在自己的肩上，心里非常难受。不过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两眼冒火，面色苍白，脸上凝滞着微笑，总算挤出了人群；然后认定目标，一路歪斜地迅速朝司长大人的办公室奔去。在办公室的外间，他碰见了刚从司长大人那里出来的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虽说这时房间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这时对戈利亚德金先生来说全然无关，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对这种情况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他直截了当、坚决果敢地向前靠了过去，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这出其不意的一招着实让后者吃惊不小；他自己几乎也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吃惊，而且在内心深处为自己这种勇敢精神暗自叫好。

“啊！……您……您要干什么？”处长问道，根本没有听戈利亚德金先生嘟囔些什么。

“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我……我能不能，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现在，马上跟司长大人当面谈一谈？”我们的主人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道。他的目光一直死死地盯着安德烈·菲利波维奇。

“你说什么？当然不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从头到脚用眼睛把戈利亚德金先生打量一番。

“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我要说的话，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我很惊讶，这里怎么没有人站出来揭露一个冒名顶替者

和坏人。”

“你说……什么?”

“我说坏人，安德烈·菲利波维奇。”

“你这么说，究竟指的是谁?”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人，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我，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对那个人有所暗示；我有这个权利……我想，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上级理应鼓励这种举动,”戈利亚德金先生补充道，显然有点儿忘乎所以。“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您，想必自己也看得出来，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这是一种高尚的举动，而且我的种种好意都意味着，——视上司为父亲了，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我把仁慈的上司视为父亲，把自己的命运也盲目地托付给他了。是的，是的，我是说……就是这个样子……”这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睫毛上悬着两滴泪珠。

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听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一席话，感到不胜惊讶，不禁往后倒退了两步。然后惴惴不安地向周围察看一下……很难说事情将如何收场……但是，突然，司长大人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司长本人在几位官员的陪同下走了出来。房间所有的人都紧随司长身后。司长把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叫过去，与他并排同行，在谈论一件什么事情。当大家一起动身，离开房间的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才醒过神来。他平静下来后，便在安东·安东诺维奇·谢托奇金身旁找了个存身的地方，这时谢托奇金自己正跟在大家身后一瘸一拐地走着，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他的样子极其严肃，而且忧心忡忡。“我在这里张嘴胡说八道，闭嘴信口雌黄,”他暗自想道，“不过，咳，没什么关系。”

“但愿您，安东·安东诺维奇，至少能同意听听我的诉说，

并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一下，”他小声地说，但由于激动，声音还有些颤抖。“我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现在我只好来找您了。至今我都弄不懂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话是什么意思，安东·安东诺维奇。可以的话，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到时候一切都会明白的，”安东·安东诺维奇严厉地、一字一板地回答说；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他说话的神态分明是要让人知道，他安东·安东诺维奇根本无意谈下去。“很快您就会知道一切的。今天就会有关于此事的正式通告。”

“什么正式通告，安东·安东诺维奇？为什么一定要下正式通告呢？”我们的主人公怯生生地问道。

“这可不是您我该讨论的事，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这是由上面决定的。”

“为什么要由上面决定呢，安东·安东诺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着，心里更加发虚了。“为什么要由上面决定呢？我看不出有什么非要惊动上面不可的理由，安东·安东诺维奇……关于昨天的事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安东·安东诺维奇？”

“啊，不，不是昨天的事；是您别的方面出岔子了。”

“什么岔子，安东·安东诺维奇？我觉得，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没有出什么岔子。”

“您想跟谁耍滑头哇？”安东·安东诺维奇严厉打断了已经完全慌了神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话。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禁打了个哆嗦，顿时脸白得像一块手帕。

“当然，安东·安东诺维奇，”他说话的声音只能勉勉强强听得见，“如果听取诽谤的言论和我的敌人的话，不接受另一方的辩白，那么，当然……当然，安东·安东诺维奇，那就可能使人蒙受不白之冤，安东·安东诺维奇，使无辜者无缘无故

蒙受不白之冤。”

“说的是啊；而您的不检点行为则有损于一位名门闺秀的声誉呀，她可是出身于一个乐善好施、德高望重、远近闻名之家的千金小姐，这家人可是有恩于您的呀，是不是？”

“那算什么不检点行为呢，安东·安东诺维奇？”

“本来就是。而关于另一位姑娘，虽说人贫寒些，但也是堂堂正正的外国出身，您自己干的好事自己还不知道吗？”

“对不起，安东·安东诺维奇……请等一下，安东·安东诺维奇，您听我说……”

“而您的恩将仇报的行为和对另外一个人的诽谤——把自己的罪恶推到另外一个人的头上——该怎么说呢？啊？这叫什么呢？”

“我，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没有赶他走，”我们的主人公说，他浑身都在打颤。“就连彼得鲁什卡，我的仆人，这样的事我也没有教他做过……他吃我的，喝我的，安东·安东诺维奇；他受到我的殷勤款待。”我们的主人公绘声绘色、非常动情地补充说，因而他的下巴都有点哆嗦起来，眼泪也快流下来了。

“这只是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才这么说，说他吃了您的，喝了您的。”安东·安东诺维奇咧嘴笑着回答说。从他的声音中能够听得出有一种奸猾的意味，因此，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时被弄得局促不安，心乱如麻。

“对不起，安东·安东诺维奇，我还想请问一句：这件事的整个情况司长大人是否都知道？”

“哪能不知道呢！不过，您现在让我走吧。我没有时间和您谈了……一切情况您今天就会了解的，这是您应该知道的。”

“对不起，看在上帝的分上，安东·安东诺维奇，再等一分

钟……”

“回头再说吧……”

“不，安东·安东诺维奇；我呀，您瞧，请听我说一句，安东·安东诺维奇……我完全不相信自由思想，安东·安东诺维奇，我躲避自由思想；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有充分的准备，甚至对那种思想充耳不闻……”

“很好，很好，我听说过了……”

“不，这方面您没有听说过，安东·安东诺维奇。这是另外一回事，安东·安东诺维奇，这很好，的确很好，听来令人高兴……如上所说，我对那种思想充耳不闻，安东·安东诺维奇，瞧，是上帝的意志创造了两个完全相像的人，而乐善好施的上司秉承上帝的意旨，收留了这一对双生子。这很好，安东·安东诺维奇，我和自由思想相距甚远。我把乐善好施的上司视为父亲。是的，的确如此，真可谓仁慈的上级，而您，那件事……可说是……年轻人是应该有事情做的……请您一定要支持我，安东·安东诺维奇，为我说说好话，安东·安东诺维奇……我倒没什么……安东·安东诺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再说一句话，安东·安东诺维奇……”

但安东·安东诺维奇这时距离戈利亚德金先生已经很远了……而我们的主人公还不清楚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听到了什么，干了什么，出了什么事情，还会出什么事情，——他的一切见闻，使他大感困惑，惊诧不已。

他用企盼的目光在官员堆里一再寻找安东·安东诺维奇，希望他能够当面再做一些辩解，跟他说一些有关自身的极其善良、十分高尚和令人欣慰的事情……其实，渐渐地，在戈利亚德金先生惶惑不安中透进了一道新的亮光，一道新的可怕的亮光，它在他的面前突然一下子照亮了迄今他完全不了解的、甚

至丝毫没有想到的事情的整个前景……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我们这位已经完全神不守舍的主人公的腰间推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小录事正站在他的面前。

“有信来了，大人。”

“啊！……你已经去过了，亲爱的？”

“不，这还是上午十点钟时送来的。是门卫谢尔盖·米赫耶夫送来的，从瓦赫拉梅耶夫的住处送来的。”

“好，我的朋友，很好，我会酬谢你的，亲爱的。”

说罢，戈利亚德金先生把信装入制服一侧的口袋，扣上衣袋所有的扣子；然后朝周围看了看，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是在司机关的门厅里了，正站在一群向外走的官员们中间，因为下班的时间到了。戈利亚德金先生不仅一直没注意到这一新的情况，而且也不记得他是怎样忽然穿好外套、套鞋，手拿帽子的了。所有的官员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等候着。原来司长大人正在楼梯下面，在等候不知为何迟迟未到的马车，而且正跟两位文官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进行一场非常有趣的谈话。安东·安东诺维奇·谢托奇金和另外一位官员就站在距两位文官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不远的地方，他们见司长大人竟有说有笑，个个也都眉开眼笑了。楼梯上面的一群官员也笑嘻嘻的，专等司长大人什么时候再笑起来。只有大腹便便的看门人费多谢伊奇一个人没有笑，他身子笔直地站在那里，手扶门把手，焦急地等待着自己那份通常的乐趣：猛一挥手，拉开半扇门，然后躬身施礼，毕恭毕敬地请司长大人从自己身边走过。但是，感到最高兴和最满意的，莫过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那位恬不知耻、居心叵测的敌人了。此时此刻，他甚至把所有的官员都忘到了脑后，甚至也不再按照自己的陋习，挪着小碎步，在官员们中间转来转去，像泥鳅似的在

他们中间钻来钻去，甚至忘记利用这个机会向什么人拍拍马屁了。他全神贯注于听和看上，不知为何竟莫名其妙地将身子蜷缩起来，想必是为了听起来更加方便，眼睛不至于离开司长大人吧；他的双手、双腿与脑袋只是偶尔有所抽动，只是勉强能够看得见，这透露出他整个内心深处的骚动不安。

"瞧他那个激动劲儿!"我们的主人公想，"大红人似的，这个骗子！我倒想了解了解，他究竟凭什么在上层这么走红？才没才，德没德，没有教养，不讲感情；算这个无赖的运气好！我的天哪！眼看着一个人爬得是多么快捷，没等你想好，人家已经'大功告成'，出人头地了！而且我敢发誓，此人能够爬得更高，这个无赖，会如愿以偿的，——这无赖的运气真好！我还想知道的是，他跟所有的人究竟都嘀咕些什么！他跟所有这些人在搞什么秘密勾当，他们在谈什么秘密？我的天哪！我倒真是也想来一下……也跟他们来一点……就说，如此这般，请他关照等等，而以后我再也不干了；就说，是我错了，而年轻人，阁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应该有事情做的；至于我这些不检点的事，我决不会往心里去，——就这样说定了！我也不会变着法子进行抗议，只能讲耐心与顺从，——就是这样！难道就这样去行动吗？……对，不过，他这个人是很难攻得动的，这个无赖，什么话都打动不了他；他那个无法无天的脑袋根本不可理喻……不过，我们试试吧。说不定碰巧可以呢，因而不妨一试……"

我们的主人公深深感到不安、烦恼和困窘，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觉得决定性的时刻就要来临，必须跟什么人说说清楚，他已经开始逐渐向他那个寡廉鲜耻、神秘莫测的朋友所站立的地方走去，但是就在这时候，门口台阶旁司长大人久久等待的轻便马车到了。费多谢伊奇用力拉开大门，躬身施礼，

请司长大人从自己身边过去。所有等在那里的人一下子都涌向了出口，一时将戈利亚德金先生从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身边挤开了。“你跑不了！”我们的主人公说道，一面在人群里往前挤，死死盯住他要追踪的人。最后，人群终于散开。我们的主人公顿时感到轻快和自由，于是他便紧追自己的敌人去了。

# 第十一章

戈利亚德金先生只觉得胸口发堵，气都喘不过来；他好像长了翅膀，紧跟在正迅速离去的敌人后面飞奔。他感到自己身上拥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其实，虽然他拥有这种可怕的力量，戈利亚德金先生却能够大胆地设想，此时此刻，甚至只是一只普通的蚊子，如果它这时候在彼得堡能够存活的话，也能轻而易举地用自己的翅膀击断他的脊梁。他还感到自己的体力在消退，已经变得完全弱不禁风，纯粹是由一种特殊的外力在托着自己，全然不是他自己在行走，相反，他的两条腿一点劲儿也没有，不听使唤了。其实这一切都有可能好起来的。“好不好起来，”戈利亚德金先生想，由于快速奔跑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事情已经是输了，对此，现在他连一点怀疑都没有。“我彻底完了，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确定无疑的了，是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事。”尽管如此，当他的敌人的一只脚刚刚踏上雇来的马车正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一把抓住了敌人的外套，当时他简直像是死而复生，像经受了一场战斗，取得了胜利。“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先生！”最后他冲着被他追上的居心叵测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喊道，“亲爱的先生，我希望，您……”

“不，您哪，还是请不要抱什么希望吧。”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位无情的敌手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一只脚踩在马车的踏脚板上，另一只脚使劲地想伸进马车的另一侧，但是伸来伸去，最后也是白搭；他竭力想保持身体的平衡，同时又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抓住自己的外套不放，想把它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里夺过来，而戈利亚德金先生则毫不退让，使出浑身解数，紧抓不放。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只需十分钟……”

“很抱歉，我没有时间。”

“请答应吧，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求您了，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用不了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快刀斩乱麻……一会儿工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我亲爱的朋友，没时间哪，”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这位居心不良的敌手假惺惺地说，他的亲昵劲儿已经很不检点了，但却装出满腔热情、与人为善的样子。“换个时间，请相信我，我是真心实意，至诚至信，但眼下——您瞧，真的不行。”

“王八蛋！”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他懊恼地喊了一声，“我可从来没有与您为敌。有些居心险恶的人昧着良心一个劲儿地往我脸上抹黑……就我这方面来说，我随时恭候着……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现在，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是方便的话，我们这就去谈一谈？……到时候，就像您曾公正地说过的那样，我们真心实意，开诚布公，光明正大地谈一谈……就到这家咖啡馆吧：到时候一切自然都会说清楚的，——怎么样，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到时候一切肯定都会说清楚的……”

“到咖啡馆去？那好。我不反对，咱们就到咖啡馆去，只

不过有一个条件，亲爱的，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到时候一切都要自然而然地解释清楚。就是说，一五一十，如实道来，我的心肝宝贝，”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着，从马车上走下来，恬不知耻地拍拍我们主人公的肩膀，“你真够朋友；为了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准备钻小胡同走（顺便说一句，就像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一度曾正确所做的那样）。因为，骗子手办事，说真的，自己想怎么办，也想要别人怎么办！”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假朋友继续说着，脸上挂着微笑，寸步不离地围着戈利亚德金转悠，一副巴结相。

离大街很远处有一家咖啡馆，此时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两位戈利亚德金先生便走了进去。铃声一响，一位胖胖的德国女人马上就出现在柜台里面。戈利亚德金先生和他那位行为不端的敌手走进第二个房间，看见一个有点虚胖、头发短短的男孩子正抱着一把劈柴在鼓捣炉子，竭力想把快熄灭的炉子再生起来。根据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吩咐，送来了可可茶。

“这女人可真够胖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说，一面向戈利亚德金先生狡猾地挤了挤眼睛。

我们的主人公红着脸，一声不吭。

“啊，对啦，我忘记了，对不起。我知道您的口味。我们哪，先生，喜欢苗条的德国女人；我是说，我们哪，你是个老实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喜欢苗条的，但同时又让人爱怜的德国女人；我们租下她们的房子，引诱她们上手，为了那些啤酒和牛奶，我们把自己的心都献给她们了，签下了各种各样的字据，——我们就是这么干的，你这个福勃拉兹，你这个叛徒！”

这番话都出自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之口，他这样做一点用处也没有，虽然他是在恶毒狡猾地暗指一位尽人皆知的女性；他

一面说，一面跟戈利亚德金先生套近乎，寸步不离，满脸堆笑，装作十分殷勤的样子，假模假样地想以此显示他对戈利亚德金先生是多么热情，和他见面有多么高兴。他见戈利亚德金先生根本没有那么傻，也完全不是毫无教养、缺乏风度，不会一下子完全相信他的话，这个居心不良的家伙便决定改变策略，和盘托出，把事情公开挑明了。于是，这位假戈利亚德金先生当场讲述了自己的卑劣行径，末了，他竟然以令人愤慨的恬不知耻的态度和有失体面的亲昵举动拍了拍一本正经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肩膀，而且还不以此为满足，又来了他那套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丑恶把戏，和戈利亚德金先生开始胡闹，就是说，不管愤怒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如何左推右挡，轻声喊叫，最后，还是被他在脸上拧了一把。面对如此荒唐的举动，我们的主人公一时勃然大怒，过后也就默不作声了……其实这只是暂时的。

"这是我的敌人的言论。"最后他声音颤抖地回答道，一面理智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公惶惶不安地直往门口张望。原来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看上去正在兴头上，正准备讲一些在公共场合不宜讲的各类笑话。总之，是社会准则所不允许的，尤其是在上流社会中间。

"啊，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就随您的便吧，"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很不雅观地将可可茶一饮而尽，然后把空杯子往桌子上一放，对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想法真的提出了异议。"喏，这样我跟您就没什么可多说的啦，不过……喏，您现在过得怎么样，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只有一点我可以告诉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的主人公冷静而庄重地回答道，"我从来都没有与您为敌。"

"嗯……好，那么彼得鲁什卡呢？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

彼得鲁什卡吧？对，没错！他怎么样？还好吗？还是老样子吗？”

“也还是老样子，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感到有几分惊讶。“我不知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从我这方面……从堂堂正正、开诚布公的方面来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您自己也一定会同意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是啊。但是，您自己也知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他的声音不高，但却意味深长，他想用这种方法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闷闷不乐、悔恨交加、悲天悯人的正人君子。“您自己也知道，我们的时代是艰难的……我是在援引您的话，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您是个聪明人，持论公正，”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添油加醋地说，厚着脸皮一个劲儿地拍戈利亚德金先生的马屁。“生活不是儿戏，这您自己知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他用这种方法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能够高谈阔论的聪明人和饱学之士。

“从我这方面来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的主人公兴奋地回答说，“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讨厌兜圈子，拐弯抹角，喜欢大胆直言，开诚布公，说话直截了当，光明磊落，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我想对您说的是，我可以公开地、堂堂正正地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您自己也知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双方都有误会，——一切都有可能——上流社会的评判，势利小人们的流言……我这是有什么说什么，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一切都有可能。我再说一句，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如果这样来评判，如果用光明正大、纯洁高尚的眼光看问题，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可以大胆地说，

也不用假装难为情的样子，我甚至会因为发现是我错误而感到高兴，甚至会很乐意承认这个错误。您自己也清楚，您是个聪明人，此外，您还是个高尚的人。这一点，我准备承认，而且不感到羞愧，也不用那种假惺惺的难为情……”我们的主人公最后说。他的神态显得自尊而又高尚。

“都是劫数，命运哪！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但现在我们不谈这些，”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禁叹道，“我们何不利用我们见面的短暂机会，像两位同事见面一样，谈点更有益、更愉快的话题呢……老实说，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不知怎么搞的，我和您竟没有说过两句话……这不是我的错，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也不是我的错，”我们的主人公急忙打断他的话，“不能怪我呀！我的心在告诉我，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这一切都不能怪我。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能抱怨我们的命运，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补充道。他的语气已经充满和解的意味。声音也开始逐渐变得柔弱而颤抖了。

“喏，怎么样？总的来说，您的身体状况如何？”那心怀鬼胎的人甜蜜蜜地问道。

“有点儿咳嗽。”我们的主人公回答的声音显得更甜。

“要多多保重啊。目前流行病很多，不小心就会传染上腮腺炎，我呀，不瞒您说，已经开始围上法兰绒围巾了。”

“说的是啊，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一不小心就会传染上腮腺炎……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的主人公顿了片刻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看是我搞误会了……想起我俩在敝舍度过的幸福时刻，心里总不免有些激动，虽说我那里条件简陋，但我敢说，还是很欢迎您的……”

“不过您在自己的信中可不是这样写的。”小戈利亚德金先

生完全正确地（其实在这方面他是唯一一次完全正确）说，言语中多少带出些责备的意味。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是我误会了……我现在看得很清楚，我在自己那封倒霉的信中也发生了误会。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见到您，我深感愧疚，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请不要相信……把那封信还给我吧，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要当着您的面把它撕掉，如果这样做不到，那么我恳请您一定倒着看，——完全倒过来看，就是说，特别带着友好的情意，对我信中的所有的话，做相反的理解。是我搞误会了。请原谅我吧，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完全……误会了，深感痛心，雅科夫·彼得罗维奇。”

“是您说的?”戈利亚德金先生这位背信弃义的朋友问道，同时表现出相当漫不经心和无所谓的态度。

“是我说的，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完全是我搞误会了，而且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一点儿也没有假装惭愧的意思……”

“那么，好吧！非常之好：是您闹误会了。”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粗暴地回答说。

“我这里，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甚至有一个想法，”我们襟怀坦白的主人公堂堂正正地补充说，一点儿也没有看出他那位虚伪奸诈、三面两刀的朋友的居心。“我甚至有过一个想法，我是说，瞧，出现两个完全相像的人……”

“啊！这可是您的想法！……”

这时候，劣迹昭彰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站起身来，拿起了帽子。戈利亚德金先生尚未看出这是个骗局，也站了起来，冲着自己这位假朋友微笑着，脸上露出纯朴厚道、光明磊落的神情；由于自己涉世不深，戈利亚德金先生竭力对他表示亲热，鼓励他，以这种方式想和他建立新的友谊……

“再见了，阁下！”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忽然喊了一声。我们的主人公见自己敌人的脸上甚至露出某种狂态，不禁打了个激灵——仅仅是为了摆脱纠缠，我们的主人公把自己那两个寡廉鲜耻的手指头塞到了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伸给他的手里；可是这时候……这时候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厚颜无耻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抓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两个手指头，先是捏了捏，紧接着，不知羞耻的他竟然当着戈利亚德金的面，决定再开一次他早上开过的那种没羞没臊的玩笑。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已经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当他把擦拭过自己手指的手绢装进口袋之后，戈利亚德金先生方才醒悟过来，并且紧追不舍地跟着他进了隔壁的房间，因为他这位不共戴天的敌人流氓成性，转眼间便溜到这里来了。他像没事人似的，站在柜台前，吃着油炸包子，神态自若，俨然一副正人君子模样，频频向德国老板娘大献殷勤。“不能当着女士们的面。”——我们的主人公想，也向柜台跟前走去，一时气得没了主意。

“这娘儿们长得确实不错！您以为如何？”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又耍起他那套恬不知耻、丢人现眼的把戏了，想必他以为戈利亚德金先生会永远忍耐下去的。那位胖乎乎的德国女人显然听不懂俄国话，只是在一边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自己这两位顾客，礼貌地露出微笑。我们的主人公一听不知羞耻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这句话，不禁火冒三丈，无法控制自己感情，便向他猛扑过去，显然想要把他撕成碎片，就此和他彻底拼了；但是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按照自己卑鄙的习惯，早已溜出很远，逃到台阶上去了。不用说，戈利亚德金先生先是愣了一下，等醒悟过来后，便拔腿去追那个欺侮人的家伙，但是后者这时已经坐进了等待他的马车，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已经约好了的。但

是就在这个当口，那胖乎乎的德国女人一看两位顾客都跑了，便尖声喊叫起来，拼命地摇铃。我们的主人公急忙转回身来，把钱扔给她；为自己也为那个没给钱的无耻之徒付了账，而且没要人家找零钱；尽管耽误了点时间，但毕竟还是抓住了自己的敌人，只不过又是在奔跑中追上的。我们的主人公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抓住马车的挡泥板，跟在马车后面，沿街一阵猛跑，竭力想爬到由小戈利亚德金先生拼命把守着的马车上去。这时候马车夫一个劲儿地催赶着筋疲力尽的驽马快跑，抽鞭子，勒缰绳，脚踹，吆喝，无所不用其极，想不到这驽马竟然紧咬嚼子，大跑起来，而且恶习未改，每跑三步便尥一次蹶子。最后，我们的主人公总算爬上了马车，面朝自己的敌人，背对着马车夫，和那个无耻之徒膝盖对膝盖地坐了下来，右手使劲抓住他那荒唐而又极其残酷的敌人，揪住他外套上的脏毛皮领子……

两个敌手坐在行驶的马车上，沉默了一会儿。我们的主人公气喘吁吁，几乎透不过气来；道路非常糟糕，因此，马车每前进一步，他就被颠簸一次，大有被折断脖子的危险。更有甚者，他这位狠心的敌人一直不承认失败，竭力对自己的敌手进行诋毁。除所有这些不愉快外，天气也糟糕透了。鹅毛大雪一直下着，雪片总一个劲儿地往真戈利亚德金先生敞开的外套里钻。周围一片混沌，什么都看不清楚。他们在往哪里去，走在什么街上，很难分辨出来……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一时间，他竭力地回想，昨天他是不是有什么预感……例如，做梦的时候……最后，他的苦恼达到了极限。他使劲压住自己这位冷酷无情的敌手，本来想喊起来，但是他的喊声到了嘴边却喊不出来……有一会儿，戈利亚德金先生什么都忘记了，认为这些事全都无所谓，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看

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为这事去表示抗议，会显得多此一举，而且也完全没有用处……但是，突然，几乎就在我们的主人公做出决断的那一瞬间，一个不小心的颠簸，改变了事情的全部意义。戈利亚德金先生像一袋面粉似的从车上翻了下来，滚到了一边；就在跌下来的一刹那间，他十分正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确实有些过火，而且非常不合时宜。最后，他爬起身来，才看清楚他们来到了什么地方；马车停留在一家人的院子里；我们的主人公一眼就认出这院子正是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租住的那幢楼房的院子。他感到万分懊恼，本想马上去追赶自己的敌人，但所幸他明智而及时地改变了主意。戈利亚德金先生没有忘记向马车夫付钱，之后，他跑到街上，拼命地向前跑去，跑到哪里算哪里。鹅毛大雪依然在下着；周围仍是混沌一片，潮湿而昏暗。我们的主人公不是在行走，而是在飞奔，谁挡他的道，他就推开谁——路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均不在话下，他自己则从这些男人、女人、孩子身旁迅速地跑开。只听见他周围和身后人们惊恐的说话声、喊声和尖叫声……但戈利亚德金先生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也不去注意……一直跑到谢苗诺夫桥，他这才算醒过闷儿来，这还是因为他一下子不小心撞倒了两个沿街叫卖的女商贩，他自己也跟着一起摔倒了。“没关系，”戈利亚德金先生想，“这一切还有可能补救，会妥善处理的。”——他当即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用一个银卢布来赔偿撞散了的点心、苹果、豌豆和各种小食品，以了结此事。突然，一道新的亮光使戈利亚德金先生跟前豁然开朗；他在口袋里摸到一封小录事上午交给他的信。这时，他想起离此地不远有一家他熟悉的小酒店，于是便跑到那里，马上找一张点着油灯的桌子坐下来，也不理前来招呼客人的伙计的问话，一门心思地拆开信封，开始埋头阅读下面这封着实让他

大吃一惊的信：

高尚正直、为我吃苦受累、使我永志不忘的贴心人！

我万般苦恼，痛不欲生。——救救我吧！诽谤者、阴谋家、那个劣迹昭彰的人，用自己设下的圈套把我给缠住了，我无力自拔！我完了！但他使我感到憎恶，而你呀！……我们被拆散了，我写给你的信，有人给截走了，——而这一切都是那个不道德的人干的；他利用了自己身上唯一的优势——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可以其貌不扬，但是智力过人，有强烈的感情和优雅的风度而令人倾倒……我算是完了！有人要强制把我嫁出去，这个阴谋的罪魁祸首首先是父亲，我的恩人和五等文官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大概是想利用我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和种种关系……但是我决定全力进行抗争。请你带上自己的马车，今天晚上九点整，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窗下等我。我们家又要举行舞会了，那位英俊的中尉一定会来。我一出来，咱们就远走高飞。何况总是还有其他服务部门可以为国效力。无论如何，请一定记住，我的朋友，清白无辜正因为其清白无辜而强大有力。再见。带马车在门前台阶处等我。半夜两点整，我将投入你的怀抱，寻求保护。

今生今世都属于你的

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

看完信，我们的主人公有几分钟时间好像被惊呆了。他苦恼不堪，激动之极，脸色变得像一块白手帕；他手里拿着信，在屋里走了好几个来回；除自己的艰难处境外，我们的主人公竟没有发现此时此刻他已经成了整个小酒店所有顾客关注的目标。想必是因为他衣着不整，情绪过分激动，不停地走来走

去——还不如说是在奔跑，两只手比划来比划去，也许还有无意中信口说出的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大概所有这一切，使戈利亚德金先生在众顾客的心目中造成了很坏的印象；甚至酒店跑堂的也向他投以怀疑的目光。清醒过来后，我们的主人公发现自己正站在房屋的中间，几乎是用一种很不雅观、很不礼貌的眼光注视着一位仪表堂堂、令人起敬的老者；老人用罢餐，在圣像面前祷告后又坐了下来，反过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戈利亚德金先生。我们的主人公糊里糊涂地向四周打量一下，这才发现大家——绝对是所有的人，都像凶神恶煞似的，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突然，一个戴红脖领的退伍军人，大声喊着要看《警事通报》[1]。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禁打了个寒战，脸一下子红了：他无意中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实在不像样子，别说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是在自己家里也不能这样穿。靴子、裤子以及整个左半身，上面都是泥巴，右腿上的裤子吊带也断了，而燕尾服甚至有多处被撕破。在万般苦恼中，我们的主人公走到刚才看信的那张桌子前，发现酒店跑堂的正在向他走来，脸上的表情带有几分怪异，有点儿咄咄逼人。我们的主人公一时没了主意，嗒然若丧，开始打量他身边的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放着餐后未曾收拾的碟盘，油渍斑斑的餐巾和刚刚用过的刀叉和汤勺。“这是谁用的餐？”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莫非是我吗？很有可能！用过餐什么也就不管了；现在我该怎么办？”戈利亚德金先生抬起眼睛，又看见身边跑堂的好像对他有话要说。

“老弟，我应该付多少钱？”我们的主人公问道。他的声音

---

① 这里指1839—1917年出版的《圣彼得堡市警事通报》，该刊专门报道首都发生的各种案件及其他消息。——俄编注

直打颤。

戈利亚德金先生周围一阵哄堂大笑；跑堂的本人也露出了笑容。戈利亚德金先生知道自己在这里丢了丑，干了什么可怕的蠢事。明白过来后，他感到羞愧难当，急忙伸手到口袋里掏手绢，想必是想做点儿什么事，不能老这样干站着呀；但令他自己和周围的人大为惊讶的是，他掏出来的不是手绢，而是一瓶什么药，是四天前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开给他的。“还是去那个药房取药吧。”戈利亚德金先生头脑中闪过了这句话……突然，他打了个哆嗦，吓得几乎叫了起来。令人恶心的黑红色的药水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眼前闪射出不祥的反光……药瓶从他手里跌落下来，打得粉碎。我们的主人公大叫一声，后退两步，躲开洒出来的药水……他全身都在发抖，太阳穴和额头上渗出了汗水。“可能有生命危险！”这时房间里一阵忙乱；大家都围在戈利亚德金先生身边，都在跟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话，有几个人甚至紧紧抓住戈利亚德金先生。但我们的主人公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什么感觉也没有……最后，他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从小酒店站着的地方向外面跑去，推开所有想要拦住他的人，感觉麻木、失魂落魄地爬上迎面驶过来的马车，飞快地向家里奔去。

在自己家的门厅里，他遇见了手拿一封公文的司里的门卫米赫耶夫。“知道，我的朋友，我全知道，”我们的有气无力的主人公回答说。他的声音很弱，但显得很苦恼。“这是正式通知……”信封里果然有一份给戈利亚德金先生下达的通知，由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签发，要求他把手头的工作移交给伊万·谢苗诺维奇。戈利亚德金先生接过公文，给门卫付了小费，回到了屋里，只见彼得鲁什卡正在收拾行李，把杂七杂八的东西归拢在一起，这分明是要丢下戈利亚德金先生，从他这儿转到一

直想让他到自己身边的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取代她的那个叶夫斯塔菲。

# 第十二章

彼得鲁什卡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不知为什么样子显得出奇的随便，一脸煞有介事的奴才相。显然，他这是盘算好了一件什么事，感到自己完全有权这么做，而且是以局外人的目光在观察，就是说，他已经是别人家的仆人了，绝对不是戈利亚德金先生过去的仆人。

“喏，你瞧，亲爱的，”我们的主人公气喘吁吁地开口说，“现在几点钟了，亲爱的？”

彼得鲁什卡一声不吭地到隔壁去了，回来后宣布说，很快就七点半了，口气上颇有些独立自主的意味。

“喏，好的，亲爱的，很好。喏，你瞧，亲爱的……听我说，亲爱的，我们之间，现在看来一切都结束了。”

彼得鲁什卡一声不吭。

“喏，目前我们之间一切关系已经结束，现在你可以坦率地告诉我，就像告诉朋友那样，你到哪儿去了，老弟？”

“到哪儿去了？在好心人中间。”

“知道，我的朋友，知道。我对你一直都很满意，亲爱的，我会给你写服务鉴定的……喏，现在你在他们那里怎么样？”

“又能怎么样，老爷！您自己也清楚。大家都知道。好心

人不教你干坏事。”

“知道，亲爱的，知道。眼下好人难找哇，我的朋友；要好好珍爱他们，我的朋友。喏，他们怎么样?”

“明摆着的事，能够怎么样……只是现在我不能再为老爷干事了，这您自己也知道。”

“知道，亲爱的，知道；你的热心和勤奋，我是了解的；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我的朋友，全都看见了。我呀，我的朋友，我是尊重你的。只要是善良正直的人，即使是仆人，我也是尊重的。”

“是啊，这谁都知道！我们当仆人的，当然，您自己也知道，知道哪儿更好一些。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又能咋的？谁都知道，老爷，没有好心人是不行的。”

“喏，好了，老弟，好了；这一点我感觉得到……给，这是给你的钱和给你写的鉴定。现在我们来吻一下吧，老弟，和你要分手了……不过现在，我的朋友，我想请你帮个忙，帮我最后一个忙，”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语气非常庄重，“你看，我的朋友，真是什么事情都有。就是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我的朋友，也会有痛苦，你是无法躲避的。你知道，我的朋友，我这个人过去跟你好像一直都很亲近……”

彼得鲁什卡默默无语。

“我这个人过去跟你好像一直都很亲近，我的朋友……喏，亲爱的，现在我们有多少可替换的衣物?”

“统统都在：六件麻纱衬衣，三双短袜，四件胸衬，法兰绒衫一件，裤子两条。您自己也知道，就这些东西。我呀，老爷，您的东西我可丝毫没有……我，老爷，我是很爱惜老爷的东西的。我跟您，老爷，可不玩那个……这谁都知道……出格的事我从来不干，老爷，这一点您是了解的，老爷……”

“我相信，我的朋友，我相信。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朋友，不是说这个；你看，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

“谁都知道，老爷；这种事我们都知道。就说先前我在斯托尔勃尼亚科夫将军那里当差的时候吧，他们留下我不管，自己去了萨拉托夫……他们那里有世袭的领地……”

“不，我的朋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无所谓……你不要有别的想法，亲爱的朋友……”

“知道，知道。我们当仆人的，您自己也知道，很容易落闲话。可是无论在哪里人们对我都很满意。这里面有内阁部长、将军、议员和伯爵。我在很多人那里当过差，在斯温恰特金公爵府上干过，在佩列鲍尔金上校家干过，也在涅多巴罗夫将军家干过，他们也常到我们的领地来。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是的，我的朋友，是的；好吧，我的朋友，好了。现在，我的朋友，我也该乘车走了……各人有各人的路，我的朋友，每个人能走上什么路，可就不得而知了。喏，我的朋友，请现在帮我穿一下衣服；对了，你把我那件制服也放进去……另外那条裤子、床单、被子、枕头……”

“您是让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打进包里吗？”

“对，我的朋友，没错；请都打进包里……谁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好了，我的朋友，现在，你去叫辆四轮轿式马车来……”

“四轮轿式马车？……”

“对，我的朋友，四轮轿式马车，要宽敞一些的，按时计费的。而你呀，我的朋友，可不要有什么想法……”

“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不知道，我的朋友，这一点我也不知道。那床鸭绒褥子，我看也应该打进包里；你自己以为如何，我的朋友？我可是指

望你了，我的朋友……”

“难道现在您就要走吗？”

“对，我的朋友，没错！情况既然是这个样子……也就只好如此了，我的朋友，只好如此……”

“知道，老爷；以前我们团里有个中尉也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是从一个地主家里……拐走的……”

“拐走的？……是吗！亲爱的，你……”

“对，拐走的，在另一个庄园里举行的婚礼。一切都是事先筹划好的。曾经追究过；这时候公爵——他已经去世了——出面一干预，喏，事情也就平息了……”

“举行了婚礼，是啊……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亲爱的？通过什么方式了解的，亲爱的？”

“大家都知道，要什么了解呀！到处都在传说，老爷，我们这些人，老爷，全都知道……当然，谁能没有点儿毛病呢。不过我想现在对您说一句，老爷，请允许我直话直说，老爷，就像奴才对主子说话那样；既然现在事情已经如此，那么我就告诉您吧，老爷：您有一个敌人，一个超级对手，老爷，一个强有力的敌人，喏……”

“知道，我的朋友，我知道；你自己，我的朋友，也知道……喏，所以我才寄希望于你。现在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我的朋友？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这样，老爷，如果您现在就照这个样子去办，比方说，就以这种方式去行动的话，老爷，那您就必须要买点儿什么东西，——喏，什么床单、枕头，还有双人用的鸭绒褥子，质地好的被子等，——这些东西楼下女邻居那里就有；不过，老爷，她可是个小市民；那里有一件斗篷式狐皮女外套，很不错；可以去看看，把它买下来，现在就可以去看看。这东西您

非常需要，老爷，尤其在目前这种时候；上好的斗篷，缎子面，狐皮里……”

“喏，好吧，我的朋友，好吧；我同意了，我的朋友，我可是靠你了，全指望你了；那就买吧，即便是件斗篷式女外套，亲爱的……只是要快一点儿，赶紧去买！看在上帝的分上，要赶快去！那件外套我买定了，请你快一点儿！眼看就八点钟了，快一点儿呀，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朋友！请抓紧时间，要快一点儿，我的朋友！……”

彼得鲁什卡扔下手头还没有包扎好的衣物、枕头、被子、床单以及收拢起来准备包起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飞快地向屋外跑去。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时候又拿起了那封信，——但是他未能看下去。他双手抱着自己倒霉的脑袋，惊讶地倚靠在墙上。他既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够做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最后，他发现时间在流逝，可是无论彼得鲁什卡，还是斗篷式女外套，均不见踪影，鉴于这种情况，戈利亚德金先生决定亲自去一趟看看。他打开通往前厅的门，只听见楼下一片喧闹，说话声、争吵声，沸沸扬扬……几个邻居家的女人七嘴八舌，吵闹不休，她们在评说、议论着什么，——其实戈利亚德金先生对此心里一清二楚。先是听见彼得鲁什卡的声音；后来又听见什么人的脚步声。“我的天哪！他们把全世界的人都招来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绝望地叹道，急得一个劲儿地搓手，立刻又返回自己的房间。跑进房间，他就倒在沙发上，几乎不省人事，脸压在枕头上。这样躺了约莫一分钟，他猛然跳起身，也不等彼得鲁什卡回来，蹬上套鞋，戴上帽子，穿上外套，抓起自己的钱包，沿楼梯一溜烟儿地跑了下去。“什么都不需要，亲爱的，什么也用不着！我独自一人，一切我都要独自一人。眼下我不需要你，这样事情也许会好一些，”

戈利亚德金先生在楼梯上遇见彼得鲁什卡时对他嘟哝着说。然后他跑到院子里，离开这座大楼；他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他将如何是好，该怎么办，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该如何行动……

“关键是：如何行动？我的天哪！这一切原本就该是这样！”他终于绝望地喊叫道，一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脚下一瘸一拐的。“这一切原来就该是这样！因为若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那所有的事情就好办了；一切都会变得简单，便当，只要态度坚决，不屈不挠，事情便会迎刃而解。我敢用我的手指头打赌：事情会解决的！而且我甚至知道具体会以什么方式解决。事情好像是一切都定好了的：我呢，对于那件事，——我就说，如此这般，如何如何，然而我，我的先生，请允许我说一句，我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呀；我说，事情不能够这样办；就说，我的先生，我仁慈的阁下，事情可没有这么办的，在我们这里冒名顶替是吃不开的；冒名顶替者是一种毫无用处、于国家毫无裨益的人。这意思您明白吗？我是说，这意思您明白吗，我仁慈的阁下?！要是就如此办理，而且对于那个人……啊，不行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事情根本不是那个人……完全不是。是我在信口胡说，是我在干傻事！我呀，我这简直是在自杀！这件事，我是说，你简直是一个自杀者，与那个人……完全没有关系。可是，瞧，你这个恣意妄为、放荡不羁的家伙，瞧，现在事情办成了什么样子！……喏，我现在到哪里去呢？喏，我现在，比如说，该拿自己怎么办呢？喏，现在我到什么地方算合适呢？喏，你举个例子说说，现在你到什么地方算合适；你这个戈利亚德金呀，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喏，现在怎么办呢？应该去雇辆轿式马车；那就雇去吧，我是说，让给她雇的马车拉到这里

来；我是说，不拉到这儿来我们的脚会弄湿的……瞧这事情，谁又能想得到呢？哎呀，多好的一位小姐，多么可爱的女士！一位多么贤淑的大家闺秀！真是有口皆碑，令人称羡。太出类拔萃了，小姐，没什么可说的，简直超群绝伦！……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教育上的放纵；而我呢，由于现在对所有这一切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因此我认为，这里的问题不在别处，而在于一味地放纵。从小就应该对她，严加……不时地抽打两下，可他们只知道送给她糖果，过多地让她吃各式各样的甜点心，而老头子本人在她面前哭着说：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你真是好样的，还说，我一定要将你嫁给一位伯爵！……瞧，他们倒是把她抚养成人了，现在她向我们亮出了自己的牌：瞧，这就是我们玩的游戏。应该从小就把她关在家里，可他们把她送进了寄宿学校，交给一位法国太太，一位叫什么法尔巴拉[1]的法国女侨民手里；她跟这位法国女侨民法尔巴拉学了不少东西，——结果就学成了这个样子。总是说，来吧，让我们尽情欢乐吧！还说，请坐上轿式马车，在特定的时候来到窗前，唱一支动人的西班牙情歌；我等待着您，我知道您爱我，我和您将双双私奔，生活在那小茅屋里。是啊，那终归是不行的；这种事，我的小姐，——要是真的迈出这一步，——那可是绝对不行，没有父母的同意，把天真无邪的少女从父母身边拐走，那可是犯法的呀！是啊，说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迫不及待，有何必要呢？喏，该嫁谁就嫁谁，这是命中注定，嫁了也就完事了。可我是个公职人员，我会因这种事而丢掉职务的；我呢，

① 出自普希金的叙事诗《努林伯爵》(1825)：“……她没有学过家规，而是在贵族女子寄宿学校侨民法尔巴拉太太那里，完成自己的学业。”

我的小姐，可能因此要吃官司的呀！这就是实情！您可能不知道。这都是那个法国女人之所为。是她这个妖婆干的，一切都来源于她，一切祸端都是从她这里引起的。因为根据安德烈·菲利波维奇的授意，诽谤一个人，像长舌妇似的给他编造些流言飞语，散布一些无稽之谈，根子都在她这里。否则彼得鲁什卡为什么会在这里插上一手？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那个无赖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呢？不，小姐，我不能够，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够，说什么我也不能够……可是您，小姐，无论如何您也得原谅我这一次。这都是因为您，小姐，一切都来源于您，不是来自那个法国女人，根本不是因为那个妖婆，而完完全全是由于您，因为那妖婆是个好心的女人，因为那妖婆任何过错也没有，而您呀，我的小姐，是有错误的，——情况就是这样！您哪，小姐，您冤枉我了……现在人都快完蛋了，他自己就要离开自己，从此销声匿迹，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什么婚礼可言。这一切将如何收场？而且眼下如何安排？为了知道这一切，我愿付出高昂代价！……”

我们的主人公在绝望中一直这样想。突然，他醒悟了过来，发现自己就站在铸造街的一个什么地方。当时天气很坏：冰已经融化，天上飘着雪，还下着雨，——恰恰就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倒霉时刻，一个可怕的半夜时分，戈利亚德金先生看着天气想道：“这简直是在玩命……我的天哪！喏，比如说，这种地方，我到哪儿去找马车呀？那边街拐弯处好像有个什么黑糊糊的东西。过去看看，探查探查……我的天哪！”我们的主人公继续想着，迈动自己有气无力、一摇三晃的脚步，向看见好像有辆马车的地方走去。“不行，我得这么办：我去的时候，得双腿跪下来，如果可以，我就低三下四地恳求他。就说，如此这般，如何如何；我的命运都在您手里了，全请长官做主；

就说，望大人多加关照，请大人开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说，的确是违规行为；请不要毁了我，我把您当做父亲看待，请不要丢下我不管……请一定要顾全我的尊严、荣誉、名声和家族声望……请不要让我受到一个恶棍、一个无耻之徒的伤害，救救我吧……他是另外一个人，大人，我也是另外一个人；他卓尔不群，我也不依草附木；确实不依草附木，大人，确实不依草附木；我是说，情况就是这样。我是说，我不能跟他一个长相；请叫他改变一下，请您费心关照一声，让他把自己的样子变一变——而且要彻底杜绝这种无法无天、随便冒充他人的行径……下不为例，大人。我把您看做自己的父亲；做上司的，当然，就应该乐善好施，体念下情，像这样的动议是应当鼓励的……这里甚至有几分骑士的风度。我是说，我把您——乐善好施的上司——视为父亲，把自己的命运都托付给您，保证今后不和您顶撞，一切事都听命于您……我是说，事情就这么着了！"

"喂，我亲爱的，是马车夫吗？"

"是马车夫……"

"老弟，我想晚上用一辆车……"

"请问，去的地方很远吗？"

"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别管去什么地方，亲爱的，别管去什么地方。"

"请问，莫非要到城外去？"

"是的，我的朋友，也许要到城外去。现在我自己还不知道，我的朋友，没法跟你说准，我的朋友。看来，我的朋友，事情也许有戏，会好转的。谁都知道，我的朋友……"

"是的，大家都知道，先生，那当然；上帝保佑每一个人。"

“是的，我的朋友，没错；谢谢你，我的朋友；喏，你到底要多少钱，我的朋友？”

“请问，现在就走吗？”

“是，现在，也可以说，不是，得在一个地方等着，等一小会儿，不会久等，我的朋友……”

“如果您包的是整个晚上，那至少得给六个卢布，这种天气，少了不行……”

“喏，好吧，我的朋友，可以；我得谢谢你了，我的朋友。喏，那么现在你就拉我走吧，我的朋友。”

“那就请坐上来吧；对不起，请让我稍微收拾一下；现在请坐上来吧。您说要到哪儿去？”

“到伊斯梅洛夫桥去，我的朋友。”

马车夫吃力地爬上马车前头赶车人的那个座位，打算驱动那两匹骨瘦如柴、强行从槽头拉开的驽马。但是，突然，戈利亚德金先生拉了一下绳子，让马车停了下来，恳求马车夫调转马头，不去伊斯梅洛夫桥了，而改去另一条街。马车夫拐进另一条街，十分钟后，戈利亚德金先生新雇的这辆马车就在司长大人府上所在的那座楼房前停住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走下了马车，让马车夫一定要等着，自己则一口气地往楼上跑，到了二楼，拉了门铃，门打开后，我们的主人公便进了司长大人的前厅。

“请问，大人在家吗？”戈利亚德金先生向开门的人问道。

“您有什么事吗？”仆人问道，一面从头到脚把戈利亚德金先生打量一遍。

“我，我的朋友，是为那件……我叫戈利亚德金先生，一名官员，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我是说，事情传得沸沸扬扬，我是来做解释的……”

“请等一等；这样不行……”

“我的朋友，我不能够等；我的事情很重要，不能够拖延……”

“是谁派您来的？有公函吗？……”

“没有，我的朋友，是我自己决定来的……请去通报一下，我的朋友，就说，事情传得沸沸扬扬，我是来进行解释的。我会答谢你的，我的朋友……”

“不行啊。没有吩咐让接待；大人那里有客人。请上午十点钟来……”

“请去通报一声，我亲爱的；我没办法等，不可能等……你们，亲爱的，对此可是要负责任的……”

“你就跑一趟，通报一声；费你什么事了；怕靴子磨破了不成？”另一个仆人说。他懒洋洋地斜坐在一张长板凳上，此前一直没有说话。

“白磨靴子！没有让接待，知道吗？接待他们的时间是每天上午。”

“去通报一声，舌头就掉了不成？”

“我倒是可以去通报：舌头也掉不下来。上面没有吩咐：我说过了——没有吩咐哇。请进屋来吧。”

戈利亚德金先生走进第一个房间；桌上有一座钟。他看了一眼：八点半。他觉得胸口有些发堵。就想转身退出屋子；但是就在这时，那个瘦高个子仆人在里面房间的门口大声喊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姓名。“嗓门倒不小！”我们的主人公想道，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烦恼。“喏，你要说：那个……就说，如此这般，特来说明，恳请接见，不胜感激之至……可是现在事情给搞砸了，把我的整个事情都搞吹了；不过……也是，咳——没什么关系……其实也没什么可考虑的。”那仆人转回身来，说

了声："请！"便把戈利亚德金先生领进了办公室。

我们的主人公走进屋后，感到自己的眼睛好像瞎了似的，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只有两三个人影在眼前一晃而过："噢，这大概就是那些客人。"戈利亚德金先生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终于，我们的主人公开始清楚地看见司长大人黑色的燕尾服，一直到最后，他才算完全恢复了观察的能力……

"有什么事吗?"戈利亚德金先生头顶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司长大人。"

"有什么事吗?"

"是来解释……"

"怎么解释？……解释什么？……"

"是这么回事。我是说，如此这般，说来话长，特来加以说明，司长大人……"

"那么您……您是什么人？……"

"戈利亚德金……先……先……生，司长大人，九等文官。"

"那么，到底您有什么事啊?"

"我是说，如此这般地说来话长，我把大人看做是我的父亲；我自己与世无争，不想管什么事，只求您能保护我免受敌人伤害，——就这事！"

"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知道……"

"什么大家都知道?"

戈利亚德金先生默不作声了；他的下巴开始有点儿抽动起来……

"喏！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想的，是骑士风度，司长大人……我是说，这里就有些骑士风度，而且我视上司若父亲……我是说，如此这般，说来话长，请您能够保护，我是流……着眼泪恳……求您的，而且这样的举……动，应……当受到鼓……鼓……鼓励……”

司长大人将身子转了过去。我们的主人公一下子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只觉得胸口憋得发慌，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什么地方……他只是觉得羞愧和伤感。天知道以后是什么样子……醒过来后，我们的主人公发现司长大人正在跟自己的客人们说话，而且仿佛疾言厉色，慷慨陈词，在和他们议论什么事。其中有一位客人，戈利亚德金先生当即就认出来了。他就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另一位他则不认识：不过好像也有些面熟，——高高的个子，身体很结实，已经有了一把年纪，天生的两道浓眉和满脸络腮胡子，目光敏锐，炯炯有神。陌生人的脖子上挂着勋章，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烟。他吸了之后，并没有把雪茄从嘴里拿开，而是意味深长地频频点头，不时地朝戈利亚德金先生瞥上一眼。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非常别扭，便把眼睛向旁边看去，可是马上他又看见一位很古怪的客人。就在我们的主人公一直认为是一面镜子的门口——以前他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他露面了；大家知道他是谁，就是戈利亚德金先生那位相知有素的熟人和朋友。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实际上一直在另一个小房间里赶写什么东西；现在看来是由于需要——所以他便出来了；他腋下夹着公文，向司长大人走去，而且非常巧妙地——他期待着人们对他这个特殊人物能够给予特殊的关注——加入了正在进行的谈话与讨论，在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背后不远处给自己找了个位置，一面跟那位吸雪茄的陌生人略微做了个鬼脸。看上去，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对眼下的谈话极为关心，他现在一本正经地听着，还频频地点

头，踏着小碎步，露出笑脸，时不时地向司长大人瞧一眼，似乎在恳求让他也能插上一句半句。“这个无赖！”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不禁向前跨出了一步。这时候，将军转过身，自己也有些犹疑地走到戈利亚德金先生跟前。

“喏，好了，好了；请回去吧。您的事我会调查的，现在我就派人来送您……”这时将军看了看那位一脸络腮胡子的陌生人。后者点点头，表示同意。

戈利亚德金先生感觉到，而且也非常明白，人家接待他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决不是通常一般的接待。“不管怎么说，解释还是需要的，”他想，“我就说，如此这般，如何如何，司长大人。”这时他迷惑不解地垂下了眼睛，令他自己大为吃惊的是，他看见司长大人的皮靴上有一个很大的白点。“难道是靴子破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想。然而，没过一会儿，戈利亚德金先生发现根本不是司长大人的皮靴破了，而只是一道强烈的反光，——这是一种完全能够解释的现象：皮靴是擦了鞋油的，能强烈反光。“这叫光斑，”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这个名称是画家的画室所特有的；在其他场合这种反光被叫做光棱。”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抬起眼睛，发现该是说话的时候了，因为事情很可能转向坏的结局……我们的主人公向前跨出了一步。

“我是说，如此这般，司长大人，”他说，“而冒名顶替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允许的。”

将军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用力地在拉动铃绳。我们的主人公又向前跨出一步。

“他是个从不讲道德的卑鄙小人，大人，”我们的主人公说，当时他被吓得目瞪口呆，魂飞魄散，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而果断地指着那个不要脸的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家

伙，——这时他正踏着小碎步在大人身边转来转去。“如此这般，我是说，具体是什么人，我是有所指的。”

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话一出口，立即引起一阵骚动。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和那位陌生人相互点了点头，大人则急不可待地使出全身力气猛拉那条铃绳，叫人进来。这时候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也走到前面来了。

“大人，”他说，“我万分恳切地请求您能允许我说上几句。”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声音听起来极其坚决。它充分说明，他感到自己完全理直气壮。

“请容我问您一句，”他有意抢在大人发话前再次开口说，这回他是冲着戈利亚德金先生说的。“请问：您是当着谁的面在做这种解释的？您面对的是什么人，在谁家的书房里？……”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情绪异常激动，他气得满脸通红，火冒三丈；甚至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巴萨夫留科夫老爷呀！”仆人在书房门口扯着嗓子喊道。“这可是家名门望族，小俄罗斯人，”戈利亚德金先生心里想。他这时感到有人出于好意，用一只手扶着他的脊背，然后，另一只手又抵住他的后背；戈利亚德金先生那位卑鄙的孪生兄弟则抢在前面带路；我们的主人公清楚地看到，人们好像是要把他带到书房大门口去。“跟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那里时一模一样，”他这样想着，人已经来到了前厅。他往四下一看，发现身边只有大人的两个仆人和他的那位孪生兄弟。

“外套，外套，外套，我朋友的外套！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外套！”那个道德败坏的家伙唧唧喳喳地喊着，从一个人的手里一把夺过外套，直接向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头上扔去，只是为了开一个缺德的、拙劣的玩笑。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脑袋从外套下钻出来后，清楚地听见了两个仆人的笑声。但是他什么也不

去听，别的什么事也不管，径自离开前厅，来到有灯光照明的楼梯上。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紧随其后。

“再见啦，阁下！”他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身后喊道。

“无耻之徒！”我们的主人公破口大骂。

“喏，就算无耻之徒……”

“一个道德败坏分子！”

“喏，就算是道德败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这位恬不知耻的对头，就是这样回答堂堂正正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而且他恶习未改，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眼睛眨都不眨地直看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两只眼睛，好像是在请他继续说下去。我们的主人公气得啐了一口唾沫，跑上了台阶；他是那样的伤心，那样的悲观沮丧，已经完全不记得是谁，以及怎样把他扶上马车的了。他醒过来时发现他正行驶在方坦卡河岸边。“看来是在往伊斯梅洛夫桥去了？”戈利亚德金先生思忖道……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还想再考虑点什么，但是已经不可能了；而发生这种如此可怕的事，简直没法说清楚……“喏，没关系！”我们的主人公最后说道。然后马车向伊斯梅洛夫桥一路驶去。

# 第十三章

……看来天气似乎要变好了。的确，先前一直乌云密布，雨雪交加，下个不停；现在开始渐渐下得越来越稀少，最后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天空放晴了，天上的星星闪烁可见。不过还是很潮湿，泥泞，湿乎乎的，让人感到有些闷气，对戈利亚德金先生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即使不这样，他已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他那件因被打湿而变得沉重的外套，使他的全身有一种很不舒服的发热、潮湿和沉甸甸的感觉，使他本来就瘫软无力的双腿更加瘫软了。他感到一阵阵颤抖，像寒热病发作一样，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困顿劳累又使他浑身直冒虚汗，以至戈利亚德金先生忘记了在这种情况下以他一贯坚决果断的态度重复他喜欢的口头禅，即碰巧、也许、总会、大概等，这样事情肯定能办好。“不过，这一切暂时还没有什么，”我们这位意志坚强、从不气馁的主人公补充说，一面擦去满脸的冷汗；那颗颗冷汗珠正从他那已经湿透了的圆顶帽的周围，毫无阻拦地直往下淌。补充说了“不，还没有什么”这句话之后，我们的主人公试着想在一根相当粗的圆木上坐下来，这根圆木就横放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院子里的一堆木柴旁边。当然，什么西班牙情歌和丝织的梯子等就无法去遐想了；但是一个僻静的

角落，虽说不太温暖，然而却很舒适、隐蔽的处所，还是需要考虑的。顺便说一句，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过厅里的那个角落对他就很有吸引力，当初，差不多就在这个真实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就曾经在那里的橱柜与旧屏风之间，在各种各样没用的家居什物和杂七杂八的破烂中，整整站了两个小时。问题是现在戈利亚德金先生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院子里也已经站着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了。但是关于原先那个僻静、舒适的角落，现在却有些先前不曾有的不便之处。首先，可能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受到了注意，自从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上次舞会出事后，对这个地方已经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其次，应该等待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暗号，因为肯定会有这么一个暗号。历来如此，即所谓“非我们始，也非我们终”。戈利亚德金先生碰巧这时候想起了他很久前读过的一本小说，书里的女主人公就给阿尔弗雷德一个暗号，在窗口系一条玫瑰色的带子，书里的情况跟现在完全一样。但是，玫瑰色的带子，现在，半夜三更，再加上圣彼得堡以潮湿和多变而著称的气候条件，是难以办到的，一句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这时候是不能指望有绸带的梯子了，”我们的主人公想，“最好我还是将就一下，悄悄地，不声不响地……最好就这样，比如说，在这里待着，”于是他在院子里找了个地方——在窗子对面，在一堆木柴旁边。当然，院子里不相干的人很多，导马员和马车夫来来往往；加之车轮的隆隆声，马打响鼻的声音，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方便：被发现也罢，不被发现也罢，现在至少有一个好处，事情正以某种方式在暗地里进行，谁也看不见戈利亚德金先生；而他本人则可纵览一切。各个窗口都灯火通明，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在举行什么隆重的聚会。不过还没有听到音乐声。“看来这不是在

举行舞会，而是随便找个别的什么理由，大家聚会一下，”我们的主人公想着，多少显得有些发愣。“其实不正是今天吗?”他脑子里一闪，“日期没有弄错吧？也许，事情一切都有可能……事情，也许，信昨天就已经写好了，可是没送到我手里，之所以没送到，只因为彼得鲁什卡在这中间插了一脚，这个该死的无赖！要么日期落款是明天，也就是说，我……应该等明天再把一切准备停当，就是说，带上马车前来等候……”这时候我们的主人公的心里简直凉透了，便伸手到自己的口袋里掏信，想查个明白。但让他吃惊的是，口袋里没有信。“这是怎么搞的?”失魂落魄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喃喃地说,“我把它放在哪儿了？或许是弄丢了?——真是祸不单行!”他最后感叹地说了一句。“唉，要是现在落在坏人手里呢？(是啊，可能已经落到这种人手里了!）天哪！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那就会，哎呀……我的命运怎么这么倒霉呀!”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想到他那个厚颜无耻的孪生兄弟可能从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敌人那里听到了关于信的消息，因而在把外套往戈利亚德金先生头上扔的时候就存心要偷走这封信，他简直感到不寒而栗。“况且他这是从中间截走的，”我们的主人公想，“这可是证据呀……不过，算什么证据呢！……”经过最初的发作和惊愕之后，戈利亚德金先生身上的血一下子都涌到了头上。他抱住发热的脑袋，咬紧牙关，唉声叹气地在那截木头上坐了下来，开始思考起什么来……但是他的思想总是集中不到一块儿。一张张面孔在脑子里一闪而过，一些早已被忘的事情，时而模糊、时而清楚地被想了起来，一些无聊歌曲的曲调钻进了他的脑海……闲愁难遣啊，一种反常的愁苦！“天哪！天哪!”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这时他已经有几分清醒，尽量在压制胸中满腔的悲愤，“在这灾难的无尽深渊中，请赐予我坚强不屈的精神吧！反正

我是完了，彻底给毁了——这一点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而且完全符合事情的常理，因为不可能有别的任何样子。第一，我丢掉了职位，绝对是丢定了，无论怎样也不可能不丢……喏，就算是事情，比如说，对付过去了，我挣的钱，假定说，初时也够用，总是还得去租间什么房子，置办点家具吧……彼得鲁什卡嘛，首先，他不会再跟着我干了。没有这个无赖我也还可以……用不着别人住在家里，这样也不错！出来进去，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回来晚了也用不着听彼得鲁什卡的唠叨抱怨，——这倒真不错；难怪有人说家里人少就是好……喏，假如说，这一切都很好，只不过为什么我总说不到点子上，说来说去，为什么完全没说到正题上？”一想到眼前的处境，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记忆又恢复了过来。他向周围看了看。“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现在我说的都是些什么呀？”他心里想。这时他已经完全没了主意，双手只是抱着自己发热的脑袋……

“先生，是不是该回去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头上方传来一个声音。戈利亚德金先生不禁打了一个哆嗦；不过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马车夫；这位马车夫身上从上到下全都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因为等得实在不耐烦和无所事事，才想起到木柴垛后面戈利亚德金先生这里看看。

“我，我的朋友，没什么……我，我的朋友，快了，很快，你再等一下……”

马车夫走了，嘴里嘟哝着什么。“他这在嘟哝什么呢？”戈利亚德金先生眼含泪水地想，“要知道，我雇的可是一个晚上啊，要知道，我，这事……我现在有权……可不是嘛！我雇的是一个晚上，事情这不就结了。你就是站在那儿不走也一样，一切由我说了算，想走就走，不想走就不走。至于我现在站在

这堆木柴旁边，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量你也不敢说什么，老爷想站在木柴堆旁边，就站在木柴堆旁边……也没有招谁惹谁，——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就这么回事，我的小姐，要是您想知道的话。我是说，我的小姐，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住简陋的茅屋了。事情就是这样！而在我们这个工业时代，我的小姐，没有良好的人品道德是绝对行不通的，您自己目前的困境就是例证……据说，要当掌管诉讼程序的书记官，就得住在海边的小茅屋里。第一，我的小姐，海边没有这样的书记官；第二，要找到这样的书记官，也决非您我所能够做得到的。因为，打个比方，假如说，我现在呈上一纸诉文，就说，如何如何地想当书记官，就说，那件事……还请多加呵护，以防敌人伤害……可他们会对您说，小姐，会说，那件事嘛……书记官太多了；会说，您在这里跟在女侨民法尔巴拉那里可不一样，在她那里您学会了做人要品行端正的道理，可您自己正在为此大吃苦头。品行端正，小姐，意味着坐在家里，孝敬父母，不要过早地考虑未婚夫的事。未婚夫嘛，小姐，到时候会有的，——就是这样！当然，各种各样的本领，不用说，也必须学会，比如说，不时地弹弹钢琴，说说法国话，历史、地理、神学和算术也应该学一些，——就是这样！——再多也不需要了。此外就是烹饪；任何一位品行端正的姑娘一定要掌握烹饪这一手！不然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我的美人，我可爱的小姐，他们不会让您出去，而会让人把您追回来，然后严加看管，送进修道院。到那时可怎么办，我的小姐？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您会跟我说，我的小姐，要我去学某些愚蠢小说的样子，跑到附近的山岗上，眺望您身陷其中的阴森森的高墙大院，终日以泪洗面，最后死去，完全照德

国某些拙劣诗人和小说家[1] 的那一套去办，是不是，我的小姐？是的，请允许我对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事情不会这样做，第二，您，还有您的父母，都应该好好地挨一顿鞭子，因为他们不该给您看那些法国读物，因为这些法国读物不会教人学好。那种书里有毒……有致人于死命的毒药，我的小姐！要么，您以为，请允许我问您一句，要么您以为，我是说，经过这样那样的努力，我们可以逃之夭夭，逍遥法外，而且那件事……我是说，在海边给您找一间小茅屋[2]；我们就能过上柔情似水的日子，终日谈情说爱，就这样心满意足地过上一辈子；然后再生个孩子，这样我们就那个……我是说，如此这般，如何如何，我们的父亲和五等文官，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有人就会跟他说，瞧，现在孩子都有了，您还不趁这个机会，取消对小两口的诅咒，为他们祝福吗？不，小姐，事情还是不能这样做，首先，柔情似水的日子就不会有，不要寄予希望。现如今，我的小姐，当丈夫的都是老爷，因而，一个善良的、有教养的妻子理应从各方面去取悦他，讨他的欢心。而现如今，小姐，在我们这个工业时代，人们不喜欢似水的柔情了；我是说，让-雅克·卢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的丈夫，比如说，下班回家，饥肠辘辘，——他只会说，心肝宝贝，有什么吃的吗？有伏特加喝吗？有下酒的小青鱼吗？这样，小姐，您就得立刻把现成的酒菜端上来。于是丈夫津津有味地吃着，喝着，这时他连看都不看您一眼，只是说：你到厨房去看

① 这里指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的叙事诗《托根布格骑士》(1791）和德国作家约·马·米勒轰动一时的感伤主义小说《修道院的故事》(1776）中所描写的类似情形。

② 意思是说，热恋中的人能有一间小茅屋就非常幸福了，见席勒的诗《溪边少年》(1803)。

看，我的小猫，看饭做好了没有；可他一周充其量只吻您一次，而且是敷衍了事……瞧，这就是我们的风气，我的小姐！我是说，再加上敷衍了事！……如此说来，要是事情真的走到这一步，必须这样来开始看问题的话……那情况就将是这样。其实这关我什么事呢？小姐，为什么把我牵扯进您的意气用事的事情中去呢？您称我是个'高尚的、为我吃苦受累、想方设法使我感到温暖亲切的人'等等。不过，第一，我的小姐，我对您不合适，这您自己也知道，我不善于说恭维话，不喜欢把女人们婆婆妈妈的琐事挂在嘴边，看不惯那些只知道追逐女人的人，而且老实说，我的长相也不行。吹牛皮，装腼腆，这些东西您从我身上是找不到的，而我现在对您只有一片真诚。我是说，情况就是如此，我所拥有的仅仅是坦率的性格，加上健全的理智；我从不耍阴谋诡计。我是说，我不是阴谋家，并为此感到自豪，——这就是实情！……在好人们中间我从不戴面具，而且，为了把一切都告诉您……"

突然，戈利亚德金先生被吓了一哆嗦。他的马车夫湿透的火红的大胡子再次从木头堆后面向他探了过来……

"我这就来，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我的朋友，要知道，这就过来；我，我的朋友，马上就来。"戈利亚德金先生回答说，声音颤抖而沮丧。

马车夫挠挠后脑勺，接着又捋捋胡子，然后向前跨出一步……站在那里，怀疑地望着戈利亚德金先生。

"我这就过来，我的朋友；我，你瞧……我的朋友……只用一小会儿，我，你瞧，我的朋友，只要一秒钟……您瞧，我的朋友……"

"您是不是根本不想去了？"马车夫最后说，同时坚决而果断地向戈利亚德金先生迈出一步……

“不，我的朋友，我就来。我呀，你瞧，我的朋友，我这不是在等人……”

“是啊……”

“我呀，你瞧，我的朋友……你是哪个村子里的，我的朋友？”

“我是老爷家的……”

“你家老爷的心肠可好？……”

“还可以……”

“是啊，我的朋友；你在这里站一会儿，我的朋友。你瞧，我的朋友，你来彼得堡很久了吗？”

“赶马车已有一年了……”

“过得还好吗，我的朋友？”

“还可以。”

“是啊，我的朋友，是啊。应该感谢上帝，我的朋友。你呀，我的朋友，要找心肠好的人。如今心肠好的人可难找了，亲爱的；他能为你着想，管吃管喝，亲爱的，整个一个好人……可是有时候你也能看到，有钱人也会流眼泪，我的朋友……你会看到伤心落泪的例子的；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

马车夫仿佛有些可怜起戈利亚德金先生了。

“那么，好吧，我再等一等。您不会等得太久吧？”

“不会，我的朋友，不会；你知道，我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亲爱的。你以为如何，我的朋友？现在我就指望你了。我已经不想在这儿等待了……”

“难道干脆不去了吗？”

“不去了，我的朋友；不去了，但我会酬谢你的，亲爱的……这是肯定的。我应该付给你多少钱，亲爱的？”

“说什么多少钱哪，先生，随便给几个就是了。我等的时间可不短，先生；您决不会亏待人的，先生。”

“喏，给你，亲爱的，拿去吧。”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把所有的六个银卢布都给了马车夫，他坚决不愿再浪费时间了，就是说，要顺顺当当地离开这里，何况事情最后已经决定，马车夫已经打发走了，因此再也没什么好等待的了；于是他离开院子，走出大门，头也不回地往左一拐，撒腿便跑，直跑得他气喘吁吁，心花怒放。“也许事情能好起来，”他想，“而这样一来，我倒是免去了一大麻烦，”的确如此，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心情不知怎么，忽然一下子感到异常轻松。“哎呀，但愿事情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其实他自己也不大相信自己的话。“这样我就可以……”他想，“不，最好我还是这样，从另外一个方面……要不，最好我还是照此办理？……”我们的主人公就这样，边怀疑，边寻找消除怀疑的钥匙，一直跑向谢苗诺夫桥，到了谢苗诺夫桥后，他又明智地、当机立断地决定返回去。“这样做更好，”他想，“我最好还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样返回去；这样——当一个旁观者，事情不就结了吗；我就说，我是个旁观者，局外人，——仅此而已，至于那里出什么事，——不能怪我。就这么办！事情现在就这样定了。”

决定返回后，我们的主人公还真的就折回去了，另外，按照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他现在确实当起事不关己的局外人了。“这样最好：什么责任也不负，静观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主意最恰当不过，而且事情也就此了结了。他感到心里踏实了，于是就再次躲在让他放心、为他遮掩的那堆木头后面，聚精会神地观察起各个窗口来。这次观察，他等待的时间不长。突然，在各个窗口，一下了出现了某种奇怪的涌

动，人们熙来攘往，窗上的帷幔拉开了，大家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家的各个窗口，都在往院子里张望，在寻找着什么。在木头堆的掩护下，我们的主人公怀着一种好奇心，对这些人的普遍骚动也注意起来，不时地探出头去，东张西望，以不超出木头垛阴影所能掩护的狭小范围为度。突然，他心慌意乱起来，身上直打哆嗦，差一点儿被吓得瘫倒在地上。他好像觉得——简单地说，他完全猜中了——他们不是在找什么东西，也不是在找什么别人：他们就是在找他——戈利亚德金先生。所有的人都朝他这个方向看，都朝他这个方向指指点点。跑是不可能的了：那样会被人看见……六神无主的戈利亚德金先生使劲把身子往木头上贴紧，但这时他才发现，是木头的阴影出卖了他，没有把他完全遮住。可能的话，我们的主人公情愿钻进木头堆里的老鼠洞中去，老老实实待在里面不出来。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最后他毅然决然地直接面对所有的窗口；这样反而要好一些……突然，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愧难当。这下大家完全看见他了，一下子全都看见了，所有的人都在向他招手，冲他点头，都在喊他，有好几个气窗接二连三地被打开；有好几个人一起冲他在喊着什么……“我真纳闷，对这些小姑娘怎么没人从小就严加管教呢。”我们的主人公喃喃自语，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突然，他（自然知道是谁）从台阶上跑了下来，他只穿了件制服，没戴帽子，跑得气喘吁吁，一路摇头晃脑，迈着小碎步，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他假模假式地表现出因终于见到戈利亚德金先生而极为高兴的样子。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这位声名狼藉的家伙唧唧喳喳地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您在这儿啊？您这样会感冒的。这里很冷，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请到屋子里去吧。”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不啦，没关系，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的主人公恭顺地嘟哝道。

“不，哪儿能这样，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请吧，大家都在恭候着您呢，在等待着我们。他们说，请劳驾去一趟，‘一定要请他赏光，把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请过来。’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不啦，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呀，您看，还是这样的好……我还是回家为好，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们的主人公说。一时间他简直如芒刺背，骇目惊心，羞愧难当。

“不，不，不！”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尖声尖气地叫道，“不，不，绝对不行！我们进屋去吧！”他坚决地说，一面把戈利亚德金先生拉上了台阶。戈利亚德金先生本来根本不想进去；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味地拒绝，推来推去，也实在不雅观，于是我们的主人公便跟着他进去了，——其实，很难说是进去了，因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事已至此，也只好豁出去了！

当我们的主人公还没有回过神来，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置身于大厅之中了。他面色苍白，头发蓬乱，衣冠不整；他昏头昏脑地朝整个人群扫了一眼，——真是吓人！整个大厅，所有的房间，人们到处都挤得满满的，数都数不清楚，女士们如花似锦，整个一个花房；大家围绕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四周，都在向戈利亚德金先生靠拢过来，一心要把戈利亚德金先生扛到肩上去；戈利亚德金先生明显感到自己正被人群向一旁推去。“好像不是在往门口推，”戈利亚德金先生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的确不是把他往门口推，而是直接向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安乐椅推去。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站在安乐椅的一侧，她面色苍白，娇慵疲惫，心情阴郁，但却打

扮得光彩夺目，千娇百媚。尤其是她乌黑秀发上插的那朵小白花，戈利亚德金先生一眼便看到了，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站在安乐椅的另一侧，他身着黑色燕尾服，胸前佩戴着他新的勋章。戈利亚德金先生，如前面所说，由两个人拉着，直接被领到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跟前，——一边是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他装出一副非常礼貌周到和与人为善的样子，这使戈利亚德金先生大为高兴；另一边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这是咋回事呢?”戈利亚德金先生想。当他发现人们把他往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跟前领时，他的心里像被闪电照了一样，豁然开朗了。他脑子里闪过了关于被中间截去的那封信的念头……我们的主人公站在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安乐椅前，感到无限的苦恼。“现在我该怎么办?”他暗自想道，“不言而喻，大胆地站出来，就是说，直言不讳，仍不失为光明磊落，不愧不怍；我就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也就是了。”但看来我们的主人公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对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态度看来还相当不错，虽说没有向他伸出手去，但至少还是望着他，晃了晃脑袋，他那满头的白发，令人肃然起敬。他晃动脑袋时带着某种庄重忧伤但又有赞赏的神态。至少戈利亚德金先生有这样的感觉。他甚至觉得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那浑浊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他抬眼看见站在一边的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眼睫毛上仿佛也挂着泪花，——甚至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的眼睛里也仿佛有类似眼泪的东西出现；最后，连从来稳如泰山、行若无事的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也颇有被大家感动得快流泪的意思，——末了，那位曾经酷似一位重要官员的青年，此时此刻，竟然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要么，这一切也许仅仅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感觉，因为他自己就流了不少的眼泪，

而且他分明听见自己的热泪顺着冰冷的脸颊往下流动的声音……我们的主人公素来与世无争，顺从命运，此时此刻，他不仅非常爱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爱所有的客人，而且甚至也爱自己那位居心不良，甚至也不是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孪生兄弟，而完完全全是个局外人，是个极其热情、彬彬有礼的人；我们的主人公很想向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痛痛快快地哭诉一番，倾吐一下内心的苦衷，但是由于心中积压的要说的话太多，一时间难以倾吐出来，只好心照不宣地用手默默指指自己的心……最后，大概安德烈·菲利波维奇怕这位白发老人太过于伤感，想安慰安慰他，便把戈利亚德金先生领到一旁，其实是让他处于一种似乎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我们的主人公脸上带着微笑，嘴里嘟哝着什么，心里却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不管怎么说，他几乎是完全与世无争，任凭命运的安排；这时他开始往客人堆里挤去，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大家给他让开一条路，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和无法解释的神秘兮兮的关切心情注视着他。我们的主人公走进另一个房间——仍然无法避开人们的注意；他隐约听到有一大群人正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对他不断地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津津有味地对什么事情在窃窃私语，相互间频频点头，说长道短，侃侃而谈，嘀嘀咕咕。戈利亚德金先生很想知道他们大家究竟在说些什么，议论些什么，嘀咕些什么。我们的主人公环视左右，发现小戈利亚德金先生就在自己身边。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必须抓住他的手，将他拉到一边，诚心诚意地恳求这位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将来所有的行动中帮他一把，不要在关键时刻丢下他不管。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神气活现地点了点头，紧紧握了握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于是我们的主人公不禁心潮起伏，百感丛生。这时他的呼吸有些急迫，他感到这样会把他憋死的，会憋死的；他觉

得所有这些看着他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都使他感到压抑，难以忍受……戈利亚德金先生顺势看了一眼，他看见了那位头戴假发的官员。那官员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非常严厉，咄咄逼人，完全没有因大家的关切心情而有所软化……我们的主人公决定直接向他走过去，冲他微微一笑，然后立即向他进行说明；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这个想法未能如愿。有那么一霎间，戈利亚德金先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了，记忆和知觉全都丧失了……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在一群客人围住的大圈子里打转转。突然，从另一个房间里传出来喊叫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声音；那喊声一下子惊动了整个人群。于是大伙儿全激动起来，嚷成一片，都朝第一个大厅的门口涌去；我们的主人公差不多是被大家抬着过去的，而且那个戴假发的铁石心肠的官员也在其中，就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身边，肩靠着肩。最后，那位官员拉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让他坐在自己旁边，面对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座位，不过与他保持着相当一段的距离。屋子里所有的人，分成几排，都围坐在戈利亚德金先生和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周围。大家都安静地待着，鸦雀无声，人人都在静观这庄严肃穆的场面，都在看着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显然是在等待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戈利亚德金先生发现，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的安乐椅旁边，同样正对着那位官员的面，坐的是另一个戈利亚德金先生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大家仍然一言不发；他们的确是在等待着什么。“就像家里有人要出远门似的；只差有人站起来做一番祷告了，”我们的主人公想道。突然，出现一阵非同一般的骚动，它打断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所有遐想。出现了盼望已久的事情。“来了，来了！”人群中有人在说。“谁来了？”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脑子里一闪，出于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是时候

啦!”那位官员说着，朝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仔细地看了一眼。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反过来也看了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一眼。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神态庄重、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全体起立”，那位官员说着，把戈利亚德金先生也扶了起来。大家都站起来了。这时候，那位官员拉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而安德烈·菲利波维奇则拉着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手，然后，两个人当着周围围观、期待的人们的面，郑重其事地把两个相貌完全一样的人领到了一起。我们的主人公茫然环顾，左右观望，但人们当即制止了他，冲他指了指已经向他伸过手去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这是想要我们言归于好呀，”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感动得把自己的手也伸给了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紧接着，紧接着又把自己的脑袋也向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伸了过去。而另一个戈利亚德金先生则依样画葫芦，也来这么一下……这时，戈利亚德金先生觉得他这位口是心非的朋友露出了微笑，并且迅速而狡黠地向围观的人群使了个眼色，他觉得这位恬不知耻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脸上有一种险恶的东西，甚至在他假惺惺地接吻的一刹那间还做了一个鬼脸……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阵发黑，他仿佛觉得有难以计数的、跟戈利亚德金先生一模一样的人，排成一条龙，大呼小叫地向各个门口拥去；但是已经晚了……那清脆的、阴险奸诈的接吻声已经响起，而且……

这时突然发生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况……通往大厅的门咣的一声被打开了，门槛上站着一个人，光是这个人的样子已经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浑身凉透了。他的两条腿像长在了地上似的。他感到胸口发闷，叫不出声音来。其实，戈利亚德金先生事先知道这一切情况，而且早就预感到了会发生这类事情。这位陌生人大模大样、神气活现地向戈利亚德金先生走

去……这个人戈利亚德金先生是很了解的。他看见过他，经常看见他，今天还看见过……这位陌生人个头很高，身体健壮，穿一套黑色燕尾服，脖子上挂着一枚很显眼的十字勋章，长着乌黑浓密的连鬓胡子；只是嘴里没有叼着雪茄烟，有点儿不太像那个……然而，这陌生人的目光，如上所述，已经使戈利亚德金先生感到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了。这个可怕的人大模大样、神气活现地走到我们这个故事的可悲的主人公跟前……我们的主人公向他伸过手去；陌生人抓住他的手，拉上便走……我们的主人公神思恍惚，垂头丧气地向周围看了一眼……

“这位，这位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鲁坦施皮茨，内外科医生，您的老熟人了，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一个很让人讨厌的声音在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耳边唧唧喳喳地说。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戈利亚德金先生那个一肚子坏水、令人讨厌的孪生兄弟。他一脸恬不知耻、幸灾乐祸的样子；他欣喜若狂地搓着双手，欣喜若狂地左顾右盼，欣喜若狂地踏着小碎步，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转来转去；看来他高兴得简直就要跳舞了；最后，他跳到前面，从一名仆人手里夺过一支蜡烛，赶在前头，给戈利亚德金先生和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照路。戈利亚德金先生分明听见大厅里所有的人都跟着他拥了过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挤呀，拥啊，不约而同地跟在戈利亚德金先生后面，一再重复说：“这没有什么，不用害怕，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他可是您的老朋友和老熟人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鲁坦施皮茨呀……”最后，他们走出大厅的门，上了灯火通明的楼梯；楼梯上照样站着一大群人；通往台阶的门哗的一声被打开了，于是戈利亚德金先生和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便到了台阶上。大门口停着一辆套有四匹马的轻便马车，四匹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不断地打着响鼻。幸灾乐祸的小戈利亚德金先生三步两

步便跑下了楼梯，亲自上前把马车门打开。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做出个规劝的手势，请戈利亚德金先生坐进马车。其实根本用不着什么规劝；帮助他上车的人够多的了……戈利亚德金先生吓得要命，回头张望一眼；灯火通明的楼梯上全站满了人；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奥尔苏菲·伊万诺维奇本人在楼梯最高处的平台上，坐在自己的安乐椅内，仔仔细细地、十分关注地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在等待。当戈利亚德金先生回头张望时，人群里传出了焦急的抱怨声。

"但愿这里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或者足以引起涉及到我的工作关系的严厉……和关注吧？"我们的主人公失魂落魄地说。周围人声嘈杂，一片喧闹；大家都在摇头，表示异议。戈利亚德金先生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在这种情况下，我准备……充分相信……并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戈利亚德金先生说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话刚一出口，他身边的围观者中顿时迸发出一种可怕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欢呼声在整个期待的人群中引起了最不祥的回应。这时候，一边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另一边是安德烈·菲利波维奇，他们双双搀着戈利亚德金先生的胳膊，扶他坐进马车；而那位孪生兄弟，出于自己卑劣的习性，则从背后把他推上了车。可怜的戈利亚德金先生向所有的人和物投去了最后的一瞥，他浑身不住地颤抖，像被泼了一身冷水的小猫一样——要是允许打这样个比方的话——钻进了马车；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紧随其后也坐进了马车。马车关上了车厢门；只听见鞭子一响，几匹马猛地拉着马车便走了……众人一拥而上，跟在戈利亚德金先生身后。他的所有敌

人的刺耳喊声，狂怒的叫声，一直伴随在他的身后。有那么一会儿，还有几个人的面孔在戈利亚德金先生乘坐的马车周围不时地闪现一下；但是，渐渐落在后面，跟不上了，最后终于看不见了。戈利亚德金先生那位寡廉鲜耻的孪生兄弟落在了最后。他把两只手插在绿色制服裤的口袋里，得意扬扬地跟着马车跑，一会儿跳到马车的这一边，一会儿又跳到马车那一边；有时候他抓住马车车厢的窗户框，将身子悬空吊起来，脑袋伸进窗内，为表达惜别的情意，向戈利亚德金先生送去一个个飞吻；然而就连他也开始感到体力有些不支了，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终于完全消失。戈利亚德金先生只觉得胸口发闷，心脏不适；血液一个劲儿地直往头上涌；他感到透不过气来，只想把衣服解开，露出胸口，往上面撒些冰雪，浇些冷水。最后他终于什么也不记得了……醒过来时，他发现几匹马正拉着他在一条他不认识的道路上行驶。左右两边都是黑糊糊的林木，偏僻而空旷。突然，他愣住了：黑暗中有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在看着他，它们的闪烁透出一种险恶之光，一种凶狠的喜悦。这不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是谁呢？要么就是他？是他！是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不过不是原来的那一个，而是另外一个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我，好像，没什么，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我们的主人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开始说。他想用自己的恭顺和谦和多少感化一下这个令人生畏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

“您会得到一套公房，有木柴，有灯，有用人，这都是您不配享用的。”克列斯季扬·伊万诺维奇的回答疾言厉色，听起来像宣判似的。

我们的主人公大叫一声，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呜呼！他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一天的！

郭家申　译

# 九封信的故事

# 一　彼得·伊万内奇致伊万·彼得罗维奇

最珍贵的朋友伊万·彼得罗维奇阁下！

说话已经是第三天了，我可以说一直在寻找您，我最珍贵的朋友，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想跟您谈，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您。我妻子昨天在谢苗·阿列克谢伊奇那里无意中开玩笑，说您和塔季扬娜·彼得罗芙娜真是一对坐不住的人，结婚不到三个月，可已经对家里的事不大操心了。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可乐，——当然是完全出于对您的好意，——但是，玩笑归玩笑，我最珍贵的朋友，您给我可添了不少的麻烦。谢苗·阿列克谢伊奇告诉我，说您没准儿在联合会的俱乐部里跳舞呢！我把妻子留在谢苗·阿列克谢伊奇夫人家，自己飞快地跑到联合会。简直叫人哭笑不得！请想象一下我的处境：我在舞会上，独自一人，没有带妻子！伊万·安德烈伊奇在门房遇到我，见我是只身一人，立即断定（居心不良的家伙！）我特别热衷于参加舞会，于是便抓住我的手，硬是要拉我到舞厅去，他说联合会这地方太狭小了，年轻人根本施展不开，而且广藿香和木犀草香的香水气味熏得他脑袋直疼。我既找不到您，也找不到

塔季扬娜·彼得罗芙娜。伊万·安德烈伊奇赌咒发誓地要我相信，说您肯定在亚历山大剧院看《智慧的痛苦》。[1]

我急忙赶到亚历山大剧院：您也不在那里。今天早上我想在奇斯托加诺夫家能找到您——您又不在。奇斯托加诺夫让我到佩列帕尔金家去找——还是没找到。一句话，累得我精疲力竭；您说说看，我是怎样地一通奔波呀！现在我在给您写信。(没办法呀！）我要谈的完全不是文学方面的事(您是了解我的)；最好是当面鼓，对面锣，急切地要跟您解释清楚，而且越快越好，因此我请您和塔季扬娜·彼得罗芙娜今天到我家喝茶，晚上一起谈谈。我的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对于你们的来访将会感到万分高兴，就像人们常说的，如蒙大驾光临，乃今生之荣幸也。

顺便说一句，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既然已经拿起了笔，那我就把它都写出来，——现在我不能不抱怨您，甚至是要责备您了，我最尊敬的朋友，您仿佛在无意中做了一件错事：您拿我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您这无赖，没良心的人！上个月中旬，您把您的熟人，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领到我家，您对他做了一个友好的、当然对我来说也是极为神圣的介绍；我为这件事感到高兴，对这位年轻人敞开了自己的胸怀，同时也把自己的脑袋伸进了绞索。是不是绞索，暂且不说，正如人们常说的，倒是上演了一出好戏。现在没时间进行解释，而且写起来又很不方便，我只想万分恳切地请求您，幸灾乐祸的朋友和知交，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态度再和蔼一些，在方便的时候，悄悄地告诉那位年轻人一声，就说，除我们家外，首都

---

① 俄国剧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创作于1823年的诗体喜剧，是亚历山大剧院40年代的保留节目。——俄编注。译者按：该剧或译《聪明误》。

还有许多人家。老天爷，我可是坚持不住了！正如我们的朋友西蒙涅维奇所说，我要瘫倒在地了①。见面时我会统统告诉您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诸如这位年轻人的仪表欠佳，或者心理素质较差，也不是说别的方面有什么过错。相反，他对人甚至很亲切热情，非常可爱；但是请等一等，我们见面时再说；不过，您要是遇见他，最尊敬的朋友，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就请悄悄告诉一声。要不我自己就这样做了，可是，您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做不出来，仅此而已。您是他的介绍人呀。不过，晚上来解释，无论如何也会更详细一些。而现在我们该说再见了。就此搁笔，余容面谈。

我的小孩病了已经差不多一星期，而且病情日益严重。牙疼，正在长牙。妻子一直在照料他，愁眉苦脸的，实在可怜。请务必前来。真诚地欢迎您，我最尊贵的朋友。

又及

① 波兰语的说法，即鞠躬致敬或苦苦哀求之意。——俄编注

# 二　伊万·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万内奇

彼得·伊万内奇先生阁下！

昨天收到您的信，边看边感到迷惑不解。天晓得您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我，可我就在家里，哪儿也没有去。十点钟以前我在等伊万·伊万内奇·托洛科诺夫。接着我就带上妻子，花钱雇了马车，六点半左右到了您那里。您不在家，您的夫人接待了我们。我等您到十点钟，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我带着妻子，又花钱雇了马车，把她送回家，而我自己则到佩列帕尔金家去，心想在那里兴许能遇到您，但我的想法又落了空。回家后彻夜不眠，十分不安，上午去您家一连三次：九点、十点、十一点，三次花钱雇车，可是每次都失望而归。

读您的信时，我有些惊讶。您提到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要求悄悄地对他说，可又不说是为了什么。您小心谨慎，我很欣赏，但是不同的纸有不同的用处，我是不会拿有用的公文用纸让妻子卷头发用的。最后我感到纳闷的是，您给我写这些事究竟是何用意。其实，事已至此，何必把我再牵扯进去呢？我这个人不爱管闲事。您自己可以拒绝回答，只是我认为我必须

更简明、更果断地跟您解释清楚，何况时不待人哪。可我的手头很紧，要是您不把所谈的条件当回事，我真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了。我马上就要远出，而上路总是要花钱的，妻子又在一个劲地唠叨：一定要给她缝制一件时髦的天鹅绒外套。至于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其人，我可得赶紧告诉您：昨天我在帕维尔·谢苗内奇·佩列帕尔金那里时，曾不失时机地做了详细调查。他在雅罗斯拉夫尔省拥有五百名农奴，而且从外祖母那里有望得到莫斯科郊外的三百名农奴。到底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对此您比我更清楚。恳请您告诉我会面的地点。您昨天遇见了伊万·安德烈伊奇，您信中写道，是他对您说，我和妻子在亚历山大剧院。告诉您吧，他在撒谎，特别在这类事情上千万不能听信他的话；就在两天前，他刚从自己的祖母那里骗走了八百卢布。有幸永远忠诚于您。

我妻子怀孕了；加上她胆子小，有时忧心忡忡。剧院演出中，间或会出现枪声大作、电闪雷鸣的场景；因为怕妻子受惊，就不带她到剧院去了。我自己看戏的兴趣也不大。

又及

# 三　彼得·伊万内奇致伊万·彼得罗维奇

我最最珍贵的朋友伊万·彼得罗维奇！

抱歉，抱歉，万分地抱歉，但我得赶紧说明一下。昨天五点多钟，正当我们怀着真正关切的心情谈到您的时候，伯父斯捷潘·阿列克谢伊奇派人送来急信，说伯母的情况不好。我怕吓着妻子，没有向她透露一点儿风声，就借口说有别的急事，径自去了伯母家。当时她已经是生命垂危、气息奄奄了。五点整，她中风倒下，这已经是她两年来的第三次了。他们家的医生卡尔·费多雷奇宣称，她可能活不过这一夜，我忙里忙外，从没有停过脚，又劳累又悲伤！一直到早上，我已是疲惫不堪，体力上和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这样我才躺到他们家的沙发上，因为忘记交代要及时地叫醒我，所以一觉醒来，已经是十一点半了。伯母的病情有所好转。我回去看妻子；可怜的她等得万分焦急。我随便吃了点东西，抱了抱孩子，劝慰一下妻子，便动身去了您家。您不在家。在您家我遇见了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回到家里，我拿起笔，眼下正在给您写信。请不要抱怨我，也不要生我的气，我诚挚的朋友。您打我，或

把我有罪的脑袋从肩上砍下来都行，但不要让我失去您的友好情谊。从您夫人那里知道，晚上您要去斯拉维亚诺夫家。我一定也去那里，急切地等着您。

一如既往的……

我们的孩子使我们陷入了真正绝望的境地。卡尔·费多雷奇给他开了些大黄。他不断在哼哼，昨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今天才开始认识人了，而且总是含混不清地呼唤着：爸爸，妈妈，我要……妻子整个上午哭得泪人似的。

又及

# 四　伊万·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万内奇

彼得·伊万内奇先生阁下！

我在您家里给您写信，就在您的房间，在您的写字台上；写信前我在等您，超过两个半小时。现在，对于这种不光彩的事，彼得·伊万内奇，请允许我对您直话直说，坦诚相告吧。从您最近的一封信中我得出结论，斯拉维亚诺夫家里有人在等您，您叫我到那里去，我去了，坐等了五个小时，可是您没有露面。怎么，您认为我这个人就该成为人们的笑料，是不是？对不起，先生……我早上来找您，满心指望能够见到您，而不至于学那些惯于骗人者的花招，他们到处找人，其实这些人就在家里，选择任何适当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他们。可是家里连您的影子也没有。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现在能够阻止我向您道出全部严酷的实情。我只是想说，我认为您好像是对我们所议定的条件有意食言毁约。纵观事情的全过程，现在我只是不得不承认，您肚子里的鬼主意实在令我吃惊。如今我清楚地看到，您不怀好意，由来已久。我的这种看法的根据是：还是在上个星期，您就采用几乎不正当的手段把您写给我的信搞到了手，

在信中您亲自阐明了您我有关您心知肚明的那件事情的条件，虽然您的用词相当含混，而且有些语无伦次。您害怕留下证据，决定将其销毁，而把我当傻瓜来耍。但我决不允许别人把我当傻瓜看待，因为迄今还没有人认为我是个傻瓜；大家就这件事对于我的态度，反映也是好的。我明白过来了，您在愚弄我，您想利用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把我搞糊涂；然后，当我带着至今我还未猜透的您本月 7 日写的信想找您进行解释时，您假惺惺地跟我约定了见面的地点，而自己却躲了起来。您是不是以为，亲爱的先生，我不可能识破您的这些花招？您本来是答应要酬谢我的，因为您很清楚我帮过您很大的忙：介绍您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事情最后竟弄成您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大笔钱，而且没有留下字据；事情就发生在上个星期，不会更早。如今您拿了钱，躲起来了，而且还矢口否认我在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的事上帮过您的忙。您可能想我很快就要去辛比尔斯克，认为来不及和您算账了。但是，我郑重地向您宣布，并以我自己的荣誉担保，如果非那样做不可，我将专门在彼得堡住上两个月，一定要办成此事，一定要达到目的，一定要找到您。我们有时候是会对着干的。最后，我向您宣布，如果今天您不向我做出满意的解释，——先是通过书信，然后再两人面对面的解释，——而且您在信中不把我们先前约定的一切主要条件重述一遍，不彻底说清楚您对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的想法，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对您很不愉快、甚至我自己也很反感的措施。

忠诚于您的……

# 五　彼得·伊万内奇致伊万·彼得罗维奇

(11 月 11 日)

我最要好、最尊敬的朋友伊万·彼得罗维奇！

您的信使我十分伤心。您这样对待自己好心的朋友，我亲爱的但并不算公正的朋友，难道您就不感到于心有愧吗？您匆匆忙忙，不弄清事情全貌，就用这种侮辱性的怀疑来糟蹋我的人格，是不是?！不过我得赶紧回答您的指责。您昨天没有见到我，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是因为我突然间，完全出乎意料地被叫去给奄奄一息的伯母送终去了。叶夫菲米娅·尼古拉芙娜伯母是昨天晚上半夜十一点去世的。亲属们一致推举我来主持整个丧事。事情非常之多，以至今天早上我还没时间跟您见面，下面我只是写个短信奉告。对于我们之间所产生的误会，我深感痛心。关于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的那些话，我不过是开开玩笑，随便说说而已，而您却把意思完全理解反了，给整个事情加上了对我明显有侮辱性的含义。您提到了钱的事，并且说出了您对这件事所感到的不安。但是，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准备满足您的一切愿望和要求，尽管在这里，顺便插上一

句，我不能不提醒您，上星期我从您那里拿到的那笔钱——三百五十个银卢布——是有一定条件的，不是借贷性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肯定会有字据的。对于您信中所列的其余各点，我认为无须再做解释。我看得出，这是一场误会，由此也看得出您平时的急躁、火爆脾气和直性子。我知道，您的敦厚善良和外向性格不允许您心存疑虑，而且，到头来，还是您自己首先向我伸出手的呀。您弄错了，伊万·彼得罗维奇，您大错而特错了！

尽管您的信深深地伤害了我，我还是第一个，哪怕就在今天，准备去给您赔礼道歉，怎奈从昨天起我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眼下精疲力竭，就差没有倒下去了。除了我的种种倒霉事，妻子又病倒在床上；我担心得的是重病。至于小家伙，谢天谢地，他的情况还好。不过我要搁笔了……事情一大堆在等着我呢。

请允许我，我最珍贵的朋友，永远忠诚于您的……

# 六　伊万·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万内奇（11月14日）

彼得·伊万内奇阁下：

我等了三天；竭力想把这几天过得有益一些，——不过，我感到，文明和礼貌是任何一个人的首要的品德；从本月10日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起，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我都没有向您提醒过有关我自己的事，部分的原因是想让您安心履行对您伯母的基督教义务，另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时间对我们相互心照不宣的事情做一些思考和探讨。现在我要尽快地，赶紧和您把事情坚决彻底地解释清楚。

我坦诚地向您承认，看您的头两封信时，我曾认真地考虑过，您不明白我想要干什么；为什么我那样急不可待地要找机会与您会面，要面对面地跟您解释；害怕写信，怪自己在信里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您知道，我没有受过教育，风度欠佳，对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又格格不入，因为我从痛苦的经验中终于

得知，有时外表是有很大欺骗性的，花丛下可能藏有毒蛇①。但是您明白我的心思；您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回答我，是因为您背信弃义的灵魂早已决定要背弃自己的诺言和我们之间的友情了。对此，您最近对我所采取的卑鄙行为，对我的利益的伤害，已经充分地做了证明。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也是我一直怎么都不愿意相信的；因为我们当初认识时您的聪明的举止，待人之细心和精明能干，以及和您打交道中可能得到的种种教益使我完全着了迷，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一位知音和大好人。现在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有许多人，他们外表上和蔼可亲，仪表不凡，内心里却十分歹毒。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对亲朋好友要阴谋上，用在绝不能容许的欺骗上，因此他们害怕提笔写字，害怕写在纸上，与此同时，他们把自己的文才不是用来为亲朋好友和祖国谋福利，而是要麻痹和迷惑一切同他们有各种事务往来和约会的人的头脑。您对我的背信弃义，亲爱的先生，可以从如下几点清楚地看出：

首先，当我在信里用明确的语言向您，亲爱的先生，说明我的处境，同时在第一封信中征询您对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的某些说法和想法的真正意图时，您对大部分的询问都不理不睬，避而不答；您用怀疑和猜忌把我激怒起来，自己却心安理得地袖手一旁。紧接着，在您对我干了这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之后，您竟然在信里说您感到很痛心。亲爱的先生，您说说这该叫做什么呢？后来，在每一分钟对我都非常珍贵的时候，您却让我满城到处找您，您以个人友谊的名义给我写信，故意

① 原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3幕，第3场）中朱丽叶的一句话："毒蛇，藏在花丛中的毒蛇，"经过改动，在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长篇小说《白痴》中地主托茨基也借用过这句话的意思。

不谈正事，尽说些无关宏旨的琐事，什么您的夫人（起码我是很尊敬她的）的病情啦，您的小孩服用了大黄，以及这次他长出了牙齿啦等等。您在每一封信里都要提及这些事，实在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快。当然，我同意，亲生儿子的病痛牵动着做父亲的心，但为什么当有其他更要紧、更有意义的事情要谈的时候您却老要提这些事情呢!? 我一直保持沉默，一忍再忍；如今，已经过去很多时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事情解释清楚。最后，您多次背信弃义，用假的约会欺骗我，耍弄我，看来是想让我充当傻瓜，逗您开心；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要做的事。后来，您又邀请我去您那里，正儿八经地欺骗我，跟我说，您被叫到病中的伯母那里去了，还恬不知耻地说得有板有眼，说她是五时整中风倒下的。亲爱的先生，多亏三天前我做过了解，知道您伯母在八日前将近午夜时分中风的。从这件事情上我就可以看出，您是在利用亲戚的神圣关系蒙骗外人。最后，您在末了一封信中还提到亲戚已经死了，好像此事恰巧发生在我要到您那里商谈您我都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只是在这里，您的卑劣的心计和诺言，甚至让一切想象都相形见绌，因为根据我有幸及时获得的确实信息，您伯母去世的日期，比您在信中伤天害理编的她的死亡时间晚了整整一天一夜。如果要一一历数我所了解的您对我的背信弃义的劣迹，那我就无法搁笔了。您在自己的每封信中都称我为诚挚的朋友，对我的称谓宠爱有加，依我看，就是对于不抱偏见的旁观者来说，仅此就足以说明，您这样做，无非旨在麻痹我的良心。

现在我来说说您对我所采取的主要欺骗手段和背信弃义行为，它们包括：最近您不断回避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事情；明目张胆地窃走我的信件，尽管信里的语言含混，我不甚明白，但您还是说明我们双方所达成的条件和协议；您以我是您的合

伙人的名义，强行从我手里借走三百五十个银卢布而未留下任何借据；最后，对我们共同的熟人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有意向我证明，他这个人——恕我直言——貌没貌，才没才，毫无用处，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因而您才在本月 6 日的信中一再说他的坏话。可是我了解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这个人，他是谦虚谨慎、品行端正的青年，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在上流社会里受到欢迎和赏识，颇受尊重。我还听说，两周来，您每天晚上坐庄，跟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打牌，把几十，有时几百银卢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现在，您对这一切全都矢口否认，对我的鼎力相助不仅不予答谢，甚至把我的钱也一并拿走，据为己有；此前您诱骗我当您的合伙人，说可以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以此来迷惑我。如今您通过极其非法的手段攫取了我和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的钱财，却避而不谈如何答谢我，为此，您利用造谣污蔑的方法，在我面前丧心病狂地一个劲儿地往我千方百计引荐给您家的那个人的脸上抹黑。可您自己呢，据朋友们说，反过来您跟他好得几乎要合穿一条裤子，向整个社交界说他是您最要好的朋友，虽然社交界根本没有那样的傻瓜，竟会摸不透您的心思，识不破您的好意和友谊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要指出，您的好意和友谊就是欺骗，就是奸诈，就是寡廉鲜耻和无视人的权利，就是亵渎神灵和种种卑鄙勾当。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我什么地方得罪过您，您为什么要对我如此肆意妄为，伤天害理？

信就要结束了。话我也都说了。现在我最后再说一句：如果您，亲爱的先生，在收到这封信后的最短时间内不把我交给您的三百五十银卢布，以及您答应给我的全部款项完全如数退还给我，那么，我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强迫您归还，甚至

会公开使用强力；再者，要求法律保护，最后，向您宣布，我握有您忠实的仆人和崇拜者手中的某些证据，它们可以让您在整个上流社会身败名裂。

忠诚于您的……

# 七　彼得·伊万内奇致伊万·彼得罗维奇

伊万·彼得罗维奇！

收到您的粗俗而怪诞的来信，起初我真想把它撕成碎片，——但我还是把它当做奇文保留下来。其实，对于我们之间发生的误解和不快，我真正感到遗憾。我原本不想给您回信，但又感到不回不行。现在我必须白纸黑字地告诉您，如果什么时候在我家看到您，我会感到极不愉快，同样，我妻子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她身体虚弱，煤焦油的气味对她很有害。

我妻子把尊夫人留在我们这里的一本书——《堂吉诃德》寄还给她，谨表感谢。至于您的那双套鞋——好像是您上次来访时忘在我家的，我遗憾地告诉您，哪里都没有找到。现在还在继续找；如果最后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将给您买一双新的。

有幸忠诚于您的……

# 八

11 月 16 日，彼得·伊万内奇从市邮局收到寄给他的两封信。他拆开第一封，抽出一张便笺，呈粉红色，折叠得十分精巧，是他妻子的笔迹。是写给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的，落款日期是 11 月 2 日。信封里没有别的东西。彼得·伊万内奇读道：

亲爱的 Eugène![1] 昨天怎么都不行。丈夫整晚都在家。你明天十一点整可一定要来呀。十点半丈夫动身去皇村[2]，半夜才能回来。我发了一夜的脾气。感谢寄来的消息和信件。多么厚的一沓纸呀！难道这都是她写的吗？其实是她的手笔；谢谢你。看得出，你是爱我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为昨天的事生气，明天一定要来。

A.

---

① 法文：叶夫根尼。

② 彼得堡和皇村之间的铁路是俄国第一条铁路，1838 年开通。——俄编注

彼得·伊万内奇拆开第二封信。

彼得·伊万内奇！

您就是不说我也永远不会登您家的门；您这是白白糟蹋笔墨。

下星期我要到辛比尔斯克去；您的最珍贵和最亲爱的朋友将是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祝您成功，套鞋的事请不必挂在心上。

# 九

11 月 17 日，伊万·彼得罗维奇从市邮局收到寄给他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抽出一张便笺，字迹潦草，是匆匆写下的，是他妻子的笔迹，是 8 月 4 日写给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的。信封内没有别的东西。伊万·彼得罗维奇读道：

再见了，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再见了！愿上帝为此能降福于您。祝您幸福如意，而我的命总是苦的；真是可怕！这是您的意愿。如果不是婶母，我很可能就这样听命于您了。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婶母，请都不要嘲笑。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婶母高兴的是，找到了一位好人，而且不要嫁妆。我今天头一次仔细地观察了他。看来他是个好人。有人在催我了。再见了，我的宝贝，再见了!! ……时不时地请念叨着我；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您的。别了。我在这最后一封信上签的名，跟在第一封信上签的一样……还记得吗？

塔季扬娜

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伊万·彼得罗维奇!明天您将收到一双新的套鞋;我不习惯从别人口袋里掏取任何东西;同样,也不喜欢沿街捡破烂儿。

叶夫根尼·尼古拉伊奇最近要去辛比尔斯克处理他外祖父的事,他让我物色一位同伴;您愿意去吗?

郭家申 译

# 普罗哈尔钦先生

（短篇小说）

在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家最阴暗最简陋的一个角落，住着一个叫谢苗·伊万诺维奇·普罗哈尔钦的人，他年纪已经不轻，头脑健全，滴酒不沾。因为普罗哈尔钦先生职位低下，所得薪俸也和他的工作能力完全相当；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怎么也不能多要他的房租，每月只收他五个卢布。有人说，她这样做自有她的如意算盘；但是不管怎么说，好像跟所有这些说闲话的人对着干似的，普罗哈尔钦先生就是深得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的欢心——这一荣幸是在正大光明的意义上说的。必须指出，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粗壮高大的妇女，她特别喜欢吃荤食，喝咖啡，遇到斋戒期，她都是硬撑过去的；她总是收留几个这样的房客，他们所付的房钱比谢苗·伊万诺维奇甚至要贵一倍，但由于他们非但不老实听话，反而一个个都经常“恶毒嘲笑”这个孤苦伶仃的妇道人家，因此他们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就大打折扣了；一旦他们交不起房租，她不仅不会让他们在自己家里继续住下去，甚至连看都不愿再看见他们。自打一位嗜酒如命的退休者——也许称他是一位被革职者更妥当些——被送到伏尔科夫公墓之后，谢苗·伊万诺维奇在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那里就更受

青睐了。虽然这位被革职的酒鬼的一只眼被打坏了，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见义勇为，一条腿不知怎么也因为见义勇为给弄残了，——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赢得和领受了只有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才能表现出来的种种好感；要不是他最后喝得烂醉如泥、无可救药的话，他很可以作为她最忠实的走卒和食客长期活下去的。这一切还是在佩斯基①的时候发生的，当时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一共只有三个房客；迁到新的住处后，房子比以前阔气了，而且招来十来个新的房客，老房客中保留下来的只有普罗哈尔钦先生一人。

不知是普罗哈尔钦先生本人的老毛病难改，还是跟他在一起的人个个都有自己的毛病，——反正从一开始他和他们相处得就不太好。这里我想指出一点，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的新房客彼此相处得都很好，人人都像亲兄弟似的；其中有些人是同事；通常他们总是每月 1 日在一起玩纸牌，玩法老，玩普列菲朗斯，打比克斯，② 把自己的薪俸相互输来输去；高兴的时候大家一起结伴而行，就像他们说的，去尽情享受芳香四溢的生活瞬间；他们有时也喜欢高谈阔论，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很少不发生争执，但由于整个这帮人相互间没有成见，他们的和睦感情在这种时候丝毫不曾遭到破坏。房客中特别出色的几个人是：马尔克·伊万诺维奇，一个聪明的饱学之士；然后是房客奥普列瓦尼耶夫；再一个就是房客普列波洛文科，为人谦虚谨慎，也是一位好人；接下去还有一个叫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的人，他有一个跻身上流社会的坚定目标；最后还有另

---

① 当时彼得堡的一个偏远地区，距斯莫尔尼修道院很远。——俄编注

② 各种玩牌的游戏；比克斯是一种带斜度的小型弹子机。——俄编注

一位文书苏季宾；平民知识分子坎塔列夫等其他一些人。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谢苗·伊万诺维奇和他们好像并不是一路人。当然，没有人跟他过不去，不仅如此，大家最初对普罗哈尔钦还有过公正的评价；用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普罗哈尔钦这个人是个老实本分的好人，虽说不是来自上流社会，但他为人忠实可靠，不是那种喜欢阿谀逢迎的人；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但要是他将来栽跟斗的话，那也不会是因为别的什么事，肯定是栽在他自己缺乏主见这一点上。不仅如此，虽然如此缺乏主心骨的普罗哈尔钦先生，其仪表风度无法，比如说，使任何人感到惊讶，产生特别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效应（一些爱讥笑人的人总喜欢在这一点上挑眼），但是就连仪表也被他轻易放过了，好像根本没这回事儿似的；而且马尔克·伊万诺维奇作为一个聪明人，正式担当起了谢苗·伊万诺维奇的保护人，他相当成功而且辞藻华丽地宣称，普罗哈尔钦已经是中年，是位有身份的人，早就过了惜春悲秋的岁月。可见，如果说谢苗·伊万诺维奇和人家相处不好，那么一切都只能怪他自己。

首先引起大家注意的，毫无疑问，就是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吝啬和小气。这一点当时就被大家看了出来，而且从此心里有了数，因为谢苗·伊万诺维奇怎么也不肯把自己的茶壶借给别人用，哪怕只用一小会儿也不行；这件事他做得尤为过分的是：他自己几乎从不喝茶，需要时他喝的也是一种气味相当好闻的野草汁，那是用他平时大量收藏的野花和一些能被祛病强身的药草浸泡而成的。其实，他连吃饭也和其他房客通常的吃法大相径庭。比如，他从不让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给自己提供整套的午餐；这是女房东每天必须向房客们提供的。一顿午餐是半个卢布；谢苗·伊万诺维奇每顿饭只花二十五个铜

戈比，从不超支，因此，他只点零菜，或者只点一个菜汤和馅饼；再不就是要一份烧牛肉；更多的时候是他既不点汤菜，也不要烧牛肉，而是就葱头、奶渣、酸黄瓜或其他的佐料大吃一通精粉面包。这样可就便宜多了，只是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会再要半份午餐……

这里，写传记的人承认，要不是有些细节包含着本故事主人公性格上的一个特点，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特征，他是怎么都不肯谈这些不值一提的、卑微琐碎的，甚至是有伤大雅，说得厉害一些，对于一些崇尚高雅品位的人来说，简直是令人扫兴的细节的；因为普罗哈尔钦先生远非像他自己有时候说的那样穷困潦倒，连平常吃饱肚子的钱都没有，但是他做出这种寒碜人的事情时并不害怕丢人现眼和遭人非议，其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怪癖，出于斤斤计较和多余的谨慎，这一点从后面的情况来看要清楚得多。但为了避免因描写谢苗·伊万诺维奇的种种怪癖而倒了读者的胃口，我们不仅省略了对读者颇为新奇和非常可笑的诸如针对他的衣着的描写，而且若不是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自己说出来，我们甚至未必会提到她所说的情况：今生今世谢苗·伊万诺维奇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把自己的内衣送给别人去洗，或者即使下过决心，那也是极为罕见的事，时间相隔之久，足以使人完全忘记了谢苗·伊万诺维奇身上还穿有内衣。听房东太太说："谢苗·伊万诺维奇，乖乖，也真有他的，他把我的一个屋角弄得臭了二十年，真是不知羞耻，因为他不仅这辈子从来坚持不穿袜子，不用手绢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甚至亲眼看见——透过破屏风——乖乖，有时候他简直是捉襟见肘，衣不蔽体。"这种议论只是在谢苗·伊万诺难奇去世后才传播开的。他在世的时候（这里恰恰是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无论如何

都不会允许——莫逆之交也不行——有人自说自话地用好奇的眼睛窥视他的那个角落——隔着屏风也不行。他这个人刚愎自用，寡言少语，不喜欢说闲话。他不听任何人的规劝，也从不欢迎找上门来的好事者，有时候他当场责骂嘲笑他的人或好事的说客，把人家羞辱一顿才算罢了。“你这个毛头小子，知道吗，你这是闲着没事干了，不是在帮人出主意；喂，先生，请看看自己的口袋，最好数数里面有多少钱，你的那双包脚布花了多少，这才是你该干的正事儿！”谢苗·伊万诺维奇是个普通人，他对所有的人一概称“你”。同样，他最受不了有人明明知道他平时的脾气，有时候只是为了逗乐子而一再纠缠不休地问他箱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谢苗·伊万诺维奇有一只箱子。这只箱子就放在他的床底下，他像保护眼珠子一样小心地看护着它；虽然大家都知道，箱子里除几件旧衣服、两三双破靴子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破烂外，别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但是普罗哈尔钦先生认为自己的这件动产身价非常贵重，有一次人们甚至听见，他对自己箱子上那把虽然很旧却相当结实的锁不太放心，说要另外换一把特别一点儿的、结构精密、装有暗簧的德国锁。有一次，年轻冒失的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忽发奇想，认为谢苗·伊万诺维奇显然在那箱子里藏有东西，准备留给后人，于是，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的这句闲话竟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后果：远近所有的人个个听了都惊得目瞪口呆。首先，普罗哈尔钦先生对这种赤裸裸的鲁莽的想法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言语来回答。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见他语无伦次地在说什么，听不出什么意思，只是最后才闹明白：谢苗·伊万诺维奇是在责备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先前办的一件很小气的事情；后来才弄明白：谢苗·伊万诺维奇好像预言说，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怎么也难以跻身上流社会，而那个他欠人家做衣服钱

的裁缝肯定要揍他，非揍他不可，因为这小子长期欠人家的钱不还。谢苗·伊万诺维奇补充说：“原来，你这小子，嘿，想转为轻骑兵士官生呀，那是办不到的，非碰钉子不可！上头要是了解你小子的全部底细，必定会让你当文书去；听见了吗，你这小子！”后来谢苗·伊万诺维奇平静了下来，但是躺了约五个小时后，好像经过前思后想，反复琢磨，突然又来了精神，起初是一个人自说自话，后来直接冲着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开始再次横加指责和百般羞辱。这不禁使大家感到万分惊讶。不过事情还没有就此了结，当晚，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和房客普列波洛文科想一起喝喝茶，请文书奥克安诺夫也来参加，这时，谢苗·伊万诺维奇从自己的床上下来，故意跟他们坐在一起，掏出二十或十五个戈比，而且装出突然很想喝茶的样子，接着便海阔天空，大发宏论，说穷人充其量不过是个穷人而已，别的什么也不是；穷人想发财也发不起来。这时普罗哈尔钦先生甚至当场承认了，唯一的原因就是事情刚好碰到节骨眼上了：他，一个穷人，两天前他就想向他——一个蛮横无礼的家伙——借一个卢布，可是现在不借了，以免那小子到处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一个穷人，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最后每月还得亲自给自己的小姨子往特维尔寄五个卢布，要是他每月不往特维尔寄这五个卢布，他的小姨子就会死掉；如果靠他养活的小姨子真的死了，那么谢苗·伊万诺维奇早就可以给自己添置件新衣服了……就这样，东拉西扯，从穷人、卢布到小姨子，翻过来倒过去，谈了很久，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打动他的听众，可是最后连他自己也乱了，实在讲不下去了，这才闭上了嘴；三天后，当已经没有人再去招惹他，大家都把他忘到了脑后的时候，他最后又补充说了一通，意思是：一旦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当上了轻骑兵，他，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

在战争中肯定会被砍掉一条腿，人们会给他装上一个假肢，然后他会走来说："行行好吧，谢苗·伊万诺维奇，给块面包吃吧！"谢苗·伊万诺维奇就是不给，而且连看都不愿看这个蛮横无礼的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一眼，就像人们常说的，只能随他的便了。

这一切，理所当然，看上去既非常奇怪，又极其滑稽。众房客没有多加考虑，便决定联合起来做进一步的探究，而且，完全是出于好奇，决定一哄而上，向谢苗·伊万诺维奇彻底发起攻击。也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即普罗哈尔钦先生和大家一起生活以来，特别爱打听个事情，东问西问，对什么都感兴趣；他这样做，想必自有他个人保密的某种理由，因此敌对双方的关系用不着预先做什么准备和白花气力，已经开始沟通了，仿佛是出于偶然，水到渠成似的。为了启动双方关系，谢苗·伊万诺维奇历来就有一套相当巧妙的特殊方式，有的方式读者已经领教过了：比如快到喝茶的时候他便及时从床上下来，如果看见有人凑在一起打算喝点什么，他便走过去，露出非常谦和、知趣、和蔼可亲的样子，掏出二十个戈比的份子钱，表示自己也很愿意参加。这时候青年们相互交换一下眼色，这样就算是同意让谢苗·伊万诺维奇参加进来了，然后便开始交谈，最初谈话还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后来不知哪个伶牙利齿者把话锋一转，好像跟没事人似的，开始讲起新闻轶事来，大都是些胡编乱造、非常荒唐的内容。比如，有人今天好像听说，大人对杰米德·瓦西里耶维奇本人说，按照他的看法，已婚官员比未婚官员"显得"要成熟老练一些，晋升也较为容易，因为随遇而安的人结婚后也能够大长本事，因此，他，即讲故事的人，为了更便于出人头地，增长本事，总想尽快跟一位叫费夫罗尼娅·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人结婚。再比如，好像有人不止一

次地说起过这种人的情况，他们没有见过任何世面，也没有良好的、潇洒的风度，因此也就无法在女人圈子里博得好感；为了根除这一弊端，后来便从各人的薪俸中立即提取一定数额，作为储备金，修建这么一个大厅，用来教人跳舞，学习一切高尚的文明举止，学习翩翩风度，礼貌待人，尊敬长者，坚强性格，知恩图报的良好心态和各种各样雍容大雅的风范。有人说，最后事情好像弄成这个样子：为了使某些官员立刻变得富有教养，各项科目要进行某种考试，从年龄最大的人考起[①]；讲故事的人补充说，这样一来，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有些先生们就只好摊牌了，——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闹得沸沸扬扬，不胜枚举。当时大家表面上都装着信以为真，表示非常关注，打听情况，对照自己，而有些先生则愁容满面，连连摇头，到处找人求教，意思好像是说，要是事情落到他们头上该怎么办？不用说，即使远没有普罗哈尔钦先生那样老实本分的人，听了大家这样的议论，也不免心慌意乱，诚惶诚恐。何况，从种种迹象看，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断定：谢苗·伊万诺维奇对任何新的、他所不习惯的思想反应异常迟钝，比如，他得到一条什么新闻后，总是要先咀嚼再三，反复琢磨探究其中道理，经过一差二错，几度迷误，最后即使终于醒悟了，这里恐怕也是经过完全特殊的途径，通过只有他一个人所独有的方式达到的……这样一来，谢苗·伊万诺维奇身上种种奇怪的、至今谁也没想到的特点，突然为大家所知道了……人们说长道短，议论纷纷，而且这一切闲话最后经过添油加醋，

① 根据1809年米·尼·斯佩兰斯基起草的命令，官员们获得任命必须经过考试。然而此命令实际上并未得到执行，只是一纸空文。——俄编注

都通过自己的渠道传到了机关办公室。有一个情况在这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普罗哈尔钦先生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一反常态了：他神色慌张，目光羞怯，不敢正眼看人，几乎是疑虑重重；他走起路来鬼鬼祟祟，动不动便一惊一诈，凝神谛听；除所有这些新的特点外，他极其热衷于打探真相。他的这一爱好使他最后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两次冒险询问杰米德·瓦西里耶维奇关于他每天得到的几十条新闻是否确有其事；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对谢苗·伊万诺维奇这种反常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避而不谈的话，那并不是因为别的理由，仅仅是出于对他的声誉的由衷同情罢了。因此，大家认为他这个人不过是生性孤僻、不懂社交礼仪而已。后来则发现他身上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完全不无道理，因为有人曾不止一次地发现，有时谢苗·伊万诺维奇完全忘了自己在干什么，木呆呆地坐在那里，张大了嘴，举起手中的笔，直眉瞪眼，泥塑木雕一般，与其说像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还不如说更像是他的影子。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位先生无意中随便张望时，突然遇上他那迅速、无神和有所探寻的目光，不禁被吓了一跳，心里发毛，赶紧在好好的纸上要么胡乱涂抹一气，要么写个什么意思也没有的单词。谢苗·伊万诺维奇这种有伤大雅的举动使真正来自上流社会的人感到非常尴尬，觉得受到了侮辱……最后已经不再有人怀疑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脑子出了毛病，爱想入非非，直到有一天早上，整个机关里纷纷传言，说普罗哈尔钦先生甚至十分害怕杰米德·瓦西里耶维奇，在走廊里看见后者时，他会现出一副离奇古怪的样子，不禁倒退几步……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失礼行为最后也传进了他本人的耳朵。他听后立即站起身，小心翼翼地在桌子和椅子之间穿过去，来到前厅，亲自取过外套，穿上后，走了出去，——从

此一直杳无音信。他是害怕了呢，还是受别的什么东西的吸引，——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家里，还是机关里，都见不到他……

我们不想说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命运是直接由于他的想入非非造成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向读者指出，我们的主人公不是交际场合的人，老实得很，在和大伙儿合住之前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无声无息，甚至仿佛有些神秘兮兮；因为最近在佩斯基生活的那段时间，他一直躺在屏风后的床上，一言不发，不跟任何人来往。两个和他住在一起的老搭档跟他一模一样：两个人好像也是神秘莫测，也是在屏风后面一直躺了十五年。幸福安闲、昏昏欲睡的日子，在暮气沉沉的宁静中一天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过去；因为周围的一切也是在平平安安、有条不紊地转动，所以无论是谢苗·伊万诺维奇，还是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都甚至记不清命运是什么时候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的。“他呀，亲爱的——愿上帝赐福予他——在我这里住了不是十年，就是十五年，甚至是二十五年。”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有时对新房客们说。因此，当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一年前突然置身于十来个同住的年轻新房客中时，一个本分自重的人在一大批喧闹、好事者中间一定会感到非常不习惯，不愉快，甚至惊愕骇然，这是十分自然的。

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失踪在他们中间造成不小的混乱。一来是因为他这个房客备受宠爱；这二来嘛，他的身份证原来由女房东保管，可当时不知怎么给弄丢了。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急得号啕大哭，——这是她在所有危难情况下使用的招数；足足有两天时间，她不停地数落、责骂各位房客，抱怨他们像轰小鸡似的把她的房客给赶走了，说“都是那些恶毒的、说话刻薄的人”把他给害苦了；第三天，她让所有的人都出去

寻找，一定要把出走者找回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当晚，文书苏吉宾第一个回来，说他发现了线索，在旧货市场[1]和别的地方看见了出走者，他尾随过去，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但是没有敢跟他说话，当时正赶上弯曲胡同[2]里的一座房子失火，他就停在距出走者不远的地方。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奥克安诺夫和平民知识分子坎塔列夫回来了，他们证实说，苏吉宾的话句句属实：他们也在不远处站着，离得很近，在和他总共不过十来步远的地方来回走动，但同样是未敢上前搭话；他们俩都看见谢苗·伊万诺维奇跟一个讨饭的醉鬼搞在一起。最后，其他的房客也都来仔细听了他们的介绍，认为普罗哈尔钦现在应该离这里不远，马上会回到这儿来的；不过他们以前都知道他老跟那个酒鬼叫花子待在一起。那个酒鬼叫花子人品很坏，蛮横无礼，又很会溜须拍马，看情况，显然他是用什么方法把谢苗·伊万诺维奇给迷惑住了。谢苗·伊万诺维奇失踪前一个星期，他曾经来过，和要饭的同伙列姆涅夫一起，在这里住了很短时间，他说他吃苦受罪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说他以前曾在几个县里供过职；不想来了一位钦差大臣，为追求真理，他和他的伙伴们不知怎么却翻了车，倒了大霉，于是他去了彼得堡，拜倒在波尔菲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脚下，经过活动，给他在某个机关里安排一个差事；也是他命乖运蹇，他又从那里被裁掉，原因是适逢改组，该机关本身被撤销了；而他则未被新建立的官僚机构所吸纳，这里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工作不称职，还不如说是因为他对另外一种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不在行的缘

① 彼得堡的旧货市场坐落在花园街阿普拉克辛院内。——俄编注

② 19 世纪 40 年代彼得堡的弯曲胡同在莫斯科区，位于方坦卡河和扎戈罗德大街之间。——俄编注

故，——除此之外，还得加上他对真理的热爱，最后，还有敌人耍的阴谋。济莫文金在讲完故事前一再亲吻他那位表情严肃、一脸胡茬子的朋友列姆涅夫，向屋内的每一个人都躬身施礼，连女清洁工阿夫多季娅也没有忘记，称他们都是恩深义厚之人，说他自己是个没出息的人，很让人讨厌，生性顽劣，蛮不讲理，而且资质愚钝，希望善良的人们看在他苦命和头脑简单的分上对他要多多包涵。济莫文金先生求得人们的谅解与保护后，变得兴高采烈起来，他显得非常高兴，亲吻了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的一双小手，尽管后者一再谦虚地表示，她的手很粗糙，不是贵族小姐的纤手；到了晚上，济莫文金向全体许诺，他要表现一下自己的才能，跳一种精彩的富有特色的舞蹈。但是及至次日凌晨，他的表演最后结局很惨。也许是由于他那富有特色的舞蹈跳得太富有特色了，或者如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所说，他使她“蒙受了羞辱，丢了面子，何况她跟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本人本来就已相识，要是她愿意，早就当上尉官夫人了”，——总之，济莫文金只好望风而去，逃之夭夭了。他走之后，接着又返了回来，再次被毫不客气地轰了出去，后来他受到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关照，顺手拿了后者的一条新马裤，最后又来扮演引诱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角色。

房东太太一听说谢苗·伊万诺维奇安然无恙，身份证现在也不用找了，便立刻也不再难过，安心待着去了。这时房客中有人想郑重其事地欢迎一下出走者：把门插销撬坏，把屏风从出走者的床边挪开，把床铺稍微翻翻乱，把那只箱子拿过去，放在床下，让小姨子——其实是个布娃娃，是用房东太太的一块旧头巾，一顶包发帽和一件斗篷式外套制作的，模样酷似普罗哈尔钦小姨子的样子，完全能够以假乱真——待在床上。安排妥当后，他们便开始等待，只要谢苗·伊万诺维奇一到，他

们就告诉他，说小姨子从县城里来了，眼下在屏风后他的住处歇着，怪可怜的。但是等啊，等啊，等啊，等啊……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在等的时候玩牌，已经输给两位房客普列波洛文科和坎塔列夫半个月的薪俸；因为玩刮鼻子和打三张游戏，奥克安诺夫的整个鼻子被刮得通红；女清洁工阿夫多季娅已经差不多睡足了觉，曾经两次打算起来去抱柴生炉子；济诺维·普罗科菲耶夫维奇时不时地跑到院子里，看看谢苗·伊万诺维奇回来没有，因此全身被雨给淋湿了；但无论是谢苗·伊万诺维奇，还是那个要饭的醉鬼，谁也没有露面。最后，大家只好躺下睡觉，把那个布娃娃留在屏风后面，以备不时之用；四点钟的时候才响起敲门声，不过敲门声音之大，足以抵偿了守候者所付出的全部艰辛劳动。来人果然是他——谢苗·伊万诺维奇本人——普罗哈尔钦先生，不过他那副样子让大家看见都惊叫起来，谁都没想到布娃娃的事。出走者回来时已经不省人事。他被领进屋子，或者不如说是由一个浑身湿透、衣衫褴褛的夜晚马车夫抱进屋的。房东太太问："这是在哪儿醉成了这副样子，这个苦命人？"马车夫回答说："不是喝醉了，他一点儿酒也没有喝，我可以向你担保，想必是昏了过去，或者出现了惊厥，说不定是中风了。"为了看起来方便，大家让他靠在壁炉旁边，这时才发现他确实没有喝醉，也不是中风，是别的什么毛病，因为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舌头也不听使唤，好像得了什么痉挛病，只会眨巴眼睛，迷惑不解地望着身穿睡衣的观众，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后来大家开始问马车夫，他是从哪儿把他拉来的，马车夫回答说："从科洛姆纳拉来的，有几位老爷不像老爷的人，鬼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寻欢作乐，玩得很开心；是他们把他交给我的；他们打架了，还是因为他犯了痉挛病，只有老天爷知道；可这些老爷们倒很开心，

人蛮好的！”于是由两个身强力壮的人把谢苗·伊万诺维奇抬起来，搬到了床上。谢苗·伊万诺维奇上床后，身子一碰到那个布娃娃小姨子，脚一抵着了他那个宝贝箱子，顿时便狂呼乱叫起来，忽地一下坐起身，蜷曲着两条腿，全身瑟瑟发抖，满床地乱滚乱抓，同时用忐忑不安、但又坚定得出奇的目光注视着在场的人们，好像他在说，宁死他也不肯把自己那点寒酸的家当留一点儿给别人……

谢苗·伊万诺维奇躺了两三天时间，四周用屏风围得严严实实，这样与整个世界和一切无谓的烦心事都完全隔开了。事情就是这样，第二天，大家把他的事立刻全忘了；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一时一刻，一朝一夕，岁不我与。病人的脑袋沉重发烫，完全处于半昏半睡、半痴半迷的状态；但是他老老实实地躺在那里，没有呻吟，没有抱怨，相反，倒显得非常安静，一言不发，在竭力控制自己，将身子紧紧贴在自己的床上，好像兔子听见有人狩猎吓得趴在地上一样。房子里往往也有安静的时候，而且时间很长，令人烦恼，——这表明全体房客都上班去了，这时候，睡醒了的谢苗·伊万诺维奇可以尽情地排遣自己的烦恼，倾听房东太太在旁边厨房里弄出的轻微响声，或者倾听清洁女工阿夫多季娅那双破鞋从各个房间传来的有节奏的趿拉声；那是她在各处收拾打扫、整理擦洗走动的声音，一面还在连声地叹气。一连几个小时就这样在昏昏沉沉、懒懒散散、懵懵懂懂中过去，就像厨房水箱中的水有节奏地往木盆里潺潺流去一样。最后，房客们都回来了，或陆陆续续，或三五成群；他们怎么诅咒天气，要吃要喝，吵架骂人，抽烟玩牌，敲着杯子准备喝茶，这些情况谢苗·伊万诺维奇非常容易就能够听到。他习惯地想尽量撑起身子，正式加入饮茶的一伙。但是立刻又昏睡了过去，而且梦见自己早已坐在茶桌旁一边喝

茶，一边谈话；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这时则乘机把一个关于小姨子和各种好人如何善待她们的方案引进了话题。这时谢苗·伊万诺维奇正急于为自己辩解并提出异议，但是众口一词的一句话“曾不止一次地发现”，一下子把话说绝了，它彻底堵住了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嘴，使他无言以对，无奈之下，他只能重又开始自己的梦想：他梦见今天是1号，他正在自己机关里领取卢布。他在楼梯上打开纸袋，迅即向四下看了一眼，急忙尽快地从领到的报酬中取出一半，塞进皮靴里；然后当即在楼梯上——根本不管他这是在自己床上做梦——做出决定：回家后立即向房东太太奉上饭费和住宿费，接着再购买一些必需品，然后好像无意中向别人表示他这次被扣了钱，现在已是身无分文，如今哪里还有钱给小姨子寄，而且当即就谈起小姨子的困苦来，明后天关于她的话题仍然会很多。十来天后，关于她的穷困情况还会顺带提一提，以免大家忘记。于是他拿定了主意，这时他看见安德烈·叶菲莫维奇也站在楼梯上，也在那里数自己的银卢布；此人个子矮小，谢顶，总是沉默寡言，其办公室距离谢苗·伊万诺维奇坐的地方整整有三个房间，二十年来他们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时安德烈·叶菲莫维奇一边摇晃脑袋，一边对他说：“钱哪钱！没有它，连粥都喝不上，”走下楼梯，其实已经上了台阶，他神色阴郁地又补上了一句：“我呀，先生，是七口之家。”这位谢顶的小矮个想必一点儿也没有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像个幽灵，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他在距地面一俄尺[①] 多的高度把手往下一甩，嘴里嘟囔说，大孩子正在上中学；接着，他愤怒地瞧了谢苗·伊万诺维奇一眼，仿佛他有七口之家全都该怪普罗哈尔钦先生似的；他

① 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

把帽子一拉，几乎遮住了眼睛，披上外套，往左一拐，人就不见了。谢苗·伊万诺维奇大吃一惊，尽管在一家有要命的七口人这件事情上他确信自己是完全无辜的，但实际上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受责怪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谢苗·伊万诺维奇。他心里一害怕，撒腿就跑，因为他仿佛觉得那位谢顶先生会转回来追上他，仗着他那不可分离的七口之家，打算通过搜身，将他的薪俸全部抢走，而全然不顾什么小姨子跟谢苗·伊万诺维奇任何可能的关系。普罗哈尔钦先生跑呀，跑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旁边跟着他跑的人也非常之多，他们全都穿着紧身的燕尾服，后面口袋里装的银卢布薪俸叮当乱响；最后，所有的人都跟着跑了起来，消防水龙管开始发出哗哗的响声，人们潮水般地几乎用肩膀把他扛在肩上，涌向他上次和要饭的醉鬼一块到过的那片火场。那醉鬼，即济莫文金，已经在那里了；他一见谢苗·伊万诺维奇，忙活得要命，马上拉住他的手便向人群里面钻。就跟当时真的发生火灾一样，周围是看不到边的人群，他们喊着，叫着，方坦卡河沿岸两座桥之间和附近所有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和当时的情形一样，谢苗·伊万诺维奇和醉鬼一起被挤进一道板墙，把他们夹在里面；这是一座堆放木柴的大院，到处都是围观的人们，他们从街上，从旧货市场，从附近的各家各户，大小酒馆，纷纷聚集到这里。谢苗·伊万诺维奇所看到的一切正是如此，而且感觉也和当时一模一样；在高烧和昏迷的旋风中，他眼前开始闪现出各种各样古怪的面孔。其中有的人他记了起来。一个就是那位曾经给大家留下极深印象的先生，他身高一俄丈[①]，留有一俄尺长的胡须，大火发生时他一直站在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背后，给他撑腰打

① 一俄丈等于三俄尺，等于二点一三四米。

气，当时我们的主人公也确实感到有些兴奋，使劲地跺着脚，似乎想以这种方式为他居高临下看得非常真切的壮观救火场面喝彩助威。另一个就是那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曾经把我们的主人公挤到另一堵板墙的后面，自己一心想要翻越过去，大概是打算救什么人。谢苗·伊万诺维奇眼前还浮现出那个脸色灰黄的老头儿的身影，他穿一件破旧的棉袄，胡乱扎了一根什么腰带；起火前他去小店给自己的房客买面包干和烟草，此时正穿过人群往回走，手里还拿着牛奶罐和四分之一俄斤[①] 的烟草；他的妻子、女儿和羽绒垫下一个角落里的三十卢布五十个戈比正处在一片火海之中。但是他看得最清楚的还是那个病中曾多次梦见过的罪孽深重的可怜女人；她的样子和梦中所见的一样——脚穿草鞋，拄一根拐杖，背着编织袋，身着粗布衣。她挥动着拐杖和双手，喊叫起来嗓门比消防队员和众人的还大，说她是被亲生孩子们赶出来的，这下子连原来的两个五戈比的铜板也给弄丢了。她嘴里一个劲儿地唠叨着孩子和铜板，铜板和孩子，说些谁也听不懂的毫无意义的话；但是这女人并没有就此罢休，她一个劲儿地在大喊大叫，挥舞着双手，好像根本没把眼前的大火放在心里——她是被街上的人群拥到火场的——也完全无视她身边这么多的人，不管别人都遭受到什么不幸，甚至对已经开始伤及附近人群的燃烧着的木块和火星也不屑一顾。终于，普罗哈尔钦先生开始感到有些害怕了，因为他清楚地看到，眼前这一切似乎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少不了为此要付出代价。果不其然，就在离他不远的一堆木头上，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他的旧粗呢褂子上没有系扎任何腰带，头发和胡子都被大火烧焦了，这时他开始号召全体在

① 一俄斤等于四百零九点五克。

场的人起来反对谢苗·伊万诺维奇。人们越来越多，那汉子不住地大声喊叫；普罗哈尔钦简直被惊呆了；他忽然想，这汉子正是五年前他用最无耻的方式欺骗过的那个马车夫，当时他还没有付车钱，就进了一家有前后门的穿堂院，想甩掉马车夫，边逃边把几个五戈比的铜板揣在怀里，好像光着脚在烧红的铁板上狂跑似的。心急如焚的普罗哈尔钦先生想说话，想喊叫，但是他发不出声来。他感到整个发怒的人群像一条大花蛇紧紧把他缠住，眼看就会把他缠死。他使尽了力气，拼命地挣扎，终于——他醒了过来。这时他发现在着火，他待的这个角落全着了，屏风、整个房子连同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及其常住的房客都着了火，他的床铺、枕头、被子、箱子，最后还有他的宝贝褥垫，全都着起来了。谢苗·伊万诺维奇一跃而起，紧紧抓住褥垫，拖起来就往外跑。但是我们的主人公一头闯进房东太太的房间——他是那样的有失大雅：光着脚，只穿件衬衫——被人抓住后，又被灰溜溜地扭回到屏风后面；其实，屏风压根儿就没有着火，火烧火烫的是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脑袋；于是人们扶他在床上躺下，就像衣衫褴褛、胡子拉碴、阴沉着脸的流浪手风琴师把一个胡作非为、乱打乱闹、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滑稽小丑装进旅行箱里一样，从此默默无闻，和恶魔、骗子、彼特鲁什卡、卡捷琳娜小姐及其意中情人上尉警察局长① 待在同一只箱子里，直到下一次演出。

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身边立即围上了许多人，老老少少一大帮聚集在他的床边，一张张面孔充满着对病人期待的神情。这时候他已苏醒了过来，但不知是感到难为情还是由于别的原因，他突然使劲地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拉，想必是要避开同情者

---

① 他们都是俄国木偶喜剧中的传统角色。

的目光。最后，聪明的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头一个打破沉默，他非常亲切地说，谢苗·伊万诺维奇需要绝对安静，生病是很糟糕、很丢脸的，只有小孩子才会这样，要抓紧康复，然后再去上班。最后，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开玩笑说：病人的薪俸等级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由于他确切知道给他们的官衔不会很高，因此，依他看，这种头衔或状况至少不会带来多大实质性的好处。总之，可以看出，大家对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命运还是非常关心、深为同情的。但是他以令人无法理解的粗暴态度继续躺在床上，一言不发，顽固地将被子越拉越紧。然而，马尔克·伊万诺维奇没有认输，他强压怒火，又对谢苗·伊万诺维奇说些亲切入耳的话，他知道对病人就应该如此；但谢苗·伊万诺维奇根本不为所动，相反，表现出极不信任的样子，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嘟哝哝，并且突然开始皱眉蹙额，极不耐烦地左顾右盼，仿佛想用目光把所有同情他的人烧成灰烬。再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看出此人是要决心顽抗下去，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于是怒从心起，再不转弯抹角说些甜蜜动听的话了，而是直言相告：该起来了，老躺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儿，黑夜白天地嚷嚷着失火、小姨子、醉鬼、锁、箱子以及鬼晓得还有什么样的胡言乱语，——这都是些蠢话，既有伤大雅又损害他人，这是因为：要是谢苗·伊万诺维奇不想睡觉，那就不要妨碍别人，希望谢苗·伊万诺维奇最后能够牢牢记住。这番话发生了作用，因为谢苗·伊万诺维奇立即向说话人转过身来，尽管声音沙哑，微弱，但却很坚定地说："给我住口，你这小子！你废什么话，纯粹是满口喷粪！听着，你这个废物！难道你是公爵不成？你懂得怎么回事吗？"听了这番话，马尔克·伊万诺维奇怒不可遏，但一想到他这是在跟一个病人打交道，也就宽大为怀，不

再生气了。相反，他试着想羞辱他几句，但这他也及时打住了，因为谢苗·伊万诺维奇当即表示，他决不容许别人开他的玩笑，马尔克·伊万诺维奇会写诗也没用。紧接着是两分钟的冷场，最后，马尔克·伊万诺维奇从惊愕中醒过神来，这才直截了当、清楚明白、非常雄辩但又不无果断地宣称，谢苗·伊万诺维奇应该知道，他是置身于正人君子之间，“阁下应该懂得怎样和正派人打交道。”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很善于抓住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雄辩才能，喜欢能给自己的听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谢苗·伊万诺维奇而言，他说话、办事则比较生硬，想必是他长期不爱说话的习惯造成的，此外，比如说，当他要讲一个长句子的时候，随着句子的深入，每一个词汇仿佛还能衍生出另一个词汇，这另一个词汇刚一出现就又能生出第三个词汇，第三个词汇又衍生出第四个，如此下去，弄得他这张嘴简直应接不暇，于是喉咙便开始发痒，连连干咳；这没完没了的词汇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变成一种非常生动的语无伦次。这就是为什么聪明的谢苗·伊万诺维奇有时却说些可怕的胡话的缘故。“你胡说，”他现在回答说，“大个子，你是个放荡不羁的家伙！你挎上讨饭的背袋，当你的乞丐去吧！你是相信自由思想的家伙，是个下三烂；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写诗的人！”

“您是不是还在胡言乱语，谢苗·伊万诺维奇？”

“你听着，”谢苗·伊万诺维奇回答说，“胡言乱语的只有傻子、醉鬼和狗，而聪明人是不干傻事的。你听着，你啥事也不懂，整个一个不务正业之人；你有学问，知书达理，你就是写好了的一本书！当心你自己会着火，到时候脑袋都烧煳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喂，听说过这件事吗？！”

“是啊……怎么会呢……谢苗·伊万诺维奇您怎么能说这种

话，什么脑袋都烧煳了？……”

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的话还没有说完，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看到，谢苗·伊万诺维奇还没有清醒过来，还在说胡话；但是女房东忍不住了，当即指出，前些日子弯曲胡同那幢房子发生火灾是一个秃头姑娘引起的；那里是有那么个秃头姑娘；她点燃蜡烛时把贮藏室的东西给燃着了；可是女房东说，她这里决不会出这种事，这里一切都安然无恙。

“不过，谢苗·伊万诺维奇！”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忍不住打断房东太太的话，大声嚷嚷道，“谢苗·伊万诺维奇，您究竟算老几呀，您是个过时了的普普通通的人，这难道是说着玩的吗，关于您小姨子或跳舞考试的事，是在跟您开玩笑吗？是不是真有其事？您以为如何？”

“喏，现在你听我说，”我们的主人公回答道，他从床上撑起身子，用尽平生力气，恶狠狠地看着同情他的人。“开玩笑的是谁？开玩笑的是你，是狗，一个逗人开心的家伙，先生，我可不会按照你的命令去开玩笑；你听着，小子，我可不是你的人，先生！”

这时谢苗·伊万诺维奇还想要说点什么，但由于气力不支，便倒在了床上。同情者们一直迷惑不解，个个直眉瞪眼，张口结舌，因为现在他们才明白了谢苗·伊万诺维奇的用心所在，可又不知道从何入手；这时厨房门忽然吱扭一声开了，那个酒鬼朋友，即济莫文金先生，就在门口；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先探头探脑地打量一番，小心谨慎地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大家好像正等着他似的，一起向他招手，让他赶快过来，于是，济莫文金大喜过望，也顾不上脱下外套，就急急忙忙，而且胸有成竹地赶到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床前。

看得出，济莫文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忙什么重要

的事情。他的右半拉眼睛贴了什么东西；由于眼睛溃烂化脓，肿胀的眼皮显得湿乎乎的；燕尾服和全身的衣服被撕得七零八落，而且衣服的左半边仿佛溅上了什么脏东西，也许是水洼里的脏水。他胳膊下夹了把不知是谁的小提琴，准备找地方出售。看来大伙儿叫他过来帮忙算是没有找错人，因为，他立即看出了全部的力量之所在，于是便向无理取闹的谢苗·伊万诺维奇走去，看架势好像这事非他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他是成竹在胸。他对谢苗·伊万诺维奇说："你怎么啦，谢恩卡[①]？起来吧！你呀，谢恩卡，头脑聪明的普罗哈尔钦，你要放明白些！你要是再装疯卖傻，我可要拖你起来了；别装蒜啦！"他这几句简短而有力的话使在场的人们甚为惊讶，但是让他们更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谢苗·伊万诺维奇听了济莫文金的这番话，看见他那张脸，顿时感到惊慌失措，羞愧难当，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句必须要说的反驳他的话，不过他说的话既含糊不清，声音又小。他说："你这个倒霉鬼，走开！你这个倒霉的家伙，你是个窃贼！你听着，懂吗？你算什么大员，公爵，社会名流！"

"不，老弟，"济莫文金毫不灰心，拉长声调回答说，"这样不好，普罗哈尔钦，你老弟脑子挺聪明，是普罗哈尔钦家族的人！"济莫文金接着说道，带点揶揄谢苗·伊万诺维奇的意味，而且扬扬自得地朝周围看了一眼。"别装模作样了！谢尼亚，要放老实一点儿，不然我要去报告了，我的老弟，我把什么都说出来，你懂吗？"

看来，谢苗·伊万诺维奇全都听懂了，因为他一听济莫文金的话，全身不禁为之一震，赶紧向四下察看，现出茫然不知

---

① 谢恩卡和下文的谢尼亚都是谢苗的小名。

所措的样子。济莫文金对达到的效果颇为满意，希望接着再说下去，但是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立刻挡住了他乘胜追击的劲头，趁谢苗·伊万诺维奇不再说话、老老实实，甚至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自己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规劝刚才还狂躁不安的普罗哈尔钦先生；他说："首先，死抱着现在您头脑里的一套想法是没有好处的；其次，不仅没有好处，不仅于事无补，甚至有害；最后，与其说是有害，还不如说是极不道德；其原因就是你谢苗·伊万诺维奇在误导大家，给他们做出一个坏的榜样。"大家都以为这番话能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何况谢苗·伊万诺维奇此时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反驳的语气也比较温和。双方的争论开始变得客气了。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很和善，问他为什么这样畏首畏尾？谢苗·伊万诺维奇回答是回答了，但是听来隐晦曲折，另有所指。别人对他的话持有异议，他对别人的话也不以为然。双方各持一端，互不相让，后来大家都加入了争论，老的少的都有，因为话题突然扯到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上，谁都不知道该如何直抒胸臆。最后争论发展到容不得歧见，容不得歧见又发展到大喊大叫，从大喊大叫甚至发展到大哭大闹，最后，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盛怒之下，满口白沫地退出了争论，宣称他从未见到过这样不开窍的死硬分子。奥普列瓦尼耶夫直吐唾沫，奥克安诺夫吓得不得了，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满眼泪水，而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干脆号啕大哭起来，说"一个房客走了之后，竟然变疯了，年纪轻轻的，还没领身份证，不明不白地就要死了，而她孤身一人，也跟着受拖累"。总之，大家终于看清楚了，播种好之后，不管播种的是什么，都会得到上百倍的收获，因为土地是肥沃的；谢苗·伊万诺维奇和他们为伍以来，已经成功地、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自己的头脑。大家都缄默不语，这是因为，如果说

他们已经看到谢苗·伊万诺维奇因为这一切而变得畏首畏尾的话，那么这回该轮到这些同情者自己提心吊胆、畏葸不前了……

“怎么啦！”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大声喊道，“您有什么可怕的！您为什么像丢了魂一样？有谁会想到您呢，我的先生？您有理由感到害怕吗？您算老几？您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先生，等于零，就是这样！您心里有什么好打鼓的？大街上轧死了一位妇女，难道也会轧死您不成？某个醉鬼没看好自己的衣服口袋，难道您的燕尾服后襟也一定会被人用刀划开？一幢房子着了火，难道您的脑袋也一定被烧毁不成？啊？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先生？老爷子，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吧？”

“你呀，你，你真是够愚蠢的了！”谢苗·伊万诺维奇喃喃道，“别人吃鼻子，你还不知道自己也就着面包一起吃了① ……”

“窝囊就窝囊好了，”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叫道，不愿意听下去。“我大概就是块没用的料。好在我这又不是考试，不是结婚，不是学舞；先生，不会闹得天塌地陷的。您说什么呀，老爷子？您这里没有宽敞的地方？难道您脚下的地会陷下去吗？”

“那又怎么？难道谁问你了吗？一合起来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把什么合起来？您又在说什么，啊？”

“这就把醉鬼扶下了车……”

“扶下了车；说到底不过是醉鬼，而你我可都是人哪！”

---

① 指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中篇小说《鼻子》（1836）中写的一段故事：理发师切面包时发现里面有顾客的鼻子。小说巧妙地把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幻想和作者的讽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喏，是人。可她却伫立在那里，其实不是……”

“不是！她是指谁？”

“她呀，指机关[①] ……机……关!!!”

“嘿，您这人真是有点儿傻里傻气！机关嘛，当然是需要的了……”

“她是需要，你看吧，今天需要，明天需要，可后天没准就不需要了。我听说过一个故事……”

“须知您的薪俸是按年发的呀！福马[②]，您这个福马，您是个对什么都不信的人！有的地方尊重长者……”

“什么薪俸？我可是都把它吃光了，窃贼一来，钱就会被拿走；而我还有个小姨子，听见了吗？小姨子！你这不中用的东西……”

“小姨子！您这人……”

“我这人；可我还是个人，你可好，书倒读了不少，越读越蠢，变得傻里傻气；你听我说，你是个废物，是个不中用的家伙，就是这么回事！我可不是跟你说着玩的；职位倒是有这么一个，说不定什么时候说没有便没有了。连杰米德也在说，你听着，杰米德·瓦西里耶维奇也在说，职位要取消……”

“我说，您哪，杰米德，杰米德！坏事儿的就是他，因为……”

“是啊，一不留神，事情就砸了，职位也就吹了；你等着

① 这里的“机关”一词在俄语中是阴性名词，故用“她”这个代词。

② 或译多马，圣经中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加利利人，以捕鱼为生，据《新约全书·约翰福音》载，耶稣复活后，他心存疑虑，表示不亲手摸摸耶稣身上的伤痕，他很难相信；于是耶稣当即显现，令他抚摸伤痕，后人常把很难相信什么的人称之为福马。传说福马到过波斯、印度等地传教，后被人用长枪刺死。

瞧吧……”

“您到底是怎么了，是在信口胡说，还是精神有毛病！您干脆直说吧；到底是怎么了？要是有这个毛病，您就老实承认吧！没什么可难为情的！是不是精神病，老爷子，疯了，啊？”

“神经错乱！疯了！”周围一片哗然，大家搓手顿脚，无可奈何，房东太太一下子抓住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的两只手，生怕他会把谢苗·伊万诺维奇撕成碎片。

“你是一个异教徒，你具有异教徒的灵魂，你是一个明智之人？”济莫文金央告道，“谢尼亚，你这个人脾气好，人见人爱，热情好客！你为人忠厚，乐善好施……听见了吗？这都是因为你品德高尚。蛮横无礼、愚蠢透顶的是我，沿街乞讨的是我；好在善良的人们还没有抛弃我，甚至还给了我面子。对于他们和房东太太，我要说声谢谢；你瞧，我这就向他们鞠一个大躬，就这个样子，瞧；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应尽的义务，好心的房东太太！”这时济莫文金果不其然，甚至带点迂腐的神情，郑重其事地向周围的人们深深鞠了一个大躬。之后，谢苗·伊万诺维奇又想继续讲下去，但这次大家没有再让他说下去，他们一哄而上，恳求的恳求，规劝的规劝，安慰的安慰，最后甚至使谢苗·伊万诺维奇感到很不好意思，终于小声地说，希望能做一番解释。

“事情是这样；不错，”他说，“我人见人爱，脾气好，而且品德高尚，为人忠厚，老实可靠；要知道，我正在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你听着，小伙子，就算是……有那么个好职位；要知道，我可是个穷人；一旦职位有变，听我说，小子，先闭上嘴；仔细听着，一旦职位有变，而且情况不妙……老弟，它目前还在，但以后也可能就没有了……你明白吗？到那时，老弟，我就得卷铺盖走人了，你知道不？”

"谢恩卡!"济莫文金大喝一声，把人们的喧哗声压了下去。"你是个传播自由思想的人！想存心捣乱吗，你这个公绵羊的脑袋？你听着，对存心捣乱的蠢货，统统解职，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你当你是谁呀?!"

"这样就不好了……"

"什么不好?! 那就随他去吧！……"

"什么随他去吧?"

"就是他随他的便，我随我的便；可是躺着躺着，就有点儿那个……"

"什么?"

"异想天开起来……"

"异想——天——开！谢恩卡，你这是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

"住口!"普罗哈尔钦先生大喝一声，挥手叫大家别嚷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明白，你是只公绵羊，只需要你明白这一点；我是个敦厚老实的人，今天敦厚老实，明天敦厚老实，后来变得就不那么敦厚老实了，性情变得粗暴起来；你一扎上皮腰带①，便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分子！……"

"您这是怎么回事?"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终于从他坐着休息的椅子上跳起来吼了一嗓子，而且立刻跑到床前，怒火满腔、气急败坏地质问道，"究竟您是怎么回事？您这只公绵羊！无房无舍，一贫如洗。怎么，难道世上只有您一个人不成？这世界难道只是为您一个人创造的吗？难道您是什么拿破仑吗？您算什么？您是什么人？您是拿破仑，啊？是不是拿破仑?! 说呀，先生，是不是拿破仑？……"

---

① 通常说"扎上皮腰带"即象征着入伍当兵。

但普罗哈尔钦先生已经不再回答这个问题了。不知是不好意思说他就是拿破仑，或者是他不敢担当如此的重任，——不，他已经无法再进行争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接着出现的是一种病态危机。他因高烧而闪闪发光的灰色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涟涟的泪珠。他用病得瘦骨嶙峋的双手捂住自己发烫的脑袋，从床上撑起身子，声泪俱下地说，如今他是一贫如洗，他这个人是那样的不幸，朴实、蠢笨而愚钝；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够原谅他，关照他，保护他，给他吃喝，危难中不要抛弃他，天知道他还唠叨了些什么。唠叨的时候，谢苗·伊万诺维奇还惊恐不安地四处张望，好像担心天花板就要塌下来，或者地板就要陷下去似的。大家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觉得挺可怜的，心肠都变软了。作为妇道人家，房东太太号啕痛哭，她一面亲自动手，照料病人在床上躺下。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眼见唤醒拿破仑的记忆既然无济于事，随即也柔肠百转，动了恻隐之心，开始上前帮忙。另外一些人为表明自己也曾参与其事，提议给他喝悬钩子汤，说这种药疗效显著，能治百病，病人也乐于接受；但济莫文金当即否定了大家的主意；认定治疗这种病没有比服用一种苦味甘菊冲剂更好的了。至于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因为他心地善良，一直哭得泣不成声，像泪人似的，对于自己曾用种种无稽之谈吓唬过谢苗·伊万诺维奇，感到非常懊悔；考虑到病人最后说他一贫如洗、生活无着的那番话，着手发起一场募捐活动，不过暂时只局限在他们居住的范围内。大家感叹的感叹，惋惜的惋惜，心里非常难受，同时又感到好生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竟能完全怯懦到如此地步？而且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如果他地位显赫，家有妻室，儿女满堂，如果他被牵涉进了什么官司，这都情有可原；可他分明是个无足轻重的家伙，光有一只上了德国锁的箱

子，二十多年了，躺在屏风后面，闷声不响，不食人间烟火，节衣缩食，爱财如命；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听了一个什么人的扯淡话，现在竟突然把自己的头脑来了个大翻个，为活在世上日子突然变得如此艰难而担惊受怕起来……其实那人并没有说所有的人日子都很艰难！“只要他能记住这一点，”后来奥克安诺夫说，“即使所有人的日子都很艰难，也该好好珍惜自己的脑袋，不要再无事生非，想办法把握好自己，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也就行了。”整整一天都在谈论谢苗·伊万诺维奇的事。人们不断地来看他，询问病情，劝慰一番；但是傍晚时分，他已顾不上听取这些规劝了。这可怜的人开始说胡话，发高烧；不省人事；大家已经几乎不愿去喊大夫来了；所有房客一致同意并互相保证，整夜轮流守候在谢苗·伊万诺维奇身旁，劝说安慰他；一旦有事，赶快叫醒大家。为此，他们坐下来打牌，免得睡着了；让病人那个酒鬼朋友去守着他，反正他白天在病人的床边已经睡了一整天，而且他要求为病人守夜。由于牌的赌注很小，意思不大，所以很快大家都感到乏味了。他们扔下牌不玩，接着开始争论一件什么事情，后来开始大声吵闹起来，有人拍桌子板凳，最后各自回去，不欢而散，但是个个铭诸肺腑，耿耿于怀，好长时间各人在心里还在嘀咕这件事情；因为大家是突然一下子翻的脸，所以谁也不愿意去值班，大家都睡着了。房间里很快便安静了下来，像一座空地窖，更何况寒气袭人，砭人肌骨。奥克安诺夫是最后入睡的一个，后来他说：“不知做梦，还是真有其事，就在拂晓之前，我依稀感到有两个人在我身边说话。”奥克安诺夫说，他听出来是济莫文金的声音，济莫文金在他旁边先是叫醒老朋友列姆涅夫，他们小声谈了很久；后来济莫文金出去了，只听见他想用钥匙打开厨房的门。后来房东太太说，厨房钥匙本来是放在她枕头下面的，

可是这天夜里却不见了。最后，奥克安诺夫说，他听见他们两人仿佛走到屏风后面病人的身边，点上了蜡烛。他说，再往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眼睛闭上了；后来是和大家一起醒来的；当时房间里所有的人一下子都从床上跳了起来，因为屏风后面有人发出一声连死人也会心惊胆战的喊叫，——而且许多人都觉得，那里的蜡烛立刻便熄灭了。人们乱成了一团；人人都感到心事沉重；大家都向发出喊声的地方跑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屏风后面传出了闹腾、喊叫、咒骂和打斗的声音。及至蜡烛点亮后，发现济莫文金和列姆涅夫两个人正在互相厮打，在相互责备和斥骂；在烛光的照耀下，他们一个喊着说："不是我，是强盗！"而另一个人，即济莫文金，则大叫："别去碰，不能怪我；我可以立即发誓！"两个人都气急败坏，横眉竖眼；但起初大家都顾不上他们两个了，因为病人没有在屏风后面原先的地方。大家立即将两位斗士拉开，强行推出去，这时才发现普罗哈尔钦先生在床下躺着，想必已经完全不省人事，被子和枕头全都盖在自己身上，因而床上只剩下一条光秃秃的破旧床垫，而且油迹斑斑（上面从来都不铺床单）。人们把谢苗·伊万诺维奇从床下拉出来，放到床垫上，但他们当时就发现，已经没什么好忙活的了，人已经完全没救了，他双臂僵直，人都快站不住了。大家围在他身旁；他全身还在微微地颤抖，两手挣扎着想干什么，舌头不听使唤，但眼睛一个劲儿地还在眨巴，就像人们常说的，刽子手刀下鲜活的血淋淋的人头眼睛也是这样眨巴个不停。

最后，一切都渐渐静了下来；临终前的颤抖和痉挛已经停息；普罗哈尔钦先生两腿一伸，功过是非已定，遂撒手而去。不知是谢苗·伊万诺维奇被什么吓了一跳，做了这样一个梦，——就像列姆涅夫后来所说的那样；还是另外有别的罪

过——无从知晓；问题是：即使现在行政执行官突然来宣布，说谢苗·伊万诺维奇因自由思想、惹是生非和酗酒滋事而被解职，甚至即使现在有自称是谢苗·伊万诺维奇小姨子的、穿着破披肩的女叫花子从另一扇门里走进来，甚至即使说谢苗·伊万诺维奇立即获得二百卢布的奖金，或者，干脆说房子失火了，开始烧到谢苗·伊万诺维奇的头上了，他，在听到这些消息后，现在可能连手指头都不会动一下。当在场的人们惊魂方定，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各种猜测、怀疑和喊叫乱成一团。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芙娜从床下把箱子拖出来，急忙查看谢苗·伊万诺维奇的枕头和床垫下，甚至靴子里有什么东西没有。列姆涅夫和济莫文金正在受到盘问。迄今一直头脑迟钝、为人最本分、最不显山露水的房客奥克安诺夫，突然来了劲头，显出了自己的天赋才能，他抓起帽子，在一片吵闹声中悄悄地溜出了房间。正当群龙无首、混乱局面在素来安静平和而陡起风波的客房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时，门突然被打开了，就像大雪忽然落到头上似的进来了几位先生，先是一位气宇轩昂但面有愠色的先生，紧接着是雅罗斯拉夫·伊里奇；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之后是他的随从及有关人员，最后进来的是面有难色的奥克安诺夫先生。那位气宇轩昂但面有愠色的先生径直向谢苗·伊万诺维奇床边走去，他摸了摸后者的脉搏，做个鬼脸，耸了耸肩膀，然后宣布一个人们共知的消息，即死者已经去世；他自己只是补充说，日前一位颇受尊敬的大人先生在睡梦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一下子气绝身亡了。这时，这位气宇轩昂但面有愠色的先生离开病床，说根本用不着去叫他，然后扬长而去。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当即取代了他的位置（这时列姆涅夫和济莫文金已被送交有关方面），询问了一些情况，轻易地便把房东太太已经想要打开的箱子搞到手，把皮靴放回原来的地方，

说它们已经千疮百孔，毫无用处了；同时要回了枕头，把奥克安诺夫叫来，问他箱子的钥匙在什么地方，最后从那位醉鬼朋友的口袋里找了出来；然后当着有关人士的面，郑重其事地打开了谢苗·伊万诺维奇的那只宝贝箱子。一切东西赫然在目：两件破衣服，一双袜子，半条围巾，一顶旧帽子，几只纽扣，一双旧鞋底和一双长筒皮靴，——总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鸡零狗碎，是一堆散发着旧箱子霉味的破烂垃圾；只有一把德国锁还不错。他们把奥克安诺夫叫去，很严厉地跟他谈了谈，但奥克安诺夫说他敢对天发誓。他们要来了枕头，仔细进行察看：除了有些脏以外，其他方面跟别的枕头没什么两样。于是他们开始察看床垫，正在他们想要把它翻起来的时候，他们稍微停下来想了一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有一个沉重的、叮当作响的东西当地一声落在了地上。人们弯下身去，仔细察看，发现一个纸包，包里有十来个卢布。“嘿——嘿！”雅罗斯拉夫·伊里奇说，用手指了指床垫上露了鬃毛和棉絮的破的地方。人们仔细看了看那个破处，认定它是刚刚用刀子划破的，刀口有半俄尺长；有人把手伸进那个划破的地方，从里面取出一把想必慌忙中被留在那里的房东太太的菜刀；床垫正是用这把菜刀割破的。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刚从划破口取出菜刀，又一次发出“嘿！”的一声，表示惊叹，——就在这个时候，立刻又有另外一个纸包掉了出来，紧接着，接二连三地又掉出一些钱币：半卢布的银币两枚，二十五戈比的银币一枚，还有一些零钱和一枚个头很大的五戈比的古钱币。这些东西立刻被大家捡了起来。这时大家认为还不如干脆用剪刀把床垫剪开算了。于是便要来了剪刀……

与此同时，行将燃完的蜡烛照亮着一派很值得一看的奇妙景象。十来个房客围聚在床边，衣服千奇百怪，个个蓬头垢

面，没刮胡子，没洗脸，睡眼惺忪，都还是昨晚睡前的那副样子。有的人脸色煞白，有的人头上冒汗，有的人脸上发烧，有的人浑身打颤。房东太太完全被吓呆了，她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交叉着双手，期待着雅罗斯拉夫·伊里奇能够大发慈悲。上面，从炉台高处，清洁女工阿夫多季娅和房东太太宠爱的猫，伸着脑袋好奇地在往下张望；周围是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屏风；洞开的箱子显露出自己不堪入目的内涵；被子和枕头被扔在一边，上面落满了床垫里掉出来的棉絮；最后，在一张三条腿的木桌上，摆放着越来越大的一堆银币和其他钱币，在烛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只有谢苗·伊万诺维奇一个人神态自若，保持冷静；他安详地躺在床上，好像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倾家荡产。剪刀拿来后，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帮手一心想买好，赶紧上前把床垫拽了一下，为的是把它从主人背下抽出来时方便一些；谢苗·伊万诺维奇非常知趣，他先是侧过身，让出一些地方，背冲着搜索者；然后，在第二次抖动时他便脸朝下趴在那里，又让开一些地方；由于床边上缺了一块木板，突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谢苗·伊万诺维奇咕咚一声，一头栽了下去，露在上面的只有他那骨瘦如柴、皮肤发青的两条腿，它们向上翘着，很像是烧焦了的两根木头。鉴于普罗哈尔钦先生这天上午已是第二次钻到自己床下，顿时引起了人们的疑心，于是便有两位房客在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的指导下钻进去看看那里究竟藏有什么东西。但是寻找者们在床下只是互相白撞了自己的脑门儿，因为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当即叫住了他们，让他们赶快把谢苗·伊万诺维奇从那个旮旯儿里弄出来，于是这两个最会动脑子的人各自用双手拉住一条腿，把这个谁也没料到的资本家拖出来，横放在床上。这期间，鬃毛和棉絮在周围不断飞舞，银币堆放得越来越多——上帝呀！这里什么样的

钱币没有哇……有堂堂正正的整卢布，有坚实大方的一个半卢布，有人见人爱的半卢布，有平民气质的四分之一卢布和五分之一卢布，甚至还有票面没有多大价值、专供老太太收藏的小钱——十戈比和五戈比，——所有这些钱，都包在特殊的纸包里，整齐划一，井然有序。其中也有一些稀罕之物：两枚什么纪念章，一枚拿破仑金币[1]，还有一枚不知道叫什么、只知道是非常稀少的硬币……一些卢布的年代也非常久远；比如磨损很厉害的伊丽莎白女皇时期的钱币，德国的十字币[2]，还有彼得大帝时代的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钱币；这些钱币现在都是难得一见的东西；有些古老的十五个戈比的辅币，上面有孔，可以戴在耳朵上，虽说磨损得很厉害，但是其质量仍然符合法定标准；还有铜币，整个已经生锈变绿了……他们还找到一张红色纸币[3]，但别的再没有了。末了，当整个“解剖”工作结束，床垫套被不止一次地翻过来调过去，最后认定确实没什么响声了，这才把所有的钱币都放到桌子上，着手清点。乍一看甚至完全可能发生错觉，会认为有百万之巨——这么一大堆呀！百万虽然没有，但最后清点出的数字着实也非常可观——不多不少，二千四百九十七卢布五十戈比；要是昨天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提议的募捐活动落实的话，也许能凑够二千五百卢布这个整数。钱被取走了，死者的箱子被封上了，房东太太的申诉也有人听过，并且已经告诉了她：应该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出示死者欠款的证据。有关人员在文件上签了字；小姨子的事提到了一句，但大家确信此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

① 一种法国金币，价值二十法郎。
② 一种奥地利三马克银币，因背面印有十字而得名。
③ 卢布纸币有四种颜色，票面价值不同，红色的为十卢布。

一种无稽之谈，就是说，是谢苗·伊万诺维奇的精神障碍的产物，即根据以往在这方面查询的情况，曾不止一次就此事指责过死者，——但很快人们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这样对普罗哈尔钦先生的良好声誉是有害无益的，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当人们惊魂初定，清醒过来，知道了死者是怎样一个人后，大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沉默不语，将信将疑地面面相觑。一些人对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行为铭诸肺腑，耿耿于心，甚至好像非常生气……这么大的一笔钱！这人真是会敛财呀！马尔克·伊万诺维奇热情未减，还想解释为什么谢苗·伊万诺维奇突然变得畏首畏尾的原因，但这时已经没有人再听他的了。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现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奥克安诺夫喝了些酒，其余的人，不知怎么的，都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小个子坎塔列夫，即鼻子长得特扁的那个人，傍晚时候已经从这里搬了出去，行前将自己所有的箱子、包袱，一一包扎结实，仔细封好，态度冷淡地向希望打听的人们解释说，如今世道艰难，这种地方住不起了。房东太太号啕大哭，一直就没停，一面在哭诉、咒骂谢苗·伊万诺维奇，说他欺侮她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她问马尔克·伊万诺维奇，死者何不把自己的钱存到抵押信贷行里呢？

“当时缺心眼呗，大婶；脑子不够用。”马尔克·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您也够傻的了，大婶，”奥克安诺夫插进来说，“一个人在您这里坚持住了二十年，只要弹了指头他便会倒下去，而您总是在忙着做汤做菜，没得着时间！……嘿，大婶呀！……”

“瞧你这话说的，年轻人！”房东太太接着说，“去抵押信贷行干吗！他只要把自己的钱给我一点点，跟我说：‘拿着，年轻可爱的乌斯季尼娅，这是给你的报酬，只要我活在世上，

就请你管我的吃喝。’只要他这样说了，我可以对着神像向你发誓，我一定会管他吃喝，随时照料他。哎呀，他这个浪荡鬼，竟是个骗子！他骗了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妇道人家！……”

大家再次走到谢苗·伊万诺维奇床前。现在他正儿八经地躺在那里，穿着很好的、其实也是自己唯一的一身衣服，僵直的下巴隐藏在打得不很得体的领带结的后面；他的脸已经洗过，头发也已经梳理过，只是胡子没有怎么刮，因为没有找到刮脸刀；济诺维·普罗科菲耶维奇那唯一的一把刮脸刀，去年就已经卷了刃，后来在旧货市场上还卖了个好价钱；其他人都到理发店去理发。屋子里凌乱的场面还没有顾得上收拾。七零八落的屏风仍旧倒在地上，把谢苗·伊万诺维奇的住处暴露无遗，好像死亡掀去了遮掩我们所有秘密、阴谋和花招的帷幕，使一切都原形毕露。从床垫里抖搂出来的鬃毛和棉絮还没有收拾打扫，它们一团团地散落得到处都是。须知这个忽然冷落下来的角落，很容易被诗人用来比作“恋家”燕子[①]的破落巢穴：一切都被暴风雨破坏了，摧毁了，雏鸟和母鸟全部罹难，由羽绒、鸿毛、棉絮所构筑的温暖的床铺被抛洒得周围皆是……其实，谢苗·伊万诺维奇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顾盼自雄而又盗窃成性的老麻雀。如今他停止了活动，仿佛完全销声匿迹了，好像一切都不是他的错，好像不是他开的玩笑，把所有善良的人们狠狠捉弄了一通——没有羞耻，不讲良心，不择手段。现在他已听不见被他欺侮并孤身撇下的女房东的哭声了。相反，作为一个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的资产者，即使进了棺材也不愿意白白浪费一分钟，他好像正全神贯注于某种老谋深算

---

① 这四个字引自俄国诗人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的《燕子》（1792）一诗。——俄编注

之中。他脸上现出某种深思熟虑的样子，意味深长地紧闭着双唇，这副神态在谢苗·伊万诺维奇生前是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他好像是变得聪明了。他右边的眼睛眯缝着，仿佛有些狡猾；使人感到谢苗·伊万诺维奇似乎有话要说，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交代，要进行解释，而且不能耽误，越快越好，只是因为后来事情缠身，没有时间……好像有个声音在说："我说，你这是怎么啦？听着，别这样，你这傻娘儿们！别哭了！听我说，去好好睡一觉！我呀，我是说，我已经死了；现在已经没必要了；什么真情实意呀！躺着可真好……我呀，我是说，你听着，我说的不是这个；你，一个妇道人家，好样的，你要明白；现在我是死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那件事，就是说，恐怕也不可能，事已至此，那件事，就是没有死——你听我说，就是我站起来，那又能怎么样呢，啊？"

郭家申 译

# 女房东

（中篇小说）

# 第　一　部

## 一

奥尔登诺夫终于决定要更换一下住处。他的女房东非常穷，已经有了一把年纪，是一位公务员的遗孀，他原在她那里租了一间房子；由于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女房东没等到租期规定的下月1号，便离开彼得堡，到一个很偏远的亲戚家去了。这位年轻人在租期将满的这段日子里，一想到这个老住处，想到不得不离它而去，心中总不免感到有些遗憾和惋惜：他囊中羞涩，可是房租却很昂贵。女房东走后的第二天，他便拿起帽子，到彼得堡的各个胡同去到处溜达，察看各家门上所贴的招租广告，挑选那些颜色较黑、人员较多、而且比较实惠的房子，因为这种地方最容易找到穷房客们所需要的住处。

他已经找了很长时间，找得非常认真仔细，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几乎从未有过的感受。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起初有些漫不经心，随便看看，继而则比较注意，最后则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关注着身边的一切。芸芸众

生，市井生活，各种喧嚣与骚动，以及诸多事态所引起的新闻轶事，——所有平庸琐碎的日子和了无新意的日常生活，早已使精明能干、疲于奔命的彼得堡人腻烦透了；他们平生孜孜以求，想方设法想稳定下来，靠自己的劳动、汗水和各种其他手段，想有个清静安乐的家庭，但就是难以如愿；——相反，整个这种庸俗无聊、枯燥乏味的生活在他的身上却引发某种暗暗称快和美滋滋的感觉。他苍白的脸颊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润，眼睛里仿佛闪耀着新的希望，于是，他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寒冷而新鲜的空气，心里感到异常轻松。

他一贯过着静悄悄的生活，从不与人交往。三年前，他拿了学位，算是可以自立了，便去找一位以前只是听说过的老人，他等了很久，一位穿制服的仆人才同意下次为他向主人通报。后来，他走进一座高大、阴森、空荡荡的大厅——就是那种旧名门世家保留下来的极其单调乏味的大厅，在这里看见了那位老人——胸前佩带多枚勋章，满头白发；他既是父亲的朋友和同事，也是奥尔登诺夫本人的监护人。老人交给他很少一点儿钱。数目非常之小；是拍卖祖产偿还债务余下的一点儿钱。奥尔登诺夫态度落寞地接过这宗遗产，躬身一礼，永远告别了自己的监护人，来到街上。这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寒冷而阴暗；年轻人思前想后，考虑再三，一种无名的忧愁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两眼冒火；只觉得狂躁不安，身上一阵冷，一阵热。他一路上计算着，这点钱大概够他活上两三年，要是勒紧裤带，甚至可以活上四年。夜幕降临了，雨稀稀拉拉地下起来。他随便遇到一家便把房子租下了，一个小时后便搬了过去，他在那里仿佛是进了修道院，从此与世隔绝。两年下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怪物。

他是不知不觉中变怪的；他想都没想过还有另外一种生

活——它喧嚣、沸腾，永远处在惊心动魄与不断变化之中，无时不在向人们发出召唤，而且迟早都无法避免。诚然，他不可能没听说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从来不了解，而且也没有寻求过这种生活。他自幼生活就落落寡合，寂寂一身，如今这种遗世独立的性格已经形成。他深深痴迷于一种激情，这种痴迷的感情真是欲壑难填，简直能耗尽一个人毕生的精力，使诸如奥尔登诺夫这样的人在其他实际生活领域里没有任何立锥之地。这种痴情就是科学。它一直在吞噬着他的青春，夺去他健康的营养和他那狭小住处从来没有的新鲜空气，可是奥尔登诺夫因沉湎其中而不自知。他年纪轻轻，眼下别无他求。痴迷使他对外界生活宛如三岁幼童，不知就里，甚至必要时如何让别人挪开一点，给自己让出哪怕一点地方，他也永远学不会。科学在某些精明人那里，是手中的资本；奥尔登诺夫的痴迷则是一件对准他自己的武器。

和逻辑上抽象的缘由相比，学习和求知在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癖好；就像迄今吸引过他的任何别的、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活动一样。他幼年时就有怪孩子之称，与伙伴们大不相同。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由于他性格孤僻，脾气古怪，经常受到伙伴们野蛮、粗暴的对待，从而他真的变得非常孤僻和忧郁，慢慢的，他跟什么人也不来往。但是在他的独自一人的研究中，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章法和特定的体系；有的只是艺术家的最初的兴奋、最初的激动和最初的狂热。他自己为自己构筑体系；它在他的脑子里已经酝酿了多年；而且在他心目中业已有了一个尚模糊不清、但却令人非常高兴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体现在一种新的、明亮的形式之中，沁入他的肺腑，咬噬着他的心灵；对于这种形式的独特性、真实性和异乎寻常之处，他感到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创造已经向他的力量表

明，它正在形成与巩固之中。但其体现和创造的时限为时尚远，也许非常之远，也许根本不可能！

现在他浪迹街头，孑然一身，像一个突然离开自己的寂寞荒野置身于喧闹都市的隐士。一切对于他都显得非常新奇。他对自己周围沸腾、喧闹的世界是那样的格格不入，甚至对自己的古怪感受也根本不觉得惊奇。他好像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古怪；相反，他有一种喜悦的感觉，一种经过长期斋戒后的饥肠辘辘者恢复吃喝时的陶醉感；当然，像搬家这样的小事，把一个彼得堡居民——即使是奥尔登诺夫——竟然弄得昏头转向和心神不定未免有些奇怪，但是在这以前他几乎从未出去办过什么事却是千真万确的。

他越来越喜欢漫步街头了。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①]，他什么东西都想看看。

就是现在，他也在坚持自己一贯的习惯，面对眼前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他像读书似的，都在寻找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他对一切都感到惊奇，不放过任何一个观察的机会，而且用审视的目光察看行人的一张张面孔，仔细观察周围一切事物的面貌，悉心倾听人们的谈话，仿佛在验证夜深人静时他一个人得出的结论。他常常因为一件区区小事而深受触动，产生一些想法，这时他会破天荒第一次感到自己把自己活活关在一间小屋子里而十分懊恼。这里的一切都运转得非常迅速；他的脉搏强

① 系俄语中的外来语“фланёр”，源于法文“flâneur”，指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者。1847年6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篇短文《彼得堡纪事》中曾经使用过这个词，当时在俄国文学中还很新颖，它被引进俄罗斯，显然是受了法国风俗纪实文体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的影响，因为上流社会中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物典型，可以说在巴黎街头比比皆是，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特意将这个词用异体字凸显出来。——俄编注

劲而快速，受孤独压抑而只有被紧张狂热的活动激发和提高了的智力，运转得也很迅速、稳健而大胆。加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无意中也想设法让自己跻身于这种对他来说格格不入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以前与其说他只是凭艺术家的本能有所了解，还不如说是仅仅有所预感。因渴望怜爱与同情，他的心也不由自主地怦怦跳动起来。他更加仔细地观察身边的路人了；但这些人他都不认识，个个心事重重，若有所思……慢慢的，奥尔登诺夫这种悠闲自在的态度不知不觉地渐渐消失了；他已经感到了现实的压力，心里不禁有一种惶恐的感觉。大量以前他闻所未闻的新的印象使他开始感到有些疲倦，宛如一个病人，第一次兴致勃勃地下了病床，可是经受不住周围的光亮、沸腾的生活、身边人来人往、五彩缤纷的刺激，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头晕目眩，很快便跌倒了。他愁肠百结，忧心忡忡；开始为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全部活动乃至未来感到担心。新的思虑使他失去了安宁。他突然想到，自己一辈子孑然一身，谁也没有爱过他，他也没有爱过任何人。刚出来散步时，偶然遇到几个路人，攀谈中他们看他的眼神既粗野又奇怪。他看得出，人家把他当成疯子或者头号大怪物了，其实，他们这样看也完全正确。他回想起，只要他在场，不知怎的，大家总是感到非常沉闷，还在孩子的时候大家都因为他喜欢沉思和落落寡合的性格而躲着他；而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感与共鸣对别人来说又是那么令人难受、压抑和不为人察，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中间从未表现出精神平等的态度，为此，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感到非常苦恼，为什么他跟别的孩子，跟自己的同龄人总是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他才知道大家把他撇在一边，不与他为伍，历来如此，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不知不觉他来到距市中心很远的彼得堡的一角；随便在一

家很偏僻的小酒馆用过午餐，便接着继续转悠。他又走过许多街道和广场。然后是一排排黄色和灰色的栅栏，这里已经很少看到富贵人家的广厦豪宅，眼前尽是破烂不堪的房舍和高大的厂房建筑，——样子丑陋无比，黑色的、红色的都有，座座都耸立着高大的烟囱。这里随处都显得荒无人烟；一切看上去是那么阴沉，凶巴巴的：起码奥尔登诺夫有这样的感觉。已经是黄昏时分，他沿着一条长长的胡同来到一个坐落着教区教堂的广场上。

他随随便便地走了进去。那里的礼拜刚刚做完；教堂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两个老太太还跪在入口处。教堂执事是一位白发老人，他正在熄灭蜡烛。夕阳的斜晖透过上面的一扇小窗倾泻而下，像一片光的海洋，刚好照着旁边的一座祭坛；然而光线显得越来越弱了，教堂拱顶下的暮色越来越浓，越来越黑，这时各处的镀金圣像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被照得愈发金光闪闪。奥尔登诺夫一时只觉得心烦意乱，心情压抑，他斜靠在教堂一个最偏僻的角落的墙上，瞬息间便什么也不记得了。他清醒过来时只听见教堂里有两个进来的人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声音。他抬起眼睛，一看见那两个人，便产生了一种很难形容的好奇心。他们是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妇女。老人个子很高，腰板挺直，精神饱满，但是人很瘦削，脸色苍白，一副病态的样子。从外表上看他很像是一位远道来的商人。他身上穿一件显然节日才穿的黑色长毛皮大衣，前襟敞开着。大衣里面穿的是另外一件俄式长衣襟服装，从上到下全都扣着扣子。裸露的脖子上随便围一条颜色鲜艳的红方巾，手里拿着一顶皮帽。一把长长的花白胡须垂落在他的前胸，两道浓眉下发出了灼人的目光；那目光像火一样的炽热，顾盼自雄，旁若无人，而且非常专注。那女人二十岁上下，非常漂亮。她穿一件非常华贵的浅

蓝色皮袭，头上包一块白缎子方巾，在下巴处打了个结。她走路时，眼睛低垂，整个风姿透出一种若有所思的庄重神态，与她脸上那稚嫩温顺的甜美轮廓显得很不协调，透出几分忧愁。这出人意料的一对让人感到总有点奇怪。

老人站在教堂的中央，向前后左右分别躬身施礼，尽管教堂内空无一人；老人的伙伴也照此办理，如法行事。然后，他挽着这女子的手，领她向当地一尊高大的圣母像——教堂就是为了这位圣母而建的——走去；祭坛边上的圣母像被照得光彩夺目，这都是圣衣上的金饰和宝石映射的光芒，教堂最后留下的一名执事恭恭敬敬地向老人躬身施礼，老人颔首作答。那女人跪倒在圣像的面前。老人掀起圣像底座的罩布，搭在她的头上。教堂里传出了低沉的哭泣声。

奥尔登诺夫对这整个庄严肃穆的场面感到非常惊讶，他焦急地等待着看它如何收场。大概过了两分钟，这女人抬起头，灯光再次照亮了她秀丽的面孔。奥尔登诺夫不禁打了个哆嗦，赶紧向前迈了一步。但此时这女人已经把手伸给老人，两人悄无声息地走出了教堂。她那深蓝色的眼睛里满含泪水，顺着两腮流下；长长的睫毛在白嫩面庞的衬托下显得明媚秀丽，俊俏漂亮。她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但脸上却有一种孩子受到惊吓和感到内心恐惧的痕迹。她小心翼翼地紧贴着老人，而且看得出，她浑身都在颤抖，心里非常激动。震惊之余，奥尔登诺夫在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而又执拗的感情的驱动下，紧跟在他们后面，快步上前，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时，已经赶上了他们，并且抢先穿过街道。老人很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态度非常严厉；她也瞥了他一眼，但只不过是随便一看，不带任何好奇心，仿佛她正在想着一件别的很遥远的事情。奥尔登诺夫继续跟着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天色已经

很晚了；他远远地尾随其后。老人和那位年轻女人来到一条宽阔的大街上，那地方非常脏乱，多是各种各样的手艺人，以及粮店和客栈，由此直接通向城关哨卡；然后他们从街上拐进一条狭长的胡同，两边是长长的栅栏，沿胡同往前走，是一座巍然四层楼房黑糊糊的高墙，从门洞穿过去，可以走到另一条同样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们快要走到楼房跟前的时候，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很不耐烦地朝奥尔登诺夫瞪了一眼。年轻人收住脚步，一动不动；他自己也觉得这样跟着别人有些莫名其妙。这时老人再次回过头来看一眼，好像是要确认一下他的威胁起没起作用，然后他们两个——他和那位年轻女人——双双穿过狭窄的大门，走进大楼院子。奥尔登诺夫返身而归。

他的心情非常糟糕，他自己也在埋怨自己，认为不该白白浪费一天的时间，白白地跟着受累，而且，不该把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当做一次奇遇，最后闹了个自讨没趣。

尽管一大早他就因自己的怪僻行为而懊恼不已，但是他本能地却在回避自己内心艺术世界之外一切可能吸引他、使他感到惊讶和震颤的东西。如今他想起自己那个平静安逸的角落，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惆怅和懊悔；后来，一想到自己的住处还没有解决，还得去四处奔走，不禁又发起愁来；加之想到自己竟为这样一些琐事困扰，无法脱身，心里感到甚是烦恼。最后，他疲惫不堪，已经不能将两个想法联系起来；他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这时他才吃惊地发现，自己无意中走过了头，早走过了自己住的那幢房子。他不胜惊讶，对自己的疏忽大意连连摇头，他认为这都是由于他太过疲劳的原因；他上了楼梯，爬到顶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在屋里点上了蜡烛。——一分钟后，使他惊异的是，一个哭泣的女人的形象鲜明地出现在他的想象之中。这印象是那么炽热，那么强烈，——

那女人的相貌唤起了他心中的柔情蜜意；她那温顺恬静的面部表情，正在承受着内心感佩和恐惧的强烈震荡，脸上则流淌着兴奋或孩子般悔恨的泪水，——以至于他的眼睛都变得模糊起来，仿佛有一团火烧遍了他的全身。但是这种幻觉没有持续多久。兴奋过后他开始思考，然后是懊恼，再往后是一种无奈的愤恨；他没有脱去衣服，把毯子往身上一裹，倒头便躺在自己的硬板床上……

奥尔登诺夫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很晚的时候了，他心里烦躁，感到惴惴不安，情绪非常沮丧；他赶紧把精神集中起来，几乎强制自己去想想自己的当务之急，然后动身朝与昨天路线相反的方向走去，最后在一个穷德国人那里租到一间小屋；这德国人叫施皮斯①，和女儿廷欣住在一起；收了定金后，施皮斯立即取下钉在大门上的招租牌，直夸奖奥尔登诺夫非常好学，并答应自己一定要跟他一起好好研究学问。奥尔登诺夫说他晚上就搬过来。他本想从那里直接回家，但却改变了主意，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他忽然来了精神劲儿，自己对自己的好奇心不由露出了笑容。由于心里着急，他觉得这段路程长得要命；最后，他终于来到了昨天晚上来过的那座教堂。那里人们正在做上午的祷告。他选了一个位子，从这里几乎可以看见所有做祷告的人；但是他想要找的人却不在这里。他等了很长时间，最后红着脸离开了。他一再压制自己内心不由自主

① 这个德国人物的名字大概是仿效果戈理的短篇小说《涅瓦大街》(1835）中焊洋铁壶的手艺人席勒和鞋匠霍夫曼这两个德国人的名字而来，因为施皮斯（Ch.H.Spies，1755—1799），也是一位德国作家，他的小说多以骑士与幻想故事为题材，18世纪末在俄国颇为流行。施皮斯一词还是德文“Spiessbürger”（小市民）字头的音译。——俄编注

产生的感情，竭力强迫自己改变自己的思路。他转而考虑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忽然想起自己该吃午饭了，而且也真的感到腹中饿了，于是便走进他昨天用过午餐的那家小酒店。他已经不记得后来他是怎样从那里出来的了。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在有人或无人的小巷里，长时间的徘徊，最后来到一个偏远的地方，那里已经不是市区，周围是一片黄色的田野，直到死一般的寂静使他产生一种新的、很久已经不曾体验过的印象，他才大吃一惊，如梦初醒。那是一个干燥寒冷的日子，这样的天气在 10 月份的彼得堡并不罕见。不远处有一座农舍；旁边堆放着两垛干草；一匹骨瘦如柴的小马被卸去了挽具，垂着头，耷拉着嘴唇，站在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旁边，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一条看家狗在一只坏车轮旁啃着骨头，嘴里不住发出呜呜的声音；一个身上只穿一件衬衫的三岁小孩，挠着自己蓬松的亚麻色头发，惊奇地望着这位孤身一人的城里人。农舍后面是田野和菜园子。蓝天远处是郁郁葱葱的林树；茫茫白云与之遥相对应，仿佛是一群被驱赶的飞鸟，有条不紊地悄悄划过长空。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那么冷清寥廓，充满了某种暗中翘首以待的氛围……奥尔登诺夫本打算信步走下去，但是寥落的荒野只能给他带来烦恼。他返身往回走，这时突然从市内传来做晚祷的钟声，于是他两步并作一步走，不一会儿工夫便又来到了那座他昨天已很熟悉的教堂。

那位他不认识的女人已经在那里了。

她跪在靠近入口处做祷告的人群中。奥尔登诺夫从教堂门口众多的等候施舍的乞丐、衣衫褴褛的老太婆和病残者中间挤过去，跪在那位陌生女人的身边。他的衣服紧挨着那女人的衣服，因此他能够听见那女人小声祷告时口中急促的呼吸。她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么极度虔诚，还是那样泪流满面，最后由火热

的双颊将泪水烘干，好像以此想洗清某种可怕的罪行似的。他们两个跪的地方光线非常之暗，只有那么一盏火苗昏暗的油灯，被开着的气窗口透进来的风吹得摇摆不定，因而时不时地还能照亮她的面孔；她脸上的每一个特点都铭记在这位青年的脑海里，使他感到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只觉得有一种牵肠挂肚、撕心裂肺的感觉。不过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中自有一种狂热的陶醉与痴迷。终于，他坚持不住了；他的整个胸膛开始颤动，转瞬间，他因从未体验过的甜蜜的追求简直痛不欲生，于是他痛哭起来，把自己发烫的脑袋斜靠在教堂冰冷的跪台上。除了痴迷于甜蜜痛苦中的揪心疼痛外，他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

这种极度敏感、外露和一无遮掩的感情，也许是由长期孤独生活造成的；而这种突发的感情，这种要么得到宣泄，要么就要爆炸的心态，也许就是在漫漫不眠之夜的沉闷孤寂中，在无奈的缄默中，在无意识的向往和急切的精神震荡中逐渐形成的；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就像闷热的天气突然乌云蔽日，雷电交加，一场大雨倾注在干渴的土地上，让碧绿的枝头挂满水珠，使青草和田里的禾苗倒地，把娇柔的花朵打得俯首地面，但是只要阳光一出来，一切重又迅速恢复生机，迎着太阳，昂首挺立，让绮丽甜美的赞誉高歌入云，为自己的新生而欢乐、庆幸……但是奥尔登诺夫此时已经无法判断自己究竟是怎么了：他只是勉强意识到自己……

他几乎没注意到祈祷仪式是如何结束的，因此醒过闷儿来的时候他正跟在自己那位不认识的女人身后，朝拥向门口的人群挤去。他不时地和那女人的诧异、明媚的目光相遇。由于人流拥挤，那女人时不时地停住脚步，不止一次地回头看他；显然，她越来越感到惊讶；她突然变得满脸通红，好像被夕阳余

晖一下子染红了似的。正在这个时候，昨天那位老人突然又出现在人群之中，并且挽起了她的手臂。奥尔登诺夫又看见了他那愤怒和嘲笑的目光，这时一股莫名其妙的恼恨情绪突然涌上了他的心头。最后，他们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一反常态，奋力向前冲去，离开了教堂。但晚上新鲜的空气并不能使他感到清新凉爽：他觉得呼吸困难，胸口发闷，心跳得缓慢而强劲，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最后，他断定这两个不相识的人确实看不见了，大街小巷也都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但这时奥尔登诺夫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大胆的莫名其妙的计划业已形成，尽管这样的计划从来都很荒唐，但几乎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有人会去做，并且能够获得成功；第二天上午八点钟，他从胡同那边来到一座楼房前，然后走进一个狭小脏乱的后院，那里简直像是这座楼房的一个垃圾坑。正在院里干活的看门人停下手里的活，用铁锹撑着自己的下巴，从头到脚将奥尔登诺夫打量个够，然后问他有什么事。

看门人是个年轻可爱的小伙子，二十五岁左右；但是长得非常老相，脸上布满了皱纹，五短身材，是个鞑靼人。

“我要找房子住。”奥尔登诺夫不耐烦地回答说。

“什么样的?”看门人讥讽地问道，一面看着奥尔登诺夫，好像完全了解他的情况似的。

“转租的。”奥尔登诺夫答道。

“那边院子里没有。”看门人神秘兮兮地回答道。

“那么这边呢?”

“这边也没有。”这时看门人操起了铁锹。

“也许有人会转租的。”奥尔登诺夫说，把一枚十戈比的硬币给了看门人。

鞑靼人看了奥尔登诺夫一眼，接过了硬币，然后又操起了

铁锹；沉默一会儿后，他才说："没有，没有房子。"但年轻人这时已经不听他的了；他踏着水洼里摆放的几块颤颤悠悠的破木板，向厢房通往这家院子的唯一出入口走去，这里又脏又乱，乌七八糟，简直像掉进臭水坑里一样。一个穷苦的棺材匠住在底下一层。奥尔登诺夫绕过他那别出心裁的作坊，沿着已经破旧不堪、直打滑的螺旋形楼梯往楼上走去；黑暗中，他摸到一扇蒙着一层粗草席的厚实笨重的门，找到了门锁，然后把门推开了一半。他没有弄错。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位他认识的老人，老人极其惊讶地死死盯着他。

"你有什么事?"老人生硬地问道，但声音很小。

"有房子租吗？……"奥尔登诺夫问道，本来想说的话一下子几乎全忘光了。他从老人肩后看见了自己要找的那个陌生女人。

老人一声不响地要关上房门，想把奥尔登诺夫拒之门外。

"有房子。"突然传来那年轻女人亲切的声音。

老人让开了房门。

"我只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奥尔登诺夫冲那位美人说着，急忙走进了房间。

但是，他朝这两位未来的房东看了一眼，顿时被惊得止住了脚步，站在那里动弹不得；他眼前发生了无声的、惊人的一幕。老人脸色煞白，好像马上就要晕倒的样子。他眼睛盯住那年轻女人，目光咄咄逼人。那女人起初脸色也发白了，但紧接着，血液上升，全都涌到了脸上，而且两只眼睛不知怎么闪现出异样的光芒。她把奥尔登诺夫带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去。

整个房子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屋子，被两道板墙分隔成三个部分；他们顺着过道直接走进一个狭窄阴暗的小前厅；正面板墙上有一道门，显然是通向房东卧室的。右边，穿过前厅，有

一个房间，是准备出租的。这间屋子狭小而拥挤，用板墙从两扇矮窗处一隔，显得又窄又长。到处都堆得满满的，都是居家过日子不可或缺的东西；一切都显得很杂乱，拥挤，但还算清洁。家具只有一张普通白茬木头桌子，两把普通椅子和沿两侧墙壁摆放的长板柜。一尊很大的带有金冠的古老圣像供奉在屋角的一个隔板上，像前有一盏长明灯。在租出去的那间房子里，还有前厅的一部分，有一个很大很笨重的俄式炉子。显然，这样的房子住三个人是不行的。

他们开始谈具体条件，但是双方都有些语无伦次，彼此几乎无法沟通。奥尔登诺夫距那女人只有两步之遥，能听见她心跳的声音；他看见她激动得全身都在颤抖，也好像是由于害怕的缘故。最后总算是谈好了。年轻人说他一会儿就搬过来，然后朝房东看了一眼。老人站在门口，脸色依然煞白，但是嘴角上却挂着一丝淡淡的、甚至若有所思的微笑。一看到奥尔登诺夫的目光，他马上又皱起了眉头。

“有身份证吗?”他在过道给年轻人开门时，突然大声地、态度生硬地问道。

“有!”奥尔登诺夫回答说，心里有些纳闷。

“你是怎么个情况?”

“我叫瓦西里·奥尔登诺夫，贵族，没担任公职，为自己干事。”他回答说，也模仿着老人的语气。

“我也一样，”老人回答说，“我叫伊利亚·穆林，市民；你觉得够吗？去吧……”

一小时后，奥尔登诺夫已经搬到了新的住处，这使他本人和自己的德国房东都感到有些吃惊；那位德国人和他那温顺听话的女儿廷欣已经开始怀疑这位找上门来的房客骗了他们。奥尔登诺夫自己也没弄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也不想去

弄明白……

## 二

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只觉得两眼发黑，天旋地转。他机械地将自己那点可怜的家当在新居室里摆放好，解开包有各种必需品的包袱，打开装书的箱子，开始将它们摆放在桌上；但是很快，这项工作他就放下不干了。他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个自打见面起就使他心潮澎湃、坐立不安的年轻女子的形象；她使他乐不可支，欣喜若狂，——天大的幸福一下子闯进了他单调乏味的生活，这使他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在思慕和惶恐中透不过气来。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送给房东看，希望借此能看上她一眼。但穆林只是稍微把门打开一点儿，从他手中接过证件，对他说："好，祝你一切顺利。"当即便把房门关上了。奥尔登诺夫感到有些不快。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个老头儿开始感到有些厌烦。老人的目光中总是透着某种鄙夷和恶意。但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很快便消失了。和以前他的死水一潭般的生活相比，奥尔登诺夫置身于一种旋风般的生活已经是第三天了，但是他还不能够说什么，甚至有些担心。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完全被打乱了；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的整个生活仿佛被分成了两半；控制住他的，一个是向往，一个是期待；其他想法他都不往心里去。

他困惑不解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那里炉子上正在做饭，一个矮小驼背的老太婆在不停地忙活，她是那样的邋遢，穿得又那样的破旧，看着实在可怜，令人厌恶。她好像人很凶，嘴里不时地嘀咕着什么，唠叨没完。她是房东的女用人。奥尔登

诺夫试着想跟她说说话，但是她一句话也不说，显然心里在生气。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老太婆从炉内取出甜菜汤、馅饼和烧牛肉给房东送去。给奥尔登诺夫端来的也是这些。午饭过后，房间里一片寂静。

奥尔登诺夫拿起一本书，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竭力想从这本已经读了好几遍的书里找出点意思来。他不耐烦地把书一扔，打算再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最后，他拿起帽子，穿上外套，来到大街上。他信步走去，也不管是什么路；他一心想要尽可能地把精神集中起来，把自己混乱的思想理一理，起码稍微判断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他的努力只是给他带来了痛苦与折磨。他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烧，而且隔不了多久，心脏就突然一阵乱跳，使他不得不扶靠在墙上。“不，真不如死了好，”他想，“真不如死了好。”他翕动着发烫而颤抖的嘴唇小声说，很少顾及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走了很长时间；直到觉得浑身都已经湿透，这才第一次发现正在下着倾盆大雨，于是赶紧往家里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看见了自己见过的那个看门人。他觉得这个鞑靼人很认真、很好奇地看了他一会儿，直到后来发现有人看见了自己，才自行走开了。

“你好，”奥尔登诺夫追上他说，“你怎么称呼？”

“看门的。”鞑靼人回答说，咧了咧嘴。

“你在这里看门很久了吗？”

“很久了。”

“我的房东是位市民吗？”

“说是市民，那就是市民。”

“他是干什么的？”

“有病，靠向上帝祷告活着，——就是这样。”

“那一位是他的妻子？”

“什么妻子？”

“跟他住在一块的那位呀！”

“妻——子，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算了。再见，老爷。”

鞑靼人扶了一下帽子，走进了自己的小屋。

奥尔登诺夫回到自己的住处。老太婆嘴里嘟嘟哝哝，给他开了门，然后再把门插好，爬上她平素消磨时日的炉台。这时天色已晚。奥尔登诺夫前去取火，看见通往房东屋子的门上了锁。他喊了老太婆一声，那女用人用双肘撑起身子，警觉地从炉台上看着他，好像心里在琢磨：他在主人的门锁旁究竟想要干什么；她一句话没说，向他扔去一盒火柴。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又开始——第一百次了——整理自己的东西和书籍了。但是慢慢地，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便在长凳上坐了下来，而且仿佛觉得自己睡着了。他不时地苏醒过来，心想这不是在做梦，而是一种痛苦的病态的昏迷。他听见有人在开门，想必一定是她回来了；他猜想，肯定是两位房东做完晚祈祷回来了。这时候他想起来有件什么事必须到他们那里去一下。他勉强站起身，而且觉得自己是在向他们那里走去，但是脚下一不留神，便摔倒在老太婆堆放在屋子当中的木柴上了。这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过了很久很久，他睁开眼一看，吃惊地发现他正躺在原先坐过的那张长凳上，衣服穿得好好的，身边有个女人正温柔体贴地俯视着他，那张千娇百媚的脸上沾满了慈爱纯朴的泪水。他感觉到有人在他头下放了一个枕头，给他身上盖得暖和一些，而且感到有一只柔软的手在触摸他发烫的额头。他想表示感谢，想拉着这只手，放在自己发干的嘴唇上，用眼泪湿润它，亲吻它，永远地亲吻它。他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但究竟要说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一心想在此时此刻能够立即死去。但是他的双手像灌了铅似的，动弹不

了；他仿佛变哑巴了，只觉得血液在向全身飞快地流去，觉得好像有人正在把他往床上抬。有人给他水喝……最后，他又昏了过去。

早上八点钟左右，他醒了过来。太阳透过他房内发霉变绿的窗口，把金色的阳光洒满了他的房间；一种令人欣喜的感觉使病人浑身都感到非常舒服。他神态平静，情绪安宁，感到无限幸福。他仿佛觉得枕头边上这时好像有什么人在。他苏醒过来，细心地查找身边这位看不见的人；他多么希望能够拥抱自己这位朋友，而且要平生第一次地对她说："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日安！"

"你睡的时间够长的了！"一个温柔女人的声音说。奥尔登诺夫回头一看，只见他的漂亮的女房东正俯身冲他露出和蔼的、像阳光一样明媚的笑容。

"你已经病了很久了，"她说，"好啦，起来吧；怎么，不愿勉强自己吗？自由比面包更甜美，比阳光更灿烂。起来，亲爱的，起来吧。"

奥尔登诺夫抓过她的手，紧紧地握住。他觉得自己仿佛还在做梦。

"等一等，我给你沏好了茶，想喝吗？喝吧；对你有好处。我自己也病过，这我知道。"

"好，我喝。"奥尔登诺夫有气无力地说，并且站了起来。他的身体还非常虚弱。他背上感到一阵寒冷，只觉得浑身酸痛，整个身子像散了架似的。但他的心里非常豁亮，而且阳光也仿佛给他带来了温暖，带来了欢乐和吉祥。他感到自己新的、充实的、看不见的生活已经开始。他感到有点儿晕晕乎乎。

"你不是叫瓦西里吗？"她问道，"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

好像是昨天当家的这样叫你来着。”

“是，是叫瓦西里。可你怎么称呼？”奥尔登诺夫说着，慢慢向她走去，他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他摇晃了一下。女房东赶紧抓住他胳膊，扶他站好，并且笑了起来。

“我叫卡捷琳娜。”她说，同时用自己浅蓝色的明亮的大眼睛凝视着他的眼睛。两人互相握住对方的手。

“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最后她终于说了。

“不知道。”奥尔登诺夫回答说。他感到眼前一片模糊。

“瞧你这个人。好啦，亲爱的，好啦；不要难过，也不要悲伤；坐过来一点，靠近阳光，坐到桌子旁边；老老实实坐好，别老在后面跟着我，”她见奥尔登诺夫那架势好像要挽留她，她又补充说：“一会儿我自己会到你这里来的，有你好好看的时候。”一分钟后，她端来了茶，放在桌子上，自己则坐到他的对面。

“给你，好好喝吧，”她说，“怎么，你头疼吗？”

“不，现在不疼了，”他说，“不知道，也许还在疼……我不想……算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啦，”他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最后终于摸到了她一只手。“请待在这儿，不要离开我；给我，给我，请再把你的手伸给我……我眼前一片漆黑；我看着你就跟看着太阳一样。”他说。他的话好像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说的时候兴奋得透不过气来。失声痛哭哽住了他的喉咙。

“真是可怜！看来以前你身边没有什么亲人。你独自一人；你没有亲属吗？”

“一个也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没关系，没有就没有！现在好了……现在我感到很好！”奥尔登诺夫说，像在说胡话一样。房子好像一直在绕着他打圈子。

"我自己好多年都没有正眼看过人了。你这样看着我……"她沉默片刻后说道。

"喏……那又怎么样?"

"仿佛我的眼睛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哪！知道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从最初的几句话起，我就把你铭记在我的心里了。以后你再有病的时候我还会来照料你的。不过你可不要生病，决不要生病。等你病好能下床后，我们要像兄妹一样在一起生活。你愿意吗？要知道，得到一个妹妹可是不容易的，要是上帝没有赐予的话……"

"你是谁？从哪儿来的?"奥尔登诺夫有气无力地问。

"我不是本地人……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知道吗，据说以前有十二个兄弟住在深山老林里，一位美丽的姑娘在林中迷路了。她来到他们那里，把他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把自己的爱心全都用在这上面了。弟兄们回来后，认定是小妹来他们家做了一天的客。于是他们大声地喊她，这时她才走出来和他们见面。十二个兄弟都管她叫妹妹，一切随她的便，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而她对大家也非常的亲。知道这个故事吗?"

"知道。"奥尔登诺夫小声地说。

"生活是美好的；喜欢在世界上生活吗?"

"当然，当然；但愿能长命百岁，健康长寿。"奥尔登诺夫回答说。

"很难说，"卡捷琳娜若有所思地说，"我甚至想到过死，真的……瞧你，又来了，脸色像面粉一样煞白!"

"是的，头晕得慌……"

"等一等，我把我的铺盖给你拿来，还有枕头——另外一个枕头；就铺在这里。你睡着后，会梦见我的；这样病就会好

了。我们那个老太婆也常生病……"

已经开始铺床了，可是她还在不停地说着，时不时地转过脸来，越过肩头，笑容可掬地看着奥尔登诺夫。

"你有这么多书哇！"她说，把箱子往一边推了推。

她走到他身边，用右手搀着他，把他扶到床旁，让他躺下后，给他盖上被子。

"人们说书会教人学坏，"她说，一面摇晃着脑袋，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你喜欢埋头读书？"

"是的。"奥尔登诺夫答道。他不知道自己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于是他使劲抓住卡捷琳娜的一只手，以证实自己并没有睡着。

"我那位当家的有很多的书；可多了！他说都是宗教方面的书。他老是挑这种书念给我听。以后我拿给你看；然后你讲给我听，看他从里面都给我念了些什么？"

"我会讲给你听的。"奥尔登诺夫小声地说，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你喜欢做祷告吗？"沉默片刻后她问道，"你知道吗？我总是害怕，总是害怕……"

她没有把话说完，好像在想什么事情。最后，奥尔登诺夫终于把她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

"你吻我的手干什么呀（这时她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拿去，吻吧，"她边笑边说，同时把两只手都伸给了他；后来她抽回一只手，把它放在他发烫的前额上，接下去便开始梳理和抚平他的头发。她的脸越来越红；最后，她索性坐在铺边的地上，把自己的脸紧贴在他的脸上；她呼出的温暖湿润的气息轻轻拂过他的面颊……突然，奥尔登诺夫感到，她眼睛里的热泪滚滚而下，像熔化了的铅水，洒落在他的脸上。他越来越感到

虚弱；连手也无力动弹了。这时候，只听见有人在敲门，并且有拉动插销的声音。奥尔登诺夫还听到老人——他的房东——如何走到隔板后面去。后来又听见卡捷琳娜从地上站起来，不慌不忙、大大方方地拿起自己的书，觉得她临走前还在他身上画了个十字；他双目紧闭。突然，一个热烈的长吻在他那发干的嘴唇上燃烧起来，它像一把利刃，直插他的心脏。他微弱地叫了一声，便失去了知觉……

接下去，对于他来说，一种莫名其妙的生活便开始了。

有时候，在他意识不清的分分秒秒，他脑海里会闪现出这样的念头：他注定要生活在某种漫长的、没完没了的梦幻之中，这里充满许多莫名其妙的无谓的焦虑、纷争和痛苦。他在惊恐不安中竭力反抗命运对自己的压迫，在紧张激烈、殊死搏斗的时刻，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再一次把他击倒；这时候他觉得，分明感到他又要失去知觉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万丈深渊又出现在他的面前，随着烦恼与绝望的哀号，他纵身跳了进去。偶尔也有大喜过望、简直让人承受不了的瞬间幸福时刻；那时候，全身一阵阵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往日的事情如在眼前，当下这光明的瞬间奏出了欢乐的凯歌，神秘的未来在现实生活中则如同梦境；这时候，一种无法表达的希望，犹如生命的甘露，洒落在他的心田，狂喜简直使他想大声地喊叫，他感到人的躯体在诸多印象的这种压迫下简直不堪一击，整个生命之线正在被扯断，同时他也在庆贺自己整个生命的更新与复活。有时候，他再次昏昏入睡，这时他近日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又都重新演绎一遍，像一群乱哄哄的蜜蜂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飞过，但是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却非常怪诞，令人费解。有时候病人忘记了自身所发生的事情，常常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不在原先的住处，不在以前房东老太太那里。他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

老太太迟迟不来？平时天色将黑的时候，老太太总是要来到快要熄灭的炉子旁边——这时炉内不时闪耀出微弱的红光，照亮屋子所有黑暗的角落——等待炉火渐渐暗淡、熄灭，习惯地将自己瘦骨嶙峋、颤颤悠悠的双手在行将熄灭的炉火上烘烤，嘴里总是不停地喃喃自语，时不时迷惑不解地看上他一眼；她认为自己这位怪房客之所以疯疯癫癫，都是由于读书太多的缘故。另外有一次，他记起来自己已经搬家了，但是他怎么搬的家，出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何要搬家，他却不记得了，尽管他一直在苦思冥想，想知道个究竟……但是，是什么东西在召唤他，折磨他，要他到什么地方去？是谁点燃的这令人难以忍受的一把火，使他透不过气来，把他全身的血液都吸干了？——他还是一无所知，记不起来了。他常常专心致志地用两手去逮一个什么影子；常常听见自己床边不远处有轻微的脚步声和什么人像音乐一样甜美的亲切柔和、轻声细语的说话声；他感到有什么人呼出的阵阵气息从他脸上轻轻掠过，于是他的整个身心都被这种爱所大大撼动了；什么人的伤心热泪掉落在他发烫的双颊上；突然，什么人的一个吻，一个长长的、柔情似水的吻，紧紧地贴在了他的嘴唇上；这时候，他的生命全都融化在这永不熄灭的痛苦之中，仿佛他身边的一切存在、整个世界都停顿了下来，死去了好多个世纪，一个漫漫的千年长夜将笼罩一切……

这时，他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平静度过的温馨的岁月，他回想起那由衷的喜悦，永恒的幸福和初次品尝到生活甜头的欣喜惊讶之情；当时，他采摘一枝鲜花，成群的小精灵便从花丛中飞了出来，跟他一块在小屋前绿草如茵的场地上嬉戏玩耍，场地四周被一棵棵金合欢树所环抱；这些小精灵从水晶般清澈透明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湖中间向他露出微笑，他往往一连几

个小时地坐在湖边，倾听着浪花相互撞击的声音；小精灵们轻轻地舞动翅膀，将甜蜜的美梦情有独钟地洒向他那小小的摇篮，而这时他母亲正俯身在摇篮上给他画十字，吻他，在寂静的漫漫长夜中给他唱摇篮曲，哄他睡觉。但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物不期而至，使他感到有一种非儿童所有的恐惧，而且把第一剂痛苦和眼泪的慢性毒药注入了他的生活；他恍恍惚惚地觉得有一个素昧平生的老人在完全掌握着他未来的岁月，对此他诚惶诚恐，心惊胆战，但却无法把自己的视线从老人身上移开。凶险的老头儿到处尾随着他；他在小树林的每一个灌木丛中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假模假式地向他频频点头，冲他微笑，逗弄他；有时这老头儿则变做小孩子的各种玩偶，像个凶险可恶的侏儒，在他手里变幻着各种鬼脸，开怀大笑；有时这老头儿则唆使他同学中的每一个捣蛋鬼来跟他作对，或者和这些小家伙们一起坐进课堂里，在语法课本每个字母的字里行间做鬼脸，探头探脑。后来，在他睡着的时候，这位凶险的老头儿就坐在他的枕边……把摇篮旁一群群舞动着金色和蓝宝石颜色翅膀的小精灵们赶开，把他可怜的母亲从他身边永远带走，然后开始在他耳边整夜整夜地小声讲述一个很长的离奇故事；这样的故事小孩子们还听不大懂，但其恐怖内容和非儿童所能理解的情欲，却在扭曲着孩子们的心灵，使他们感到惶惶不安。但凶险的老头儿对他的号啕大哭和请求根本不予理睬，仍然继续给他往下讲，一直讲到他神志模糊、失去知觉为止。后来，小孩子一觉醒来，突然长成了大人；时光岁月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从他头顶飞逝而过。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眼下的处境，突然开始明白自己只是孤身一人，与整个世界都格格不入，独自住在别人家里，与神秘兮兮、形迹可疑的人们为伍，和一帮聚集在他房间阴暗角落里窃窃私语的仇人们混在一起；

他们冲着蹲在火边烤火的老太婆频频点头，而老太婆则一面烘烤自己那衰弱老迈的双手，一面将他指给那些人看。他感到心慌意乱，愁肠百结；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待在这里，为什么只有他自己在这间屋子里；想必他所以落进这个黑暗的罪恶巢穴，因为他受到了某种强烈的、从未体验过的诱惑，事先没有了解清楚这里的房客都是些什么人，他的房东又是何许人。他开始因自己的怀疑而苦恼，——担心深更半夜会不会突然又有人开始给他絮絮叨叨地讲述冗长的故事；这次好像是个老太婆，开始时轻声细语的，勉强能够听见；面对快要熄灭的炉火，她伤心地摇着白发苍苍的脑袋，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但是——恐惧又一次向他袭来，因为故事在他面前变成了一张张的面孔和形象。他清楚看见自己全部的所思所想，从儿时模糊不清的幻想，直到他从生活中得到的，从书中读到的，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的，这一切的一切，现在都活了起来，在他面前表现得井然有序，活龙活现，形象高大伟岸，他们在他身边来回走动，集结成群；他看见一座座神奇漂亮的花园展现在面前；看见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又毁于一旦；看见一座座坟墓把死去的人又送到他这里复活重生①，看见一个个部落和民族在他的面前形成、发展和消亡；最后，他看见，就在他的病榻旁边，他的每一种想法，每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差不多刚一产生就显现了出来；他觉得自己不是用虚无缥

① 奥尔登诺夫的这些幻想和普希金（1799—1837）的悲剧《吝啬的骑士》（1830）第2场巴龙的独白颇有相似之处，据专家们考证，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普希金笔下的巴龙的独白，甚至能够大段大段地背下来。还有学者认为，巴龙的形象与奥尔登诺夫的形象和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1606）的故事情节（第3幕，第4场；第5幕，第4场）也存在一定联系。——俄编注

缈的想法在思考问题，而是通过一个个的世界、一个个的实际构造进行思考的；他觉得自己如同一粒尘埃，在这无限广阔、茫无涯际的奇异世界里随处飘荡，而整个这种骚动不安、独立自主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压抑和拘牵，成为使他永远摆脱不了的一种嘲弄；他感到自己行将就木，将会化为灰烬，永世不能复生；他想逃走，但是宇宙之大，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藏身的角落。最后，绝望之中，他鼓足了力量，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他醒来时出了一身冷汗。周围静悄悄的，一片死寂；正是深夜时分。但他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人还继续在讲述他那个离奇的故事，有一个沙哑的声音确实在讲述一个他仿佛很熟悉的长长的故事。他听见有人讲到阴暗的森林、一些骠悍的强盗和什么一个勇敢的壮士，就差没有讲斯捷潘·拉辛[①] 和豪放狂饮的纤夫，没有讲关于一个娇艳女子和伏尔加母亲河的故事了。这是神话故事？还是他确实亲耳所闻？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躺在那里，睁着两眼，身子一动不动，完全处于痛苦麻痹状态。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坐起身来，高兴地发现，大病之后自己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消耗光。胡话业已成为过去，现实的生活已经开始。他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还是和卡捷琳娜说话时穿的一样，由此可见，从她离开他的那天上午到现在，过去的时间并不很长。决心的火焰烧遍了他的全身。他无意中用手触摸到一颗不知为什么钉在他床边隔板上方的大钉子，他抓住它，把自己整个身子撑起来，想办法勉强够到有些微光透进他屋内的一个缝

① 斯捷潘·拉辛（约 1630—1671），顿河哥萨克在 1670—1671 年间爆发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后为哥萨克上层出卖给沙皇政府，被杀害于莫斯科。

隙。于是他把眼睛紧贴在那个小孔上，向外面张望；因为激动，差一点儿透不过气来。

房东小屋的屋角摆着一张床，床前有一张桌子，铺着厚厚的桌布，桌上堆放着许多大开本的古书，从装帧上看像是宗教方面的书籍。角落里供奉着一尊圣像，古色古香，跟他房间里的氛围差不多；圣像前面点燃着一盏油灯。老人穆林躺在床上，为疾病所折磨，疲惫不堪，脸色煞白，身上盖着一条毛皮毯子，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卡捷琳娜躺在床边的长椅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胸口上，脑袋紧靠着他的肩膀。她专心致志地望着老人，眼睛里露出孩子般惊奇的神情，好像她正怀着无穷的好奇心，凝神屏息地在倾听穆林给她讲的故事。有时候讲故事的人把声音提得很高，苍白的脸上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他紧皱眉头，眼睛开始闪闪发光，此时，卡捷琳娜好像因为害怕和紧张，脸色变得都发白了。这时老人脸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态，卡捷琳娜便开始暗暗发笑。有时候她两眼满含泪水；这时候，老人便像等待小孩子那样，温存地抚摸着她的脑袋，而她也会伸出自己裸露的、像雪一样白皙的胳膊，把他搂得更紧，更痴情地投入他的怀抱。

有时候，奥尔登诺夫心里想，这一切仍旧是梦，对此，他甚至坚信不疑；但是他的血液一个劲儿地直往头上涌，太阳穴怦怦直跳，跳得他两个鬓角直发疼。他松开钉子，从床上站下来，一摇三晃的，像个梦游者，向前走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只觉得身上热血沸腾，跟着了火似的；他走到房东门前，用力朝门上一撞；生了锈的插销一下子就被撞飞了，随着劈里啪啦的一声巨响，他突然闯进了房东的卧室。他看见卡捷琳娜全身一哆嗦，着实被吓了一跳，看见老人的眼睛在紧锁的双眉下射出两道凶光，刹那间，满腔的怒火使老人的整个脸

都扭曲变形了。他看见老人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同时急忙伸手去摸寻挂在墙上的枪；接下去，他看见老人用气得哆哆嗦嗦的手抓过一支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准他的胸膛……只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出一声非人的惨叫；硝烟散去，一副可怕的景象使奥尔登诺夫感到大为惊骇。他浑身哆嗦地俯看着老人。穆林躺在地上；全身都在抽搐，由于痛苦，脸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歪向一边的嘴角上吐着白沫。奥尔登诺夫猜想，不幸的老人正处于一次癫痫病的严重发作之中。于是他急忙和卡捷琳娜一起帮助他……

## 三

整夜都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奥尔登诺夫一大早就出门了，尽管他自己的身体还很虚弱，寒热病尚未全好。在院子里他又看到了那个看门人。这次鞑靼人在老远处便向他扬了扬帽子，心存好奇地看着他。后来他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赶紧拿起自己的扫帚，同时斜着眼睛，一再打量越走越近的奥尔登诺夫。

“怎么？夜里你什么都没听见吗？”奥尔登诺夫问道。

“不，听见了。”

“他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你租他的房，你自己应该知道；不关我的事。”

“总有你说的时候！”一种病态的烦躁不安使奥尔登诺夫大为恼火。

“我做什么啦？怪都怪你自己，——是你把住户们吓得够呛。棺材匠住在楼下，是个聋子，可他全听见了；他老婆也是

个聋子，可是她也听见了。那边的院子，虽说远一点儿，可是也听见了，——你瞧。我得去报告警察。”

“我自己会去报告的。”奥尔登诺夫回答说，一面向大门走去。

“爱怎么办怎么办，是你自己租的房子……老爷，老爷，请等一下！”

奥尔登诺夫转回身来；看门人出于礼貌，碰了碰帽子。

“喏！”

“既然你要去报警，那我就去找东家了。”

“什么意思？”

“最好你还是搬走吧。”

“你这个傻瓜。”奥尔登诺夫说罢便转身而去。

“老爷，老爷，请等一下！”看门人又用手碰了碰帽子，咧开了嘴。

“你听我说，老爷，请别发火；何必把穷苦人家撵走呢？赶走穷人可是罪过呀。上帝不会答应的——你听见了吗？”

“你也给我听着：这个，你拿去。说吧，他是个什么人？”

“是个什么人？”

“对。”

“这我不要钱也可以告诉你。”

这时看门人拿起扫帚，扫了一两下，然后停下来，认真仔细地看了看奥尔登诺夫。

“你这位老爷是个好人。可是你不想跟一个好人住在一起，那就随你的便。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这时鞑靼人对他看得更加仔细认真了，而且好像有点儿生气，再次拿起了扫帚。最后，他摆出一副事情已经干完了的样子，神秘兮兮地走到奥尔登诺夫跟前，做了一个富于表情的手

势，并且说：

“他就是这么个人!”

“什么？什么这么个人?”

“脑子不行。”

“什么?”

“不行啦。是的！不行啦!”他又重复一遍，口气显得更加神秘了。“他有病。他曾有过一条驳船，很大；第二艘、第三艘都曾经有过，来往于伏尔加河上，我自己就来自伏尔加河边；他还开办过工厂，可是被烧光了，所以他脑子不行啦。”

“是精神错乱?”

“不！……不!”鞑靼人有板有眼地回答说，“不是精神错乱。他人很聪明；什么都知道，读过很多书，读哇，读哇，读个没完，还把道理讲给别人听。要是有人上门求教：两个卢布、三个卢布、四十个卢布不等，不是想不给钱就可以不给；看看书上怎么说的，把实情告诉人家；而钱则放在桌子上，当场兑现，没有钱可不行!”

这时鞑靼人有点太为穆林设身处地着想了，连他自己都得意地笑了起来。

“怎么，他会巫术？能给人算命!”

“嗯……”看门人哼哼着，一面连忙点头。“他讲的是实情。他向上帝做祷告，不停地祷告。不然他就会受到惩罚。”

鞑靼人把自己那个富于表情的手势又重复一遍。

这时候，另外一个院子里有人在喊看门人，随后不久便过来一个个子矮小、弯腰驼背、身穿皮袄的白发老人。他走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一路踉踉跄跄，眼睛只瞧着地面，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这让人觉得，他确实老糊涂了。

“东家，东家!”看门人急急忙忙小声说，冲奥尔登诺夫点

点头，接着摘下帽子，朝小个子老头儿迅速跑去；奥尔登诺夫觉得这个老头儿仿佛有点面熟，至少在什么地方见过，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不过，他一想，这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便走出了院子。他觉得看门人是个头号骗子，一个十足的无耻之徒。“这无赖确实在跟我讨价还价！”他想，“天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街上。

他渐渐开始考虑别的事情了。周围给他的印象很令他不快：灰蒙蒙的天气，寒气袭人。年轻人感到自己又开始在一阵阵地发冷，还感到大地似乎开始在脚下微微地颤动。突然，一个他熟悉的声音，用甜得叫人发腻、尖得让人刺耳的男高音在向他打招呼问好。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奥尔登诺夫说。

他面前站着一位看上去三十岁上下、身材不高的男人，此人精力充沛，面色红润，一双灰色的小眼睛闪闪发亮，脸上透着微笑，身上……跟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平时穿的一样；这时他正笑容可掬地向奥尔登诺夫伸出手来。奥尔登诺夫是一年前和雅罗斯拉夫·伊里奇认识的，这事纯属偶然，几乎是在大街上。促成这种泛泛之交的，除偶然因素外，主要是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爱好，喜欢到处结交心地善良、人品高尚的人，首先得是有教养的，起码就其才能和翩翩风度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虽说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有一副甜得出奇的男高音嗓子，但是，在他甚至跟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交谈时，他的语气中仍会流露出一种明白无误的、强烈的、权威的意味，容不得任何迟疑，也许这是他养成的一种习惯。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惊叫道，兴奋真挚之情溢于言表。

"我就住在这里。"

"很久了吗?"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接着问道，声调越来越高。"这事我怎么竟然不知道！不过现在我跟您是街坊了！眼下我已经调到了本地区①。从梁赞省回来已有一个月了。可算碰到您了，我最尊贵的老朋友!"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爽朗地笑起来。

"谢尔盖耶夫!"他兴奋地叫着，"你在塔拉索夫那里等我；我不在时别人可不能动那些袋子。让奥尔苏菲家的看门人走开；告诉他，叫他立即到办事处去。一小时后我就来……"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匆忙地指使着别人，一面热情礼貌地挽起奥尔登诺夫的胳膊，带他到就近的一家小酒馆去。

"分别这么长时间，不单独在一块谈谈，于心不安哪。喏，您的工作进行得如何?"他补充说，声音很低，显得好像很虔诚、很神秘的样子。"一直还在搞研究吗?"

"对，一如既往。"奥尔登诺夫答道。一个乐观高尚的想法从他脑海中一闪而过。

"真了不起，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令人钦佩!"这时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紧紧握住奥尔登诺夫的手，"您将成为我们社会的骄傲。愿上帝保佑您在自己的事业中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天哪！遇见您我真是高兴！不知多少次我想起过您，不知多少次谈起过您：他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位为人善良、心胸开阔、足智多谋的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

他们要了一间雅座。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点过凉菜，吩咐上伏特加酒；他深情地望着奥尔登诺夫。

---

①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可以看出，这是同一个人物，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是一名警官。——俄编注

“和您分手后，我读了许多书，”他的声音里有点儿不好意思，又有点儿曲意逢迎。“我读了普希金的全部作品……”

奥尔登诺夫心不在焉地看了他一眼。

“他对人类情欲的刻画简直令人拍案叫绝。不过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您就正确思维方式发表的高见，使我受益匪浅……”

“不敢当！”

“不，的确如此。我一向崇尚公正，而且引以为荣的是，起码这种感情在我身上还没有泯灭。”

“哪里，哪里，您过谦了，我，说真的……”

“不，完全正确，”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异常坚决地不同意他的意见，“跟您相比，我算得了什么呢？不是吗？”

“哎呀，我的上帝！”

“的确如此……”

这时出现了冷场。

“按照您的忠告，我中断了许多粗俗的交往，一些陋习也改掉不少，”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又说，声音中有些不好意思，但又有几分曲意逢迎的意思，“业余，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不过晚上总是读一些展卷有益的书，而且……我有一个愿望，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想为祖国干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我一直都认为您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

“您一向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高尚的年轻人……”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热烈握住奥尔登诺夫的手。

“您喝不喝酒？”他说话时对自己的激动心情稍微有些克制。

“我不能喝；我有病。”

“您有病？对，的确如此！时间很久了吗？怎么得的病？可以的话，我想问一句……是哪位医生在给您治疗？要是您不介意，我可以马上跟我们区的医生说一下。我亲自到他那里跑一趟。他的医术非常高明！”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已经伸手去拿帽子了。

“非常感谢。我没有进行治疗，而且，我不喜欢医生……”

“您说什么呀？怎么能够这样？可他是一位医道超群、医术精湛的高人哪，”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继续恳求道，“不久前——亲爱的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请允许我讲给您听——不久前，有一个穷锁匠来找他，说：‘瞧，我的手不小心被工具弄伤了，请给我治一治吧……’谢苗·帕夫努季奇医生一看，认为患者伤口有坏疽的危险，于是决定手术，切去已感染的部分。手术是当着我面做的。做得非常成功，非常精彩，就是说，是那样的令人啧啧称奇。老实说，如果不是想到患者所受的痛苦，只是单纯从好奇这个角度看，那真是件赏心悦目的快事。不过，您在哪里得的病？是怎么得的？”

“搬迁的时候……我刚下床不久。”

“您的身体还远没有康复，因此您不应该出门。如此说来，您已经不在原先地方住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搬迁的？”

“我的房东太太离开彼得堡了。”

“多姆娜·萨维什娜？是吗？……她可是一位心地善良、真正品德高尚的老太太！您知道吗？我对她几乎怀着一种儿子对母亲那样尊敬的感情。在这位差不多已经过了大半辈子的人身上，总是闪耀着先辈时代的某种光辉；看到她，就好像看到了我们悠悠荒古时代的化身……就是说，她身上……有一种，知道吗，一种富于诗意的东西！……”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最后

说。这时他已经完全是心慌意乱，面红耳赤了。

“是啊，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不过，请问：现在您搬到哪儿住了?”

“离这里不远，科什马罗夫的房子。”

“这个人我认识。是位很庄重的老人！我跟他，可以说，差不多是至交。一位忠厚的长者!”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高兴得几乎都合不拢嘴了。他又要了一杯伏特加，并要人把烟斗取来。

“是您自己直接租的吗?”

“不，是从客户那里转租的。”

“从谁那里转租的？说不定我也认识。”

“穆林，一位市民；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

“穆林，穆林；对了，请问：是不是住在后院棺材匠楼上的那个穆林?”

“对，对，就是在后院。”

“嗯……您日子过得安宁吗?”

“我只是刚搬过来。”

“嗯……我只是想说，嗯……不过，您没发现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确实……”

“我是说，只要您对房子感到满意，我相信，您在他那里会生活得很好的……我指的并不是这个，我愿提醒您一下；不过，我了解您的性格……您觉得这位老市民给人的印象如何?”

“他好像完全是个病人。”

“是啊，他感到非常痛苦……不过，这方面您什么也没有发现？您跟他交谈过吗?”

“很少；他这个人不爱交往，脾气也不好……”

“嗯……”雅罗斯拉夫·伊里奇陷入了沉思。

“一个不幸的人!”他沉默一会儿后说。

“他?”

“对，一个不幸的人，同时也是个非常奇怪、非常有意思的人。其实，只要他没来打扰您……对不起，我竟关注起这件事情了，我只不过是出于好奇……”

“老实说，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倒是很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更何况我跟他住在一起……”

“是这么回事：听说此人以前很富有。他是个经营商，想必您已有所耳闻。由于种种不幸遭遇，他变得一贫如洗；他有好几条满载货物的驳船在风暴中遭到了灭顶之灾。一座托付给一位至亲的工厂，好像也遭到了厄运，被火烧了，而且那位亲戚本人也葬身火海。您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损失！据说，当时穆林是欲哭无泪，从此一蹶不振；人们开始担心他的脑子会出问题；果不其然，在一次和另外一个商人的争吵中——那位商人也有几条驳船，在伏尔加河上运行，——穆林突然表现得非常奇怪，不近情理；人们把这一切都统统归咎于他的精神严重失常，这一点连我也相信。我听到一些关于他诡怪奇特的细节；后来突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件事可以说真是要了人的命了，因为它怎么也不可能做别的解释，只能说是狂怒的命运在从中作祟。”

“什么事?”奥尔登诺夫问道。

“据说在一次疯病发作时他曾企图谋害一个过去他很喜欢的年轻商人。病后醒来，他大为吃惊，曾经打算自寻短见：起码人们是这样说的。后来的情况我知道得不怎么确切，但我知道好多年他对这件事都悔恨不已……不过，您怎么啦，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是不是我这单调的故事让您感到厌烦了?”

"噢，不，上帝可以作证……您说他悔恨不已；但他可不是一个人生活。"

"我不知道。据说曾经是一个人。起码这件事没有其他人介入。其实后来的情况我也没听说过；只知道……"

"噢！"

"只知道，——就是说，其实我没什么特别情况要补充的……我只是想说，如果您发现他身上有什么异样举动和超出事情常规的地方，那么这都不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都是他遭受一连串不幸打击的结果……"

"是啊，他这么爱祷告，完全是在装腔作势。"

"我不这样认为，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我觉得，他的心是纯洁的。"

"但是现在他并不疯啊，他健康着呢。"

"噢，对，不疯；对此我可向您担保，我敢起誓，他完全能够掌握自己的思维能力。正像您刚才所正确指出来的，他只不过是有些过分古怪，喜欢向上帝祷告。他是个十分理智、甚至非常正常的人。说话干脆利落，敢说敢当，但却非常狡猾。从他的脸上还能够看出他过去轰轰烈烈生活时所留下的痕迹。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读过很多的书。"

"好像他读的都是宗教方面的书吧？"

"对，他是个神秘主义者。"

"什么？"

"神秘主义者。不过我这只是悄悄对您说的。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个秘密：有一个时期对他进行过严密的监视。这个人对到他那里去的人影响可大了。"

"什么影响？"

"说来您可能都不相信；是这么回事：当时他还不住在这

个街区；荣誉公民亚历山大·伊格纳季奇是位权贵，受到普遍的尊敬；出于好奇，他曾带了一名中尉前去看望他。他们来到他家；被让进了屋内，然后这个怪里怪气的人开始仔细打量他们的面相。一般情况下，如果他愿意帮忙，他便仔细端详来人的面孔，否则他就打发对方走人，据说甚至相当不客气。他问他们：先生们，有何见教？这时亚历山大·伊格纳季奇回答说：'不用我说，您也能够知道。'于是穆林说：'请跟我到另一个房间。'他当时便认定两位中是谁有事要找他。亚历山大·伊格纳季奇没有说后来他怎么样了，但是他从穆林那里出来的时候脸色煞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夫人身上：她从穆林那里出来时也是脸色煞白，哭得泪人似的，对他的预言和辩才惊讶不已。"

"怪了。可是现在这种事他不干了吗？"

"因为被严厉禁止了。还有一些奇怪的事例。有一位年轻的骑兵少尉——某一豪门望族的荣耀和希望，他看着穆林，嘿嘿一笑。于是老人生气了，说：'你笑什么？三天之后，你自己将是这个德行！'这时他把双手一交叉，以此表示是一具僵尸。"

"后来呢？"

"我不敢相信，但据说是预言应验了。他有这种本事，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我这个幼稚的故事您觉得有些好笑。我知道，您受的教育比我多得多；但是我相信他：他不是江湖骗子。普希金本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提到过类似的情形①。"

---

① 很有可能，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在这里指的不光是普希金作品中的"神秘"内容（如《黑桃皇后》），还有诗人生活中的半传奇性的故事，如算命女人的造访或戴"祛邪"戒指等。——俄编注

“嗯。我不想和您争辩。您好像说过，他现在不是一个人生活。”

“我不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好像是他的女儿。”

“女儿?”

“是的，也许，好像是他妻子；我就知道有个女人跟他住在一起。我只是偶尔看见一眼，没怎么留意。”

“嗯。怪了……”

年轻人陷入了沉思，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沉浸在悠悠遐想之中。他感到非常得意的是，他既见到了老朋友，又颇为满意地讲述了一个极其精彩的故事。他坐在那里，眼睛紧盯着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一面吸着烟斗；但是，突然，他跳起身，一下子手忙脚乱起来。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亲爱的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再次感谢命运使我们不期而遇，但是现在我该走了。您能允许我拜访您的学者之家吗?”

“非常欢迎，不胜荣幸；有时间我也将亲自去拜访您。”

“我能相信这个喜讯吗?真是太感谢了，简直是说不出地感谢！难以想象您使我有多么的高兴!”

他们走出了小酒馆。这时谢尔盖耶夫正迎面飞奔过来，连珠炮似的向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报告说，维尔姆·叶梅利亚诺维奇将乘车经过这里。果不其然，远处有一辆由两匹黑鬃黑尾的浅褐色骏马驾驭的四轮双座敞篷轻便马车。其中拉边套的那匹马非同寻常，显得尤为出色。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手像钳子似的紧紧握别了自己的好友，手举到帽子边上敬了个礼，急忙迎着疾驶而来的四轮轻便马车跑去。半路上他有两次回转身来，向奥尔登诺夫点头告别。

奥尔登诺夫感到非常劳累，浑身无力，几乎迈不动步子。

他勉强走到了家。在大门口，他又遇见了看门人，后者一直在细心观察他和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告别的情形，并从远处向他一个劲儿地打招呼。但是年轻人从他身边一闪而过。在寓所门口，奥尔登诺夫和一个头发斑白的矮个子男人撞了个满怀，那人低着头，正从穆林家里出来。

“上帝呀，宽恕我的罪过吧！”矮个子男人低声说，同时身子往旁边一闪，像给弹过去似的。

“撞着您了吗？”

“不，不，承蒙关心，不胜感激……哎哟，上帝呀，上帝呀！”

性格温顺的矮个子男人一方面气喘吁吁，同时又唉声叹气，而且嘴里念念有词，说些劝解的话；他小心谨慎地沿着楼梯走了下来。此人就是把看门人吓了一跳的那位东家。这时奥尔登诺夫才想起来，他头一次看见这个人，是在往穆林这里搬家的时候。

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刺激和震动；他知道自己想象力和敏感度已处在高度紧张状态，已经到了极限，于是他决定不再相信自己。他渐渐陷入一种麻痹状态。他的胸口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他的心在隐隐作痛，好像已是伤痕累累，因此整个心灵充满了永远流不尽的无声的眼泪。

他又躺到了她为他铺好的床上，又开始细心倾听。他听见有两种呼吸的声音：一种比较沉重，带有病态，断断续续；另一种轻柔舒缓，但很不均匀，好像也有些心绪不宁的样子，仿佛那里的那颗心是在同一种愿望、同一种激情的驱使下怦然而动。有时候他听见她衣服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听见她的轻盈的脚步声；这种轻微的响动，甚至在他的内心里也会引起一种既苦恼又甜蜜的隐痛。后来，他仿佛听到了哭声，听到了烦

躁的叹息声，最后，又是她的祷告声。他知道，她正跪在圣像面前，用力搓着双手，陷入一种绝望之中！……她究竟是什么人？在为谁祷告？她的心为怎样一种无法宣泄的激情所苦恼？她的心如此凄苦，如此悲怜，而且流了那么多热情、无望的眼泪，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开始回忆她说过的话。她对他说过的一切，像音乐一样，还萦绕在他耳边；每每想到她的话，想到她那使他一再虔诚地加以回味的只言片语，他的心就要受到一次爱的无声的重击……有时他脑子里会忽然一闪：这一切都是他梦中所思。但是就在这个瞬间，她呼出的气息，她的话语，她的亲吻，又都浮现在他的脑际，使他整个身心都备受思念的折磨。他闭上眼睛，一切都不记得了。什么地方传来了钟声；时间已经不早；黄昏降临了。

他忽然觉得，好像她又俯身在他的旁边，用她那清秀明媚的双眼望着他眼睛里的泪水，闪闪发光，透着安详明快的喜悦，仿佛无边的苍穹在烈日炎炎的正午那样，她的微笑给人以无限幸福的希望，她怀着很大的同情和孩子般的热情，偎依在他的肩头；由于高兴，他胸中发出了微弱的呻吟声。她想跟他说点什么，她亲切地对他说了些嘱托的话。那扣人心弦的音乐又仿佛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他大口大口吸气，想把由于她哈出的气息而变暖了的空气吸到自己身体里来。无奈中他搓了搓手，长叹一声，睁开了双眼……她站在他面前，俯身凑近他的脸；她的脸色十分苍白，好像是由于害怕，她哭得泪人似的，激动得全身都在颤抖。她对他说了些什么；同时将自己半裸露的胳膊放在胸前，摆弄着双手，向他在恳求着什么。他把她搂在自己怀里，她在他怀抱中瑟瑟发抖。

# 第 二 部

## 一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奥尔登诺夫说，他已经完全醒了过来，但还在热烈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你怎么啦，卡捷琳娜？出什么事了，亲爱的？”

她低着头，在小声地哭泣，把发烫的脸偎依在他的胸口。很长时间她还说不出话来，而且浑身发抖，像受了惊吓似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最后她终于说话了，声音勉强能够听得见，而且气喘吁吁，几乎有些说不下去。“不记得我是怎么到你这里来了……”这时她更急切、更强烈地紧贴住他的身体，怀着难以遏制的炽热感情，在他的肩膀、胳膊、胸口上一阵狂吻。最后，她好像在万般无奈之中用双手捂住脸，跪了下来，把自己的脑袋紧贴在他的膝头。当时奥尔登诺夫有说不出的苦衷，他急忙把她搀起来，让她坐到自己身边；这时她只觉得羞愧难当，满面通红，眼里流出了请求宽恕的泪水；她嘴角勉强露出来的一丝微笑正竭力要把新的感情的强烈冲动压制下

去。现在，她仿佛又有些害怕起来，用一只手疑虑重重地将他从自己身边推开，眼睛几乎不再看他，对他的急切的问话，她只是低着头，怯生生地、耳语般地予以回答。

“你也许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奥尔登诺夫说，“也许你看到了什么幻觉……是不是？也许是他吓着了你……他胡话连篇，不省人事……也许，他说了什么你不该听的话了？……你听到什么了？是不是？”

“不，我没有睡，”卡捷琳娜回答说，竭力在克制自己的感情。“更谈不上做梦。他一直默不作声，只叫了我一次，我几次走过去，叫他，跟他说话；我感到非常害怕；他没有醒过来，也听不见我说的话。他病得很厉害，愿上帝保佑他！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受，真是苦极了！我一直在向上帝祈祷，一直在祈祷，最后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好了，卡捷琳娜，好了，我的生命，别再哭了！你这是昨天被吓着了……”

“不，昨天我没被吓着！……”

“以前你有过这事吗？”

“是的，有过，”这时她全身发抖，又被吓得像孩子似的紧贴着他。“你瞧，”她止住哭声说，“我到你这儿来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一个人实在太难受了，”她又说了一遍，心存感激地紧紧握住他的双手。“算了，不必为他人的不幸落泪了！留着将来等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岁月难熬的倒霉日子再用吧！……听我说：你有过自己的心上人吗？”

“没有……在你之前，我一个女人也不认识……”

“在我之前……你把我当做自己的心上人了？”

她突然看了他一眼，仿佛有些惊讶；她想说点什么，但是后来却一声不吭了，垂下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她脸上忽然又

泛起了红晕；她的眼睛，透过被遗忘在眼睫毛上但尚有余温的泪水，显得更加明亮了，而且看得出，有一个问题就在她的嘴边上打转。她羞羞答答同时又带几分狡黠地冲他看了两次，后来突然又低头不语了。

“不行，我不能做你的第一个心上人，”她说，“不行，不行，”她连连摇头，思之再三，又说了一遍，但这时她脸上却渐渐露出了微笑。“不行，”她最后笑着说，“亲爱的，我不配做你的心上人。”

这时她看了他一眼；但骤然间，她的脸上愁云密布，一种难以释怀的忧伤一下子扭曲了她脸上的线条，绝望情绪从她的内心深处突然涌动起来。一种无以名状的、同情未知痛苦的病态感情，使奥尔登诺夫一下子透不过气来，于是他怀着难以表达的苦恼心情看了看她。

“听着，我有话要跟你说，”卡捷琳娜说，她的声音是那样的动人心魄，她把他的双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你好好地听我说，我的心肝宝贝，好好听着！你要管好自己的心，不要像现在这样爱我。这样你就会感到好受一些，心情也会轻松一些，高兴一些，而且既能够避免凶狠敌人的算计，保护好自己，又能赢得一位亲如兄妹的心上人。只要你愿意，我会常来看你的，会关心照料你的，决不会因跟你相亲相爱而感到羞愧。我和你待在一起已经两天了，你卧病在床，病得可不轻啊！请好好认识一下你这位妹妹吧！我和你总算没有白结交一场，也不枉我为你流着眼泪向圣母一再祷告的这番苦心！这样的妹妹你哪儿去找哇！你走遍全世界，上天入地——你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如此爱你的心上人，只要你的心在呼唤着爱。我一定会热烈地爱你，爱你的一切，就像现在这样，我一定会爱你的；我之所以爱你，是因为你的

心非常纯洁，光明磊落，通体透明；是因为我头一次看见你就认定：你准是我家的房客，一位受欢迎的房客，你不会无缘无故找到我们这里来的；我爱上你，还因为你看人的时候，你的两眼是那样的一往情深，是那样的吐露心声；当你的一双眼睛想说什么的时候，我立刻便能够了然于胸，知道你的一切心思；还知道为什么你为了爱情而不惜抛弃生命，失去可贵的自由，而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知音当牛做马……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而属于别人，而且自由也被缚住了手脚！请接受你这个妹妹吧，而你自己将是我的兄长；当我再次为苦恼所困扰，为可恶的软弱无能而一筹莫展时，请一定要想着我，把我放在你的心里；只不过你得这样做，不要让我到你这里来感到不好意思，就像现在这样，能够和你相对而坐，长夜相伴。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的心扉向我敞开没有？我对你说的话你明白了没有？……”她还想要说点什么，朝他看了一眼，将自己的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最后瘫倒在他的怀里。她说话的声音被断断续续的恸哭声所淹没，她的胸口一起一伏的，她的脸涨得通红，像一片晚霞。

“我的生命！”奥尔登诺夫低声说，他感到两眼发花，呼吸急促。“我的欢乐！”他说，他既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也不记得所说话的意思，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只是胆战心惊地生怕一口气就会破坏了这美好的气氛，破坏了与他有关的一切；而这一切他认为与其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幻觉，因为他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模糊了！“我不了解你，不明白你的意思，记不清你现在跟我说的话，我的圣母哇，我的理智正在丧失，我的心在胸中隐隐作痛！……”

这时，由于激动，他的话又说不下去了。她往他身上贴得更紧，更亲切，更热烈了。他从坐的地方站起来，这时他已不

再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兴奋使他倍感疲乏，四肢无力，他跪倒在地上。终于，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啕大哭从他的胸腔中迸发出来；它那直接发自内心的声音，像一根因承受不住从未体验过欣喜和幸福的全部负荷的琴弦而颤抖不已。

“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我亲爱的？你从哪儿来，我的心肝宝贝？”他说，竭力控制自己不哭。“你是从哪重天飞到我这重天的？我简直像是在做梦；我无法相信你。请不要责怪我……让我把话说下去，把所有想说的话都统统告诉你！……我早就想说了……你是谁，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亲爱的？你是怎么得到我的心的？告诉我，你很久之前就是我的妹妹吗？把自己的情况都告诉我，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你住过的地方叫什么名字，你最初爱上那里的什么了，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里的气候是否暖和，天空是否晴朗？……使你感到亲切的都是些什么人，在我之前有谁爱过你，你第一次钟情的人是谁？……你有没有亲生母亲，你小时候是不是由她带大的，或者也像我一样，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你回顾自己的人生吗？告诉我，你是否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做过什么梦，对前途有什么设想，什么实现了，什么没有实现，——统统都告诉我……你那颗少女的心第一次曾为谁痛苦过，因为什么你把心献给了他？告诉我要得到你的心我应该为你做些什么，为了你我应该向你奉献什么？……告诉我，心上人，我的光明，我的妹妹，告诉我，我怎样才能赢得你的心？……”

这时他的话又一次中断了，他低下了头。但是等他抬头一看，无声的恐惧顿时使他感到不寒而栗，头发都竖起来了。

卡捷琳娜坐在那里，脸色煞白。她一动不动，但是两眼直望着天空，嘴唇发紫，跟死人的嘴唇一模一样，她的眼睛被无声的痛苦所蒙蔽了。她慢慢站起身，向前迈出两步，随着一声

尖叫，她倒在圣像前……她的胸中发出断断续续、含混不清的话语。她晕了过去。奥尔登诺夫惊恐万状，急忙扶起她，把她抱到自己床上；他站在她身边，茫然不知所措。少顷，她睁开了眼睛，从床上坐起来，向周围看了看，一把抓住他的一只手。她把他拉到自己身边，翕动两片仍然没有血色的嘴唇想低声说点什么，但却发不出声来。最后，她悲不自胜，泪如雨下；滚滚热泪洒落在奥尔登诺夫冰冷的手背上。

“觉得难受，我现在觉得非常难受，我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她终于说出了话来，一面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

她竭力地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她僵硬的舌头已经吐不出一个字来。她绝望地看着弄不懂她意思的奥尔登诺夫。他向她凑近一些，仔细地听她讲……最后，他听清楚了她小声说的话：

“我被教坏了，都是别人教的，我算是被毁了！”

奥尔登诺夫抬起头，十分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卡捷琳娜看到他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病态地抽搐几下。

“是的！是被人教坏的，”她继续说，“是一个居心险恶的人把我教坏的，——是他毁了我！……我将灵魂出卖给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提起我的亲生母亲？为什么你要折磨我？上帝会……上帝会审判你的！……”

稍后，她低声哭起来；奥尔登诺夫的心怦怦直跳，感到万分懊恼。

“他说，”她强压着声音，神神秘秘地小声说，“等他死后他会来收走我有罪的灵魂的……因为我是他的人，我把灵魂出卖给他了……他不断地折磨我，把书中的话念给我听……给你，拿去看看，看看他的书！这就是他的书。他说我犯了滔天大罪……瞧，你瞧……”

于是她把书拿给他看；奥尔登诺夫没留意书是从哪儿来的。他机械地接过书，发现和他以前见过的古代分裂派[①] 的书一样，也是手抄本。但现在他不可能去看，也无法把注意力放到别的事情上。书从他手中掉了下来。他轻轻地搂住卡捷琳娜，竭力想使她恢复理智。

“好了，别哭了！”他说，“你是被吓住了；有我在你身边，亲爱的，跟我在一起，好好休息一下，我的光明，我的爱！”

“你什么都不了解，完全不了解！”她说，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我一向就是这个样子！……总是感到害怕……够了，你不用再来折磨我了！……”

“当时我去找他，”稍顷，她喘了口气，又开始说，“有时候他用自己的话直接向我宣讲，有时候他拿一本书，一本很大的书，在我头顶上宣读。他读的都是些阴森可怕的内容！我不知道他都说些什么，也不是每句话都听得懂；但却听得我魂消魄散，毛骨悚然；当我仔细倾听他的声音时，又仿佛觉得说话的人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居心险恶、六亲不认的人，这时我感到心里非常沉重，火烧火燎的……比当初苦闷时更加难受！”

“不要到他那里去就是了！为什么要到他那里去呢？”奥尔登诺夫说。但他未必都明白自己话的含义。

“为什么我要来找你？你若问我——我也不知道……而他总是对我说：祈祷吧，祈祷吧！有时候我深更半夜起来，祈祷很长时间，一连好几个小时；常常困得我东倒西歪的；但恐惧总是在提醒我，给我以警示，使我总是感到自己身边危机四

---

① 指俄国17世纪一部分不承认官方教会改革的反对派，他们从正教中分立出来，称“分裂运动”，其追随者称分裂派。

伏，凶多吉少；居心险恶的人会把我撕碎砸烂；而我的祈祷却感动不了上帝的仆人，他们不会为我消灾免祸的。我的心灵整个被摧毁了，全身像要被泪水融化了似的……这时我又开始祈祷，一直祈祷到圣母从圣像上用比较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为止。这时候我才站起来去睡觉，已经是疲惫不堪；有一次我跪在圣母像前的地上，跪着跪着就睡着了。碰巧他醒了，他把我叫过去，开始心疼我，抚爱我，安慰我；这时候我会感到轻松一些，不管有什么灾难降临，和他在一起都不感到害怕。他威风凛凛，一言九鼎！他的话威力可大了！”

“但究竟你有什么灾难，你能有什么灾难呢？……”奥尔登诺夫也连连搓手，一筹莫展。

卡捷琳娜脸色刷白，着实吓人。她望着他，像一名失去赦免希望的死刑犯。

“我吗？……我是一个被诅咒的女儿，我是坏女人；母亲诅咒过我！是我害了我的亲生母亲！……”

奥尔登诺夫默默地拥抱了她。她浑身发抖地偎依着他。他感到她全身在一阵阵地发抖，好像她的灵魂就要和躯体分开似的。

“我将她挖坑掩埋了，”她说。这时她整个都沉湎于自己回忆的愁思之中，那一去不复返的往事又呈现在她的眼前，“我早就想说了，但他一直不许我说，总是用恳求、责备和发怒来阻止我，有时候他自己又来揭我的伤疤，整个一个我的冤家对头。我全都——就跟现在夜里一样——全都想起来了……你听着，听我说！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非常久远了，我都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可是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像是昨天做的一场梦，弄得我整夜都心绪不宁。苦恼能把时间拖长一倍。坐下，请在我旁边坐下来：我把自己的伤心事

统统都告诉你；让雷电把我这个受母亲诅咒的女儿劈死吧……我把我的生命都交付给你……”

奥尔登诺夫想阻止她，但她用手挡住了他，希望他把自己的怜爱之心转变为注意力，然后她又开始往下讲，不过显得更加心事重重了。她的故事并不连贯，从她的话语中可以听得出她内心里所经受的惊涛骇浪，不过奥尔登诺夫全都听明白了，这是因为她的命运已经变成了他的命运；她的苦恼也就是他的苦恼；还因为他的敌人已赫然伫立在他的面前，通过她讲的每一个字句，显现和成长起来，并好像带着无穷的力量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指责着他感情上的愤愤不平。他的血液在涌动，流向心脏，扰乱了思想。他梦中的居心险恶的老人（奥尔登诺夫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分明正在他的面前。

“恰好也是这样一个夜晚，”卡捷琳娜开始说，“只是令人感到更加可怕，我们的林子里狂风大作，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大的风声……或者说，我的厄运就是在这天夜里开始的！我们窗外的一棵橡树被刮倒了，而一个白发苍苍的行乞老人来到我家，说他很小时候就记得这棵橡树，说它跟当年被风刮倒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在这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一切仿佛就在眼前！——我父亲的几条驳船在河上被暴风雨给毁了，几个渔民跑到工厂告诉我们后，当时我父亲虽然身体欠佳，还是赶往了出事地点。我跟妈妈两个人待在家里；我困得直打盹儿，妈妈在为什么事情发愁，哭得很伤心……啊，我知道为什么事情了！她前不久刚病过一场，脸色很不好，总是跟我说，要我为她准备白色的寿衣……半夜时分，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一下子跳起来，全身血液都流回了心脏；妈妈大叫一声……我没有看她，我感到害怕，我拿着灯，自己走过去开门……来人是他！我害怕极了，因为他每次来我都感到非常害怕，打小

就是这样，一想起他就觉得可怕！当年他的头发还没有白，胡子像焦油一样乌黑，二目炯炯有神，像燃烧的煤块；此前他一次也没有和颜悦色地看过我一眼，他问道：‘母亲在家吗?’我关上便门，说：‘父亲不在家。’他说：‘我知道。’——然后突然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哪……反正他头一次这样看我。我往前走，可他一直站在那里。‘你怎么不走呢?’他说：‘我在想事情。’我们马上就要进房间了，他说：‘我问你母亲在家吗？你为什么回答我说父亲不在家?’我一声不响……妈妈看了他一眼，便立刻扑了过去……他只是稍微瞥了一眼——我全都看在眼里了。他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因为他在暴风雨中走了二十俄里①，——但是他从哪里来，去过什么地方，我和妈妈从来都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九个星期没有见过他了……他把帽子一扔，手套一摘——既不对圣像祈祷，也不向主人施礼——便在炉火旁边坐下了……”

卡捷琳娜用手抹了一把脸，好像她受到什么压抑似的，不过很快她便抬起头，又开始说：

“他开始跟妈妈说鞑靼话。妈妈会鞑靼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有时候，他一来我便被支开了；而现在妈妈对自己亲生的孩子竟一句话都不敢说。恶魔收买了我的灵魂，而我还在扬扬自得地看着妈妈。我看得出，他们在看我，谈论我，她开始哭泣；我看见他想要拔刀子；近来他跟妈妈说话时，只要我在场，他不止一次地要拔刀子。我站起身，抓住他的腰带，想夺下他那把罪恶的刀。他咬牙切齿地大吼一声，想把我赶开——他冲我当胸一拳，但是未能如愿。我想，这下子我是活不成了，只觉得眼前一黑，便倒在了地上——但我叫都没叫一声。

①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千米。

我使劲睁开眼睛，一看，他正在往下解腰带，挽起打我的那只手的袖子，拔出刀子，递给我，说：'拿去，宰了她，嘲笑嘲笑她，好好出出你对我的恶气，我人虽傲气，但我愿意向你鞠大躬，施大礼。'我把刀子扔在一边，因为血液开始上涌，弄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没有看他，只记得，我冷笑一声，嘴唇都没动，恶狠狠地死死盯住妈妈忧伤的眼睛，嘴上一直挂着一丝恬不知耻的微笑，可妈妈坐在那里，脸色苍白，像死人一样……"

奥尔登诺夫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颠三倒四的故事；但是慢慢地，她的狂躁不安在头一阵发作中渐渐地平静下来，她的话也开始变得沉稳一些了，对往事的回忆完全吸引住了这可怜的女人，彻底打破了她对自己整个无边大海般的忧愁与思念。

"他拿起帽子，也不打招呼。我又掌灯代妈妈去送他；妈妈虽说有病坐在那里，可还是有心随他而去。我和他走到大门口：我一声不响，给他打开便门，把狗赶开。一看——他摘下帽子，冲我鞠了个躬。我看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红山羊皮盒子，打开搭扣；我一看，是一盒珍珠；他躬身对我说：'我在城外有一位美人儿，这是我送给她的，可是我没有给她，你拿去吧，漂亮的姑娘，好好打扮一下，你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踩也行，只是请一定收下。'我收下了，但我不想用脚踩，也不愿太看重它，心中有数，收下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我回到屋里，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摆在妈妈面前——我就是为此才收下的。我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脸色煞白，好像怕跟我说话似的。'这是什么，卡佳[①]？'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妈妈，是那个商人给你的。'我一看，她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透不过

---

① 卡捷琳娜的小名。

气来。‘不是给我的，卡佳；不是给我的，你这孩子真是狠心，不是给我的。’记得她当时哭得非常伤心，简直是椎心泣血，肝肠寸断。我抬眼一看，真想跑过去扑倒在她的脚下，可是突然鬼使神差，我竟然说：‘那好，不是给你的，想必是给爸爸的；等爸爸回来我转交给他；就说有个商人来过，把货物落下了……’这时我妈妈放声大哭起来……‘我自己会对他说，来的是什么商人，要什么货物……我会告诉他，你是谁的女儿，一个私生女！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你是一条毒蛇！是我的该诅咒的孩子！’我一声不吭，也不流眼泪……啊！好像我身上的一切都凝固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整夜我都在狂风的呼啸声中清理着自己的思想。

“这样，五天过去了。五天后的一个傍晚，爸爸回来了。脸色阴郁，可怕，看来路上病得不轻。只见他一只胳膊上缠着纱布；我想他路上准是碰到冤家对头了；敌人狠狠收拾了他，加上他身体又有病。我也知道他的敌人是谁，事情我全知道。爸爸跟妈妈一句话没说，也没问我的事，只是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命令工厂停工，要好好看守，以防不测。当时我心里就感到我们家出了什么事。我们在等待中度过了一夜，这一夜也是狂风大作，飞雪漫天，因此我心里一直忧心忡忡。我曾经打开过窗子——我的脸在燃烧，眼睛在流泪，心里烦躁至极，火烧火燎的；好像置身火海一般：我恨不得立刻逃出这个房间，跑得远远的，跑到出现雷鸣电闪和狂风暴雨的天涯海角。我的胸脯一起一落……突然，已经很晚了，——我仿佛有点犯困，要么是心里有些迷糊，头脑有些不清醒，——我听见有人在敲窗户，说：‘打开！’我一看，有人顺着绳子向窗口爬上来。我立刻就认出了这位不速之客是什么人，便打开了窗子，放他进了我的单人住房。是他！他帽子没摘，便在墙边的箱凳

上坐下，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好像后面有人追赶似的。我站在屋角，知道自己脸色一定刷白。‘父亲在家吗?’——‘在家。’——‘母亲呢?’——‘母亲也在家。’——‘你听着，现在不许出声!’——‘听见了。’——‘什么声音?’——‘窗下有人吹哨!’——‘喂，漂亮的姑娘，现在你想要砍下仇人的脑袋，将你父亲喊来，断送我这条命吗?我听从姑娘你的发落；喏，这里有绳子，如果你想报仇雪恨，那就请把我捆起来，’我一声不响。‘怎么啦?怎么不说话呀，我的心肝宝贝?’——‘你要干什么?’——‘我要除掉我的仇敌，跟旧的相好好离好散，对于新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我打心眼里五体投地……’我笑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竟听进去了他的这种恬不知耻的鬼话。‘请放过我吧，漂亮的姑娘，我们下楼玩去，遂了我的心愿，也向你家主人表示我的敬意。’我浑身在颤抖，牙齿直打战，可是心却像一块烧红了的铁。我过去给他打开门，放他进屋，一直走到门坎我才勉强说了一句话：‘给你!把你的珍珠拿回去，以后永远不要送我东西。’随后我把盒子朝他背后扔去。”

这时候，卡捷琳娜停下来喘了喘气；她一会儿像一片树叶，瑟瑟发抖，脸色煞白；一会儿又血液上涌，直冲脑门儿；现在，她暂时停下来不讲了，她感到脸上火烧火燎的，眼睛饱含着泪水，沉重的、不均匀的呼吸使她的胸脯起伏不定，时快时缓。但是突然间，她的脸色又变得刷白刷白的，而且她的声音也低了下来，全身颤抖，显得惶恐而忧伤。

“当时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像我被暴风雨团团围住了。突然，我听见有人在喊叫，听见院子里的人都在往工厂跑，听见有人说：‘工厂起火了。’我躲了起来，家里的人全跑光了；剩下的只有我和妈妈。我知道她生命垂危，躺在床上等死，已经

快三天三夜了；这我都知道——我这个该死的女儿！……忽然，我听见我的房间下面有人在喊，声音很小，就像小孩子梦中受惊时发出的喊叫那样，随后一切都又沉寂下来。我熄了蜡烛，觉得周身发凉，我用两手捂住脸，不敢睁开眼睛看。突然，我听见附近有人在喊叫，听见人们从工厂那边跑回来。我探身窗外：看见人们抬着死了的父亲；我听见他们相互说：'他一脚踩空，从楼梯上跌进了火海；想必是鬼使神差，被推了进去。'我一头扑倒在床上；我在等待什么，也不知道在等待何人；只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非常沉重。不记得我等了多长时间；只记得突然有人开始使劲在摇晃我的身子，我的脑袋沉得要命，眼睛被烟熏得非常难受；而我高兴的是，我的死期行将来临！突然，我感到有人拽着肩膀把我拉起来。我尽自己最大可能，一看：他全身都被烧了，他的大褂被烤得烫人，往外直冒烟。

"'我是来接你的，漂亮的姑娘；我要让你消灾脱难，就像以前我给你带来灾难一样；我为你干了件伤天害理的事。为了这个该死的夜晚，我一个人的祈祷是赎不了自己的罪的！可难道我们要一块儿祈祷吗！'他笑了，这个恶棍！他说：'告诉我，怎样走才能够避人耳目！'我拉着他的手，让他跟我走。我们穿过走廊——钥匙在我身上——打开贮藏室的门，指着一个窗子给他看。而我们的窗口是冲着花园的。他用强健的双臂把我一夹，抱了起来，然后一起从窗口纵身跳了出去。我们手拉手地向前跑去，跑了很长时间；一看，前面是黑糊糊的一片茂密的森林。他开始倾听，说：'后面有人在追，卡佳，在追我们！漂亮的姑娘，有人在追我们，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把命丢掉！吻我吧，漂亮的姑娘，为了爱情和永远的幸福！'——'你手上为什么都是血呢？'——'手上的血吗，我

亲爱的？我把你们家的狗杀了，它们冲我这个深夜来客拼命地狂叫。我们走吧！’我们又往前跑去；我们看见父亲马车的马在一条小道上，它是挣脱笼头从马厩里逃出来的，想必是不愿自己被烧死！‘骑上去，卡佳，跟我一起骑上去！是上帝有意在搭救我们！’我一声不吭。‘你不愿意吗？我又不是邪教徒，也不是魔鬼；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当面画十字。’于是当即他就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我骑上马，紧贴着他的胸口，什么都不记得了，像是在做梦；醒来一看，我们来到一条大河的岸边。他跳下马，把我从马背上抱下来，然后向芦苇丛走去：他有一条小船藏在那里。于是我们上了船。‘喏，再见了，好心的马，找你的新主人去吧，旧主人都不要你了！’我朝父亲的马跑了过去，离开前紧紧地搂抱住它。后来我们上船坐定，他拿起船桨，转眼工夫，我们已经看不见河岸了。当我们两岸都看不见的时候，只见他放下船桨，向周围的水面四处张望。

“他说：‘你好哇，汹涌澎湃的母亲河，上帝子民的灌溉者，我的哺育者！告诉我，我不在时你看护好我的财产了吗?!我的货物都完好无损吗?!’我一声不响，低首垂目；脸上火辣辣的，自觉羞愧难当。而他却说：‘波涛汹涌、贪得无厌的大河呀，你可以把一切都统统拿去，只要你对我发誓，保证我的价值连城的珍珠能够完好无损！漂亮的姑娘，你哪怕也说句话呀，用你的太阳照耀风暴，用你的光辉驱散黑夜！’他一面说，一面在冷笑；他的心为我在燃烧，由于感到羞愧，我不愿意忍受他的讥笑，我想说话，可是我胆子太小，一句话也没说。‘喏，随你的便吧！’他的回答是针对我胆小怕事的想法的，他的话里仿佛有一种苦衷，他自己有一种难言之隐。‘要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愿上帝保佑你，高傲的小姐，我亲爱的漂亮的姑娘！显然，你对我是恨之入骨，要么就是你那双明媚的眼睛

对我根本不屑一顾。'我听着他的话，不禁怒从心起，而这怒却又源于爱的缘故；我强压心头怒火，说：'我是不是爱你，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也许那个思想糊涂、寡廉鲜耻的姑娘——她能够知道；因为是她在深更半夜玷污了自己的闺房，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放纵了自己的心，一时糊涂酿成了大错；要知道我是不是爱你，想必还有我的辛酸的眼泪，还有那个以别人的不幸在暗暗炫耀自己、竟然对姑娘的痴情进行嘲笑的人！'说了这些话，我实在忍耐不住，哭了起来……他沉默了片刻，一直看着我，看得我不寒而栗，像一片叶子，瑟瑟发抖。'听我说，'他对我说，'漂亮的姑娘，'他眼睛里放射出奇异的光芒，'我不想讲空话，我向你庄严保证：我受到你多久的垂爱，我就做多久你的先生；一旦你不爱我了——用不着你吱声，也不用你说什么，无须费心劳神，只须把你乌黑的眉头一皱，黑眼珠子一转，伸出一个小指头，我就会把你的爱情连同千金难买的自由意志如数奉还；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的高傲的、难伺候的姑娘，我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对于他的这番话，我的整个身心都在发出冷笑……"

这时候，一种深深的不安打断了卡捷琳娜的故事；她喘了一口气，对自己的一个新的想法报以微笑，她本想接着继续往下讲，但是，突然，她双目炯炯的眼神遇到了奥尔登诺夫一直凝视着她的火辣辣的目光。她不觉为之一震，原本想说点什么，但是血液一下子涌到她脸上……她好像什么都忘记了，双手抱住脑袋，一头扎到了枕头上。奥尔登诺夫大惊失色！一种痛苦的感受，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惶惑，像一剂毒剂，随着卡捷琳娜讲述的每一个字句，在他的全身到处流动着，增长着：一种无法宣泄的追求，一种急切难熬、火烧火燎的欲望占据了他的头脑，搅乱了他的感情。但是无尽的忧伤使

他愁肠百结，而且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有时候他真想冲卡捷琳娜大喝一声，叫她马上住口，真想跑过去扑倒在她的脚下，用自己的眼泪来恳求她，希望她能把他昔日的爱的痛苦，把他以前那种无意识的、天真无邪的追求归还给他；然而现在他只能为自己早已干涸的眼泪而深为惋惜了。他的心在呜咽，在病痛中流血，已经没有眼泪供给他那受伤的灵魂了。他不明白卡捷琳娜对他说的话，而他的爱在面对那可怜女子被激荡起的感情时则显得畏首畏尾，心慌意乱。此时此刻，他诅咒自己的情欲；它使他感到窒息，使他疲惫不堪，这时他感到自己血管里流动的不是鲜血，而是熔化了的铅水。

“哎呀，我的苦衷不在这里，可不只现在我对你说的这些，”卡捷琳娜突然抬起头说，“它不在这里，”她接着说，声音听来有点儿尖声尖气，有铜器的音色；由于新的突如其来的感情和被隐匿起来无法宣泄的泪水的压力，当时她的整个心都要碎了，“我的苦衷不在这里！我的痛苦、我的忧虑也不在这里！我并不在乎我亲生的母亲，虽然在整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亲生母亲了！我也不在乎她在自己临终前的痛苦时刻诅咒了我！我并不留恋我以前度过的黄金岁月，以及我那温馨的小屋和少女的自由时光！我把自己出卖给了恶魔，把我的灵魂交给了一个害人精，为了追求幸福，我犯下了万劫不复的罪行！——这些我都没有往心里去。哎呀，我的苦衷不在这里，尽管它也给我造成了巨大的伤痛！而使我万般苦恼和愁肠百结的是：我成了他的蒙受羞辱的奴隶，可是我自己竟恬不知耻地非常喜欢，而且如饥似渴地醉心于这种奇耻大辱，把自己的痛苦当做快乐与幸福，——这才是我的苦衷所在，因为它既没有力量，也缺乏为自己鸣不平的愤怒！……”

可怜的女人感到胸口堵塞，一时喘不过气来；时断时续的

号啕痛哭使她无法把事情继续说下去。急促、灼热的呼吸在烘烤着她的双唇，她的胸脯一起一伏，两眼射出无名的怒火。但此时她的面貌是那样的容光焕发，神采飞扬，脸上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块肌肉，都洋溢着喷薄欲出的热情，透出无法抗拒的闻所未闻的魅力，使奥尔登诺夫满腹的疑虑荡然无存，胸中的愁思也沉寂了下来。他的心尽量和她的心紧贴在一起，在狂热的激情中，乐而忘返，心醉神迷；并且随着她的心跳的节拍一起跳动，让自己从未有过的情欲掀起同样的风暴，激发起同样的热情，这样即使和她的心一起停止跳动他也可以死而瞑目了。卡捷琳娜遇到奥尔登诺夫飘忽不定的目光，冲他微微一笑，这一笑不打紧，犹如火上浇油，点燃了他的心。他几乎晕了过去。

"可怜可怜我吧，饶了我吧！"他小声地对她说，尽量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同时向她俯身过去，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他们俩离得很近很近，以至四目对视，两个人的呼吸都合二为一了。"是你把我给毁了！我不了解你的苦衷，反正我的心是被搅乱了……你的心在为什么哭泣，同我有什么关系！告诉我，你希望什么……我一定办到。跟我走吧，我们一起走，不要毁了我，不要置我于死地！……"

卡捷琳娜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眼泪在她发烫的脸颊上已经干了。她想阻止他说下去，抓住他的手，自己想说点什么，又好像一时找不到话头。她嘴边慢慢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仿佛从这一微笑中又透出一丝笑意。

"要知道，我并没有把事情全都告诉你，"她终于断断续续地说，"我还会告诉你的；只是你、只是你还会听我讲吗，热心的人？听自己的妹妹讲些什么吧！想必你对她的难言的苦衷还知道得不多！我本来想讲讲我和他一年来是怎样度过的，其实

不讲也罢……反正一年已经过去了，他和他的同伙们沿河顺流而下，于是我便留在码头上他干娘那里等他回来。我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他——没想到在市郊我遇到一位年轻商人，打眼一看，我回想起了当年的黄金岁月。‘情妹妹！’刚搭上话他就这样跟我说，‘我是阿廖沙，你名义上的未婚夫，我俩小时候由老人们口头上许下了亲事；你忘记我了，好好想想，我从你们那个地方来……’‘我们那里关于我人们都说些什么？’——‘人们说你行为有失检点，不顾一个姑娘家的廉耻，和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私奔了，’阿廖沙笑着对我说。‘那你说了我些什么呢？’——‘在来这里的路上，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一看见你，我连魂都没有了；你算把我给害惨了！’他说，‘请把我的灵魂也买下来，拿去吧，漂亮的姑娘，随便你去嘲笑我的痴心，讥笑我的爱情吧。我现在独身一人，自己当家做主，我的灵魂属于我自己，不属于别人，我没向任何人出卖过，不像有的女人把以前的情意忘得干干净净；而我的心也用不着去买，无偿奉献，这不，送上门来了！’我笑了起来；这话他说过不止一两次——他在庄园里住了整整一个月，货物也不管了，人员也遣散了，就剩下了他一个人。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流泪，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跟他说：‘阿廖沙，天黑后你在码头附近等我；我随你到你那里去！这苦日子我过够了！’夜幕降临，我打好一个包，觉得有些惶惶不安，心里怦怦直跳。可是我一看，我那当家的回来了，真是出人意料，从没有这样巧过。‘你好，咱们走吧；河上要起风暴了，得赶快走。’我跟在他身后；走到河边，可是到自己家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一看：有一条小船，船上划桨的人我认识，好像在等什么人。‘你好，阿廖沙，愿上帝保佑你！怎么了？是不是到码头的时间晚了，现在急着要追大船去呀？把我和我家女主人顺

便捎上吧，好心的人，我们正要回家去；自己的船我已经放走了，游过去我又不会。’——‘请吧，’阿廖沙说，我一听他说话的声音，心里就觉得往下一沉。‘你和你家女主人请上船吧；反正风是为大家刮的，我的宅院里自有你们落脚的地方。’于是我们上了船；当时夜黑风高，天上星星都躲藏起来了，河上波浪滔滔；小船离岸划行一俄里的样子。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说话。

“‘风暴！’我家主人说，‘这场风暴来得可不善！像现在这样的风暴我有生以来在河上还不曾见过！我们的小船够呛！承受不了三个人的重量！’——‘是的，承受不了，’阿廖沙回答说，‘因此我们之中想必有一个是多余的了。’他说话的声音像琴弦在颤抖似的。‘你说什么，阿廖沙，我可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我和你父亲在一块称兄道弟，交情非常好，从不分彼此，——你告诉我，阿廖沙，不坐船你能不能到达对岸，还是一定会完蛋，必死无疑?’——‘到不了对岸!’——我说，‘好心人，备不准你万一出事儿，翻船落水，你能不能到达对岸?’——‘到不了；那我的小命也就完了，河上风急浪高，那还能有我的好！——‘现在你听我说，卡捷琳努什卡[①]，我的珠宝可是价值连城的呀！我记得也遇到过这样一个夜晚，只是当时没有风浪，月儿当空，繁星高照……我只想随便地问你一下，这事你是不是忘记了?’——‘我记得……’我说。‘既然这件事你没有忘记，那么有一个小伙子怎样教一个漂亮姑娘向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讨回自身自由的那些话也不至于忘记吧，是不是?’——‘是的，那些话我也没有忘记，’我说。这时我自己已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好，没有忘记！那么眼下我们

① 卡捷琳娜的昵称。

在小船上遭了难，是不是谁的大限已经到了呢？告诉我，亲爱的，说吧，小鸽子，你就像小鸽子那样，向我们说一句悦耳动听的话……'"

"当时我的话没有说出来！"卡捷琳娜喃喃道，脸色煞白……她没有把话说完。

"卡捷琳娜！"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从他们的头顶上传来。

奥尔登诺夫被吓得一哆嗦。穆林正站在房门口。他身上随便披了一条毛毯子，面无血色，几乎用疯狂的目光看着他们。卡捷琳娜的脸色越来越惨白，她也望着穆林，一动不动，像中了邪似的。

"到我这里来一下，卡捷琳娜！"病人低声说，几乎叫人听不清楚，然后离开了房间。卡捷琳娜仍然呆呆地望空愣着，好像老头儿仍在她面前站着似的。但是瞬息之间，血液突然又把她那惨白惨白的脸色染得绯红，这时她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奥尔登诺夫回想起了初次见面的情形。

"那就明天见吧，我可怜的人儿！"她说，不知为什么露出一种异样的笑容。"明天见！记住我讲到了什么地方：'请漂亮的姑娘从两个人中做出选择：喜欢谁，不喜欢谁！'能记住吗，能等一宿吗？"她又重复一遍，将两只手放在他的肩上，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卡捷琳娜，不要走，不要害了自己！他是个疯子！"奥尔登诺夫喃喃说，一面为她提心吊胆。

"卡捷琳娜！"板墙那边传来了喊声。

"怕什么？他能杀了我不成？"卡捷琳娜笑着回答说，"祝你晚安，我看不够的心肝儿，我心爱的宝贝，我的兄弟！"她说着，一面温情脉脉地把奥尔登诺夫的脑袋搂在自己怀里，这

时，她的眼泪忽然不住地落在他的脸上。“这是最后的眼泪。好好睡上一觉，亲爱的，这样便会忘掉自己的烦恼，明天一觉醒来，就会有个好的心情。”于是她热情地吻了他。

“卡捷琳娜！卡捷琳娜！”奥尔登诺夫低声叫着，向她双膝跪下，拼命想阻住她。“卡捷琳娜！”

她转过身，冲他点头微笑，然后离开了房间。奥尔登诺夫听见她走进穆林的屋子；于是他屏住呼吸，细心倾听，但是再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了。要么是老头儿没说话，也可能是他又晕了过去……奥尔登诺夫想去找她，但他的两腿发软……他感到周身乏力，于是便在床上坐了下来……

## 二

他醒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弄清是什么时间。是黎明，还是黄昏？屋子里还非常黑暗。他也无法确定自己究竟睡了多长时间，但是他感觉得到，他这一觉是一种病态反应。他定了定神，伸手摸了摸脸，好像想把睡意和各种梦幻从自己身上统统抹去。但是当他要两脚着地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浑身乏力，酸痛的四肢不听使唤。他的脑袋又痛又晕，身上一阵冷，一阵热。随着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情，他的心就不禁为之颤抖。作为对这种联想的回应，他的心跳得是那样厉害，感觉又是那么热烈、新鲜，好像卡捷琳娜走后不是过去了一夜，也不是过去了长长的几个小时，而只不过是过去了一分钟。他感到自己眼睛里的泪水还没有干掉，——或许是新的眼泪像泉水似的从激荡的内心深处涌了出来？真是咄咄怪事！他经受的痛苦如今回想起来甚至还有些津津乐道，虽然他全身心都隐隐约约

感到，这样的威逼强制以后再也经受不起了。有时，他差不多觉得已经死到临头，并且准备像迎接嘉宾那样来迎接死亡：他的精神是那样的紧张，重新被唤醒的情欲是那么强烈和冲动，心情又是那么的兴奋，以致加速运转中的生命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中断，被毁掉，顷刻之间，化为灰烬，永远消失殒灭。几乎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与他内心的幽愁暗恨相呼应，也好像是对他颤抖不已的心声的回应，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就好像在人生欢乐和幸福陶醉时刻内心常发出的那种音乐——卡捷琳娜醇厚浓重、清脆响亮的声音。很近，就在他身边，几乎就在他的床头，歌声开始扬起，最初声音很轻，音调悲切凄凉……歌声时高时低，有时则戛然而止，好像是在安抚隐藏在内心、得不到满足而备受压抑的郁闷心情；时而又放声歌唱，如夜莺啼啭，浑身颤抖，一任凝聚心头的热情恣意抒发，从而汇成一片狂喜的声的海洋，波涛汹涌，茫无涯际，宛如甜蜜爱情最初的瞬间。奥尔登诺夫连歌词都听得非常真切：它们朴实、真挚，是很久以前编写的，歌词本身充满了直率从容、清纯明快的感情。但是他未能记住这些歌词，他注意听的只是它们的声音。透过歌曲朴实纯真的旋律，他眼前闪现出的却是另外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喊出了充溢于他胸中的全部愿望。回应了他最隐秘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情爱的底蕴；这种情爱，他分明知道，清楚地意识到，是对她的一片爱慕之情。而且，他时而听见情欲无法宣泄的心所发出的最后呻吟；时而又打碎自己的锁链，自由奔向爱的无边大海时意志和精神发出的欢呼；时而听见情人们初次含羞誓盟时的窃窃私语，这时候她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红晕，透着芳香，带着企求的神情，流着眼泪，显得既神秘又胆怯；时而流露出一个放荡女子的欲望，不加遮掩，毫无隐讳，对自己的魅力扬扬自得，用色迷迷的眼睛

环顾四周，嘻嘻地笑着……

奥尔登诺夫没等歌子唱完，便从床上坐了起来。歌声马上停止了。

“早上和白天都平安地过去了，我的意中人！起来，到我们家去，打起精神，高兴起来；我们等着你，我和我家主人，我们的心仍然非常好，不会跟你过不去的；要是你心灵感到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用爱把恨熄灭了吧。要说点好听的话！……”

她刚一招呼，奥尔登诺夫就已经跨出了房门，其实他还没有完全清楚他正是在往房东家里去。面前的门打开了，他眼睛一亮，楚楚动人的女房东的艳丽的笑容，如旭日东升，出现在他的面前。此时此刻，除了她，奥尔登诺夫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霎时间，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全部快乐，在他的心目中融化成了一个整体——他的卡捷琳娜的光辉形象。

“我们分手后，已经出现过两次朝霞，”她说着，向他伸出自己的双手，“这第二次朝霞现在正在消逝，请看看窗外。两次朝霞仿佛是美丽姑娘的心灵的两次映照，”卡捷琳娜笑着说，“第一次，是孤独少女芳心初绽时脸上出现的羞涩的红润；另一次是漂亮姑娘在忘记了最初的羞涩后，胸中火烧火燎，灼热难耐，沸腾的热血一下子涌到了脸上……进来吧，进来吧，好心的年轻人，请屋里来！干吗老站在门口？为表达对你的敬重和爱慕，谨代表我家主人向你行礼了！”

随着悦耳动听的爽朗笑声，她拉着奥尔登诺夫的手，把他领进了屋内。他心里感到非常胆怯。他胸中的熊熊烈火，燃烧着的火焰，转眼之间，已经烟消火灭，荡然无存，他尴尬地垂下眼睛，害怕抬头看她。他只觉得她是那样出奇的漂亮，以至于他的心承受不了她那火辣辣的目光。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

自己的卡捷琳娜。她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欢笑和喜悦，黑眼睫毛上忧愁的泪水已经干了。他的手在她的手中瑟瑟发抖。假如奥尔登诺夫这时候抬起眼睛，他一定会看见卡捷琳娜正带着胜利的微笑，把一双明媚的眼睛死死盯住他那张被困惑和情欲弄得糊里糊涂的脸。

“起来吧，老头子！”她终于说道，好像刚刚才想起了似的，“也该对客人说句欢迎的话呀。客人就像是自己的亲兄弟！起来呀，你这个不听劝的倔老头子，起来，见个面，行个礼，跟客人握握手，请客人坐下来！”

奥尔登诺夫抬起了眼睛，好像他是刚清醒过来似的。他现在心里想着的只有穆林。老头子的一双眼睛像垂死者的眼睛那样，忧伤烦恼，暗淡无光，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奥尔登诺夫痛心地回想起这一目光上次从两道黑色浓眉下射向他的情形；当时也和现在一样，紧锁的眉宇之间流露出的是烦恼与愤恨。奥尔登诺夫感到稍微有点儿头晕。他向周围看了看，这时候他才弄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穆林仍然在床上躺着，但他几乎是穿戴齐整，好像曾经起来过，今天上午还出过门。脖子上，跟往常一样，系了一条红方巾，脚上穿一双便鞋。病，显然已经好了，只是脸色还很难看，苍白，发黄。卡捷琳娜站在床边，一只手撑着桌子，仔细地望着他们两个人，但是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好像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不错！是你，”穆林撑起身，坐在床上说，“你是我的房客。真是对不起你，先生，是我的错，没想到日前会得罪你，对你动了枪。谁知道你也有癫痫病呢？我倒是有这个病，”他补充说，声音沙哑而虚弱，然后紧皱眉头，不由地将目光从奥尔登诺夫身上移开。“灾难到来——总是像贼一样，不会先敲门的！前不久我甚至差一点儿用刀子向她当胸捅去……”他说

着，冲卡捷琳娜点了点头。“我有病，时常发作，喏，请不必介意！请坐——你是客人！”

奥尔登诺夫仍在一门心思地看着他。

“坐呀，请坐！”老人急切地叫道，“坐吧，既然她喜欢你来！瞧，你们俩称兄道妹，情同手足！你们彼此相爱，简直像一对情人！”

奥尔登诺夫坐了下来。

“你瞧，这位妹妹怎么样，”老人笑着说，嘴里露出整齐洁白的两排牙齿，一颗都不缺。“你们相互要好好珍重，我的亲人们！先生，你这个妹妹不错吧？说呀，回答我呀！你瞧，她的脸上像起了火，通红通红的。仔细看看，她可是倾城倾国的美人哪！老实说，你对她疼爱有加吧！”

奥尔登诺夫眉头一皱，恶狠狠地瞪了老头儿一眼。老头儿被他瞪得直打哆嗦，无名的怒火在奥尔登诺夫心中开始熊熊燃烧。他凭着一种动物的本能嗅出了他面对的正是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敌人。他自己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反正理智对他已经不管用了。

“别瞪他了！”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奥尔登诺夫转过了身子。

“别瞪了，别瞪了，要是真中了魔，我说，那就可怜可怜自己的情人吧，”卡捷琳娜笑着说，一面突然用一只手从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随后抽回手，自己又把自己的脸捂了起来。但是她脸上的红润仿佛透过她的指缝显露了出来。于是她索性拿开手，只觉得全身像着了火似的；她试着大大方方地不慌不忙地对待他们的笑声和好奇的目光。但是他们两人都默默地望着她，一言不发——奥尔登诺夫怀着某种受宠若惊的心情，好像如此一位国色天香头一次打中了他的心似的；老头儿望着她

的眼神是专注的，冷漠的。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唇发青，微微有些颤抖。

卡捷琳娜走到桌边，这时脸上已不再有笑容；她开始收拾桌上的书籍、纸张、墨水等东西，把它们全都放在窗台上。她呼吸急促，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时不时地大口大口地吸气，好像她感到心里非常憋闷。她那丰满的胸脯，就像岸边的激浪，时起时伏。她低垂着眼睛，漆黑的睫毛，像一根根细针，在她妩媚动人的脸上，光彩照人……

“真是一位妙龄女皇！”老头儿说。

“我的女王！”奥尔登诺夫喃喃道，不禁全身为之一震。直到他发觉老头儿的目光像闪电似的向自己身上投来，以至顿时变得凶狠、贪婪、冷峻、疑心时，他这才猛然醒悟了过来。奥尔登诺夫本想离座，挪一挪地方，但是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牢牢捆住了他的双腿。他重新又坐了下来。他不时地捏一捏自己的手，好像不相信眼前的现实。他觉得自己这是梦魇缠身，眼前的一切仍然是病中的一场噩梦。但是事情也很怪！他竟然不希望醒来……

卡捷琳娜撤去桌子上的旧台布，然后打开箱子，从中取出一块很珍贵的桌布——上面有用丝线和金线绣成的鲜艳图案——铺在桌上，又从柜橱里取出一个很古旧的银盒子，摆在桌子中央，接着拿出三只银杯——男主人、客人和她自己，每人一只；然后神态庄重地，几乎用一种心事重重的目光，分别看了老头儿和客人一眼。

“我们当中有谁喜欢谁，或谁不喜欢谁吗？”她说，“要是有人不喜欢谁，那我就偏偏跟这个人要好，并请他跟我干了这一杯。可是你们两个我都喜欢，跟我都亲如家人；那我们就共同举杯，为爱和幸福干杯！”

“为以酒浇愁干杯!”老人说话的声音都变了,“给我满上,卡捷琳娜!”

“要不要给你也满上?”卡捷琳娜问道,眼睛看着奥尔登诺夫。

奥尔登诺夫推一下自己的杯子,没有吭声。

“等一等!谁要是有什么心事,想许什么愿,那就祝愿他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老头儿说着,举起了自己的杯子。

大家互相碰杯,一饮而尽。

“现在让我来跟你干一杯,老爷子!”卡捷琳娜转身对男主人说,“要是你心里疼爱我的话,咱们就干了这一杯!为过去的幸福干杯,向往昔的岁月致敬;幸福于心,相敬如宾!请允许我给你斟满,要是你的心对我是热乎的话!”

“你的酒劲真大,我的宝贝儿,而你自己则只是沾了沾嘴唇!”老头儿笑道,一面把自己的杯子又递了过来。

“好,我喝一口,你可是得喝干!……人生在世,老爷子,何必老背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那才叫苦不堪言呢!苦思,苦思,思由苦来,思从苦生;幸福美满时生活里就没什么烦恼之事!喝吧,老爷子!让酒来淹没自己的烦恼吧!”

“既然你有那么多的怨言和烦恼,想必你心里有一肚子的苦水!看来你是想一下子把它都解决算了,我的小白鸽!卡佳,我和你同饮这一杯!不过,我冒昧地问一句,奥尔登诺夫先生,你有没有苦恼烦心的事?”

“即使有,我也埋藏在心里,”奥尔登诺夫喃喃地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卡捷琳娜。

“听见了吗,老爷子?很久以来,连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稀里糊涂的,可是时候一到,一切都清楚明白了;过去的一切,我又怀着贪婪的心情重温了一遍。”

“是啊，一个人要是只靠回忆往事打发日子，那是够苦的了，”老头儿若有所思地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就跟喝过的酒一样！过去的幸福算什么？一件长袍穿破了，扔了得啦……”

“需要一件新的！”卡捷琳娜强颜欢笑，接上话茬儿说，这时有两颗泪珠像钻石一样悬挂在她的睫毛上，闪闪发亮。“要知道，人生一世，可不是转眼就能过去的，况且姑娘的心气儿可高啦，追都追不上！明白了吗，老爷子？瞧，我把一滴眼泪洒在你杯子里了！”

“你的苦衷是以许多幸福的代价买来的吗？”奥尔登诺夫说。由于激动，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阁下，想必你也有许多东西要卖吧！”老头儿说，“因此你才一路紧跟，不请自来！”然后他恶狠狠地发出一阵无声的狂笑，眼睛放肆地看着奥尔登诺夫。

“出价多少都是过去的事了，”卡捷琳娜回答说，声音中好像有些不满和委屈的情绪。“有人觉得出价高了，另外有人觉得低了。有人愿意什么都拿出来，不思索取；另外有人不做任何许诺，可是心里总还想着他，对他言听计从！可是请不要责怪什么人，”她说，神情忧郁地看着奥尔登诺夫。“一个人一个样，谁知道心会向着谁，又为什么向着谁呢！老爷子，请把自己的杯子斟满呀！为你可爱的女儿、温和忠顺的奴隶的幸福干杯！她和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一样听话。来，举起自己的杯子！”

“理应如此！请给自己的杯子也斟上！”老人说着，端起了杯子。

“慢着，老爷子！请等一下，干杯之前，我还有话要说！……”

卡捷琳娜双肘撑在桌子上，两只热情激动的眼睛认真地看

着老头儿。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决心。但是她的一切举止行动并不从容，手势动作突兀生硬，显得很不耐烦。她好像全身着了火似的，这一切真是妙不可言。她越是激动，越是兴奋，好像越发显得美丽动人。从她半张开的含笑的双唇之间显露出两排珍珠般洁白整齐的牙齿，急促的呼吸轻轻掀动着她两侧的鼻翼。她的胸脯时起时伏；一条绕了三圈盘在后脑勺上的发辫，很随便地搭在她的左耳朵上，部分地遮住了她发烫的面颊。她的双鬓有稍许汗水沁出。

“算一卦，老爷子！给我算上一卦，亲爱的，趁现在你还没有喝糊涂，算一卦吧；喏，这是我洁白的手掌！人们管你叫魔法大师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博览群书，深谙各种法术！给我看看，老爷子，把我的命运，我的苦命，都统统告诉我；记住，可不能撒谎！有什么说什么——你的女儿会不会幸福？也许你不肯原谅她，还要给她带来一路的厄运？说吧，我将来生活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或者，今生今世，我将像一只候鸟那样，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只能浪迹天涯，在人间寻找一个栖身之所在？告诉我，谁是我的冤家对头？谁能够给我爱，什么人对我居心不良？告诉我，我这颗年轻火热的心是注定要一辈子顾影自怜地了此残生呢，还是会找到一个条件相当，能够比翼双飞，同欢共乐的知音……直到新的烦恼出现为止！同时给我算算，老爷子，我那英姿勃勃的雄鹰翱翔于哪重蓝天之下，栖身于哪片林海之巅，大洋之滨，他在什么地方，他为自己寻找雌鹰的目光是否敏锐？他是不是在深情地耐心等待，爱得是否强烈，是不是很快就会变心，会不会骗我？反正这些内容，你一块儿都给算算吧。最后再告诉我，老爷子，我和你待在这种鬼地方，读这种沉闷无聊的书打发日子，还得很久吗？什么时候我才能向你，老爷子，深深地鞠上一躬，好离

好散，跟你道别，感谢你管吃管喝，还给我讲故事听呢？……对了，你只能实话实说，不许撒谎；好了，现在该你来证明你自己了！”

她越说越激动，直到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这时她的声音突然中断了，好像一阵大风把她的心刮走了似的。她的眼睛炯炯有神，上嘴唇稍微有些颤抖。令人觉得她的每一句话里都仿佛有一种恶意的冷笑蜿蜒其间，隐匿其中，但在她的冷笑中又仿佛能听到一种哭声。她隔着桌子把身子凑近老头儿，急切地注视着他那双模糊的眼睛。奥尔登诺夫听见卡捷琳娜说完话后他的心突然跳动起来；他瞧了她一眼，不禁高兴得叫了起来，立刻就想从座椅上站起身。但老头儿的一个眼色又使他老老实实地待在原来的地方。在他这匆匆的一个眼色之中，蔑视、嘲讥、烦躁不安、忧心忡忡和阴恶狡诈的好奇心莫名其妙地交织在一起，奥尔登诺夫对它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栗，每次心里都充满了对它的恼怒、愤懑和无可奈何的憎恨。

老头儿若有所思而且怀着某种忧郁好奇的神态看着自己的卡捷琳娜。他的心受到了伤害，话已经都说出来了。但是他脸上甚至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卡捷琳娜讲完时他只是微微一笑而已。

“你一下子想了解的可真多呀，我的羽翼已丰、想展翅高飞的小鸟！最好你还是给我换一只大杯子吧；咱们还是首先为和睦相处就此结束、今后各奔前程干上一杯；以免鬼使神差，败了我的兴致。魔鬼是很厉害的！切勿惹是生非！”

他举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他越喝越多，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两只眼睛红得像烧红的木炭。显然，这种兴奋、狂热的目光和突然变青的难看脸色，正预示着一次新的癫痫病发作即将来临。酒的劲儿很大，奥尔登诺夫一杯下肚，眼睛便渐渐

模糊起来。沸腾的热血使他已无法控制住自己：它冲击着他的心，搅昏并搞乱了他的理智。他越来越感到心烦意乱，惶惶不安。他斟上酒，又喝了一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怎样才能为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激动心情鼓劲儿，与此同时，血液在他的各个血管里却在更加飞快地迅速奔流。他仿佛处于昏迷状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也未必能弄清楚两位古怪的房东之间发生的事情。

老头儿把银杯在桌子上碰得叮当作响。

“斟酒，卡捷琳娜！”他喊道，“再斟上，狠心的女儿，要一直斟到我烂醉如泥为止！让老头儿安息了也就得了！所以说，再接着斟，给我倒上，美人儿！我跟你一块儿喝！你怎么喝这么少？要么是我没有看见……”

卡捷琳娜回答他几句什么，但奥尔登诺夫没有听清楚，因为老头儿没等她把话说完，便抓住她的一只手，好像心里的这口闷气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的脸色苍白，眼睛时而暗淡无光，时而直冒火星，惨白的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显得非常激动，间或还流露出某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心情；他对卡捷琳娜说：

“把手伸出来，美人儿！让我来给你算算，然后直言相告。我的确是个魔法师，看来你并没有说错，卡捷琳娜！须知，你那颗金子般的心道出了实情，唯独我才是你这颗心的魔法师，我不会因为你心地纯朴老实而把真相隐瞒起来！只有一点你似乎没有认识到，即不应该由我这个魔法师来教你明辨是非，懂得道理！理智不是女儿家的意愿，理智能洞悉一切真相，而你却好像胸无点墨，一无所知！你的头脑犹如一条狡猾的蛇，虽然你的心一直浸泡在泪水之中！这条蛇认识道路，能够迂回爬行，化险为夷，保全住自己狡猾的意志！能够智取的则智取，

智取不了的则施以美色，迷惑对方，媚之以乌眸，麻痹其理智，——美能够摧毁一切，即使铁石心肠，也能将它熔解！至于说你将来会不会遭到坎坷？人类的忧伤是沉重的呀！不过灾祸与脆弱的心总是无缘的！灾祸总是与坚强的心相逢；暗自挥洒血泪，也决不会在善良的人们面前甘心受辱；而你的苦衷，姑娘，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会被雨水冲掉，太阳晒干，大风刮走，一扫而光的！干脆我再施点魔法，进一步告诉你吧：将来谁要是爱上你，你就会成为他的奴隶，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抵押出去，而且再也无法收回来；你不会当机立断，及时斩断情丝；你播下一粒种子，加害于你的人则会把整个谷穗都拿走！我亲爱的孩子，可爱的小脑袋瓜，你在我杯子里洒下一滴你那钻石般的泪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接着会洒上百滴的眼泪，浪费不少口舌，还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吹嘘一番！其实，眼泪是上天的雨露，你完全没必要为它而感伤！你的珍珠般的眼泪将来一定能够得到加倍的回报，在那命途多舛的漫漫长夜，当愁苦难耐、心灰意冷开始咬噬你的心的时候，为了报答你的这滴泪珠，会有别人的眼泪滴洒向你那火热的心头；而且这眼泪血迹斑斑，并非温暖如春，它仿佛是熔化的铅水；你将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底不眠，等待着愁云惨雾的阴雨天早晨的来临；你将流淌着殷红的鲜血，直到来日早晨也医治不好自己新的创伤！再给我斟上，卡捷琳娜，我的小鸽子，为了我这番至理名言，给我斟上；想必下面就无需我再浪费口舌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而且有些颤抖：简直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他给自己又倒上了一杯，并且一饮而尽，然后又用杯子敲击着桌子。他浑浊的目光突然再次明亮起来。

“是啊！能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他感慨地说，“事情过去了就等于包袱已经卸掉了！给我斟上，给我斟上，只管拿大杯

子来，为了使整个心灵变得麻木不仁，干脆喝他个天昏地暗，烂醉如泥！就让我长夜安眠，永不见晨曦，使记忆完全丧失吧。喝也喝了，花也花了！要知道，商人的货物一旦出现滞销，他宁可白白送人，也不肯随意低价销售；敌人的血可以流，无辜者的血也可以流，作为添头，那位买主也得把自己堕落的灵魂搭进去！满上，给我满上，卡捷琳娜！……”

但他拿着酒杯的手好像僵在了那里，一动也不动；他的呼吸沉重而吃力，脑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他最后一次向奥尔登诺夫投去了自己暗淡的目光，但即使这一目光最后也熄灭了，他的眼皮像铅一样沉重地耷拉了下来。他的脸上变得没有一点儿血色……他的嘴唇还翕张、哆嗦了一会儿，好像挣扎着还想说什么话似的，——这时候，突然，一大滴热泪挂在他的眼睫毛上，掉落后顺着他苍白面颊缓缓地流动……奥尔登诺夫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身子摇晃一下，向前迈出了一步，走到卡捷琳娜面前，抓住她的一只手；但是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好像完全没注意到他，也好像压根儿没认出他……

卡捷琳娜似乎也快要晕过去了，好像有一个思想，一个固定不变的观念把她完全吸引住了。她扑到熟睡的老头儿的胸前，伸出一只白皙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好像锁在他身边似的，用火辣辣的热切的目光，一门心思地注视着老人。她仿佛没有发觉奥尔登诺夫抓住她的一只手。最后，她转过头来，对着他看了很久，那目光能窥透人的心灵。好像她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一丝苦涩、惊讶的微笑，勉强地，好像带着伤痛似的，出现在她的嘴边……

“去，走开，”她小声说，“你是个酒鬼，没安好心！你不是我的客人！……”这时她转向老头儿，两眼重又死死地盯住他。

她仿佛对老人的每一次呼吸都关怀备至，用自己的目光在呵护着他的睡眠。她好像吓得自己连大气都不敢出，尽量遏制着内心的激动。她心里蕴含着如此狂热的关爱，以至奥尔登诺夫一下子被绝望、盛怒和无限的愤恨气得不得了……

“卡捷琳娜！卡捷琳娜！”他喊道，一面使劲地——像老虎钳子夹住一样——紧握住她的一只手。

疼痛的感觉从她脸上能够看得出来；她再次抬起头，看了看奥尔登诺夫，她的那种讥讽态度和露骨的轻蔑表情使奥尔登诺夫几乎没站稳脚跟。然后她向他指指熟睡的老头儿——好像他的敌人的冷嘲热讽全都转移到她的眼神里了——她再次向奥尔登诺夫投去了令人伤心的、冷若冰霜的一眼。

“怎么？怕他杀了你不成？”奥尔登诺夫说。这时他已被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好像有恶魔附耳授意似的，他明白了卡捷琳娜的心意……于是，他对卡捷琳娜的既定想法不禁感到心花怒放……

“我倒可以从你那位商人手里把你买下来，我的美人儿，只要你需要我的心！料他也不敢杀人……”

卡捷琳娜脸上滞留的笑意始终没有消失，它使奥尔登诺夫全身发僵，呆若木鸡。没完没了的揶揄嘲笑把他的心都撕碎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几乎是无意识地伸手扶着墙，从墙壁的钉子上取下老头儿那把古旧的宝刀。卡捷琳娜的脸上仿佛露出几分惊慌的神情，但与此同时，她眼睛里好像第一次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憎恨和蔑视的神色。奥尔登诺夫看着她，感到心里非常难受……他觉得好像有人推了他一把，想让他这只不知所措的手干出疯狂的举动来；他拔出了刀……卡捷琳娜一动不动，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一直注视着他……

他看了老头儿一眼……

此时此刻，他觉得老头儿的一只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正在笑着朝他观望。他们的视线相互碰上了。有好几分钟，奥尔登诺夫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突然，他觉得老头儿的整个脸都在笑，一种异常刺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终于在房间里响了起来。一个丑恶阴暗的念头，在他的脑中像蛇一样地爬过。他颤抖了一下；刀子从他手中落了下来，当啷一声，掉到了地板上。卡捷琳娜一声惊叫，好像这才从迷迷糊糊的噩梦中醒了过来……脸色苍白的老头儿慢慢从床上坐起身，恶狠狠地一脚把刀踢到了屋角。卡捷琳娜面无血色地站在那里，呆呆地一动不动；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脸上不时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表情；她双手捂住脸，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倒在了老头儿的面前，几乎断了气。

“阿廖沙！阿廖沙！”她憋闷的胸腔里发出了这样的叫声……

老头儿张开双臂，使劲抱住她，使她在自己的怀里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当她把自己的脑袋贴紧老头儿的胸口时，老人脸上的每一条线条都绽出了笑容；这笑容是那样的原形毕露和厚颜无耻，以至奥尔登诺夫全身都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欺骗、老谋深算、冷酷而妒忌的专横作风和对一颗破碎了的可怜的心的恐吓，——这就是他从这一不再掩饰的寡廉鲜耻的笑容中所理解的含意……

## 三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左右，奥尔登诺夫推开了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房门，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儿来，面色

苍白的他还没有从昨天的烦恼中摆脱出来；这时他一眼看见穆林在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屋内，立刻身子一晃，惊讶得在门口愣住了，像被钉在了地上似的。老头儿的脸色比奥尔登诺夫的还要发白；因为有病，他强撑着站在那里；尽管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对穆林的造访表示不胜荣幸，并且一再地相请，老人就是不肯坐下。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看见奥尔登诺夫推门进来时也大声地表示欢迎，但是他的高兴劲儿几乎马上就消失了，在他从桌子旁往邻近一把椅子走去的时候，半道中突然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猝不及防地涌上了他的心头。显然，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和该做些什么；他明明知道在这种忙于应酬的时刻把客人丢在一边，只顾自己一个人抽烟，是很不礼貌的，可是他却（足见他是六神无主了）仍然在一个劲儿地抽烟，甚至还抽得津津有味。奥尔登诺夫最后还是走进了房间，他朝穆林瞥了一眼。老人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和昨天的差不多一样凶险，想起来现在还让奥尔登诺夫感到毛骨悚然，怒不可遏。不过，老头儿把全部的敌意立即加以掩盖，淡然处之，脸上装出一副让人一看就知道此人很难接近、性格孤僻的表情。他向自己的房客深深鞠了一躬……整个这一场面使奥尔登诺夫终于恢复了意识。他认真仔细地看了看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希望把情况弄清楚。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一时竟吓得战战兢兢，张口结舌起来。

“请进来，请进来，”他终于开口说，“请进来，最尊贵的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您的光临简直使敝处蓬荜生辉，这里的一切寻常物品承蒙您的恩泽……”雅罗斯拉夫说着，一面伸手指指屋子的一个角落。他的脸红得像盛开的玫瑰，心中明明想好的最得意的词句到了嘴边忽然被卡住了，以致乱了方寸，弄得前言不搭后语，于是便伸手拉过一把椅子，把它摆放在屋

子中央，弄出很大的响声。

“我无意打扰您，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我只想……占用您两分钟。”

“哪里，哪里！您怎么会打扰我呢……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不过——请喝茶！喂！来人哪！……我想您不会拒绝再喝一杯吧！”

穆林点点头，表示决不会拒绝再喝一杯。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冲着应声来的当差直嚷嚷，他声色俱厉地让他再沏三杯茶，然后才在奥尔登诺夫的身边坐下。接着，他像一只会摇头的陶瓷小猫，不停地晃动自己的脑袋，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从穆林那里转向奥尔登诺夫，一会儿又从奥尔登诺夫转向穆林，其处境相当尴尬。显然他想说什么话，只是觉得不好开口，至少从某个方面来说是这样。他努力再三，还是难以启齿……奥尔登诺夫好像也感到非常困惑。有一次他俩忽然同时开口说话……一声不响的穆林一直在好奇地察言观色，他不慌不忙地舒口濡唇，露出自己的一颗颗牙齿……

“我是来向您宣布，”奥尔登诺夫忽然开口说，“由于发生了极不愉快的事情，我只好将房子退掉，而且……”

“想不到会出这种事情！”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打断对方的话头说，“老实说，今天早上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将您的决定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感到万分惊讶。不过……”

“是他告诉您的？”奥尔登诺夫吃惊地问道，眼睛看着穆林。

穆林捋着胡子，以袖掩口，偷偷在笑。

“是啊，”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应声答道，“不过，也可能是我又搞错了。但我可以斗胆地说一句，这位可敬的老人的言语

中对您没有丝毫的贬损，我愿以我的声誉向您担保！……”

这时候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脸刷地红了，他竭力在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穆林看着他们宾主二人失张失智的窘态好像非常开心，一直等到最后才向前跨出了一步。

“是这么回事，先生，”他开始说，同时毕恭毕敬地向奥尔登诺夫鞠了一躬。“因为您的关系，我才壮着胆来打扰雅罗斯拉夫·伊里奇阁下！……事情是这样，先生，您自己也知道，我和我家女主人，就是说，我们是诚心诚意抱着欢迎的态度的，未敢多说一句话……但我家的情况，先生，您自己也知道，也都看见了！老实说，我们能填饱肚子，活到今天，全靠上帝的保佑，所以我们一直在向上帝的神圣意志祷告；否则，先生，您自己也都看见了，我们只能仰天长叹了，是不是?”这时穆林又用袖口摩挲着自己的胡子。

奥尔登诺夫几乎要晕倒了。

“是的，是的，我亲口对您说过：他有病，就是说，非常malheur[①]……我本想用法语来说，但是对不起，我的法语不怎么流利，就是说……”

“啊……”

“是啊，就是说……”

奥尔登诺夫和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各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稍微侧着身子相互颔首致意，两人都用抱歉的微笑来掩饰刚才的尴尬气氛。处事老练的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很快便恢复了常态。

“其实，我询问过这位老实人，”他开口说，“他告诉我说，

---

① 法文：不幸、倒霉。这里可理解为不舒服、情绪太激动。——俄编注

那女人的病……”

这时，一向很爱面子的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大概是想掩盖他脸上重又出现的小小困惑，迅速把疑问的目光转向了穆林。

“是的，就是我们的女主人[①] ……”

温文尔雅的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没有再坚持。

“对，也就是您过去的女房东，我吗，的确……也可以这么说！您不是也看见了，她有病。他说，她会妨碍……您的工作的，而且她本人也……您，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您没有告诉我！”

“什么情况？”

“关于枪的事，”雅罗斯拉夫·伊里奇说，他的声音几乎是在耳语，而且话说得非常客气，从他那亲切友好的男高音中顶多能听出百分之一的责备的意味。“不过，”他赶紧补充说，“我全都知道，一切他都告诉我了，您没有把他无意中对您做的错事放在心上，这是非常高尚的举动。我敢发誓，我看见他眼睛里噙着泪水！”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脸又红了起来；他的眼睛变得闪闪发亮，很动情地把身子在椅子上转了过去。

“我，不，先生，我是说我们，阁下，我举例来说，连我家女主人也在为您向上帝祈祷，”穆林转身对奥尔登诺夫开口说，这时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正在克制自己平时的激动情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穆林。“是的，先生，您自己也知道，她是个又病又蠢的娘儿们；我自己两腿都几乎迈不动……”

---

① 女主人和女房东，原文是同一个词，因人物的身份不同，采取不同的译法，对穆林而言，则译为女主人，对奥尔登诺夫则译为女房东。

“我已经准备好了，”奥尔登诺夫不耐烦地说，“请不要说了；我现在就可以搬走！……”

“不，先生，我是说，我们对您多方的盛情厚意都甚为满意（穆林深深地鞠了一躬）。先生，我想对您说的并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先生，其实她差不多是我的一个亲戚，是个远亲，即所谓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请不要嫌我们说话粗俗，先生，我们都是些愚昧无知的人——打小她就是这样！脑子有毛病，调皮得很，一直在森林中长大，性子很野，整天跟纤夫和工人们打交道；可是他们的房子一下子被烧了；她的母亲，先生，被烧死了；父亲也被烧死了，——这事不知她对您都说了些什么……我并不想多管闲事，可是莫斯科的医生给她进行过会诊……就是说，先生，说她的脑子完全受了损伤，就是这么说的！当时她身边只有我在，于是我就留了下来，让她跟着我过。我们一块生活，一起向上帝祈祷，一切全靠万能的主了；我从不强迫她做什么……”

奥尔登诺夫脸色骤变。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先生……完全不是！”穆林煞有介事地摇晃着脑袋，自我纠正说，“她呀，打个比方，简直像一阵风，一阵龙卷风，又是那样的多情善感，热情奔放，一心想找个知心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说——找个意中人：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失常的。我只好给她讲故事，想方设法地哄她，就是说，尽量安慰她。可我明明看到，先生，她是那样地——对不起，先生，恕我冒昧地直说，”穆林继续说着，一面躬身行礼，一面用衣袖擦着胡子，“看来她跟您很要好，而您，我是说，阁下也有爱她的意思……”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一听就火了，向穆林投去了责备的目

光。奥尔登诺夫在椅子上有些坐不住了。

“不……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不过是个粗人，先生，我听您的……当然，我们笨头笨脑，什么也不懂，先生，我们是您的仆人，”他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和妻子为了您的恩情一定向上帝诚心祷告！……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只要能吃饱肚子，身体健康，就没什么可抱怨的；到底我该怎么办，先生，难道要我上吊不成？您自己知道，先生，这是生活中的常事；您就高抬贵手，可怜可怜我们吧，先生，弄不好搞出姘夫的事可怎么办哪！请原谅我说话粗鲁，先生……我是个粗人，先生，而您是位贵族老爷……阁下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她，先生，您自己知道，还是不懂事的孩子——跟她在一块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娘儿们像一只成熟的果子，又红润，又可爱，可我一个老头子总是疾病缠身。喏，结果怎么样呢？我是说，您的好心还不是让魔鬼给迷住了！我一直用故事在哄骗她，的确是在哄骗她。我一定和妻子一道向上帝祈祷，感谢您的大恩大德！虽说她非常可爱，可是对于大人您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毕竟是个乡巴佬，脏里巴叽，呆头呆脑；跟我这个粗人正好是一对！像您这样贵族出身的老爷，先生，我看犯不着和下人们为伍！我一定和她为您的大恩大德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为您降福！”这时，穆林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而且久久不肯直起腰来，一直在用袖子不断擦拭着胡子。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简直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是啊，这位好心人跟我说过你们之间存在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他心慌意乱地说，“可是我不敢相信，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我听说您的病还没好。”他急忙打住话头，由于心情激动，眼泪汪汪地看着奥尔登诺夫，自己一直处于无所适从的窘迫境地。

“这么说……我应该付您多少钱?”奥尔登诺夫迅速向穆林问道。

“您这是什么话，老爷?快别提这个了!我们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出卖耶稣基督的人。先生，您这样说我们可要生气的!您这样说不觉得于心有愧吗，先生;我和妻子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您了吗?您可不能这样!”

“不过，我的朋友，这事就有点儿怪了;要知道，是他向您租的房子;您不觉得您拒收他付的房租他会不高兴吗?”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插言道。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穆林指出后者的这种行为是非常古怪和有失检点的。

“哪儿的话，老爷!您，先生，您说的算什么呀?老爷!可不要这样说!难道我们什么地方冒犯您了吗?我们一直在竭尽全力，恨不得把命都豁上，饶了我们吧!请不要这样说，先生;别这样说，青天大老爷，耶稣基督一定会保佑您的!难道我们是异教徒那样的人吗?他尽可以在我们那里住，我们的粗茶淡饭也尽可以供他吃，随他住下去好了，——我们决不会说什么……一句话也不会说;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鬼使神差:我病病歪歪，我家女主人也病魔缠身，——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没有人侍候您，而我们倒很高兴担当此任，打心眼儿里愿意。我和女主人为感谢您的恩德，一定会向上帝祈祷的，天天祈祷!”

穆林深深地鞠了一躬。雅罗斯拉夫·伊里奇高兴得热泪盈眶。他热情洋溢地望着奥尔登诺夫。

“您说说看，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俄国民众是多么热情好客呀!”

奥尔登诺夫骇然地看了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一眼。他差不多被吓了一跳……仔仔细细、从头到脚把雅罗斯拉夫·伊里奇

打量了一遍。

“的确是这样，先生，我们非常看重热情好客这一点，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先生！”穆林接上来说，一面用整个袖子挡住自己的胡子。“真的，现在我倒有一个想法：您可以在我们家里做客，先生，真的，做我们的客人，”他接着说，并且向奥尔登诺夫走去，“至于我嘛，先生，我无所谓；住一两天算不了什么，我不会说什么的。可是祸不单行，偏偏我家女主人有病！哎呀，要是女主人没病该有多好！要是光我一个人就好了：我会把阁下奉若上宾，侍候得舒舒服服，周周到到！我们这样的人不侍候您老人家侍候谁呢？我肯定能把您的病治好，真的能够治好，连用什么药我都知道……说真的，先生，就在我们家做客吧，我是真心诚意的，说到做到，就到我们家做客吧！……”

“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啦！”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提出说……但他没有把话说完。

刚才奥尔登诺夫故作惊讶，把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他算是白做了。当然，他这个人为人非常真诚，品德极其高尚，但是现在一切他都明白了，而且，说老实话，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他真想开怀大笑，就像人们常说的，把肚皮笑破！如果只有他和奥尔登诺夫两个人在场——两个这样的朋友，自然，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忍不住会笑他个痛快淋漓。至少他会做得相当体面，不失高雅，他笑过后会深情地握着奥尔登诺夫的手，真诚而公正地请他相信，说自己感到对他加倍敬重了，起码原谅了他……而且，说到底，并不是看在他年轻的分上。但是现在他这个讲究礼数的人处境极其困难，他简直不知道往哪儿藏身好……

“药，就是一般的草药！”穆林接上来说，他的整个脸由于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一句不恰当的问话而抽动了一下。“我呀，先生，虽然生性愚钝，可我还是想说，”他接着说，同时又往前迈出一步，“先生，您博览群书，我敢说，您一定是聪明过人；但我们俄国老百姓有句话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别说了！”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严厉地打断了他。

“我该走了，”奥尔登诺夫说，“谢谢您，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我会来看您的，一定会来的，”他对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格外殷勤一再表示说，而后者再也无法挽留他了；“再见了，再见了……”

“再见了，尊敬的阁下；再见，先生，可不要忘了我们，一定要来看看我们这些罪孽深重之人。”

奥尔登诺夫再也听不进去什么了；他出门的时候跟傻子差不多。

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的情绪沮丧，头脑麻木。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心里堵得慌，快要犯病了，他有一种冷漠绝望的心态，他只觉得一阵阵的隐痛在敲打、叩击、压迫着他的胸口。此时此刻，他恨不得一死了之。他两腿一软，就势在一个栅栏旁坐下，既顾不得来去匆匆的行人和在身边驻足观看的人们，也顾不得好事的围观者的议论和询问了。但是，突然间，他从众多声音中听到了穆林的声音。奥尔登诺夫抬起了头。老人果然就站在他面前；苍白的脸色显得既严肃庄重，又若有所思。此时此刻，和雅罗斯拉夫·伊里奇肆意挖苦的那个穆林相比，简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奥尔登诺夫站起身来；穆林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出了人群……

“你还有东西要收拾，”他说着，斜眼看了奥尔登诺夫一眼。“不必难过，老爷！”穆林大声喊道，“你年纪轻轻，用不

着伤心难过!”

奥尔登诺夫没有回答。

“在生气吗，老爷？看来您的气性还不小哩……其实没什么好生气的；谁都爱护和珍爱自己的东西。”

“我不了解您，”奥尔登诺夫说，“我也不想知道您的秘密。但是，她！她！……”说到这里时，他忽然泪如泉涌，成三条溪流从眼睛里倾泻而下。大风将它们从他的脸上逐一刮走……奥尔登诺夫伸手抹了抹脸上的眼泪。他的举止、目光和颜色发青、一直颤抖的嘴唇的不自觉的动作——无不预示着他的疯病快要发作了。

“我对你已经挑明了，”穆林皱着眉头说，“她精神有障碍！至于为什么以及怎样得的这个病……你何必要知道呢？她对于我，即使是这样——也是我的亲人！我爱她胜过爱我的生命，我决不会把她让给任何人。现在你明白了吧!”

奥尔登诺夫的两眼刹那间闪出一道火光。

“但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好像丢了魂似的？为什么我的心在一阵阵发疼？为什么我要认识卡捷琳娜呢？”

“为什么？”穆林嘿嘿一笑，沉思起来。“为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说了出来，“女人的脾气不是大海的深渊，要想了解还是能够了解的，只不过它很狡猾，坚强，而且持久！她想要什么，马上就得给！想必您也知道，老爷，她确实想甩掉我，跟您远走高飞，”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她嫌我老了，跟我在一起该过的日子也都过了！您很中她的意，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既然是这样，您或是别人，都一样……反正我各方面都顺着她；就是她想喝鸟奶我也会想办法去给她弄来；如果没有这种鸟，我自己就造出一只来！她的虚荣心很重！一心追求自由，可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心里追求的是什

么。到头来还是觉得旧的一套好！唉，老爷！你年纪太轻了！你的心还非常热，就像遭人遗弃后用衣袖抹眼泪的姑娘的心一样！你要明白，老爷：感情脆弱的人一个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即使把一切东西都给他，他自己也会如数奉还的；不信试试看，把半个王国交给他掌管，——你想结果会怎么样？他立马会把身子缩小，藏进鞋子里去。你给这种感情脆弱的人以自由，——他自己会把自由捆起来奉还给你。自由对愚钝的人没有用处！跟这种脾气的人是没法过日子的！我对你说这些话——是看你实在太年轻了！你是我什么人？不过是萍水相逢——和你或者和别人相遇反正是一样。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都是一回事。可是不能不顺着来！如果想保全自己的幸福，就不能说半个不字。这一切，老爷，你也知道，”穆林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就像人们常说的：世上什么事儿没有哇？在气头上动刀子的；手无寸铁、赤手空拳扑向你的，就像绵羊用牙咬断敌人的喉咙一样！可是就算把刀子交到你手里，而且敌人在你面前敞开宽阔的胸怀，到时候恐怕你还会后退呢！”

他们走进了院子。鞑靼人从老远一看见穆林，便冲他们摘下了帽子，用狡黠的目光仔细打量着奥尔登诺夫。

“你母亲呢？在家吗？”穆林冲他喊道。

“在家。”

“跟她说，让她帮助把他的东西搬出来！你也去，快点儿！”

他们上了楼梯。在穆林家做女用人的那个老太婆还真是看门人的母亲，她正在替原来的房客收拾东西，嘴里一面嘀咕，一面把东西捆成一个大包袱。

“等一等；那里还有你落下的东西，我这就去拿来……”

穆林走进自己的房间。少顷，他回来递给奥尔登诺夫一个

很华丽的枕头，上面有许多用丝线和粗绒线绣成的花——就是奥尔登诺夫有病时卡捷琳娜拿给他用的那一只。

“这是她为你绣的，”穆林说，“现在你走你的路吧，对了，可不要老在附近转悠，”他压低声音用长者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不然事情可就不妙。”

显然他并不想得罪房客。但是，当他最后又看他一眼的时候，他竟然看出奥尔登诺夫脸上显露出无限恼怒的表情。他几乎带着厌恶的心情在奥尔登诺夫身后关上了房门。

两小时后，奥尔登诺夫搬到德国人施皮斯那里。廷欣一见是他，不禁“啊”了一声。她赶紧询问他的健康情况，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便打算立刻就给他治疗。德国老头儿非常得意地向自己的房客表示，他刚想出门去再贴一张招租启事，因为他每日从奥尔登诺夫的预订金中扣除一天的房租，到今天不多不少，刚好扣完。而且，远见多识的老人少不了把德国人一丝不苟的务实作风大大吹嘘一番。就在这一天，奥尔登诺夫开始病倒，三个月后他才能够下床。

慢慢地，他的病情日见好转，可以出门走走了。住在德国人家里生活过得单调，安静。这位德国人没多大脾气，廷欣人也挺好，只要无伤大雅，她一切都很随和，但是对于奥尔登诺夫来说，生活好像永远失去了它自身的色彩！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脾气暴躁，带有病态性的神经过敏，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恶性的抑郁症，对什么事情都很冷漠。有时候一连几星期都不看书。对于他，未来已经关上了大门，钱也快花完了，而且他早已心灰意冷，根本不考虑什么前途问题。有时候，以前那种追求科学的劲头，过去的那种热情和他亲自创造的昔日的偶像，会从逝去的岁月里鲜明地浮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它们只会压迫、扼杀他的能动力。思想不能转化为行动。创造停滞不前

了。在他的想象中，好像所有这些偶像都在有意地变得硕大无朋，目的是要嘲笑他这位创造者的无能。在情绪忧郁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把自己跟魔术师的一名喜欢吹牛的门徒相比；该门徒偷了师父的一句咒语，便命令扫帚去担水，最后活活被淹死，因为他忘记怎么说“停止”①了。也许他有一整套出类拔萃的真知灼见。也许他注定要成为学界的名家。起码以前他自己是相信这一点的。真诚的信念是前途的保证。但是现在他有时却在嘲笑自己这种盲目的信念，而且——他止步不前了。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他酝酿构思了一部条理清楚的作品，并已经将其形之于笔墨；在不进行创作的时候，种种纯物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部作品上了（因为自己年纪还轻）。作品是关于宗教历史的，有许多暖人肺腑、热情洋溢的见解均出自他的笔下。现在，他重读这部作品的提纲，进行修改，反复推敲，阅读资料，钻进故纸堆里，最后，他完全推翻了自己的构思，不愿在原来的废墟上构建任何东西。然而，一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东西，一种宿命论和神秘莫测的思想，开始渗透进他的灵魂。这个不幸的人深感痛苦，祈求上帝能够治好他的病。一个德国人的女用人，一个笃信上帝的俄国老太婆，总是眉飞色舞地说，有一位性格温顺的房客怎样不停地祈祷，怎样一连几个小时地躺在教堂的台架上，好像呼吸都快没有了……

关于自己的经历，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但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傍晚时分，当教堂钟声唤起他回忆的那个瞬间，当他的胸口第一次感到剧烈震颤，因从未体验过的感情而隐隐作痛

---

① 此处所指可能是歌德的叙事诗《魔术师的门徒》（1797）的情节，也可能是从古希腊讽刺作家卢奇安（或译琉善，约 120—190）的作品中援引来的故事。——俄编注

的时候，当他在教堂里跪在她的身边，忘记了一切，只听见她的心在怦怦地跳动的时候，当他用兴奋和喜悦的眼泪冲刷着他孤独生活中闪现出的新的光明的希望时，——在这样的短暂时刻，狂风暴雨会从他那永远受到伤害的心灵中骤然升起。这时候，他的灵魂震颤不已，爱的痛苦像烈火一样重又在他的胸中燃烧起来。这时候，他简直忧心如焚，不堪其苦，他的心在剧烈的疼痛，好像他的爱情与忧伤在同步地增长。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独自一人坐在同一个地方，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全部的日常生活，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绝望地摇晃着脑袋，潸然泪下，小声地自言自语："卡捷琳娜！我永远看不够的小鸽子！我孤苦伶仃的好妹妹！……"

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越来越使他感到苦恼。这个想法一直在缠住他，而且越来越强烈，日甚一日地在他面前变成了一种可能，变成了现实。他觉得——而且他自己最后也完全相信——他觉得卡捷琳娜的理智并没有受到损害，但穆林说她的心非常脆弱也自有他的道理。他觉得有某种秘密把她和一个老头子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卡捷琳娜犹如一只纯洁的小鸽子，在落入他的手中之前并不知道是在犯罪。他们算什么人？他并不了解。但他总是不断地做梦，梦见一个孤苦无告的弱者在备受摧残而无法解脱；为此，他心中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也因为自己爱莫能助而气得发抖。他觉得，有人居心险恶地把一个翻然省悟者的堕落行为展示在其惊愕不已的眼前，丧心病狂地在折磨那颗可怜而脆弱的心，对她肆意歪曲真相，居心叵测地在一些地方对她进行蒙蔽，狡猾地迎合她因缺乏经验而心旌摇曳、失张失智的倾向，慢慢地剪掉了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的翅膀，最后使这颗自由的心变得既不能奋起抗争，又不能自由地奔向真正的生活……

奥尔登诺夫渐渐变得比以前更加孤僻了，说句公道话，他的两位德国房东在这方面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他。他常喜欢漫步街头，漫无目的，而且走的时间很久。他大多选在黄昏时分，而漫步的地点——也是些人们很少去的遥远偏僻的地方。在一个阴雨连绵、气候很不正常的春天的晚上，在这样一个偏远的角落，他遇到了雅罗斯拉夫·伊里奇。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明显地消瘦了，他那双和蔼可亲的眼睛看上去无精打采，好像整个人都有些失魂落魄、深感绝望的样子。他正忙着在办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湿透不说，还弄了一身的泥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滴雨水，整个晚上始终都没有从他那相当体面但现在有些发青的鼻子上掉下来。此外，他还蓄起了络腮胡子[①]。这一脸络腮胡子，加上雅罗斯拉夫·伊里奇一看见老熟人好像就想要躲避的神态，几乎让奥尔登诺夫大吃一惊……事情太奇怪了！甚至他那颗从来不需要任何人同情的心都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和侮辱。说到底，他更喜欢往日的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朴实、憨厚，而且天真，说白了吧，有点儿傻气，但他从不会感到失望，也不会变得多么聪明。而一个傻里傻气的人，我们原来喜欢他，也许就是因为喜欢他的傻气，可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那肯定会让人感到不快的，绝对是这样。其实，他刚看见奥尔登诺夫时的那种戒心很快便没有了。尽管他深感失望，但他完全没有改掉原先那种大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脾气，他仍然像过去那样，跟奥尔登诺夫友好地、推心置腹地攀谈起来。

---

① 这暗示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因某种原因（很可能是受贿）被革职了，因为尼古拉一世 1837 年 4 月 2 日曾明令禁止官员们留络腮胡子。——俄编注

首先，他表示自己非常之忙，然后又说，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但是突然，他们的谈话又转到一个古怪的方向。雅罗斯拉夫·伊里奇泛泛地谈起了人的虚伪，世间好景不长，芸芸众生，沧海桑田，甚至顺便对普希金也评论了几句，态度异常冷淡，就友情的问题还发了一通有些看破红尘意味的议论，最后他甚至暗示说，社交圈的所谓朋友，都是些虚伪奸诈之徒，其实世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友情。一言以蔽之，雅罗斯拉夫·伊里奇变聪明了。奥尔登诺夫什么反驳的话也没有说，然而他感到有说不出的难受，心里非常忧伤：好像他刚刚为自己的好朋友送完了葬！

“啊！您瞧，我完全忘记告诉您了，”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突然说，仿佛想起了什么相当有趣的事，“我们那里可出了新闻！这是秘密，我只告诉您。还记得您原先住过的那幢房子吗?”

奥尔登诺夫不禁为之一震，脸变得煞白。

“您想想看，我的先生，不久前在这幢房子里发现了整个一个贼窝，就是说，一伙亡命之徒，一个匪巢；走私犯、各种骗子，无奇不有！有的已经抓获，有的还在缉拿之中；严惩的命令已经下达。您可以想象：还记得那幢房子的主人吗？看上去是位笃信上帝、令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是吗!”

“今后还怎么对全人类做出判断哪！他竟然是这帮匪徒的首领，他们的总头目！这难道不荒唐吗?”

雅罗斯拉夫·伊里奇的话讲得非常动情，因为一个人的缘故，他把整个人类都谴责了，原因是他不能不这样做；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那别的人呢？穆林呢?”奥尔登诺夫小声问道。

“哼，穆林，穆林！不，他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人品极佳。不过，对不起，您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

“什么话题？他也在匪帮之中吗？”

奥尔登诺夫的心急得快要从胸腔中跳出来了……

“其实，正如您所说的……”雅罗斯拉夫·伊里奇补充说，一面直眉瞪眼地死死盯着奥尔登诺夫——这是他在考虑问题的标志。“穆林不可能与他们为伍。三个礼拜前，他带着妻子回自己家乡去了……我是从看门人那里听说的……就是那个矮小的鞑靼人，还记得他吗？”

郭家申 译

# 题　解

## 穷　人

该作品首次发表于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彼得堡：1846 年，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穷人》的构思与开始创作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较可信的是作者本人于 1847 年 1 月和 11 月两次在《作家日记》中说到的：是 1844 年冬初，而且是“突然”开始的。同时，从作者 1843—1844 年之前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他深受浪漫主义美学影响，倾心“崇高”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崇尚高昂的、充满激情的风格；而《穷人》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写的是首都穷苦人的生活，是一部社会小说。可以设想，如果作者不是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受到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以及别林斯基美学思想的熏陶，对 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自然派”和西欧社会小说（如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的作品）发生兴趣，则不可能创作出《穷人》。他所说的“突然”产生写《穷人》的构思，应该是指他陡然改变了他过去的

各种写作构思和计划之后；因此写作《穷人》最早的时间应是紧接着他翻译完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之后的1844年1月。此后整个春季和夏季他都在紧张地写作，9月30日，他写信告知哥哥，说他正在完成一部篇幅与《欧也妮·葛朗台》相当的小说。然而据与他居住一起的德·瓦·格里戈罗维奇（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回忆，直到1845年5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继续紧张地在写。作者于1845年5月4日给哥哥的信中说：小说已完成，不再改动，并拟寄《祖国纪事》发表，尔后再自费出单行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把自己的手稿告知格里戈罗维奇，后者则将手稿送交涅克拉索夫，他们一起通宵读了手稿，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将它作为一部极优秀的作品推荐给别林斯基，并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最初并不信以为真。但当他开始阅读之后，十分欣赏，一口气把它读完。次日早晨，别林斯基见到涅克拉索夫来时，情绪非常激奋，请他立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找来！他说：《穷人》发掘出一个大的、伟大的有才能的作家，它的作者会远远胜过果戈理，等等。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他家时，他十分温和，几乎以一种父爱的态度接待他，向其敞开心扉，充分表达自己的热忱。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中回忆说：别林斯基初次见到他时，谈到他的艺术上的"无意识"，他的才能的直觉力量。别林斯基热情地说："您自己能理解……您写的是什么东西吗？……您只是以直接的审美感，像艺术家那样，能够写出它，但您本人能领会您给我们指出的所有这些可怕的真实吗？"别林斯基当时对他的重视，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也反映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第1部第5～6章中。

《穷人》发表后，作家曾做过三次修改。第一次在1847年

出单行本时，主要是据评论界所指出的众多单调的昵称改为正常使用的词；将人物的语言改得更符合其心理状态；删除某些重复，并大大缩减一些段落，如瓦连卡在日记中有关她对心爱的乡间小巷回忆的抒情描写，杰武什金 9 月 1 日的信中关于丰收后“农夫们”的满足心情，以及杰武什金在 9 月 11 日信中关于他的一些想法。后两者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作者觉得不仅阻滞了情节的进展，而且从情调来说也有点虚伪而且甜得腻人。后来的两次改动是 1860 年和 1865 年，仅限于修辞上的加工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穷人》是有生活经验的。童年时，他父亲在莫斯科城郊的玛利亚济贫医院任职，他家就住在那里。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观察到小人物的贫困生活，并接触到城市各种类型的人。特别是 1843 年他从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在绘图处工作期间，以及 1844 年退职后过着无生活保障的写作时期，他有更多机会了解贫民生活。据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前来就诊病人的生活状况很感兴趣，而这些病人都属于“首都的无产阶级”。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芳坦卡附近的弗拉季米尔大街上时，他也喜欢漫步街头观察城市的种种场景。他对城市小人物生活状况的观察提供了他创作《穷人》的素材。此外，作家本人家庭中的某些人和事也反映在作品中。

19 世纪 40 年代以及后来的评论家们指出，《穷人》中的人物形象与普希金和果戈理作品中小人物的形象有历史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说，《穷人》中的杰武什金与果戈理《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和《狂人日记》中的波普里辛更有血缘关系。不过，《穷人》中的人物接触的社会层面要广阔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描述了这些穷人所在街区的困苦生活，以及彼得堡其他不同街区的生活图景，还让我们看到与他类似的

人物以及诸如街头的乞丐，高利债者，高楼大厦的守门人，直至达官贵人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且他不同于果戈理和在他之前的作家只写首都居民中众多“典型”中的单个人物。他的这种创作方法有别于果戈理写作的“综合”方法，而使用所谓的“分析”方法。（1846 年 2 月 1 日，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别林斯基及其周围的一些人在他身上发现了一股清新独特的气息，就是说，他的创作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是向纵深发展，通过原子的分析，找到整体；而果戈理则直接抓住整体，因而不像我那样深刻。）此外，果戈理在《狂人日记》和《钦差大臣》等作品中揭露其中一些人物的丑恶行径，矛头直接指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官僚制度的同时，还抨击以法·韦·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等为代表的反动文学报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着重显示进步的文学作品如何净化了他的人物的心灵。如高尚的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是普希金的崇拜者；瓦连卡道德情操的形成也得益于普希金的诗歌；尽管杰武什金也读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报和布拉姆别乌斯男爵（奥·伊·先科夫斯基的笔名）有大团圆结尾的感伤主义作品，然而对于读后感的描述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19 世纪 40 年代反动文人布尔加林等人作品的讽刺。通过杰武什金阅读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和果戈理《外套》的描述，作者指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对普通人的深刻影响。同时作者还将普希金与果戈理加以区别。普希金对驿站长的同情得到杰武什金心灵的崇高反响，而果戈理的残酷而于事无补的真实性只激起他对改变自己处境的失望。

《穷人》用书信体写成。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无疑充分利用了西方和俄国本土感伤主义作品（如卢梭的《新爱洛绮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和浪漫主义作品（如乔治·桑的作品等）中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

利用书信体这种形式作者可以避免以自己的面目出现，而将对周围事物所持的态度和发表言论的自由全部交给故事中的人物，因此可以使人物语言独特化，反映人物各自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强处和弱点，局限性和道德潜能。

最后，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既继承前人传统——笔下的人物与前人作品中人物有渊源关系，同时在许多方面，都显示自己的特色，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穷人》未发表前，在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赞誉下，所谓出现一个新的果戈理的传闻不胫而走。作者于 1845 年 10 月 8 日给哥哥的信中说，半个彼得堡在谈论《穷人》。但别林斯基则只是在小说刊出后，才公开提到这作品和作者而加以评论，说这个新的名氏将“在我们的文学中注定起重要作用”。“对类似这一作品的分析，意味着要说出它的实质、意义……（但）用不着说奉承和赞美之词，因为……它本身就在大声替自己说话；就类似这一艺术作品的实质和意义而言，是如此深邃与意义重大，不可能在评论中仅仅指点一下了事……”而反动的评论界则持敌视态度。如在《北方蜜蜂》报上（1846 年 1 月 26 日），布尔加林为了贬低新的文学流派，“第一次将它称为‘自然派’”。由于《穷人》发表于《彼得堡文集》，而且以其具有的艺术和社会性方面的意义在该文集中占有中心地位，因而布尔加林及其同伙将它看做“自然派”纲领性作品，看做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民主派文学重要原则的实施，是果戈理现实主义和社会批判传统的发展。因此，《彼得堡文集》一出版，就围绕着《穷人》展开激烈的争论。当然，这不仅仅是对这一作品，而且也是如何看待“自然派”的问题。因此 1846—1847 年间就《穷人》掀起极其激烈的论争。在涅·瓦·库科利尼克的《插图》杂志上一位匿名的评论者说

《穷人》"不具备任何形式，全部都构建在单调得令人厌烦的细节之上……小说中细节再加细节，犹如这样一顿午餐，没有汤菜，有的却是糖浸豌豆，没有牛肉，没有调味汁、煎肉和甜食……"四天之后，《北方蜜蜂》报上又刊出 Л. В. 布兰特化名的评论说："……有人一再要人相信，在这期文集中将出现一位新的、非凡的、才华出众的作家的作品、高级的作品，几乎要超出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创作的作品。我们……于是贪婪地捧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小说，然而……我们都极度感到失望……这位新作者的小说内容太费解，也太广泛；尽管作者妄图用表面上矫揉造作（而非有高度技巧）的单纯创作出某种深刻的，某种崇高动人的东西，从空洞无物中写成长诗、戏剧，结果却毫无内容。"评论者还把小说的失败归罪于别林斯基："……我们不是说新的作者完全不具备才能，但是他着迷于将我们新生一代人引入歧途的'原则性强的'评论家们的空洞理论。"随后，布尔加林亲自撰文说："……全城传播着关于一位新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消息……而且开始把小说《穷人》捧上了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并非一个没有天赋的人，如果他在文学上走上真正的道路，那么他可能写出某种像样的东西来。让他不要听自然派那帮人的赞扬之词，而要相信，他们之所以夸奖他，只不过为了贬低别人。"《北方蜜蜂》此后还继续若干期发表攻讦性文章，如勃兰特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可救药地迷上空洞而可怜的理论"；布尔加林则说，《穷人》以及随后发表的《化身》都是"很差的中篇小说"，还说："这样的小说在德国，在法国都成百上千地出现，但是并不拥有读者"云云。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反应表现在他给哥哥的信（1846 年 2 月 1 日）中。他说，《插图》杂志上的文章不是评论而是

谩骂。《北方蜜蜂》则简直不知所云。”他又说，他记得人们当初是如何对待果戈理、普希金的出现的。他同时也谈到，虽然有四分之三的读者对小说破口大骂，但大家在继续阅读，刊有小说的《彼得堡文集》销售得很快。

与此同时，评论界仍然有许多人肯定《穷人》及其作者。如1846年2月《俄罗斯残疾军人报》上一篇评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初登文坛就表现出巨大的才能。小说在可怕的令人揪心的图景中显示出我们社会中贫苦阶级所承受的不幸。当读完小说时，在心田里滞留不散的是沉重的、难以形容的悲痛感触，——像《奥瑟罗》中苔丝德蒙娜临死前牵动我们心弦的歌声的那种感触。在该刊下一期上又有评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丰富的观察力，拥有一颗充满爱、善良和嫉恶如仇的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体是很有独特性的，只是他一人所特有的，此外，他“拥有众多热情洋溢的崇拜者和暴怒狂躁的批评者这一事实本身也是他才华出众的最好证明。”《现代人》杂志1846年第2期上П. А. 普列特尼奥夫的评论文章，在谈到《穷人》时说，小说有两种诗意的因素：严肃的和滑稽的。第一种因素本身比第二种因素有更多的艺术家的真实，这种真实在有才华作家的作品中受到高度尊崇。滑稽因素则在这部小说中有点精致，而且明显模仿果戈理的……作品的格调、色彩，甚至语言。

在公众关注《穷人》和议论纷纭的情况下，别林斯基于《祖国纪事》杂志1846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又对《穷人》进行剖析，他对反动评论家和文学守旧派进行反驳，指出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要点大致是：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才华”，是一位“非凡的、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第一部作品就使他截然有别于我们全部作家。其次，

他的倾向、特色。他自己的才能的成就或多或少应归功于果戈理，“在《穷人》和《化身》中可以看出果戈理的强烈影响，甚至连语句的构造方式也是如此”，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完全模仿果戈理，他热烈地同情他的可怜的主人公，深刻理解所描写的生活的“悲剧因素”，穷人的内心的美和心灵的高尚，在小说结构的“单纯”与“平常”中并没有任何“传奇剧的动机”和“戏剧效果”。最后，在杰武什金身上他写的不是一个“在智慧和能力受生活压制和践踏的人”，而是一个“蕴含有许多美妙、高尚和神圣的东西”的天性，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荣誉和光荣”属于这位青年诗人，他的诗神钟爱住在阁楼和地下室的人们，并且告诉金碧辉煌邸宅里的居民说，“这些也是人，是你们的兄弟”。他还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在《穷人》中不仅是通过杰武什金的语言，而且通过他的概念来向读者传达其悲剧因素。别林斯基还指出，瓦连卡的形象尚未定型与完整，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在当时，除普希金外，俄国作家还不能很好地描绘俄罗斯妇女形象。

此外，有些评论家则在肯定的同时，持有保留意见。如斯·彼·舍维廖夫在《莫斯科人》杂志 1846 年第 2 期的评论中承认《穷人》和《化身》是很优秀的小说，且作者是第一流的小说家，说他在《穷人》中描述了一个具有对所有穷苦人怀有高尚同情心的穷苦官吏。然而小说的不足之处也正因为他的这种慈善心，即社会的倾向，在小说中“慈善的方面”明显地超过艺术的方面。他同时认为，对杰武什金的描述在很多方面都很确切，所有关于穷苦人的段落都深含感情。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和他父亲的故事差不多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而杰武什金讲到戈尔什科夫一家人死去儿子的那封信则发人深思。但他因为作品有果戈理影响的明显印记，因此对其作者的未来不做

判断。

与上述评论近似的是亚·瓦·尼基坚科。在《读者文库》杂志 1846 年第 3 期发表的文章中，他赞许《穷人》的社会分析倾向性，说“其作者的倾向性正好突出表现在这种聪明的、不片面的分析精神——即分析在社会所有阶层以及生活的各种变化中间看到的值得研究的对象，并且不是在个别随便碰到的情况中和优劣中去研究，而是在其天然渊源和多方面关联中去研究。”然而，他又认为小说作者“滥用分析”，小说冗长，有俗不可耐的详情细节和不少累赘之处，还有很多无聊的重复。结论是，小说的长处在于“美妙的构思”，然而“构思的表达”却远为逊色。

此后，阿·亚·格里戈里耶夫在《芬兰通报》1846 年第 9 号评论《穷人》的文章中，对他早在《圣彼得堡市警事通报》(1846 年 2 月 9 日）评论的中心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肯定《穷人》作者具有巨大的艺术天赋，他创造了“令人极感兴趣而又不能不对之同情的人物”，虽然这个人物的感受都很单调，但作者善于写出其“全部内心悲剧”。与此同时，格里戈里耶夫的评价却是基于他当时所持的观点，即艺术作品应具有宗教道德使命。他认为，果戈理遵循基督之爱这一理想，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以及其他人物身上之所以描绘了人性堕落到丑恶得可怕的程度，就是为了更加有力地，更好地在他们身上留下基督大彻大悟的印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之不同，更多是哭泣而不是笑，在《穷人》中比果戈理更多地对各种现象进行分析，不仅与宗教的理想格格不入，而且还崇拜他所描绘的“渺不足道的个性”。因此他对这些人物的爱本身就具有虚伪的“利己主义的”性质。其结果就是极度倾向于“虚伪的感伤性”和“崇拜小市民德行”。他称这种创作为“感伤的自然派”。不

过，尽管他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还是高度评价《穷人》中一些人物和插曲，如他认为渊源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形象的老波克罗夫斯基，“戈尔什科夫一家的插曲”和杰武什金最后一封信等。但他又认为，这封信远逊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结尾：“……凡是在果戈理手中是完整一体的光辉的珍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散乱成点点火花。”格里戈里耶夫将果戈理创作与其所谓“感伤的自然派”（首先是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对立的思想，直至19世纪50年代初他还在文章中继续加以发挥。

围绕《穷人》的争论至此暂时停歇了下来。而小说则不但在首都继续拥有读者，并引起他们的热烈讨论；在外省也很畅销。此书还引起远在热那亚的果戈理的注意。他于1846年5月14日读了小说后写信给友人说：“看得出《穷人》的作者是有才华的，在对象的选择上有利于说明他的心灵品质，不过显然，他还年轻。有过多的饶舌之处，而且不够集中；假如能紧凑一些，则整个会生动得多、有力得多。”

1847年初，围绕《穷人》又爆发新一轮争论。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三篇综观1846年俄国文学的文章。别林斯基在《现代人》的评论中说，《穷人》在1846年众多刊物上出现的小说中居于首位。然而，由于《化身》未获成功，接着他又对《九封信的故事》和《普罗哈尔钦先生》感到失望，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艺术思想分歧加深，因此，他对《穷人》的态度明显比以前要严厉一些。他指出，差不多所有读者都认为《穷人》读起来令人感到厌倦，作者如果有先见之明，删去那些一模一样的不必要地重复的句子和多余的词语，那么小说在艺术上将会无可指摘了……”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的批评家瓦·尼·迈科夫在《祖国纪

事》1847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认为,《穷人》的优点主要在于描绘现实生活时,采用了为读者所不习惯的、因而也为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很别致的手法。作者使果戈理引入俄国艺术中的美学原则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同时,他的风格却又与果戈理的风格相对立。评论说:“果戈理主要是一位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主要是一位心理诗人。对前者来说,个体的重要在于作为某种社会或某种群体的代表;而对后者来说,社会本身之所以让人感兴趣,是因为它对个体的个性起影响作用……果戈理的文集可以坚定地称为俄罗斯的艺术统计学。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那里同样常看到对社会的动人的艺术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只是图画的背景,更多的情况下不过是那么几笔细微的勾勒,以至为巨大的心理兴趣所湮没。”这种分析是深刻中肯的。它能抓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要特色。另一位评论者,埃·伊·古别尔在《圣彼得堡新闻》(1847年1月3日)也高度评价《穷人》,说它“是部好书”;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普通小说。”“这种故事可能在我们喧闹、冷酷、漠然的城市中某个阴暗陋巷里每天都在重复着……”与此同时,评论也批评小说冗长与繁复,过多使用亲昵的词语,以及单调得令人厌倦等等。他还责备别林斯基,说他的赞誉冲昏了有才华而尚未成熟的作者的头脑,使其后来创作不太成功。

然而,尽管《穷人》作者在其后几部小说并不成功,别林斯基始终认为《穷人》是优秀作品,它的作者是有才华的作家。因此,对各种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穷人》的论调,他在《现代人》1847年第2、5、11期先后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最后,在《穷人》出版单行本时他在《现代人》1848年第1期评论说,《穷人》使其作者享有盛誉,人们对他寄予

“很大希望”，但可惜期望至今没有实现。然而这并不妨碍《穷人》是俄国优秀作品之一。小说具有处女作那种生动、真挚、热情等全部特征，由此产生了啰唆、冗长，有时使读者感到厌烦，在表达方面也嫌有些单调，有些句子和作者喜欢用的句子重重复复，有的地方加工不够。有的地方却又过于精雕细刻，各部分篇幅也不匀称。然而描述现实生活的惊人的真实性，描绘人物的性格和处境的技巧——这些是作者的才华的力量所在，表现出他的独创性，对生活悲剧性方面的深刻理解以及全面予以艺术再现的能力等等都足以弥补他的所有上述缺点。这是别林斯基对《穷人》最后一次总结性的论述。不过，在《女房东》发表后，在他致批评家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他甚至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和自己对《穷人》的最初评价。

1848年后，评论界已经基本上不再对《穷人》有新的争论。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861年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们》一文中论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及其作者流放后其他作品时，联系到《穷人》，并试图找出他早期与后来作品之内在的一致与关联。他与别林斯基一样，认为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根本思想是“关心人的痛苦”，维护逆来顺受者的个性尊严与权利。他认为，《穷人》奠定了作者后来作品的基本主题与人物形象。他说：“在果戈理最好方面的不落旧套的影响下，在别林斯基最富生命力的思想的熏陶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以自己的全部精力以及青春才华的蓬勃朝气着手分析使他深感惊异的我们贫困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畸形现象，并且善于在这种分析中表达出自己崇高的人性的理想。”在逆来顺受的人身上，找出活生生的、永不泯灭的人的天性的需求，从心灵最深处把个性对外部强加的压制的隐蔽反抗提取出来给我们审判并寄予同情。

《穷人》发表的当年，德国已有文章加以评论，并介绍内容。1850年有的作者还引用了波兰译本的片断。1855年出现法译本的片断。只是在1880—1890年期间，《穷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前的一些作品才在西方翻译出版。

张有福

## 化　身[①]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1846年，第2期，附有副标题——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奇遇，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穷人》写成之后，1845年5月4日，作者在给大哥的信中说，他有很多新的想法。这想法中可能就有《化身》的构思，然而约在1845年夏季他才着手写作，直至1846年1月28日完成，四天后（2月1日）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别林斯基一直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部小说，1845年10月初，在自己家里组织了一次作品朗读晚会，屠格涅夫也在座。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这部小说的最初几章并获得好评。然而小说发表后，却使别林斯基圈子里的人大失所望。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6年4月1日给兄长的信中也直言不讳。对《化身》不满的反应促使作者于1846年10月曾想对小说加工、改写。然而，一直到他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被捕为止，都未能动手。从流放地回来后，1859年秋，他曾有

① 旧译《双重人格》、《同貌人》、《孪生兄弟》等。

意彻底改写《化身》，重新发表，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一想法。不过改写的意图仍然萦绕在他的脑际，1861—1864 年期间他多次在札记中记下他改写《化身》的构想。从这些札记看，1861—1865 年间，作者曾想增加一些新的复杂的思想的和政治性的内容。1866 年夏或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出新版文集第 3 卷时，才实现了改写工作。本卷收入的即是此次改写过的文本。这次改写放弃了 1861—1865 年期间的一些想法，着重突出原先故事的主线，删掉节奏缓慢和分散读者注意力的次要段落和情节。参考过去别林斯基等评论家们的意见，作者去掉过多的重复之处，将总标题下的副标题《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奇遇》改成《彼得堡奇闻》，删除章目下滑稽可笑的小标题，各章一律只用数码按顺序编排。果戈理称自己的《死魂灵》为长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化身》的副标题改成《彼得堡奇闻》（“奇闻”一词的原文为 поэма，若直译则为“长诗”）可能与这一时期作家思考中的彼得堡题材有关。《穷人》与《化身》，在很多方面都与果戈理有关彼得堡题材的作品有联系。《化身》的主要线索是一个贫穷的小公务员潦倒失意的故事。他原想成为一位高官显要的乘龙快婿而飞黄腾达，然而在与社会地位高于他的竞争对手的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失败，从而丧失理智。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表现领域，通过戈利亚德金这个老实守法、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的形象，折射出一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屡遭上层社会排斥的戈利亚德金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无法排遣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进而幻化出一个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因而能够飞黄腾达的同姓同貌的势利小人——小戈利亚德金——的形象，巧妙地反映了俄国农奴制瓦解、资本主义发展前期人们被扭曲了的畸形心态。这是直接继续《狂人日记》的相似情景。其次，主人公戈利亚德金

与自己幻影冲突的情景也已在果戈理《鼻子》中有其萌芽。小说中个别场景也是有意识地涂上了果戈理式讽刺的色调，如第1章中，主人公同仆人彼得鲁什卡有关马车的谈话与果戈理的《婚事》中开始的场景相近，而第4章开始关于舞会的描写，在风格上又与《死魂灵》第1卷第1章中省长的晚会类似。如同果戈理小说中的小公务员一样，戈利亚德金也是奥·伊·先科夫斯基《读书文库》和法·韦·布尔加林《北方蜜蜂》报的读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像果戈理一样，在小说中将对这个破抹布一样的人物虚幻精神世界的描写与对先科夫斯基和布尔加林的讽刺联系起来。最后，《化身》中很多人物的名字也可以追溯到果戈理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如彼得鲁什卡，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等等。人物的姓名也暗含意义，如戈利亚德金的词义就是"穷光蛋"，或者名字的拼写故意强调其滑稽可笑，如切夫切哈诺娃公爵小姐等。尽管在这许多方面与果戈理趋同，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有很多方面与果戈理并不一样，他使小说向虚幻的悲剧性方面发展，事件的展开富于动感，等等。

在《化身》中发展了在《穷人》中蕴含的两个社会性的心理主题。其一是，贵族官僚社会将人贬低到肮脏破抹布[①] 的地步；其二是，与之相反，受到这种社会压制的、像破抹布一样的人的自尊心，他的做人的权利的意识，这种意识有时表现为病态的屈辱感和多疑。这两个主题在《化身》中有所深化。戈利亚德金既没有赢得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心，又失去

① 据认为，"破抹布"这一提法可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取自他所爱读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的小说《冰屋》。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这一词语以深刻的悲剧性内容，使之成为一个概括意义的词，用以表示逆来顺受、受凌辱、丧失做人权利的人。

了在她家庭中做客的可能，于是突然感到自己地位的不稳。他想，他的职位不仅会被别人取代，他本人，即他自己的个性，也将被完全与他相似、却又比他更机敏、道义上比他更加聒不知耻的人所取代。这“取代”的悲剧性主题与另一主题，即与他良心受折磨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他感到，在道义上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罪，在心理上他多少也与他所憎恶的《化身》相似，因此理应受到报应。他曾答应娶卡罗利娜·伊万诺芙娜为妻，但后来由于希望获得有利可图的婚姻，想娶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便背叛了前者。官僚社会中，像《化身》中人格分裂和人性丧失的写法在果戈理以及其他一些俄国作家和西欧作家中并不鲜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借鉴前人的经验。不过不同的是，他将《化身》中主人公的精神错乱归咎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化身》没有获得成功。这一事实作者本人也不否认。但是他始终认为，戈利亚德金这一人物的构思是新颖的，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地下室的典型”，他后来作品中人物心理的描述都与《化身》有联系，如《地下室手记》和1860—1870年间的作品，直至《卡拉马佐夫兄弟》，对“处于地下的”心灵处理得更深刻。《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噩梦”一章中，伊万同魔鬼谈话的场景就是如此。

《化身》发表后，与别林斯基和“自然派”敌对的报刊群起而攻之。1846年2月28日的《北方蜜蜂》报上，Л. В. 布兰特指责小说单调、冗长、令人烦闷；主人公从始至终精神错乱，尽做错事和蠢事；尽管作者竭尽全力，但写得毫不动人，也不引人发笑；尽是些重重复复的废话，等等。《莫斯科人》1846年第2期上，斯·彼·舍维廖夫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熟识的果戈理的人物。如果终于能将小说读完，那么会

使人有一种晚上饱餐后产生最不愉快的噩梦的感觉。康·谢·阿克萨科夫也从斯拉夫派的立场对《化身》评论说，这部作品已经不是受果戈理作品影响之作，而纯粹是模仿之作，甚至不是模仿，而是抄袭。阿克萨科夫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第一部作品《穷人》，才使人不顾枯燥乏味来读《化身》，想要在其中发现点什么，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阿·亚·格里戈里耶夫从唯心主义的浪漫主义美学观点出发，认为“自然派”的根本祸害就在于在艺术中肯定小人物及其恶劣的奢望。《化身》正是这样的作品。他进一步说，《化身》不是文学的，而是病理学的、内科学的作品。

《化身》未发表前，别林斯基就曾向读者推荐过它。1846年2月，又反击布尔加林《北方蜜蜂》报对它的攻击。后来又在同年3月号的《祖国纪事》上肯定了《化身》。1847年初，针对众多对小说的批评，别林斯基又进行了反驳。他承认，《化身》在读者中未获成功，其原因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属于最深刻、最大胆、最真实的构想之列，这是俄国文学中只可以称赞的地方。在这部作品中，智慧、真理、甚至艺术技巧都是不可企及的，可惜作者不善于驾驭自己过多的能力。《化身》中的缺点也是《穷人》中已有的缺点。如果作者不惜把作品至少砍掉三分之一，那么作品的成就就将是另一种样子。说到作品的虚幻色彩时，别林斯基说，现时虚幻的东西只发生在疯人院，而不是在文学中，因此，这部小说不为广大读者认同就不是偶然的了。与此同时，瓦·尼·迈科夫在《祖国纪事》（1847年1月）上发表《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给予《化身》涉及社会、道德、心理等课题以很高评价。他说，《化身》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心灵的解剖学，这心灵毁于害怕个人利益在这个社会中受到损害。评论指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深入到人的心灵，直视人的情感、思维等隐秘之处，以至给人一种深入分析物质化学成分的印象。

1847年，有关《化身》的争论停歇了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写的作品再没有引起评论界如此强烈的关注。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文集时，没有收入《化身》。然而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们》（1861）一文中还是提到了它。作者认为，戈利亚德金的疯病是像破抹布一样的人对凌辱他和使他丧失人性的那种现实生活的一种最阴森可怕的抗议形式。杜勃罗留波夫认定，小说的主题是一个懦弱的、缺乏意志和没有文化的人的双重性，是他采取行动时胆怯老实与他精神上力求玩阴谋之间的双重性，在这种双重性的重压下，他的理智最终难免崩溃。评论强调指出，受现实生活中那些阴谋家获得成功的影响，在主人公头脑中就产生了幻觉，而分裂出来的小戈利亚德金不过是这些胆怯的和不坚定的幻觉的玩阴谋的幻影而已。然而，这一主题展现得还不够精巧，“如果好好加工，那么从戈利亚德金身上将会出现一个并非特殊的、古怪的人物，而是一个典型人物，这一人物的很多特征在我们很多人身上也能找得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评论界再没有对该作品专门发表文章。19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专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它的评论。1920—1950年间，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作品中的哲学课题发生了兴趣，其中也包括对这中篇小说进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诠释。

张有福

## 九封信的故事

这一作品原本是为尼·阿·涅克拉索夫、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人合编的一本幽默集子《伶牙俐齿的人》准备的，后因文集未获批准出版，就发表在《祖国纪事》，1845 年，第 11 期上。1845 年 11 月 16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说，有一次在涅克拉索夫那里产生了写《九封信的故事》的想法，回家后用了一夜的时间就写成了。后来，在屠格涅夫处，晚上有大约二十人的聚会上朗读了它，获得热烈赞许。作者还说，别林斯基对他的才能确信无疑，等等。然而，小说发表后，据别林斯基 1847 年 2 月 19 日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谈到这一作品时说，他并不喜欢它，勉强才将它读完，甚至还说，这是普遍的印象。

作品采用书信的形式。这可能因为，针对获得成功的《穷人》的争论，作家有意要显示这一体裁具有表现极端相反的艺术风格的能力；其次，也不排除受此前不久发表的涅克拉索夫的书信体长篇小说以及当时俄国类似小说的影响。

张有福

## 普罗哈尔钦先生

该作品最初发表在《祖国纪事》，1846 年，第 10 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创作过程大致如下：《化身》发表两个月后，1846 年 4 月 1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大哥的信中说，为别林斯基拟议中的文集《列维坦[1]》构思了两部作品，即《被剃净的络腮胡》和《撤销了的办公处的故事》。后一作品在以后的信中再未提及，可能其中部分构想用在了这部作品中，如主人公的同事济莫文金的办公处被撤销而失去工作，并由此引发出主人公害怕丢掉饭碗惶惶不可终日的故事。

《普罗哈尔钦先生》于 1846 年 7、8 月间在列维里作家的大哥米哈伊尔家度夏时完成。

据 B. C. 涅恰耶娃认为，小说中将自己的钱藏进破旧床垫中的贫穷小官吏形象可能取自 1844 年 6 月 9 日《北方蜜蜂》报第 129 期上的一则简讯《异常的悭吝》。它谈到一个名叫布罗央金的十等文官每月只花五个纸卢布租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角落居住，用一块面包就着萝卜或葱头果腹，由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而死亡。但他死后，女房东却在他的床垫里发现一千多枚银卢布。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也借鉴俄国和西欧作家作品中守财奴的形象，如普希金的《悭吝骑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与此同时，作者在处理这一悭吝形象的时候，却将小人物攒钱一事同他地位不稳固的危机感联系起来。19 世纪 40 年代曾经有传闻说，沙皇尼古拉一世表示，他的官僚体系建立在管理五千个科长之上，这就是说，将要缩减办事处，不但在其中供职的人要失去工作，而且这一传闻也暗示着使主人公恐慌的尼古拉一世的制度也不稳固。

别林斯基对这部作品给予否定的评价。他说这一作品让崇

① 圣经神话中的大海怪，转义为大怪物。

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华的人感到惊异而不愉快。小说固然也不乏巨大才华的亮点，但亮点都淹没在沉沉黑暗之中。不少人也对这部作品持否定态度，如有人说它单调乏味，只有少数勤奋的读者才能将它读完；有人说，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才华，可是就连他最热烈的崇拜者也认为，他的才华却转向让读者厌烦的方面去了。作者的幽默都是对果戈理小说风格的重复和模仿。阿·亚·格里戈里耶夫在《莫斯科城市之页》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穷人》到《普罗哈尔钦先生》的发展过程时说，果戈理《外套》中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变成了众多渺小人物的祖宗：微不足道的悲欢，鸡毛蒜皮的痛苦，都早已成了叙述者的家常便饭，它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都达到了极致。普罗哈尔钦就是这样的小人物，他的生存没有保证，由于对此过分关注，以致丧失人性。评论还说作者过分看重微不足道的道德情操的毛病而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描述的艺术性放置一边，只竭力尽可能忠实、详细地展现普罗哈尔钦居住的那个角落的可爱。对小说唯一表示理解的是批评家瓦·尼·迈科夫。他说，作者担心人们抱怨他的作品冗长，因而以牺牲作品基本思想的明确性为代价来换取别人所要求于他的简洁。评论惋惜作者在写主人公这一形象时，没有耗费写戈利亚德金时三分之一的劳力，因此希望作者以后要更加相信自己才华的力量，而不要因别人的评论和其他考虑而影响、损害自己的作品。

在作者生前，对这一作品做出深刻评价的是杜勃罗留波夫。他综观陀思妥耶夫斯基 19 世纪 40—60 年代初的作品，将普罗哈尔钦与作家塑造的其他逆来顺受的人物形象并列，指出其中他的创作所共同的“真正人道主义”倾向，并说他的创作蕴含着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与他的“尊重人”的理想相违反的思想，还说普罗哈尔钦担心生活没有保障，因此一生惜钱如

命，直至病倒和死亡，他的命运是客观上政治、社会条件决定的。

张有福

## 女 房 东

该作品最初发表在《祖国纪事》，1847 年，第 10、11 期上，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由于《普罗哈尔钦》未获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放弃过去的构思，改变一下题材和写作风格。1846 年 10 月底，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过去的构思全都是炒冷饭，如今有了全新的想法，正在顺利地写另一部小说。在同年 11 月 26 日的信中说，他已同《现代人》分道扬镳，向阿·亚·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靠拢，小说写得异常顺利。这里指的大概就是《女房东》。1847 年 1、2 月间的信中说，他正在写《女房东》，9 月 9 日的信中说，小说已经写完，将于 10 月份发表。

《女房东》还保持了彼得堡城市的背景，但主人公却不再是过去的贫困小公务员，而是在心理方面更为复杂的年轻幻想者。幻想家的性格，是 19 世纪 40 年代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典型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品文《彼得堡纪事》（1847）中就曾谈到；新的幻想者的形象也占据了作家此后几部作品（首先如《白夜》、《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主要位置。

主人公奥尔登诺夫离群索居，要建立一个独创的“体系”。小说中没有明确告知是何种体系，只在小说的最后才说主人公的文章是关于“宗教史”方面的。但是主人公在经历了心灵的

危机之后放弃了自己原先的想法。“体系”一词在19世纪40年代通常让人联想到空想社会主义的体系，在一些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中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也常在论述中与“宗教史”联系起来。因此，可以设想，奥尔登诺夫的思想探索与当时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会和精神道德方面的探索是相近的。女房东卡捷琳娜是民族自然力的象征，是受过去黑暗势力（体现为穆林这个旧教徒商人的形象）支配的民众的灵魂的象征。小说中幻想者奥尔登诺夫反对这种过去黑暗势力的统治，力图使卡捷琳娜得到解放，并以自己的爱的力量使她获得新生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幻想者”的形象在西欧和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早已存在（如霍夫曼、乔治·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它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影响。评论界特别指出果戈理《可怕的复仇》对这一作品的影响，不光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某些情节也很近似。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首次触及他以后作品中知识分子“幻想者”同人民的关系这一问题。《女房东》不仅同《白夜》有关联，而且还同《脆弱的心》、《罪与罚》、特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有联系。

别林斯基在评论1847年俄国文学的文章中对这部小说持否定态度。文章认为，如果小说是某个不知名的作者写的，那么，对它就无须再说什么；如果作者不对他怪诞的写作做一些说明，那么，这部小说的构思终将是一个不解的谜。这不是作者才华的滥用，就是才华的枯竭。文章问道，这是因为想有所提高却又力不从心，而误入歧途吗？作品中没有一个词或一句话是生动的，尽是些牵强附会、矫揉造作、虚假的东西。持否定意见的还有帕·瓦·安年科夫，他认为小说是在脱离现实生活的阴暗密室里的梦幻产物。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人

阿·亚·格里戈里耶夫却对这部小说表示了同情。尽管他一向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19世纪40年代的“感伤的自然派”而予以排斥，但却将《女房东》的“令人悸动不安的狂热”视为优点。1880—1890年间，当评论界开始把《女房东》当做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1870年间社会—心理题材作品的早期作品之一时，才对它真正关注起来。1922年，《女房东》曾被改编成剧本在彼得格勒上演。

张有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卷 长篇、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５３４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６３３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